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二一冊目次

春秋辨義三十卷經義二卷傳義一卷書義四卷不書義一卷時義一卷
地義一卷　（明）卓爾康撰　明崇禎刻本　〇〇一

春秋辯義三十卷經義二卷傳義一卷書義四卷不書義一卷時義一卷地義一卷

（明）卓爾康撰

明崇禎刻本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為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為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別為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間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閼逢攝提格等歲陰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為外災，何以書。為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為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為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為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強為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為有所闡發焉。

春秋辯義序

明興經生家各占一經其占春秋者非春秋經傳不習傳不一家家不一說獨於胡文定則不啻律令禀

之而衣冠抵掌肖之遯朱子謂其以義理穿鑿者亦復不少將孰使辯吾夫子之誠乎余家先師固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鳳至圖

呈位顯而道亦顯其義明麟泣鳳歌道在而位不在其義晦位在者以彰癉公之天下位不在者以知罪聽之後世又何辯乎哉子

輿氏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卽文定傳春秋亦曰繇周而來千有餘歲其書未亡其出於人

心者猶在葢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此兩賢者之不得已者何居誠亦有見夫楊墨橫議無父無君儕於洪水猛獸之害而宣政靖康之間中國不能令而夷狄進也一安能起姬旦於九原而是膺是懲之故兩賢爲此憤而辯也今天下無楊墨未嘗

無橫議議滋紛義滋晦欲明春秋之義當正亂賊之原子輿氏不又云乎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則春秋中五伯諸侯以及大夫陪臣爲逼爲僭爲簒奪一失夷狄再失禽獸要不過起於利之一念爲之善夫去病氏之辯義也其折肴獄曰肴之所以不免執

罪者止戀此正卿耳若已越境惡得有卿旣不爲卿弑君何爲於乎論至此而盾始無可展辯矣彼吾夫子之所謂越境乃免者義

不在茲乎而胡氏止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反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則陳文子違一邦又違一邦何得不爲仁人乎而將何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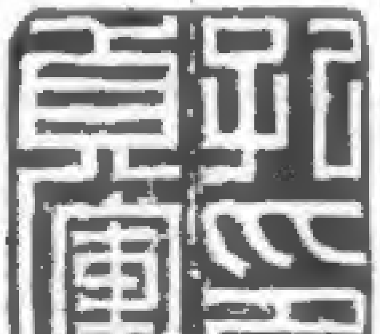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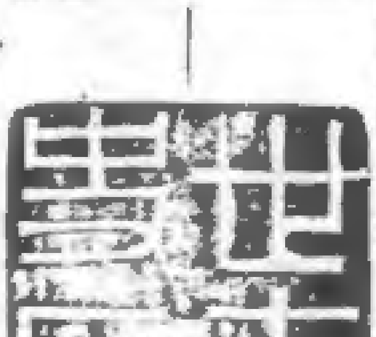
天下後世之爲亂臣賊子懼耶去病之學深且博矣其所引據多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秘卓乎獨立確乎自信以故所著春秋六

義貫串上下折衷精微使聖人有一事必有一義之旨開卷瞭然如旣望月靡有圓虧如大震電靡不驚竦其有功於素王豈淺尠

哉然去病自序曰潛學二
十餘年始成辯乎好辯乎
其亦有不得已焉者矣昔
服子慎旣善春秋欲叅考
異同聞崔烈聚徒講義遂

匿姓名爲烈門下都養從
戶壁聽之旣知不能踰已
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異
之然素聞虔名意疑焉旦
造及寤遽呼子慎子愼虔
不覺驚應遂相友善余素
習此經而苦未能精乃往
年成均橋門之聚則去病
在也其所驚疑友善亞與
此同故爲之論敘如此旹

崇禎癸酉冬十月華陽孔
貞運開仲甫題

春秋辯義序

農山吾師少治詩遂以詩冠多士潛心六藝著述千秋先成有春秋辯義意欲羽翼聖經提醒發希蓋宇宙大有關係之書也嗟嗟義之一字吾夫子從千埋萬沒中特

為拈出緣人心有義譬衣中有珠貧子亦不乏奸回亦不乏大義一經吾夫子點破則光芒燭天陰霾毒霧時尤為耿耿令吾師讀盡異書友盡異人涉獵盡異境自做秀才時以至歷任南北浮沉數十載歲

月既深較讐更慎刪繁就簡勒成一家言題之以六義者何居余嘗反覆卒業有低回不能已已者因義而測其意因六而相其宜以之治內以之治外無一非意中所宜者況去繁露之枝蔓而以義斷之扶胡趙

之鄭滯而以義扶之方且令鄭玄張楷輩為之咋舌庶與吾夫子取義之旨相脗合云夫六經惟春秋與易相為表裏小往大來上天下澤羲皇以一畫洩之周文以吉凶悔吝暢之義至微也春秋則係王於天係正於

王嚴一字之褒貶俾亂臣賊子懼焉
至著也且云假年學易可無大過知
我罪我其惟春秋則微意殊可想
矣吾師居恒以身用易今標其義
曰六者殆衍六畫之義而托垂範六
字之思焉即虞廷十六字刪述六經

垂憲萬世之旨無不櫽括昔崔烈
既精春秋集門下士為講授服虔
艷慕敢依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
作食每當講時輒竊聽壁間終身
師之後亦以春秋名世古人之好學乃
爾余既幸受知於吾師之門而卒株

守毛詩不能囿袂於貞淫勸懲之意
所貴志在春秋者謂何將無上負崔
烈下愧子慎邪聊書數行以發明吾
師之苦心
崇禎七年仲夏望日天中張文光謹
識

春秋辯義叙

凡經以儒先明亦以儒先晦者傳也傳不盡經求經必傳若之何不鑿且支夫聖賢地位既殊言解自異子貢不聞性天儒先盡抉奧秘是何天縱多而階升易則後賢皆已集大成孔子不必師萬世故無傳而經意圓吾心靈時亦弋獲有傳而經意滯彼傳說先入乃為柴立之障矣此害春秋尤甚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實孔子之言即作春秋之旨孟氏安得不云天子之事哉然知我罪我亦叙曲闡維世之心而不可據以為實何也春秋魯史也正文勝弊闕文亡宮泐職文不足徵之史也于是芟煩去謬

私表明之若曰周不能自有其權而丘能竊取其義義明在茲之文也不但立作史之體據事以書如事而止原不必刑人賞人也不必刑人賞人又誰知之而誰罪之然是時求知孔子者不可得求罪孔子者亦不可得又何也罪孔子者必自知其非自知其非而惡發其隱必律襲祖憲與孔子同道既同道矣何淩恒冥豫而甘府辜一時貽譏萬世哉惟舉世莫能罪即莫能知是以博夜之人禽不辨而孔子亦不慮罪也唯嘆莫我知曰知我者其天夫天之培覆何也栽培傾覆無偏也培必于栽傾必于覆則無例之例也孔子猶天而斷斷字句

某書例某不書亦例某通例某變例乎
且無論是隱攝而攝位之臣誰予謚乎
麟獲而細民之獵得稱狩乎此歐陽文
忠之獨解也李獻吉氏嘗見秦權字爲
春王正月則改月無疑以是知棘漆子
盾皆傳注所自造而目以刑書遂流爲
决獄比故曰經以儒先明亦以儒先晦

者傳也錢塘卓去病先生沉酣六經討
正三禮其于春秋猶杜癖左不惜夸父
之日欲劈五丁之山三十年來無傳不
究無説不參無舛不闢無微不皲而大
指以觿經還尼山不屑以蛙紫予影閏
一日與談春秋巳復談易余因語曰孔
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乃欲加年學易

無乃春秋與易通乎夫易以日月爲曜
字而春秋以溫肅四序名也易君乾用
六子而春秋驅列辟奉天王不得巳錄
桓文覇功如長男震也易三百八十四
爻廣大悉備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行事
事可麗爻爻可藏事也易扶陽抑陰內
君子外小人而春秋謹華夷嚴僭竊伺

懼之謬也易吉凶悔吝惟德位時所自
取曾不少予奪之而春秋善敗功過亦
德位時所自現又誰少進退之也夫易
道陰陽春秋辨名分世有通陰陽消長
之故而忘名分畫一之紀者歟故易非
史實史之準春秋無例譬易之爻易卜
筮前民不可不占春秋果斷爛朝報可

以不讀邪去病大是余言乃出所著錄
義讀之有云如易之八卦一斷一連得
之三千半周半折巳先得予心矣厥旨
有六一經義次傳義次書義次不書義
次時義次地義夫經義貫横家所遺傳
義專門家所守書不書義聚訟家所爭
得時義地義以參伍其間則正照側照

透入容光比類觸類嚴如鐵案而冥會
書不書之絲郎可融傳之多齟合經之
眞縈側而不側不側而側去病殫心哉
亦聞汎海與占星者乎海迷四向瞻斗
極窮矣一細星失次必于垣隈躔曲窮
搜得之以原不離曇落故孔子非斗極
歟一傳駁一事訛非細星失次歟全經

耕此條列非曇落歟而去病于孔子筆
削無剩旨可知也若求經必傳是翻甘
石之譜求失次之星耳噫嘻說經之蠱
寧第信傳巳哉壑其喙自尊其壇視玄
操戈伯盜壁何異叠三傳亦可得而揚
推矣左失也誣豈奇艷之文而及門之
筆何據而丘明爲弟子又何據而左氏

爲丘明獨以事合經不以意說經其識
超矣公穀主說經矣師說聽說流傳不
經說謂爲孔子說可乎後此又奚詠焉
晉劉兆著三傳調人調三傳味無如嚼
孔子蔽後井得炎水唐主亦病穿鑿乃
爾而鄭夾漈深詆洪範春秋之學欺天
欺人迨自爲傳盡汰從來襃貶語晴人

哉若去病眞素臣也當奪左氏予之夫病人品長者菽文哲匠秉鐸署篆到處輙有可傳不具論論其春秋明數千年所晦而功于聖門如左

天啓甲子秋崇禎九月重九大駝山樵

阮漢聞撰

春秋辯義自序

春秋經世聖人之志也東周之衰麟泣鳳歌夫子不得行道使天下復見文武成康之盛而徒竊取其義以寄志然而不免爲議矣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之罪也政在大夫大夫之罪也庶人而議庶人之罪也夫子以議自任且以罪自任者不得已焉耳莊生竊窺之曰春秋議而不辯千古說春秋者孟子彼善於此得春秋之事莊生議而不辯得春秋之意後聖復起不與易矣唐宋儒者喙隆華家自一學人立一說庚矢羿弓如聚訟然不止於辯所謂義者安在夫義者立於至精遊於衆適惟至精非

微妙難幾惟與適即日用可合人能虛心平氣鋪文觀義隨其深隱自在現前蓋天下未有不即人心而能合於義也無奈諸儒各生我見因其近貲或以純貶生辭或以復仇起解方聞偶守將牢而不通試匹齊論于妻一事謝上蔡氣高者也則謂聖人擇將驚人楊龜山氣弱者也則謂聖人求人者薄箸意者以為厚見薄已自守者又謂可保妻孥春秋諸家說亦猶此將聖人明白正大之文精微玄妙之義各就其私展轉蔽陷或入於無明阿閃而不可知夫子之心不滋戚乎故學者謂春秋正下則如徵翔言諸侯戰爭之書已耳即朱子以為

國

末後一節是亦作方人事從識上論也程子曰春秋一句一事乃窮理之要黃楚望曰推窮不得先須要悟夫至於窮理與悟而春秋可徒作文字視哉予小子冥頑黯淺學易未見一分率詩不知何等顧讀書觀理頗得虛平每見春秋雜說心多不安已得元人黃楚望暨初趙子常嘉靖時熊過氏書而讀之竊有所會於是博採前言參以獨見潛學二十餘年著成一書名曰辯義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而十二公義以序次焉之于辯矣然而辯非聖人意也不得已也初時好作濶大之見以為此書茲

無成例不過竊取于此使人自然畏懼
如此誠與日記簿相似所謂義者安在
及究心全經料簡每事或拈出另書比
觀本類或仍入全文或旁射他例心秤
目衡針投黍累始知春秋一事必有一
義眞如易之八卦一斷一連自然觀察
禮之三千半周半折許大精神毫不可

移一無所强特其義隱難知故妄為人
穿鑿耳語曰春秋隱而易顯至哉言乎
崇禎辛未中秋武林卓爾康去病父撰

顧夢游書

春秋辯義凡例

一胡文定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間
詞旨激揚或有所過而昭大義明大法炳炳
日星不可磨滅其諸侯之甍但書以卒特發
此義以正二百四十年諸侯擅立之罪獨得
天子心法

一朱子春秋未暇著書而微詞大義見于語次
者則多標竪其于文定亦所不滿嘗曰恐孔
子家奴出來以為未必然又云如時文答策

相似此書一稟朱子為主而大全中諸儒所
為論著者亦多採之

一春秋大旨
昭代所著如趙子常屬詞王經世輯義熊南沙明
志條兼總條貫得未曾有然大率明事迹而
于義理未盡通傳義而于書法或遺二者之
中補缺畧而取微聊家舅似有所長

一家舅于此書潛心三十年時地之精詳姓名
之眞的事實之貫穿十有八九開卷君氏卒

一條眞是寸心獨知微言若剖其餘大義彰
十碎義數百無不定千古之喧哄成一時之
壟斷讀者自知

一此書六義其時義地義舊原各自成書已因
兩讀不便茲以二義隨附各條之下其每公
後列國本末則皆時義也

一大宗師孔公云此書精者不具論即其說例
舉凡提一綱則百目隨探一源則衆流會橫
來豎去出沒無窮眞二百年所未有也諸儒

卽有所得不過一事一條耳公以辯經名家
其言當無所徇

一家另匠心獨造不敢自是一日以舉業通叅
質諸孔公公曰博士家拘文束義總隔造理
不遂考事不詳耳如得此書讀之談經說義
不知更有幾多光燄精彩在

甥沈宗埴識

春秋辯義凡例終

春秋辯義目錄

經義一　經義二
傳義
書義一　書義二
書義三　書義四
不書義
時義
地義
以上二義俱雜入本公本條中不另出

隱公卷之一　卷之二
桓公卷之三　卷之四
莊公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閔公卷之八
僖公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文公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宣公巻之十六　巻之十七
成公巻之十八　巻之十九
襄公巻之二十　巻之二十一
巻之二十二
昭公巻之二十三　巻之二十四
巻之二十五
定公巻之二十六　巻之二十七
哀公巻之二十八　巻之二十九
春秋後語巻之三十

仁和[illegible]校刻

春秋經義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氏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春秋以道名分

漢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胡爲作春秋太史公曰

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達王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明著也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遇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

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又曰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劉知幾氏曰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敎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于春秋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非一家至于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于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王文中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啖助氏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傳無文說左氏者以爲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禮喪諸所記注多違舊章宣父因魯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言公羊者則曰夫子之作春秋將以黜周王魯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解穀梁者則曰平王東

遂周室微弱天下板蕩王道盡矣夫子傷之乃作
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勸戒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
之邪正使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吾觀三家之說誠
未達乎春秋大宗安可議其深旨可謂宏綱既失
萬目從而大去者也予以爲春秋救周之弊革禮
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
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
本其弊猶末設教于末弊將若何武王周公承殷

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莫知改作故其頹
弊甚于三代以至東周王綱廢絕人倫大壞夫子
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
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淳
化難行于季末夏之忠道當變而致焉是故春秋
以權輔正以誠斷禮用忠爲道原情爲本不拘浮
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或貴非禮勿動
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居實故救文之弊
華禮之薄也古人曰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又

言三王之道如循環然太史公亦言聞諸董生曰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
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爲本
不全守周典禮必然矣據杜氏所論褒貶之旨唯
據周禮若然則周德雖衰禮經未泯化人足矣何
必復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禮
固當洽聞述作之際何其不能贊一辭也又云周
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則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
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則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

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雖得其言用非其
所不用之于性情而用之于名位失指淺末不得
其門者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所言變從夏政惟
在立宗爲教原情爲本非謂改革爵列損益禮樂
者也故夫子傷王威不行不同列國首王正以大
一統法先王以黜諸侯不書戰以示莫敵稱天王
以表無二尊唯王爲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
以爲春秋宗指兩漢專門傳之于今悖禮誣聖反
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說粗陳梗概

殊無深指且歷代史書皆是懲勸春秋之作豈獨爾乎是知雖因舊史酌以聖心撥亂反正歸諸王道三家之說俱不得其門也

趙匡氏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昏取皆違禮則書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辨惑質疑為後

王法何必從夏乎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如斯而已故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槩有三而區別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盟會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常者及合于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並非常之事亦史冊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意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非微

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左氏之書爾焉足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辭簡義隱理自當爾非微之也故成人之言童子不能曉也縣官之才民吏不能及也是以小智不及大智況聖人之言乎此性情自然之品彙非微之也今持不逮之資欲勿學而能此豈里巷之言苟爾而易知乎或曰春秋始于隱公何也答曰一則因平王之東遷也二則與隱之讓也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夫觀萬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治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于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春秋已前旣已立例到

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又曰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異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異而辭同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又曰某看春秋有兩句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于四國者也有罪者亦未有大于四國者也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意矣孫明復云春秋有貶而無襃邵子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與之也况五伯實有功于天下安得不與之也又曰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聖人無我繇性命而發因事襃貶皆非有意于其間故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親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故君子以爲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近世推隆王

氏新說按爲國是獨于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于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微詞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庶幾聖人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朱子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春秋皆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蘇子曰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

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則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

則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
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
者魯之所以名史夫子託魯則夫子公之也公之
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春秋之賞罰自
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周公之國也居魯
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
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
之權宜何如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
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
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
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
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
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
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
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
以爲孔氏之書也歟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

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
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
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
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
耶

又曰事有以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
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illegible]、怒天下之情其喜
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
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聖人其

言可嚀反覆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
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嘗患求而
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
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
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
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于心見惡而怒見善
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
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
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

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
淺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
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
晉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天
王曰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殺
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
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
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
月土地皆所以謂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

何足以為喜何足以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
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為衛伐凡伯春秋
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為吳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
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怒故曰春秋者亦人之
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詞氣之所嚮而已矣
又曰記曰禮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
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
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禮也故太
史公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為人君父而不知

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子
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夫禮義之失至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
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使天
下凡為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為小人者皆如桀跖
雖微春秋天下之所信也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
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為
正而不知其義以陷于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

以叮嚀反復于其間也宋襄公疑于仁者也晉荀
息疑于忠者也襄公不脩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
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哉而獨至于戰則曰不禽
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一旦竊取其
名以欺後世苟春秋不為正之則世為仁者相率
而為偽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
詳也君子以為其敗固宜而無有隱諱不忍之辭
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邁沒又成其邪

志而死焉苟息而爲忠則凡忠于盜賊死于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而可名哉

鄭樵氏曰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于王王命内史掌之以别其同異攷其虛實而知其美惡焉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禀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衆史并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書趙盾之罪出于史臣之私鄭史書垂隊之盟屈于權臣之勢善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

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爲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于一萬八千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爲傳也吁春秋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爲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爲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爲萬世吾于此見之

又曰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爲不徵故當時高弟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舊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即其舊文而用之則如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趙盾弑其君出于董狐鄭棄其師出于汲冢之類是也易其舊而脩之則如公羊所論星

隕如雨穀梁所謂三石六鷁之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己丑之繼書丙戌丙戌之累書夏五之缺其月郭公之缺其人之類是也故曰聖人因魯史記以脩春秋未敢言作也

又曰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内而略外無有所謂例也朝覲會盟禮樂之本也侵襲圍入征伐之舉也魯與隣國有相交之義則悉書之外此則弗書也君在則書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書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將事然後大夫得書焉

盟所以紀信裂繻因盟首而得書聘所以講禮公子札因聘會而得書乞師大事也故欒黶得書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書以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會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事得書焉則春秋之書因事以見人而非因人以見事書于魯國則詳季子叔肸之卒延廐郪圍之役是也于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洫刑書之在鄭反坫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畧外盖如此烏有所謂例耶善乎林宗元之言曰杜預謂例爲周公之舊法曾不知侵伐入滅之例周之盛時不應預立其法眞知言乎

劉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得之而王法録之而明眞逆録之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實録之復必有大美惡爲此先儒之說也或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爲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爲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盖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爾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于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錄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于是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

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闕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于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此闕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冊其跡也昭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辭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王法繇之而明亂逆繇之而彰也

呂大圭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為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于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義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同事而前以為褒後以為貶前後自相抵牾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

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于是有以日月為褒貶之說又見夫國若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異也于是有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說愚謂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為是乎信之者為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為是乎美之者為是乎公子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公不與小斂也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書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

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
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
而日有何可隱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
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
褒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
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
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
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
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

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
人故貶之滕子杞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
朝稱爵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
之朝隱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
君則尤謬妄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
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
侯豈皆以朝桓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
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賞罰
之權天王能自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

經書楚巳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
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
聖人作經本以辯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
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
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大抵春
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
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故凡朝覲
蒐狩城築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
如來至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

氷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日成也崩
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狩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
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
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某
月而舊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某日而舊史但書其
月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
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
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
而書氏者皆褒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但

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
將奔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
春秋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月
日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
知其事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因以是爲褒貶也
有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
臺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則有以見繞閱三時
而大功屢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
連歷二時而災害爲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

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則有以見閱三時而勞兵
于外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
杞侯來朝九月入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
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
自楚則有以見其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
于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而後雨
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則有以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

取郜辛巳取防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有以見其嘗于災餘之爲
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
葬之爲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
有以見魯人之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於雞澤戊
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之先盟諸侯而後
盟大夫若此之類蓋于書日見之然以是爲聖人
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矣若夫名稱爵號
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辭因之以詳略者

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
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之盛衰亦有因之
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荊再書楚子一吳也始書吳
再書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浸盛矣晉暈
柔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于後則大夫無有不
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之後則雖弑君
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浸強矣始也曹
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于以見小國之
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于後則

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
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
以見居喪而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
滕侯爵也而書子于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
大小爲强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
以見當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
也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
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
皆以私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內之

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
會伯王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
此者莫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
善惡乃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
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
窒礙而不通矣于其不通也而强爲之說則務爲
新巧何所不至正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
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
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
論矣

又曰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
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聖
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
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
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
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
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此達
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

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元年春正月此史之舊
文也加王焉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吳
楚君者矣而吳楚之君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
侯召王見于傳者之所載而聖人書之曰狩所以
存天下之防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而聖人
書之曰衛侯出奔齊所以示人君之戒不但曰仲子
而曰惠公仲子不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
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不曰衛縶而曰衛侯之兄
縶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僭號書之曰子紂不

書齊而小白書齊實不書鄭而忽書鄭立晉而書
衛人立王子朝而書尹氏凡此者皆聖人之特筆
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
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
人而後能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豈門
人高弟所能措其辭哉非聖人不能與此
又曰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
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

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乃云孔子述史始于堯典
終于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
侯之命而終者文侯之命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
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報
而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脩扞我于艱恩巳弭矣
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巳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國無復事矣即此一編而觀之巳無興復之望然
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
毫振起之意聖人于是絕望矣繇是而上則爲西

周繇是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
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猶時有
勝負也蓋至于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
俗僴然與晉侯爲兩伯矣入春秋而大夫强然猶
未至于竊位也蓋至于獲麟之歲而齊陳恆弑其
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
國之政盡在三家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
鞅入絳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
斯爲諸侯之漸巳具矣向也夷狄之交于中國者

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望國東方之魯而奔走于
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
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地爭城者日以擾擾
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
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
乎是春秋之所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
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
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
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

于是合天下而聽于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于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城衛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伯主之旣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故晉文以後之春秋其書王者極寡伯主之興固世變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

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于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爲楚尙處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于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爽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繇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後會諸侯無主盟者

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巳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爾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于後則名字著于經矣無駭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書字也于後則有生而名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于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

之柄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遡之而上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後之作編年通鑑者託始于韓趙魏之爲諸侯其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旣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黃楚望曰春秋之初如衛州吁之事此時事體當責王室及春秋中世當責伯主及其後肆無忌憚

然後用孔子之法如胡氏說公及宋公遇于淸宋
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說得似急迫恐非本意及
衰亂之極王者旣不興諸侯又無伯聖人旣生此
時不應坐視其弊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澤推
春秋如推校日曆相似分毫不可差忒推到盡處
自然見聖人之心然亦有窮極推不得處却須要
悟如桓公子糾事非悟則不化不化則終礙理
趙子嘗曰策書者國之正史也班固藝文志因謂
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杜元凱亦以備

物典策爲春秋之制而孔頴達以爲若今官程品
式之類皆爲魯之舊史有周公遺法在焉自伯禽
以來無大喪亂史官前後相承有非他國可及者
然古者非大事不登于策小事則簡牘載之故曰
國之正史也今以春秋所言準西周未亂之時其
書于策者不過公卽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
葬禍福告命雩社禘嘗蒐狩城築非禮不時與夫
災異慶祥之感而一國紀綱本末略具善惡亦存
其中蓋策書大體不越乎此而已東遷以來王室

益微諸侯背叛伯業又衰夷狄縱橫大夫專政陪
臣擅命于是伐國滅國圍入遷取之禍交作弑君
殺大夫奔放納入之變相尋而舊書常法始不足
盡其善惡之情矣故孔子斷自隱公有筆有削以
寓其撥亂之志其所謂策書之大體而一國本末
具焉者皆有筆而無削使不失魯國正史之常所
謂存策書之大體者也是故有筆有削以行其權
有筆無削以存其實實存而權益達權達而實愈
明相錯以暢其文相易以成其義者也然自左氏

不知有筆削之旨爲公羊學者遂以春秋爲夫子
博采衆國之書通脩一代之史者于是褒貶之說
盛行又有以爲有貶無褒者又有以一經所書皆
爲非常而書事不書者有謂黜周王魯者有謂用
夏變周者其失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而已假
筆削行權者何也孔子作春秋以寓其撥亂之志
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于是有書有不書
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不書者則削之史
記世家論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正謂此也蓋嘗考之筆削之例有三曰不書曰變文曰特筆而存策書大體與日月之法不與焉不書之義有五一曰略同以顯異行不書至之類是也二曰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是也四曰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不書勤王復辟不書之類是也五曰略輕以明重非有關于天下之大故不悉書是也凡書不書之大端不出于此而夫子于

春秋獨有知我罪我之言者以其假筆削以寓撥亂之權事與刪詩定書異也變文以示義者何也春秋雖有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或有文同而事異者有事同而文異者其與奪無章而是非不著則非唯不足以盡事變而反足以亂名實矣是故有變文之法焉雖所因革不越乎一二字閒而是非得失之故可無辯而自明將使屬辭比事者即其異同詳略以求之所以決嫌疑明是非而非褒貶之謂也然文有可變者有不可變

者有與其文以異其事者有併上文以見其罪者諱一也譏在內與譏在外異稱人一也伯主與諸侯異公子稱字與夫夫異稽其類不主其辭當其名必辨于物其知者以爲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其不知者謂之無達例而已辯名實之際何也正必書王諸侯書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皆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興中國無伯而夷狄横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夫春秋之名實如此將以示後世曰實錄可乎實錄且猶

不可而况于聖人撥亂以經世之事哉此辯名實所以爲春秋之要義也蓋其說有二一曰去名以存實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是也一曰去名以責實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恒辭則稱人是也此二者實王伯升沉之會國家喪亂之繇夷狄盛衰之變天下大勢之所趨而一經之樞要也是以聖人深致意焉特筆者所以正名分決嫌疑也筆削不足以盡義然後有

變文若夫亂久禍極大分不明而又有非昔之故焉則變文亦不足以盡義是故有特筆皆謂有所是正者也此所謂特筆以正名也

楊用脩曰班彪氏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莒人滅鄫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春秋經義二

唐應德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直道之公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

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弑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非者哉人人知其爲非而或陷於弑逆焉者昔人所爲以意爲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爲之辯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感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隱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責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

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

又曰春秋王道也天下無二尊是王道也禮樂征伐會盟朝聘生殺之權一出于天子而無有一人之敢橫行無有一人之敢作好惡作威福是王道

也是故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以間會發四方之志天子巡狩諸侯既朝則設方明而盟是會盟者天子之權也其或不出于天子而私會私盟者罪也故春秋凡書會書盟者皆罪之諸侯朝于天子而諸侯之自相與也有聘禮無朝禮凡其不朝于天子而私相朝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如書朝者皆以罪其朝者與其受朝者九伐之法掌于司馬而天子賜諸侯弓矢斧鉞然後得專征伐雖其專之亦必其臨時請命于天子而後行是侵伐者天子之權也其不出于天子而私侵私伐者罪也故凡春秋之書侵書伐者皆罪之諸侯之大夫公子雖其有罪必請于天子而後刑殺焉其不請于天子而顓殺者罪也故凡春秋書殺大夫殺公子者皆罪之夫侵伐有貪兵有憤兵有應兵有討不睦有以夷狄侵中國有以中國攘夷狄有以中國借夷狄而戕中國故戰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戰盟會有解讐有固黨有同欲相求有同力相援有同患相恤有以夷狄立盟者故會盟有彼善于

此而要之無義會盟殺大夫有誅叛有討貳有悅諫有借以說于大國有謂為強臣去其所忌故殺其大夫有彼善于此者要之無義殺是故春秋自于稷澶淵兩會之外並不書其故而至于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為其會其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足以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非略也以為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

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如人與其爲有罪無罪焉可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瑣瑣爲之說曰其會也以某故殺其大夫也以某故至于盟戰侵伐亦然是皆無益于春秋也而徒爲蛇足之書者夫春秋經世之書也其經世也以正亂賊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矣不早辨也說春秋者亦云人臣無將夫人臣而竊其君侵伐會盟刑殺之權而久假焉而莫之歸也其爲漸也甚

矣故臣子至于推刃于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弑其君某某人弑其君某者是弑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臣而竊其君會盟刑殺之權是弑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辯也孔子嘗自言之矣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道而至于自大夫出無道而至于陪臣執國命嗚呼是春秋之勢也挈其漏于陪臣大夫者而還之諸侯挈其漏于諸侯者而還之天子是春秋撥其亂而反之正也夫周自東遷以前

畿王室已不競矣而其權固在也幽殺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草莽瀍洛之外聲教阻絕于是尾大之勢成而諸侯橫變易禮樂馮衆暴寡大小相顛強弱相切無一不出于諸侯者而天子曾不得尺寸之權矣文桓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之交政于中國者攘攘矣三桓六卿七穆孫甯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塟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中軍而魯之權罄于大夫矣盟溴梁盟宋而天下之權罄于大夫矣衎出奔孫陽

州孫越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夫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略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文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君在也而大夫名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此者非煩也以爲繫乎大夫也不

繫乎大夫雖夷吾隰朋狐偃趙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劣如欒厭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許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弗許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帥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許大夫者以併治諸侯之爲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爲貶彼蘇

閱之徒以名見者乃爲褒也邪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將爲人役之未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許今曰書人爲貶則是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狃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成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矣故孔子欲

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其爲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于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爲聖人與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權也蓋其權聚權之散臣悖于主權之聚臣疑于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交鬪猶不若權之

聚而可以紓禍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王獨不若權之散而未有所屬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謂之凶豫之坤曰繇豫繇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則亦一二小邦而已猶未有六服群然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則亦一國兩國相讐相結而已未有舉中國而聽于一人未有十餘國而攻一國者是天子之權未有所屬也桓文之與五年

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于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偃然受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是故糾合諸侯同奬王室未有如葵丘踐土者諸侯之群然役屬臣僕于諸侯亦未有如葵丘踐土之甚者戎狄擯斥中夏安未有如召陵城濮者而摟諸侯以伐諸侯亦未有如召陵城濮之甚者說春秋者不達其意而曰會于某盟于某是

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旣以盡折而入于齊晉已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使桓文而誠于勤王誠于攘夷急病而其柄則倒持也其分則上陵也聖人猶必律之以法而桓文且將為法受惡矣況其借名勤王而實則自殖陽為急病而陰欲養亂哉滅譚滅遂本以自肥執曹畀宋為諸已甚桓之末年侈然有封禪革命之心而文至于請隧以葬此其去問鼎者無幾耳又何以責楚也然

則聖人所稱民免于左衽而仁之何也曰是聖人之專論功也而春秋者專以明道也穀梁氏曰仁不勝道存王室也然則說春秋者曰謹華夷之辯何也曰楚之先鬻熊為姬文師國于江漢之間而泰伯端委以臨吳蓋皆神明之胄矣荊人不道閒周之亂革子以王號上國吳亦相傚而王是亂賊之尤也是以春秋從而夷之春秋諸侯中其顯然為逆者莫如楚吳其陰逆而陽順者莫如齊晉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

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書卒不書葬君臣同辭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于夷儀城楚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微辭也夫小雅未廢而四夷不敢交侵小雅盡廢而後四夷交侵春秋始書荊人入蔡以獻舞歸則其躑躅之勢已見桓文沓而阨之其鋒稍阻文也沒而晉霸衰而楚人之圖北方者遂日長而不可制是故春秋書荊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猶中國之始蓋桓文之所以阨

楚者其力有難易而楚與中國之所以盛衰其幾有倚伏桓起于海濱而所從者宋衛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服楚于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秦晉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克楚于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讐秦自殺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河曲積十數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失一

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伺近則其勢不暇于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讎秦非特生强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于夷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固有附楚者而猶未敢公然附楚也晉雖已不能盡得

諸侯而猶未肯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蜀之盟謂之匱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于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向之玉帛于齊晉者盡在楚矣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夫晉之所連以阸楚者今楚人連之以阸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于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役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于楚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于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黄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

夷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或曰楚横而齊晉扼之則是中國果不可無桓文矣今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夫賴人之功以紓患靳人之權以貪敵是責鷹鸇之搏而縶其足也不亦迂乎曰不然吾有以譬之今有僕于此鳩黨鑄兵而主人弗能令也然盜夜入其室則其僕揭兵嘯黨以逐之以僕爲不善也然而足以逐盜以僕爲善也然而足以抗主故天下無霸而至于四夷縱横而莫之禁者非天下之幸也天下有霸而至于臣疑其主

而莫之惟者非天下之幸也夫春秋之事齊桓晉文是也齊桓晉文之功定而王道明矣王道明而亂賊懼矣或謂春秋誅亂賊者誅其弒君者也曰若是則春秋所誅者止于弒三十六君之人耳其亦狹矣然則所謂誅亂賊者何也曰治弒也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也凡無王者皆亂賊之道也

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一語學者多未之識故謂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耳南

面之權可託哉蓋一家之事一家之人任之他弗能與也一國之事一國之人任之他弗能侵也唯天子之事天下之人皆得分憂共理以贊襄有不容自諉焉者故當堯之時即有禹共其事當武之時即有周公共其事當哀之時孔子目擊臣子叛逆不共其事而誰共哉故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孔子宜共其事以翼贊天子之事也以存王者之迹也非夫子託天子之權之謂也會得此一語明則孔子所云其義則丘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耳非如今人誤認天子之事天子本不宜託無奈而假託乃有知我罪我之說也故讀孟子王者迹熄而詩亡等語自有深得孔子吾志在春秋之旨

又曰余嘗閱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在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浮羅何與于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

黃省曾氏曰仲尼者執周之禮秉天子之法而議乎諸侯大夫問其位則仲尼匹夫也考其書則所

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大司寇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職所仗義而執言者方伯連帥之權也使周王者取此以討乎諸侯大夫之罪則此書者可以為誓為辭者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徒是非云而已者蓋徒曰某善人也某惡人也無其事而徒是非之者也今論夫一人也則有夫一事也知刑與之議罪者然有板也有案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故孔子曰知我罪我也知我者必謂其不得已而竊取之也所謂庶人議之也罪我

者則曰此宗伯司寇太史與夫方伯連帥之所司也爾仲尼者匹夫也不得而爲也則仲尼受以爲罪而不辭者也仲尼躬自受以爲罪而學者務欲文而飾之以立仲尼于無過之地此春秋之義所以不明也

王元美曰春秋聖人之書也其有疑焉者闕之闕之尊之也委曲而以意文其辭誤後世者非尊春秋者也弑君大惡也有不幸而蒙者以嚴戒後世可也幸而免者非聖人志也盾弑不及穿探盾誅

也誅歸生而不及宋何居則何不曰宋歸生弑其君哉必欲懲天下之從亂者而寛天下之首亂者是使人爲惡必極也猶未也欒書中行偃弑君而以庶人之禮葬惡愈極也其不書名弑何也厲公驕而好殺固耳不猶賢于楚圍乎重誅盾以幽而輕待書偃以顯我未之前聞也其卒麇何也杜氏之釋左曰楚以瘧疾赴故不書弑然則史舊文耳安在其爲筆也公穀求其說而不得則闕之闕之可也胡安國曲爲之說曰圍弑君而伯大合諸侯

而莫之討也宋向戌鄭子產有獻焉而不敢以爲非也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也果耳則何不大抑其會而貶削之而顧爲之諱哉嗚呼安在其扶中國也爲其主盟也而諱之則天下後世必亡項籍如梁冀董卓而始得正其罪也如項籍如梁冀董卓天下固已聲之而固誅之矣焉用春秋爲也莽操裕溫之徒竊其篡弑可也偃然而居正統可也爲安國說者登聖人于叛黨者也麇弑而比弃比于

圍無君臣之義也歸而見脅以立靈王就縊也靈胡君也卒胡弑也信此則春秋不作可也曰春秋聖人之書也非歟曰聖人胡可非也經傳之佚秦燼久矣吾徵其信者而闕其疑者子姑反而求之于心可也

高拱氏曰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

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旣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
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
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
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
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
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故賤不得以自尊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
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

也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
又何以懼天下亂賊乎曰周室凌夷諸侯僭亂孔
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曰所
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
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
是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
僭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
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

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
秋孔氏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
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
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
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
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
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
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

之典制天下之所共守之天子之號令行于天下
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燕饗之樂與夫受釐陳
戒之辭皆所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燦然具在
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
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
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存號令猶有行者迨
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
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
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矣又其降政在于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
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跡于天下矣孔
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
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
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于天下然天子固在
于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
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
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

繼二雅表王迹續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
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
也其典制其號令故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
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
太祖舊制云耳非謂孔子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
桓文者謂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
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
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
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

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
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
不曰彼善于此則有之乎五伯桓文爲盛孔子之
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
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
雖其假之不猶愈于不知有王者也故有取爾也
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
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倍時王之
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

哉
詹萊氏曰春秋者有是非而無賞罰者也其曰能
爵人罪人者蟄也夫以天子之權不得黜陟異世
之士生殺異域之氓也而況仲尼雖聖德其位則
卑其分則臣子也而敢肆然于天子諸侯卿大夫
予奪之進退之其爲逆理犯分亦甚矣而謂夫子
爲之乎人之恒稱尊則嚴之如先生大人之類是
也等則夷之如兄弟姻婭之類是也卑則下之如
奴隸盜賊之類是也而其人之所行或不副其情

之所有則尊者或有時而殺而卑者或有時而登矣且以古人言之若張子房若諸葛武侯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司馬溫公彼豈無名矣乎而不忍斥言之者其德業誠足學也而况于若周孔者哉若商鞅若李斯若張湯若桑弘羊若李林甫若王欽若若丁謂若蔡京若秦檜若賈似道彼豈無爵矣乎而不肯推尊之者其奸貪誠足鄙也而况于莽操者哉其稱乎今之人也亦然春秋之作猶是也王之稱天會之稱公尊之也而或以賵妾去

天以會葬諱公者其行不足尊故弗盡尊也諸侯不生名公族稱公子公孫等也而或以失國書名或以弑逆去族其行不足齒故弗盡夷也夷狄稱國媵妾不錄賤也而楚子貞以救鄭稱公子紀季姬以歸酅稱字其行不可下故弗盡賤也蓋聖人睹行而感于心繇心而宣之口繇口而筆之書不待矯强而爲之也夫人有是心也非曰某也吾罰之某也吾賞之某也吾今日賞之而明日罰之也春秋之可尚特以其察識精品第公功罪當故足

貴爾非謂聖人有之而他人獨無也昔者子貢自其家來謁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蓋尊卑疏戚之不同故身之俛仰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因之以異從心而達者春秋之褒貶猶是也

又曰說春秋者類取信于三傳至有經文瞭然而戾曲移以就其事與例者遂使本旨晦薄誦說淫詖恐謂聖人傷吾道之不行退而删述惟春秋則

其所自作因將顯明其意如中天以教天下後世而乃秘詭掩藏不俟箋釋然後微見端緒豈其開物成務之本心哉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予每伏讀此經固必求之一言之與奪不得則究之以其事之終始又不得則質之以其舉動之後先又不得則旁達以其勢情之向背又不得則通證之以一經之去取蓋誠有不俟傳而後知者久久頗若有得遂私錄之以備遺忘計十二卷名之曰春秋原經尊經也大抵春秋之褒貶準諸禮而周

禮之節文本諸情情者人心之所同有周孔特得其平者耳當是時有以見天下之倫法淪斁奸弊縱恣反而求之不得乎情作而嘆曰周禮之廢所繇致也遂因魯史而作春秋一皆斷之以禮所以與天下共是非之也至于禮所未有而委曲以義起之者有矣或傪然大之如周王加天魯侯稱公之類或惻然隱之如魯弑不地夫人孫邾之類或哇然闢之如用致夫人姒氏卒之類或瞿然詳之如杞叔姬宋伯姬之類或闇然覆之如璧假許田

至河有疾之類或顯然闢之如趙盾許止弑君之類或愉然受之如高子來盟季子來歸之類或咈然拒之如入于櫟入于南里之類蓋亦其情之不能自已者爾今夫閭閻村鄙之父子兄弟相與談論叙述于蓽門圭竇之間其抑揚符慘以發揮其喜怒愛惡者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豈無情哉特不若聖人之平焉耳得其平則皆可以為春秋矣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惟聖人之情率于性性通于命命原于天得天道者可以為天子故儒者謂春秋為性命之書也謂其以天道自處也謂其為天子之事也夫以是三者大孔子則可以為孔子之自大也則不可

鄧元錫氏曰莊僖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王失統始降而霸也春秋治諸侯予其以天道尊王者奪其不以天道尊王者而後王統尊文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自大夫出王統之又失也春秋治大夫予其以天道而尊君者奪其不以天道而尊君者而後王統存桓莊以前列

國之大夫雖管隰狐趙之勳不見于會盟惟特使而與齊接者則名之以大夫無繫乎天下之故也列國之大夫雖先郤欒胥之烈不見于侵伐惟魯大夫之特將則書之以大夫惟繫于一國之故也大夫無繫于天下之故春秋天下之書也故得以天下之故而略之大夫惟繫于一國之故春秋魯史也故得以魯國之故而詳之大夫之名見于春秋夫子之所悯也其嘆之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諸侯盟也自垂隴始也其主諸侯

兵也自伐沈始也是晉襄之過也桓之霸也姑懷
宴安下諸侯而親之文之霸也無卑諸侯襲纘文
業壘纏興戎敗秦矣又敗狄于箕矣易而不知其
難故亢而不能下怠而不知其制也於是乎委柄
于大夫垂隴之盟士穀主之經列士穀于宋公陳
侯鄭伯之下卑士穀也卑士穀者嚴諸侯大夫之
等也伐沈之役書叔孫得臣以著卿列國稱人以
退諸大夫人之也者微之也微大夫者峻諸侯大
夫之防也至扈之盟棐林之役而會盟征伐一出

于大夫經不列諸侯不目大夫特書曰公會諸侯
晉大夫盟于扈正名其爲諸侯而後天下之爲諸
侯者定也正名其爲大夫而後天下之爲大夫者
定也晉盟主也晉大夫終不得以主盟之故而先
諸侯是不使大夫與諸侯埒也大夫埒諸侯且不
可況得而于其君乎逮同盟于新城則諸侯列爵
矣晉大夫著名矣諸侯列爵而後知前所謂諸侯
者宋也魯也陳衛鄭許曹也所謂大夫晉趙盾也
始不目言正其名已乃目言者著其實蓋責實于

名也夫同盟新城趙宣孟之謀楚競矣春秋終不
以能競之故而先晉沿大夫之道也棐林之役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會盾而伐之也宋陳衛曹之君
會盾而伐之是舉諸侯之兵而從盾也舉天下諸
侯一晉大夫之從則天下無邦矣義不可以訓故
經于救陳書晉趙盾帥師其伐鄭不書特書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書會晉師重
師也不書盾不以諸侯會大夫也不以大夫主諸
侯之兵也若曰莫重于師諸侯之會棐林會晉師

已焉救陳名之以紀實伐鄭沒之以正名蓋舉名
正實也夫師莫善于救楚鄭侵陳侵宋而能救競
矣春秋終不以能競之故而得書正大夫之道也
且春秋之法非主兵者未有先晉者也伐許之役
鄭伯非兵主矣經書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
宋人伐許先鄭伯也先鄭伯者不以大夫先諸侯
也猶扈棐林之志焉夫鄭之爲鄭弱小矣春秋終
不以鄭弱小之故以大夫而先諸侯正大夫之道
已曰扈之盟大夫主之諸侯不列序可矣又三年

而盟扈晉侯主之宋陳衛蔡鄭許曹之君咸在矣乃經不書書諸侯盟于扈何也略之也討齊而賂討宋而平責鄭貳而絀職大夫之故也君曷故爲傳曰無能爲略之也略之者以爲天下無諸侯也故溴梁之會書大夫而不復繫之諸侯曰晉悼雞澤之盟諸侯在列旣盟矣而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亦大夫專乎曰非也晉不使大夫盟諸侯也是悼之治大夫也陳之卽楚也久矣悼復翽而袁僑如會於是而抑不與盟則棄陳進與同盟則

亢陳大夫故諸侯儼然在列而陳大夫不得于爲巳乃使諸侯之大夫與之盟而上下之防峻于山川矣故牡丘會而書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盟而書諸侯之大夫盟袁僑一也繫諸侯者正也君令臣行君逸臣勞諸侯主而大夫聽命焉正也溴梁會而書大夫盟不繫之諸侯非正也臣繫于君子繫于父妻繫于夫有不繫非正也其事同其志異春秋者別嫌明疑以正同異明是非者也曰宋之盟諸侯不在而復書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又何也

存諸侯也諸侯之大夫交正于中國又適合夷夏之從而不書諸侯則遂無諸侯矣大夫而遂無諸侯則王統遂絕矣故復書諸侯明諸侯之未嘗無也書諸侯之大夫明大夫有屬也存諸侯之道也存諸侯存王統也爾是故春秋之始公及莒大夫盟浮來矣經不書大夫書及莒人傳曰疑君也可以言及莒人不可言及莒大夫至晉襄使處父盟公經諱不書公傷亂始也成公之世晉荀庚來聘也而盟矣衛孫良夫來聘也又盟矣夫聘以爲好

也聘不信而使大夫者要主君以盟烏在其爲好乎又諱不書公傷亂遂成也至宋向戌來聘成公崇向戌不于國出郊而與之盟於是乎以大夫而加于諸侯三家之分魯也六卿之分晉也田之擅齊宋三世之無大夫也斯積漸之勢然豈足異哉豈足異哉乃陪臣益又徵矣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是不與它大夫雜居而齊齒者也況大夫君乎故春秋之法陪臣之名不經見以爲于王統最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是故陽

虎之柄魯至改紀國典而從祀矣其欲殺季孫也戰于國都矣著于莊門入于公宮出舍于五父之衢入于讙陽關以叛亂甚矣經不書書盗竊寶玉大弓曰是盗而已矣盗竊重器諱之爲也南蒯以費叛不書書叔弓帥師圍費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曰圍費圍郈而已矣是邑孰邑是圍孰圍内邑如國内臣如敵諱之爲也先其本而已矣晉治之以不治者也夫季氏之逆節甚矣昭烝不反矣定無正矣虎南蒯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爲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故之而不書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虎犯蒯弗擾之倫得行其胸臆于運用豈有極哉故曰是盗而已矣蓋至于墮費書墮郈又書曰是叔孫氏之邑也叔孫墮之矣是季氏之邑也季孫墮之矣蓋于是而知祟必毁成必壞而極之必反也是天道也始其城而祟之爲固也卒極乃毁之而墮又帥師而墮世未有逆天之道能終遂而不遂者也抑又明過

之可改焉故治陪臣治大夫而已矣

又曰楚之爲楚始敗蔡春秋外之舉號而稱荆舉號者君與臣同詞者也君與臣同詞賤之矣巳稍進而稱人猶之人也又進之乃子無小不大無微不盛又以明變之有漸焉而四夷之大不過子則猶微之也是故齊之盟楚不先陳蔡鹿上之盟楚不先齊宋會盂而宋公執楚僭矣經書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書先宋文若宋公之自執然不與楚執也其釋也經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文若公會諸侯而釋然不與楚釋也其敗于泓而傷也經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文若宋公之自敗然不與楚敗也不以夷狄加中國也逆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楚人恭驕伐齊取穀而圍宋蓋儼然霸矣春秋懼之楚子主兵抑稱人而列陳蔡鄭許諸侯於其下不以夷狄加中國也介然夷夏之防也公會楚子盟于宋諱不書書會諸侯介然諸侯自爲會也蓋至于宣成之世霸統絕而楚莊者抗衡

于中國夫中國有覇書同盟志同欲也志諸侯之
合也然自齊桓盟幽兩書而止矣楚莊覇而清丘
斷道蟲牢新城柯陵之盟畢書同何也傷中國之
病于楚也又曰逆宋向戌者欲弭諸侯之兵以爲
名于是乎合晉楚之交而盟宋是欲以夷狄而同
中國也薰猶之合雖十年猶臭言同之不可苟也
今決夷夏之防而同之故楚人志僭衆惡趙武不
能難而托于信以自說楚盟駕晉經先晉晉中國
也先中國存夷夏之防也又六年而復盟于虢則

楚盟駕晉經先晉猶宋之志也又八年而楚靈求
諸侯于晉晉無以難而天下之諸侯大放而從楚
經列諸侯而不殊淮夷傷天下之胥爲夷也爾晉
主夏盟不與諸侯同心焉以治楚而欲與荆楚僭
亢者同事治諸侯也是失統也曰向戌之罪也夫
曰非也趙武聽之矣曰趙武罪乎曰武安得無聽
也自晉文没而諸大夫者以師武臣力爲競也宜
孟力之矣欒武又力之矣于是乎不務德而日尋
干兵爭國憊矣勢不得不趨于平請智罃志平矣

歸鍾儀又志平矣於是時而人曰弭兵能無從乎
斯失統久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是王統
也蓋至于平丘之會諸侯咸貳楚雖方搆叔向請
而王人下臨諸侯咸會經復書同盟以爲是諸侯
之合也儻有同乎而會先抑魯公不與盟蹐略彌
退狄患彌進楚不競而吳昌吳已競而楚昌而認
認然欲搆吳抗楚搆越以軼吳也失統甚矣于是
乎同盟不復志于春秋故鍾離之會始會吳也始
會吳而列之諸侯之上不可以正名列諸侯之下

不可以紀實經列諸侯而殊吳殊之者明同非所
同也黃池之會魯卽吳矣而會晉經終先晉終殊
吳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夷夏之介如此其
防乎防也謹之至也

又曰難者曰春秋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
復讎何以謂無義戰而盡惡之乎曰春秋之記災
雖畝有數蘖猶謂之無麥苗也天下之大二百四
十二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縷數而所善所榮者
不二三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蘖哉不足

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
君子奚善于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于偏戰復讐
也猶其于諸夏也引之而謂之外引之夷狄謂之
内比之戰詐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
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
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
及皆在于指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以適道
矣此春秋之義也
又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明經正之道辨人事

之紀達時措之權以著世盛衰明人失得扶衰而
振微彰善而癉惡者也是故有通春秋而書以法
者矣有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矣通春秋而書
以法者義不繫之其人者也義不繫之其人其書
也以紀世世者勢也勢輕重也勢極重而不反雖
天子諸侯不得而亟焉也胥小貞貞疾未亡是也
況下焉者乎卽一人一事而權之法者義繫之其
人者也義繫之其人其書也以明道以爲人者仁
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雖匹

夫匹婦不得而奪焉獨立不懼致命遂志是也況
上焉者乎是故春秋之無諸侯大夫也無義戰義
盟也是以世論者也春秋無諸侯終不以無諸侯
之故而并棄天下之諸侯以爲并棄天下之諸侯
是裂之也且是非一諸侯之所能爲也春秋無大
夫終不以無大夫之故而盡疾天下之大夫以爲
盡疾天下之大夫是決之也且是非一大夫之所
能爲也春秋無義戰義盟終不以無義戰義盟之
故盡比天下之會盟戰攻者而誅之以爲比天下

會盟戰攻者而誅之是棼之也且是非一盟一會
一戰一伐之所能爲也世之變也猶川放而河之
決也于是而責一人焉畚土而塞之豈有救乎故
通一世而書以法著世之變已焉是故察其所起
窮其所止救患于未患扶危于未危危而持之不
使傾也思而禦之不使極也極而存之不使亡也
時當需也則遵晦以養尊義當正也則引義以正
典示王者重微愼勢毋使其極重而不可反也示
王者操重察勢必使其反重而趨平也舉大夫而

屬之諸侯不決之於諸侯舉諸侯而聯之王不絕之王也其用歸于以道易世而已矣故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乃其即一人一事而權之法也則善善也甚長惡惡也甚短全人之恥逹人之恭誅人之意貸人之跡志正者予亟本僞者誅輕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均斯三罪或死或不死必使其死者與我俱無憾也均敗君國或誅或不誅必使其誅者于我俱無辭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衡說者又曰春秋誅亂賊之書也春秋之始

專治諸侯之爲亂賊也春秋之中併治大夫之爲亂賊也春秋之末併治陪臣夷狄之爲亂賊也是以世之故比其人窮誅之而不知罪之所蔽也又曰春秋有貶而無褒是以世之故比舉世而窮誅之而不知其情辭之所差也有激者言之也有激非王心也且人道之有好惡也猶天之有陰陽也其有美刺也猶其有燠烈也今曰有貶而無褒猶有陰而無陽有凛栗而無温燠也故以五霸爲亂賊而誅之也不若以霸爲霸亂賊爲亂賊之爲質

也求過于功而誅之也不若以功爲功以過爲過之爲質也物付物而我無與焉壹正之于天其斯爲曲直之繩墨也爾善乎崔文敏之言曰春秋立法謹嚴意實温厚若天之于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擇故以爲性命之文後世之史幾乎胥其忿嗟之用矣又曰孟軻氏有言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懼也曰聖人感人心之效也盖昔者孔子之視天下一體也邪恭亂賊肆行而莫之忌也痛之矣舉其痛不可忍者而著之春秋故曰孔子懼作春

秋天下之于聖人一心也觸而怵惕焉觸而條恒焉又觸而悔痛悼恨焉雖實亂賊亦有人心然且感其心而知懼也况于人乎又况賢君良大夫乎是故以孔子之懼心感天下人之心使天人理欲之介誠僞之端華夷人獸之辨凛凛乎知所懼也如震洊雷而蟄蟄昭蘇如懸日月而魍象潛伏也如鍼石關通而甦死起痺氣血復流注也是正人心之大端也讀春秋者其必感諸此矣

又曰春秋以名姓日月爵號爲誅賞諒乎曰不必

然也然而有之矣春秋之褒貶也上法乎天行春
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愛志動于
中則辭溫然而春春者蠢也書季子公弟之類是
也樂志動于中則辭大焉而假夏大也書爵書公
之類是也嚴志動于中則辭肅然而厲秋者揫也
戎舉號諸侯大夫在焉稱人之類是也哀志動于
中則辭怛然而傷子般卒夫人歸之類是也今夫
匹夫匹婦之有愛志也亟稱其爵必諱其名并然
者斥之矣匹夫匹婦之有格志也詳其記錄謹其

日月非然者略之矣故曰有之然于比事之文而
銖銖寸寸之以求合則支辟之過也曰孔子言之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善求春秋者
求之聖人之心善求聖人者求之愚夫愚婦之心
其以爲有微辭與義者求之過者也諒乎曰有之
矣然不盡然也比事所書盟而屢盟焉伐而屢伐
焉盟而背焉伐而利焉其大者篡弒滅執而必行
焉亦求之愚夫愚婦之心而足矣然屬辭以明志
辭著而志隱比事以彰教事顯而義微是故志微

而幽則其辭志而晦義深而端則其辭與而確仁
善救人故辭婉而華禮以周已故辭恭而平盡而
不汙其心天而道故辭渾渾焉神易無方復而不
亂釋而不厭也其知周萬物而不過則乎事立而
情著言近而旨遠文約而義博雖游夏之徒莫能
與焉集之塗人之心豈有當哉故素臣如丘明亦
惟傳舊史記往故發凡以明例微詞以抉隱而已
簡而信文而深其時有論斷必歸之君子亦足徵
其重愼之至矣猶或執舊史之文而刺其詭富以

誣也謂言易知乎哉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當
也故例可廢乎則周公之典禮實在例可執乎則
春秋無達辭從變而移夫何寧之有易曰初率其
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莊子
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經解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
者也噫是深于春秋者也

春秋一書自孟子有天子之事一語而莊生則
曰先王之志董生則曰禮義之大宗王文中則

曰王道之權衡乃夫子當日惟揆天理本人事隨文生義以著其志焉兩方其未著則君父而冐首惡人子而陷篡弑有國者而前不見讒後不見賊及經聖筆而或以一字或以微文點綴擬動俾躬弑逆者誅弑逆者將弑逆有漸弑逆者與非弑逆而實弑逆實弑逆而不知其為弑逆者莫不抉其隱衷畜志而巧發其同巳之事陰吐其若發之情毛骨聳而心膽驚羞惡形而睡夢醒乃所謂懼也若止以書弑書叛書僭為

春秋之貶罰又止以推刃為弑據地為叛顯僭為僭則弑君三十六懼者止三十六輩而已叛而懼者止林父魚石數人而已僭而懼者止兩觀大蒐數事而已彼且悍然為之惟見君父有不是處而一切奢侈犯禮天下習為固然又安足以動其心哉尊春秋者曰夫子黜周王魯改正朔命德討罪進退二百四十年之君大夫則是夫子代天秉柄以作私史僭逆且躬為之乎非也易春秋者曰左氏據告而書夫子因文成

錄是非自見無所增損毋乃夫子又徒抄謄舊史編比成書而巳乎亦非也蓋天下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兩者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參滕之貶為子也杞之淪于夷也楚子之主會中國也議復議奪惟周天子得而主之天子不能主亦付之無可奈何耳矣夫子固不敢削亦不欲削削之則無以徵實而其罪反得以自掩子長項羽本紀君實統魏永叔帝五代說者謂得春秋遺意理固然歟至于一字之趣微文之旨

此聖賢之分夫子不敢讓也說經之義千古惟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二語寵為有得蓋以先王之道格之則周禮天子下交稱聘諸侯時見為朝而春秋無義聘義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考德問俗而春秋無義會義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而春秋無義征義戰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君臣盡羅罪辟無得免者而春秋且為一部刑書決錄夫豈聖人體元生物之心哉然公朔于王所無義朝而有義朝矣僖公

兩如齊無義聘而有義聘矣衣裳之會無義會而有義會矣首止之盟無義盟而有義盟矣城濮之戰栢舉之師無義戰而有義戰矣故以王道定一尊而凡天下無義朝義聘義會義盟義戰者夫子之所悲也是所論于春秋之外者也以聖裁權一世因天下之自然就人情之必至而猶有善朝善聘善會善盟善戰者夫子之所恕也是所論于春秋之内者也論于春秋之外者所以治春秋也論于春秋之内者春秋所以

自治也當是時周室業已淩夷戎狄業已紛擾叛亂業已橫行桓文出而拯救之譬如烈湯焰火中得一滴氷凉焉安得不與桓文桓文旣衰暴邪復作楚莊以蠻夷之君楚靈以弑逆之子吳子以蛙黽之儔而戮陳伐宋雪二國走平王發舒華夏重開日月此豈中國人所能辦哉故入陳之舉詳書其事栢舉之戰明著其績蓋夫子于此悲喜係之矣特其意有微顯詞有隱揚時措從宜不可與要苟非義精理明者讀之罔

有茫然不解耳故喜辭劇怒辭遠與辭許恨辭亦許奪辭略管辭亦略貴辭重賤辭輕正辭雜愍辭留從辭同取辭變此十二辭者皆一時之所迸發而雜物之所結撰也夫子以二百四十年後之人臨二百四十年中之事據案讀史取次披陳恍如對面其情固有不得異者焉蓋夫人之喜也顛倒衣裳精神踴躍不自知其至也魯有襄仲之難君弑國幾亡誰爲主者季子忽自陳返國人望之如父母焉猶楚望葉公旣欲

其胄又欲其免胄爾時不知何以爲情書季子來歸快之也非喜辭劇歟哀姜宣淫無忌内比權臣外交與國魯竟爲齊所取臣子不勝痛心疾首當其歸魯書曰夫人姜氏入若曰禍水至矣皆一人爲之也且卽此一字而夫人挾貴作驕翺翔悄悦之態俱可想見非怒辭遠歟紀侯去國虎變之正書入書葬書伯姬書叔姬無不備其始末此與辭許也齊襄爲魯仇王姬王婚以引義辭免而迎姬築館書之悉恨之深也

此恨辭亦詳也秦兩置晉君亦非忘情中國而鬬晉合楚與同滅庸者何也秦伐晉或人之或國之楚自會申以後氣不復振而吳越起國勢向衰長岸之戰復書楚人此奪辭略也莊公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一條與初年逈異蓋莊公之讐不在後嗣此時會與齊又有納糾之嫌無所崇異故以嘗辭書之此嘗辭亦略也季友立君削亂以開中興仲遂結齊定位以成擁立故僖賜友族貴友也宣賜遂族雖私亦以貴遂也

春秋重而族之曰季友仲遂者有以也殺人者有大夫有司寇斥之爲盜不得比于人何賤而輕之至是與趙盾納捷菑于邾非力不能也義弗勝也叁于令狐之役有悔心矣書曰勿克納即其能自克而與之也正辭確非乎會與郕爲同稱之國齊人牽以伐郕心不欲也頌言不與圍郕勢不敢也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不言公諱公也俟陳蔡次且不進也甲午治兵有托以待也郕降于齊師諱其凌暴之勢也師還

善其不戰得全而歸也書法迂徐委婉而一歷進陞頓借之情溢于言外趙氏不知以甲午治兵爲乎時治兵振旅之舉引入蒐狩一例夢矣愍辭爲非乎君大夫出稱如事不可質亦稱如祭伯言來介葛盧亦言來夫人以姦出稱會以國事行亦稱會衛晉繼故言立王子朝篡位亦言立王猛出入言以子朝出奔亦言以美惡不嫌同辭所謂從辭同也取辭變者其義宛廣正筆削之旨丘竊取之故有前詳而後略者取邑

嬪災是也有前略而後詳者楚君楚將是也義在責人而名者必有異義僖公以前是也義在書名而人者必有異義文公以後是也或微而顯或淺而深或隱而登或避而就主人心知其微而辭雜猝解所謂取辭變也夫子措此數語以提衡一代貫串全經喚醒天下後世一皆師心匠運提筆成文會當日之情事忽然得之于心而成之于手殊無擬議後世見善者曰褒曰華衮曰代周天子之五服五章而夫子無意也

曰如是以稱其善善之事而已見惡者曰毁曰斧鉞曰代周天子之五刑五用而夫子亦無意也曰如是以稱惡惡之事而已明白顯易變動縱橫雖道法不移而實格奈難執學者區區以例求之固哉

武林卓爾康

春秋經義二終

春秋傳義

劉知幾氏曰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于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譏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各自朋黨聒聾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爲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于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推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爲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爲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于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于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

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文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于後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

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于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詢其徒凡所採摭拾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于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遠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

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內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辯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于翰墨立言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書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橐削孟堅雌黃所稱者哉觀二傳所載有異于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得流俗之口說故使

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荅應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矣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胸臆夫自我作古無所準繩故理近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

經云蔑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
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也漢書載成方
遂詐稱戾太子至于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
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
命執以屬吏霍光繇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
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
夫子不爲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爲曹禮法不容
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輒爲賢是違夫子
之教失聖人之旨奬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

若以彼三長較茲五短勝負之理爲主而于內則
爲國隱惡于外則承赴而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
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
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以存舊制而
已至于實錄付之丘明用是善惡必彰眞僞盡露
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
者哉蓋語曰仲尼脩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
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錄無媿斯言此

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
不然則何者稱爲勸戒者哉儒者苟譏左氏作傳
多敘經外別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弒隱桓昭
襄四君之篡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
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繇獲知然設使世人習
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
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
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
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

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魯侯禦宋得雋
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
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于兩堂子罕相國
宋睦于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于陽門介夫乃
止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
爲賢者諱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正大
夫皆執國權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
其女爲荊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
楚莊王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之年

扁鵲醫齊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佐于
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荀息死于奚齊
而云觀晉靈作臺累棊申誡或以先爲後或以後
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
左傳旣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
之學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
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故束晳云若
使此書出于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摯

虞束晳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
杜預申以注釋干寶藉爲師範遂是世稱實錄不
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經于曾子
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
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
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眞意
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
識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眞僞者矣
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以此而言則三傳之優
劣見矣
杜預氏曰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法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
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
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
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
聖人孰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

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
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
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
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
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
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
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書例皆經國之常
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

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

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何休氏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之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紀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

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母生條例多得是正故遂㮣括使就繩墨焉

范甯氏曰孔子觀滄海之橫流廼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興衰之者在巳于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于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褒得失以彰黜

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匽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于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葢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母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敎害義不可得强通者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

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于春秋沒身而巳矣

啖氏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予觀左氏傳書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與左氏得此數

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
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爲傳記又廣
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
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
其中故敘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
其大畧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
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公羊穀
梁初以口授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
失其綱紀然其大旨亦是子夏所傳故二傳傳經

密於左氏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鉤
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
義有不合亦復強通踳駁不倫或至矛盾不近聖
人夷曠之體也夫春秋之文一字以爲褒貶誠則
然矣其中亦有文異而義不異者二傳穿鑿悉以
褒貶言之是故繁碎甚於左氏公羊穀梁又不知
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且列
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
可盈數卷況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

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
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
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
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曰啖氏依舊說以左氏爲丘明受經于仲尼
今觀左氏解經淺于公穀誣謬實繁若丘明才實
過人豈宜若此推類而言皆孔門後之門人但公
穀守經左氏通史故其體異耳且夫子自比皆引
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又說伯夷等六人云我

則異於是並非同時人也丘明者蓋夫子以前賢
人如史佚遲任之流見稱于當時耳焚書之後莫
得詳知學者各信胸臆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
引丘明爲其人此事既無明文唯司馬遷云丘明
喪明厥有國語劉歆以爲春秋左氏傳是丘明所
爲且遷好奇多謬故其書多爲淮南所駁劉歆則
以私意所好編之七畧班固因而不革後世遂以
爲真所謂傳虛襲誤往而不返者也劉歆云左氏
親見夫子杜預云凡例皆周公之舊典禮經按其

傳例云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則
周公先設弑君之義乎又曰大用師曰滅弗地曰
入又周公先設相滅之義乎又曰諸侯同盟薨則
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稱先君之名以告隣國乎雖
夷狄之人不應至此也又云平地尺爲大雪若以
爲災沴乎則尺雪豐年之徵也若以爲常例須書
乎不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大雪凡此之類不
可類言則劉杜之言淺近甚矣左氏决非夫子同
時亦已明矣或曰若左氏非授經于仲尼則其書

多與汲冢紀年符同何也答曰彭城劉惠卿著書
云記年序諸侯列會皆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
當世正史也至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夫子
褒貶之意而竹書之文亦然其書鄭殺其君某因
釋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鄭因曰是子常率多此類
別有春秋一卷全錄左氏傳卜筮事無一字之異
故知此書按春秋經傳而爲之也劉之此論當矣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
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爲按則當閱左氏玩辭

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
之歸於魯卽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
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賵仲子以爲
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暨
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
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
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當
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
爲正則鑿矣要在反求于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愼

取之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
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宮墻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
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與七家之
例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爲之傳然其
說甚略于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愼思明辨自
得于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
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
氏之說爲證云
鄭樵氏曰或謂春秋其爲褒貶之書歟曰諸儒之

說春秋有以一字為襃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襃者有以為襃貶俱無者謂春秋以一字為襃貶者意在于尊聖人其說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有貶無襃者意在于列國之君臣也其說出于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謂春秋無襃貶意在于矯漢儒其說本竹書紀年所言載鄭棄其師齊人殲于遂之類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學者因而得是說也雖其意各

有所主然亦不可以盡泥也泥一字襃貶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風霜聖人之意不如是勞頓也泥于有貶無襃之說者則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書聖人不如是之慘也泥于無襃貶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說聖人又未嘗無故而作經也大抵春秋一經書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書其惡則萬世之下指為惡人茲所以為襃貶之書歟故書事也亦然書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言其昔無也書初獻六羽初者襃之也以其舊八佾也聖人雖未嘗云是為可襃云是為可貶然而實錄其事微婉其辭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不逃乎萬八千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襃貶者歟如是而已

又曰或問三子傳經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穀曰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畧亦異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長公穀有五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

大官以公羊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公羊為墨守以左氏穀梁為膏肓廢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義背經屬綴不倫非一人所為右穀梁者以為文清義約多所發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穀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盡廢三傳者春秋三傳束高閣三傳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異而通之作為春秋調人七萬餘言以平其得失是數說者皆不足以

蓋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
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爲王魯是公羊之害敎
以獲麟爲成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爲君
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
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食不書朔者八左
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
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食之義左氏爲長公如
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
梁曰非常曰觀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之

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
長經書盟于葵丘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
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
蓋明天下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
命曰無易樹子則葵丘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
如此者衆也至于三家背經以作傳猶三子之失
也不可不知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
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
曰非公也是攝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

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於悼公之事
孔子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
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與乎經者蓋經之意
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
也然盾爲正卿返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
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
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抵有公穀然
後知筆削之嚴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
可不兼也使聖人之經傳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漢

儒公穀既作凡董仲舒公孫弘之徒皆引以斷大
義飾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傳聖人之經而已左
氏既作凡太師公劉向之徒著書立言首尾倒錯
皆不得捃摭而自見其有功于世又非特傳聖人
之經而已學者非聖人之經苟能合三傳而觀之
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議其失也
又曰劉歆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
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後司馬遷曰孔子作春秋丘
明爲之傳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

作春秋杜預序左傳亦云左丘明受經于仲尼許諸所說皆以左氏為丘明無疑矣至唐啖助趙匡獨立說以破之啖助曰論語所引丘明乃史佚遲任以類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穀皆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資幾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惟啖趙立說以破之未有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啖趙始矣况孔子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傳質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紀韓魏智伯之事又舉趙襄子之謚則是書之作必在趙襄子既卒之後若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後丘明猶能著書今左氏引之此左氏為六國人在于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及晉師戰于櫟秦至孝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更庶長之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

在于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臘鄭氏蔡邕皆謂臘于周即蜡祭諸經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于秦惠王之後明驗三也左氏師承鄒衍之誕而稱帝王子孫按齊威王時鄒衍推五德終始之運其語不經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齊威王之後明驗四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輿按韓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于趙分曰大梁之語今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三家分晉之後明驗五也左氏曰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左師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縱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六也左氏序呂相絕秦聲子說齊其為雄辨狙詐直遊說之士捭闔之辭此左氏為六國人明驗七也左氏之書序秦楚事最詳如楚師熸猶拾瀋等語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伊川曰左

丘是丘明否曰傳無丘明字故不可考又問左氏
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歟
又曰合三傳而考之左氏之筆錄必出于焚書之
前公穀之口傳實出于焚書之後何也左氏兼載
晉楚行師用兵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卜筮雖
書與汲冢師春正同則作于焚書之前明矣公穀
設同左氏之時二百四十年事猶當十得四五不
應盡推其說于例也此公穀作于焚書之後明矣
或曰左氏之傳既作于焚書之前何故隱而不宣

曰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據于左氏之傳隱
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孔子之壁北平之家猶有
存者非盡隱也公穀鄒夾之學不與左氏合非盡
宣也唯其隱而不宣此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穀
鄒夾之學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于世
惟公穀獨盛自左氏興而公穀之學又微矣然亦
終不可得而廢也漢興之初胡毋生以公羊學于
景帝時先立學官而申公小傳穀梁學受之瑕丘
江公故公穀之學獨盛于漢晉乎范甯之言三家

之學曰廢興繇于好惡盛衰繼于辯訥武帝好公
羊公孫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學遂興衛太子好穀
梁宣帝又好之而穀梁之學遂興此興廢繇于好
惡也瑕丘江公訥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
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傳比輯其義卒用董生
繇是公羊大興此盛衰繼于辯訥也嗚呼自胡毋
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論罷而穀梁興嚴氏之學泯
而左氏彰杜預之傳晦而啖趙起信矣夫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

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
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
不曾見國史○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
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
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襄公可
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
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
是儒者議論○壽昌亦不滿于胡說且如解經不
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

策相似○胡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劉永之氏曰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論議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前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爲一書蓋其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爲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

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所謂隨時而觀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祖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昭襄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于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授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煅煉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曰此予也此褒也聖人之微辭也已以爲惡則強求諸辭曰此奪也此貶也聖人之特筆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

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

呂大圭氏曰左氏熟於事而公穀深于理蓋左氏曾見國史故雖熟于事而理不明公穀出于經生所傳故雖深于理而事多謬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于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繇深于情僞熟

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于時世之趨而不論乎大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繇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權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敘事失實者又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爲食上國齊桓出而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孟子所謂彼善于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驟舉而攘之哉必先剪其手足破其

窯與而後攘之易爾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晉文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于侵蔡則曰爲蔡姬故于侵曹伐衛則曰爲觀浴與塊故此病在于推尋事繇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年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公羊論桓隱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

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授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王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也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歸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婦遂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

自諉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于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故嘗以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以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謬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不日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休則曰春秋魯託隱公以爲如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而休乃倡之其

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而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于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弟兄而薄于父子之枝葉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有惑于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非斯語爲之其釋會戎之文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夫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弒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與怨氣所致凡如地震山崩星雹雨螽螟彗孛之類

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繇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記災異初不說其應曾若是之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凡皆休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于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譏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耳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馬端臨氏曰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羊以爲眛則不知夫子所言者曰蔑乎曰眛乎築郿左氏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于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慭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誤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其事未嘗背馳于大義尚無所關也至于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爲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于

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于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于所脩之經决無是理也而左于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于三傳者不特爭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見增損者有之矣

晁氏曰春秋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繫傳其或未決則以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

之害爲甚啖氏纂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纂而合之凡四十篇○皇朝孫明復撰尊王發微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爲多嘗秩則譏之明復而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于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于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馮信道名正符撰得法忘例論其書首辨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之一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寗穀梁集解載休之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

葉夢得撰春秋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事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

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考于義不得于義則考于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丹陽洪興祖撰春秋本旨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于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于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

陳傅良傳春秋後傳樓鑰爲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趙子常曰春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制作之原也學者即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繇三傳始左氏有見于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有見于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以生義是不知其文之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遁失中其厭于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然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

見其所不書爲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所載書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削則其不合于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于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

吳萊氏曰自孔子沒七十子之言人人殊公穀自謂

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者服虔杜元凱或抒己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絕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于訓詁江左則元凱河雒則虔自是學三變間有一二欲考諸家之短長別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于先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

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槩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母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左氏本于國師劉歆求立傳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昔唐韋表微曾著九經師授之譜且以識學者之無師嗚呼人師難逢經師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遠見者矣又曰漢初習經者專門而今河雒習傳者宗服子慎江左尚杜元凱矣晉劉兆始取公穀及左氏說爲春秋調人而今鄗吾貴又會服杜之說矣聖人

之道不自是而愈散哉自唐孔穎達春秋正義一用杜氏非徒劉賈之說不存服義亦不盡見固不若兩存之以見服杜之爲孰愈也

宋濂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脩之以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亡古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途莫能致辯所幸左氏傳尚存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

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于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註其于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固讀春秋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趙子嘗受春秋于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

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子嘗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以至于頃公是巳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巳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濂頗覩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殺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巳深而不能遠行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

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濫于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爲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繇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嘗生于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絶倫之識不足以與于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

漢初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亡公羊高爲子夏弟子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三傳而爲嚴彭祖顔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顔氏之學漢末何休作公羊解說穀梁一名赤一名俶亦稱子夏弟子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于世詳穀梁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

熙等十數家范甯皆以爲膚淺于是作集解左氏初出于張蒼家賈誼爲訓詁劉歆欲立于學諸儒莫應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于世晉杜預爲經傳集解此漢晉三傳之卓犖大者也左氏傳自魯史今日得有所見以據事迹窺聖心者舍此無繇故蘇子繇一以左氏爲主而唐有盧仝者悉排三傳獨看本經韓退之詩云春秋三傳置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識何解然左氏文詞富豔

不識道理如周鄭交質渠彌復惡全是糊塗心
日之語其好信小說奇聞闕于大體則齊桓之
伐楚而以蔡姬興師三國之戰鞍而因笑躄發
憤二事豈固無因然齊晉之本事不在此也公
羊穀梁文體清勁的是先秦人作左氏全是史
例公穀却是經旨中間論事或違說理頗盡有
儒者家法第多踳駮不雅馴然注家以公羊黜
周王魯穀梁行夏之時則其大謬也兩漢之時
尚有董仲舒繁露掇拾公羊之大義亦成一書

頗有生發若別著決事比以助斷獄深刻者之
媢大非正誼明道者所宜蓋王何以老莊釋經
何休尚謂罪浮桀紂況以春秋殺人乎杜氏于
左傳盡心焉耳而憑信道以三體五例與何氏
三科九指同類共識過矣唉趙創爲春秋之學
而陸淳學之其纂例諸篇雖未必悉協聖心而
比事有例取裁得法固唐代之鴻典也宋程夫
子著說悉本于理莫可瑕疵胡氏發憤著書尊
夏攘夷復讐討賊誰能易之而過求聖心稍爲

穿鑿故朱子平日不滿有曰如此穿鑿說亦不
妨只恐一旦地中得孔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
日之意不如此耳又曰安國文大是時文答策
相似然哉孫莘老經社朱子稱其嚴謹一字不
輕易然盡舍二傳與盧仝同有貶無褒終非聖
意至于蘇子由之平雅劉原父之總轄鄭夾漈
之博綜呂大圭與蒙之明快則尤拔矣元末黃
楚望先生胸中精徹識見典正以近代理明義
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其見于師說者果

是足參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著全書微旨未
暢其弟子趙子常汸爲洪武時人著爲屬辭集
傳一書蓋先時吳興沈文伯棐著春秋比事巳
爲萌芽而陳君舉以書考不書之旨千古獨創
子常究此二法本以師傳其所謂存策書之大
體假筆削以行權特筆以正名辨名實之際謹
華夷之辨等篇呼吸全經貫串一代文贍事核
體大思精眞可謂集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
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雖名而日月諸

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嘉靖中南沙熊過氏著明志一書頗出新義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然與左氏抵牾實有未安此外若應德之著論灌甫之集傳王樵氏之輯傳陸粲氏之辨疑則皆一時之傑搆絕諸家矣古今春秋漢而專唐而博宋而暢元而明入我
朝而精其庶幾乎盛哉

武林卓爾康

春秋傳義終

春秋書義上

正建一
正建二
改月一
改月二
改月三
即位一
即位二
郊一
郊二
社
雩
禘
祔廟
昭穆
朝聘
會盟
侵伐一

侵伐二
會及
稱天
書至

春秋書義

春秋以道法垂誡朱子所謂孔子寫取於此令見者自有畏懼耳其爵之有無與人之有功有罪孔子也予奪他不得是也然所謂寫取于此者必先徒作漫辭粉事定有義在特左氏以體爲例夫子以義爲例義游衆適微妙難知非同月官史法一定不易如印板水耳故謂春秋有例不可謂春秋無例亦不可黃楚望先生曰說者謂夫子春秋非用例若如此則止是隨事記錄與寫日記簿相似有何意義近世作宰相者不肯拘例若用例則一堂吏可爲此說固是然亦偶遭可以不拘例之人耳若一切不用例有司又何所守乎春秋之不可無例亦猶是也槩舉其日正建必用周正即位固有筆削郊禘烝嘗叙其本末朝聘蒐狩著其事際會盟分彼此之故兵事有侵伐之殊崩薨與其事則書氏族論其世則別若弑逆一事春秋原爲亂臣賊子而作尤爲大義所關隨事爲義隨義成書兩人同弒則書其從從者既書則首者白不可道

兩人不同弒則書主謀主謀不可見者既書以下
手可見者白不能掩臣弒之惡浮于及民雖人弒
稱臣及民之惡浮于臣弒雖臣弒稱人以至入出
之臣避罪而不能盜賊之華求名而不得變化周
流不可典要抑是銖兩較然移易不得特諸子日
月一例予不敢信趙氏策書大體一法亦有可商
蓋凡事之必記日月者常也因其日决者而主日
因其月决者而主月亦常也乃四國之告遲速難
詳傳聞之辭散軼不免夫子又安能悉記乎故書

日月者固是當書其不書者亦非褒貶也據趙氏
策書大體如公即位逆夫人朝聘會同崩薨卒葬
禍福告命雩社禘嘗蒐狩城築非禮不時與夫災
異慶祥之感蓋一國紀綱本末畧具以為策書大
體所當存也予即以其言折之城築一事重民農
時固無所不書以存大體矣若逆夫人以微者不
書逆也朝王以因事不書朝也薨葬以諱弒諱夷
不書薨葬也郊以三月雩以六月不書郊雩也隱
莊三書螟後不復書螟也桓宣三有年後不復書

有年也此數事亦有策削有不書有變文三者之
書以存策書之大體一槩例書哉予故于各義一
以左傳為證而玄覽一代博採諸家內賢諸心外
質諸事畧加議辨以幾于夫子所取者焉

春秋書義一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正建一

春秋天子之事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竟以夫子執筆而自改年號閉門作天子耶故周正紀事考之天時記異而合焉考之祀典失嘗而合焉考之麥禾非時而合焉通春秋書震電者一而爲桓之九年三月固夏之正月也書雨雪者一而爲桓之八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隕霜不殺草者一而爲僖之三年十有二月固夏之十月也書隕霜殺菽者一而爲定之元年冬十月固夏之八月也書無氷者三而一爲桓之十四年春正月一爲成之元年春二月一爲襄之二十八年春固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震電不當雨雪不當無氷者也書大水無麥苗者一而爲莊之七年秋固夏之夏也以苗與麥同時而知之也書大無麥禾者一而爲莊之二十八年冬固夏之秋也穀梁云於無禾及無麥也書大雩者二十一皆在七八九月

秋冬之間固夏之五六七月也僅成公三年書大雩此經文爲夏龍見而雩事在巳月夏周巳月同爲夏令此三年之雩或爲巳月不可知然經于失嘗則書而此特書者必知在周之夏令爲卯辰兩月也雩以周七月爲正今所書皆非雩時也書郊者九而僖之三十一年成之十年襄之七年十一月哀之元年以四月卜郊皆卯月也宣之三年以正月三望則子月矣成之七年以五月三望文之十五年以五月郊則皆辰月矣成之十七年九月用郊則申月矣郊當在周三月今所書皆非郊時也書烝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春正月巳卯烝周正月爲夏十一月烝其時祭也春正月巳卯烝五月丁丑又烝一年之中而舉兩烝非禮也夫書正月烝以見五月再烝爲黷非以正月爲不當烝而書也周八月爲夏六月嘗非其時而乙亥之嘗何也御廩者祭祀之委藏也壬申災矣恐其積穢褻之齋故不三日而舉嘗春秋志

其變非以六月為當嘗而書也詳考春秋用周正稟王朔無不脗合不知後儒何以紛紜曲解至不可詰何氏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注曰冬言狩獲春言狩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于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與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矣胡氏之說曰周人以建子為歲

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番陽吳仲廷曰若從胡傳則周本行夏之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

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薛氏曰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于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必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于魯耳汪氏曰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兩月事移在前一年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日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蕭前諸說皆是以辨周人正建之義矣獨建子非春聊當致疑然嘗從陳龍有曰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

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人以為正夏以為春蓋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歷家相承之說孰謂建子非春乎

正建二

鄭樵氏曰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謂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己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

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巳以示人心之從違是則歷則纖爲政則反商獨于正朔徽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曆之營室是顓帝之曆又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者

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按夏時皆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十月至于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不能易也新莽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人獨不可易耶以湯武易之爲是耶胡爲不能以違傳湯武易之爲非耶胡爲亦巳行之于一代蓋嘗論之編年始于春秋改元始于秦惠文君紀年始于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以秦正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此子丑之所繇建武帝易之而爲年號有年號以明曆數之歸巳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爲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所不逮者哉

改月一

王元馭曰春王正月之辨無慮十數家而總其說有五則愚請先析四說者之非乃後斷其定說焉或謂周人雖以建子爲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魯史曰冬正月夫子更而曰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爲此夫子所以示行夏時意也夫子固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

豈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患天下諸侯大夫之無王也而作春秋而已則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以服天下且如其說則是周人猶以寅爲春而夫子直以子爲春是易夏時者自夫子始也又惡在其行夏時意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爲歲首而不改時月夫子所紀春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元年于冬十一月之上乃每歲輒截子丑兩月而屬之前年乎若曰周人紀年仍自建寅始又惡在其改正朔

也此又愚之所未解也或謂自古未嘗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建子者後儒附會之說也必若是說則百代一時也夫子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輅也冕也樂也歷代各異故夫子較而酌其可行者奈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乎且考之經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互著苟自古無改正朔之說何以得有周月而秦人又何緣而以建亥爲首鄒衍五德劉歆三統彼亦豈能舉千古未有之事而鑿空造論乎此又愚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

何則愚直斷以爲周人固自改之矣漢書律曆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而外傳伶州鳩復載武王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其爲建子月明矣而書稱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稱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春正月可證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孟獻子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爲之也冬至之爲

子月也必矣夏至之爲午月也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周之以建子爲正月可證也而明堂位又稱魯君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既曰七月之禘獻子爲之則必以正月之郊爲故典矣而魯郊稱孟春焉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春可證也周禮州長正月屬民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如以寅爲正月又安所更得正歲乎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正月可證也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周之所謂十二月者
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之以建子爲正月可證也
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卽繼之曰曰爲改歲
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則周
人之以建子爲歲首可證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
月無氷成元年春二月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若曰以建寅爲正乎則寅卯之月之無氷也亥月
之隕霜也惡在其爲異也而紀之而申酉之月尚

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爲建子
又可證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爲春至著也豈謂
武周大聖而顧錯謬至此哉曰謂冬之不可以爲
春者自後人習用夏時之人而執之云爾也在書
甘誓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三正之所從
來舊矣非周獨創之也且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
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
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
爲秋冬何爲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乎陽氣之

始萌而名之也因天者也商之正也本乎陽氣之
上通而名之也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之
巳至而名之也因人者也而時以作事則因人要
矣故夫子取夏時焉奈何其必武周之不以子爲
春也曰豳風流火之陳小雅徂暑之嘆二月載離
之歌莫春來牟之誦此周詩也而舉夏時者何也
中春始蠶之詔季冬斬氷之令此周禮也而舉夏
時者又何也曰汲冢周書不云乎亦越我周王致
伐于商改正異域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廵狩

烝享猶自夏焉故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周人
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嘗廢也當時行之官一遵
時王之制若春秋所載是巳而民間猶或襲稱夏
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
異也孰是而必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商書始卽
位曰惟元祀十有一月則月不易也秦書始建國
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
人創制立法各自有度夫安能執商之不易而必
謂周乎若亥月之陽氣未至其不可以爲春固也

其周正異矣且子據十有一月之係于元祀也而必商之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下元年也而必秦之不易予獨奈何不得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而必周之易哉蓋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也者君道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也者臣道也愚怪夫世之敢以正朔屬夫子而不敢以改正朔屬武王也于是乎爲之辨

改月二

蔡九峯謂周未改月引商秦爲證胡氏論之詳矣

而陳定宇辨之曰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使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時首以一日論子時旣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皆于一偏明矣張敷言曰傳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問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謡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

致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并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卽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于史冊者卽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

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
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
見主改者過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過
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
者之惑也或曰子謂筆之史冊則用時王春月月
數矣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爲殷正月者
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
祗見太甲篇之嗣王奉歸亳不在正月乎曰後世
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

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
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于正月也
況正月但書十二月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
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
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
于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
正也

改月三

唐應德曰張陳二說互相發明至張說商書冊言
十二月之辯尤可備陳氏之缺或謂改正朔而不
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爲
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
月起數未嘗改也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張說
似亦有理所礙者即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崩年
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有之此是以周之禮
證夏商則然耳夏商以前禮不如周之大備者何

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
後備事固未可知也應德之言如此夫崩年改元
非先王之禮儒者以此爲疑故蔡說得伸應德或
意夏商以前禮文不備亦誠有之比如同姓婚姻
亂族之道也至周乃改其餘可知矣即以踰年料
商亦自有說太甲宅憂之主不知崩于何時要以
三年通喪斷之據書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此時釋吉必元祀前一年其
月崩也天子七月而葬則七月以前梓宮在殯嗣

王不可遠離又伊訓曰予不狎于不順則不順之事爲所狎習者亦久矣伊尹望君忠愛無已必非一二顚覆遽放其君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此必虞奭之後適值歲首正當舉祀先王奉王于亳當時一段情事可以想見若非時非祭而第以一二顚覆遽遷于桐如開宅空官無論臣子無是處君之法太甲卽賢亦必不肯靡然以聽怨艾若此也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王喪者不離于殯側何待于祗見以

是知元祀必在踰年之年十二月必是歲首建丑之月通筭適得三年亦可無疑且改月證之前漢律歷志更足信也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此志傳自漢前最爲近古殷周改月不旣確乎或曰西漢書註文頴謂秦以十月爲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故元祀三祀十二月皆商之正月丑月也改爲十二月者太初之筆也

卽位一

人君嗣立踰年改元公羊傳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吳氏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旣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劉氏曰諸侯逾年尚稱公王者逾年反不稱王乎毛伯求金非王命可知也書顧命曰伯

相命士須材此則冢宰當國之文矣今按諸侯逾年稱公爲不可曠年無君臣子辭也至於發號出令猶聽於冢宰三年白虎通義曰不可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卽位改元以紀事而未發號令三年除喪乃卽位踐阼爲王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其說于周制得之吳氏又曰凡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卽位禮穀梁云繼正卽位正也此說是也文成襄昭哀五公是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卽位之禮穀梁云繼弑君不可卽位正也此說是也

來僖閔三公是凡繼弑君而行即位禮非也穀梁謂桓公繼弑君而行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公羊謂宣公繼弑君而行即位其意也二說並是也左氏不達而曲為之說云莊公不言即位文姜出故也閔公不言即位亂故也僖公不言即位公出故也[illegible]不書諱故也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經無僖公出入之文若諱故也且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為他國所從其情若何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三月文姜方

孫何妨正月即位乎故知解莊公不言即位妄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解閔公不言即位妄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不書乎假如實出亦當非時即位如定公也故知解僖公不言即位妄也章俊卿氏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王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之有主也觀書顧命及

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群公既已聽命相揖趨而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崩齊侯必逆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宗主及既殯逆麻冕黼裳稱王受冊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諸侯之奠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肉之服行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斯周

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為未可哉蓋以大位奸邪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因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蓋諸侯亦然也逮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即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為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成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

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魯莊公薨于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于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于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嗣諸侯之禮矣嗚

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為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窩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絶覬覦之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慶父得以立閔而殺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弑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于此也使從周公之典君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于春秋所以書其踰年即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

而啓亂源也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說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為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為此夫周公之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為常制豈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為之說也夫改元稱君之義公羊啖劉最為得之然春秋之法固以葬為斷宋桓公

未葬襄公葵丘之會稱子陳宣公既葬而鹹之會稱侯晉悼公既葬未終喪而溴梁之會公羊書侯奚齊未葬遇弑則稱君之子卓既葬遇弑則稱君此確証也乃俊卿之說其慮亦深蓋冕裳尸天子而即位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聖人之大慮也釋冕以喪服嗣子仍行喪禮天下之大經也二者固不相悖初對臣民臨大寶不可以內服行事九日之後暫行易服不過一時且麻冕黼裳亦是祭服不甚相悖書誥即位之禮似無可議

即位二

胡氏曰新君即位之始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歲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意未明又于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于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于內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旣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欲立

君其如先君之命何以乞君荼不以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廢以別于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于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于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所宜絕也繇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爲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

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繇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于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而不與是盟此禮之變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爲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定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

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胡氏之言辨矣然法從時立道以勢生當春秋之時自當以春秋論使是時而必欲天下諸侯一一稟命于天子事亦難行即一不稟命于天子而輒格以先王之法有貶無褒恐亦非孟氏彼善于此之意矣若夫衛人立晉自以衛遭爲亂急于得君衆望輿情扳晉以立爲毛而無所稟承之意自在言外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者羣也人羣之爲君衛人衆辭也與爲權

臣他國所立者不同若首止之盟尚有別商要以
胡氏扶綱常正名分析精微千古必不可少此議

論

郊一

郊禮有二有日至之郊有啓蟄之郊見于家語夫子答定公者甚詳定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

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又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繇斯以觀周冬至之郊祭天啓蟄之郊祭上帝祭天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郊主上帝配稷說郊者莫確于此矣詳考左氏豈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卽啓蟄之郊亦不敢主必待卜吉與否而後行事凡三卜四卜五卜不從不郊者四可證也左氏穀梁初不言魯郊爲僭公羊傳禘嘗不卜郊何卜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天子祭

天諸侯祭土何氏曰禮天子不卜郊魯郊非禮也故卜耳祭統又載孔子之言曰魯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左氏不知其僭乃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是謂牲既成不當更卜也說者遂謂與周禮太宰職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同夫周禮祀五帝四時迎氣皆國家大祭三卜必有一吉取吉亦無多求斷無可廢之理魯之郊天自知其僭故屢卜不吉心怵而止若常祀豈可免哉春秋郊者九在三月者皆不書以周三

月爲夏正月正啓蟄之時失禮中猶爲得禮故不具論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不冬不夏最爲不典是以啓康侯用人叩鼻之疑若以四月卜郊而不郊者四僖之三十一年也成之十年也襄之七年也十一年也以正月牛傷不郊五月三望者一成之七年也以五月郊者一定之十五年也以正月牛傷四月郊者一哀之元年也以春王正月牛傷乃不郊三望者一宣之三年也而宣之以正月三望何也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于郊

為絶望矣故舉郊之細而三望焉非正祭故不循其時也先之而遂其事已矣凡言魯重祭爲天子所賜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記成王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遂言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則是言魯人因有太廟重祭而僭郊郊非成王所賜斷也僖公作頌亦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有天子禮樂下文卽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使果成王之

賜作頌者何不斷稱之以釋其僭竊之罪哉其他如傳記祝佗言魯公分物甚詳若有天子禮樂不當但言備物典策而已唯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人止之近代學者多從其說余謂春秋郊事緣起僖公若自惠公則閔公以前何無一言及此豈七八十年皆無失禮遂不動夫子之筆耶意惠公固有是請已隱公攝位而立桓公篡殺得立莊公亦碌碌忘仇之人無所發明未能行禮閔公殤主尤不足言適際僖公脩政立國數從伯討享國久長身歷齊桓晉文宋襄秦穆諸君沛然中興遂爲望國故詩人作頌春秋紀典惟僖爲盛作廟作泮一切更新毋乃緣惠公之請而特舉郊禮乎且或出於齊桓崇奬俱未可知也

郊二

趙子嘗曰變異之事一牛傷也改卜牛又傷異之甚非禮之事有四彊卜過時猶三望用郊也穀梁傳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彊也公羊傳求

吉之道三此言彊卜之非禮也月令天子祈穀而後躬耕帝籍左氏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言過時之非禮也傳又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此言猶三望之非禮也九月言用郊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爲農事也成公以國有內難君臣見執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竊天子類造之意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在魯郊中尤爲僭妄故特著之魯郊本非禮然既歲卜而郊則史不勝書故于非禮中記其又失禮者如此

其言免牲不言不郊者從可知也言免牛復言不
郊者間有事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傷得再卜須
言不郊義乃盡也不言免牛而言不郊者卜不吉
不免也劉侍讀則曰卜郊者卜日之吉凶非卜郊
之可否是以周禮大祭祀卜日同論而不察其不
從則不郊之異也據大司樂圜丘方澤月令四郊
各用其節日祈穀用上辛皆無事于卜何氏謂天
子不卜郊是也凡言前期卜日謂如有大故天子
將出皆依郊禮祀上帝及四望類造非嘗祀則卜

日耳是豈有不從不郊之事乎傳謂啓蟄而郊者
爲三代正朔不同故舉寅月節氣言之下言龍見
始殺閉蟄皆是約夏正四孟月不復舉節氣非謂
凡祀以節不以月也杜氏乃謂月前節却雖四月
可郊則春秋四月卜郊不從不郊者三改卜牛而
郊者一何必書乎四月宜郊而郊與不郊皆書則
三月郊與不郊何不書也又違左氏過則書之義
矣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公羊傳
亦曰用正月上辛非唯不詳魯事且失郊之時義

矣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祖曰可以者獻子以此二月宜郊
禘知前此未嘗用此二月也春秋唯僖八年書七
月禘而正月牛傷皆以在滌書獻子欲以正月日
至祀天而以對月日至祀祖僭且異矣宜不行也
明堂位言魯以孟春祀帝于郊鄭氏曰孟春建子
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則鄭不察明堂位之妄而
以郊特牲周始郊之文屬之魯也用郊之義二傳
唯譏非時則九月豈復祈穀也哉或曰懼卜而不

從故不卜而直用其禮則是歲初無卜郊不從之
事何以忽至九月乃不卜而郊也若彼釋用與用
之之用則又誣甚趙子嘗曰魯郊祀后稷以配天
而欲以宋襄次睢楚虔岡山爲比豈人情乎說經
好奇一至于此大傷教矣

社

春秋于社無書因日食水災而見趙子嘗曰社者
地示之祭記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
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

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諸侯祭社有常禮史不書
此爲日食伐鼓于社借天子又不用幣而用牲志
非禮也左氏舉叔孫昭子之言曰日有食之天子
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又曰凡
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其說是也唯莊
二十五年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
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則又仍季平子之失故劉氏辨之曰夏書記
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社之

名義變爲北郊此千古一大疑案不可不辨蓋周
禮記地有大示地示土示后土等名矣夫大示地
示土示之于后土猶六天之于一天五帝之于上
帝或統而言之或因事指之謂其有二不可謂其
即一亦不可先王以郊祭天以社祭地而復作大
示土示名號敬縟時篤禮以制繁自然之勢也蓋
古者惟天子得祭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得祭地
自地一分豈惟有大示土示之別而已哉周禮又
有所謂州社左傳有所謂書社千社清丘之社後

世有所謂枌榆之社民間自有一家之中霤絛分
縷析各自裁祠譬之父一而已子孫世宗之異母
別生各姓其母生則異膳奴別立宫其義一也記
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
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
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又云諸侯祭社稷又云
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云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
也又云郊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又云享帝于郊祀
社于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泰誓

曰郊社不修觀此則古時社即是地祭社之外別
不祭地斷乎無疑也彼方丘之說見于周官北郊
之說出于孝經緯周官且有別解而況于緯書乎
匡衡據之以立北郊王莽因之以配高后遂致制
作紛紛祭地又祭后土又祭社辱神黷祀名義舛
錯千古知此者惟黄氏胡氏陳氏袁氏數人而已
陳氏禮書曰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記或以社對
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胡致堂曰
古者祭帝于社猶祀天于郊也周禮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郊丘祭天地天子之禮也土穀之祭達于上下故方丘與社皆地祭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達乎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不曰示祭而曰社祭亦見其禮之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

鼓靈鼗以祭地示是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非天子不祭天而天子與庶人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也信齋楊氏號爲知禮者乃駁胡氏之說爲非以南郊北郊順時因位爲正祭以宜于社之社對類于上帝之類社非祭地而亦以祭地類非郊天而倣于郊天是告祭也不亦謬哉即所云圜丘方澤之說見于周官以予考之竊又不然蓋世傳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澤以爲兩郊並建二祭時舉耳乃周官大司樂所載有云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祭之天神可得而禮矣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祭之地示可得而禮矣夫曰地上之圜丘則非確爲南郊曰澤中之方丘則非確爲北郊蓋曰必如此乃可昭格云耳且此章總記樂之感動如此非列稱二丘之祭也註中天神則指日月星辰而言非大帝也地示則指神州之神而言非大地也至考神仕所掌則此冬至夏至二祭者蓋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祭之不過于凶災時一行禬禳之事耳豈常祭哉是二郊之祭周禮且

無其說矣推其誤皆起于孝經緯而成于鄭賈孝經緯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疏云知地祇于北郊者孝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地一也而歌奏之地示則註謂祭于北郊者乃神州之神在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方丘之地示則註謂崑崙大地之神是分地而二鄭賈疏家爲之也而其源又本于河圖括地象其疏曰郊天必于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也若然祭神州之神于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

亦應取三陰交生之日爲七月萬物秀實之時矣是不推明造一南郊之祭且陰擇一北郊之時皆臆附也

雩

趙子嘗曰雩旱祭也月令仲夏之月天子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鄭氏曰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傍雩五帝之精配以先帝也鞀鞞琴瑟管簫干戚羽毛竽笙鐘磬皆作

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巳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秋雖旱禮有禱無雩此鄭氏言天子諸侯雩祭之別也脩諸侯之國當雩境內山川請雨于上公有歌舞而無樂既僭郊以祈穀遂僭天子盛樂以雩上帝過則雩于秋又甚則雩于冬于僭禮之中又有失焉史皆書之志非常也杜氏曰雩夏祭所以祈甘雨始夏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求之至于四時之旱則又修其禮此說本鄭氏又曰雖秋雩非過則誤矣雩當以首夏爲正四時之旱當禱而已用雩皆過也左氏釋大雩曰旱也凡八處杜氏獨以別過雩亦非左氏釋經先後詳畧本無義例何以見不釋者之非旱而爲過乎昭二十五年一月而再雩釋曰旱甚也定七年一時而再雩謂非旱甚可乎乃獨以爲過何也又曰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雩不得雨則書旱以明災成此說本穀梁爲得史氏之義經書不雨大旱皆雩而不

雨故也今考春秋不書六月大雩與不書三月郊同然郊必書日雩不書日者脩雩于秋以禱旱也故過祀節未遠者不月遠者則月見閔雨之勤急也必一月再雩然後日著其實也苟甚遠則又不月見冬雩也春秋雖書大雩之僭猶以閔雨勤急見義不以非禮而忘民也然以大雩盛樂爲僭亦無堅基可據

春秋書義一終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禘

禘之說有時禘有大禘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祭義曰春禘秋嘗祭統王制曰春礿夏禘皆時禘也然以上所記雜有夏商若周禮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明載大宗伯文卽周禮非可深信而禴祠烝嘗一語見于天

保詩中昭然可據禘之非有周時制決矣至所謂大禘者殆有五說鄭玄見稷契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說也遂謂始祖感天神靈而生是以爲祭感生帝也其意本于錯解禮文有虞禘黃帝語謂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也不在廟非圜丘而何此說最爲不經學者非之後魏賈曾以爲王者受命乃行禘禮以禘天一代一祭其禮太濶其說猶之乎康成也明堂位季夏六月禘禮祀周公則以禘爲每年之大祭矣杜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致新死者之主而列之昭穆夫人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則以禘爲三年諦審昭穆之祭矣春秋說文禮緯俱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其說本于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五年殷祭自是諸廟合食之典公羊不錯而何休誤解之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因而附會之者鄭玄也則以禘爲五年合食功臣之祭矣其以禘爲王者配祖所自出之大祭其說甚盛趙伯循曰帝王

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故追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祖配之此祭不兼群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程子因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胡康侯曰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止于太祖廟合群廟之主爲食此之謂祫其說本于大傳祭法喪服小記以程朱大儒之俱從之也學者遵信無以難矣禮爲曲臺雜記非有定斷而明徵其事者莫如春秋諸儒之所據以爲斷者亦不過春秋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
太廟用致夫人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
武宮定八年冬從祀先公閔僖明言禘祭無所致
疑文之大事而公穀以爲合食毀廟之祫杜預以
爲三年喪畢之禘昭之有事左氏爲將禘于武宮
而蹝宣之有事者亦以爲禘定從祀先公三傳俱
無明文而何休亦以爲禘此六條經文也襄十六
年晉人答穆叔以寡君之未禘祀又記曰歲祫

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稱舊說曰終者謂
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又僖
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
烝嘗禘于廟此三條則見左氏傳文也以今考之
若曰配祖自出以爲大祭則禘爲侯國祖出爲誰
廟祭后稷卽魯有之文王之廟亦無確地其餘所
謂祭感生帝祭天每年日至之大祭五年合食功
臣之祭俱舛謬不足道也獨杜預以爲三年祔祭
差似有理然亦不過因吉禘于莊公及用致夫人

二條生義耳其實吉禘于莊公未及二年失之不
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歷行三禘失之大過亦非
得其實也予竊謂禘者禘審之義每年禘審功德
事行祀典以別時祭之嘗特崇功德之盛見于詩
者如長發則曰大禘也雝則曰禘太祖也此其證
也功德之君代不多見三四人而不爲多如長發
之玄王相土成湯可也一二人而不爲少如雝之
祀文王一人可也若魯之禘祭則浮慕禘爲盛典
效而致祭如經所載三祭則襲其名而用之者耳

如傳所載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明堂位言以禘禮
祀周公于太廟以禘禮則襲其文而用之者耳
當時傳言用禘而迷其本原故或人疑而問之夫
子亦不敢質言也至于文二之大事宣八昭十五
之有事者何凡一事之特祀偶有所爲其事小故
曰有事升祀僖公改易世次其事大故曰大事旣
不可定名爲祫又不可誣稱以禘趙氏曰凡祭而
失禮則稱名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者則稱事此
猶附會禘祫之說非本義也黃氏澤曰據禮記夏

商諸侯以禘為時祭周改礿而特以殷諸侯之盛
祭與魯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于周為不僭
此是成王斟酌禮意以殊異周公其後周室既衰
始僭用于群廟孔子稱魯郊禘之非禮者為此也
按黄先生說則魯僭郊不僭禘僭禘群廟不僭周
公故郊自僖公始書而禘則閔即有之亦可證也

祔虞

趙氏曰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虞乃卒哭謂卒此無
時之哭惟存朝夕哭而已杜云免喪故曰卒哭葬

也大抵欲以成其既葬除服之謬說耳劉用熈曰
卒哭而祔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廟以當
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
之吉祭而後奉此主入廟此周禮也傳言特祀于
主烝嘗禘于廟者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
此主若烝嘗禘之嘗祭則不于寢而于廟合祭也
然與周禮異矣蓋傳為作主故生此論其曰烝嘗
禘于廟者就新主言耳杜氏不明此義直云宗廟
四時常祀自如舊則與上文意不貫為是左氏之
言既違禮文而元凱之說復戾傳意也其謂嘗禘
不以喪廢又以禘為三年喪畢之祭則先儒辨之
矣孔氏曰文二年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傳之說以為虞已用
主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
以公羊而疑左氏也又曲禮疏曰說公羊者朝葬
日中則作虞主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
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繫
之虞祔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

言按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蓋虞為喪祭祔為吉祭喪
祭用重吉祭用主重既虞則埋之者喪祭用終也
將埋重必預作主何則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
七最後虞皆用剛日卒哭祭用剛日明日始祔神
不可一日無所依也重與喪主不並立者神依乎
一也以此主之作猶是虞日故謂之虞主以吉祭
自祔始故曰祔而作主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
皆刻而謚之謂練主為吉主者後嘗奉侍于廟不

復易也外傳國語襄王錫晉文公命晉侯設桑主布几筵韋昭注云自以子繼父用未逾年之禮也左氏不言虞練異主鄭氏通二傳爲一巳得之使有朝葬日中作虞主之禮則何氏必援以爲說是蓋公羊妄言之耳朱子曰左氏烝嘗禘于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按喪不貳事貳則忘哀必無釋喪服而衣祭服之禮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公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

必周制則然杜氏遂據以爲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予謂卒哭而祔此時奉新主入廟者專爲舊廟主計耳蓋君巳大行則廟中禰當進而爲祖曾當進而爲高改題易檐正在此時若有喪不祭則三年之鬼不其餒而且因子孫之没而廢祖父之祭亦非所以安死者也假如立君連遭大變皆或未及三年而崩則三君相去便巳九年九年廢祭可乎彼三年不祭或者不行大祭或大祭使攝或嘗祭不用盛禮盛樂繁縟其事耳決非全不祭廟也故祭廟之說當以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爲正至于廟制諸侯五廟嘗禮也昭十二年之傳曰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也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也同族于禰廟父廟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宗廟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祖廟也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則魯有文王之廟矣此外有武宮煬宮詩又有閟宮而哀公之時桓僖猶親盡不毁致煩天譴昭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

爲厲王廟是鄭亦有周廟矣此春秋之廟制也稱祖之法蒯聵稱文王爲皇祖康叔爲烈祖襄公爲蒯聵之祖靈公之父則稱爲文祖其可見者僅此耳

昭穆

春秋釋逆祀升僖于閔三傳初不異而昭穆之說注家不同公羊云先禰後祖穀梁云先親後祖謂僖爲禰爲親而閔爲祖與左傳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語意畧同皆爲閔祖而僖禰也穀梁又云逆祀

則是無昭穆無昭穆則是無祖也與魯語宗有司曰非昭穆同皆謂閔昭則僖穆也夏父弗忌曰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嘗之有是欲以僖爲昭閔爲穆也故韋昭釋之曰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僖升閔上故曰非昭穆是則傳所謂逆祀者謂顛倒其昭穆南北之位也孔氏不考外傳及公穀傳文反取何氏注謂兄弟相代昭穆同班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相同位次宜在閔下則是以逆祀爲升

其同班上下之次而已何氏又謂僖以臣繼閔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說者不詳遂以三傳昭穆父祖爲引喻之辭竊不知以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斷之遂與經傳相悖然何氏昭穆之說他無所據漢廟制以孝惠孝文俱爲穆孝昭孝宣俱爲昭何氏蓋推漢事以說春秋自晉及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爲後不得爲昭穆反引何氏之說以春秋躋僖公爲證其所以爲疑者則曰若兄弟相代昭穆卽異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如商祖丁桓公之後則祖父之廟卽已從毀後立者將不得祭矣然又慮同昭穆而並立廟則七廟五廟將不足以容于是以天子之廟而有同室異座之制有皇伯祖考之稱其說至今猶未定也竊嘗以諸侯之禮推之諸侯絕宗而兄弟不得以其屬通者所以重正統也公子不得禰先君故別子爲祖者所以尊宗廟也然公子不得宗君而爲人後者得爲之子不得禰先君而以爲人後之義得禰所受國之君皆禮之變也兄弟本不得相爲

後而亦以爲人後之義治之者爲諸侯上必有所承下必有所授上無所承謂之篡下無所授謂之絕受人之國而絕其後是篡也故非爲後則不得受國變而不失其中也旣謂所受國者爲禰則兄弟四人相及各禰其禰卽同四世一昭一穆祖述迭遷皆以受國爲人後爲重也使非受國爲人後則支子自無干正統承宗廟之理安可以後立不得祭其祖爲嫌而輕受國之恩昧爲後之義乎然則祖丁齊桓四子代立祭乎宗廟與父子四世相

承若何異使其世有適嗣亦終不免于祧安可以廟毀于子而昧其子有貴賤本不當供立乎後世受國與天下者遂廢爲人後之禮其忘君臣之義以輕正統亂昭穆之法以瀆宗廟皆流俗不經之論使然而其失繇漢文帝始漢文自藩邸入繼大統不後惠帝而禰高祖其後遂以惠帝文帝共爲一代則同室異座皇伯祖考之無稽皆末流所必至也若謂兄弟同班立廟將無所容則不得爲昭穆之說非禮意明矣以三傳所釋相同必有所本

而注家自汨亂之使議禮者失其所依故不可無辨按趙氏此說灑灑數百言亦備矣果若茲則全從受國之恩以勢利上起見是有君臣而無父子重社稷而輕彝倫也且必伸其說卽祖丁齊桓四子代立亦若可以卽祧近祖而無害矣豈先王立教之道哉乃若穀梁本旨原是顚倒昭穆蓋順祀則閔爲昭僖爲穆躋祀則僖爲昭閔爲穆無兄弟同班之說兄弟同班則自漢惠文合爲一代之禮千古殊不可易後人因惠文之得禮而遐推祖丁齊桓亦必同班蓋想當然耳

朝聘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殷相聘也又曰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

盟以顯昭明夫曰明王則此似三代之制也齊桓公于僖公七年盟于甯母修禮于諸侯官受方物是年公子友如齊及十年十三年十五年公如齊以爲合三年而聘五歲而朝之法昭三年子太叔曰昔文襄之伯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襄公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不見于書豈卽子太叔所稱者乎左氏曰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又曰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穀梁曰天子無

事諸侯相朝時正也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也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此皆周官記述朝聘之節也疏數不一引證不符趙子嘗曰桓公創伯之初未遑定制故莊公三如齊皆以事行至僖七年以後所行乃齊桓會于甯母始定其制以爲諸侯朝伯主之禮與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相類不自知其僭也僖十七年桓公卒故僅再朝而巳子太叔之說豈文襄嘗舉齊桓之典而主盟日淺故諸侯有不盡從其令者乎諸侯五年再相朝之說記于文十五年之曹伯來朝夫所謂古制既與周禮不合而春秋之世小國朝晉晉朝大國近或一二年遠或十餘年或間世不朝遲速皆無常準左氏唯見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又來適合子太叔五歲之數遂以其說爲傳而不知其制實始于齊桓爾叔向之說杜氏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其朝聘之節太數故先儒以周禮大行人所職爲得中蓋成周之禮非唯左氏不能詳當時名

大夫如叔向亦不得其眞矣今以春秋所載者裒之朝者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之禮也聘者與國自相往來及天子所以交諸侯之禮也故公朝于王所曰朝穀伯鄧侯來魯曰朝天子使宰周公來曰聘大夫相往來亦曰聘等國諸侯相往來或以事或以朝皆曰如見諸侯不可言朝也本國大夫之京師或以事或以聘皆曰如見人臣不可言聘也小國不能行朝聘禮如介葛盧曰來王朝之臣不以聘禮至如祭伯者亦曰來此春秋筆削之體也行人世相朝蓋指小國而言左氏公朝晉等語乃爲命諸言承習俗語耳非實事也啖氏曰禮所謂諸侯相朝者兩君相見公羊曰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是也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其說非是然則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非乎趙子嘗曰周制諸侯于天子有見有貢而無聘問見謂大宗伯朝覲以下六禮貢謂小行人春入貢也聘問者上之所以交乎下也東遷小國于大國有朝無聘諸侯不朝貢天子而以聘禮上問如邦交諸

侯之伉也觀傳記晉韓宣子聘于朝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王曰辭不失舊則諸侯于天子言聘非舊制可知蓋繇周室既衰雖聘問之禮亦不能實故左氏不復辨然不失爲實錄也鄭氏因以釋周官特聘殷頫誤矣成十三年三月傳我公及諸侯朝王而書曰如京師者何也終春秋之世魯君朝王者凡三僖二十八年兩朝于王所晉文尊周攘夷復脩齊桓之績魯僖從伯令以朝天王最爲得正若成公將會諸侯假道京師伐秦不可

過天子而不朝是如周以晉故而非特朝也書曰如不與其朝也故當朝而意不在朝即成公之過京師不許其朝不當朝而意在于朝即僖公之兩如齊亦不許其朝考春秋之筆削而朝聘之禮著矣一說以爲夷周于列國而曰如一說以爲等晉君于魯臣而曰如皆非也趙氏曰如者始行則書之未成禮之辭亦非也

會盟

春秋有特盟有參盟有同盟石門于鹹特盟之始終也瓦屋鄟陵參盟之始終也凡伯之未起與伯之已衰則特盟參盟作同盟則在伯之方起與伯之將衰者也齊桓公定伯先交魯魯望國又援國也得魯而天下可圖十三年與魯有柯之盟特盟也至十六年而齊與八國同盟于幽齊桓初合諸侯爲盟主也左傳鄭成也前年秋鄭伐宋今年夏諸侯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故鄭有此成也二十七年又與四國同盟于幽有陳侯蓋陳亂而齊納敬仲鄭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以是

再同盟焉齊桓主伯四十餘年惟此二盟言同至僖公二年貫之盟五年首止之盟七年甯母之盟八年洮之盟九年葵丘之盟十五年牡丘之盟不必言同蓋同者爲不同而言也伯業至此不須言同矣十七年而齊桓卒晉文主伯八年惟僖二十八年踐土二十九年翟泉二盟耳文公攘楚尊周事業尤烈豈友邦諸國有不同心乎二盟不書同何也蓋齊桓當東周之初諸侯草野桓公經營收拾必三十年而後就緒爲之甚難故書同若晉文

緊接齊桓人心未解伯靈不歆本無甚異何必言
同此二盟所以不書同也文公十四年爲晉靈公
之八年靈公雖不君乎然趙盾爲政傳載從于楚
者服新城之盟始復書同自幽以來未之有也林
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此後不曰同盟者寡矣
宣十二年晉有邲之敗楚莊欲伯景公爲是懼而
糾宋衛二國爲清丘之盟則書同十七年魯與楚
通中國甚危故爲斷道之盟則書同晉與齊有鞌
之戰齊人敗績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其成二年

蜀之盟不書同者王楚人也成五年鄭伯如楚訴
許不勝歸成于晉爲蟲牢之盟則書同七年景公
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故七年爲馬陵之盟則書
同汶陽之田一與一奪諸侯貳于晉九年晉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則書同成十五年晉爲戚之盟
以討曹負芻誅弑逆整綱常大舉也故書同是時
爲晉厲公之五年矣十五年同盟于柯陵伐鄭而
後盟尋戚之盟也十八年楚子重救彭城伐宋于
是晉悼公初立同盟于虛朾悼公之伯與桓文同

諸侯無不誠服可以不書同然而襄三年同盟于
雞澤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皆書
同時至于此人心岌岌亦不得不書同也十六年
爲晉平公之元年會于溴梁此晉新政也然而令
大夫盟矣故不言同前巳言同圍齊而後不言同
省文者十九年祝柯之盟也巳言同圍齊而盟止
加一齊仍是圍齊之諸侯而不言同者二十年澶
淵之盟也晉楚同王而不書同者二十七年宋之
盟也若二十五年晉侯會十一國于夷儀伐齊八

月同盟于重丘左傳齊成故也說者謂晉平之盟
不言同此言同者去楚從晉故也然哉昭十三年
書同盟于平丘者齊人不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
盟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訖是止鄟陵之後參
盟復作晉非盟主矣齊氏曰經書同盟者十有六
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雞
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
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所謂公
言之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溴

梁若皐鼬或以復仇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于瑕貨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侯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言之也若夫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母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皆桓文之盛而不書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爲愈以首止葵丘踐土七盟視十六盟之同盟者則不同爲盛蓋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以別之既曰無不同矣夫又何書同之有胡傳同

盟或以爲有三同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遂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鷄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議之也即胡所言諸侯同欲惡其反覆亦未盡合若有戒心者以該同盟實爲得之人自爲盟者三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伯而人自爲盟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伯而人自爲盟也宣十二年清丘中國又將無伯而人自爲盟也

侵伐一

侵伐春秋大事也而侵伐二字終無能名其義者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曰觕者曰侵精

者曰伐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胡氏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趙氏曰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總而論之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用大師總數國若無鼓鐘何以進止觕侵精伐蓋以淺深爲義也按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而伐師不深者殊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鄭人伐衛邾鄭伐宋報仇雪怨不得稱討旣用大師總數國不得言潛齊桓伐楚不戰而服又豈有壞宮室伐樹木之事乎陸氏曰春秋書侵者凡

五十有七其可驗者亦可畧舉如僖二十六年齊
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據公閒有徙追
之已不及則無名之驗也定四年大會于召陵侵
楚據左氏本謀伐楚以荀寅之言而止足明不稱
罪致討但侵掠而已又自成公以前書侵者凡四
十戎狄居其半卽是戎狄侵掠無名之驗所謂無
名行師庶幾近之然通春秋所書凡戰凡伐凡圍
凡滅又安得有名也然則柰何曰周官曰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侵者入其一隅擾其

方用淺術以至之義伐者以兵擊刺見敵輒殺夾
振以伐之義于盍讀樂書而恍然知伐之義也夫
子答賓牟賈曰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國
也註謂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
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
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則伐者
一擊一刺之事其文以人用戈其意可會不見戎
伐凡伯于楚丘乎凡伯子然一身有何徒衆而必
詞用聲討容用鐘鼓乎戎人不過伺其行册以戈

取之耳故一人言伐凡伯是也一家言伐昭二十
二年伐單氏之宮是也一邑言伐伐於餘丘是也
一國言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孟子天子討而不
伐諸侯伐而不討二語尤可互證盖古者某國有
罪天子聲其罪而討之若率師以行干戈殺伐固
諸侯事耳可見侵非必無鐘鼓第以掠封疆入城
邑爲事伐非必無文告第以稱干戈用擊刺爲事
大武之樂原表武功證義之最切者也書滅亦有
不同滅者殘殺殄絶之謂或有滅其國而君位未

必絶者如楚人之滅夔以夔子歸或有滅其君而
國不滅者如胡子髡沈子逞之滅或有滅國滅君
而空其地弗有者如楚之于陳彼九伐之法外內
亂鳥獸行滅之此一人之汚行惡不及民豈有以
一人之身而併其先人社稷殄絶之乎讀春秋者
不知此法曲生異義于昭八年楚滅陳而九年書
陳災則曰存陳也書存陳者不與楚子之專滅也
于定六年鄭人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許男
從楚子圍蔡則曰楚復封之也不書其封者不與

楚子之專封也不亦支乎若左氏于取邿之傳曰
用大師曰滅公羊于鷄父之傳曰君死于位曰滅
二語似得之矣

侵伐二

王樵氏曰書來戰甚其來者也書戰于某義不在
勝敗故不錄也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
恐未必然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可道者春秋無
諱敗之義乾時何以不諱乎凡以兵圍其國都曰
圍圍他國之邑皆繫其國如宋人伐鄭圍長葛楚

人伐宋圍緡是也不繫者皆變也義各見本傳凡
內自圍者叛邑圍費圍成是也圍不言伐如楚人
圍許宋人圍曹兵已傳其國都故不假言伐若伐
國圍邑則言伐言圍入者得而不居公羊之說是
也穀梁云入內弗受也此自歸入之例與用兵之
入不同惟隱五年我入祊可用此義言不當入也
趙氏曰左氏凡書取言易也穀梁亦云取易辭也
又云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余謂凡繫屬外而我
克有之不論難易一切稱取其言伐某取某者是

用師徒也或以勢脅或招收而得之既不侵伐不
用師徒然取之非正皆爲力得春秋之義在辨其
得之邪正固不當惟以師徒爲例也啖氏曰王師
不言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
義雖君能敗臣之師亦不言敗不許其有師徒以
敵君者也鄭伯敗段之師曰克即其義也但書能
破之而已時若有王[illegible]猶諸侯之師[illegible]皆克也
趙氏曰兵出殊稱何也或稱師或稱人或稱帥師
或稱某正名分也王命之大夫曰某具名氏也君

命之大夫曰某人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多不必
皆君命之卿下大夫稱師內外同內之師少則但
稱伐或稱及內師多者稱師莊八年師及齊師圍
郕之類是也少則但稱伐稱伐桓十七年及宋人
衛人伐邾之類是也大夫書帥師紀其爲將也不
書師師不成師也外則一之莫能詳也君不稱師
重君也戎狄衆號賤之也公羊曰將尊師衆曰某
帥師將尊師少曰某此例施于內師則可于外則
不可何者凡外國來告侵伐但言其將何能悉以

衆寡來告乎且春秋意在褒敗其事之是非不必須知其衆寡也公羊又云將卑師少稱人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益知外師不可以多少爲目也趙子嘗曰凡君將不言帥師古者君行師從言君將則師行可知大夫將言帥師師重與大夫等也微者不言將者夫夫非卿名氏不登于策公羊又曰君子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内外言之唯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内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某人故内微者

不言將外師雖君大夫將有變文稱人者師重與大夫等故兼稱之今考未經筆削之文若邾人鄭人伐宋晉師宋師衞寗殖侵鄭之類知此例實得當時史法其君大夫將而稱師稱人者皆筆削之法不入例趙伯循謂稱人以圍者甚衆將卑師少何能圍國蓋不知春秋所謂師者不可以二千五百人爲限終年帥師圍非一師傳言師少非不成師其曰師衆師少皆以成師而言將尊謂卿將卑爲大夫之非卿者何以不能圍國也

會及

春秋之事多于會盟戰伐而書法以及會二字綜其凡公羊曰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爲志也說者以爲此僅可施於我魯而不可槩之天下然即我魯亦正未足槩也公羊不過因隱初年一二事斷其凡耳彼見公即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以及邾之盟爲我所欲見戎請盟以爲公會戎于潛爲彼所欲然將下條公及戎盟于唐相比即不通也如以及戎之盟爲彼所欲則于書法又不合且十一年入

許鄭所欲也而書公及齊侯入許何耶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接月事耳公即位欲脩好于鄭鄭伐宋欲結魯爲援其會其盟二國有同心焉今一則曰會一則曰及何所從耶定四年三月召陵侵楚五月盟于皐鼬亦一事耳而召陵書會皐鼬書及與垂越同也成二年會楚公子于蜀稱會已盟于蜀稱及亦與垂越同也襄二十七年叔孫豹會于宋已稱豹及盟于宋亦與垂越同也乃知凡會凡及皆有同心如其

不同則彼所不欲者必書曰鄭伯逃歸我所不欲
者必書曰公不與盟其與有不同而強要之入者
不過十之一二不可以槩其嘗也蓋嘗通春秋考
之會以始見之初言及以結事之成言故書法有
及盟而無及會會是大槩合衆人而言及是大槩
尊一二人而言故恭盟以上無不稱會而今諸侯
之大夫間有稱及要之會止一義及有二義會止
一義者會某盟于某者以本日會本日盟也及有
二義者有繼事之義有殊事之義繼事之義如事
已見上而下繼之如桓元年四月越之盟以三月
與鄭伯已會于垂而越盟言及定四年四月臯鼬
之盟上四月已有會而下之盟言及是也殊事之
義若在我魯則以内及外無不言及其外國則皆
于戰伐見之公羊曰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陸
氏曰主人服則客不戰故戰繇主人此恒法也蓋
以受伐者及人耳然如鄢陵之戰鄭伯受伐如何
獨晉及邲之戰楚受伐如何獨晉荀林父及鞌之
戰齊受伐如何稱宋及趙子嘗曰凡戰以主及客

以内及外以中國及夷狄皆曰及其職可謂確盡
矣故以大及小爲僖十七年之宋師及齊師戰于
甗以伯主及列國爲哀二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
達帥師戰于鐵以中國及夷狄爲僖三十二之衛
人及狄盟以近中國及遠中國爲僖十五之晉侯
及秦伯戰于韓以久蠻夷及新蠻夷爲昭十七之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及義昭然無可與說然無及
會而有及會者一是爲首止首止王世子也世子
可言會不可言及故以及施齊侯宋公而以會殊
王世子書法應爾也戰伐之及獨于成二年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其義可商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齊伐魯還與齊師遇
于衛地將以受伐者爲主應書齊及將以大及小
亦應書齊及然而齊猝然之遇也齊將兵尊者微
者皆不可知既是猝然之遇于將不通僅可謂之
齊師而已孫良夫爲衛卿以卿與師對自應卿主
之此乃以主戰與猝戰書及亦自然之法也故公
羊云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爲志非也又云以彼伐

者爲王書及亦非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內會外以中國及蠻夷兩者合書其法自應如此林堯叟曰兩伯之辭非也

稱天

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桓弑君兄自立者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夫人風氏薨莊公妾也胡氏以王錫篡弑之命賵諸侯之妾爲非禮故王不稱天以貶之予初不信其說又讀高新鄭曰稱天稱王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爲有稱奉旨爲豈以聖旨爲褒奉旨爲貶則又益甚之及全錄諸例同類並觀而于彼說亦不可盡非也第謂略之而不稱天則可貶之而不稱天則不可于會而略之則可于王而略之則不可蓋人臣有錫予盛事固必隆寵君恩類繁鄭重大之稱天稱帝與之爲龍爲光不曰高天頂踵則曰小臣隕越此人臣祗受之驚心亦頌者誇侈之常語也若桓公錫命祗見爲辱成風承賵適領其卑不惟令國典不光益更使王靈非貴故三書稱王而不稱天雖非誅責以見貶實是等衷以示輕夫子于此下筆有不得不略者焉不然何隱元之宰咺隱七之凡伯隱九之南季桓四之宰渠伯糾桓五之仍叔之子桓八桓十五之家父僖三十之宰周公叔服文元之毛伯宣十之王季子定十四之石尚此十二使者何以皆書天王也如其義無輕重則此十二使之來何以皆無甚惡彼三使之事何以適有可疵讀經考傳灼無足疑矣其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稱天子者何臨諸侯曰天

王君天下曰天子二稱名異而義同夫子特存其一以見我周稱號之例耳故凡予後所低徊于胡說者其前必甚逆駁于胡說者也從違駁而低徊則予非苟同明矣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不稱天王則以三月庚戌天王崩也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則以前八月天王崩也又以見天子諒闇不言之制矣

書至

書至之義左氏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
之也穀梁曰致君殆其往而喜其反者也桓會不
致安之也按趙子嘗謂告廟飲至乃人君往還常
禮適與書至同時與史法無與且舍爵策勲應惟
武功始有之若二傳謂危之而後至者庶幾近之
然不可通于全經今詳考全經書至當作三科看
又當作兩科看作三科看者桓至一也隱不書至
攝位爲謙不敢同于正君也二也昭定二公無不
書至昭爲季氏所逐不書至是忘君也即定爲本

國之地無不書定爲陪臣所挾復得反正其勢甚
危不書至是殆君也即如八年侵齊會𡵨俱僅一
月亦無不書若他公則有書有不書矣三也故書
至之法當以桓公爲正作兩科看者僖自僖公以
前伯令修明未敢有公肆欺陵者故隱桓莊三公
書至甚少爲一科文公見止于晉襄公見止于楚
滕薛降爵以朝杞以不恭見伐其朝聘會盟皆迫
于强令而有虞心故成襄以後書至者多爲一科
此兩科者又所以爲書至也桓公十八年出行共

二十四次止書二條一爲二年之盟唐一爲十八
年四月之伐鄭故元年盟越有不書者而與戎盟
則書戎狄豺狼不可近也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
有不書者而伐鄭則書是年四月伐鄭七月始歸
歷四月踰二時也可見踰時盟戎爲春秋書至之
法然昭公九年乾時之戰傳載公喪戎路伐國踰
時何以不書趙子嘗曰凡伐而戰不致公已親戰
書敗績則安危得失已著舉其重者故不書至也
其敗人而不踰時者又不論矣莊十三年冬盟于

柯其踰時其踰月未可知然齊桓此時立已五年
修伯業尊周室春秋與之自此至僖公十三年凡
與齊桓盟會者十如齊者二而皆不書至自柯之
盟始焉所謂信之也無所始也若莊二十二年之
納幣二十三年之觀社二十四年之逆女與遇穀
盟扈前後錯列于經而遇穀盟扈不書至納幣觀
社逆女則反書至遇穀盟扈大事不書至納幣觀
社逆女諸事則反書至縱橫變動不可端倪明是
納幣觀社逆女三行非禮故書至以見公過且籍

是見十二會盟不書至以顯信桓之義更快也趙子嘗所謂以不書至爲恒則以書至爲義然哉若僖四年伐楚六年伐鄭書至者既皆踰時且征伐大事國家存亡安危之所繫不與盟會同也雖與齊桓盟會而歷時太久則亦書至十五年牡丘三月至九月十六年會淮十二月至明年九月皆踰三時也此齊桓之晚年矣范甯以爲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是矣僖二十一年冬公伐邾八月及邾人戰不書至何也其一伐一戰未踰時不可知然

趙氏以爲公伐小國不書與宣公伐杞伐莒同是矣二十五年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其踰時不可知然親夷狄伐鄰國張洽氏以爲危之是矣至于晉文公伯而春秋又以待齊桓者待晉文焉故踐土之盟河陽之會皆不書至若圍許而至者二十八年冬圍二十九年春至隔年踰時也僖公以前非征伐大事而踰時者必三月乃書文公以後踰兩月一月皆書矣新城之盟扈之會僅兩月猶夏秋二時也四年秋九年春十年春公如

齊公至自齊在一月間耳又何以書蓋桓公爲齊所立故屢如齊惟爲齊所立故危其如齊也宣公伐莒伐杞自從伐小國例不書若元年平州之會以定其位何安如之自不書也成公元年蜀盟不書會吳楚之君不書也齊桓之不致者信之也戎盟之至者殆之也吳楚僭王猾夏非夷狄幷中國既不必殆又不與其信不書至者略之而已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十年五月公會晉侯伐鄭不書至何也晉侯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爲君會諸

侯伐鄭受賂而歸不成君不成會不書至者亦畧之也人臣之至君所猶子之至于父母所也趙承昔樂之爾有何危殆而書至成公十三年如京師不書是也齊桓盟不書亦以此意待之也襄公七年鄬之會救陳不成爲時不久不書亦畧之也齊桓盟會不致春秋固以與之也晉悼公復脩伯業襄七年同盟于戲令于列國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虎牢肆眚圍鄭三分四軍以敝楚故能三駕成功撲夷安夏守與之業戲之盟赫然比于葵

丘蒐土焉不書至同桓文也哀公書至者止會晉侯黄池耳鄟艾陵橐皋不書至者從伐小國例也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不書至何也衛侯宋皇瑗以吳徵而至雖書二會總在橐皋一事亦與會吳不書至從同同莊八年正月師次于郎傳載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則公在行矣不書公諱之也然此有微義治春秋者向未知也夫正月出師至秋師還逕歷三時也宜書至而不書者既諱公不可以目公也實在行不可以不書至也書

師還郎所以至公也此又書至之善法也公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單伯周大夫爲齊所執故以內辭書昭公十三年書意如至自晉二十四年書叔孫舍至自晉皆爲晉所執已得全歸喜而書之書人臣之至者止此三條夫人于本國惟歸寧得禮則書至文公九年書夫人至自齊婦人不出閨門故以出行爲殆得至爲喜若如齊如晉此亂道妄行已自爲殆不必殆也此五條又書至之異義也

春秋書義二終

春秋書義下

天文一
天文二
災異
婚禮一
婚禮二
蒐狩
興作一
興作二

崩葬
薨葬
卿大夫卒
諸弑
諸殺一
諸殺二
諸執
諸歸
五伯一

五伯二
戎狄
世變
名稱一
名稱二
名稱三
名稱四
爵次
日月

楚一
楚二
獲麟
大義

春秋書義三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天文一

杜氏曰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曆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揜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

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揜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揜閒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孔氏曰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曆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在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有不食者縣其道度異

也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嘗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于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于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議云月高則其食虧于上月下則其食虧于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

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所在則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食之以自食爲文闕于所不見也王伯厚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曆家推驗者不過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筭不入食法又曰漢日食五十三後漢七十二唐九十五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一交會然春秋隱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惟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趙子常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書日書朔者二十六書日不書朔者七書朔不書日者一不書日不書朔者二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則其意謂王朝日官失之非指魯人明矣公羊傳某月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蓋以爲司曆失之致日食不在正朔故春

前其朔日之謬者杜氏釋例以長曆推校經傳明隱三年二月巳巳是二月朔不書朔史失之又與左氏曰官失之者相違然長曆所推春秋日食亦不盡得不可據以釋經漢書律曆志叙西漢日食多在晦亦有先晦一日者公羊此義必有所受蓋聖人以日食不在正朔苟書于經非并治曆明時之意故或去朔或去日以示義凡日食在正朔者書日書朔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僖五文十五及成以後唯襄十五年不書朔餘皆書日書朔

蓋周曆交朔之法于是始正公羊傳某月某日朔者食正朔也雖在正朔而食于夜者書朔不書日桓十七周又以夜半為朔故得言朔日未出故不言食史記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是為夜食按穀梁傳以不言日不言朔為夜食言日不言朔為晦食于理未當唯取夜食之說以是公羊傳闕文食在朔後者書日不書朔隱三僖十二文元宣八宣十宣十七襄十五公羊傳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謂二日食今按雖非正朔猶是此月所統之日故書日食在朔前者日朔皆不書莊十八僖十五公羊傳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謂晦日食今按日與月違故日朔皆不書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公羊傳記異也何氏又悉舉其後事變以當之今考前漢二百二十二年日食五十三後漢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二魏晉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唐二百八十九年日食九十三宋止嘉定十六年日食一百二十大抵世愈降而日食愈數此大運盛衰之候也自漢惠帝

而後日有一歲食晉世至三食亦春秋所未有與他災異不同必欲指某事為應恐非經旨

天文二

按左氏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曰如雨者非雨也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貫如雨所謂不修春秋謂魯史舊文公羊僅于此一處及之亦口傳之語但左氏讀如作而義遂相遠未知何據又據漢志永始中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不及地尺而復即未至地滅

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假者星之光䰟故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說者謂積氣消散所致其地異尤甚蓋王運至此而終矣按昭十七年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杜預郭璞俱以孛彗爲一星今知不然者漢書注文穎曰彗孛長星其占畧同而形少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史記彗出東井齊景公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

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然則孛勝彗也經書星變唯有四事以其時考之皆大異也古今天文之說甚夥其見于春秋者如此古無有閏而閏自堯始古無有歲差而歲差自虞喜始此因曆家之密率也要皆隨時以立法而非爲法以合天文王周公大聖人惟在革卦見曆明隨時更改之義而已蓋曆數之學道雖本天法終屬藝聖人畧推大率不求盡符故春秋書日食曰日有食之闕于所不見疑而未定之辭也前人失足後人以謀法垂後

世愈熟愈巧至元郭守敬一洗年法日法之拙而精之已足千古要未有如我

朝西方之學爲極至者西方人自云歐羅巴國離中國十萬里開闢至今萬曆中年始來朝享此方以筭數爲小學天文爲藝學童而習之白首益精且所造日晷其巧時置晷于側步影測驗微細玄渺是爲詳確羲和以來無以尚矣其著星數書多行于世予故于中國古今論曆者不敢執信以其所得總爲形似譬如長人觀天僅勝于矮耳乃西

方所主自有敬天之教中國好事有從之者其平日修省功夫其苦亦類于吾儒之克己然溺于地獄天堂殊非雅正君子不必因此而泥彼也至于災祥徵著有主事應者劉向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地震山崩彗見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有不主事應者歐陽修曰夫所謂災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

之類是已孔子于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葢愼之也以爲天道遠非諄諄以諭人而君子多見其變則知天之所譴告恐懼修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至于不合不同則將使君子怠焉以爲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乃西方事應又出于二者之外余嘗閱之史百度曰日食月食由于所見無關災眚若彗孛氣祲主水主旱固自有說天漫漫覆六宇覆焉一星移一眚變昭昭爾天下見焉不得爲天下同災又難指一

方受害旣須論本宿之方又須論同度之緯如在經度則經度當之如在緯度則緯度當之若變動在本宿而不細推其一線之度詎得一宿所主之地盡被其災也旣須辨五行之氣又須辨五地之壤如火星上變下値赤壤又値夏時又値剋急之歲則以火遇火旱災必甚不然則否其餘水木以次爲算若止見一星之變而不細勘其誰地之壤何以五方應驗俱不相准也史氏說殊佳恨世鮮好其學而其人不屑以藝學爲重予與諸人又不能相遇故無繇得傳近徐玄扈先生上疏修曆開館羅才一主西方之學客率精笑三年成書旼然爲昭代鴻製直紹羲和嗚呼盛哉

災異

國家災異莫盛于饑而水旱蟲災所以致饑故春秋于我魯之變詳書之其所書星移地動及震廟火樹諸雜災亦止于周室耳宋陳先代齊晉大國耳不槩書也即四國亦書其大者告者耳不悉書也天文亦止書紫微明堂大垣舍耳不漫書也以

年論之一年儲足一年之食此常年也一穀不足曰饑五穀不熟曰大饑五穀俱足曰有年五穀狠戾曰大有年大饑不甚値也大有年亦不甚値也故春秋二百四十年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宣公十年書饑十五年書饑襄公二十四年書大饑總此五事而已隱五年九月八年九月兩書螟莊六年秋螟高氏曰螟食苗心螽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之初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耳不

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夫天以下大地甚廣也禹績周建甚多也天災物害甚夥也不書無以紀其實書之將不勝書故周天子之都四方無所不應災異應書而地小勢微變動不甚廣赴告不必及宣十六年止書成周宣榭火一事以見意焉夫子于各國僅取先代之符所爲三恪者及齊晉二大國而記之當是時宋陳杞三國見于春秋杞國甚小無所紀載陳隣于楚不甚赴告得書者惟宋稍多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僖公十六年

石隕鷁飛襄公九年三十年宋災共四條陳則惟昭九年書陳災一事乃知穀梁以書陳災爲存陳者猶偏說也齊則惟莊二十年齊大災晉則惟僖十四年之沙麓崩成公五年之梁山崩二事其沙麓梁山不著晉者名山大川不以封非晉之所得有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衛鄭書衛鄭者宋陳挈之也然四國控在中原數千里天下心腹之地盡災矣即非宋陳挈之自當書也上天之變下土無不見而星宿分野各有所屬亦惟三垣之內天下所共者書之恒星經星二十八宿也恒星不見而彌天夜明矣又星隕如雨此大異也故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書夜恒星不見夜半星隕如雨北斗極星斗柄月建天之樞也故文十四年書有星孛于北斗大辰爲宋鄭分野宋自當書乃其中心星爲天子之明堂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寢居之象也故于昭十七年書有星孛于大辰東方爲地也故于哀十三年書有星孛于東方故觀昭六年鄭災不書十九年鄭大水不書而各國不

災書可知也觀昭二十三年周南宮極震不書昭八年石言于晉魏榆不書昭二十七年龍見于絳鄭不書而大國小事不悉書可知也觀于昭十年有星出于婺女不書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不書而天文不浸書可知也此春秋書災異之法也

婚禮一

婚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納幣及逆女也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

也啖氏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嘗事不書凡書皆譏也他國來亦如之納幣使卿杜征而以爲太重非禮况于親納莊公之親納文公之公子遂皆譏也其親喪圖婚尤不待貶矣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說者謂使卿非禮又謂宋公自命有二譏乃公羊曰錄伯姬故盡其辭是也內女歸與外逆女有故則書王樵氏以爲內女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此與他婚禮嘗事不書書以志禮之失者固不同也如此則莒慶高固大夫耳何以書乎

其義逆王后有二桓八年之逆于杞襄十五年之逆于齊魯主婚故書啖氏曰爲之中者歸之是也王樵氏又以爲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于諸侯自合書之如此莊十八年陳媯爲惠王后宣六年齊姜爲定王后何以不書乎王姬下嫁莊公元年王姬歸齊書逆書築館書歸何其詳而縟也說者以爲魯主之不得不書然此後十一年冬書王姬歸于齊亦魯主婚者何從一書而足乎趙子嘗曰齊魯有不共戴天之仇方在衰麻中而天子命魯主婚魯人獨不可引義辭免乎故詳書其事見王室與魯兩失之是也諸侯取女立子通制則有九等之班隱元年公羊傳何氏注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亦諸侯取女立子雖不如禮而九等班位尚存故趙孟得而言之與公羊立子以貴不以長之說合予謂趙孟所言尚在各國耳擬惠公之妃所稱孟子聲子仲子卽本國之貴賤尤不可不論也蓋

聲子早生隱公又爲繼室則年長于仲子可知今不以年長之聲子爲仲而仲子仍命于有文在手之夫人可見聲子在宋或爲大夫公子所出而非東宮之妹矣後世論公子爭國者惟以年之長少定之宜其不合于經也

婚禮二

記曰國君親迎有故則使卿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綬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唯

諸侯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趙氏曰桓夫人文姜齊僖女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爲齊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兩會齊桓證爲桓女文夫人出姜齊昭之女魯子叔姬所生宣夫人穆姜齊惠女成夫人齊姜蓋齊頃之女桓公使卿逆而齊侯送女于讙故書夫人至自齊不書翬以夫人至莊公親迎而夫人不與公俱入故書公至自齊而別書夫人入文公使微者逆故不書其人且不書夫人至是致當時有貴聘賤逆之

譏孫叔姬無寵于齊昭故魯人不使卿逆稱婦者有姑之辭也凡無姑則以夫人禮至有姑則以婦禮至或謂逆婦姜者公自逆也蓋不思君舉必書之義豈有國君親逆女而史不書者乎況文公春至自晉必不能夏又如齊也宣成使卿送女書以夫人至乃史策書法凡婚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又請期乃逆女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皆微者之事史不書所書者唯逆女夫人至二事而納幣必使卿或國君親行然後書之夫子修春秋

以國君取夫人同任社稷宗廟之重雖諸侯親迎之禮久廢而逆女夫人至皆不可不書所以存策書之大體也若諸侯逆女則以得禮不書詳內以見實則略外以明義也說者見僖襄昭定哀五公皆不書逆夫人遂以爲彼皆親逆得禮故不書而此所書者皆非禮也蓋蔽于穀梁之說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穀梁傳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不知春秋治內與治外異若吾君逆夫人雖得禮亦書也然僖公不

書逆女襄夫人逆與至薨葬皆不見于春秋何也考僖公聲姜蓋爲公子時所取齊女傳言襄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妹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蓋終身未嘗取正適故薨葬皆不見于經昭公娶于吳爲同姓經諱不書孔氏曰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同姓不得稱姬舊史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經無其事定夫人姒氏亦

公子曰所取傳言哀公以公子荊之母爲夫人而
以荊爲太子則哀公因以妾爲夫人矣若隱公則
以攝君故夫人卒不成喪不書趙氏之說如此通
計魯十二公隱以攝君閔以幼殤故逆女不書昭
娶吳孟子不書僖定以爲公子時不書哀公以爲
妾作夫人不書謂得禮而書者宣元年遂之逆女
成十四年之叔孫僑如逆女二事而已夫僖定公
子時所娶固誠有之襄公生于沙隨之歲其在郎
位時方四歲斷無公子先娶之理亦無終身不娶

之理予謂襄哀二公或是聘後二女皆卒諸侯不
再娶卽以二女之姪娣敬歸公子荊之母爲繼室
故春秋無容書其逆女也蓋婚姻者代敬宗親迎
原是大禮自國君以至庶人無不當行第古時事
簡風淳出行簡約若後來交結強隣繫援大國餉
行糧食既多不便本國事故又有不虞而必欲遠
適間關以行先王之禮不亦迂濶害事乎記稱有
故則使卿逆是禮者已開此方便法矣文四年逆
婦姜于齊而左氏以爲卿不行非禮也則逆者是

卿抑亦習見後來之普法耳若直如程子以爲諸
侯必不出國親迎則又恐不然春秋記宣元之公
子遂成十四之叔孫僑如二條者蓋記禮之變也
趙氏又曰國君來逆女不書卿爲君逆則書又曰
納幣稱使逆女不稱使尤爲確證蓋逆女不稱使
以見君當自行也譬之今差御史巡漕屯馬則稱
欽差巡按御史不稱欽差以巡按代天子巡狩如
朕親行耳以此觀彼灼然無疑

蒐狩

趙子嘗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此周制四時田獵
之名也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至于敬
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田祭皆從夏時之
證也杜氏曰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是諸
國各有常狩之處魯狩地大野是也此田獵有常
地之說也其禮既有常時其地又有常處故經於
狩不書郎非常狩之地桓四年公狩于郎以見違
書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在齊境以越竟
書公羊傳冬月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遠也其時

田之名雖言之不詳所謂皆事不書實史法也自僖文而後歷五公蒐狩違禮皆不書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議矣昭八年書秋蒐于紅自是十一年之夏比蒲二十二年之春昌間定十年之夏比蒲及十四年獲麟之後比蒲凡五書趙子常曰蒐者春田之名周之春夏寅卯辰之月與之爲得禮秋與之非禮也昭十一年五月齊歸薨而大蒐叔向聞而譏之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國不忌君君不忌親能無卑乎

殆其失國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强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悉書之定十四年比蒲之蒐經書邾子來會公則凡大蒐皆公在可見而不書公者飾乘非復公有史不虛飾也桓六年八月大閱莊八年正月治兵杜氏曰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趙子常曰周制天子因四時之田而教民以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閱天子諸侯四時之田名既不與則教民以武事其禮亦同史所不書桓公以畏齊鄭之故大閱于建未之月莊公以事仇之故治兵于子丑之春與因田習武之義不同故特書之然莊八年治兵春秋別有微意政非子常之說所能了也

興作一

啖氏曰凡土功皆當以農隙之時若有難亦有非時城者非得已也穀梁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說非也凡城國之急也但問時與不時不應一切是

譏沒沬作兩觀新延廐之類皆當從土功之時王姬之館以非常不論不時也趙子常曰中城杜氏以爲魯邑宋儒本穀梁非外民之說以爲魯國都城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魯人無不修築之理成城中城而後襄城西郛定城中城而後哀城西郛宋儒說是也小穀左氏以爲管仲之邑宋儒謂魯邑者本魯人孫明復之說以魯地有小穀而管仲所食乃齊之穀也據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則非魯人所城之小穀明矣城楚丘

遷衛也凡伯主之令以內辭書春城者五夏城者七冬城者十五築者一城諸及防城諸及鄆在十二月繫事之下踰二時也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謂建戌之月角亢晨見東方畢農務而戒事心星晨見而致築作之物建亥之月定星昏中而樹板幹日南至而畢功蓋周家使民以時之制春秋之世魯人日不暇給乎時不能修其保障邊有外憂然後城要害以備難或爲懼齊或爲懼晉或備莒邾

或帥師而城或彊家專邑而城或爭外邑而城雖非時而不得顧雖得時亦不足稱也然冬月興功爲多而獨無書秋城者則猶不以盛暑農殷時勞民也左氏唯以書不時斷之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凡城必有郛郭樓櫓之制郛下邑非要害制不備故曰築與築囿同莊公一年中三築臺成公盛暑築囿其縱欲勞民可知昭定擁虛器而築囿三家分魯而以此娛其君也策書實錄而鑒戒明矣啖氏曰新作南門左氏云不時也凡啓塞從

時謂作門戶爲啓當用春分以後城郭爲塞當用秋分以後順天時以開閉也新延廐又曰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蓋言馬春分入廐秋分入牧縱馬合依時出入新廐何妨用農隙之時既非開閉之物又何象乎趙子嘗曰言新見有舊言作見有加于前不言作者仍舊制也僖公改作南門新作雉門兩觀新延廐觀其所書之時則時不時可見門戶道橋城郭墻塹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僖公新作南門非治

壞故傳以土功之制譏之蓋左氏但知土功之不時而不知改作之非制也

興作二

春秋興作築入內城二十三外城六其例有三曰城曰築曰新作城與築者向未有而今創之新作者舊已壞而仍新之不時非義固爲害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故有時而不時者如莊二十九年之春新延廐冬城諸及防莊三十一年之春築臺於郎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一年三築

臺或有故也然勞民不太甚乎有不時而時者如文七年之三月城郚則偪邾故襄十五年之夏城成郛則以偪齊故雖不時又何譏焉齊伯外城二除楚丘外邢也緣陵也晉伯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桓公主伯初有此舉救邢則救城邢則城據實書耳穀梁改事美功之說殊不必然二年城楚丘趙子嘗以爲霸者之令以內辭書之亦是或謂傳自城也僖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左傳不書其人有闕也穀梁傳散辭杜氏曰總曰諸侯君臣之辭皆不必然蓋諸侯會城而歸改歲各使其大夫城緣陵若不書諸侯則此實各國同來既非凡陳戍鄭之比若詳書諸侯則會城之日亦已詳列矣書法自應如此若曰前者盡力而城雖散亦聚今日號召而至雖聚亦散于以舉齊桓興衰之致非不小有意然而亦瑣矣晉悼公于襄二年之城虎牢二十九年之城杞書法無異不足議也邢三十二年城成周林堯叟曰諸侯有事于成周皆不書僖十三年十六

年城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成周不書以爲常事也今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此義猶未盡蓋僖襄之周東周之勢未衰也故以城爲常事而不書昭末之周東周之勢漸滅盡矣而此時有能勤周者非空谷之足音乎故不可以不書春秋所書新者有三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廏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所書有詳有略詳者備始末也略者見一義也定公二年之雉門書始書末蓋以門觀並舉且爲居中出治之地不得不詳以示重焉其餘則不然也如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廏不書廏災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不書南門災是不書其始也桓之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不容不修僖之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不容不修文之十三年世室屋壞世室不容不修成之三年甲子新宮災新宮不容不修乃皆不書修御廩修西宮修世室修新宮是不書其末也一不書其始一不書其末蓋諸役

差小于門觀各舉其一以見義可矣

崩葬

天王書崩者九書葬者五不書葬者四卿吊喪者一會葬者二不書崩葬者三趙子嘗曰傳例曰凡崩薨不赴不書此天子崩諸侯卒來赴則書之例也故襄二十八年傳曰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十二月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此又崩日從赴之例會葬則書葬不書者魯不往也公羊傳我有往則書益知有

葬不會不書之例乎王惠王定王靈王書崩不書葬是也吊喪不書其人微者非禮也傳曰靈王崩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使印段如周吊伯有曰弱不可子產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微者吊喪之證也文八年秋襄王崩公孫敖如京師傳曰穆伯如周吊喪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此吊葬使卿則書之例也凡吊喪者必歸含襚賵且臨皆同日畢事雜記言諸侯之禮甚詳鄭康成記禮天子于二王後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以

此推之則諸侯于天子可知故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公孫敖奔喪傳言以其幣奔是也古者天子崩諸侯皆親奔喪顧命所記詳矣春秋之世遣微者吊喪如列國而又有不往者其能親送天子之葬乎劉侍讀曰公親會則不書葬既昧書法亦非事實矣文公以襄王嘗使大夫會僖公葬又成妾母之喪魯既使卿共晉襄葬事繇是使卿如周吊喪不至乃使卿會葬昭公之世亦以兩使卿會晉侯葬而後使叔鞅葬景王則魯人之情見矣

薨葬

趙子嘗曰凡公薨必書其地者詳內事重凶變也薨于路寢正也別宮非正也隱閔實弒書薨者史有諱國惡之義臣子不忍斥言不書地者既諱其弒則併沒其所弒之地也然書薨不言地則雖諱而實亦不可隱矣不書葬者隱以攝主閔幼而遇弒皆不以君禮成其喪故其葬不書也桓戕于齊既諱且書其地者爲薨在外不可沒也僖文而下薨皆以君禮昭公客死于外而以喪至然定公必

殯而後即位季孫雖不臣猶不敢不成其君喪也
嗣君未踰年書卒不地且不得以君禮葬降成君
也子般子赤實弒而諱同成君也未葬則用父前
子名之義于般子野是也既葬不名無所屈也子
赤是也此皆魯史遺法有不待筆削而義已明者
所謂策書之大體也公羊穀梁不達斯義見春秋
弒君不書葬者之多而不得其說乃爲之辭曰君
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内于桓公書
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讎在外也外于許悼書
葬而辭窮則又遁其辭曰是君子之赦止也至于
蔡景書葬則無以爲辭矣于是又有爲之說者曰
遍刺天下之諸侯也學者習聞辭義之舊而未有
能辨其失者陳氏有取于左氏不成喪之說而又
誤以爲修春秋者不成之爲君則併左氏所以爲
言之意失之豈不知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故也今
考經傳以求魯史策書之法則内之葬以成喪而
後書不成其喪則不告于諸侯諸侯亦不來會故
不書也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

葬不見公亦不書蓋公避不爲喪主則禮不成皆
不成禮不書之類也外之書喪以我往會而後書
或彼不成喪而不來告或來告而此不會皆不書
也左氏于齊晉鄭君弒不成喪者每記其實苟無
得于聖人之旨則詳述其迹使學者自求之古人
用意深厚如此禮諸侯五月而葬速則不懷緩則
怠考諸時月可見列國之喪趙子嘗曰凡諸侯卒
彼來赴而此往弔則書不弔雖來赴不書卒于杞
徳公伯姬之事見之伯姬親魯女豈有不來赴者
乎蓋史書卒葬所以志邦交厚薄喪紀敬慢不徒
録外事也但齊等以上大國會多備給荷非見殺
無不書卒者考宋晉齊三國可見宋殤公與夷公
子馮所讐閔公捷弒後國亂邪公杵臼國人不君
皆遇弒而不以禮葬以至齊之懿莊晉之厲公則
諸侯不會無可疑者唯宋桓公御說卒不書葬蓋
迫于葵丘之會不及以禮待諸侯故不送喪也襄
公師敗身傷而卒成公卒後國亂皆不備禮厲末
文繁禮備或有闕則不可以葬期告諸侯禮坊記

曰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
有薨而不葬者也謂不成喪也是以諸侯不書葬
非皆孫魯不會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
告亦無繇往會衛卿共伯主之葬自襄公始昭三
十年傳記鄭子大叔之言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
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
卿昭三年傳又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
事然考當時事迹往往不同豈霸業有盛衰情有
戚疎事有緩急不得皆同乎悼公之喪鄭子西弔

子嬌送葬此大夫弔卿共葬之制也魯葬悼公不
使卿非定制明矣少姜之喪魯君親弔不納季孫
往送鄭印段弔游吉送葬蓋晉既以少姜之喪告
諸侯則不得不往是又以時君之意而爲禮者頃
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一卿兼二事晉人雖詰之
而不復討者禮過于古既有所加則時有所損務
不可爲定制也故有重喪紀而葬者魯方伐齊納
糾猶不忘會其葬如魯莊葬齊襄公是也有畏齊
而葬者齊畏公立齊魯之好復通齊與邾子來朝

故始會其葬如魯昭喪邾悼公是也有畏晉而葬
者杞自桓公婚晉以來其卒多日而葬無不會則
魯人所以爲禮者視勢之崇卑而已如魯襄昭定
哀葬杞桓公以下六公是也有畏楚而葬者魯宣
公末年會于宋始兩事晉楚故自蔡文而後若景
弒于子靈戕于楚昭弒于盜能以禮葬魯畏楚故
重其與國如魯宣公襄公以下葬蔡文公以下五
公是也有弒君而葬者國人諱弒既以卒赴自宜
以禮成喪如齊陽生書葬是也有畏而不葬者衛

人伐周立子頹齊桓未暇致討魯嘗會諸侯納衛
惠公然以畏齊不敢會葬魯宣公二與衛成公盟
畏齊不敢復親衛如魯桓公不會衛惠公葬宣公
不會衛成公葬是也有迫而不葬者宋桓公御說
卒魯與宋不溝道于葵丘之會不得盡禮如魯僖
公不送宋桓公葬是也有從其同而不書葬者君
在其國適逢葬時自然會葬既書在晉不必書葬
如魯成公十年晉侯獳卒公在晉不書葬是也有
避其號而不書葬者蠻夷之君僭號稱王書葬何

以措辭如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五月方歸送葬可必而不書葬是也此春秋書葬之例也

卿大夫卒

禮王于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皆有服君于卿大夫將葬弔于宮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以有服也故大夫卒史必書之然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則不徒記臣子之喪而已兼欲志恤典厚薄以見君臣始終之義焉故當祭卒而猶繹去樂必書況公不與小斂則恤典必不備宜有以見之

也杜氏曰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始死情之所篤故以小斂爲文至于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然公孫敖卒于齊已絕卿位而書日卒者惠叔毀請于朝感子叔父雖公不與小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公子牙卒時公有疾叔孫婼叔詣卒時公孫在外公孫嬰齊卒于貍脤皆書日卒禮不責人以所不得備爲其有故非不欲臨故皆書日

也大夫卒于境外則書地境內不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今按春秋之初政不在大夫故恤典有厚薄而史亦得用其法成襄而後大夫權重君恩過厚雖有故不臨小斂與恩薄者不同故一切書日此史之變例也然卿大夫之卒自應書日成襄以前多不書者史失之恤典厚薄之說亦非

諸弒

杜氏曰弒君者改殺稱弒辟其惡名取有漸也諸

國有稱名以弒者有稱國以弒者有稱人以弒者有稱盜以弒者啖氏曰他國大夫公子必書名志罪也稱國以弒曰大臣也不書大夫君無道也稱人以弒曰賤人也亦惡其君也稱盜以弒凡盜皆潛賊或出不意多不得主名雖有主名其人微不全見經也趙子嘗曰凡大夫不書弒未賜族也公子公孫不書屬非見大夫也雖弒君者當國必告以名者國猶有臣子不皆逆賊之黨也春秋弒君三十六魯公子翬弒隱公慶父弒子般閔公襄仲

弑惡外如隱四之衛州吁桓二之宋督莊十二之
宋萬僖九僖十之奚齊卓子文元之商臣文十三
之齊舍宣十之陳夏徵舒成十三之曹負芻襄二
十五之齊崔杼襄二十六之衛甯喜襄二十九之
吳闇襄三十之蔡般此十七弑者其正弑逆罪不
容辭督特以我故諱耳其餘明正其罪無所假借
書法亦已著明矣若莊八齊襄公之弑應書連稱
管至父而書無知宣二晉靈公之弑應書趙穿而
書趙盾宣四鄭靈公之弑應書子公而書歸生昭

十三楚靈王之弑應書棄疾而書比昭十九許悼
公之死應書侍疾無狀而書弑哀四蔡昭侯之弑
應書公孫翩而書盜殺哀六徐孺子荼之弑應書
朱毛而書陳乞此七弑書法不同何也趙盾許止
書弑者公羊所謂一以見忠臣之至一以見孝子
之至蘇子繇曰二者所以爲教也是也若連稱管
至父因無知而弑襄朱毛因陳乞而弑荼罪有主
謀二人不過下手者耳其人微不足道董氏所謂
斗筲之人弗繫人數是也楚靈王之弑不書公子

棄疾而書比鄭靈公之弑不書子公而書歸生杜
氏曰楚比刼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于免罪
故春秋明而書之子甯爲之説曰貴賤同弑則書
其貴賤者不足數也書其貴而賤者不可逃矣兩
貴同弑則書其從主者不足言也書其從而主者
不可卸矣若其賤者則止書盜而已然則蔡昭侯
應書弑而書殺又何也蔡昭侯爲吳所逼畏欲遷
吳身無大惡難書國弑公孫翩亦出一時衆怒原
無逆謀亦非積漸兩者皆書盜足矣文十八年齊

懿公之弑賊繇邴歜閻職應書曰盜而書齊人晉
厲公之弑賊繇程滑自當書欒偃今書晉而以國
弑舉又何也懿公弑其君舍罪逆未討儼然爲君
者四年故于歜職之弑書舉齊人若曰是通國人
之所共弑也晉厲公侈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
立其左右多行無禮于國國人皆欲甘心久矣故
不稱臣君無道也文十六宋昭公之稱宋人宜二
莒庶其之稱莒襄三十一年莒密州之稱莒人昭
二十七年之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之薛弑其君

此皆稱國與人何也宋昭之弑左傳謂昭公無道而說例者羣然和之夫昭公不過得罪祖母襄夫人而已乃襄夫人牝誘之婦好惡亦何足準蕩意諸勸其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毅然有申世子風于是說者又欲歸罪公子鮑夫公子鮑禮于國人揭粟而貸饋老者而事公卿不過市恩沽譽之人耳襄夫人以鮑美豔欲通之而不可則其自守亦有可取此宋人者不過受襄夫人助施之國人耳與書弑

其君商人之齊人不同書法有辭同而義異者此類是也莒庶其與密州君無道同更廢立同而弑實不同僕不弑庶其展輿實弑密州觀傳文可見庶其實為國人所弑故書國密州乃其臣子所弑故臣子辭而書人吳以其國遠而僚弑稱吳薛以其國小而比弑稱薛皆略之以國可也不然吳光養士蓄謀躬行弑逆親為介弟豈無指名者安可貫而不誅乎杜氏不知此義乃曰僚亟戰罷民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罪在僚也支矣襄七年鄭僖公實為子駟所弑以瘧疾赴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而不書弑昭元年楚郟敖為令尹子圍所弑亦以瘧疾赴書楚子麇卒而不書弑哀十年公會吳子邾郯伐齊師于鄎齊人弑悼公以疾赴于師以悅吳書齊侯陽生卒而不書弑皆從告也

諸殺一

五霸葵丘之盟曰無專殺大夫則殺大夫者天子之事也春秋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譏也故內

殺大夫則諱之而書刺僖二十八之刺公子買成十六之刺公子偃是也趙氏曰凡殺卿皆書雖未命亦書殺公子公孫雖非卿亦書外殺大夫稱國稱名討亂稱人不在位不稱大夫篡公子去屬梁殺稱人啖氏曰凡他國殺公子目君者惡其君也稱人者討罪之辭也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兩下相殺者目罪人之貴者也稱盜者目罪人之賤者也出奔復入見殺不言大夫位已絕也諸侯大夫不書名稱國而死者又無名遠事難詳因舊文也

稱人者明死者無罪又非君意而殺之者衆不可
書名特加人字以別之也子啻曰古者諸侯大夫
皆天子所置凡卿大夫之獄大司寇以邦法斷之
諸侯不得專殺故君殺臣皆書殺其大夫以志專
殺而有罪無罪悉名之以明臣禮示恭順公羊傳
稱國以殺者君大夫之辭也何氏曰凡君殺大夫
以專殺書其說皆是唯左氏以大夫不名爲非其
罪而凡書名者皆求其罪以實之若泄冶以直言
見殺公子燮以謀去楚歸晉見殺皆不得免焉家

語論泄冶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
益可謂狷矣而不得爲仁劉侍讀亦曰泄冶安于
淫亂之朝至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于
昏者多矣其論人臣進退大節則善矣然春秋豈
以其直言見殺而更加之罪與悖亂者同科乎君
殺大夫有罪無罪皆名示臣禮也莊僖之世晉宋
殺其大夫不名義繫于其官不繫于其人也陳氏
謂晉亦篡而殺其大夫故不名所以別大夫見殺
于其君者宋成公僖二十五年殺其大夫亦不名

不知何人何事文七年成公卒昭公未卽位穆襄
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則
稱人謂穆襄之族也宋襄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
公之黨也則稱人者戴氏之族大夫司馬者公子
卬也陳氏謂宋人將弑昭公而立鮑則其所殺必
忠于昭公者故皆不名以別于討亂稱人者不亦
瑣乎又曰殺大夫去族者三是爲成得臣鬭宜申
蕩山皆討當其罪也凡譏專殺謂殺不告天子爾

春秋書國殺大夫二十二有殺之以說大國者鄭
申侯衛孔達蔡公子駟是也有師敗而歸罪者晉
先縠楚公子側是也有竊家相傾者晉二趙三郤
齊高厚是也有罪狀未著者鄭公子嘉楚屈申是
也有以讒殺者楚成熊郤宛是也有不以其罪殺
者晉里克衛甯喜是也其他皆有可議者譏不止
專殺也而以國殺書者若傳記殺丕鄭者郤芮也
而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則史固以國殺書而
已或其君臣同謀或用事之臣先意承指或稟命

而行皆從告而書矣然其間亦有討當其罪者筆削之旨可無辨與城濮之役子玉逆命喪師罪當討也與共王身敗其師于鄢陵而子反以子重之言死者與矣子西以謀弑穆王誅與成熊郤宛以讒見殺者與矣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爲之去國魚石請討乃反使司徒司城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其亦可與羣家之相傾者同文乎子甯之說如此非謂三大夫皆去族以示罪予謂不然春秋之殺大夫自三大夫之外豈盡皆無罪而不去

其族乎三大夫之去族蓋亦有故僖二十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也楚淪于夷此是方書大夫之始得書大夫幸矣何討其族昭公十二年而書成熊者賜族已在春秋之末矣此時得臣蓋未賜族也文公十年楚殺其大夫宜申宜申城濮之役方以罪自縊幸而不死歸見楚王使爲工尹其未賜族可知若成公十五年傳明載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去族以告宋之原文如此非春秋例之也

諸殺二

趙氏又曰諸侯大夫稱名氏殺則稱大夫夫有不名而以官稱者以公子鮑見逆特異故獨稱其官爲春秋之特筆也此恐不然春秋獨宋書官宋爲三恪公爵得設官如司空司城之通于天子乎王樵氏曰按如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稱人以殺大夫止此三處餘皆稱國若宋人殺其大夫則又衆辭矣非討罪也疑此等初無義例善惡各繫其

事未論有罪無罪以見列國專殺大夫耳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陳亂無政衆人擅殺公子不言世子未誓于天子也如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殺其大夫丕鄭父衛殺其大夫甯喜里克弑二君丕鄭懷二心甯喜置君如舉棋非無罪而晉衛殺之不以其罪故書法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此所謂罪累上也此類甚多姑見例可也蔡公子去屬若州吁陳佗不必言矣公子瑕稟伯王之命立之與于他然立者故書元咺及之而不去其屬也陳殺其大

大泄冶殺無罪也罪莫大于殺諫臣不目其君何
也春秋之法惟殺世子母弟則稱君也予合拈諸
殺考事稱情竊謂罪累上討賊之辭二例皆舛君
殺稱國以國事殺稱國以公義殺稱國稱國者猶
兼善惡焉若稱人而殺之大抵皆私也莊二十三
年陳二慶始譖公子黃既又以陳叛安得謂罪累
上乎是時陳侯如楚訴從楚圍陳而殺二慶是陳
侯殺之也故稱國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駟氏殺
之也安得爲討罪之辭昭二年鄭殺其大夫公孫

黑子產使吏數之以罪而殺之是以公法殺之也
故稱國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以說故稱國文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處父雖死繇賈季而侵
官之罪實不可辭故稱國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
先都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
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箕鄭等使賊殺
先克晉人殺先都此趙盾等所爲安得爲討罪之
辭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燮欲以蔡
之晉此于國事不謀而蔡人殺之一時畏葸之私

情也何以書國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意恢莒著
丘公卒國人欲立庚輿蒲餘侯惡意恢而善庚輿
乃殺意恢何以書國昭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
宛子常信費無極之譖而殺郤宛何以書國故曰
罪累上討賊之辭二例皆舛也若國之小而一稱
國者如蔡國之夷而一稱國者如楚小者夷者略
之可也不然公子燮之殺蔡人殺之也何以稱國
楚之殺大夫者亦多何以俱稱國固知其以小以
夷而略之也至於稱官與否亦不以有罪無罪斷

之彼鄭公孫黑之罪亦大矣而猶稱大夫者何也
晉人殺欒盈傳曰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得之矣

諸執

左氏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
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啖
氏曰春秋時以强凌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以其篡立
公羊云稱侯以執伯討也僖二十一年盂之會楚
執宋公非伯討也何以稱楚子且鹿上之盟不

書宋人齊人楚人乎曰此爲宋公故也宋公不可以稱人故楚君不可以不稱子若然則何不如前此僖五年晉人執虞公有同下執稱人乎蓋宋公執滕子用鄫子所爲不道楚雖夷乎不可謂討不以罪固與晉人之掩襲者不同也且彼時晉方見經未全與之稱人固其當耳又何以不如後此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亦稱人乎夫衛侯雖侍楚不朝然聽元咺之訴爲臣執君故書晉人以貶其非伯討也若宋公之執儼然與陳蔡六

國共事于壇坫之上矣且又非盡私討也故又不得與晉人執衛侯者同成九年晉人執鄭伯鄭伯旣受命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鄭固有罪矣稱人者杜氏謂晉以無道于民告諸侯非也夫諸侯苟有蒙倩以告諸侯者晉史即信之又何賴于吾夫子之筆乎王經世曰鄭小國也楚以重賂求鄭鄭安得不復會楚于鄧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即當原其不獲已之情而待之以禮可也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況伐其國又殺其行人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間楚之不爭而肆暴無已故鄭甘心比楚以撓中國者二十年非此一執啓之乎安得不書晉人以貶也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子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非伯討邾戎亦非得罪于民二小國不足以當晉侯故略而人之晉人執虞公稱人因晉以略晉也晉人執邾子執戎蠻子稱人因邾戎以略晉也杜氏曰晉恥爲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謂蠻子不道于民者非也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是楚人于戎蠻

有必滅之勢況楚司馬販謂士蔑曰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則晉之此舉豈得已哉憫晉之衰可也如胡氏之說以爲京師楚而惡之者不必也啖氏曰凡稱行人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以已執也穀梁云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以執怨接于上也此說皆通接怨接于上者言非使人之罪也婦人見執有二哀姜微其辭而見討之罪章子叔姬直書其事而齊人之惡見

春秋書義三終

春秋書義四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諸歸

周官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諸侯無相執之道晉雖盟主苟所執之君罪不當廢宜無不得歸者趙子嘗曰晉文纘齊桓之業以大義臣中國將解宋圍而曹衛固于從楚門于曹曹人不服故入曹執曹伯以畀宋人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既而楚師敗衛侯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晉復衛侯以踐土之盟也衛侯入而前驅殺叔武是不賴斯盟矣故溫之會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則二君挾荆楚叛中國其罪已著而衛侯廢伯主之命殺其弟之攝君受盟者抑又甚焉晉侯皆不能正以王法廢而黜之更立賢君以示教戒于天下乃以巫史之言釋曹伯又取貨以歸衛侯其職功雖偽而大義不明故二君者皆書歸以見其罪宜廢而伯主以私釋之也春秋之世篡弑者無所顧忌雖齊晉盛時猶不能討曹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

侯請討之晉厲公會諸侯于戚執曹伯歸于京師使厲公能請于天子討負芻篡逆之罪誅之以謝諸侯而立子臧以君曹則大義信矣乃列于會而後執之又歸之京師而後釋之故書其歸見厲公以釋有罪累京師也至于歸入之義諸家紛紛左氏曰凡去其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入孔氏曰釋例曰凡去其國者通謂君臣及公子母弟也國逆而立之本無位則稱入本有位則稱復歸齊小伯入于齊無位也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諸侯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衛孫林父蔡季是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晉欒盈是也公羊氏曰曷爲或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梁氏曰歸易辭也范氏曰傳例曰歸爲善自其歸次之此傳曰歸易辭也則歸有二義善者謂之歸易者亦謂之歸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胡氏曰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也王樵

氏曰書歸者八鄭突曹赤皆奪正衛侯鄭衛叔武見討伯王出入皆無善狀蔡盧陳吳邾益衎見復于滅亡之餘趙鞅叛而反國公孟彄蒯聵之黨叛蒯聵而從輒自共歸于共者六蔡季陳黃宋華元爲善辭衛孫林父楚公子比爲惡辭曹伯負芻爲幸詞書復歸者五來歸者一鄭世子忽無譏衛侯鄭衛侯衎二人一律也有譏衛元咺惡之也曹伯襄閔之也又陋之也季子宜之也書入者十二李廉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復國而不得其道故

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國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失正亂倫已失國而又求入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春秋俟其改過也故書爵書人而不名胡氏于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辭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于衛朔曰逆辭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爲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爲此說也左氏歸入例亦多不合

又曰春秋書納者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戰與晉之弗克納同糾捷菑以庶孽書納蒯聵以世子亦書納蒯聵無親之大罪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子與公孫寧儀行父齊之納北燕伯皆內弗受之辭也郜鼎同此義此皆前人歸入之大例然按之亦多不通左氏曰諸侯逆而立之曰入孔氏曰本無位則稱入鄭突衛朔不有位乎復其位曰復歸衛元咺之位又何足援

乎公羊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王樵氏曰公羊以鄭忽之復歸爲復鄭則其出也正以祭仲受脅而廢正立不正耳出何惡乎以突爲奪正則出入皆惡又安得以言歸爲善乎蓋緣誤以祭仲爲知權故以突之書歸爲順祭仲是突本有惡聖人特欲順祭仲行權而從無惡之書也有是理乎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則欒盈之出爲無惡乎入者出入惡則小白出以逃難入以有奉安見其惡乎歸者出入無惡則趙鞅歸晉其出也以叛可謂無惡乎

穀梁曰歸易辭也鄭突入櫟衷身游出不亦難乎
以胡氏之例言之諸入固有難者逆者許叔流離
在外國人望之久矣乘便入國可謂之難且逆乎
諸歸固有易者順者鄭突曹赤皆奪正可謂易且
順乎至復入之例諸家皆以為大惡蓋因復入之
人而目呼之耳彭城宋地魚石入之欒盈晉人還
入晉地故書曰復蓋其成叛繇于復入而非復入
足為叛也予故為之說曰直至其所曰入明微其
返曰歸失位以出曰復歸舊還舊地曰復入有奉

而來曰自因人而入曰納此六言者夫人往來措
辭之常無所襃貶也其襃貶者存其本事而善惡
自見耳獨還復之說陸氏最妥其曰公羊云還善
詞也比復為善也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畢
文正倒也當為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
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當更
還又並合禮故曰還事畢也善辭也公如晉至河
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黃乃復皆
事未畢而復也

戎狄
西周之季王綱解而戎益東戎狄相繼為中州患
幾與春秋相終始向非齊桓二伯天下不為左衽
者幾希夫子所為嘆微管也戎自隱二年與魯會
盟已不安蠻夷而有壇坫之想矣莊二十年齊人
伐之至二十四年侵曹入其國逐其君勢大猖獗
山戎為其種類三十年齊人伐之所以披其黨也
特書山戎必非前戎也二十六年公伐戎三十一
年齊侯來獻戎捷蓋春秋予齊相攘夷狄匡天下

之特筆焉左氏構不曉事漫以諸侯不相遺俘常
理斷之此時二伯未起天下尚不知尊周安能責
其獻王即使獻王不告于魯魯安從書之觀宣公
十六年晉使趙同獻狄俘于周此最當書亦以不
告不書可見矣且春秋固魯史也夫子借魯表一
王之法縈天下之事深幸其有此一獻以著尊攘
之業何不可也莊公二十六年書公伐戎而三十
一年即書齊侯來獻戎捷則三四年間犄角齊桓
以成戎捷且見我魯助伯之力亦不淺焉得此一

㨗而戎患以銷至僖公十年齊桓公同許男伐北戎蓋殄殲遺類固無大害矣三十二年之姜戎文公八年之雒戎宣公三年陸渾之戎成公元年之茅戎不過數條而襄公四年傳載晉悼公用魏絳和戎五利之策使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十一年公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中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以金石之樂賜之至昭十六十七年而戎蠻子爲楚誘殺陸渾之戎竟爲晉滅哀公四年晉且執戎蠻子赤歸于楚矣此春秋治戎之始

終也而爲春秋之患者狄尤熾蓋自齊獻戎捷之後次年狄伐邢而狄始見經入邢入衛伐晉滅温侵鄭伺齊戎之侵曹齊桓攘卻似于戎有條而于狄不足然能使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一二親暱不至爲腥土會人者則齊桓二救之功亦安可泯哉至僖公十八年齊桓公卒五公子亂狄敢于救齊見作于戈之衛二十年且與齊盟儼行瑱玷之禮自此以後伐鄭侵齊逼衛遷帝丘而狄之橫益不可制矣晉文未受伯命在位七年攘楚不暇其迫衛帝丘之遷政在文公卒之前年雖卒後一年晉人敗狄于箕非文公身親事然固不可謂非遺筭餘靈也不然狄之爲中國害四十年矣使有一矢著狄發春秋何以不書乎後十三年而文公十一年我魯有叔孫得臣敗鹹之事叔孫獲狄僑如以命宣伯而左傳于郰瞞四子詳其始末穀梁後其佚宕亦非小弱矣傳言長狄而經單言狄則長狄即前狄可知不然亦狄中佼佼可爲全狄之勢者也夫子書此全以攘狄之功與魯蓋得臣敗狄後

止于十三年書狄侵衛一條而此後宣公三年四年書赤狄八年書白狄則狄勢分矣其狄勢所以分者得臣一敗之功不可誣也得臣敗狄之後而即書赤狄白狄者則夫子以攘狄之功與魯益不誣也狄微而赤狄盛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傳載晉及狄平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蓋交白狄以制赤狄也于是赤狄果孤而宣公十五年十六年赤狄遂有潞氏甲氏之滅春秋攘狄之功至此觀厥成焉當是時晉侯獻俘天子桓子于室士會黻冕

二三子列孤卿受濮賞天下無復有赤狄之患矣
至成公三年晉之伐廧咎如則赤狄之別種也赤
狄既𢦏晉亦無賴于白狄遇待必衰白狄亦知晉
之紿我也于是成公九年同秦人伐晉而晉遂敗
之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昭公元年晉荀吳帥
師敗狄于大鹵傳言無終群狄而白狄亦衰自此
狄竟不見于經是晉之治戎用和治狄用戰其法
異也其白狄別種為鮮虞遂成一國晉欲樹之側
安能容此耶假道鮮虞以伐肥𢦏肥而昭公十二

年遂有鮮虞之伐自是十五年定四年五年哀六
年伐鮮虞者又四見于經鮮虞終不可裁而更別
號中山爭雄戰國晉且先鮮虞亡矣此春秋治狄
之始終也春秋一書尊周室攘夷狄此其大者夷
狄有三說者以為戎也狄也楚也狄最為中國患
而楚次之戎又次之楚以虎狼狡冠主盟中國後
世之論夫子固未嘗頌言誅之若攘夷狄則明有
是論矣夫子一生長[illegible]在此[illegible]要在此左傳
于戎狄諸條[illegible]不知[illegible]隨人

口吻曰夫子尊周攘夷而已夫曰攘夷則必于徵
夷滑夷書其可貶者何事必于治夷㦸夷書其可
褒者何事今俱不能指出而于伐鮮虞則曰啓疆
于虜潞子則曰殘幼止矣

世變

齊桓初主盟則在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也五霸桓
公之盛則僖九年之會于葵丘也晉不復主盟而
齊復主諸侯則昭二十六年景公之盟于鄟陵也
晉始見經則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也楚始見

經則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也楚陵中國則莊十
六年之荆伐鄭也荆與齊交則莊二十三年荆人
來聘也荆之易而為楚則僖元年楚人伐鄭也楚
始與夏盟則僖十九年會陳蔡楚鄭盟于齊也楚
大夫始見經則僖之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
捷也楚君臣始見于經則文十二年楚子使椒來
聘也初予楚以伯則宣十一年楚以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也楚大夫有氏族則成二年公會楚公子
嬰齊于蜀也楚與中國準亦自成二年蜀之盟十

二國首楚人也晉楚同主夏盟則襄二十七年豹及八國之大夫盟于宋也諸侯旅見于楚則襄公二十八年之公如楚也楚專合大夫則昭十四年之十二國會于申也楚此後復稱人則昭十七年之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也秦始見經則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也秦君臣始見經則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也秦此後不與晉交兵則襄十四年晉荀偃十三國之見伐也越始見經則昭五年楚人伐吳也吳始見經則成七年吳入州來也

吳與諸侯盟則襄五年晉宋列國會于戚也自隱以來齊伐魯皆書人耳其君將書君則文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也大夫將書大夫則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也自成三之袁婁以來齊世從晉而始叛之則在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進鄭之叛晉則定七年齊侯鄭伯盟鹹也衛之叛晉亦自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也魯亦叛晉則定公十年及齊平也自襄二十二年叔孫豹帥師救晉後晉楚之救不書者六十年至哀七年而

書鄭駟弘救曹哀十年而書吳救陳中國無伯而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言也以夷救華不可言也以大夫會諸侯則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也以大夫盟諸侯則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也是故書士縠而後凡役書大夫大夫專將則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也是故書處父而後凡將書大夫必貶而後人之自宣公而後征伐盡在大夫故自宣公十八年公伐杞後凡伐皆不書公衛書大夫

帥師則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及齊戰于新築也使舉上客舊法也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大夫並使無使介矣將稱元帥舊法也自成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而四卿並將無將佐矣大夫自爲會則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吳于鍾離也雖以吳夷故不得與會然而會自大夫專矣大夫自爲盟則在襄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也雖以袁僑故不與同盟而盟自大夫益專矣若戚在會大夫

竟自盟雖盟非尊者之事令大夫盟亦無不可而
君權倒置太阿下執至此而君臣之體不可復問
矣蓋襄十四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
也夏四月會伐秦七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
之大夫也三會皆國之大事而大夫皆專之逮晉
悼將終倦勤不振乎則晉平初立安得不有溴梁
之事耶大夫叛君則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也晉自伐杞後不書公者八十年不紐侯
犯陽虎等起而政不在大夫復書公則宣六年公

侵鄭也夫大夫專盟既自文二年與士穀盟于垂
隴始則桓十一年之柔會宋公盟于折者何大夫
專將既自文三年陽處父帥師以救江始則隱十
年之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鄭者何豈非我將已
爲之兆乎而乃獨責于晉也然所惡于專盟專將
者蓋以大夫爲之主耳若桓十一之盟于折宋公
爲主而柔從之隱十年之伐宋齊爲主而翬從之
非柔之自爲盟而翬之自爲伐也且在我猶不可
書晉人辭不得不書柔書翬也王臣于諸侯會不

必殊而盟殊盟于小臣不必殊而大臣殊莊公十
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此會不必
殊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與盟此盟于小臣不必
殊也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周公不與盟此大臣殊
也齊桓尊周立法必無僭越之事此三者會盟王
臣之定例至襄公二年單子與晉宋列國盟于鷄
澤昭十三年劉子與晉齊列國同盟于平丘則王
大臣爭相執耳矣春秋之初王綱猶振桓五年蔡
人衛人從王伐鄭猶有體也至莊六年而王人子

突救衛諸侯不惟無相從者而反助衛朔以與天
子抗至于齊桓爲伯首在尊周莊十四年與陳曹
伐宋請師于周書曰單伯會伐宋立言有法王室
亦甚威重焉至成公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齊國
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伐鄭則天朝
卿佐亦與執戈矣是皆世變使然也

名稱一

陸氏曰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
子氏以氏配姓也季氏臧氏以氏配族也哭于賜

氏以氏配名也仲氏吹篪又不念伯氏之言以氏配字也臧亦狄潞氏以氏配國也母氏聖善以氏配親也然則通而言之皆得言氏別而言之單言氏者皆謂族也姓則百代不易又公子之子例以謚配氏僖伯文伯宣叔襄仲之類而後代子孫因以其字為氏示所出不亂所謂別字為祖也其餘則或以官或以邑為其氏族以自分別凡此皆如近代之論房也又曰男子皆以氏配名華元士燮高固之類不言其姓婦人乃稱姓姬姜之類禮曰

男子稱名婦人稱姓是也公子公孫以子孫為氏明與君一體以異于衆臣也不以國為氏者異于君也曾孫以下去君稍疎則可皆其氏矣又曰子生三月父命之名二十而冠敬其名而立其字五十乃為大夫則又敬其字而呼伯仲凡稱其字必加子字于上子美稱也且以便于言也子突子哀是也宋孔父以子是其姓不可言子孔故曰孔父父美稱也加之者亦以便于言也古者亦有名父者如孫林父胥甲父之類而無以子字名者以子者配其字之美稱故避之父則本非配字之言故可為名

名稱二

凡王世子不名王子稱字必見殺若相殺而後稱名佞夫以見殺名子朝以爭立名非是不名也天子三公稱公曾為三公而有土為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周公祭公是也天子卿大夫有封為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故王臣稱子者皆畿內諸侯

也劉子單子是也凡王朝大夫未爵稱字南季仍叔是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于周禮為中大夫吳氏曰王朝中下大夫四命無封邑者以字配氏上士中士稱名宰咺是也下士稱人王子在喪未葬之稱與諸侯同昭二十二年書王子猛卒雖既葬而未及葬節是也然則居皇入王城王下皆當稱子稱名今但稱名不稱子與下文異者見其當立與子朝別特去子字夫子之深意也蘇子繇曰猛既稱王猛矣于其卒也稱王子猛何也春秋書名

辰于卒葬于其卒不得不正其本名也所謂非常
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諸侯惟宋稱公餘稱侯伯
子男四等各隨本爵書之唯葬時稱公見其非王
諡也吳楚僭王生書本爵葬則不書傳所謂文其
號也○諸侯內生稱公葬稱我君外生稱爵卒稱
爵稱名葬則舉諡稱公必見弒然後稱其君若嗣
弒殺則不稱其君凡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會
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出外稱子惟施于盟會行
師稱爵也出奔稱名即在喪亦稱名也君戕因滅
見執以歸稱世子凡諸侯不生名失國稱二君名

見納不名復國繼絕名小國之君來朝詳之名附
庸之君名大者稱字凡諸侯朝會降爵成禮錄其
實諸侯世子來奔逆以諸侯之禮書爵鄭伯來奔
是也諸侯之弟攝位受朝稱子衛叔武是也附庸
世子攝君來朝稱人邾子鉏是也凡畿內諸侯卒
不稱爵葬則舉諡稱公同諸侯如葬劉文公是也
凡公子公孫爲卿書屬公子遂師公子買是也非
卿稱名州吁無知是也攝卿稱名無駭翬之類行

林父曰攝卿以往可也隱不爵命大夫用攝禮也
此三例者不必然也繼故名之衛晉是也爭國名
之篡立未會諸侯名之殺之雖非卿稱公子諸殺
公子不言大夫是也在位見殺書其大夫君臣之
體書屬與氏同也外殺若放不言大夫其君葬未
葬稱子既葬稱爵以葬爲斷不以日月前更詳之
如僖公七年冬葬曹昭公而八年春洮之盟稱曹
伯僖公九年宋桓公未葬而夏葵丘之會稱宋子
可見其不合例者有二桓公○二年十一月衛宣

公卒未葬而十三年二月之戰稱衛侯說者曰墨
縗臨戎武事欲威故以爵命也會盟則否僖公二
十五年衛文公已葬而冬十一月洮之盟猶稱衛
子並葬期未遠衛子尚未以爵行耶衛宣雖未葬
已踰年衛文雖葬未踰年蓋又以踰年爲重也成
公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夏公至自晉晉侯使
士匄來聘不稱子者蓋晉弒厲公時即葬之于翼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葬不成禮國人不以君禮
之耳

凡諸侯之子公子曰公子公孫曰公孫公孫之子賜族稱氏公孫爲兄後卒稱族凡大夫爲卿二命二命皆稱氏名舊說大夫三命書氏二命書名一命書人按傳言叔孫婼子三命踰父兄則叔孫豹二命豹二命書氏則云二命書名非矣小國之卿二命然非接我不書苟接我雖非卿亦名則云一命書人者亦非矣吳楚皆子爵而其臣書氏名與中國公侯之大夫等當時書法豈皆據周禮命數

爲準左氏所言卿大夫之等與周合公穀但據經文言之書名世爲大夫書人通謂之微者未賜族稱名挾柔溺之類啖氏謂不請命不書族非也東遷諸侯猶不請命況大夫乎命于天子稱字孔父女叔祭仲單伯是也家語曰孔父生時所賜號女叔來聘穀梁傳其名天子之命大夫也外卿以事來不見公不名仲孫高子不以使禮見公禮無所屬也主盟會非卿稱氏名成二年晉司空非卿傳稱司空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知非卿也內大夫非卿但志其事外大夫非卿稱人如宋人盟宿鄭人序鄭人下者皆其下大夫也小國之卿稱人必見殺者討而後書其大夫已絕見討不言其大夫欒盈良霄之類盜殺不言其大夫非見殺而書大夫者衆辭大夫既卒不名原仲夷伯是也文公十四年公孫敖卒于外不書大夫位絕也凡諸侯子弟稱公子以氏者有二種曾受王命爲卿者以公子爲氏公子慶父之類是也此外則被殺者非卿亦書公子重骨肉也故不言大夫而直謂公子陳人

殺公子禦寇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帶名謂之國氏亦有二種其君自命爲卿稱國以氏莒慶之類是也其祭叔及爲國人所立則雖非君命之卿亦以國氏齊無知衛晉鄭突曹赤之類是也公羊所謂國氏者是也然各國之公子不稱其國何以別之國氏之說亦未然也魯宋齊晉衛蔡陳鄭八國之卿自齊桓伯後無不稱族餘國則否公穀言曹莒無大夫者無命大夫也舊說謂無君命若無君命何以得爲大夫乎禮諸侯之卿皆命于天子

王東遷諸侯之卿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
有書族者及齊桓既霸列會頗多凡列班位未
者在已命者下故此諸國皆得請賜族其不得
小國不能自通者而已終春秋秦雖大國少列
會盟故亦不請命楚既僭王固當不請及公子嬰
齊入會中國春秋書之同于列國命卿豈其能請
命于周假此以與諸國爭長乎抑自爲之乎未可
斷也自嬰齊之後楚卿亦書族矣已命者則通于
諸國故書族書名未命者但曰某人言但某國之

人耳同于衆大夫及庶士也如此者所以重王命
尊周室也大國之卿不過三人時多僭越其數頗
多皆非禮也魯卿雖未命者書其名詳內事也無
駭翬溺是也他國非命卿不書既無王命不通于
他國也來魯及事連魯者皆書其名詳內事也紀
履緰鄭宛莒挐楚宜申莒慶秦術吳札之類是也

名稱四

春秋自文公以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大夫見
者多人之文公以後政在大夫無不書名矣故書
人之時稱名必有異義當求其所以名書名之時
書人必有異義當求其所以人觀其所以而春秋
之時義思過半矣夫文公以前大夫書人矣而隱
二之無駭隱四之翬桓十一之柔莊二之慶父莊
三之溺僖元僖三之友僖十五之公孫敖僖三十
三之公子遂魯無不名者春秋詳內事所以異外
也且我魯之史不可稱魯人彼以事適他國各有
本末不得不書名也若閔元之齊仲孫閔二之齊
高子以省難來魯不勝存亡骨肉之感國人望之

如父母焉烏得不詳其名氏乎楚以夷自處至成
公二年公子嬰齊盟蜀始以名氏入春秋而僖四
年即有楚屈完來盟之目何也大其義者著其事
著其事不得不著其人完安得不書其不言使者
不欲遂進而書楚子也僖二十五年之莒慶二十
八年之衛甯速皆以名見何也莒以元年酈之役
魯有怨衛公平莒于魯昨年衛君而莒臣此年
君而衛臣君臣變盟不可不記其實也且列國
人多是征伐若會盟無慮皆君矣即臣亦紀其

亦以毅會也然而不可謂非政在大夫之漸也若會而稱人如莊五以納朔會則齊侯宋公稱人十三以宋御說立方兩月會則御說稱人畧之皆有故也若征伐大夫固多稱人矣卽以君將亦有稱人者如莊二十八之伐衛齊侯以事遠畧稱人僖三十之圍鄭晉侯從秦伯畧稱人三十三之敗秦晉侯以方墨畧稱人是也至若莊十四之伐宋與單伯會十六之伐鄭二十八之救鄭爲爭鄭制楚之始宜無所畧何以稱人乎僖三十三年晉人敗

狄于箕之傳曰八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明是郤缺行師而晉侯不過督率之耳齊桓公自莊十六年戒遂至僖元年救邢始稱齊師以前多書人豈齊桓盡以微者主兵哉熊氏曰苟非身係其君親之卽身在行間亦不必目君也郝仲輿曰凡君臣民皆稱人文成襄以前書法自是如此此于稱人之時求其所以名之義也若文公以後書法不得不變矣文元年衛孔達伐晉書人杜氏以爲孔達爲政不共盟主興兵伐鄭受討爽邑故

敗稱人是也二年垂隴之會晉以大夫盟諸侯而士穀遂與宋陳鄭三君揖讓于壇坫之上于是卽波臣戎客如楚椒秦術且儼然以名通上國矣故自書士穀而後凡役皆書名氏若不書大夫名氏而書人者必有故也是年晉人伐秦取汪及彭衙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是亦不可以已乎春秋畧而人之卽至次年秦伯濟河焚舟封殽尸伯西戎左氏艷稱之而書法亦僅曰秦人伐晉而已三年伐沈而晉宋五國稱人必微者沈卽自潰不必將尊

師衆可知晉秦無志中國蠻鬬無已春秋惜之故七年令狐之役兩皆稱人至十年北徵之取且以國舉書秦伐晉怨畧甚矣說者曰狄之非也至十二年河曲書秦人宣二年伐晉書秦秋五年同白狄伐秦十五年伐晉書秦人或人或師或國詳畧同辭非有異義于其間也且楚淪于夷秦僻于遠苟非實以事至易于稱人不甚計也文九年公子遂會晉宋衛許救鄭不及楚師左傳卿不書緩以懲不恪是也十七年晉會陳鄭伐宋爲孫林父孔

逵石楚矣卽陳公孫寧非上卿亦卿也而稱人何
耶杜氏曰邪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以弒君
見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
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所以督大教宋
魯皆弒晉受賂而還故文十七年伐宋稱人也文
公十四年鄭激而背華晉貪而醜正皆春秋所不
忍言也故宣元年鄭同楚侵陳稱人晉同宋伐鄭
稱師晉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二年卽初所在
行亦稱人將卑師少而稱人則十年之晉宋衛曹

伐鄭也食言而稱人則十二年晉宋衛曹淸丘之
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爲瀆盟稱人抑或從一事
再見之例稱人則成二年十一月蜀之盟也兼有
齊非卿故下列楚師與中國卒蔡侯許男乘楚車
失位不書三義以微而稱人則成九年鄭人圍許
也勝大取罪稱人不以勝告稱人則襄公八年鄭
子國子耳侵蔡也尊晉侯而齊宋衛不書大夫者
則五月晉悼公會于邢丘也以十四年會向伐秦
會戚凡三條人名不同多少亦異曹莒邾滕薛杞
小邾七小國不論君卿大夫書人其常也前二條
齊人經俱不書名宋人則前二條書人後一條書
宋華閱衛則會向稱人伐秦稱北宮括稱人必微
者稱名自卿在行也然公孫蠆北宮括二子稱名
蓋以其身爲社稷特名以顯之又有別義邪二十
三年晉人圍郯若爲籍談荀躒書晉人何也去年
十年荀籍雖已勤王爲子朝所敗十二月晉又以
賈辛司馬督鬬月又以銳遣樂徵右行詭濟師後
五人皆微者故總稱晉人耳哀公十年宋人伐鄭

無傳昭公以後兩次伐吳皆書楚人當將以夷攻
夷無所優劣也林堯叟曰昭公十七年楚人及吳
戰于長岸楚復稱人矣意楚衰且從吳同稱乎趙
子常曰楚大夫將稱人者七蓋有微旨子重帥師
書于經者詳矣侵宋避晉侯而還故畧之棄師囊
瓦陽丐未嘗爲中國寇患故有事蠻夷但書人圍
蔡伐陳傳不言其人自邪而後唯楚君大夫將秦
其恒稱治在夷狄也其娶齊伐莒入鄆一事再書
稱人乃史例

爵次

趙子常曰凡周班諸侯序爵爵均尚德據定四祝佗告萇弘蓋指始封之君而言也王人序諸侯上僖八王人僖九宰周公是也何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也寰內諸侯之師序列國上僖二虞師晉師是也大夫如其班隱五伐宋鄭人序邾人下僖二十八會溫秦人序邾人下皆以大夫序卿下也莊十五伐郳十六伐鄭二十六伐徐僖二十一鹿上二十九翟泉皆

宋人序齊人上時齊卿猶不先宋也莊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八救鄭僖五侵陳皆齊人序宋人上時宋非卿也文十七伐宋陳人序衛人下傳曰衛孔達陳公孫寧杜氏曰寧位非上卿也成二蜀之盟齊人序鄭人下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也襄二十七會宋陳孔奐序蔡公孫歸生衛石惡下昭元會虢陳公子招序衛齊惡下蔡公孫歸生上襄昭以後陳從楚則陳侯序蔡侯下其後蔡從中國則蔡侯復序衛侯上其大夫自如其班周禮大司馬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春秋之初晉以周班後鄭而鄭怒有郎之師小國諸侯亦降爵來朝不待伯者出而班序已亂矣凡主會者所序公羊傳曰其序則主會者為之主會謂伯者伯主序諸侯上齊桓創伯自鄄伯會諸侯于鄄以後齊侯恒序宋公上唯遇梁丘序爵蓋簡禮相見書如其班與主會不同晉自文公以後終春秋序齊侯宋公上也紀鄭之戰齊侯序宋公上蓋別有故而外傳則曰齊僖于是乎小伯其先宋蓋以彊大爾予謂小伯之說

出外傳非春秋語陳侯序衛侯上蔡侯序衛侯上春秋皆以陳蔡衛為序桓十六年伐鄭衛侯陳侯序蔡侯上杜氏以為蔡後至此時衛彊齊宋皆以為黨故也然自有說杜說非也陳嘗先衛一定之序然至莊十五年齊桓會鄄陳侯先衛杜氏以為陳介于齊楚之間為三恪故桓公進之非也陳嘗先蔡亦一定之序也然至襄二十六年二十七年陳侯始序蔡侯下蓋楚人以蔡近且服楚無二心故先蔡蔡之先衛亦一定之序然至定四年會召

陵後楚蔡侯始復從中國故序衛侯上也陳之在蔡衛後者蔡衛侯而陳子也于是一反周禮之舊矣子男序侯伯上男序子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許男序滑伯上僖四年伐楚以後許恒序曹伯上十六年會淮許序邢侯上成五年同盟蟲牢杞子序杞伯上六年同盟馬陵莒子邾子序杞伯上以後莒邾恒在杞上也世子序小國之君上晉悼之會齊世子光恒序薛伯杞伯小邾子下襄十年序滕子薛伯上十一年序莒子邾子上傳以爲先至

非也齊大國也好貳于晉故悼公違禮進其世子以說齊也在喪稱子居本班或降其班僖九葵丘宋襄稱子在本班二十八會溫陳共稱子班鄭下定四會召陵陳懷稱子班鄭上杜氏曰無義例蓋主會者所爲也衛侯之弟攝位受盟稱子序鄭伯下僖二十八踐土衛叔武是也晉卿序齊宋上僖二十九盟翟泉晉人序宋人齊人上以後晉卿恒序齊宋卿上也齊卿序宋卿上襄二會戚齊崔抒序宋華元上以後齊卿恒序宋卿上也惟師以國

序莊十齊師宋師僖元齊師宋師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襄二晉師宋師衛甯殖是也亦有不序國而序主兵者隱五邾人鄭人伐宋是也秦卿序宋卿上成二盟蜀秦右大夫說序宋華元上僖二十二會盟翟泉秦人序陳蔡下者晉文以周班次之秦伯爵其臣不得先侯國之卿也蜀盟超宋卿上者楚嬰齊主會崇其與國以形勢軋諸侯也楚既可先宋則秦亦可先宋矣此天下之勢也凡盟會以國地者國主不序桓十四會曹僖十九盟

齊二十盟邢皆國主與盟會唯隱五盟宿杜氏云宿亦與盟按宿無與于會宋之故何爲列之盟會故說者不取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方見圍雖地以宋不嫌與盟凡微者雖有諸侯之事不序穀梁傳離至不可得而序也予讀春秋而悲蔡之先陳秦之先宋者楚起蠻夷而亂封國之會也許序滑伯上邾子序杞伯上者中國自爲亂五等之會也天下勢而已矣悲夫

杜氏曰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晉法也豈惟大事卽散民野服嗇各繫人亦或有記風雨詳陰霧以卽事感興焉是歲月日時春秋固無不欲書也第有一時失記而不書者有他國不告而不書者有年遠佚簡而不書者聖人亦無如之何耳卽所書月日亦豈無法哉第以書不書爲褒貶較量一時一日以寄我委曲之心賞罰之典則聖人亦勞且拙矣蘇子繇曰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

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者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毁凡如此者皆以時成者也會遇不如來至侵伐取救次戍追襲奔叛執水旱雨雹氷雹雷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此物理一定聖人所不得而措意也趙子嘗曰凡上有繫日之事而下有不日之事嫌于同日則書是月以明月例如僖十六年春嫌于不日則再書其日以明日例如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丙戌衛侯卒之類苟二役爲一事則蒙上事日如

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與朝王所同日之類凡一月有二事俱合日而前事赴在後者則以往日附來日如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甲子晉侯卒之類蓋甲子在戊辰前四日杜氏曰書在盟後從赴也赴在後月者則以其日繫後月如成九年七月丙子齊侯卒之類杜氏曰丙子六月一日書七月從赴也凡同月事有兩事皆合月者則以下事蒙上事之月事不合月而下有合月之事則爲下事月苟二役爲一事則不爲下事月如僖二十八年

冬會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之類蓋壬申十月十日也有日無月見非會諸侯則無朝故蒙上不月事所謂若例也此文理一定聖人所不得而轉筆也至于他文則非予所敢知矣夫事有大善大惡則必慶幸之痛恨之爲之備書其所繇起以爲勸戒之端書時書朔晦書支于人情固自如此故日爲詳則不月爲畧不月爲彌畧是也然有勢不能詳者聖人雖欲詳之而不可得也日爲重則不日爲輕不月爲彌輕是也然有勢不

得重者聖人雖欲重之而不可得也按經傳書日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下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書日者四百三十二此則久遠佚簡不與近同之一驗矣孔氏曰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者惟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而公羊氏又有食在朔食在晦之說此猶易明者也若卿卒書例傳于隱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發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然公孫敖卒于

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則非不與也穀梁以爲惡故不書日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獨公羊以爲遠者蓋言傳聞之遠實爲得之趙子嘗于春秋巳思過半獨拘泥日月太甚至于諸侯之葬以書日爲奢不日爲儉支離乖舛殆不可言宪如秦惡公之卒書日而不得其說則歸之無所考而已豈不悖哉

五伯一

蘇穎濱曰或曰五伯并稱何昉乎曰昉乎戰國之世戰國之士所以鼓舞其君則伯而已矣曰桓與文恐其高而書也故下及秦宋楚曰繆亦可伯也殤亦可伯也莊亦可伯也盛鼓于時遂弗改于後耳或曰謂秦爲伯者孟子之言也左氏之言也謂宋爲伯者公羊之言也謂楚爲伯者又左氏之言也三子之言非與曰孟子激辭也左氏誣辭也公羊偏辭也孟子嘗稱百里奚曰秦繆公用之而伯矣又曰相秦而顯其君于天下矣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

子爲我願之乎且桓文之事不道矣秦繆反可道乎管仲不足爲矣百里奚反可爲乎嘗究其說矣時則有以伯軋巳者故貶管仲以拒之時有以游說軋巳者故又申百里奚以抑之亦不思秦于百里奚仍嘗盡用其言乎秦得嘗伯乎君爵嘗顯乎故曰孟子激辭也左氏于百里奚如遺而譽孟明如不及旣歸而執則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孟明念德矣焚舟則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孟明不智無勇違父悞君百里奚不幸而生不肖之子

秦穆公不幸而蓄此不令之臣千里而襲人敗殽之行也歸戎而見執後世之恥也焚舟之後晉待不出秦無少加于晉也封尸而歸何救于塗地之敗也曰德何德曰念何念西秦素服于秦豈孫封尸而伯左氏之筆于是爲曲矣舍其文而稱其子掩其是而飾其非後人又溺其說而信其事豈可哉故曰左氏誣辭也公羊之言曰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雖文王之師不過是君子不暇責其重許襄公而恨其輕待文王也今夫卵也而與流丸齊

注不自處毀卵而籍石以綿纖兒知笑之矣然則公羊不出戶之腐儒也其旨鄙其言戇故曰公羊偏辭也于泓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橫經之儒其誣可知予無責耳矣或曰是則然矣予以秦伯之謚爲繆何哉曰予不觀謚法乎名與實爽曰繆布德執義曰穆之二者判然殊也古之得此謚者秦晉以之學者疑秦伯霸王晉公尊賢而皆同此謚更繆爲穆不思其終違蹇叔徒涉子思是爽實之大者也繆不亦宜乎或曰然有謚予曰有異家之徒羅子佑鬼神而引秦繆公上帝錫之年九十年儒者董無心難以秦繆書文且曰繆者謬亂之文謚者德惠之表有謬亂之行者天錫之年有德惠之表者天奪其命乎史記蒙恬傳曰昔者秦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古之可謚者若此予言豈無稽哉

五伯二

鄧元錫氏曰或曰桓文之未出也其權散桓文之

既出也其權聚較利害則權散而交鬭不若權之聚可紓禍而息民語王道則權之聚而疑王不若其散而未有屬也是惡聚而喜散也惡聚而喜散有激者之心也非王心也夫齊桓之功莫大于存亡三國矣而衛祀其尤也乃春秋書城楚丘城緣陵其美績而不序何也進之王也進之王者公之天也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亡與天下存之我無功焉故不著之齊人無德焉故不著之衛著之杞也故救邢大其師城衛大其績木瓜著其

感功之矣而終進之于王一泯其怨德之報聖人之善救人也乃晉文之功莫大于城濮矣然伐衛以致楚分曹衛田以怒楚賂齊秦以軼楚雖其克捷而召陵以義勝城濮終以智計勝也故子玉請戰晉師避舍若不汲汲然者經探其志而書及踐土載盟晉獻王所獲而陳俘王享醴命侑賜弓矢秬鬯命之伯也而經畧不書以爲是譎而不正也春秋之義大居正也踐土尊王之功不後于首止而義不得比于首止以爲是文其而冢忠也會河

陽稱狩全天王也執衛侯稱歸京師尊京師也春秋之義致用忠也翟泉之會比美于召陵而義不得比于召陵以爲王霸之道自此失也於王所而盟致王人而盟乃其所與盟者晉列國之大夫也而大夫專盟之漸萌始矣故五霸桓公爲盛晉文下之宋襄霸之反也秦穆霸之修也楚莊霸之變也其每下者也曰霸之反柰何彼其人憤烈似義復言似信小不忍似仁而施之不當爲悖也周書有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小邦懷德懷于

仁也大邦畏力屈于義也滕之爲滕弱小矣不與于中國之會盟終齊桓之世不加兵亦恕其不及也已爾而首執之鄫受盟而用之何虐也曹宋之怨舊矣始受盟而復圍之斯遊何義也乃會楚則乘車以示信戰泓則不鼓不成列不獲二毛以示仁威加于小國莫之懷也德狃于大國莫之畏也是宋襄之仁義也其設之不當也仁義之不懸衷也仁不懸衷故愛不著于惻隱義不懸衷故威不斷于羞惡而徒以煦煦孑孑爲也霸而見執經以

自執爲文故曰霸之反也秦穆霸之脩也誓殽乎與諸詩列之國風重之矣乃畧不見經何也曰春秋爲中國王統而脩也秦穆無志乎中國者也置惠建文立晉君矣城濮之戰與獲楚矣而踐土河陽之會無列則無志焉故也無志乎合中國而專闢土以爲功盡岐雍之地而闢之極西戎以爲利是霍秦之所以并天下也故聖人沒其事于春秋而列其言於書詩曰湯湯乎風肅肅乎誓茲胡爲乎來哉沒其事者薄其迹列其言者著其微故春

狄知徵也乃楚莊經見何也楚莊有志乎中國者也莊有志乎諸侯而中國之霸統適中絶而莫振故謹志于春秋及巴泰滅庸書曰是索中國之西南而疆之也非志庸巴已也滅舒蓼又書曰是索中國之東南而疆之也非志滑汭已也于是乎有陳鄭宋之師然滅陳而能復比于仁其滅也末滅而書入入鄭而退舍比于禮其入也末滅而書圍辰陵之盟陳鄭合矣歸父如宋齊魯往矣邲之戰晉失伯縱書晉及傷中國失道屑屑于爭鄭而不

知其本也其自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歎之也至宋人及楚人平不盟不誓釋然而去之曰非君國之故而平也從宋人所同欲而平也非宋人所欲而平亦楚人所同欲而平也故經不書楚子不舉楚師一公之于人蓋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充斯義也蕩蕩乎欲惡與人同而已不與焉于是知春秋之與善弘變生民者大而尊王以天也故治春秋者治五霸而已矣治五霸治之以天道而已矣

楚夷

鄒仲輿曰說者曰春秋夷楚不與其爲國故州之夫禹貢九州而朝者萬國周一州爲二百一十國州非小于國也楚居荊荊以甲之吳亦夷居揚而何不揚之秖可笑矣襄鄧汝漢近在侯綏商頌曰維女荊楚居國南鄉言至近也揚越之地會稽之山具區之澤皆職方內九貢入焉正朔加焉巡狩至焉朝會同焉帝王盛時以封賢哲爲藩輔仲尼一切劃爲夷狄僅僅守一規之中原曰此王民王

土也不亦觸蠻之天下也與哉而禹湯文武不亦蝸端之王也與哉其說始于漢司馬遷謂楚故蠻夷吳自壽夢始通中國夫壽夢時春秋之末造矣九州闢自唐虞歷夏商周千有餘歲豈春秋定哀前荊揚尚爲異域乎齊桓伐楚問王祭不共未嘗詆其爲夷管仲遺蒙孫通好宋襄求霸乞盟于楚世儒何據創爲此例古稱荊蠻猶魯淮夷齊萊戎周之陸渾晉之赤白狄不以累周晉齊魯奈何以群蠻故併累吳楚也孔子豈惟不擯楚生乎所欲

有爲者王惟楚拔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將絶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過狂接輿沮溺丈人皆蘇楚往來陳楚閒耳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爲擯楚與無稽之言或曰楚不敢兼中原非晉之力與曰然顧晉亦不敢兼諸侯非楚之力與晉自重耳納王請隧包藏不軌召天子朝諸侯睥睨神器所不得満志惟楚人扼其膺耳故有晉不可無楚無楚亦不必有晉存則兩存絀則并絀彼執夷夏之例爲安攘之説誣儒之見

而不識天下之機者也然則仲尼稱管仲曰吾其披髪左衽所謂披髪左衽者非楚與曰非也聖人之寓言也春秋諸國無披髪左衽者雖陸渾赤白狄居中國久亦無披髪左衽者昔戎狄伐周伐晉侵曹侵杞滅衛齊桓公伐山戎管仲平戎于周隰朋平戎于晉城緣陵遷杞城楚丘遷衛城夷儀遷邢所謂免于披髪左衽以此烏在其謂楚乎昔者西周之亡也以戎而東周之有戎也以晉晉人遷陸渾于洛以逼東周楚子伐之春秋書之予楚功也豈其伐戎者反斥爲夷而豢戎者反爲攘夷乎先王之制蠻夷要服去王畿二千里戎狄荒服去王畿二千五百里楚上世爲文王師受封先齊魯都郢即今歸州去中原纔千里而南蠻遠在炎徼北向之外楚宅南方侯服之中惟是洞庭彭蠡稱三苗唐虞已分北是地爲華壤久矣豈仲尼作春秋尚追數四凶乎江漢汝墳二南首善斥爲蠻荒則五服缺一面而中原無南土矣豈春秋之義然則春秋無惡于楚乎曰有之惡其僭稱王惡其猾

矣諸侯吞併小國惡其與兵搆怨與齊晉汨亂天下凡春秋所惡于楚者晉皆有楚所得罪于春秋晉不無然則天下何賴于晉何獨責于楚晉欲致楚不能而說者解嘲曰夷狄不可同盟會夫盟會非聖〻之體不同盟會非聖人之禁世儒艷覇功而隠爲例何可與論春秋也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唐虞以來東南爲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

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内殷周盛時無褫虞息惟閩隔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耳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闔閭始通中國猶醒者妄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

獲麟

席書氏曰世儒于獲麟之疑迄無合一之論或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或曰制作三年文成麟至茲二說者吾從誰歟嘗與博文好古之士尚脩遺經之疑時遺一人焉專于格麟之說其間時遺一人焉專于感麟之說且堅持論頻年莫能下也比歲都水淮陰有鱗舟濤浦閘子者曰格麟之說信然歟予曰未也此過于尊聖者爲之也爲斯說者其必曰夫子之文成于哀公十三年冬至十四年春麟遂出也斯言也可以語中人不可以語上智其諸好事者崇奬聖經之過故爲侈大之言謂聖人神化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也不知所謂聖人者正惟無險怪以高人也夫謂春秋成而祥麟至言已奇事已怪矣文以冬成麟以春至時之

約會事之後先曾無一爽奇怪亦又甚矣謂文成于十一月冬是夫子于所際之月書所親見事安知非後時而書乎就以所見而書安知夫子之文果必終于此乎絶筆于獲麟猶曰以麟故也絶筆于十一月冬將謂何歟騶虞麟趾周召之得邦家者之徵應也夫子不得邦家而後有春秋之作豈有窮者制作能致達者徵應歟聖人能使天道必應于已顧不能使天任已作東周之盛易天下之人他經萬世之功不在春秋之下麟之出哉果有

為將為聖人出不專為春秋出也況實無為乎此
格麟之說吾無取乎爾也或曰格麟之說既聞命
矣敢問感麟之說何歟曰似亦未也夫子作春秋
蓋其生平之志非以一朝一夕故也幸而麟出春
秋因而作也使終其身麟不出春秋其終不作乎
幸而麟出是年春秋因而終也使當其年不出春
秋當何止極乎或謂春秋固終作特緣是有發也
此亦不得其說而牽合之也按魯哀公十一年孔
子知道不行而自衛反魯十三四年正其刪述六

經時按夫子沒于哀十六年夏麟出于十四年春
使麟出於哀公初年夫子初有感而不暇作也使
麟出于十五六年夫子雖有感而無從作也春秋
之作或于獲麟之年或于麟先或于麟後皆不能
必知也若夫子有意而止于獲麟其有感于麟必
矣其或無意而偶止于麟是年之後或以疾而不
能續歟或以沒而不及續歟或如朱子註大學至
誠意章而卒歟此感麟之說亦未驗于人心也或
問二說不同是非必居一矣吾子皆不之從何也

也曰無據曰子有據乎曰孟子孟子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聖人以亂賊之懼為功不以麟出為
功也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以詩亡也非
以麟也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之作以懼亂也非
以麟也予嘗言曰春秋之作不以麟麟之出不以
春秋非予言也孟子先言之矣

大義

春秋所書諸侯爵叙之法隨其自適初無進退能
用侯伯禮則侯之伯之能行子禮則子之或人或

子或伯或因因時俯仰不可要典故劉知幾謂春
秋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胡康侯亦曰春秋傾
否之書而或者以崇勢利獎奸雄即聖人亦不得
已焉嗚呼夫孰知夫子一字特書以盡貶二百四
十年之為君一字不及以盡貶二百四十年之為
臣為儒者所習而不察乎蓋自周室下衰強侯擅
命一切生殺予奪不復稟承為諸侯者無王賦入
見之禮為卿者無命于王朝之法夫士也不請命
而為諸侯為卿有是理乎有王者起寧待教而誅

之乎故夫子一字特書以盡降二百四十年之諸侯一字不及以盡降二百四十年之卿無一得免者知者見之凜然可畏讀者習之隱然不露然後知聖人雨露雷霆化工之妙負非游夏所可及也一字云何禮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定制也春秋書魯君曰薨大夫皆曰卒卿卒從大夫此定法也列國諸侯之沒也既從臣子辭公之矣何以不書薨而書卒乎惟大夫稱卒今列國諸侯而稱卒是降其不得為諸侯也胡氏曰周室東

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康侯議論縱橫此最有得哉一字不及者云何曰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自命如僖二年管仲辭饗而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詳其語意士會為新請也以士會有滅狄功乃傚舊京本色以寵之耳若僖二十七之晉命趙衰為卿成十七之晉悼使魏

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昭十二之魯叔孫昭子之以再命為卿襄十九之鄭立子產為卿無慮皆自命矣故春秋于諸國一切為卿者不書即有一二請命于天子如士會者亦不書以為諸國皆無卿凡卿皆大夫也諸侯惟得自命大夫吾與其為大夫而已矣請再明徵之僖三十三年以一命命郤缺為卿而成三年之晉殺郤缺止書大夫不書卿也成三年晉作六軍趙括韓穿為卿而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止言韓穿趙括之殺止言大

夫皆不書卿也文元年公孫敖以卿出聘而止書公孫敖不書卿也宣十四年孔達盟于清丘傳謂卿不書而止書衛殺其大夫孔達不書卿也成二年衛孫良夫帥師石成子曰子國卿也而經亦不書卿也數例合符經傳甚確夫王有公諸侯有卿班之等爵布在腹心胡可有缺而春秋一書絕無一卿以名見者是降二百四十年之卿不得為卿也此夫子傳心之要典正得詩人隱諷之旨烏在其為立功而傾否耶昔永叔書五代之君皆曰崩

佐逆皆曰甍或者以為盜賊簒逆之徒生前既已
為帝為王崇高富貴止藉君子筆削之嚴以稍誅
其惡而復崩甍之則此輩既得竊命于生前又得
徼榮于死後是為惡者無時而不利也然乎闘汞
叔後亦悔之而事已無及不能追改矣豈惟命爵
即討罪亦然春秋如有義戰固當書征然而不書
也陳氏曰春秋上下二百年間未嘗一書征者以
諸侯之侵伐皆非奉王命以敵所愾相為強弱以
搆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然

則陳人蔡人從王伐鄭亦上之伐下不謂之征何
也曰征之為言正也伐鄭之事出于交惡而已豈
所謂正乎吁即此三事而春秋大義禀然矣

春秋書義四終

春秋不書義

春秋所書一憑告赴左氏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
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
不書於策告而不書為聖人所削者甚多故以不
書較書以書較不書兩相比勘而凡得于書者必
有義以取焉不得于書者必有義以舍焉則不書
一法對照書法而見測義之最確者也然左氏所
說者史例而非經旨惟永嘉陳氏始發不傳之秘
于古未有而侵伐國滅異說以磔裂其義趙子常

猶不滿焉于是據左氏之跡採陳氏之意毎事著
義皆有文理可覩其目不書之義有五一曰畧同
以顯異公行不書至之類是也二曰畧常以明變
釋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是也三曰畧彼以見此
以來歸為異則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
之類是也四曰畧是以明非諸殺有罪不書勤王
復辟不書之類是也五曰畧輕以明重非有關于
天下之大故不悉書是也凡書不書之大端不出
于此予故以不書為目原本趙旨集成一篇中有

未安下趙氏若頗爲訂證而其大較與要于論說也蓋春秋之初如同草昧與魯相及者僅齊鄭宋陳衛蔡諸國莊僖之際齊桓創伯糾率諸侯共奨天子而魯始通于天下赴告四達故僖元年荊始書楚則前此楚之不書者不足據也二年晉始以滅下陽見經則前此晉之不書者不足據也十五年秦始以戰韓見經則前此秦之不書者不足據也襄十四年十三國之伐秦晉爭兵止此以後安處西方鮮與盟會則後此秦之不書者不足據也

諸如此類不可指數先須識得此義然後剖經證傳累黍不差不然吾未見其能通也肇敎曰列國之事夫子未必盡知諸事之凡義例未必相照子以不書較書一一比而同之毋乃太泥乎曰唯唯否否事有成說義有定裁當時列國文告賢哲私聞風驛星軺流傳雜糅左氏魯人採奇愛博稗官小說無不蒐採一二大事寧有忽遺夫子據舊文而出精義眞有不勝比例者焉不然不書者何以義値當棄灼宜不書其書者何以義値當取灼宜可書想夫子當日心揆手裁實有可據者在耳肇敬穆然而笑曰然

春秋不書義

即位
立國
立命
興作
主婚
崩葬
內薨葬
外薨葬

朝聘
會盟一
會盟二
會盟三
征伐
外侵伐一
外侵伐二
戎狄
救

次戍
滅國
外取邑
君出
諸奔
叛
諸弒
相殺
死難

討賊
討亂
諸及
名氏
春秋時義
春秋地義

春秋不書義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即位

即位隱莊閔僖不書與別義不同別義詳事不書此四公即位以非常不書也隱攝君不行即位禮莊僖閔以繼弒君不行繼位禮也其宜桓繼弒行即位禮者彼躬負篡逆欲自同于遭喪繼位者以欺天下後世耳趙子常曰有以不書公即位為夫子所削者蓋疑不信左氏之過左氏知魯史有不書之例而考之不詳于隱公不書即位曰攝也是矣于莊公不書即位曰文姜出故也閔公不書即位曰亂也僖公不書即位曰公出故也不舉其大而舉其細隨事為說而義不相通故說者得以排之惟穀梁謂繼故不稱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此說得之

立國

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命爵立國之大典應書且晉國主盟為伯者爾時方生之勢隱隱隆隆亦應書何以不書蓋曲沃非周舊也僭叛之國也曲沃國非功封也誘晉小子侯而殺奪之者也當隱五年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七年曲沃伯誘殺小子侯八年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周天子于故晉不勝卵翼之乃終不克自振而曲沃勢成王巳無可奈何不得不以一軍命晉侯矣是豈酬功報德文武成康爵命之意哉使春秋書之則亂臣賊子既得徼一時之寵而復冒萬世之公是又與于不仁之甚矣故不書其始使若不知從何而來與山雒之戎亦自之狄同其造始云爾溫公作鑑以續左傳衍明此義則初命魏斯趙籍韓虔可無書也至夷吾為晉惠公在位十五年韓之獲書曰晉侯而僖九年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不書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不書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亦不書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文公亦不書殺懷公亦不書立晉國終是草莽僭竊無所比數必至文公創

伯有功中國方許其列于春秋耶其義固不出于
此矣

立君

諸侯之立稟命天子承國先君凡為諸侯三年喪畢士服入見于王王特命之無諸侯不當請命于天子無天子不當錫命于諸侯自周衰禮廢而舉行此典者鮮矣故立不可不書也而當時舉天下皆立不以正者春秋僅書二立以見義如隱四年衛人立晉則立出于國人而見其公桓公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出于一家而見其私二立之義褒貶截然胡氏尚以衛人立晉無所稟承為非正何也葢天子衰微不能自立安能廢立諸侯若先君則桓公弑矣又何所承乎且君之立以為民也以萬民之公擁立一人正得乎丘民之義何為不可春秋彼善于此者此其一矣且終春秋無書君立者桓五年鄭立佗不書桓十六衛立公子黔牟在位八年不書桓十七鄭立公子亹踰年不書桓十八衛立子儀在位十四年不書成十三負芻殺太子自立不書襄十四衛立公孫剽在位十三年不書昭二十一蔡侯朱立不書大蔡不當立朱書蔡侯朱奔楚見之矣衛不書立公孫剽書甯喜弑其君剽見之矣曹不書殺太子免而自立書晉侯執曹伯見之矣陳不書立佗書蔡人殺陳佗見之矣此四君者不必書也諸侯既君朔矣而為朔至逆天子為突至逆與國則黔牟子亹子儀雖欲與盟會徵聘書而見之春秋不可得也故春秋于三君皆不書豈惟亹儀鄭昭公受命當立且在

位二年亦不書立而夫子徒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區區以世子二字寄命爵之典亦可悲已雖然春秋魯史也七國立君自不必書衛立子晉以接我書立王子朝以王朝大事書

興作

隱元年四月費伯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十月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莊公二十六年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此時晉尚未通于魯不告故不書僖十九年秦取梁國命曰新里遂城而居之不書蓋書

梁亡則取國城居自不必言從其重也襄十年晉
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地不書杜氏曰魯不與也
業書戍鄭虎牢則小者不必書矣二十四年齊人
城郟于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于天子
故爲王城之苟徇已私無關大體故不書昭元年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犨櫟郟三邑鄭
地子産曰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
鄭非關于天下之故不書四年八月楚子遷賴于
鄢遷許于賴城而還不書冬楚箴尹宜咎城鍾離

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
罷賴之師皆爲備吳也不告故不書蓋春秋于吳
楚書其關于天下者而已他不悉書也十一年十
二月楚子城陳蔡不羹不書既書滅蔡不必書城
也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
郟遷陰城郟僅以自守故不書叔孫昭子曰楚不
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冬楚人城
州來不能撫民而城州來以挑吳沈尹戌料其必
敗矣畧之故不書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削弱之

討自不告一國之故自不書二十九年冬晉趙鞅
荀寅帥師城汝濱晉所取陸渾地也事不必書一
經凡土功無不書楚宮宜書作而不書者諱之也

主婚

莊元年書主婚之事甚詳然齊桓共姬亦魯主婚
而經不書者此筆削之法蓋魯莊與齊襄有不共
戴天之讎方在衰麻中而天子命魯主婚魯人獨
不可引義力辭乎故詳書其事見王室與魯兩失
之也黃先生曰同一主婚也而前後經不同則前

之所以見詳者深有意矣莊十一年經書王姬歸
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趙氏曰此合禮不書之
證也杜氏曰不書齊侯不見公天子使同姓諸侯
主婚者爲兩君敵體令齊侯逆女而公不見何以
爲婚主況莊公幼魯方受制于齊乎予細繹之杜
氏書不見公亦有說諸侯主婚者爲孫其國賓遣
耳不必敵體揖讓況婚在女家奠鴈拜訖即前馬
先行士大夫如此國君未必不然且魯以納糾故
與齊方隙直至十三年冬北杏會後公與齊侯盟

方得成好則此時齊侯不欲與魯侯相見亦未
可知以此三義測之不見公甚合至于此年王姬
與初年王姬詳畧異者夫子自有義不在見不見
也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凡諸侯之女行
惟王后書其非魯主則不書若莊十八年陳嬀爲
惠王后宣六年齊姜爲定王后皆不見于經是也

崩葬

莊僖頃三王不書崩子常之說莊曲其曰莊王僖
王頃王崩葬皆不書乃筆削之旨在存策書大體

中自爲變例而左氏學者往往妄爲之辭今考莊
十一年魯王王姬之婚冬王姬歸于齊明年莊王
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冬
會于鄄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
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卽
位傳言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禮命之宥皆賜玉
五穀馬三疋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
陳經傳所錄莊僖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
乃以王室微弱不能自通于諸侯可謂誣矣且

時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魯人其有不弔莫天
子者乎文十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頃王立
故也十四年春頃王崩王室無不告魯之理是年
傳曰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
伯如齊使魯不弔葬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乎然
則曰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者其妄明矣
傳記天王崩有秘不發喪定位而後來赴者惠王
也有緩告者靈王也有王室亂雖不成尊亦赴者
王子猛也豈有二臣爭政遂不告王喪之理乎竊

嘗有考于辨名實之說而後知三王崩葬不書爲
夫子所削無可疑者蓋平王東遷以來朝覲貢獻
不至貢賦不歸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唯弔喪送葬
同列國而已伯者雖知假尊王以示名義而不能
身率諸侯享覲于天庭史書崩葬無異文也方伯
之所以賁力王室者如斯而已乎是故莊僖崩葬
特削而不書自有伯以來天下之勢又一大變而
王室亦以無伯而愈卑矣雖區區弔葬之禮存君
子以爲猶不弔葬也是故頃王崩葬特削而不書

昔所以辨名實之際而定伯者之功罪也按子嘗
之說如此蓋以當時諸侯舍大節細仰予葬亦不
足取夫子使一姓子桀不足書耳予卽其言而折
之周自東遷王靈漸歆然當其初天子典制猶存
諸侯悖叛未甚况周桓綵黠智巧尚足駕馭諸侯
魯桓公亦非闇弱不曉事者故平桓二王無不書
崩至莊王崩當莊公之十二年僖王崩當莊公之
十七年皆莊公事也周僖惠固庸主不能令諸侯
魯莊公知毋之人二十二年以前見制文姜三十

七歲方娶妻安能行有理事二王不書崩周人不
能告也卽曰魯人亦不弔也不弔自不書也至言
齊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順亦非事實魯莊十二年
齊桓雖與魯以糾納故方與齊搆敗齊師于長勺
敗宋師于乘丘齊桓之令不能及魯卽十一年冬
魯以王婚故書王姬歸于齊然所書僅此一條與
元年詳書王姬歸齊之事不同則當日魯不畏齊
明矣且齊桓直至莊公二十八年始伐衛消討與
子頹之亂其十七年僖王崩時前後數年方營家
門滅譚滅遂服宋挾魯以爲根本之計彼子頹亂
周虢鄭爭納齊桓付之罔聞勉執鄭詹任逃不究
當是時竊恐齊桓且不弔王魯其弔乎趙氏徒認
王姬歸于齊以爲莊崩無不告之理而不知書法
之簡畧其中有故彼單伯會鄄齊侯朝王又何足
爲告喪之證哉趙氏不考經傳記載不度當時勢
變而二王不書崩妄作有伯之說聖人豈若是巧
聖筆豈若是迂乎至頃王崩左氏明言周公閱與
王孫蘇爭政不赴何故闕而不信學春秋者不信

左氏將誰信耶蓋赴告必有簡策簡策必有承行
天子方煢煢在疚尚未稱王使無執政則誰爲當
國誰是主名譬如今時人死爭繼者訃狀書名便
披麻執杖而爲孝子矣閱蘇爭政所爭在此政柄
未定安肯告喪列國乎頃王不書崩固不告也趙
氏妄爲無伯之說亦非也

內薨葬

傳曰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
公亦不書□□公辟不爲喪主則禮不成此不□□

不書之類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不書葬定十五
年傳言不祔杜氏曰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
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
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夫
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
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
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子氏赴而不反哭故稱
夫人而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
稱夫人薨不稱夫人故葬不言小君今按杜氏所

述夫人喪禮本隱三年傳例然哀姜殺于外不可
言祔其薨葬無異文何也蓋喪有服葬有制事有
異嘗史有變法左氏亦言其大槩耳定姒從夫諡
哀公親嫡母也必無不祔之理傳言不祔妄矣然
隱二年夫人子氏爲繼娶隱公攝位桓公未立多
所避忌殺哀簡禮不反哭有也姒氏爲哀公親母
而卒哭于定公之時今之妻喪多有不弔定公未
必告赴以勤友邦不赴有也若祔則祔于祖姑有
何嫌避哉不稱夫人總是此意

外薨葬

諸侯不書葬并皆以魯不會侍其國葬不以禮而
不以葬期來告亦無從往會之耳魯成公以黑壤
見止不會晉成之葬故晉葬景公止魯公送葬魯
人辱之故成公親送葬而不書襄公二十五年齊
人側莊公于北郭被弑之君葬不成禮故不書楚
康王卒襄公在楚楚使其親襚二十八年十一月
如楚至明年五月方歸送葬必矣而不書不使楚
之有加于魯且不可舉號也蔡終身從楚然昭二

十三年書蔡侯東國卒于楚蓋畏楚故重其與國
也而桓十七年之獻舞卒于楚不書猶曰占門之
君不成禮弔也若文十五年冬十一月扈之盟傳
言蔡侯在焉而甲午之卒不書楚子昔曰有齊難
魯不往弔非禮也弔禮即大國且遣大夫魯即有
難何難遣一微者弔蔡是時方釋城下之盟匆匆
會恐不赴故不弔不弔故不書春秋小國之君無
所告赴者多矣此甲午之卒乃後人學史者編年
列國知甲午之卒當在此年傳中原無明文何足

貿也杞夏餘也自魯僖公二十年以後杞桓公結
婚于晉葬無不會財魯人所爲禮者以勢也若德
公伯姬魯之女與婚也豈有瞽而不告之理卽不
載于傳可必其告而史不書乎葬者直蹶魯恭畢
杞來朝不敬輒加以兵是時又必有惡于魯故雖
告而不弔爾抑或壻女至親卽弔亦不必書乎秦
文公至穆公五世結好于晉僖十五年韓之戰始
見于經城濮之戰翟泉之盟秦人皆在然文六年
傳載秦伯任好卒爲穆公而春秋不書喪紀之文

未及于魯也

朝聘

隱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鄭伯非能行朝王
禮朝亦嘗事且不來告故不書八年八月鄭伯以
齊人朝王禮也當是時鄭伯爲王卿士齊僻在東
海未與朝家之事故不書文公二年公如晉晉人
以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故
不書四年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正也傳言
[illegible]文之業而諸侯服從曹爲他小國不必

書成公七年衛侯如晉襄二十四年鄭伯如晉爲
重幣故且請伐陳也明年伐陳傳故不書二十六
年衛侯如晉晉人執之齊侯衛侯爲鄭伯如晉晉
助孫林父執衛侯故不書二十八年齊侯陳侯蔡
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鄭游吉如晉皆爲宋盟故不書晉而更書公如
楚則已傷之矣其昭三年之鄭伯如楚六年之徐
聘于楚爲他國之如楚者不悉書也七年子產聘
于晉爲子產議黃熊傳耳他國聘事不必書十六

年晉韓起聘于鄭亦爲子產孔張事傳耳不必書
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二十年公如死鳥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
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衛
侯出入不必悉書而在境稱君則當時之喧乎可
想矣他國不書不告也然春秋魯史苟朝聘不及
于我本末不繫其事者不書

會盟一

隱公元年鄭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請

公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
也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
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
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也媚人伐
人其中有故書伐邾則此不必書冬陳及鄭平十
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鄭良佐如陳涖盟徙歲鄭
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之六年鄭伯侵陳
大獲故今年有是盟然亦無及矣且不來告故不
書十年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九年公有防

之會今年春公有中丘之會既書二會不書老桃
畧之也桓公八年隨及楚平當是時楚之于中國
遠矣方且稱荊安得有楚故不書十二年公及宋
公盟于句瀆之丘以宋成未可知也故不書書虛
龜之會足矣莊二十一年春鄭虢胥命于弭此蓋
謀不與齊令安及魯故不書僖十一年晉侯平戎
于王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王子
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此爲天王出居于鄭
時也左傳天王出居故此不書畧之也諱之也于

二年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
晉伐秦以救周故戎與周晉不和王子帶召戎爲
難秦晉不討而和故不書二十四年宋及楚平此
時楚未至爲中國害故不書二十八年晉侯齊侯
盟于斂盂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是時鄭以楚敗
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然是年既書踐土及溫
之盟齊侯鄭伯皆與此不必書也文公二年衛侯
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爲衛請成于晉無關係
故不書四年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傳言晉

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然無所關係亦不書九
年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宋諸卿救鄭而不及楚
師鄭及楚平無怪也故不書秋楚公子朱自東夷
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
大故懼而請平陳蔡于楚叛服不足計也故不書
十六年及齊平魯爲齊弱且經已書會書不及盟
矣故不書平

會盟二

宣公三年晉侯伐鄭取郔鄭及晉平上會入盟爲

楚人侵鄭傳也旣書楚人侵鄭此不必書五年陳
及楚平陳近楚不足道且爲明年晉衛侵陳傳也
故不書七年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與盟黑壤
一事書其重者足矣八年春白狄及晉平不足書
也冬陳及晉平故楚伐陳書楚伐陳此不必書十
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前年毛召作亂討蘇氏
今王孫蘇出奔故士會平之雖關王室亦細事也
故不書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晉以笑郤克
故執晏弱三子今同衛伐齊齊故有此盟也旣書

晉衛伐齊此不必書成公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
于王戎狄豺狼晉不能治以致王師之敗未必非
其一平啓之後書敗績矣此不必書二年公上鄉
之會晉四卿出師會晉衛以報齊怨一戰勝齊晉
使魯大夫會鄭自師逆公召以勞師于體爲辱故
不書五年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前年鄭伐許
許靈公鄭悼公如楚訟鄭不勝楚執皇戌子國則
鄭伯及晉盟反覆不足道也故不書十一年華元
合晉楚之成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楚公子罷如

晉聘且涖盟此成王于向戌經所不載說者遂欲
以爻年瑣澤宋西門之外當之非矣故不書十六
年春鄭叛晉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反覆不足
道六月旣書鄢陵之敗矣此不必書也襄公四年
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不來告故不
書八年冬鄭乃及楚平春鄭無故侵蔡楚囊伐之
故有是平也九年冬乃及楚平同盟于中分晉不
得志于鄭伐鄭而與成故楚子伐鄭有是平也此
二平不足道故不書十一年鄭與晉盟此正三駕

之時戍鄭虎牢鄭將帖晉故此盟不必書十九年
齊及晉平齊靈公卒晉士匄侵之聞喪而還齊感
其禮故有是平旣書齊侯卒乃還義已著矣此不
必書二十年及莒平楚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
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且已書祝柯矣故不
書三十年鄭子產如陳涖盟此爲昭八年楚滅陳
傳也已書鄭及陳平故此不必書昭公五年子產
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晉侯送女于邢丘故有是
會無關大故不足書也十九年夏邾人郳人徐人

會宋公同盟于蟲終宋公伐邾事既書伐邾此不
書也哀公元年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
告慶越不告敗也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
也助逆故不書八年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
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齊以季姬之故絶牧伐我
故有此盟以季姬歸書辭之畧之也十二年公及
衛侯宋皇瑗盟書會而不書盟畏吳竊盟也十三
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吳
晉爭先乃先吳此實盟不書何也會則從我而言

故不書及若盟以徵實主會列之明神臨之先後
不得亂也辭先吳故不書盟

會盟三

趙氏曰春秋之初王綱既隳有特相盟而後有參
盟諸侯合而爲亂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則伯者
興矣自有主盟而後無外特相盟故外特相盟雖
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宣
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之類是也舍伯主亦
無敵特相盟者苟無盟主則參盟復作又不但特
相盟而已外特相盟雖王卿士不書如昭五年單
子會韓子于戚是也陸氏曰凡平有關于天下之
故而後書非是不書穀梁云外平不道非獨外也
隱七年宋及鄭平陳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文
九年宣五年陳及楚平文九年宣十二年襄八年
鄭及楚平皆外平也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
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不書皆內平也若宣十五
年宋人及楚人平陳氏曰有與楚平者矣于陳不
書于鄭不書至宋始書之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

始書之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
勢春秋致意焉中國夷狄相盟會非有關于天下
之故不書據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于
宋西門外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襄四
年晉魏絳盟諸戎之類皆不書文十年陳侯鄭伯
會楚子于息雖參會不書若襄五年公會晉悼公
十一國吳人于戚傳言九月丙午盟不書昭元年
會于虢尋宋也先是宋之盟楚人先歃楚人懼晉
之卯主也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故不

書盟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傳言盟于繒衍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言七月辛丑盟皆不書陳氏曰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蠻夷僭號雖以諸侯禮今晉而從百牢于魯又以公見晉侯長此安窮非他夷狄比矣萊門之盟雖內不書者城下之盟有國所耻故爲內諱之也

征伐

王臣會伐非有關于天下之故不書晉襄末年大

夫始專文三年經書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爲大夫將書大夫之始而楚卒滅江故王叔桓公與伐而經不書不以救江累王室也秦晉交兵四世矣然爲中國患者楚也成公十三年厲公初年乃與楚成而修秦怨十三國之伐雖敗秦師而猶不書敗績故劉子成子實與伐而不書者不以伐秦累王室也昭二十三年二師圍郊王師晉師也不書王師杜云不以告然因不欲煩王師也諸侯既叛晉王室愈卑定公六年鄭人因子朝之亂

之王伐周闕外天王處于姑蕕劉單復辟而定八年成桓公晉士鞅侵鄭如列國報復之爲者經不忍書也王叔劉成實以師會不書杜陳皆謂不親伐非經傳之意予謂不然敬王之遭亂屢矣書出居于狄泉矣已復處于姑蕕不忍言也且不一年而復爲時甚近不必書也既不書姑蕕則劉單之復辟不書矣復辟不書則詹翩之亂與鄭之助亂成桓公之從晉不復詳矣然則姑蕕亦一大事豈可沒乎乃八年書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而傳

曰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則是報六年鄭人以子朝之徒叛王伐周之師也書之矣凡外師伐魯無不書唯襄十年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不書蓋伐宋之師聲言伐魯志在還兵取蕭魯不受兵故不書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伐我東鄙此則實受伐矣書莒足矣王師敗績于茅戎則書若桓五年戰于繻葛王卒大敗告也未及若僖二十四年大叔以狄師伐周昭二十二年鄩公敗績于京司徒醜敗績于前城皆不

書甚襄王巳書居于鄭敬王巳書居于狄泉入成周書其重者其餘不書諱之也茅戎不可以君臣治不必諱也諸侯勤王必無功而後書非是不書子朝之亂晉師雖取前城伐京矣昭二十三年春書晉人圍郊而傳載郊鄩潰王使告閒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閒必二卿不親兵師不肅也明年三月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觀望之罪乎既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明年會于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怠于勤王如此故經書晉人圍郊于此而下書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以著罪其若子頹之亂猶鄭勤王因蘇不告子帶之亂晉人復辟此臣子之所當為事無足議者故不書

外侵伐一

趙氏曰諸侯連兵伯主有事衆重不悉書如鄭衛則隱四年諸侯兩伐鄭書若五年鄭人侵衛牧衛人以燕師伐鄭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人皆不書甚書四國再伐鄭而繼書衛人殺州吁立晉則大惡已明諸侯輔纂之罪無所逃故不必書也如鄭宋則隱十五以公子馮公子滑之故五國連兵宋實首罪故書入鄭以重其罪若是年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十一年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人以報其入郛也左氏謂宋不告命故不書趙氏以為春秋罪宋故畧鄭人報復之過故不書不知宋衛交兵鄭莊實為戎首夫子豈畧之哉不告是也晉秦則文三年秦人伐晉書七年令狐書而傳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不書十年夏秦伐晉書而是年春傳載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不書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書而前秦伐晉取羈馬後秦復侵晉入瑕不書宣十五年秦人伐晉書襄十年夏晉師伐秦書而襄九年秦人伐晉不書十年夏晉荀罃伐秦不書十一年秦人伐晉書夫晉與秦闘而忘楚秦與楚結而背晉皆無志于中國者也故不悉書晉襄繼伯則晉楚有事不悉書僖三十三年爲晉襄初年經書晉陳鄭伐許而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皆不書者也

餘烈未遠終襄之世陳蔡無役不從楚亦使此侵
伐而止不足移二國內向之志也是年陽處父侵
蔡楚子上救之與文三年晉先濮伐楚救江皆不
書者蔡近楚襄公力盡于敵秦既不足服楚又安
能得蔡經書其合五國之師以伐沈而沈潰以大
夫專將救江而江滅則其伯畧可知況以微者伐
楚救江豈足議也陳氏曰先濮非卿也晉自靈公
成公至景公三世則晉楚有事不悉書楚欲圖北
方楚子親師鄭及楚平于是文九年書伐鄭新城

之盟陳鄭皆在卻缺入蔡以城下之盟還于是文
十五年書伐蔡而文九年傳載楚再侵陳公子朱
伐陳不書必宣元年楚既得鄭侵陳又侵宋而後
書蔡最近楚陳次之鄭介其間春秋于是三國者
未嘗無先後緩急之差也文十年傳言厥貉之次
陳侯鄭伯在焉不書至宣十一年盟于辰陵而後
書宣三年晉文公伐鄭鄭及晉平不書六年楚人
伐鄭取成而還十一年楚子伐鄭鄭從楚皆不書
者晉成之世鄭猶不忍叛晉是年正月辰陵而後

使言鄭又微事于晉而陳侯亦如晉于是楚子冬
十月入陳十二年春圍鄭則二國反覆乎晉楚之
間瀕于滅亡而不悔者豈得已哉故書晉楚之所
侵伐則陳鄭之向背可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
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也蓋成則政在大夫既
失齊又失魯晉雖不競而楚與雖君將豈足議乎
于是叅失陳鄭而宣十二年邲敗之後不復救宋
[illegible]皆楚之從中國之勢爲之一變矣
外侵伐二

文三年陽處父伐楚救江爲大夫將書大夫之始
九年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大夫復
不書而十年次厥貉侵陳遂侵宋爲楚君將稱君
之始然景公既失陳鄭而宣十四年書晉侯伐鄭
成公二年鞌戰而後齊晉俱服同盟蟲牢救鄭同
盟馬陵同盟于蒲四合諸侯皆其君親之景公稍
能自疆也晉景公至厲公再世則晉楚有事不悉
書景公自鞍之戰諸侯始服厲公有鄢陵之捷中
國之勢消[illegible]終[illegible]于鄭而卒于失鄭者內治

不足故也成三年景公會諸侯伐鄭鄭敗諸丘輿雖經不志存大體也四年欒書以救許伐鄭不書八年又因救鄭遂侵蔡侯獲沈子揖皆不書因侵蔡遂侵楚亦不書晉不能得鄭而為許伐鄭不保鄭而為鄭侵沈侵蔡不能服楚而因侵蔡遂侵楚皆非伯者素定之畧不足書也于是楚人以重賂求鄭鄭遂從楚九年晉人執鄭伯使鍾儀歸楚求成伐鄭以歸鄭伯而僅能服鄭雖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而十五年楚子背盟伐鄭明年鄭亦

再貪楚賂而背晉伐宋則以晉楚皆中衰而向背之權惟在鄭也楚伐鄭之後遂侵衛及首止不書楚方失鄭不足以病衛也鄭侵楚取新石不書無益于從違而深楚怨事與椒芬同也十六年六月晉會尹子伐鄭之役郤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不書義與上同凡一役而再有事非有關于天下之故則不書也十七年衛侵鄭之時鄭嘗侵晉虛滑不書為中國諱也鄢陵之役晉侯三請王臣以伐鄭而遇楚救楯遂能數合諸侯而不復能

一戰此鄭之所以堅于從楚也凡楚救鄭皆不書諸侯非楚所當有方其得則不與故也晉悼公復伯十有一年之中再合大夫九合諸侯始于救宋終于服鄭成十八年楚鄭之侵宋也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雖君將不書襄元年次鄫之役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皆不書者悼公之伯畧未足以侵陳伐楚也范宣子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不待陳侯逃歸而晉人已置

陳于度外矣故鄫之次徒以吾大夫會外大夫存策書之大體而已襄二年楚何忌侵陳襄四年楚彭名侵陳及使頓侵陳皆不書者下書伐陳圍陳舉重也襄元年鄭子然侵宋不書下書伐宋舉重也襄十年七月子耳侵宋北鄙不書上書伐宋皆舉重也又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衛人獲皇耳不書者與成十五年楚伐鄭不書侵衛同撥亂之機務當其會也予故因陳氏例更考經傳以明筆削之旨

晉侯交兵趙氏于伯盟之大亦已詳著矣此外如文宣以前隱元之杞人伐夷隱五之曲沃伐翼隱十一之息侯伐鄭桓四之秦師侵芮桓六之楚武王伐隨桓九之伐曲沃桓十一之楚敗鄖師于蒲騷桓十二之楚伐絞桓十三之楚伐羅莊六之楚伐申過鄧莊十九之巴人伐楚閔二之晉伐東山皋落氏僖九之齊伐晉及高梁僖二十五之秦晉伐鄀俱以未值其時且令不及魯故不書蓋楚自

莊公十年始書荊敗蔡師于莘僖元年書楚人伐鄭而始以楚易荊晉自僖公十五年而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秦亦自僖公十五年而始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前此俱未大著于春秋也襄公十三年書秦與晉交兵止此則此後之秦亦無聞于春秋也知此者可與論春秋矣文公元年書晉侯伐衛衛人伐晉則兩家之構戰已明傳載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追敘受伐之繇耳不必書也宜公三年宋師圍曹則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者不必書也宜公十五年經六月秦人伐晉杜註云無傳而傳中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又不見經蓋經六月之事即傳七月之事也成二年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公賂之而退不書諱之也十四年已書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則戊戌鄭伯復伐許入其郛不書可也十六年鄭背晉從楚書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又書晉鄭鄢陵之戰鄭師敗績則衛侯爲晉伐鄭至于鳴鴈可無書矣襄二年齊侯伐萊不書畧之也四年十月邾人莒人伐鄫不書諱之

也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始髽此最又見于禮記則其事較著非可掩者矣乃諱爲小國所敗而不書蓋與懸賁魚門之辱同一法矣九年晉侯以戲之盟爲公子騑所屈故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于陰阪矣然我實無禮何惡于鄭且上旣已書伐而盟矣不必書也十六年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此晉之

一大戰也不書者何葢此師所以報十二年楚子
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之役也而揚梁之
役又以報前十一年晉之取鄭也晉楚治兵紀載
不少書之將不勝書且後言楚子復伐許而還則
本年已書叔老會伐許矣一彼一此書其一而足
矣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
還遂侵鄭不書楚師侵鄭不告故畧之傳不過載
稱子產之善耳三十一年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
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

丘嬰以說于我師杜註曰伐陽州不書不成伐或
是也至昭定哀三公之中昭公四年書楚子伐吳
則是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不書
六年書楚薳罷帥師伐吳則先此楚執徐儀楚使
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不書二十一年吳救華氏則
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適得其宜且既詳南里
之叛故此不書三十一年吳人侵潛楚人救潛吳
師圍弦楚師救弦定五年吳師敗楚于雍澨秦師
又敗吳師不書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又以

陵師敗于繁陽楚國大惕懼亡子西喜謂乃今可
以為國遷郢于鄀亦不書此關係楚不淺然非天
子之故也不書至哀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不
書葢定公十四年既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公十
三年又書於越入吳則此不必書王子朝一事前
後書之不一而足則昭二十四年六月王子朝之
師攻瑕及杏皆潰二十六年五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尹氏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皆不足書即定
八年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亦殄絕餘黨廓清

京師之事不足書也定十四年晉敗鄭師及范氏
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也哀元年晉鞅伐朝歌皆
不書葢定十三年已書朝歌之叛則此不必書宣
九年春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諱齊伐伯主也既
不忍書伐而書次則齊侯伐晉夷儀河內自不書

戎狄

戎狄侵中國必有伯而後書僖自八年狄伐晉終
僖公之世凡十許次時齊桓與伯而狄人不復屢
書以見伯者攘夷之功是有伯則書也若于宣九

北戎伐鄭桓六年北戎伐齊皆不書諸侯無王
自相侵伐中國之勢不尊春秋志在諸侯而戎爲
列國患不復書急先務也晉襄公以姜戎敗秦師
猶曰禦寇也成五年宋辭桑牢之會而晉人亦以
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之豈盟王服與國之道乎
故經畧而不書爲中國諱也是故宣十三年赤狄
伐晉以先穀之召不書苟有召之者則夷狄在蕭
墻矣若僖十一年戎入王城狄伐京師雖爲史不
忍書也中國敗夷狄惟晉書若桓六年鄭忽之敗

戎文九年陳之敗楚公子朱宣九年鄭之敗楚師
于柳芬不書畧之也其餘傳十六年狄伐晉不書
夷狄敗中國惟荆書若定三年之鮮虞敗晉于平
中不書畧之也夷狄交相敗獲與中國連則書若
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獲公子黨十四年楚伐吳
吳人敗獲公子宜穀之類不書以其無與于中國
也若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則越與吳衰有
關于天下之故與前例不同矣中國與夷狄戰不
書定十四年傳言吳伐越越勾踐禦之陳于檇李

患吳之整是皆陳也而不書戰哀十三年傳言六
月丙子越子伐吳乙酉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
太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而經不書爵
不書戰與吳入郢特與者越與吳世相讎則以夷
狄自相攻之法治之而已

救

救之義公義則救私暱則救急勝扶弱則救凡救
不同其救者自以爲當救也救不勝書與伯主則
書如齊人救邢諸侯救許是也憫中國則書如狄

救齊鄧侯救鄭是也從夷狄則書如楚人救衛公
子貞救鄭是也中國襄夷狄亦襄即諸侯自相救
則書如哀七年鄭駟弘救曹是也非是則不書
之而不成救亦不書胡氏曰救在王室則罪諸侯
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庶幾得
救義矣趙氏曰陳君舉謂救必無功而後書今以
經傳考之王師惟莊六年救衛一事內師襄十五
年救成襄十二年救台師出而寇還若會救莊公
二十八年之救鄭僖六年之救許十五年之救徐

齊桓公之伯三國無役不從不可槩謂無功晉悼之
救陳鄭筆削詳畧亦各不同蓋內師無不書王師
今荀及齊無不書會盟亦無不書但會救無功則
人其大夫以見義陳氏之說非達例也以齊桓之
盛不能逐狄全邢乃宿師聶北待其潰而遷之此
亦陳氏所謂以無功書者然邢能以亡爲存則以
閔元僖元齊桓公二救之力也僖六年楚人圍許
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諸侯救許得事之
宜故皆書之以示伯主救中國之義若僖十六年

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非有關于伯體不書襄
二十四年晉平合諸侯于夷儀楚子伐鄭以救齊
諸侯還救鄭經但書會于夷儀而伐齊與還救鄭
皆不書以十一國伐齊而不能師不得與齊桓伐
鄭遂救許同文也春秋未有書伐救者文三年冬
書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陳氏所謂以無功
書者也然晉以江故告于周帥師門于方城而楚
之伐江者還書以示伐救之義但晉方搆于秦不
恤小江徒出師故江卒滅而前救亦不爲無功宜

五年晉荀林父伐陳救鄭不書猶曰懸忿而非伐
敵也成四年晉伐鄭救許不書許終屬楚鄭不忘
晉非可以斂言也先是文三年秋先僕伐楚以救
江既書陽處父此非卿不書楚既得鄭而侵陳宋
宣元年晉趙盾救陳陳事晉者猶數年不可謂救
陳無功楚待陳而伐鄭宣九年楚子爲厲之役故
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十年楚子
再伐鄭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皆不可謂無功然郤缺救鄭之後繼書諸侯伐鄭

而士會之救不書以晉救不足賴鄭終折而歸楚
不悉書也僖二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不書僖
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亦不書而
僖二十八年城濮之役楚人救衛特書之故陳氏
謂見晉文之與楚欲救而不能也鄭之反覆乎晉
楚之間凡楚救皆不書宣元年爲賈二年鬭椒成
三年子反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子
申皆不書鄢陵之役雖楚子救鄭不書而其後晉
侯三請王臣以伐鄭而遇楚救輙逐凡楚救鄭不

書襄十年虎牢之役公子貞之救特書之故陳氏謂晃晉悼之與楚欲救而不能也益筆削之旨當楚得諸侯則楚救不書不與其救也不與其救者嫉以諸侯與楚也故必不能救而後書其抑強夷尊中國大義昭然不可與伯者救中國例論明矣晉悼公復伯十有一年再合大夫九合諸侯始于救宋終于服鄭當楚鄭之侵宋也成十八年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雖君將不書者楚爭得鄭然後圖宋悼公之與楚卒失鄭何宋之及蓋故

救宋無關于伯體不書而以襄元年圍彭城伐鄭序績當務爲急也至定五年秦師救楚亦不書以救夷狄也成十六年鄢陵楚救鄭不書者不成救也書楚子鄭師敗績可知也不第不以救與楚也僖十一年春晉伐戎以救周不書周或不告且二十四年卽書天王出居于鄭矣省之也亦諱之也襄公十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楚公子貞鄭公孫輙伐宋而衛以救故身受皇耳之伐其救應書而不書豈以襄牛尚爲衛地不成救耶觀八月克蕭又侵宋北鄙可知矣至昭二十三年楚薳越帥師救吳州來既書雞父之師此不必書亦不足書也

次戍

杜氏曰次在事前次以待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趙氏曰凡次皆以無成事書成十六年傳言我[illegible]次于督揚公會尹子晉侯伐鄭則成事而不書[illegible]五年王使尹氏武氏伐翼王命虢公伐曲沃桓[illegible]年王使秦師圍魏之類則以事在西方令不至晉而不書陳氏以爲筆削之旨誤矣外次必有

[illegible]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非是不書次鄢次厥貉爲[illegible]楚之故齊景公不能自度妄欲代興故經不忍書伐晉而于五氏垂葭渠蒢之次悉書之若晉悼公既卻楚師討宋叛矣以伐鄭之師侵楚及陳而與衛侯次于戚非伯業之所以興衰故經不書也子謂凡次之故有三心不欲而觀望事未可而待機地或遠而難及杜氏所言次以待事事成而次二語庶幾得之胡氏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次楚次陘是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聶北救邢是也又

曰莊十年次于郎見齊伯之難文十年次厥貉見楚伯之難襄元年次于鄫見晉復伯之難皆非也趙氏曰不忍言伐晉者亦非也凡戍有關于得失之故則書如僖二十八之公子買戍衛襄五之戍陳終失陳則書戍虎牢得鄭則書是也桓六年諸侯戍齊閔二年齊公子無虧戍衛無關得失故不書僖十三年十六年諸侯戍周定公六年關沒戍周臣子之嘗不足書宣十年諸侯戍鄭未幾鄭即與楚盟于辰陵無濟于事不足書內乞師夷狄則

書僖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是也若成二年臧宣叔如晉乞師不書外乞師伯王來乞師則書如成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是也若列國相乞師無足議者故隱四年宋公使來乞師不書

滅國

外滅畿內國惟僖十年狄滅溫書之夷狄不可以人理論書之以識變與書王人敗績于茅戎同也若僖五年晉滅虢虞不書蓋畿內諸侯食天子之邑與列國不同若諸侯滅三公封國同叛王室也

然書滅下陽已微其實矣記虞則虢可見矣若桓七年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定六年鄭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雖魯史不忍書也夷狄王者不資故滅溫不諱者所以深外之若僖十一年楊拒泉皋伊雒之戎入王城此小醜耳與狄不同雖魯史亦不欲書也桓八年晉滅翼此時晉未通魯故不書至昭公十二年晉滅肥爲下伐鮮虞傳晉伐鮮虞傳曰因肥之役也書此不書肥矣二十二年晉滅鼓不書前十五年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

曰晉伐鮮虞圍鼓則鼓似鮮虞之與屬也故不書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不書蓋本年冬書公伐邾明年春書公伐邾取須句則此不書省文也楚自宋盟之後始詳其事文五年公子燮滅蓼不書唐國久服于楚不得列于諸侯鄖之役傳始見唐侯而經不書柏舉之役從楚侯吳子伐楚以此見滅無爲之告諸侯者故定五年楚滅唐不書

外取闔

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

何以書疾始取邑其例是其言非穀梁傳外取邑不志何也久之也爲隱六年宋人取長葛言之同也陳氏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得之矣據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僖二十三年楚伐陳取焦夷文八年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十年春晉伐秦取少梁夏秦伐晉取北徵之類皆不書雖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取龍不書春秋重滅國自隱十一年書齊鄭入許而後取邑不復書傳曰彊埸之邑 彼一此何嘗之有書之則不勝書故

書其重而已予謂齊事無不書者況于取邑想我勝之後龍復歸我隨失隨得不久在齊故不書蓋是年六月鞍師戰勝卽失久如汶陽之田晉尚使齊歸我況于龍乎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則取以居公非外取邑比也外伐國不書圍邑穀梁曰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隱五之長葛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耳僖六年書鄭圍新城譏齊桓

是五國伐鄭而僅圍其邑也僖二十三年書齊圍緡于宋襄傷敗之後僖二十六年書楚圍緡于楚

陳蔡鄭許圍宋之先見中國無伯齊徒以強淩弱

先不盡得諸侯不止也襄十二年莒伐我書圍邑者晉悼力衰于伐鄭蕭魚而會莒已背盟也襄十五十六十七三年之中齊伐我四書圍邑者中國無伯齊將叛盟主也且內事固應詳也桓莊閔三公竟無書圍邑者僖公三十年止三見如十八年邢狄圍衛莬圃衛侯至以國讓父子兄弟其圍盛矣尚不書他安足書乎昭二十三年書晉人圍郊此春秋之特筆也郊邑爲子朝所據天子蒙塵晉

爲方伯不能竭力勤王徐遣大夫往焉故特書此以罪之曰晉人微之也至哀三年四年之趙鞅圍朝歌圍邯鄲又不忍書矣外入郛惟文十五年齊伐曹入郛書之若隱五之邾鄭伐宋入其郛襄元之韓厥荀偃伐鄭入其郛止書伐而入郛皆不書畧之從其重也諸侯遷國避難則書若文十三之邾遷于繹成六年之晉遷于新田皆不書楚遷鄀不書畧之也

若出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爲襄王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爲敬王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皆書于經而莊二十年子頹之亂惠王處于櫟于鄔爲鄭地二十一年虢公鄭伯同伐王城王入于王城出入皆不書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天王處于姑蕕七年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巳巳入于王城出入皆不書何也鄭爲列國在畿外故襄王書出敬王居于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亂未弭也入

于成周而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賊未討也故居與入皆書之莊二十年子頹之亂不告于魯不書定六年儋翩之亂子朝餘孽也前于朝已不復書矣其餘如劉居皇于栗皆不必書道子以子頹儋翩非王自取不書者妄矣昭十四年莒殺公子意恢而郊公與庚輿更出迭入事與鄭忽突相似而書法不同者郊公雖見出于國人而罪狀未著庚輿以公弟歸立亦非有庶孽亂嫡之嫌故但書殺以見君卒國亂而一出一入皆不書及庚輿亦

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輿自以諸侯書來奔而郊公復歸不書苟無亂于名實則春秋無以議爲也若宋人執祭仲以要逆諸侯又從而君之則鄭忽與突之出入不可無辨矣戎侵中國而制其廢立之權則曹羈與赤之出入不可不詳矣莒人弑君無主名則去疾與展輿之出入不可不志矣執君書君歸如僖二十八之曹伯三十年之衛侯成十五之曹伯同也襄十六十九之莒子邾子哀四年之小邾子書執不書歸小國之君不足

論國也乃成九年晉人執鄭伯歸不書者何鄭雖私會楚公子成于鄧又即朝晉可以巳矣晉人因其來會執之非伯討不書者以其罪不當廢無不得歸之道也鄭厲公出奔入櫟使傅瑕殺子儀而後得反國衛獻公出奔入夷儀使甯喜殺剽而後得反國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二事正相類而一則書弑書歸一則皆不書何也櫟者鄭之都邑也入櫟卽入鄭矣突在櫟十四年會也

從此卷魯人終始君之趙氏子儀之

弑不書則鄭伯之歸不足論非難詞也諸侯逃中國書鄭伯之逃首止是也若陳侯之逃于衛文十年麇子逃厥貉宣公六年鄭伯逃厲盟逃楚矣故不書

諸奔

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成季奔陳不書為弑閔公成季以僖公適邾不書皆以國難退而圖之此大夫出奔非其罪不書之例也王子奔非其罪亦不書桓十八年周公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子克不

知也故子克奔燕不書王卿士出奔如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書而莊十六年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不書宣十六年王孫蘇奔晉晉復之不書其出奔不以有罪無罪復之不以有援無援皆不書以王命為重也至尊制命為紀法之宗苟以王命復之則奔者之罪與復之之繇皆不足辭矣王子朝之亂敬王反正不能討罪奔楚書以伏賊也僖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奔齊不書奔齊者以能討也公子奔非其罪不書故齊侯秦黃

衛鱄秦鍼凡十公子皆書而傳三年宋公子爲居鄭莊八年齊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來奔二十年陳公子完奔齊僖五年晉公子重耳奔狄十七年齊公子昭奔宋襄十四年衛公子展奔齊之類皆不書雖來奔不書以非其罪也陳氏曰譏不在奔也昭二十年楚太子建奔宋陳氏曰奔非其罪雖太子不書是也然書奔者未必皆有罪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

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奔楚皆非有罪而書者陳蔡之人安于事楚其臣有欲從中國者雖公子公弟不能保其身以其有關于天下之故也惟衛齊豹之亂公子朝奔晉有罪而不書者衛人以亂故殺宣姜諱不告也外大夫出奔蓋自僖二十八年書元咺出奔晉而後大夫益專其出入必有關于一國之故與公子之未命者不同故出奔皆書唯鄭厲公反國討與于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而公父定叔出奔衛不書春秋不與鄭突削其復

歸之文故見殺與出奔者皆不復書鄭文公惡高
克使宿師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克奔陳春秋特
書鄭棄其師譏文公不君而高克之奔不足書矣
若僖以前外大夫無以出奔書者故不在大夫也
此予嘗之說也陳氏謂奔者有罪則書無罪不書
彼見有罪而奔者多故爲是說予嘗亦知非之矣
而尚不能盡洗其誤以爲快如以無罪不書則莊
十九之子頽奔衛昭廿之王叔奔晉固有罪也何
以不書如以有罪書則襄二十之陳黃昭十五之

蔡朝吳哀六之齊國夏高張皆以窮出奔非有罪
也何以書固知不告而不書者隱元之公孫滑奔
衛莊十九之子頽奔衛是也事無關係而不書者
昭八之齊子成子工子車來奔是也書其王而其
從不書者哀六之齊邴意茲來奔是也來奔而復
去不書者襄二十五之齊閭丘嬰來奔是也奔去
而復回不書者莊十六之周公忌父宣十六之王
孫蘇是也書其歸而奔去不書者襄三十二之成
愆奔陳是也嚴不在奔者有陳氏所言莊八之小白

倍五之重耳是也此不書之律令也大夫歸凟孫
援書以叛出書以有故書而惠王復周公忌父鄭
復公文定叔宋復蕩意諸此大夫復而不書古者
大夫去國有賜環之命出奔而自命復之事無可
議者故春秋皆不書襄二十二年陳侯之弟黃自
楚歸于陳歸而書者與大夫同昭元年秦后子復
歸于秦此公子之歸而不書者亦義與大夫同

叛

襄公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于

此凡叛賊者不書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
以盧叛國佐以穀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
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
晉欒盈入于曲沃亦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
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趙氏說亦是
然謂必不能討而書叛則趙鞅歸于晉者亦何以
書叛乎夫叛則叛之而已矣若昭公三十年鄆潰
倍四之蔡潰文三之沈潰成九之莒潰皆民逃散
也民逃昭公且季氏使之應書叛不書叛而書潰

者內辭也趙氏云獲麟後書成叛則內邑叛史所必書者非也書成叛非夫子筆也若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定十年侯犯以郈叛十三年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論語亦言公山弗擾以費叛經皆不書者家臣叛其大夫而非叛魯也張公室不忍書叛陪臣僭禮不可以不書叛故春秋沒而不書豈惟費趙子常曰內邑言圍皆叛也圍費圍郕圍郈皆同此義故不書叛

諸弑

鄭僖公髠頑實爲子駟所弑而以瘧疾告不書弑楚靈王爲公子圍所弑亦以瘧疾赴不書弑齊人弑悼公以悅吳以疾赴不書弑然則賊臣當國誰肯以弑赴者春秋從其告而隱之不幾亂乎蓋弑逆大變震動天地此等事有不如無多不如少聞不如不聞治不如不治苟可但已不必尋求故三公之弑從其告而書之省書一弑逆即天地間少此一大變聖賢悲天憫人之心固有大不忍者在耳如謂大惡漏網無所懲戒則聖人之書弑于春秋者固纍纍不乏矣豈其尚不懲戒而必欲取信傳聞之口以爲定案乎故鄭齊二君之弑不弑未可知也然而寧不書弑也若楚郟敖斷非靈王所弑而以書卒爲是人第謂本國之臣子諸侯之大夫淮夷三軍之衆諸皆言弑共爲確弑無疑而不知惟衆口以爲弑夫子獨披衆口而斷不書弑則其不弑更確故三君之中靈王之非弑尤決也桓五年傳載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以後有蔡人殺陳佗故此不書成十三年曹公子負

芻殺太子而自立則以後有晉侯執曹伯故此不書且二國皆殺太子與弑君不同或可當兩下相殺也桓十八年齊侯殺子亹不書莊十四年鄭傅瑕殺子儀不書諸侯惟以奕爲君故二弑皆不書也

相殺

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既以證蔡人殺陳佗爲君命至王札子陳招乃據以釋經蓋有所受也傳文八年先都士穀殺先克成十三年鄭公子班殺子

卭國人皆討之甚兩下相殺之獄有司法守之所
得治也故衛孫林父宋華亥之亂皆殺公子四人
以至昭十三年劉獻公殺甘悼公毛得殺毛伯過
之類皆不書春秋治不及相殺也陳侯鮑卒佗殺
太子而自立曹伯廬卒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苟未
嗣位猶兩下相殺也故雖殺太子不書討篡奪者
以位為重也莊六年衛侯入放黔牟于周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十六年鄭伯入櫟治與于雍糾之
亂者殺公子閼皆不書二公子立黔牟而出朔者

八年甚嘗請命於天子矣既而五國抗王師以納
朔朔雖出入猶君與鄭突同耳于二公子非有君
臣之分罪不止于專殺而又不得以相殺書皆入
于衛則叛王黨國之罪為重矣鄭突適庶之分既
明而出奔之後鄭歷三君則所殺直不附已者而
已經旣削其反國之文則殺公子亦不得書罪矣
大于奪適矣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
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室復亂陳哀公為其嬖子
司徒招公子過而招殺世子偃師國幾亡則誅不

在相殺矣故陳氏曰皆斥君之辭楚公子棄疾脅
公子比蒙首惡之名然後誅而殺之以篡其位則
亦異乎相殺之獄矣

死難

莊公八年齊襄公之弑徒人費鬬死石之紛如死
于階下孟陽代公居牀而被殺僖公十年晉卓子
之弑荀息死之文公八年宋襄夫人之亂大司馬
卭握節以死文公十六年宋昭公之弑蕩意諸死
之十八年魯太子惡之弑仲以君命召惠伯殺而

埋之馬矢之中襄二十五年齊莊公之弑死者賈
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八人皆
死祝佗父祭于高唐反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
氏申蒯侍漁者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
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皆不書人臣死難
千古大節後世有此便驚天動地無論合義成仁
即失計而死者亦必憑而弔之近如溺死畏死一
流俱贈官予廕恤寵備至春秋何以不書乎惠伯
埋身馬矢猶曰以魯弒諱也徒人費紛如孟陽三

人猶曰齊之小臣也賈舉州綽十餘人猶曰私暱
之任也大司馬握節以死猶曰褻夫人之亂也若
荀息之死卓子蕩意諸之死昭公不亦得其死乎
何以不書也書何以不褒也豈惟不書召忽之死
則比之匹夫宗魯之死則止賜不弔卽其所書孔
父仇牧荀息亦因君以及非有褒特如左氏所載
荀息死之之語也蓋聖賢濟世所重在成功而不
在徒死耶抑于其死也如晝夜寒暑之代變于前
視爲嘗事而不以介意也然則後人以死生爲大

事矜攻爲高名者皆小夫

討賊

春秋弑君之賊而本國討得其正者莫如隱四年
之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年之齊人殺無知他國
討得其正莫如宣十一年之楚人殺陳夏徵舒昭
四年之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伯國討得其正
莫如成十五之晉侯執曹伯終春秋不過此六七
事而已若僖十年之晉殺大夫里克似討賊而晉
侯殺里克以自解不眞則不成討襄二十七年衛
殺其大夫甯喜似討賊而公患其專乃以公孫免
餘攻而殺之則不成討昭十四年楚公子棄疾殺
公子比不可謂討賊亦不可謂弑故以兩下相殺
書至桓十八年之齊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莫不書
緣諸侯惟以突爲君故也春秋書奔一義其道甚
廣順者奔逆者亦奔窮者奔據者亦奔彼閔二年
之奔公子慶父也爲親諱也若莊十二之奔宋萬
也何居胡氏謂宋以賂請而非正討故不書殺此
大不然夫亂臣賊子或阻兵恃衆或據邑恃援我

苟得而殺之無所逃罪斯已矣譬之殺人者猶之
殺也金木手足何論焉衛殺州吁于濮尚謂正討
今傳稱宋得萬而歸手足皆見宋人醢之又安得
爲非正乎然則宋萬不書殺者以後討賊俱不書
也春秋君弱臣強弑逆踵接以齊桓之伯不能討
魯宋之逆取賂而還況于他國以至爲臣伐君庇
臣逐主與春秋相始終夫子不勝書不勝悲自州
吁無知以外絕不書卽里克甯喜二殺疑于討賊
者亦不書也夷狄之有君而發憤于楚猶于楚人

殺夏徵舒執慶封惓惓焉即徵舒爲入陳之事不
可不書乃齊慶封已逃在吳楚子伐吳原非追討
舊惡可以不書而特書之聖人之情見乎詞矣若
趙盾許止二弑不同春秋固不能討亦不欲討也
蘇子繇曰此二者所以爲教也非以爲法也聚弑
君之罪以責盾則可舉弑君之責以誅盾則不可
討亂
周王討篡必殺無罪而後書儋王崩儋括欲立王
子佞夫佞夫弗知而景王殺之無罪故書是也若

莊二十二年之殺王子頹僖二十五年之殺王子
帶皆不書定公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亦不書三
王子之亂傾王室篡大位動天下共殺之也必告
諸侯史無不書之理而孔子削之者以天子討亂
臣而罪人斯得其事無可議者不書可也桓十八
年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雖
殺卿士不書昭二十九年殺召伯盈尹氏固雖殺
大夫亦不書天子無專殺之議與諸侯異也諸侯
討亂亦必非其罪而後書陳殺公子御寇晉殺申

生宋殺世子痤非其罪也若莊十二之宋殺子游
文十四之楚殺子燮子儀成十年之宋殺固訑僖
十六年之鄭殺公子華文十八年之宋殺母弟須
不書陳氏謂討亂不書雖殺世子母弟亦不書謂
君父討子弟而當其罪雖討殺無以議爲也
諸及
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公以攝位之故求
與宋成而宋以微者來故書公桓公十二年十二
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氏宋公辭平故公

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是公自將
也不書公者趙氏曰蒙上文也前稱君後稱師者
一役再見也熊過氏以爲內稱及爲微者或又以
爲諱公皆非也當趙氏蒙上文之說疑故人不解
耳今上文之丙戌衛侯晉卒與盟于武父穀梁之
傳備也故熊氏以爲間有事不得蒙上文不知石
經本衛侯晉卒四字原在盟于武父之前則盟于
武父與此條戰宋正接不得爲間有事矣況左氏
明載公將安得爲微者乎趙氏固即石經本也然

非石經本亦文無害何也桓公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事在疆埸微者也皆事也故並書及本年及宋人衛人伐邾亦疆埸事也與戰于奚同也公自不與亦不必以國與之故書及而已莊公九年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諱之故不書公且蒙上公伐齊一役再見之文也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文姜方葬公喪中圖婚故諱之僖公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而敗邾人惡

公胄魚門辱執其焉故諱之然亦不可不謂蒙上文也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陽處父盟公如晉晉人以公不朝令陽處父盟公恥之故諱公不書文公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項王立耳何爲與諸侯盟乎甚矣夫子傷之故以與天子大夫盟諱公不書成公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二人至魯因故以國對之成公十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也襄公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也襄公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也皆此義也穀梁不言其人以國與之是也歷觀諸及惟桓十七年戰奚伐邾二事確知非公亦非卿大夫故以微者書及桓十二之伐宋莊九之乾時僖二十二之升陘文二之陽處父襄七之孫林父確知爲公皆以恥諱故書及即乾時有蒙上一役再見之義然使不蒙上文亦不書公也與升陘同也此據傳以斷者也若隱元之盟宿則以受宋之侮而

不書公莊二十二之高傒則以諱喪中圖婚而不書公文十之女栗則以諱與天子大夫盟而不書公惟貫蒙上文而不書公者止桓十二伐宋一事而已此皆傳所不載而以義斷之者也

名氏

名氏者人之所以爲稱善者有名惡者亦有名非褒貶之所在也然而嘉者稱字以識喜貴者舉族以致尊或沒而不見或詳而刻書一筆一削聖人固有義焉故名氏不書者亦有數例而賤不得書

晉尤多如成公鞌之戰則晉書公子首而大夫晉
以非卿不書襄元年晉伐鄭則止書欒厭而荀偃
以非卿不書非從恭也既者即出奔亦不書如邢
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而高彊以非卿不書是也
即被獲亦不書如宣公二年宋鄭大棘之戰獲華
元欒呂而欒呂不書是也即被執亦不書如宣公
十七年斷道之盟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三
子皆不書襄十八年晉執衛行人石買及孫蒯而
孫蒯不書是也即被殺亦不書如文九年晉殺大

夫先都梁益耳又殺士穀箕鄭父蒯得而梁益耳
蒯得不書襄二十六年衛殺大夫甯喜右宰穀而
右宰穀不書是也甚哉卑賤之可憐也人生世上
尊貴富厚其可忽乎哉他如攝者書而惰者不書
則襄十四年向之會有崔杼華閱北宮括伐秦之
役有崔杼華閱仲江纍者書而漫者不書則文之
十六年赤狄有同盟之會辰襄二十七年王子有
同齊之括卷不與則如僖二十八年晉踐土
之盟王子虎不書如宣八年晉侵鄭衛之師成相

公不書逃不成體則如襄十六年溴梁之盟高厚
不書叛逆者雖大臣被殺如莊十二年太宰督與
仇牧同死不書若施于國君則又嚴矣襄二十六
年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不書大私屬猶在
平時也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陳蔡以兵屬楚耳
即不書陳蔡定公四年栢舉之戰唐侯之兵屬吳
楚耳即不書唐哀十年齊會吳伐齊邾郯以兵屬
吳耳即不書邾郯猶曰兵戎大事也若成公二年
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蔡許

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況其下乎一乘楚
車即爲失位況其他乎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
如此襄十一年楚子鄭伯伐宋左傳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杜氏曰
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于者不與伐宋無所據
益詹帥師從楚則兵屬于楚如城濮之陳蔡例耳

春秋不書義終

春秋時義

天地者時之所造也時者人心之所成也聖人憮世不能違時亦因之而已矣周至東遷友邦諸侯不復聯屬紀綱法度不涉朝廷遠者安僻甲者淪夷廢弛之餘更成朴野平王五十年間東周別成一世界矣于是夷狄起僭亂亦起正名分者起竊名分者亦起使繇其世一一譜格以周天子之法則諸侯無一人當不朝王當伐與國當專殺大夫大夫無一人當會公侯當帥師當遂事專成夷狄

無一人當在門內當侵中國當執耳主盟然而時勢推移事權所屬春秋不得不聽之夫子亦僅于中別其覬義稍合彼善于此者而姑錄之耳故天子討而不伐有事則大司馬奉天子命方伯連師率師以行此舊典也王于典師已爲非禮若東周之初則從王伐鄭使爲王朝赫濯一大事矣至王人子突救衛則又追想從王伐鄭之盛而不可得齊桓假王靈以伐宋書單伯會伐宋立言有法王禮尤尊成公時尹子單子爽于列國矣求單伯會伐之盛而不可得魯桓公有錫命已復有文成二錫襄公以後典冊不行矣王臣于諸侯會不殊而盟殊小臣不殊而大臣殊齊桓葵丘之會宰周公不與盟至鷄澤平丘則單子劉子爭相執耳矣即此數事世道可見于是同一圍邑也初則圍長葛必書後則不勝圍而不書同一大夫稱族也初則不請命者不書後則不必請而無不書以致或人或名義各不一前爲褒德後且爲令前爲異事後竟爲常事安歸乎歸于時也故隱桓之世東西

爲黨各不相謀其典禮法度有淪野之事亦有存古之事于時爲初僖公之世桓文造伯秦楚爭雄齊僖執弭齊晉周旋伯業孫毋定制文襄脩之禮樂文章煥然天下于時爲盛成襄當晉景悼之際夷楚縱橫人心離攜能制楚不能遏吳能制諸侯不能抑大夫正借各半合乃平平于時爲中昭定以後夷夏二伯弭兵結好天下諸侯玉帛楚庭不復知有攘夷一事而吳越起矣于時爲晚故春秋二百四十年是又東周一終始也論其時以比其

義春秋思過半矣

武林卓爾康

春秋時義終

春秋地義

夫欲辯天下之義者斷其事欲斷天下之事者守其勢欲定天下之勢者考其地地也者利害趨避之所生強弱魁從之繇出故學春秋者地不可不論也當春秋之初天下習西周之衰莫適為王東諸侯止齊鄭宋衛及一二小國相周旋耳晉秦入春秋俱自僖公時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諸侯相爭之勢已萌芽于此矣槩觀春秋之勢近則食中則爭遠則交總之壤地同而有欲于我為利之國而已內夏外夷尊周却楚尚假借好題以為名耳故齊之所欲者紀魯之所欲者邾鄭之所欲者許宋之所欲者滕衛之所欲者邢[illegible]之所欲者鮮虞楚之所欲者陳蔡吳之所欲者州來蕃諸國不幸而逼處強鄰日夜供其嬈覇焉耳夫齊晉假借名義以爲馭天下則其縱橫捭闔尤有可言陳鄭宋皆在河南為中國要樞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鄭宋之間齊魯在東北秦晉在西北衛在北蔡江黃在東南齊[illegible][illegible]

所爭者莫要于得鄭而欲截楚之勢令其不敢
走者莫如陳蔡齊桓初欲好蔡蔡姬之寵已其
繇莊十四年荆入蔡蔡不支折而入楚故滋以蔡
爲兵端江黃在楚東北江黃不通則師入楚境江
黃反在吾後可以絕吾餉道與楚犄角以制我僖
二年與盟于貫此制楚一奇也齊桓制楚不出召
陵楚陵中國不出蔡鄭至晉文時則楚又黜矣既
得鄭又思得宋好曹婚衛包二周過鄭許且至衛
曹跨東北之地千里而遙當是時陳蔡鄭許從楚

者也置而不問衛請盟者也攜而不許晉必治曹
衛則斷楚之右臂斬楚之遠蹠而中國之勢方不
致席捲而從楚二伯既衰楚氛復熾伐宋伐鄭相
爭無已而于鄭爲甚虎牢鄭巖邑也悼公城虎牢
搤鄭咽喉又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
三駕而不敢與爭陳近于楚民生朝夕急寧不從
之耶晉悼與伯終不得陳固其勢也秦在晉西吳
在晉東晉欲通吳以撓楚猶之楚欲通吳以撓晉
也文公十六年楚與秦人巴人滅庸益與秦合

矣晉秦屢戰勝敗相當秦且憊而西歸楚亦
楚秦以制晉若吳政晉楚二國可居之奇也
公巫臣使吳置其偏兩使楚七奔成公十年吳
州來則伐楚之與國矣彭城吳晉之通道也十
年彭城之入分據宋地以塞其道相爲偪陽吳
界地也襄十年于柤之會楚故至其地以示得
徐在江淮間亦吳通中國之道也昭三十年楚滅
徐子以斷其道則吳之爭長有自來矣春秋二百
年大小友邦彼此相制遠近相食而後國勢可以

稍安已私可以自便其地勢固如此于秉鐸浚儀
五年有事于懷歸南汝間春秋所稱中國之地無
所不涉至于葵丘踐土平丘河陽齊晉二伯大會
諸侯處徘徊周覽想當日奉盤歃耳之遺輒爲欷
歔佇立者久之墟中人言至今雨後青燐點點離
離點在荒草間不可指數掘地尺多有遺鏃土花
蝕如繡其爲春秋之物歟爲五代之物歟未可知
也然而俯仰千秋不勝廣武之嘆矣

武林卓爾康

春秋辯義卷之一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隱公一

春秋之托始隱公也平王東遷而王迹熄也平王元年爲魯孝公二十五年傳惠公四十六年至隱公元年爲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春秋卽不托始孝公何不托始惠公蓋惠公元年乃平王之四年倘王能自强而天下復有勤王復辟者則鎬京旦夕可返誰將西歸懐之好音聖人蓋幾幾望焉至平王末年弱矣衰矣不可復西矣于是不得已而以是托始焉聖心之窮也

已未○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晉鄂侯郄二年曲沃莊伯鱓十一年衛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楊用修曰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于隱與

熊過氏曰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年非正也禮稱諸侯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圭璧黻冕然後歸寧有踰年改元者哉書曰平

王四十九年巳未公卽位者正也魯自改元而紀周之年非也史遷自與公溥巳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趙子常言諸侯旣殯嗣子柩前卽位踰年正月朔乃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以正君臣國史因書元年失之矣而元儒吳立夫頗謂史官志人君在位久近紀述之體非以爲重輕其說則曰秦惠文王立十四年稱王秦始改元太史公漢興以來諸侯世表高祖功臣

侯年表類書其侯王元年淮南鴻烈亦稱淮南元年先秦時本重改元如立夫以爲非重則秦魏稱王何爲又改元年史官紀實寧有未改元遽稱元年者若太史淮南則緣春秋而誤不可謂諸侯可改元而引爲證也衛世家獻公出公皆稱後元則益悖矣不然則黜周王魯疑春秋者亦何過哉

春王正月

諸侯禀正朔不得自記年與公羊以上無諸侯

年表不特世遠難詳抑夷王時僭端始見耳先國天下一統介主入覲之禮未失也熊氏說誠是然列國紀年各識本號自不可少相因而然亦無大失故夫子從之以作春秋至于月建必禀正朔弗敢奸焉

歐陽永叔曰春秋魯史也其書元年稱其公之元年也於是焉而繫時繫月曰春正月則疑於正朔之無所禀承矣故特書曰春王正月以別嫌明微亦且紀其實焉此書法之自然蓋魯史之舊文非孔子之特筆也非直魯史至于列國之史無不皆然若周史既書某王元年則不待更書王正月而自見此元經書帝某年又書帝正月學步效顰疊床架屋所以貽笑于後人也而東萊呂氏之言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授禹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月爲時之無王也不知使時有王孔子作春秋書

年書月當以何書可謂鑿于理而蔑于詞矣

汪氏曰詩豳風一之日二之日皆以子月起數十月蟋蟀下繼以曰爲改歲唐風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歲聿云莫是以子月爲歲首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皆以子月爲正

左傳不書卽位攝也

黃先生澤曰禮諸侯一娶九女無再娶之文適夫人無子則擇諸右媵右媵無子則擇諸左媵左媵無子而後取諸衆妾之子亦皆以其序焉有嘗制矣隱母媵也故其子不得承統仲子有文在其手宋人要魯以爲夫人魯之娶仲子蓋已告于天子若不獲命則宋人必不與天子旣許魯乃以夫人禮聘之則仲子必素貴與隱母不同此雖失禮然却是事之情實何休以爲隱

母是左媵桓母是右媵亦不過測度之辭蓋隱母乃是媵桓母非媵非嫡是失禮再娶耳此先君之失禮而末如之何者也旣娶而生桓公未幾惠公沒隱公攝而佐桓長傳稱惠公之薨有宋師太子少是惠公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且宋魯爲婚姻而惠公未葬宋來伐喪此何故也豈非以桓公仲子耶夫太子少隱公立斯固宋人之所疑者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王此舉亦見桓母素貴則桓公當立耳桓公

內有國人歸嚮之情外有宋之援使隱果不賢亦未敢遽奪也而況隱之志本能讓乎穀梁以爲讓桓不正此不知當時情事使穀梁在當時必導隱公爲亂非殺桓公母子不可得國而隱亦終必不免此穀梁春秋開卷第一義最謬者也若從左氏公羊則合事情而隱之賢終可取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二語必有所受至于隱公之攝實有所承公羊以爲諸侯無攝則又不然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

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攝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卿大夫奉攝主于西階南面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世子未生而死與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以娣姪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故隱公亦攝主也

隱攝也夫子探其心正其事故不書卽位隱長而攝母班非貴也子爲宋姓聲子仲子皆元妃孟子之姪娣也曰孟曰仲是班位原有定序孟仲必宋公之女聲子不以氏列其爲孟仲之姪

娣明矣杜氏曰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聲子年長秉內政于是特進其班秩而號曰聲別于仲也未幾仲子生桓公矣隱雖長而母班卑桓雖幼而母班尊立子之法一依母班觀趙盾班在九人之說可証惠公薨國人以隱爲長庶共扳立之而隱公以父命母班故尊奉桓公而自稱爲攝耳比如今制藩王妃妾先盡名封若無名封謂之濫妾濫妾之子同不

敢先于名封者也仲子爲次桓公爲貴自無可說至于仲子有文在手乃是羽父輩造爲此言以異其事而不知反陷于失實黃先生要昏爲夫人已告于天子尚是依事臆度亦無考據胡傳隱公即位上無所稟內無所承諸大夫扳已而立之爲夫子所制然過氏曰隱母聲子亦非如君當時私有輿戴故隱不俟踰年而即位一年不可二君故其元年不得更書即位耳沙隨程氏謂其即位于歲前是也胡過二說皆非也

歐陽永叔曰何爲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傳信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左傳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

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

邾者魯之附庸也儀父其字克其名也附庸有以名通者以氏通者以字通者隨其大小而異之邾嘗字故字之胡氏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

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是矣未盡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襃之尤非也然來朝又稱郳子何也恒稱也公侯伯上三等而恒稱曰公子男下二等而恒稱曰子子于蠻夷大夫皆可稱而况中國之附庸乎故講禮以朝從其恒稱自宣至定凡六朝皆曰子是也不協而盟特以字舉桓十七年趡之盟亦曰儀父是也又曰儀氏與徐儀楚陳儀行父同父名與孔父同儀父邾大夫也稱氏言

當與邾子克別是一人隱五年伐宋桓十五年
來朝俱人之十七年書儀父莊十六年又書克
則人非儀父儀父非克矣此亦不然夫伐宋者
邾人鄭人邾主兵故先鄭鄭非君將故稱人鄭
大國既稱人邾自從大國之微者稱人也來朝
書曰邾人牟人葛人來朝者牟爲郎貞而又微
故稱人邾大牟葛不多牟葛業稱人邾自比小
國之君稱人也蓋惟邾滕陳莒之國尊之可同
于君卑之可同乎大夫其勢得上下通也此邾

之字法也且卽以名字爲斷克字儀父甚確視
之周莊王弟之子克字子儀也楚鬬克之字子
儀也桓司馬之臣子儀克也同也推之魯叔孫
輒之字伯張與吳公孫輒之字子張同也魯孟
之側之字子反與楚公子側之字子反同也齊
子家之字歸父與楚仲歸之字子家同也古人
制字節取義正大抵不甚相遠卽此可知儀父
與克爲一人也此邾之字義也不日史詳畧也
及與暨皆以我爲主其及曰我爲主暨曰不得

已公羊之碎義也
春秋書會盟戰伐皆以及會二字綜之公羊曰
及者我欲之會者外爲志也此法卽在我魯且
不可槩豈可通于天下公羊不過因隱初年一
二事斷其見耳彼見公卽位而欲求好于邾故
以及邾之盟爲我所欲見戎請盟以爲公會戎
于潛爲彼所欲然將下條公及戎盟于唐相比
卽不通矣如以及戎之盟爲彼所欲則于所謂
書法又不合矣且十一年入許鄭所欲也而書

公及齊侯入許何耶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
垂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此接月事耳公卽位
欲脩好于鄭鄭侻宋欲結魯爲援其會其盟二
國有同心焉今一則曰會一則曰及何所從耶
此私盟之始
熊氏曰邾國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當嶧山之
南北界于魯而南連滕薛卽今曲阜滕嶧之間
從踰五十里西自邾瑕以至沂東卽今濟南至
沂州之境橫長三百餘里勢不得爲魯附庸矣

小邾嘗附庸于魯而謨加于邾耳此亦不然蓋地方彼此沿革先後增削俱難以意定也據左氏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昭之十三年子服惠伯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則邾不特屬于魯而又卽于夷矣

蔑姑蔑魯國卞南有姑城在兗州府泗水縣界

邾公作邾婁蔑公穀作眛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言克稱鄭伯

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鄭伯克段杜氏曰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穀梁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胡氏曰惡養天倫使陷于罪而剪之皆是也然段以介弟之親挾國母之寵親忘方注弟惡未甚莊公無可如何覘其繕兵具乘將以襲鄭而夫人將啓之則當時莊公于段豈可教誨禁制者哉至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尤爲不合夫春秋魯之春秋也可以稱公焉可以稱我焉可以無稱焉今爲鄭事不書鄭伯而何也

鄭今華州爲故鄭後遷國在今開封府新鄭鄢在今鄢京在今鄭州滎陽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也左氏公羊以爲桓公之母穀梁以爲惠

公之母孝公之妾左氏以爲生公羊以爲死子爲諱之耳謂孝公妾惠公母者蓋據後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以爲成風既是僖母仲子豈獨不然不知僖公爲魯賢君身從二伯尊周攘夷故成風雖妾特行殊禮以示優異若惠公爲君既無大異何緣遽行尊妾之禮且春秋固有文同而事異者何可槩論據左氏別傳十月改葬惠公則賵以改葬故不得言緩也又謂隱因事非禮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如國君卽位爲椑歲

也車馬曰賵車馬圉兆域所共歸賵惠公而挈
仲子未嘗不可若以次年十二月夫人子氏薨
爲隱母或爲隱妻則仲子當從公羊之死又可
無賵故仲子確以桓母爲得乃天王之賵仲子
者何也惠公從班之貴已崇仲子隱公爲君桓
公雖稱大弟而隱公之勢不能無疑桓公之黨
不能無求周有此舉安知非魯借合葬之法以
正仲子周寓定名之意以與桓公乎
張氏曰惠公去年薨仲子卒之年固不可知或
亦去年也

臨諸侯畛于鬼神曰天王王朝公卿書官大夫
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宰者主事之名
自天子以至大夫皆有之卿大夫之宰右稱之
宰王叔之宰邢宰費宰是也穀梁曰天子之宰
通于四海故以之配有封爵者則曰宰周公以
之配無封爵者則曰宰渠伯糾周公之宰尊故
使之出會諸侯咺之宰卑故使之行賵喪事此
其義也公羊曰天子之宰爲政者也則若其主

事之職故于宰咺則曰宰士也士者主事之職
也得之矣季本氏謂咺小臣攝冢宰以行其冢
宰之說殊莫甚焉
春秋天王遣使者十六十二稱天王三稱王而
不稱天高新鄭曰稱天稱王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焉有稱奉旨焉不以聖旨爲褒奉旨爲貶
予甚惑之及予遍考全經之例三稱天王者如
隱元來賵惠公仲子實因惠公改葬用恤侯邦
其餘苟非答禮亦是加恩無數爲榮皇華足重

若莊元之榮叔文五之召伯不過寵弒逆之君
比長信之奏非禮顯然了無可說故下筆之際
無有崇稱亦其情理自然忽畧乃爾胡氏所謂
貶辭未可盡非也第謂畧之而不稱天則可貶
之而不稱天則不可于魯而畧之則可于王而
畧之則不可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內稱及外稱人穀梁以爲皆卑者胡氏以爲皆微者趙氏曰脩三國之好而爲盟誓非君則卿何得使微者先儒云微者不命之卿也按例外國命卿來魯皆書名但不言氏耳且前後盟而不言內盟者九推其事迹皆是公之自盟義例昭然不可或稱是公或稱是微者予以爲魯非微者宋人實微者耳惠公敗宋師于黃惠公薨而宋師壓境是先君之所弊也兩國之好不通而桓公又宋武公之自出公乃假長而自立焉

緦緦然懼宋人之讐己而與之也故宋成于宋以爲自安計則魯安敢使微者往宋公明有所挾偃蹇倨傲乃使微者與盟春秋諱之故不書公

內及盟而不書君大夫者有九隱元年九月宋人盟宿宋以微者來輕公故諱公莊二十二年七月齊高傒盟防文姜方葬公喪中爲婚故諱公文二年三月晉處父盟公如晉晉人以公不朝止公令陽處父盟公恥之故諱公文十年蘇子盟女栗頃王天王也立而與諸侯盟卑甚矣夫子傷之故以與天子大夫盟諱公成三年十一月荀庚盟孫良父盟二人至魯以國對之亦必書公成十一年三月及郤犨盟襄七年十月及孫林父盟襄十五年二月及向戌盟皆此義也故皆不書公

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焉說春秋者以爲此參盟之始也

宋商丘今歸德府宿今宿州

左傳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公弗許遂行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左傳非王命也

人臣出疆未有不禀承于王者苐非有聘禮自以同稱之親一作候氣故苐書曰來

胡傳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

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illegible]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班功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

季氏私考曰王朝三公稱公卿士稱子若侯伯之爵畿內未嘗以封祭伯之稱伯與凡伯毛伯之稱伯同啖氏謂內大夫之字非爵也

此王臣私交之始

公子益師卒

不日闕也公子衆矣而卒益師者恩數之厚也

胡氏曰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公孫嬰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illegible]之有厚薄哉然公羊所謂遠者聞見之遠非族屬之遠也其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可見胡氏亦誤認矣惟其遠有得其詳而書焉有不得其詳而不書焉故成公以前有不書日以後皆書日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未命則但名之既命則稱公子東周禮失大夫皆自命于諸侯其賜族者世為卿間雖有請于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故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春秋或有司馬司城之書此外一切削之

祭今鄭州東北十五里祭城實管城

庚申○平王五十年

二年○齊僖十晉鄂三衛桓十四蔡宣二十九鄭莊二十三曹桓三十六陳桓二十四杞武三十宋穆八秦文四十五楚武二十

春公會戎于潛

左傳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啖叔佐曰凡戎狄舉號君臣同辭

茅堂胡氏曰賈誼謂首顧居下荀悅謂亂曾失

庐江統謂非我族類皆明于馭戎狄者後世如
漢以南單于欵五原塞賜姓為藩臣其後劉淵
劉聰大為中國患如石勒慕容氏苻堅姚萇乃
是鮮卑羯氐羌之居塞內者浸淫不制遂迭起
亂華至如唐以安祿山守范陽以范陽叛至于
明皇幸蜀肅宗即位史思明繼起用兵不休唐
室之禍不解直至於亡聖人謹華夷之辨其旨
遠矣

春秋公出應書至書至之法惟會戎狄與列國
戰踰年二項觀桓公時所書可見今隱公會戎
于潛與下伐邾敗宋未知踰時與否俱不書則
以公攝位為謙不敢同于正君也若在春秋之
末叔孫季氏亦有書至者矣

此書會之始

姜廷善曰杜元凱謂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
季氏私考謂濟陽舊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
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潛魯地蓋在南
鄒近戎若今曹州

夏五月莒人入向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趙子啓曰莒人其大夫也小國非君將恒稱人
小國之大夫微也入者破其國都俘其人民以
兵為暴者也春秋之初曰入曰侵曰伐皆為暴
也莒之所慕向也魯之所慕邾也鄭之所慕許
也齊之所慕紀也力足以兼并則不至于盡奪
之不止向之為國微故卒為莒滅也

人自入滅自滅與亡大事春秋決不妄書熊過
氏曰入罪小于滅此實滅也僖二十六年公會
莒子甯速盟于向稱莒地宣四年公及齊平莒
及郯莒不肯公伐莒取向向係莒則向實滅而
今書入者赴以入故以入書之熊氏意蓋以此
後經不書滅向而徒有盟向取向之文故為此
說耳然僖公盟向稱莒地蓋非經文考宣四年
遡隱二年計百年餘矣百年之中興廢不一安
知莒人非在此年之後實滅向乎其不見于經

者入向之後或向日漸衰微莒日漸猖獗不必
與師動衆浸假消沉既不能如許之入而復與
又未嘗如梁之蹴而成潰告赴無人經亦不得
而書也
陸氏曰經中一字徧施諸例而義不同者唯人
字爾國而稱人衆詞也師稱人則寡詞也名爵
不貴而稱人則微詞也黜其名爵而稱人則貶
詞也今莒稱人當是寡詞與無駭帥師相反
郝仲輿曰君臣民通稱人蓋事有可畧者書法

大槩如此
此入國之始
熊過氏曰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卽鄭漁仲
所謂沂州古向城也又濟源縣亦有向城後爲
鄭所取寰宇記居河陽軹西北酈道元指軹南
者宋人定爲齊之莒縣南七十里非是杜元凱
指爲焦國龍亢東南向城則益遠非所利之國
也莒今山東青府莒州是也
無駭帥師入極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無駭不書官未命也不書族未賜也極莒附庸
也莒入向無駭遂得入極
杜氏曰極附庸小國賈逵云我邑胡氏曰非王
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
姚舜牧氏曰二事比書胡傳又比解然獨不明
無駭之所以入唯穀梁傳云向我邑也豈向爲
我邑極爲莒邑莒人以向姜故直入我邑無駭
以入向故帥師入極以報之然皆無事實可考
無駭擅師入國書此以見其貪暴也蓋穀梁緣

宣四年後之向誤姚氏又爲穀梁之言疑
趙子常曰魯司空卿官無駭公孫也以攝卿書
名穀梁傳隱不爵大夫是也傳于魯卿每不書
其官此見無駭不書屬而未得其說故見其官
以明爲卿猶未敢以入國發貶例後于翬溺乃
云疾之無據明矣孔氏曰春秋之例諸名書於
經皆是卿也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又王
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

言鄉其名見于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與大夫也

熊過氏曰極杜氏謂附庸國或欲通極郕字曰今贛榆縣紀鄣本紀故封鄅縣地紀遷其地遂爲莒附庸也

無駭不書官不第未命且司空非卿官不得書也諸家以司空爲卿未考全傳耳文公十五年司空華孫來盟傳載公與之宴辭曰請承命于亞旅尚謂華孫謙語未知亞旅與司空對職否

及讀成公二年之傳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乃知亞旅與司空皆受一命甚輕而亞旅在一命之末故華孫以此謙辭耳則知司空未必卿也

此大夫專兵之始

駭穀作侅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胡傳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于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歃血以約盟非義矣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于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于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于尚結贊雖悔于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戎來朝坐之門不與諸侯齒周禮也戎狄是膺魯公就國晉與淮夷同征晉故也隱公不能繩

祖武至與戎會春而辭盟猶不失體八月而終不免于唐之役焉豈惟齊不競是借其關于天下之故大矣

汪氏曰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篇終獨言征徐戎則夷戎並爲患而戎尤甚也漢孔氏云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

此盟戎狄之始

唐魯地今魚臺縣東有武唐亭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逆女何以書爲齊侯滅紀而葬伯姬書也穀梁所謂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者此類是已

廬陵李氏曰譏不親迎公穀胡氏說同獨陳氏曰內女爲夫人凡入見于經未有來逆者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此說亦有見又曰內女爲夫人皆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齊子

叔姬不書歸鄫伯姬不書歸杞叔姬不書歸皆遭出也蕩伯姬不書歸非君夫人也

諸家譏始不親迎非也然則諸侯可以不親迎乎程子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者迎于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婦逆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又曰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文王親迎于渭亦非出疆周國自在渭旁況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張洽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于其國至于所舘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婚既至冕而親迎也公羊謂辭不稱主人亦非也

熊過氏曰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其遺幣以先人之禮行之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没已躬命之此又禮之變也紀不稱使豈以有母不可自命又不通母故第舉其國乎蘇子繇曰裂繻之不氏何也小國大夫稱人其名皆特書也書裂繻以其逆也

熊氏曰紀今青州壽光紀城實古北海劇縣鄭樵云紀後遷劇云紀劇聲訛鄭所言良是第不知遷劇之紀在莊公之前不當輒言于此耳綠壽光西南三十里爲紀城其又西爲東安平郎紀季所入之酅又西北且百里爲東莞

裂繻公穀作履綸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左傳魯故也

極為莒附庸無駭帥師入極則與莒有隙矣紀新昏于魯故為是盟以平魯莒趙企明曰莒自入向有窺魯之心紀子伯往來莒魯之間于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為魯謀也履緰字而不名褒之也其後八年而為浮來之盟莒魯繇是交好矣

紀子帛序于莒子之上者杜曰比內大夫或又曰主盟皆是也郎以列國之卿序小國君之上亦無不通紀侯爵也莒子爵附庸也昭二十三

年晉執叔孫婼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襄四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鄫屬于魯不書及左氏言比諸魯大夫也巫為世子而後豹者小國附庸之君也灌甫曰考之通經無大夫先諸侯之例者亦知其一爾裂繻公穀履緰是也緰字說文布也布字子帛義正相當春秋字法類此

高忠憲曰紀迫于齊而鬪于莒故相盟天下無王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

此外相盟之始

密今萊州高密

帛公穀作伯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夫人子氏公羊曰隱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隱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張氏因之曰婦人從君故君存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宋朝皇后先崩必俟合葬于山陵蓋古之遺制歟夫子氏為隱母與為隱

妻未可知然左氏以為桓母則確知其非也如以仲子則前仲子之賵不稱夫人後仲子之宮不稱夫人其歸賵緣桓將有國也其考宮緣桓為大弟也其不稱夫人以必不當稱夫人也前後不稱夫人今何以夫人之乎至趙氏從公羊之說定為隱母則徒取與歸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繫事聯絡耳夫徒取繫事聯絡則一經之為此者多矣安能比而同之乎

高忠憲曰夫人者乃隱母也卒不書葬夫人之

義從君者也

鄭人伐衛

共叔段之亂其子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于是鄭人伐衛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衛今淇縣

辛酉○平王五十一年崩

三年○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五蔡宣三十鄭莊二十四曹桓三十七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穆九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田叔禾曰日有食之者蓋上古之遺言也而春秋因之所以重天變警人心也夫日食之說曆家以為月掩而然故雖千載之遠而躔度可測然聖人何不明言月掩而曰日有食之其詞若不勝其驚異然者以是知其為上古之遺言也蓋上古之時曆數未定太陽懸象闕然不見其形于是君子相與駭于朝曰日有食之矣小民相與駭于野曰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執簡牘而書之曰日有食之矣迨乎黃帝堯舜之時測步已明璣衡浸備然後知其為月掩爾聖人以為陽德陰微可謂大變故因下民駭懼之情而制為救護之禮尚書所謂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則其洶洶皇惑之容猶可想見而君臣上下

莫不省咎滌慾以修德業仲尼曰是可以為訓故因舊文而不革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胡傳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

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
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
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之禮
當以所聞先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赴而隱
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
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
境以奔而脩服于國卿共弔送之禮亦葬會矣
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
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

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脩
服于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往
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
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于京師或會同于
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
何獨難于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
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啖氏曰穀梁云天子志崩不志葬必有時也舉
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蓋見書葬者多不
得禮故有此說爾且襄王之葬正合禮何以書
乎季本氏曰凡天王崩未有不赴於諸侯者蓋
含襚賵賻之禮必有待於諸侯之所供也至于
送葬則天子當以禮待賓客而無所利焉故賻
賻之禮至則雖微者弔喪而亦不之較惟其先
至則遂辭會葬而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
志崩不志葬也平惠定靈是也若及葬期而賻
賻之禮始至則遂會葬此所以志葬也桓襄匡
簡是也

莊王僖王崩在魯莊公之十二年十七年僖惠
二王固庸主不足令魯魯莊公知母之人二十
二年以前見制文姜三十七歲方娶妻安能行
有理事二王不書崩周不告也周郎告魯亦不
弔也不弔自不書也至頃王崩左氏明言周公
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何故闕而不信
汪氏曰秦昭襄王薨韓桓惠王衰絰入弔祠春
秋諸侯之事天子不若戰國之君事大國之禮
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尹氏周執政世臣也代握朝權秉均維氐幽王時危所爲壞政亂會空師斬國見于詩人所刺者不可指數西周之亡尹氏實爲戎首夫子于三月天王崩緊接書尹氏卒于後一以蔽柄臣之罪一以結西周之局薛收所謂大其言極其敗于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五國之亡意實祖此嗟乎夫子筆書于此蓋有深悲焉有厚望焉惜東周君臣委靡不振齊

信鄭莊狡黠于初句吳奴　返蹤梁于後中間桓文亦見錚錚然不勉之王氣局甚小無以副聖心耳予初學春秋謂隱公被獲于鄭禱于鍾巫與尹氏歸故書尹氏之卒以本其事也一時快然終非確論

左氏以爲君氏聲子也不赴不祔不反哭故不曰薨不稱夫人不言葬不書姓公羊胡氏曰譏世卿也穀梁曰天子之大夫也于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世卿魯主二說皆無確據隱公志不欲君而實君桓公志欲君而未君絜之皆君也隱公妻夫人子氏薨之而聲子不薨之乎且夫人之姓貴賤共焉何可沒也氏之爲言男女共焉非有異也夫人與君同體去氏稱女君稱小君速氏或稱君姬氏君夫人無有稱君氏之理金氏曰古說氏猶今云家也國君之母薨而曰君家卒不詞甚矣熊氏謂尹氏卒則一氏俱卒矣此又不然隱五年春秋之傳曰王使尹氏武氏助之僖公二十八年五月之傳曰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文公十四年七月之傳曰王叛王叔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昭公二十三年七月之經曰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十月之經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而傳云尹子固則固其名也春秋于王朝卿士自有此書氏書字之法如以爲一氏俱卒也則策命晉侯爲侯伯亦悉令一氏共命之乎

君公穀作尹

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
怨王故周鄭交質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

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傳王未葬也穀梁傳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
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
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不可知之辭也交
譏之

熊過氏曰胡傳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

也不足以討而反求之以是爲失道也王貴道
有言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
崩求金以襄王崩喪事有缺則臣職不供甚矣
魯安在其秉周禮也包茅不貢伯主至興師而
責之武氏子之求賻豈可責也此亦如宰人子
矣宰人子故臣室也以其臣僕之不供而遂褒
今將責宰人子之徵賻而不責其臣之無蘖可
乎杜氏曰不共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
敬得其旨矣

武氏子與仍叔子俱父在子世其官耳父老子
代當喪未爵之說非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使
公子馮出居于鄭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公羊傳君子大居
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書宋公和卒此書公卒之始胡氏謂夫子黜而
書卒是也黜其非命諸侯 而從大夫例也一卒

以貶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悉降爲大夫此正
春秋之大義也胡氏于此義最爲有得劉秘丞
說凡諸侯王以下當從陸淳例書卒溫公以爲
確論蓋薨乃臣子之辭不當施之于國史也此
說非也如以薨爲臣子辭不當書薨則春秋凡
侯伯之葬一槩稱公此亦臣子辭也獨可施乎
茅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
別于天子也諸侯不生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別
于諸侯也大夫書名氏微者名氏不登于史冊

所以別于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

詹來氏曰諸侯告終乎鄰邦交之大典也告則書何以書卒而不薨非王命不得爲諸侯也何以名天子崩而不名一人之詞也諸侯衆矣薨而名大夫卑矣生名士微矣不名春秋之法也然則魯君何以薨而不名內詞也

趙氏曰諸侯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于卒赴可知而紀也左氏云同盟則赴以名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忍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云寡君不祿而已蓋魯同盟知其名故於死時書之以紀易代

汪氏曰晉獻公惠公未嘗同會盟通聘問而卒書名宿男同盟滕子杞子來朝而卒不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傳尋盧之盟也

鄭莊小人之雄是夏與周交惡有志叛王而合諸侯始欲挾公子馮以謀宋而宋齊之好方固

無關而入于是黨齊以仇宋此石門爲東諸侯合黨之始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熊過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忘宗盟而先齊陳君舉謂有關于天下之故是也盟先主盟聖人約史之法與載書異衛子魚稱踐土之盟先晉後鄭而後齊宋莒載書之正也其後叔向子産向戌皆諸侯之良號能獻禮不能舉隱公告薛侯之禮及子魚稱踐土之書宋之盟也楚人遂執牛耳僨哉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齊今青州昌樂縣後遷臨淄今青州府臨淄古齊城是也石門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地

癸未葬宋穆公

胡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

人或存或削易爲或存或削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請會同之好其没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則冢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

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越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

趙子嘗曰凡諸侯葬皆如我之辭何志我大夫之往會也往會禮也生嘗邀好死不弔葬記其是以著其非也

汪氏曰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按舊史必皆書葬如魯翬弒隱公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弒君之迹安得不葬隱公晉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弒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而晉

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弒國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克葬哀公豈能備禮而春秋書之耶

穆公穀作繆

壬戌○桓王元年

四年齊僖十二晉鄂五衛桓十六弒蔡宣三十一鄭莊二十五曹桓三十八陳桓二十六杞武三十二宋殤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

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子産曰天子之地一圻諸侯一同今大國數圻侵小所致春秋之初書取邑二此牟婁及六年冬宋人取長葛而已是時外取邑猶以爲重桓以後皆不書蓋侵滅之事有甚于取也自桓十四年宋取鄭牛首而後無書者矣然牟婁于昭公五年來奔終屬于我以魯事書將有其末先書其本也即六年取長葛亦以宋事書耳春秋立言無所不攝

熊過氏曰季明德言牟婁紀邑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界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于此無邑本紀杞字近而誤杜氏不察因謂杞倂淳于遷都焉淳于高密地在牟婁之東亦紀南界杜因此通誤按女叔侯告晉平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昭三年椒舉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今河内近衛則所指皆近地非青州東萊之夷也又釋例土地名淳于雍丘雖郡別境連則季說非但此時尚未遷淳于耳

莒人伐杞取牟婁杜氏以爲杞字乃紀字誤予初非之及詳考前後事勢而知果以紀誤也牟婁在今山東安丘縣後昭公四年莒牟夷以牟婁奔魯則與魯近矣杞此時尚未遷緣陵何得遠掠其牟婁杞在雍丘莒與杞國甚遠何緣近取其界邑春秋書法必有其漸决不驟書必有其因决不漫書杞自桓公二三年方與魯交涉隱公之世文告尚未及魯也齊之所欲者紀也

日望紀陵削以便兼倂凡莒所爲無禮于紀者皆齊使之莒國稍大而又恃齊二年入向已見吞噬矣則四年牟婁之取斷是紀非杞無疑自此以前因莒人入向而魯爲莒紀盟于密以聯其交自此以後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其好皆可佐證若牟婁非紀邑莒中間不以取牟婁故結紀之怨則前此密盟巳固何以後此又有浮來之盟耶故觀前後書法而知杞字爲紀字决也已查紀在今青州府壽光縣牟婁在

今青州府安丘縣地爲鄑縣益信
杞在今陳留雍丘縣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遷之僖十四遷緣陵襄二十九晉人城淳于杞後又遷都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莊公之子也不稱公子未賜族非削其屬族也且疑于爲君者不必稱公子也春秋之初命氏甚少故無駭俠不書族無駭之賜展氏在其卒時可見矣商人歸生之徒稱公子劉侍讀曰稱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公子未爲大夫者也

公子曰公子大夫曰大夫稱公子者以親論稱大夫者以官論稱公子必族屬至親不必爲大夫者也稱大夫卽族屬疎遠不必言公子者也當稱公子而不稱公子者屬族近未賜族且疑于爲君者也通春秋所載其明卽當稱公子者亦自不驟如翬在隱公時稱翬在桓公時乃稱公子翬中間必有久近先後之序不可紊易至如既爲親屬又正爲官則并稱大夫公子如襄二之楚大夫公子申襄二十之蔡大夫公子燮是也爲例者以賜族乃稱公子公子未爲大夫者卽公子不稱公子

此書弑之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左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王樵氏曰宋魯合交將以謀鄭托于無約而遇蓋秘其迹也范守已氏曰宿之盟宋公不見公而使微者與之盟宋公之怨亦甚矣公猶欲爲會而尋前盟必非宋公所欲也乃因宋公往伐鄭而要諸途以見之然按下文宋公來乞師公辭之則公非有求于宋乃宋欲以魯助衛故急于遇如此王范之說皆非也

此書遇之始

清衛地非鄭地也在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河之南卽牧野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州吁弑君自立而為此舉也欲列于會以定其位志在會諸侯不在伐鄭也元年鄭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而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則鄭已爲拜賜之師衛先君可以無怨矣州吁特執是言爾若公子馮出居于鄭宋公日夜廩廩慮其將欲納焉觀州吁告宋之辭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蓋亦探其志而名歸之胡氏曰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此說非也宋亦主兵者非黨也主兵者不書于首即書于末惟其時義焉宋公有釋憾之志爵又居尊書首宜也州吁和民求定未成爲君書末宜也

按擊鼓詩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則衛人乃公孫子仲也州吁定位必身在行間子仲特將兵者耳

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已蒙夏文此師書秋明爲二時傳言諸侯復伐鄭蓋再舉也胡氏張洽氏以爲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蓋深悼諸侯之黨亂耳實不然也公以衆仲之言辭宋師羽父固請而行中自有故翬是時自未爲卿非以去其公子爲貶也州吁不成君故稱人人衛而亦人蔡當時蔡侯在不在三傳無明文即使蔡侯在亦必書人以從衛胡如曹無大夫而四國並稱不得獨異故書公子首此又春秋屬文之法也況蔡較衛尤小人之亦無害聖人立言文與義無不通矣

集氏曰翬與無駭溺俠稱名皆當從二傳未爵命爲正左氏不知此義見翬溺不書屬而事惡

皆曰疾之至桓三年翬始稱公子不得其說與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杜氏又曰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違命皆繇考史未備又不能闕疑故耳

此大夫會伐之始

陳今開封府陳州蔡今汝寧府上蔡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趙氏曰衆所共棄不君之也春秋君弑而能以義討賊者惟衛人為正于濮者紀其

也討賊者隨其時勢得而殺之已矣胡氏以為閔衛國之人皆諸侯之罪恐非王樵氏曰按陳乃衛桓之母家莊公惑于嬖妾戴嬀大歸陳則既知之矣及嬖人之子弑立不聞討賊之師而反從助賊之國人顛倒不宜至此觀石碏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則前此陳或不知州吁為賊即知之或以嫡母避嫌待其自發耳且陳不助衛則衛必不親陳安得異日有朝陳之事以行其討乎石碏老臣謀之熟矣賊方據國內外皆其黨與旁親無足以圖之圖之必于疾故必先與陳定計然後風以朝陳使請王覲而即陳以殺之

姜廷善曰濮衛地衛有城濮定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衍至鄄皆衛地以水經考之蓋流經鄄城雷澤郕鄆之地以東合于濟者也賈逵以為陳地者非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書曰衛人立晉衆也諸侯之立承國于先君禀命于天子正也然已不可復望于東周矣晉非嬖如荼援如突弑如商人爭國如子糾小白而國人同心推戴若曰社稷有靈吾國有君矣不猶愈于舉棋未定國如亂麻者乎趙子常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又為之會伐以定之夫國人討賊立君而聖人予以權未為不是也使如儒者者其擅立之罪絕其公子則以天子立論一法以施春秋可

以無作而今之春秋眞所謂有貶而無褒者矣豈聖人大公至正之道哉其不稱公子者凡弒爲君者固不必稱公子然義不在公子也

趙氏曰以衛晉推之則馮宋御說晉黑臀周宜無不書于策者春秋以筆削見義爲也黑臀也周也皆立于弒君者御說雖立于國人而賊未討故皆削不書當五國伐鄭以定州吁而天子不能正故特書立晉以信衛人討賊立君之義于天下結正五國輔篡之罪也陳氏曰必若衛

人賊討而後可書立

春秋辨義卷之一終

春秋辨義卷之二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隱公二

癸亥○桓王二年

五年○齊僖十三晉鄂六衛宣公晉元年蔡宣三十二鄭莊二十六曹桓三十九陳桓二十七杞武三十三宋殤二秦文四十八楚武二十三

春公矢魚于棠

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魚甲者之事也遠出觀魚非道也公羊以爲興之曰百金之魚公張

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辭不必然也

宋史丁謂跳而射魚唐詩澄潭晴日射遊魚李商隱射魚曲云思牽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皆用竹弓弩鏃以射之今灤河鯽魚用射

棠今兗州府魚臺縣

矢公穀作觀

夏四月葬衛桓公

經021-220

葬稱公以神明治之尊之也稱公如本國異邦人亦曰君夫人之義也

秋衛師入郕

左傳衞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

胡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郕公作盛郕在今兖州府汶上縣北三十里有郕鄉

九月考仲子之宮

服虔曰宫廟初成祭之名爲考

李本寧曰夫禮非繇天降也非繇地出也人情而已矣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禮曰妾母不世祭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於

孫則止吾以禮繇之而知其非人情也獺祭魚豺祭獸以定月令迎虎迎貓以修蜡事禮世守之而薄于人非情也盛于盆尊于瓶與之祭也爲老婦也禮世守之而薄于親非情也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子服慈母三年爲祖庶母後者如之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祖母祖庶母慈母則然外祖父母從母則然而薄於所生母非情也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可以祔嫡祖姑而不可以祔嫡非情也主妾之喪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殯祭不于正室父在子得致於母父沒而殺之非情也國君不名世婦大夫不名姪娣爲貴妾緦士不名長妾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夫可厚妾婦可厚姑母可厚子子不可厚母非情也伯魚爲出母服子上不爲出母服武曰父在而祭因母親此從禮之隆也父沒

而爲後不爲生母服此從禮之殺也出母而父在得降生母而父沒不得降非情也吾以春秋徵之春秋書考仲子之宮書初獻六羽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傳皆云貶譏所貶則有之而非以罪子也仲子成風非生而以妾爲夫人也非嫡在而妾與夫人允也蓋夫沒而母以子貴也兩母外不有宣母敬嬴昭母齊歸襄母定姒乎孟子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則仲子無嫡在矣閔公

二年文姜孫于邾僖公元年文姜薨於夷則成風無嫡在矣文公薨子卒而哀姜歸于齊則敬嬴無嫡在矣獨定姒薨時穆姜猶在而分則婦姑也定嬴雖貴不得加于穆姜不嫌逼也春秋之法夫人薨于寢殯于廟赴于同祔于姑則稱夫人稱薨稱葬稱小君是四者成風敬嬴齊歸定姒胥備焉子之爲母固當然耳胡文定以榮叔歸成風含賵召伯來會葬王不稱天爲譏然而宰咺之使先之矣王獨何以稱天也敬嬴之

無貶曰從同同何獨重責於成風定姒也定姒之薨襄公幼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子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若是則定姒之不備禮者爲合禮矣而春秋書與敬嬴成風齊歸無異又何也杜預釋例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嫡夫人薨則尊得加于臣子內外之禮皆如夫人故姒氏成風書于春秋左氏皆曰禮也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非禮以義起

者與春秋之書之也猶之乎書成風敬嬴定姒之薨葬也非貶也吾又以春秋徵之書叔姬歸于紀娣也書紀叔姬歸于酅書紀叔姬卒書葬紀叔姬紀侯失國而叔姬歸酅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歸則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復書卒與葬內女同爲人妾微者耳而能守其夫國之祀春秋獨賢之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妾母有子君一國而不使其君得貴其母不使其君之母得有祀非情也吾又

以春秋徵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書衛人來人晉人來媵一娶九女以廣繼嗣也媵而有嗣而嗣不得以為母母不得以為子非情也三國之媵媵宋伯姬也書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而前後書三國媵詳哉其言之矣胡文定謂媵宜一國不宜三國伯姬賢行著于家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此因賤以見褒亦有因褒以見賤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初獻六羽以

考仲子之宮六羽為褒考宮何得獨賤也吾又以孔子言徵之武王周公達孝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詩人歌之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諸侯大夫士而母生不得稱其母沒不得食其祭安在為達也大哉孝慈錄之訓也人子為所生母服三年父在嫡在無降殺嗣後必通而

由暢之諸嫡母存者生母沒者所生子得以其爵贈諸嫡母沒者生母存者所生子得以其爵封盡制盡倫勿可及已

初獻六羽

左傳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穀梁傳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illegible]

初獻六佾非初考仲子宮也魯向僭八佾隱公始為更正故夫子特書初以褒之蓋魯僭禮樂沿習于後賢者衆皆莫能改而有如隱公以謙攝初獻六羽陽虎以僭逆從祀先公聖人來書不取後如叢卑亂臣而厲其禍伯皆多所是正亦猶此也以羽為文舞以六羽為諸公俱姊

蘇子繇曰考成宮也諸侯不立禰仲子不得祭于惠公之廟故為之宮循過天子八佾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魯以周公祭文王文王周公之廟用八諸侯因之非禮也隱公問于衆仲子是初獻六羽不言佾羽而不干婦人無所事武也公穀曰初獻言羽始僭諸公也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然則大夫二而士無佾矣可乎

黄楚望曰考仲子之宮所以得書于經者其義有二始用六佾一也仲子雖貴然桓未為君隱公能堅讓桓之志故尊桓母兒卷而作宮又謀于卿大夫以定其樂舞之數此亦稀有之事二

也以此二者故書妾母立宮既有定制則樂舞亦必有定數何故至仲子始定樂舞如此推尋又似前此妾母未嘗立宮或止是祭于寢别立宮者止有仲子所以見其始以貴聘于其終也特異其禮與又六佾始書于經則僭先君之宮皆僭用八佾明矣及仲子立宮乃是創見故疑八佾之舞而問于衆仲初獻六羽也但妾母祭禮終不可見據穀梁則當築宮以祭子祭孫止然亦太簡畧矣夫築宮一世而遂毀果合禮意乎竊謂不築宮則已築宮則亦當以視盡為斷

能過氏曰魯僭八佾于羣廟舊矣周禮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而仲子獻羽羽祭也爾雅釋言曰翿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折羽而注竿首羽輕舞便于指麾凡舞必先羽而用籥始奏以文也執干戚者綴行而雜進復亂以武也按詩簡兮方將萬舞而下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萬羽為一公羊云萬者干羽者籥止因獻羽之文昧萬舞有籥羽矣且婦人祔夫無別樂別廟之

禮仲子妾廟小祀而用羽非舞師之義何休謂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亦不知始進復亂節奏之辭且衆仲對羽數舉天子諸侯大夫皆曰羽亦不因其無武功而名之也六羽本非仲子所宜用故曰初獻程子謂見用八為魯君之僭而不知用六亦仲子之僭也左氏趙氏曰隱公以為廟外立宮不可用宗廟之禮殺而用六是隱之待仲子尚在乎正不正之間而惑于先君之邪不能正也其言是矣公穀皆云天子八諸公

六諸侯四劉侍讀曰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其曰士二亦非也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舞之處安得二佾而施之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王者服玄冕之祭也士服玄冕反舞之乎衆仲之誤無疑其說蓋主二傳汪仲辭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諸侯既降乎諸公則諸伯當降乎諸侯而爲八佾矣子男復何用乎禮經所記廟堂之制褒旒席數五等

諸侯皆同豈以樂舞而獨異其制乎此說與劉氏異然劉氏言士無用舞之處汪氏言五等諸侯佾數不當有異皆據周禮可正三傳之失

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此說本何休公羊傳注宋元嘉中太常傅隆議云夫舞者本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者減其二列爾杜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據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爲允予謂士卽服事位祿甚薄尚是儒生布素之家而飲食燕享二八十六人爲之鼓吹非惟居不能容亦且食無所出不迂濶乎八風八音一器之中亦可咸備卽用四人器數殊足風氣可諧士二之說竊意如此然士常用四人在家亦恐未妥劉氏言無用舞之處不可易也古諸士有功賜樂豈其然歟

白虎通曰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公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

先鄭主兵也王樵氏曰師不書不以告也抑鄭莊時爲王卿士豈其擅興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所遣故不書乎然鄭自周畀虢公政怨王而不朝久矣豈能以王師出乎恐左氏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隱九年之事耳左氏隱篇之多誤此亦其一事也然周王是時虢鄭爲依鄭伯請師必無不從況請必以不會王命爲辭勤王異戴亦必無不從卽周亦豈能與鄭計舊怨哉今年請王師明年鄭伯卽如周朝王則知左氏以王師會未必誤也

螟

食心曰螟此年與八年九月兩書螟莊六年秋螟高氏曰螟食苗心蟲無所不食其爲災也螟輕而螽重春秋于秋災之輕者亦書之及其久也輕者不勝書書其重者爾不然豈隱莊之後二百年間皆無螟耶

書虫災之始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滅僖伯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陳君舉曰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爲重也

此書圍之始

鄭長葛今許州北五十里

甲子○桓王三年

六年齊僖十四晉哀侯光元年衛宣二蔡宣三十三鄭莊二十七曹桓四十陳桓二十八杞武三十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渝平

左氏渝平更成也易官有渝渝安貞註渝爲變蓋渝不安貞而安貞也來渝平者渝不平而爲平也左傳更成其義不錯三代古文皆是如此公穀輸平墮成也不果成也文義皆非胡氏主公穀之文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義是而文非夫鄭人何爲求成于魯乎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雖宋魯之黨耳蓋公之未立止于狐壤與鄭有

怨宿盟清遇與宋爲黨然公攝位爲君息民保
境協鄰善親咸歸于好乃其本心宋雖名與魯
善而惠公之薨有宋師實有威脅隱公之意桓
公爲其貴甥平日所以左右桓公把持魯國者
必不能免公文合而心實離之何得生與鄭仇
自孤其勢乎况魯之所震鄰者在齊鄭不在宋
衛三年齊鄭石門之盟隱已稟稟虞鄭矣故四
年四國伐鄭以衆仲之數語辭五年邾人鄭人
伐宋借使者之失辭止兩番緩師爲德于鄭甚
厚彼狡鄭君固欲結魯以離宋也是以窺其意

而來渝平

高忠憲曰和而不盟曰平

渝公穀作輸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公辭宋使者明年齊又使其弟年來聘以結之
于是齊與魯合與宋離而黨與成
此齊魯交好之始

艾今沂州西魯地

左傳五月鄭伯侵陳大獲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
四時具然後爲年

冬宋人取長葛

宋自去冬圍長葛終年不解志于必取鄭莊不
赴天子會王師以救其私邑而結齊結魯爲從
容啚報之舉視其國取若不介意者何也蓋宋

挾忿以難鄭鄭非深謀遠慮有以扼宋之吭而
制其命不可以得志此時齊魯初平而未同周
以交惡故終未釋然鄭且須史恐之適是年京
師饑鄭乃可得間以平周別傳載京師告饑公
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而鄭伯因以如周謝罪
告服夫然後一意啚宋而無難則今日取長葛
適足以驕敵而怒衆又何足計也

乙丑○桓王四年

左傳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

七年○齊僖十五晉哀二曲沃武公稱元年衛宣
三蔡宣三十四鄭莊二十八曹桓四十一陳桓
二十九杞武三十五宋殤四秦文五十楚武二
十五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爲伯姬之娣其不同歸者抑未任荅君子而待年于國歟書叔姬歸于紀蘇子繇曰賢之也若賢不待書必貴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于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可知矣

汪氏曰賈逵謂隱公厚於先君之女故盛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又云紀貴叔姬故書以刺之聖人豈逆計其他日之賢而書之哉今考春秋諸侯寵嬖妾媵甚多不足煩聖筆之錄苟隱公厚先公之女必不以爲媵矣夫子作經以垂勸戒則以爲喜其賢者義或近之安可以史官一時之例而議春秋萬世之法乎子朱子作通鑑綱目書唐太宗以武氏爲才人所以起僞周之亂書玄宗冊壽王妃楊氏所以起馬嵬之奔納才人冊諸王妃法不當書而朱子書之亦春秋之意也

高忠憲曰紀滅宗廟在酅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春秋賢之故書此以張本其事

滕侯卒

滕滕國也若無事伷經不書卒既有訃告經何以不名其闕文歟後如宣九年成十六年書滕子卒隱八年宿男卒莊三十一年薛伯卒成十四年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皆書秦伯卒皆不書名據經諸侯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不書名者九人

趙子曾曰滕侯卒不日無名公羊子曰微國也春秋未有以微而不名者也穀梁子曰滕侯之不名用狄道也夫其用狄道也則何以名之吾謂穀梁甚陋也如穀梁則宿不名何解哉謂宿男微不登名書滕詎知滕侯爲同盟哉或稱陸

氏春秋有不盟而書名者何也曰國之史冊凡諸侯有告命則書然必因其所赴禮篇所錄赴告之辭云寡君不祿而已左氏襲赴以名趙匡極辯其妄是也若史逸其名者盟書既巳不考赴書又本不登故滕宿皆不能書其名也乃後有者則去孔子近載籍又足徵也不然則後之不名者何辭也左氏以禮經同盟稱名襲以名赴莊元年陳侯林卒左氏又以爲未同盟而衮會陳侯實同伐鄭將會者未必盟而名不名又不係盟不盟乎二說皆闕于義矣葢同盟名于載書朝會名于要約聘告名于簡牘趙氏所謂卒赴可按而紀也久而或亡則爲所據乎謂世久近者是也乃胡子則詳其義而名否因宿男見例謂不赴以名而孔子特書之有見于赴而無見于辭與禮春秋之義微矣

趙匡氏曰左氏云同盟薨則赴以名于理未安豈有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乃恐稱君之名禮篇所錄亦云寡君不祿而巳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惟九人不名

夏城中丘

左傳書不時也

莒人向則齊魯竊須有以備之然夏而用民不憂其力矣灌甫曰按春秋城內邑二十三以夏城者七以春城者四其餘皆時也不時而城固書時而城亦書何邪聖人惜民力慎興作懲偕慝耳其畏齊畏晉因邾因莒與大夫自強而城各因文以見義不在書時與不時也

春秋與作築八內城二十三外城六其例有三曰城曰築曰新作城與築者向未有而今創之新作者舊巳壞而仍新之不時非義固爲害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故有時而不時者如莊二十九年之春新延廐冬城諸及防莊三十一年之春築臺于郎以其用民力爲巳悉矣一年三築臺或有故也然勞民不太甚乎有不時而時者如文七年之三月城郚則以備邾故襄十五年之夏城成郛則以備齊故雖不

時又何譏焉以其時考其地得失見矣
中丘在今沂州古臨沂也今沂州北有中丘古城東爲向北爲鄆南爲郯則西逾沂水距魯已三百六十餘里近莒之邑也
此書土功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之來爲鄭求魯也使弟聘者親其事也弟則書弟直言之也僖公寵愛其弟施及其子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不任寵者無知忌寵者襄

公在僖公不失爲友于天顯之義又何尤焉
胡傳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耳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肩帥師皆罪其私也陳黃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
熊過氏曰或謂聘本天子所以諭諸侯之志者齊恃強而僣行之乃周禮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有行之矣殷中也比年使人以意相問曰小聘三年大聘諸儀文稍盛于問陳祥道謂三輔人語輕財曰聘或然也故殷義爲盛司儀曰諸公諸侯伯子男之臣相爲國客則有禮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王制所不禁也顧其時諸侯之修邦交者魯史無自書之而獨以其接我而書然非交以禮之初意矣
此列國來聘之始

秋公伐邾
左傳秋宋及鄭平公伐邾爲宋討也
王樵氏曰鄭人輸平宋魯之交離矣結鄭之新歡棄宋之舊好魯在人術中而不復信義之顧宋之嫌魯可知也是時宋及鄭平魯慚于宋而忌鄭之合無以爲計乃爲宋伐邾以悅宋棄蔑宿之盟而不顧迹其情態妾婦之不若矣

此伐邾之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朝者諸侯朝天子小國朝大國之禮也聘者與國自相往來及天子所以交諸侯之禮也故公朝于王所曰朝穀伯鄧侯來朝曰朝天子使宰周公來曰聘大夫相往來亦曰聘等國諸侯相往來或以事或以朝皆曰如見諸侯不可言朝也本朝大夫之京師或以事或以聘皆曰如見人臣不可言聘也小國不能行朝禮如介葛盧

曰來王朝之臣不以聘禮至如祭伯者亦曰來此春秋筆削之體也行人世相朝蓋指小國而言左氏公朝晉等語乃爲命諫言承習俗語耳非實事也

此王聘之始

凡在畿內以爲在今輝縣西南二十里之凡城則畿外矣恐非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執之也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伐者一擊一刺以人用戈之義一國言伐鄭人伐衛之類是也一邑亦言伐伐於餘丘是也一家言伐伐單氏之宮是也一人亦言伐此楚丘是也公羊不知從伐之義強爲之辭爾穀梁戎衛之說尤可異焉

胡傳周之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侯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佃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則皆

官正其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楚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繇也

此戎患之始

張洽氏曰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巳氏縣非衛之楚丘也

凡今衛輝府輝縣古汲郡共縣楚丘曹地今曹

州東南

左傳陳及鄭平

丙寅○桓王五年

八年○齊僖十六晉哀三蔡宣三十五卒衛宣四
鄭莊二十九曹桓四十二陳桓三十杞武三十
六宋殤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夫宋衛之交故善也奚
必齊平葢爲平宋衛于鄭也先平宋衛者其恐

一時之會未堅而願爲是以申固之歟宋故與
衛善且皆不睦于鄭恐有所與同于其間也以
幣請于衛請先相見

垂曹地在今曹縣東北有垂亭左傳遇于犬丘
則垂又名犬丘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
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郝仲輿曰宛不氏君在臣不族

庚寅我入祊

鄭欲結魯借祀周公以餌之又得許田以過許
廣封焉歸祊假田其立計也劉氏曰入祊者入
而有之矣以桓元年左傳璧假許田爲周公祊
是誤趙氏以入爲難詞今入祊後事皆中輟皆
非也葢祊在魯地鄭遠不及魯以鄭賜得之因
與魯生鬬獘不同有何難服祊易許田魯鄭成
交鄭雖未業許田魯已入祊矣桓元年璧假許
田再以禮請隱八桓元相去四年總之欲結魯

好姑爲加璧慭期以明所耳魯以利故輕割先
君之封聖人不忍書也故爲辭曰入祊曰璧假

廬陵李氏曰湯沐之邑何氏以爲四井爲邑邑
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
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是則諸國皆
有焉范氏以爲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者京師
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
其餘則否胡氏從范說爲是

峇齋隨筆曰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以

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爲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黃皆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爲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覲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

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爲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況祊今在沂州瑯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爲遠安得爲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強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況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至愚釋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令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太隱而

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常所使有之地而特近于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不固謂隱公可以利啗之故以祊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祊在沂州爲魯地經不書魯失祊之繇或在春秋之前也攷之祊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經不書我

入讙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有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友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于齊鄭故經書翬帥師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于彼也入許之師出于隱公故經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及者謀主于我也然許田近

鄭而遠于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
公尚強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遽一旦
威公簒隱鄭莊乗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
名爲璧假實脅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
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爲鄭所有許
自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
叔始得乗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于威十五年
先書鄭奔蔡鄭忽歸于鄭即繼書許叔入于許
其旨隱而甚明先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

其地也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
之末經書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
巳許鄭之事蓋繇鄭莊假許田于魯故也攷之
春秋許之源流興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
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爲許田之說既誤後
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于隱十一年公及齊
鄭人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
鄭伯使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蓋爲後張本
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于璧假之年何得于隱
公之時巳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
期于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
耶

祊公穀作邴今屬沂州

左傳四月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穀梁云未能同盟故曰男卒然元年九月及宋
人盟于宿何也闕文者是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垂之遇左氏以爲齊侯將平宋衛于鄭瓦屋之
盟又曰齊侯卒平宋衛于鄭而一遇一盟經絕
不載鄭則鄭伯不與明矣其云平宋衛于鄭者
陽借齊平宋使若解其讐也說者謂春秋之初
齊僖小伯齊鄭一黨宋魯陳蔡衛一黨此見後
來晉楚爭伯故爲此說其實齊僖固是庸人宋
鄭亦無大志不過陰陽押闔以自利害他耳宋
爲焉故曰虞鄭鄭有宋人之敵與周交質之惡

遠交齊以爲援于是三年與齊有石門之盟而
魯爲齊隣爲宋親鄭又以狐壤之止與魯有隙
其所廩廩以虞者魯也此鄭之情也人知魯與
宋睦不知桓公爲仲子之子隱公初立即有宋
師宋人固以偽虞隱公隱公又何能以誠親宋
人其不欲與鄭爲隙者耿耿于心久矣故忘其
狐壤之怨而衆仲之言使者之怒明示意于鄭
以邀其好鄭莊窺其意而六年輸平今年歸祊
既以身下復以賄請隱公何難不一解讐結好

哉此魯之情也鄭既交齊矣平魯矣因周饑而
朝王矣又請成于陳矣惟與宋爲敵怨耳故垂
之遇瓦屋之盟經文二條絕不載鄭蓋鄭伯不
與也至九年冬宋公不王鄭乃發之而王師討
宋魯絕宋使果然鄭莊夫今而後得反之也
瓦屋張洽氏以爲周地范寧已以爲鄭地其實
瓦即定八年瓦亭蓋南燕地而杞近于衛者也
八月葬蔡宣公
張洽氏曰蔡自共侯至桓侯書于史記者其君
皆稱侯今考蔡史記亦書曰宣侯而春秋以公
書所以著臣子之私謚其君之同于諸侯也
左傳八月鄭伯以齊人朝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左傳以成紀好也
魯與莒隙紀以伯姬之故平魯莒今爲此盟以
成紀好然此二年事至今已隔七年何其遠歟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故稱公若僖二十九年翟
泉之盟則嫌於卿會公侯矣故不稱公據此則

四年莒人伐杞爲紀益確
熊過氏曰公將黨鄭間宋親至莒地毀列而與
微者盟此吾君特會外大夫之始故謹志之
此好莒之始亦魯君特會大夫之始
浮來莒地在莒州西三十里今沂水縣西有公
來山號曰邳來即此
浮公穀作包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左傳公命以字爲展氏

張洽氏曰胡傳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古者置卿以求賢德不必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此二卿所以書名也至于官人以世而季友仲遂乃以公子之身而賜之族使世爲大夫故春秋于其卒書公子季友仲遂而先王之禮亡矣其後至于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

國出奔者相繼職繇此也

駭穀作侅

丁卯○桓王六年

九年○齊僖十七晉哀四衛宣五蔡桓侯封人元年鄭莊三十曹桓四十三陳桓三十一杞武三十七宋殤六秦寧二楚武二十七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故天子交諸侯爲聘諸侯至天子爲朝宗旅辭不失舊天子嘉之雖諸侯于天子周禮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文然聘終是天子施于諸侯大國施于小國者觀春秋所記可證也穀梁子獨言聘諸侯非正與矣南氏季字天子下大夫例稱字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挾卒

公羊氏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也不賜族者春秋之始尚朴也穀梁氏隱不爵大夫不成爲君

也非也

郝仲輿曰說者謂挾不書族隱攝不主爵不賜也夫隱攝政十有一年矣盟會侵伐不絕書何以獨不主爵無駭之賜展氏非隱賜歟

挾公穀作俠

夏城郎

趙企明曰郎今之單父魚臺單父宋地則郎逼于宋者也魯將北會齊鄭伐宋疑宋擣虛故城郎備其西歟

李廉氏曰郎邑在高平方與縣東南臨郁城之而桓之世三國來戰于此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此齊宋以兵窺魯又宿師于此則郎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囿又皆在此葢始猶爲警懼之地已遂爲遊觀之事矣

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必書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郎今魚臺縣有郁郎亭葢近宋之地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左傳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鄭以王命來告伐宋齊鄭爲黨故會魯于防以謀之鄭未嘗須臾忘宋㡯犀鄭地也借齊平宋盟于鄭地使若解其讐者而身不與會以示不解然齊侯口血未乾又難顯背故借王命來告則興兵有名可以致魯可以反齊夫取麥取禾射王中肩當時不王孰過于鄭齊又與誰伐耶鄭莊侮魯固有所以中之齊爲大國遇會盟伐數年間奔走服役甘爲鄭用而不辭鄭莊卑辭厚幣媚齊之態必有不可言者說者以齊僖爲小伯待齊太高予故悉其情狀而著之

防魯北鄙近齊地

戊辰〇桓王七年

十年〇齊僖十八晉哀五衛宣六蔡桓二鄭莊三十一曹桓四十四陳桓三十二杞武三十八宋殤七秦寧三楚武二十八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傳盟于鄧爲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鄭段子滑在衛爲鄭莊心腹之疾所仇者宜莫衛若也若宋則我不攘以亂宋已矣乃鄭莊紛紛布置似與宋讐特甚則其狡也葢我忌滑而

使人見之則爲人所窺而奸不得逞今以惡故
譬宋似仗義執言可以不敗宋與衛善衛必黨
宋以爲我敵我伐宋因而覆衛則覆衛有名而
制滑無迹無柰宋殤之愚坐鄭術中耳
暈帥師不書公子者以未爲卿然義不在公子
也先期故貶之其說非也蓋行師之道非以一
舉巳也夏五月三國帥師伐宋公或有事未徃
會暈先之可也或欲出宋不意先之可也或欲
多爲之伐使疲于奔命先之可也行兵之法固

是如此非以其先期而貶之也季本氏曰中丘
地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暈帥師齊
鄭繇東道入宋正兵也宋鄭交怨兵連不彈書
先齊者鄭嘗以爵尊齊春秋魯史故得先大國
傳言齊侯鄭伯是君將也今書人一役再有事
畧稱人也
王樵氏曰前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
矣前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
參盟而有主盟而遂諸侯而摟諸侯以伐諸侯
故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正王道明大法五
伯三王之罪人也而放恣之諸侯又五伯之罪
人也此春秋之大旨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
熊過氏曰胡傳凡師皆陳曰戰詐戰曰敗敗之
者爲主菅宋地宋西北鄙自郎而西以達于菅
公之敗宋繇西道入家鉉翁謂公自出奇兵是
也暈會師伐宋傳載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

于老桃宋地也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杜以
長曆推無戊申孔氏定爲戊午是也然曰齊鄭
後期故公獨敗則非矣此奇正之師且地近日
又近豈違後期哉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鄭以郜防歸我者欲堅魯入宋之心也王樵氏
曰隱公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
遜其弟自鄭莊以利誘之歸祊納成遂忘狐壤
見止之讐而罷民玩兵以爲人役夫視祊爲利

則視千乘之魯果能脫然與弟乎宜菟裘之老
不見信于人而公子翬得以行其譖也
郜今兖州城武縣北為北郜南為南郜防為宋
北郜地近郜非會防之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連衛以報鄭鄭幸嘗之勝而不備故宋衛乘
其虛而入之左氏宋蔡衛圍戴鄭與戴合克取
三師謂鄭取宋蔡衛人是矣公穀胡則曰宋蔡

衛伐戴四國已鬪鄭乘其獘一舉而取之為鄭
取戴者非也此實鄭伯故書鄭伯趙企明曰聖
人幸鄭勝表而爵之非也三國將卑師少而鄭
伯親將胡氏謂以寡易衆亦非也
熊氏曰今之睢州考城縣古外黃居鄭北郜
戴公穀作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齊所欲者郕也鄭所欲者許也鄭黨齊以入郕
齊黨鄭以入許交相倚毒以使小白肥今冬之

入郕與明秋之入許同一貪兵說者謂郕近于
衛為衛與國齊鄭入其國以報衛也夫五年衛
師入郕郕衛豈相親者耶至云討違王命則益
飾辭矣
胡傳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郕
人不會齊鄭入郕討違王命也程氏謂宋本以
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
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逞私忿耳此說據
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

詞也如謂難辭則齊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廬陵李氏曰鄭莊假王命之事自隱之元年以
王師虢師伐衛則猶為王卿士也至三年有交
質之惡周已畀虢公政矣六年鄭始朝周而不
見禮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而鄭又
以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之師而傳曰
鄭伯為王左卿士是時鄭伯實未嘗為王卿士
不過矯假以為報復之私耳十一年之入許傳
又曰君謂許不共亦假飾之詞也卒之與入

鄭入許納馮之後志得意滿而有䌫葛之戰矣
故諸傳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
是爲鄭伯之所欺
郕魯濟西近地其北爲衛濟近單父單父宋地
己巳○桓王八年
十有一年○齊僖十九晉哀六衛宣七蔡桓三鄭
莊三十二曹桓四十五陳桓三十三杞武三十
九宋殤八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薛南隣宋魯伐宋取二邑聲勢赫然故二國
來朝穀梁氏謂考禮修德以尊天子非矣諸侯
無朝然春秋小國于大國附庸于屬國皆言朝
惟同等之國則否凡諸侯朝各書之穀伯鄧侯
者偕至而朝禮不同日也累數之若邾牟葛及
今滕薛者同日行禮惟天子可受之諸侯則不
可隱于天子未嘗朝覲而滕薛相率以朝之又
不特見之而使同日旅見故臨江劉氏曰隱公
之志已驕一旦朝兩國之君不能識其非禮也

高氏曰同受天子土地是同列也乃班見于魯
豈有同列來朝而班見者乎與姓爲後謂朝天
子時耳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滕在今兗州府滕縣西南薛在滕縣東南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
鄭欲啓疆故邀魯爲時來之會爲入許地也
時來今鄭州滎陽縣釐城

公穀夏字下有五月字時來公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近鄭許之于鄭猶潁叓之于費必爭之地鄭
伯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
也入許鄭志也主兵者或列于首或列于末惟
其時義焉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杜元凱
曰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
許今開封府許州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熊過氏曰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葢魯君薨未有不知其地者薨而不地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不書葬若魯之君臣該于邪說不成隱之為君趙子曾謂不以君禮葬也左氏曰不成喪是矣公羊穀梁皆以賊不討不書葬然不可通于蔡景許悼所謂義正而事失真者也

隱十年無正說者謂隱不自正則元年亦當不書正月與即位同矣元年可以書正月則他年亦可書正月也于是三年四年十年書春王二月七年書春王三月二年五年六年十一年止書春葢是四年一春無一事止有此事二年之會戎五年之觀魚六年之輸平十一年之滕薛來朝去來或在月尾月頭連月成事亦不可知故不能斷其月數以一春挈之也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亦不能定其何月亦皆挈之以春乃八年九年俱有三

月何以不書春王三月葢王者尊號也當于始加之今業已書春遇垂與南季來聘矣不可于後事加王故三月皆不書王也

春秋辨義卷之二終

隱公列國本末

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改葬故所以厚惠公也并歸仲子所以定桓公也二年平王崩先是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故周鄭交質魯不共喪而武子來求賻魯不可以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也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已得其正矣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顛倒若此何以令天下乎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

禮焉天王聘魯者凡二一爲七年之凡伯一爲九年之南季先是七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九年鄭伯爲王左卿士以宋公不王也挾王命討之十年春會齊魯伐宋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十四邑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

隱公攝位承命先君營菟裘以老亦其本心郎其在位城郎不書改葬惠公不書邾人盟翼不書新

作南門不書說者以其爲攝凡事謙讓或其然矣親隣結好盟邾盟戎親紀詡莒無甚失德獨其禍根在好齊鄭而惡宋宋故母家桓公尤宋武公之出也元年盟宿四年遇清已多此形迹矣東門之役宋來乞師公不從而翬自帥師大開宋魯之隙而啓桓公之心鄭莊見誘欲離宋好齊輸平而鄭合盟艾而齊合甚且歸祊以賂之十年而翬帥師會齊人伐宋矣伐宋已破牽率而郕防二邑之取何耶豈其貪二邑而不貪千乘鍾巫之禍詎無故

哉

周至春秋又一初也當是時荊遲于蠻吳安于僻晉秦錯于翟甸燕北燕雜于戎王靈所及惟齊鄭魯衛陳宋諸國耳隱公居攝謙遜未遑與宋名合而心離鄭齊之交未固此時惟鄭莊桀黠見謂庸中佼佼耳以公孫滑故仇衛以公子馮故亂宋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既與宋衛爲難不得不從齊三年石門一會鄭首結之結齊而可以交魯可以釋衛可以離宋于魯可以合齊魯陳以

攻宋四年衛州吁弑君欲列于會平陳與宋一年之中兩次伐鄭已州吁被殺五年鄭又同邾人伐宋宋人圍長葛以報之六年鄭來輸平離宋魯之黨也又歸祊以悅魯八年垂之遇瓦屋之盟陽借齊平宋衛于鄭使若爲解以緩之鄭實不與而爲謀滋甚九年假王命摟魯齊以伐宋而本心懼矣十年敗宋師于菅魯且取郜取防納二邑爲賂矣齊僖妄庸人耳石門之後惟鄭是從弟年之聘瓦屋之盟防與中丘之會何數數不憚煩乎于是比黨爲惡十年則鄭比齊而入郕十一年則齊比鄭而入許說者不察曰齊僖有小伯之志當時諸侯齊鄭爲一黨宋陳魯衛爲一黨徒見其紛紜東西加以美名耳彼齊僖爲人所穿鼻聽其奔走而鄭魯營營總作家門活計安有爭天下崇周室之大志哉至宋督弑與夷迎馮于鄭立之宋鄭之怨始解

戎患在西周熾矣二年會戎盟戎蓋東方之戎也七年戎朝于王凡伯聘實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當時小國以名見者甚少莒邾雖小而頗強元年魯與邾有蔑之盟五年邾以宋取其田與鄭以王師伐之七年公伐邾爲宋報也二年無駭入極極不知何國一曰莒附庸一曰魯附庸未知孰是入向入極總是書此以見強大欺弱小之事耳或曰莒人以向姜故入我向邑無駭以入向故報之未必然也紀近于齊爲齊所欲求魯婚以爲緊援而魯亦不勝卵翼焉故二年伯姬歸于紀三年紀莒盟于密自是紀人求親于莒之意或曰以魯婚故而爲魯謀莒以結成未必然也左傳曰魯故也不

知何故諸國之中莒爲大四年伐杞取牟婁爲春秋伐國取邑之始八年魯及莒人盟于浮來左氏曰以成紀好則知前日之盟密非魯故矣郕小國近齊齊之所欲也十年鄭比齊以入郕許亦小國近鄭鄭之所欲也十一年齊比鄭以入許

七年書滕侯卒八年書蔡侯考父卒書宿男卒十一年書滕侯薛侯來朝

隱公列國本末終

春秋辯義卷之三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桓公一

庚午○桓王九年

元年○齊僖二十年晉哀七年衛宣八年蔡桓四年鄭莊三十三年曹桓四十六年陳桓三十四年杞武四十年宋殤九年秦寧五年楚武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從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其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也

公羊氏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乎先君也隱不書即位既以為夫子削之

然則桓之即位何以不削蓋桓之弒隱有所歸獄矣然不自以為弒也不自以為弒何敢以弒加之春秋所以處君父之道固是如此書公薨與書即位一也

熊過氏曰即就也先謁廟明繼祖也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君臣也事畢而反凶服焉其禮如伊尹冕服奉嗣王祇見厥祖者朱先生謂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是也然柩前之位所謂即位而哭阼階之位亦止

行于廟中與正朝之禮猶有不同夫受冊見自難以士服臨朝康王之誥曰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內王之治朝而可以麻冕彤裳臨諸侯王世子受末命即成為君諸侯世子雖誓于王君薨猶必親受命也借吉行事必待踰年攺冕服見祖太甲于元祀月朔乃行之先儒謂始喪即行朝廟即位禮者亦考之不詳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桓公為仲子所生于宋更親宋鄭向以公子憑故互相搆怨鄭于隱十年已伐宋今不結魯慮弒必助宋以相難魯固鄭所亟欲善也隱公因陰結鄭況桓公身抱大惡又為宋親不交鄭鄭必仗大義以難魯鄭固魯所亟欲善也故有是會

垂曹地

鄭伯以璧假許田

胡傳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攺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

鄭人以祊易許田既有成言我已入祊矣許田固鄭有也鄭欲結魯以臨許復以璧假之多為睨于魯其曰假者鄭伯之辭為恭也抑春秋為魯諱文亦應如此

郝仲輿曰初鄭以祊歸魯名為易許實輸魯平以酬狐壤之怨緩救宋之師而未敢斷然責償也於今五年許不出鄭亦不請一旦而責五年之負何也桓公氣餒于篡國情迫于親鄭鄭持其急而因以為市以璧假要之也

劉氏曰公羊謂繫之許也非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然則周公受封本有許邑非春秋故繫之許也且地邑各自有名據實而書豈敢擅易哉

左氏見隱公八年鄭以祊與魯威元年魯以許田與鄭又見魯頌云居嘗與許復周公之宇則遂以爲許魯地也曾不知許有二詩所謂許者周公舊封也春秋所謂許田者許國之地也如經書築臺於秦仲遂至黃乃復秦與黃皆魯地而諸侯之國亦有秦有黃也不可以許田即爲魯舊地而生易田之說且文武之子孫孰非有功而親者使皆有朝宿湯沐之邑中國何地以處之此不然也攷之地志今許州許昌郡古許

國也見有許田縣則許田是許之田如邾田之類何得以爲魯地近許之田乎是又不然也況祊今在沂州瑯琊縣有祊地去泰山爲遠安得爲鄭人助祭湯沐之邑借如彼說時鄭莊公方强此年既以祊歸魯必欲急得許田隱公何得終其身不歸之及威之立始以璧假之何哉況神不歆非祀民不祀非族鄭伯雖至愚釋泰山之祀而爲魯祀周公非人情之甚也聖人脩經欲今後世明知不待三傳而後著使誠有易田

之事但曰歸祊入祊無乃太隱而不可知乎不知祊者乃鄭嘗所侵有之地而特近于魯今歸于我者鄭人思以結魯之援六年既來輸平恐魯之好未固謂隱公可以利啗之故以祊地與之鄭歸而魯入之然後二國之黨固矣予嘗疑祊在沂州爲魯地經不書魯失祊之時或在春秋之前也考之祊即近魯非本魯地也若本魯地經但當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足矣不當繼書曰庚寅我入祊據齊人歸我濟西田經不書我

入濟西齊人歸讙及闡經不書我入讙闡蓋魯之故地既失復得何用書入乎今祊特書曰我入祊則見魯公貪鄭之賂非可入而入故也若乃許田既非魯之舊封何得是乎曰此春秋之微義隱公既交齊鄭十年乃相與伐宋而取郜防十一年乃合齊鄭之師伐許而有其地蓋魯之有許田自入許之年始伐宋之謀本于齊鄭故經書翬帥師會齊人伐宋會者謀出于彼也入許之師出乎隱公故書公及齊人鄭人入許

及者謀至于我也然許田近鄭而遠于魯魯人雖有之鄭人之所欲也時隱公尚强鄭人雖欲得之而未能與魯爭逮一旦威公篡隱鄭莊乘間直至于魯之垂以求許田名爲璧假實脇取之也威公不義方懼諸侯之討宜不敢不與也自是許之土地爲鄭所有許田此不見經至鄭莊死忽突爭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乘間而入許復有其國經于威十五年先書鄭突出奔蔡鄭忽歸于鄭卽繼書許叔入于許其旨隱而甚

明由是鄭人無時不伐許必欲得其故地許人凡四遷以避之而卒不免逮春秋之末經書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後已許鄭之事蓋繇鄭莊假許田于魯故也攷之春秋許之源流與亡若是何得如左氏附會之說妄假易田之事乎左氏爲許田之說旣誤後又覺有許叔入許之事乃于隱十一年公及齊鄭入許設辭謂齊侯以許讓公公又以與鄭人鄭伯使百里奉許東偏蓋爲後張本也不知鄭之得許乃在于璧假之年何得于隱公之時已有之學者之於春秋不究源流始末期于自得而惟隨三傳東西若是錯誤者豈少耶此容齊說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辭曰渝盟無享國何其堅也魯鄭之交固而鄭無宋虞矣魯亦不虞討矣

越近垂地

秋大水

書大水之始

冬十月

辛未○桓王十年

二年○齊僖二十一晉哀八衛宣九蔡桓五鄭莊三十四曹桓四十七陳桓三十五杞武四十一宋殤十弑秦寧十六楚武三十一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鄭莊公欲納馮于宋自隱四年以後鄭宋之兵大抵以馮故也殤公輕聽讒人之交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則咎有之孔父職爲司馬而

不能諫律以大臣之道固不能無罪然華督馮
之黨也何聞久矣至是因民心內離鄭援外固
殺孔父而奪之兵因弑殤公而人莫敢動召公
子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魯齊皆有賂遂相宋
公督之本末如此左氏殺孔氏取其妻蓋碎說
也而公羊義形于色之云亦緣文生義耳人臣
死君難例書曰及孔父荀息仇牧是也而其人
之賢否與其死之善不善則各存乎其事矣孔
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有官則稱

之亦非所謂賢乎孔父之意也
胡傳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
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
于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
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督爲太宰不書其官或官非卿或卿不命或削
之未可知也
孔父嘉爲司馬左氏文也左氏以嘉爲名劉敞
曰君前臣名名其君于上不得字其臣于下穀

之大節也杜氏曰孔父稱名者內不能亡其室
門外取怨于民也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
也書尊及卑也何以知先殺孔父曰子既死父
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又曰其不
稱名蓋爲祖諱也趙子常曰督宋大夫未名未
賜族也孔父嘉不名者天子之命大夫也或名
或字兩家之說如聚訟然夫諸侯不生名死則
名之不稱與夷則殤公之名終身不見于經何
所欲疑信也熊過氏曰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

則益疏矣劉卷非天子三公乎然以字爲得者
有三義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駭乃公子展
之孫公命以字爲展氏孔父之後皆氏孔一也
孔子爲子孔之孫如果以孔爲名將爲孔氏子
姓者世世名其祖矣忍乎穀梁爲祖諱之說似
爲得之二也以字義爲斷名嘉字孔父與楚成
嘉字孔父鄭公子嘉字孔同三也予謂尤莫近
于家語矣家語曰孔父生時所賜號與陳女叔
一例蓋宋陳爲三恪時王崇異之此說不可易

也

或曰宋司城蕩蕩固其名而其孫爲蕩意諸則固以名爲字矣豈高中玄所謂春秋宗旨自有所在而或名或字無意于其間歟則謂孔氏子孫世世名姓之說又不可執

滕子來朝

滕子稱子胡氏曰先儒謂時王所黜也又有言其在喪者矣又有言春秋嚴于亂賊之黨桓公弑立滕侯首先來朝降而稱子以正其罪者又

有謂小國事大國不堪徵求甘從降爵以從殺禮者夫嚴于亂賊之黨固謬矣如曰在喪則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者何說焉獨爲時王所黜似爲近理高中玄曰周天子雖弱然豈曾無一事行于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滕侯書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

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祇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且文定亦未考桓王之時勢耳蓋當時周德雖衰而東遷未幾王靈不歇桓王雖無撥亂反正之才然非孱王也即其在位二十三年行事參之惡鄭侯而不禮右虢公而畀政兩

罷翼侯一伐曲沃宋公不王蔡衛郕不會王命即令齊鄭討之芮伯奔衛即同秦師執之亦謂厲矣特爲政不平凡事多彼如因曲沃之叛而改國立翼已不能有蘇忿生之田而易于鄭故天下不服耳則夫滕侯小有失禮而整君綱飭舊典因其弱而易法貶號爲子此事理所必有也矧舍天下而獨法滕亦桓王之故智也彼不會王命伐宋者并蔡衛郕三國耶而以齊人鄭人討違命者一郕也蔡衛大則舍之郕小則討

之天下大則合之滕小則斥之桓王借一滕以彰天王一時之威夫子因借一書滕以存萬古君臣之分此事理所必有也其以自貶爲說亦有一證通鑑截周顯二十三年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愼靚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此皆春秋末戰國初年之事也必以前固有此事衛可踵而行之耳此說孫明復程子皆主之

灌甫曰按樂正子記滕侯薛侯旅朝隱公桓王聞之徵朝滕以子徃薛以伯徃王怒皆黜爲以子徃以伯徃自貶之說也王怒皆黜爲時王所黜之說也因其子徃而貶之尤易爲力樂正所記可作兩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有弑君之亂諸侯不能正名討罪更受賂而賊而還春秋獨書一成字以著其罪徐邈曰宋雖已亂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左氏謂四國受賂立華氏是長其亂萌而宋國他日之禍皆胚胎于此矣齊之伯也釋

晉里克及魯慶父弑君之罪而不誅君臣之道遂以陵替晉之伯也假王室之地召王于溫而使諸侯朝之名分之壞孰有甚于此者襄公以後雖數世爲諸侯長然觀其施爲大抵皆縱篡弑之罪縱人臣之惡開禍亂之門夫子傷之甚痛之甚思欲一拯救之而不可得也于此書一成字以著其罪此特筆也故討弑者明正其罪莫如州吁以後弑君者輩出多不書矣成弑者明著其罪莫如于稷以後黨逆者輩出多不書矣討弑者已成絕筆以後之無可書而不書弑君者代不乏人以後之不勝書而不書故春秋之初止記二條以爲大法而已

諸侯之會自參以上必言故其義胡氏備矣成字解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謝氏曰遂其事之謂成此其義也說者不達經義而以成爲平如杜氏所說悖繆殊甚請以經傳證之經書諸國平者六如隱八年鄭來渝平宣四年平莒及郯十五年宋及楚平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及齊平

定十一年及鄭平皆未有言成者則不以成爲
平可知也即左氏所載如隱之三成紀好桓元
之結祊成三年之杞求成莊十五之鄭成文三
之請成于晉及拜晉成襄九之鄭人恐乃行成
如此不一皆言成也亦惟傳有此成也然傳言
平者亦有四桓十二之宋公辭平僖十二之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二十五年之衛人平莒
于我成元年之晉使瑕嘉平戎于王者是也與
此條以成宋亂文適相似者亦有一莊十三年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是也乃北杏之去年冬猛
獲南宮長萬皆已被醢伏其罪矣北杏之會不
過億寧其上下耳故可言平若華督弑君莊公
爲弑君所立正在亂時使齊侯一會獲華督而
誅之易莊公置君而後去則宋亂平矣今爲賂
故立華氏適成其亂而已

永嘉呂氏曰不書以成宋亂則稷之會疑于謀
討督不書宋災故則澶淵之會疑于謀討蔡直
書其所爲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矣

稷宋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汪氏曰按公穀皆云周公稱大廟而左傳既稱
周公之廟又稱周廟謂之宗廟杜預以爲文王
廟夫王制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
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太公衛之康
叔是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奉周公故周公爲
魯之始祖而祀之於大廟伯禽爲始封之君而
祀之于世室也大者大而無上之名豈以大廟

之上又有文王廟乎春秋四書大廟未嘗書宗
廟也郊特牲云諸侯不得祖天子豈以文王之
廟而可立之于魯乎禮稱以禘禮祀周公于大
廟蓋緣魯有禘禮祭文王爲所自出之帝故遂
謂魯有文王廟若魯頌稱姜嫄而說禮者亦云
魯有姜嫄廟耳

北郜在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南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杞侯來朝不敬乃謀伐之

黄正憲氏曰莒與魯爲隣杞偪脇于莒欲求强援故來朝乃魯桓欺其弱小苛責以利不遂所欲九月即入其國按黄氏此說蓋以杞遷緣陵者也不知此時杞尚在雍丘不然誤認公穀之紀也

郝仲輿曰桓公簒國挾齊鄭之助取宋賂受滕朝其以震矜于杞而來朝非志也滕杞皆侯也滕以子來魯人以爲敬杞以侯來魯人以爲不敬明年討杞

灌甫曰按樂正子記杞公以侯禮事周厲王黜爲杞侯武公立仍稱杞侯以朝魯至惠公再黜爲伯成公以夷禮事襄王黜爲子桓公以後與晉爲婣數從會盟以伐鄭攘楚晉景公請于頃王僅復伯爵故盟于蟲牢馬陵蒲戲京城北蕭魚溴梁會于沙隨夷儀平丘郟陵召陵皆稱杞伯終不能復其故爵蓋國漸削弱勢使然也武公自是年朝桓之後繼有入杞之役會郕之平比事而觀知其爲杞必矣左氏樂正非誤也若紀自齊鄭僞朝之後始有戒心與杞無預至朝桓之失即文自見亦何待貶爵以著之乎

杞今開封府杞縣古雍丘

杞公穀作紀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

此後七年穀鄧以楚偪奔魯莊十年荆人執蔡侯夷狄猾夏之漸蓋自此始

史記是年楚子熊通稱王于丹陽初楚之伐隨

也隨人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耳隨人以爲請王不聽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廬陵李氏曰楚自熊繹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執疵爲越章王此僭王之始又八世至熊儀是爲若敖又二世至

熊駒是爲蚡冒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隨於桓之六年合諸侯于桓之八年圍鄧敗鄧于桓之九年盟二軫敗鄖師蒲騷於桓之十一年伐絞伐羅楚已大于江漢之間矣莊公四年文王熊貲立莊六年而伐申莊十年而執蔡侯莊十六年而滅鄧于是楚益張他日爭伯之權與始此

公羊曰離不言會此言會何蓋鄧與會耳是以鄧爲國者公羊也杜氏潁川召陵西南有鄧地

孔氏曰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

鄧國今襄陽府北二十里鄧城即其地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左傳特相會往不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相會讓事也

桓公十八年出行共二十四次止書至二條一爲二年之盟唐一爲十八年四月之伐鄭故元年盟越有不書者而與戎盟則書戎狄豺狼不可近也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有不書者而伐鄭則書是年四月伐鄭七月始歸歷四月踰二時也可見踰時交夷狄爲春秋書至之法矣

臨川吳氏曰歸而告廟常事爾春秋何爲書之

穀梁傳曰書至危之也似得經意糾合諸侯自齊桓始幽檉首止寧母洮葵丘鹹八大會魯君皆與並不書至穀梁謂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末年牡丘淮二會書至范甯注曰桓會不至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得傳意矣淮之會僖公爲齊所止聲姜出會始得釋則知書至危之也伐楚伐鄭二役書至者兵凶戰危不比衣裳之會故至也魯桓既殁僖公朝齊非所宜朝故致也以是推之桓莊文宣成襄昭定哀之行其

書至大率危之也危之若何或事之難或勤之非或地之遠或時之久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也穀梁于襄公朝楚之傳曰至自楚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也魯夫人惟文九年出姜如齊歸寧爲得禮故特書其至其餘夫人之行皆非美事故不書至然則出姜之至亦危之乎婦人無外事禮合歸寧[illegible]已而出亦以得還至國爲喜也未至以前詎敢以爲安乎彼非禮而行者固不足道又奚恤其危哉魯

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爲齊晉所執幸其解脫故書其至以此見經之書至非美事也

啖氏曰凡公行總一百七十有六書至者八十有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左傳謂告廟則書于策夫子隨其所至以示功過且志其去國遠邇遲速也其有一出而涉兩事者或致前事或致後事擇其重者志之也又有不致本事者本事非功也

此書至之始

壬申○桓王十一年

三年○齊僖二十二晉哀九衛宣十蔡桓六鄭莊三十五曹桓四十八陳桓三十六杞武四十二宋莊公馮元年秦寧七楚武三十二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會于嬴成婚于齊也

杜氏曰公不繇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

嬴今泰安州界內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

詩惡屢盟春秋善胥命兩君相命結言而退荀卿記之矣張洽氏謂彼此相命爲伯以成其私與齊魏會于甄澤以相王秦齊約共稱帝而相帝同則不然也考齊衛胥命之後不聞有會盟侵伐之事僅能一戰于郎一盟惡曹皆以鄭忽之故非相推爲伯明矣蓋鄭結齊而宋結衛彼此相敵已久宋遭弒君之禍鄭構已解四國又

皆有賂齊衛徒作此釁隙何爲也于是文其事

而爲此蒲之役焉

蒲今在大名府長垣縣界古陳留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左傳杞求成也杞魯自是交好

杞公作紀郕公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稱公子始命爲卿也爲卿未必然春秋書法

初稱名者蓋君父方在寡人有子未知誰立故不稱公子已稱弟已稱公子以漸進卽遠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羊傳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于子雖爲隣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穀梁傳禮送女踰境非禮也

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illegible]大送之

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備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趙氏曰桓夫人文姜齊僖女莊夫人哀姜先儒以爲齊襄女僖夫人聲姜先儒以令齊桓證爲桓女恐爲公子時所取文夫人出姜齊昭女宣

夫人穆姜齊惠女成夫人齊姜蓋齊頃女襄公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傳言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公未嘗取正適也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其死曰孟子卒定夫人姒氏亦爲公子日所取傳言哀公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則哀固以妾爲妻矣

漢志蛇丘有下讙亭今寧陽西界地入魯境

公會齊侯于讙

姚牢牧氏曰魯桓意在結齊爲援而娶其女故

桓所行事但重在會而不在于婚諸儒皆以婚
禮責桓不得夫子春秋之旨
夫人姜氏至自齊
灌甫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于齊是年春不孫
媒妁往會于讙以求婚已爲非禮至是齊僖越
境送女桓又因會納婦豈皆別嫌正始之道邪
不言翬以姜氏至者謂公自讙受之爾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爲有年楊士勛氏曰有年書
于冬者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公羊有
年以喜書也大有年亦以喜書也有年何從有
年也大有年何大豐年也此事在不修春秋則
爲慶祥君子脩之則爲變異聖人立典王之新
法也程氏發明與旨以爲紀異此得于意言之
表者噫楊氏之言亦巧矣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五穀皆熟總爲吾民足衣食覓生計耳以君之

故而惡其民且變其善惡吉凶之實而別立異
義聖人書法恐不若是趙子嘗曰夫天道有變
則有復水旱饑饉其變也有年大有年其復也
雖非有年而亦不至于饑饉者其常也有年大
有年史欲屢書而不可得乃生民休戚所繫非
天所以賞罰人君說者乃因一人行惡而遂欲
災及萬民於是天道有反常之譏而春秋爲遷
怒之筆矣
癸酉○桓王十二年

四年○齊僖二十三晉小子侯元年衛宣十一蔡
桓七鄭莊三十六曹桓四十九陳桓三十七杞
武四十三宋莊二秦寧八楚武三十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傳書時禮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遠也
四時之田止書蒐狩蒐狩經不多書其書者必
有故也此狩郎也左氏書時禮也則于常事不
書者礙矣公羊曰遠也則昌閒比蒲之蒐豈無

遠于郎者豈以皆譏乎䓁考郎爲魚臺縣近宋地前隱九年城郎後十年來戰于郎莊公八年師次于郎其爲魯之要地可知于郎行狩以寓用武治兵之法書此者謹其事也乃春秋書此固有二科文公以後四公俱不書以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無足譏也昭公八年以後又復頻書是時三家分魯假春蒐之禮以耀武示强又與非時非地之蒐不同故頻書以示變耳

公羊穀梁冬狩秋蒐並同而苗則公羊在春穀梁在夏公羊則夏時無名穀梁則春曰田田者四時獵之總名不專在于春故也公羊之義夏時務農不苗然則非警急及有獸害苗則不苗也

此蒐狩之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謂王朝之伯不可書名以父在故名解之渠姓伯糾名孫明復亦有是說熊過氏則謂宰有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此宰夫也伯糾爲字二說皆是胡氏以宰爲冢宰猶可言也至此以宰爲太宰益謬矣春秋記周事冢宰設官不見于禮然據書云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則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冢宰周六卿之長也若太宰在列國非上秩據成公十五年宋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序次在少司寇之後襄十一年鄭使行人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則太宰在行人之後哀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則太宰董土功之役矣楚有太宰而十五年載楚公子午爲令尹以至宮廄尹共九官太宰一官且不得列矣吳有太宰而定五年以伯州犁之孫嚭爲太宰則僅以處客子通臣矣當時列國雖不王何至以王朝之所尊爲下國之所賤倒置一如此也獨衛祝鮀有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爲司空與周公爲冢宰不合然周公爲冢宰自在成王時爲太宰自在武王時武王時秉均

執政自有其人未必即以少弟爲尊官則太宰固非上秩益可知矣子著周禮說太宰如字作大不作太與大宗伯大司寇同則祝鮀之言傳者之誤也固知羽父之求宋督之官皆大非太也

是年不具秋冬桓篇多舛與下文甲戌己丑連

甲戌○桓王十三年

五年○齊僖二十四晉小子二衛宣十二蔡桓八鄭莊三十七曹桓五十陳桓三十八卒杞武四

十四宋莊三秦寧九楚武三十四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傳再赴也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故再赴

公穀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皆不知闕文之義也

黄正憲氏曰按以隱公元年己未推之則桓公五年歲在甲戌以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推之月內無甲戌日己丑爲十六日當是甲戌年正月己丑日也史官之文偶倒置耳則左傳再赴公羊戌亡丑得之說可置勿辨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春秋之初能以詐取人國者惟鄭莊公莊公嘗挾齊魯以入許今又輔齊以圖紀自二君如紀之後紀多爲計以謀免難而卒不能春秋惡其譎詐而書之若實朝于紀者劉敞所謂誅意之效也

臨川吳氏曰許近于鄭紀近于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趙企明曰徵兵也非也周非能徵魯兵恐其比鄭以拒王爲是作好耳

杜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稱子本父字幼弱之辭此蓋譏子弟預國政耳或謂貴世官若然何不曰仍氏之子乎如仍氏之子已爲大夫經

自當以官氏名字見若咺渠伯糾之類是也今
曰仍叔之子蓋知其未命之稱也杜說得之
胡仲輿曰王使一歲再問而魯無一往乎曰往
矣何以不書諸侯不朝以陪臣報不足錄也○
仍穀作任

葬陳桓公

城祝丘

譏不時也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
兩境上邑齊將襲紀故魯非時城此以備之

祝丘今沂州西有丘城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王
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鄭世爲周卿士王貳于虢故周鄭交惡王以諸
侯伐鄭其言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者不使
天子首兵也按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皆曰以此不使
天子首兵可知也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伉也
蘇子繇曰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與之戰也不
書敗諱之也

左氏稱王以諸侯伐鄭張洽氏曰此其君必親
從王春秋悉以人書而王不稱天蓋謂釋魯大
惡不討而以小忿伐鄭貶也其實不然天子臨
戎諸侯以君爲將執鞭弭從事稱人以往固其
宜也且君將稱人者文公以前不一而足況蔡
陳衛皆非大國也又州吁陳佗皆不成君也合
而稱人不必異議

高忠憲曰不書戰不書敗所不忍言存天下之
防也書從王明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書王師
敗績于茅戎曰王師則非親討敗而可書也

永嘉呂氏曰王伐鄭而從者僅三國何哉蔡衛
陳之仇鄭久矣隱二年鄭伐衛四年宋陳蔡衛
伐鄭十年宋衛入鄭又與蔡人伐戴而鄭復伐
取三國之師桓二年陳與鄭雖會于稷蔡與鄭
雖會于鄧未有成也衛之隙未解也王討有加

于鄭而三國從之托公議以濟私忿耳
王師雖敗而春秋書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猶有
體也至莊六年而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不惟無
相從者而反助衛朔以與天子抗矣救之爲言
何其卑也齊桓爲伯首在尊周莊十四年與陳
曹伐宋請師于周書曰單伯會伐宋立言有法
庶復王室之舊焉成公十六年公會尹子晉侯
齊國佐邾人伐鄭十七年公會單子晉侯伐鄭
則天朝卿佐亦與執戈至此而王靈不復振矣

陸氏曰陳佗殺太子而立王不能討又許其以
師從王之失政亦可知也

大雩

左傳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
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胡傳大雩者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
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于策則
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
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
君子以爲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
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禰祭于
已寢禮也
熊過氏曰雩者號祭吁嗟求雨也魯南爲雩門
舞雩在城南舞以女巫雩樂以皇所以達陽中
之陰雩祭以舞爲盛遂名壇曰舞雩舞雩有二
龍見而雩設壇祈澤嘗祭也旱而雩非嘗也大
雩上帝用盛樂又非嘗僭也胡氏義備矣月令
建午之雩則秦制耳

龍見而雩雩以巳月爲正旱則求之甚旱則大
求之七月旱則七月求八月旱則八月求求則
禱大求則用盛樂號呼之情隨時迫切總以爲
吾民耳書雩之法不過志其時事如此勤怠僭
越之說非所施也故大雩非時雩春秋皆不以
爲譏
此書雩之始

螽

螽書時不在一月也公作螺

冬州公如曹

左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

州地在今武陟縣杜氏以爲淳于則地在高密

而其來魯之道不當先至曹矣此左氏說也以

熊氏考之甚誤

乙亥〇桓王十四年

六年〇齊僖二十五晉小子三衛宣十三蔡桓九

鄭莊三十八曹桓五十一陳厲公躍元年杞武

四十五宋莊四秦寧十楚武三十五

春正月寔來

寔者州公名是也詹萊氏曰昔公之而今名之

何也以公如曹以匹夫留我也不以國氏蒙上

文也

胡子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

名諸侯失國後託于諸侯孟子以爲禮也州公

來朝以諸侯之禮接之春秋乃書其名以匹夫

之賤蓄之孟子乃以爲禮然則何居曰諸侯放

恣凌弱暴寡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

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若譚子在莒茲

子在黃溫子在衛可見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

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

所勸戒矣按胡氏意責國君當自強以保氏姓

其說甚正然名與不名未必盡然有國小文告

不及而不名者有確得其名此後不及書卒而

以一名徵其實者有一國兩君雖非卒滅而以

一名定其疑者不可例論也杜元凱曰若州公

者此後不及書卒而以一名徵其實也

寔之爲名其說甚多杜元凱曰寔實也公羊曰

實來者猶曰是人來也穀梁曰實來者是來也

其義甚辯予甚非之及讀張洽氏之說而不能

無惑焉張氏曰記禮者曰天子曰非佗伯父實

來成二年傳王曰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

來或春秋時有是字法而經以此爲文歟巳再

誦之曰伯父實來鞏伯實來皆有鄭重之意故

下語確然如此若州公亡國之君羈鄰國以沒

身雖見可憐當無所重要之還以實名爲正

州爲采邑州公與虢公同猶之劉文公單靖公也熊過氏曰州者天子圻內之邑河內武陟地既非隨紋州萊伐楚之州亦非淳于之州昔蘇忿生有田十二而州在焉後爲州公食邑隱十有一年蘇叛天子不能有也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以十二邑與鄭盟向州在焉則州公失采矣至是五年伐鄭仍叔之子以伐鄭徵兵而兵端始啓意者仍氏未行州公猶得游假于州耶明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秋鄭齊衛人

伐盟向王始遷盟向之民于郟夫十二邑有盟與向則王雖與鄭而不有至是旅拒以爭而州公之來繼仍氏有徵發耶春秋稱公者惟二王後及三公稱公故州公天子之三公也左氏不知以爲淳于公與地廣記遂附會之以東海縣有大小州山曰高密夷安城淳于木春秋州國誤矣淳于者酈道元云本夏之斟灌國武王以封淳于公杞併之夫淳于非二王之後安得稱公是酈亦緣左氏而誤也魯南連曹西達于周

州公來魯經曹衛已從王魯未嘗出師故如曹而六年實來按周桓王以十二邑易鄭四邑之田惟知獨利乘便不顧州公失采矣鄭雖得邑而其民不服覩桓七年盟向背鄭而伐之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則州可知使周不伐鄭則鄭猶不仇州州公猶得苟安本邑昨年王已伐鄭矣州公何能自安故冬即如曹今年實來此實錄也熊氏一朝洗出之快矣第云仍叔來徵兵州公繼仍叔來有所徵發則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成在今泰安州萊蕪縣界

公穀作郕

左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郎之師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見辭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左氏曰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公羊蓋以罕書穀梁蓋以觀婦人書杜氏曰鄭忽訴齊曾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高忠憲曰簡車馬也懼齊鄭故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其備豫矣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素也盛夏大閱厲農矣政甚矣不言公一國之事也

季明德曰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古者寓軍政于四時之田皆于農隙講事通謂之閱周

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略冬時農務已畢則其法詳略則少假時間小試肄習如坐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修戰法一一數視欲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觀周禮大閱列于振旅茇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義也穀梁傳則謂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事矣其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則兵以誠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之怠衰即戒嚴之法也茇者茇沛之區所以處其兵之止舍即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習豈復別有一事哉周禮于治兵之外更立振旅茇舍二名似亦過于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于經義者未敢以爲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略而義已盡矣先儒以大爲僭天子

禮亦繇不知此意故耳

書大閱之始

蔡人殺陳佗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即佗也佗已踰年成君矣淫獵輕出自賈其首因其匹夫行故不稱位不稱爵春秋討賊之義苟可得伸無所不盡

程子曰蔡桓侯殺陳佗私也而書人同于討賊者見討賊者衆人之公也

胡傳佗弑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討賊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而稱位

蔡般弑父者及其見弑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抑揚與奪見諸行事如此

王樵氏曰按衛州吁之誅雖執于陳人而發之者石碏涖殺之者又衛人也故與以國討而曰衛人殺州吁于濮陳佗立踰年矣陳國之臣子未聞有明其爲賊者使非其淫獵輕出自貿其首于蔡人則遂成爲君矣故書蔡人殺陳佗若曰陳之賊蔡人殺之爾胡文定乃謂善陳國不以爲君恐未是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子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多不書者嘗事也文公與成公子赤子野皆嫡長然不書于春秋而杜元凱又謂十二公惟同嫡長孔氏疏云文公哀公其母無明文未知是嫡與否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蓋在未君前所生縱令是嫡亦不書矣穀梁曰疑故志之文姜將與齊會嘖有煩言安能無疑故猗嗟之詩有展我甥兮之句明其爲甥必有疑其爲子者矣及

考文姜三年九月至自齊子同生于六年九月是時文姜猶未失正何嫌何疑而釋之哉豈文姜雖嫡將君不能行舉嫡之禮夫子姑舉子同之一以垂訓歟

沈長卿曰杜氏謂十二公中惟莊公爲嫡長故特重其事而書之按傳桓公謂與己同物而命名焉則居然以嫡自鳴而欲掩其篡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紀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杜謂

公無寵于王故告不能然明年王使王紀婚矣何言不能自通也當繇齊欲滅紀脅與齊好不敢顯言爲紀求成耳

丙子○桓王十五年

七年○齊僖二十六晉小子四衛宣十四蔡桓十鄭莊三十九曹桓五十二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胡傳咸丘地名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于鳥獸若草木豚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咸丘公穀皆言邾邑也灌甫曰桓纂立七年滕杞皆脩朝禮而邾乃附庸之國獨不至故焚其邑不言邾咸丘者附庸之地也比內地或曰焚火田也火田而在今十二月因其時也何用書乎明年秋伐邾益信夫小國卽爲附庸或于嘉好吉祥之事以內辭書可耳若取人之邑殘人

之地乃曰此吾附庸無害也而聖人又勸而成之以內辭書不亦嗜利而無耻乎咸丘不繫邾定非邾邑明也若以今年之焚咸丘明年之伐邾爲信尤不其然夫焚而後伐者不過焚其原野利吾馬足耳今春焚咸丘直至明年秋伐邾又過兩夏咸丘之野不更蒙茸乎高抑崇曰咸丘乃魯地近齊者故孟子以咸丘蒙爲齊東野人吳幼清以爲非狩地或曰火田非蒐狩之法直書焚以譏其盡物也是矣

咸丘今鉅野南有咸亭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鄧皆名熊過氏曰古者諸侯不生名來朝而名則附庸也穀鄧以諸侯而名者何也胡子以朝桓立義曰惡其黨惡也然而滕紀不名又何以通于彼例也左氏謂賤之名夫降爵成禮如滕紀辟者有矣不敬見伐如杞者有矣吏豈嘗賤而名之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名其君乎公穀皆云穀鄧失地之君趙企明因訂

之曰穀鄧皆在南陽而逼于楚懼不見容故越蔡許曹宿邾六國歷千四百里而以朝禮接于魯蓋失地而奔者也然莊十六年楚方滅鄧此時曷爲遽以失地名之故趙匡劉敞以爲用狄禮而名之夫言非失地而名信是辨公穀矣以爲用狄禮而名即如杞桓公用夷禮何以不名哉是匡亦妄也或曰穀鄧于魯交好不通事無本末鄧旋爲楚所滅而穀終春秋不經見以其接我故詳其名所謂以一名微其實者也

穀今襄陽穀城縣鄧今鄧州方城今裕州

左傳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冬曲沃伯誘小子侯殺之

丁丑○桓王十六年

八年○齊僖二十七晉侯緡元年衛宣十五蔡桓十一鄭莊四十曹桓五十三陳厲二杞武四十七宋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

春正月已卯烝

公羊傳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嘗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

杜元凱曰此夏之仲冬非爲過而書爲夏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高抑崇曰謀納后也

夏五月丁丑烝

左傳春滅翼

秋伐邾

隱七年伐邾之後至今邾未朝魯故伐之書伐邾或曰大夫專非也內辭書法自應如此與二年九月入杞同若隱七年公伐邾乃公將以說宋特筆也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左傳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齊將滅紀紀託于魯魯勢不能庇紀于是與謀

俾約女于王爲重焉趙子嘗曰桓王取后于紀命魯主婚春使家父來聘則其事前定矣既已納幣契成故祭公來受辭于主婚者而往逆后于紀皆禮之宜也灌甫謂祭公當歸白于王然後如紀竊考紀地在今淮安府海州與魯近如若還朝再往道途往來繹騷殊甚周在當時僅同小國未堪辦此至魯之後必以驛書報聞耳熊過氏曰天子不自主故祭公不稱使成使于我故言遂諸家泥于當事不書之說謂書來書

遂爲非當于是譏祭公罪紀而議及天王坐以虛文說經而不以天子昏禮推原之也孔氏曰凡言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趙氏曰遂者急後事之辭大夫無遂事與此不同

書遂始此

戊寅○桓王十七年

九年○齊僖二十八晉緡二衛宣十六蔡桓十二鄭莊四十一曹桓五十四陳厲四杞靖公元年宋莊七秦出子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歸此曷書魯爲之主也紀季姜歸不書以天子之后非祭公所得以也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胡傳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于天子有時而不前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耳諸侯間于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攝哉當享而射姑嘆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

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
故尸子曰夫巳多于道
曹在今曹縣東五十里

春秋辯義卷之三終

春秋辯義卷之四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桓公二

巳卯○桓王十八年
十年○齊僖二十九晉緡三衛宣十七蔡桓十三鄭莊四十二曹桓五十五卒陳厲五杞靖二宋莊八秦出子二楚武三十九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曰衛宣公未嘗與魯通至是爲會期中變而從齊鄭故公不遇

熊過氏曰桃丘今東阿縣東南桃城也考水經菑濟西齊南界地西南距衛尚隔范鄆等皆魯邑先儒以爲衛地非也桃丘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會之以間齊而衛巳縣他道先過故曰弗遇若中背公而更與齊鄭則但當言弗至以見實耳胡氏謂惡失信非也

桃丘今東阿縣西南有桃城魯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欲併紀而與鄭衛合黨魯則專意援紀者也故有是戰

齊惡魯為紀謀難則主兵者齊也鄭固與齊同如紀者衛又與齊胥命于蒲者故三國來戰胡氏謂鄭主兵而首齊猶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此據左氏為說耳非也州吁求寵諸侯而舉兵其實欲除己之害者宋也以爵以謀自應宋主兵

今齊既惡魯為紀謀難則即戰齊固戎首也說者又謂魯鄭自祊許結成之後其交深矣至是而離必有其故夫鄭所畀身厚禮以媚魯者專為宋也宋有弑君之禍因亂君更為隔世事鄭不討宋又何討魯哉公穀皆謂內不言戰言戰則敗者非也左氏又謂魯以救齊致周班後鄭之罪而齊反為鄭興師是為有辭故改侵伐而言戰不知侵伐與戰事自不同杜氏曰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非也戰則彼此交兵互有勝敗不能偏曰一國故弟言戰耳此戰我既有辭衛亦牽帥齊雖心惡援紀不能執言書來戰于郎散辭也

趙子嘗曰凡諸侯相侵伐或攻掠或求成不必皆戰其戰則以主及客以中國及夷狄皆以應兵見之此不以魯及三國戰直言三國之君來戰乃筆削之旨

姜廷善曰按北戎伐齊鄭忽救齊敗戎魯以周班後鄭敘事未必有盖北戎距齊甚遠未必能

加兵於齊鄭亦距齊遠齊未必遠待鄭救而忽之昏懦亦未必能救齊敗戎有功魯以援紀之故與齊不相通者已六年今亦未必至齊為之班饋惟當信據經文如左氏之說則昔人嘗以為浮夸不足憑也

庚辰○桓王十九年

十有一年○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熊過氏曰齊鄭之黨久矣尚疑桃丘于衛故盟同絶魯

汪氏曰鹿上之盟三國書人齊之盟淸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微者則不書于經矣

趙子嘗曰一役再有事桓十一年戰稱君盟稱人者前書來戰則其罪已著矣欲明二事爲一役故蒙上文略稱人以見之也陳氏曰此戰鄭諸侯也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卒後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爭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爭也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儀四爭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納厲公五爭也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仲足有寵于莊公爲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

祭畿内邑仲字也天子之命大夫爲鄭卿也故字與孔父女叔同若曰賢而不名以爲知權則公羊氏誤矣趙氏以爲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仲鄭老臣忽不敢名則又迂矣字其臣而名其君者何當爭國奔歸非名無以徵信也義不在君前臣名之說也

五年鄭伯禦王左氏載祭仲足爲左拒又曰鄭使祭足勞王夫勞王爲文者必不稱字也其前曰仲足與孔父嘉子儀克一類連字與名名必在後春秋時有此稱謂也若蕭叔則亦大心是名叔是字

茅堂胡氏曰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

或以仲爲名者誤矣按鄭詩刺莊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爲此詩者豈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爲字無疑矣

此書執之始

突歸于鄭

劉侍讀曰祭仲之義宜效死勿聽又不能是則若强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亦可也二者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若仲之爲若

春秋之亂臣也

鄭忽出奔衛

踰年曰君在喪曰子忽爲嫡長似宜爲君矣而春秋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皆名之而無所異何也左氏忽辭齊婚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又曰祭仲足有寵于莊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忽雖當立亦非公命故止稱忽出奔衛突自不正不必以不稱鄭致貶其曰突歸于鄭皆文也忽不言鄭當屬何國

王樵氏曰按小序有女同車刺忽也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今按忽之辭昏正也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允是言也修德行仁以與鄭國可也忽之終不能君也無濟亂之才憫之可也罪之不可也刺忽爲鄙夫之言也胡氏取之誤矣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莊好搆人父子兄弟之際而

成其亂州吁弒完纂位則欲定之宋公子馮奔鄭則欲納之曲沃莊伯伐翼則助之魯桓弒隱則易許田結祊成宋督弒殤公而立莊公則成宋亂分宋賂是時諸侯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宋之魯祭仲出忽立突卽莊公之爲也

此書奔之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

此內大夫會外諸侯之盟始

折魯地孫明復云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宋魯皆助突者折以下三盟皆宋莊結魯爭鄭之計屢盟而厚疑胡氏之言是也是時鄭黨于齊宋非制齊難以圖鄭而魯方有戰郎之怨于齊陳蔡亦有積怒深恨于鄭故折之會宋欲得魯爲應以防齊之議其後也

熊過氏曰大夫會諸侯盟于是始柔不稱氏未賜族爲卿者也凡先公子出與會盟法當以臣禮書名趙氏謂諸侯之弟攝君則稱字非也禮卿不會諸侯
闞魯地今汶上縣西有闞亭
辛巳○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緡五衛宣十九卒蔡桓十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杞靖四宋莊十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二國皆魯隣公平二國故會于魯地而盟之
曲池今曲阜縣北壤有曲水亭古汶陽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黄正憲氏曰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爲黨齊謀吞

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紀也計亦巧矣
熊過氏曰南燕姞姓伯爵黄帝之裔國今衛輝府胙城縣穀丘宋地在今歸德府南宋魯陳蔡嘗爲盟矣今又盟燕齊鄭于是道斷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虛宋地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黃正憲氏曰按折關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此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于宋地魯爲主也

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黃正憲氏曰按武父鄭地是會出于魯鄭兩相欲者蓋魯方欲以平宋之謀市恩于鄭以覬其援紀之心鄭又欲以黨齊之勢陰脅于魯以堅其平宋之計今宋公辭平則魯愧失信于鄭厲遂背宋而會鄭鄭厲乘魯桓恨宋辭平遂結魯以謀宋故曰出于兩相願者也嗚呼隱受鄭輸平而絕舊好之宋于前桓嫉宋辭平而釋仇敵之鄭于後相繼失策魯之國事可知矣姚舜牧氏又曰魯桓憾怨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結好于突以洩其怒而突篡忽自立亦欲反忽之所爲求善于魯以爲之援此武父之盟所以兩相合也

蘇子繇曰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篡得苟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雖君而實篡雖篡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云再稱日決日義也或曰再書丙戌羨文耳非孔子存之也然按石經衛侯晉卒在盟于武父之前衛上無丙戌二字穀梁傳錯簡于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王樵氏曰按宋莊之得國鄭力也鄭突之得國又宋力焉其類同則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齊魯鄭陳皆有賂故也今宋以巳之前日望鄭而不副至于伐戰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変以賂合書武父

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
高忠憲曰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故程子謂春
秋所惡也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於內言戰者
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左氏宋公辭平故與鄭伯謀于武父遂帥師而
伐宋戰焉是公自將也不書公者趙氏曰蒙上
文也前稱君後稱師者一役再見也熊過氏以
爲內稱及爲微者或又以爲諱公皆非也特趙
氏蒙上文之說疑故人不解耳今上文之丙戌

衛侯晉卒在盟于武父之後故熊氏以爲間有
事不得蒙上文不知石經本衛侯晉卒四字原
在盟于武父之前則盟于武父與此條戰宋正
接不得爲間有事矣况左氏明載公與安得爲
微者乎趙氏固卽石經本也卽非石經本亦文
無害莊九之乾時僖二十二之升陘皆間有事
亦不可謂不蒙上文也
壬午〇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〇齊僖三十二晉緡六衛宣公朔元年
蔡桓十六鄭厲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杞靖
五宋莊十一秦出子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
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一戰也三傳與說左氏以爲宋與鄭戰然助
突者不特宋也公羊以爲魯與宋戰則鄭獨不
欲與宋戰乎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氏考據
經文內外主兵者而信之尤不合理紀爲小國
齊日侵凌方自救之不暇安能挾二國與齊作

難乎且公穀原無是說說者何所見也然則奈
何鄭突以責賂怨宋宋忿鄭不應故鄭與宋戰
魯以鄭之戰怨忽故主突今宋攻突故魯與宋
戰忽嘗有功于齊故鄭忽連齊忽奔衛故連衛
燕故去年宋所盟于穀丘者則燕是宋之所挾
也紀與齊讐魯又主紀則紀是魯之所挾也先
紀者序爵也齊先宋不主爵趙子嘗謂以强大
易周班蓋亦臆言之孔氏以爲宋使齊爲主猶
臆四年州吁伐鄭而使宋主亦未盡也紀先鄭

齊先宋蓋有數義宋故助突今以賂故更攻突尤難出口故使齊爲主若與紀爲難者然且突莊繼弒爲齊侯所立當時亦豈無致敬之禮宋亦不敢先齊此齊先宋之義也鄭突爲君實賂宋立今以賂故背宋思怨忘德亦爲無名故以紀先鄭不特序爵當時或假齊紀相讐之事聯爾立言亦未可知故序爵紀當先紀爲鄭所援亦當先且主兵者或居前或居後無居中之法今鄭以主兵在後魯從內辭則紀亦當先此紀先鄭之義也故此戰以宋與鄭戰爲實而其餘各有本末各有倫對不書所戰左氏曰後也諸例皆不可通據左傳及明年傳文以爲不地戰于宋也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則此戰當在宋地然熊過氏又以爲在魯其據春秋考異郵曰戰在魯之龍門故春秋說曰龍門之戰兵死傷者滿溝正與書法內辭合則是戰于魯也戰于魯而不書地何也公羊子以爲近而與于郎是也與郎戰爾而胡爲于魯去年冬及鄭

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矣則今之來也非報丁未之役乎然則于魯者近之矣

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數爲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齊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

衛宣公未葬而稱衛侯者踰年也且行師與會盟不同

三月葬衛宣公

胡侍讀曰既與衛戰曷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棄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且魯與衛無大讐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曹人致餼禮也

無氷

夏五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熊過氏曰夏五者闕文也桓公之簡多鈌經莊公之簡多鈌傳自十九年空一年之經而失傳

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皆其墜佚也趙企明曰修經之後傳授闕之或以聖人因舊史鈌之非也夫趙氏其言是已穀梁以為傳疑胡康侯因曰春秋因舊史有可損不能益可損不能益是也然聖人經世之典苟存闕文何為哉孔子稱及史闕文言其時之遒所闕而不敢自用易置也若遂去一月字遂增一月字其于春秋之義微矣何為存之徒以益後世之疑乎以是知聖人不為也

那仲輿曰夏五不月闕文也史闕乎非仲尼筆削史而獨存夏五為闕疑迂矣蓋傳寫之漏世儒詭奇可為笑爾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二月會于曹矣又使語來盟以申固要約其弟云者親其辭也熊氏謂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曰其弟則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矣者非也穀梁謂以其來我舉其貴者非也來盟者奉君命來受盟也趙企明所謂屈巳而來盟于

我是也穀梁謂前定之盟非也齊年陳黃皆名也謂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罪其寵愛亦非也

蘇子繇曰凡外大夫來盟于魯內大夫莅盟于他國皆盟其君也大夫而盟其君禮乎禮諸侯不親盟于他國大夫卽盟于他國非敵君也雖盟其君可也

語穀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嘗非八月之祭以御廩災故先時舉行無大失禮而諸說紛紜熊氏曰乙亥之嘗左氏曰不害者火不害粟也而穀梁以未易災餘爲不敬胡康侯因之爲傳然趙匡之言曰易災可一日而辦況其間經兩日乎此以其時致之而定其非災餘也至鄭漁仲則又曰廟祀必戒十日享越三日而嘗則粢盛已出廩此又以禮正之而定其非災餘也予謂御廩以藏粢盛如在祭之牲也享神之物旣不可別求已火之餘又難以再貯急取而用之耳趙匡以時定其非災之說非也廟祀十日戒享越三日而嘗此言其平時致敬之法耳今惟御廩遇災故有此舉安能於壬申之先預爲齋戒鄭樵以禮定其非災之說亦非也企明之說與鄭相同然則此書直志其災而已矣

灌甫曰記災自是一義災與祭適相近在數日間耳

江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爲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傳會以爲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爲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譏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辨之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胡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

黄正憲氏曰按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旣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

宋相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强于宋何亦聽宋深讐鄭也讐鄭則嫉魯可知矣紀之後患亦胚胎于此矣春秋不惟志宋鄭交爭交噬之禍實預爲魯紀危耳

宋人以諸侯伐鄭子嘗曰以者何乞師而自將也陳氏傳曰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于是始胡氏曰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此實非君將也或者以傳有諸侯伐鄭之語疑爲君將不知傳言諸侯者不欲專言齊人蔡人省文也事統于君即諸侯不在師諸侯可也立言之法也

公蔡人在衛人下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衛惠二蔡桓十八鄭厲四曹莊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秦武公元年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趙子嘗曰求車有缺乏也假而天王崩七年而

後克葬則諸侯不王之罪大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以告祭仲殺雍糾而鄭伯出奔則其但言奔何春秋無貫辭爲君而奔未有不見出于其臣者也但書奔存大體也

趙子嘗曰何以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其出入史皆名之示有辨也鄭伯突辨于忽也衛侯朔辨于黔牟也衛侯鄭辨于叔武也衛侯衎辨于剽也蔡侯朱辨于東國也莒子庚輿辨于郊公也邾子益辨于革也惟北燕伯欵不知所爲辨齊晏子曰燕有君矣則亦不可無辨也

十一年突歸于鄭至是凡五年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亦不聞先有受命然嫡長當立也忽嘗有惡于魯桓終始右突則忽之復歸非魯人意也

魯史必不正以世子之名夫世子者太子未嗣
位之稱也忽無所受命君鄭五月而後出于法
俱不得稱世子以其當立故復歸以世子稱此
非魯史舊文春秋之特筆也
劉侍讀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
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
以謂忽已嘗爲世子若庶孽得而奪之則天下
之適庶亂故正其名與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
之意也杜氏以忽爲太子有母氏之寵宗卿之

援有功于諸侯此太子之盛者也淺矣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
許東偏是年鄭亂許叔度鄭不能與巳爭故自
入其國而居之叔不書字則疑于齊小白陽生
莒去疾杜氏曰許人嘉之故以氏告是也或又
以爲國亂竊入非復國之義夫鄭不亂則不能
入伐人之國者或鳴鐘鼓或行潛掠其法不一
況得宗廟社稷而奉之奚顧問哉且當時天王

何在繻葛之戰且中肩矣方伯何屬齊方以王
虐入許又讓許于鄭矣亦安所告赴也
蘇子繇曰叔之不稱公子將爲君也不名不字
無與爭國者也凡將君而非尊者皆字許叔蔡
季是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傳謀定許也
自十年戰郎之後至是復與其子通好魯與齊
鄭入許今復與齊定許定許所以撓忽也

黃正憲氏曰按魯自戰郎之後與齊不相往來
十三年魯復黨鄭厲代宋致四國敗績則齊之
銜魯爲益深矣況今鄭厲既奔魯勢孤危故乘
齊襄初立爲此會以修好不知又落諸兒姦計
中左傳云謀定許非也
艾齊地公作鄗穀作蒿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附庸稱人微之也邾嘗稱字矣此何以稱
人從牟葛也

趙子嘗曰凡來朝同時俱至必以先後行禮若滕侯薛侯是也陳氏項氏皆謂此與滕薛皆譏旅見自參以上貶人之非也傳言滕薛爭長明非旅見隱以攝君不以禮即位不爵命大夫衛侯來會葬不敢見而謂隱僭天子之禮非人情也桓雖非賢然次齊飯則用周班賓曹太子則以上卿當時號魯秉周禮謂桓僭天子之禮亦非人情也如楚雖僭王猶夏其會諸侯亦曰用齊桓而已楚猶不敢僭天子之禮以臨諸侯而

況魯乎魯君朝而稽首于伯主晉人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齊侯稽首于魯君魯君拜齊人怒魯人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稽首猶且不敢而況旅朝乎學者不知春秋有存策書大體之義泥于一字褒貶而失其情實去春秋遠矣

牟今泰山郡有故牟國季氏謂今登州福山葛

今歸德府寧陵縣實古梁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突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

木訥趙氏曰諸侯再入不至于國惟鄭突入櫟衛侯入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衎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而立剽不正也突之出位非其位乃篡也突入櫟將迫兄而由之謀再篡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衎當有衛也突入鄭而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王樵氏

曰突稱鄭伯家氏謂夫子因魯史策突而畢忽故稱突曰鄭伯假未盡突擯國數與諸侯盟會稱鄭伯矣故書曰鄭伯非予其爲諸侯也忽雖正嫡未踰年而出奔及突爲祭仲所逐雖乘亂竊入而不與諸侯盟會無事可見不久卽爲人所弒當時依其故稱曰鄭世子忽而已故春秋亦因其實而書之

櫟今鈞州已改禹州實古陽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傳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胡傳忽弱突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于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于爲義而果于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也

是時突在櫟忽在鄭經書伐鄭爲伐忽明矣伐忽將納突也宋馮魯允衛朔三君皆以簒弒得國故力援鄭突同惡相濟夫宋以責賂不堪已與鄭絶今復助突者忽復返國祭仲專政事多齟齬故又謀納突以傾危其社稷已得突之[illegible]利也嗚呼鄭非納馮以亂宋宋非納突以亂[illegible]出爾反爾間不容髮天道好還亦可畏哉

袲今徐州蕭縣西非鄭地也

宋公上公有齊侯袲公作侈

乙酉○莊王元年

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蔡桓十九鄭厲五鄭昭公忽元年曹莊六陳莊四杞靖八宋莊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冬旣伐鄭今復伐鄭熊氏曰納突再勿克也自是宋魯諸國遂棄鄭無爲謀者矣此說非也彼突之所得安于櫟與鄭忽衛成二君者兩伐之功亦不少矣

王制諸侯爵次有序通春秋無不蔡先衛者卽正月曹之會至今亦然四月伐鄭衛復先蔡何

也杜氏以爲後至終無確指熊氏以爲主會者得以意爲升降則又不然蓋霸者主會號召諸侯勤王伐叛則有升降今桓公之時二伯未起地醜德齊宋公與鄭爲仇仰給三國救災恤難何敢以意加人其衛先蔡者蓋以有陳也陳不在則蔡衛自以兄弟長幼爲序蔡叔長也康叔幼也陳與蔡俱與楚近其自爲一定之序無不陳先于蔡故桓之十一至僖之二十一二十七無不陳先蔡也二十八年冬溫之會蔡在陳前則以蔡侯而陳子也衛之先陳者何故曰大于陳也衛先陳自先蔡矣自此直至襄公二十三年共八十餘年蔡屬在楚未嘗與陳並列會盟也其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昭公四年俱蔡先陳矣則以楚人爲政蔡與楚尤近追欲得蔡故進蔡以猷之蓋非周禮之舊矣

汪氏曰蔡衛皆姬姓侯爵而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爲進退也故此年會曹先蔡伐鄭先衛而盟踐土會宋會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號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故會鄄盟幽侵蔡會首止會洮城會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會棐林盟蜀蒲及三年會戚會鄄則陳先于衛從王伐鄭衛以三國伐鄭會于袲此年伐鄭會宋會號會召陵盟衛先于陳此年伐鄭伐衛納朔次郎會北杏盟齊會孟圍宋盟翟泉會號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溫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申再伐吳會召陵敗雞父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邾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齊桓以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霸而後會盟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伯之後齊亦以侯而先宋公矣齊世子光盟雞澤至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似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夫以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亦宜序薛伯

杞伯之下況齊光太子乎天子乎據傳于戍虎
牢之役謂齊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薛北
之役謂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則亦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耳嗟夫春秋之時王
政不綱典禮廢壞諸侯放恣惟力是視不復以
爵之貴賤討崇卑而專以國之強弱相上下矣
是故隱公之時滕薛朝魯而爭長此猶皆侯爵
也桓公之時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有郎之戰則
已不計爵次矣馴至春秋季世宋虢之會楚以

蠻夷而爭晉先歃春秋之終吳且爭長于黃池
而主會矣雖然春秋于諸侯爵次之紊亂從王
會者之所為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虢先
晉黃池以兩伯言之所以抑其強也宋虢黃池
待貶絕以見罪惡其餘從王會者之所為不貶
絕以見罪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至伐之始

冬城向

熊過氏曰二年莒入之矣其介于莒魯之間故
或因其服而城之其後莒卒滅向而莒魯之爭
始于此矣據下文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十月
在夏時為八月農功未畢豈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惠公搆殺伋壽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公
十一月二公子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
傳天子不能使衛小衆也殺衆傳天子召而不
往也

王樵氏曰公穀皆謂朔獲罪于天子是時王靈
不振不發小衆與召而不往天王豈能逆討至
憯朔而出奔哉蓋謀出左右公子而王與聞焉
爾觀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朔之復入放黔牟
于周則朔之出黔牟之立謀出二公子而王與
聞明矣

張洽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
因其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以行其
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

所本
熊過氏曰往與東海季明德論左氏序伋壽事明德指其事失實者衛宣烝夷姜生急子必不在先君時及奪妻宣姜生壽暨朔則又當十七八年後自隱公壬戌至桓公庚辰纔十九年朔雖已生僅可二三歲耳然宣卒朔嗣已在桓十年計其時宜甫周歲尚在襁褓何以不四年閒遂見逐奔齊耶當宣姜惡急子宜朔少必不預聞而謂同搆哉况宣公殺急伋壽宜如晉申生

宋痤曰君以殺君微者殺之姓名不登則亦宜如衛縶稱盜而經一無所書則急壽之死果何爲者而二子乘舟亦何所指耶竊意宣姜從夫之謚必如鄭武姜衛莊姜嫡妻之類而所奪乎急者當别一齊女故記亦不稱宣姜也朔年已可君則未必奪急妻以生者史記稱宣公以急爲太子則或嫡出未必夷姜所生也至乘舟之事當時不得于宣而出亡以死朔于次應立若謂黔牟與弟昭伯頑皆急母弟爲朔庶兄則衛人何以不立黔牟昭伯而立朔耶且[illegible]宣姜生戴文及宋桓許穆夫人是昭伯[illegible]子二女則于宣姜豈私烝哉而朔又方爲[illegible]伯庶兄豈有妻其母宣姜之理且謂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則益遠于人情矣姦生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爲君而其女弟宋桓許穆又豈肯娶以爲夫人乎左氏必不足信也宣姜淫亂備載于詩惡本難掩然急壽之死則其自爲無與于朔公羊不察乃以王命絕

之則是出于附會非春秋書奔本意矣
熊氏之說本于宋洪氏實亦非也鄒肇敏曰按宣公爲桓公弟則莊公子也其庶母夷姜則莊公妾也莊公卒而桓公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爲州吁所殺九月衛人殺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子當在桓公之世計宣公即位伋年且長因以爲太子而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閒所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

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愬兄亦無足怪洪氏殆考之未悉耶劉向新序宣公子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此詩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黍離之詩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害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因戒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

竊伋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按此則宣公之欲殺伋也亦多方矣使齊其再計也其先一段似于此詩較切向博極群書或有所本至以黍離為壽所作則附會之說耳惟詩述云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夫壽為伋母弟則又非宣姜所生此說更在左史前尤為可據僞申公詩說耶劉向煞未足憑也

諸侯失國名滅同姓名此出奔亦名何也曰君爭亂乃出奔出奔之國必有二君夫知其君之與為黔牟與故名之以為徵也如鄭突忽例

丙戌〇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〇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王樵氏曰朔在齊納朔齊志也以是會魯而魯因欲以平紀其後齊卒納朔而紀不果平蓋齊志在滅紀特以虛言役魯而魯為所愚耳

黃紀地後屬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左傳尋蔑之盟也

趡魯地

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
謁焉公不與聞故將不尊師不衆止書及于以
見待許議之有法焉了以見守疆場之有道焉
正月盟黃五月戰奚說者以爲口血未乾遽爽
非信然則將任其來侵已乎左傳載桓公慎守
其一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數語甚翦
緊切眞可爲後世御夷安邊之要法也蓋列國
守疆喜事剽掠雖無詐無虞盟言在邇而強大

之國故欺弱小取季爭桑風牛逸馬生釁起爭
往往而是倘若西鄰責言輒以邊吏爲解至于
漢唐以來夷虜更甚或受欵于雲中而入盜于
上谷或事出于渠首而罪駕于小酋九九徒罰
闌刃亦虛我不能甘稍有截殺便責以敗盟要
以償獲大帥鎮臣徼得代之期近惡起釁之罪
睒莫不呑聲縮手任其縱横而不顧搗巢燒荒
久不敢講劣有一二憤懣奮勇者莁且戮而謝
之以服我辛而平夷怒選懊甚矣惜哉其不講

于春秋戰奚之義也
齊魯交兵之始
奚魯地齊界
公鈇夏字奚穀作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獻舞當是兩人召季爲君亦無明證蔡桓
侯元子季次當立桓侯欲立獻舞而嫉季季避
之陳桓侯卒蔡人召季于陳而季歸爲是說也

本之何休胡安定曰蔡季者蔡桓侯之弟弟當
立歸者善辭其說所出杜預也鄭漁仲考之史
曰蔡桓侯封人立十年卒無嗣國人召其弟于
陳立之是爲哀侯獻舞其弟云者則所謂季者
也予意蔡季去陳或以有故而出今桓死自應
復歸何休說公羊旣如此穀梁傳季蔡之貴者
也如果爲君不必言貴郎左傳亦載蔡季歸于
蔡蔡人嘉之也桒已君我不得言嘉季爲賢公
于蔡所荷重君死而歸國柄有屬其語氣與魯

季友相同故召季爲君無明謚也季與慶父實
是二人也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諸侯葬皆稱公而蔡桓獨稱侯啖助曰蔡
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
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之所以異于衆人也
此臆說也葬稱公臣子詞也禮有以降爲貴者
有以多爲貴者臣子于君無不欲極其尊而稱
願之非情歟理歟天下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

不然蔡季惟賢是以知其必不忍不稱公也杜
氏曰傳寫之誤也是矣然考史記蔡世家亦自
可異史記世家各國君稱謚伯而侯謚侯而公
皆以漸進如衛康侯七代爲伯至頃侯賂周夷
王乃命爲侯可見若蔡本以國絕紹封是爲蔡
仲仲子荒稱伯荒子稱宮侯自此至蔡滅史記
皆以侯稱曾無少進蓋蔡爲叛逆之後不敢進
爵乃周家之法不與他諸侯同也故春秋于桓
侯卒聯一書之以徵蔡實其餘從同同以見臣

子辭耳乃前後不興而止在桓侯耶啖與請謚
之說或亦不誣季子賢而能請以尊周與夫子
印賢季而并書侯以著周法理或有之啖助[illegible]
人其時古書多存必有所見不然何以言之鑿
也
啖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
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唯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
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宋志也邾宋爭鄅魯從宋志背趡盟而伐
邾故不書師不書人以見其不得已也奚之戰
魯志也非魯辭也邾之伐魯勢也非魯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辛卯
弒昭公立公子亹
昭公以世子稱春秋與之矣被弒不書魯與諸
侯不君忽也鄭亦不告魯亦不書也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黔牟一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濼今濟南府歷城治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無與字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左傳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祭仲稱疾不從免鄭子子儀也

齊侯轘高渠彌討弑君之賊也不書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桓在位十八年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正月有王其餘俱缺說者以為夫子惡桓之弒故削之但巳無王不治其身而削王以示貶悖逆不更甚乎至王不班曆者亦非不必以劉炫之規之說桓篇多缺經觀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二日並見然則無王者是缺文也

春秋辯義卷之四終

桓公列國本末

桓王在東周初威靈尚在四五年再聘于魯魯無一介之使往問于周何耶八年家父來聘求為逆王后于紀耳其間必有從行之使齎送之禮然而魯史不必書也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而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齊魯不聞討逆天王不聞再舉鄭莊實為東周戎首而諸侯之助惡可見矣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十七年桓王崩魯亦不行送葬之禮也王子

儀有寵于桓王屬諸周公周公欲弒莊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子克奔燕遂為頹帶朝禍始與周相終害哉

桓公二年宋弒其君桓公與會于稷以成宋亂納郜大鼎公不辭婚介而與齊成婚會齊侯于嬴受齊女于讙非禮也始以得婚好齊既以王紀助突惡齊十三年有與紀鄭之戰十四年齊僖公卒而復與襄公通好有艾之會連年伐鄭總是黨邪十六年衛朔奔齊十七年合齊紀于黃以謀衛也十八年公與文姜氏如齊而見拉彭生矣

魯桓宋之甥也鄭厲其黨宋故桓元年盟越[illegible]以固好奉璧以假田至二年宋君被弒[illegible]宋亂而莊公與宋之仇解矣夫周與齊僖[illegible]一年與齊侯如紀設計以助之與親公爭政有繻葛之戰憑陵王室鄭實戎首齊惡魯援紀也故十年鄭衛從齊有郎之戰十一年惡曹之盟同絕魯也十一年而莊公卒自是祭仲主忽宋魯主突宋執祭仲而立厲公昭公奔衛向者宋本以輔突也而多

為責賂鄭不堪命十二年魯及鄭更伐宋十四年宋伐鄭以報之十五年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昭公復歸鄭乃厲公亦以是年入櫟而是冬之魯宋衛陳會于袤明年魯會宋衛陳蔡之伐鄭謀立突也十八年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是年秋齊侯師于首止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為子儀

鄭伯故不臣特以宋故假借王靈勉為委順與夷既弒鄭不忌宋而無賴于王矣且無賴于魯矣故

與王戰有繻葛之敗與魯惡有郎之師至十有一
年鄭莊公卒而此奸方殄彼其生平好搆離人父
子兄弟以取利一死之後天還人反遂有家難而
宋故持之特責賂太多鄭不堪命復與魯合而伐
宋隱之世鄭爲難于宋桓之世宋爲難于鄭魯爲
突撓忽故謀定許欲定許又謀好齊十五年艾之
盟是也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
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魯以
鄭伐宋及突巳奔而魯與宋伐鄭反覆爲雲雨總

以賄故也
齊僖公入桓公爲二十年元年而成宋亂三年與
魯婚五年與鄭偽如紀而欲以襲之不果惡魯之
助紀也十一年與魯有郎之戰十一年與紀魯有
惡曹之盟至莊公卒齊助鄭忽十三年同宋衛與
鄭紀戰十四年齊僖公亦卒齊僖惟利是視聽鄭
所爲外傳予以小伯妄矣襄公繼立會魯于艾以
定許也反艾之助忽者而又與魯同助突淫親妹
殺魯桓齊襄四年事也

桓二年宋公被弑四國有賂宋弱則衛孤鄭亦無
成于衛突夫鄭結齊而宋結衛者也今二仇既解
助鬬者何爲哉于是衛與齊胥命于蒲焉五年從
王伐鄭十年從齊與魯戰于郎十二年衛宣公晉
卒惠公朔立十四十五十六年三同宋伐鄭巳二
公子怨公立公子黔牟而惠公奔齊
桓五年陳侯鮑卒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巳從王
伐鄭陳人與焉六年經書蔡人殺陳佗二傳謂佗
淫獵于蔡蔡人殺之而程子曰蔡桓侯殺之書人

同于討賊也厲公立魯欲平宋鄭故十一年陳從
魯有折之盟十二年厲公卒莊公立十六年宋魯
伐鄭無不同也
桓二年殤公被弑齊陳鄭魯四國成亂卒立公子
馮爲莊公鄭莊公卒家難更甚宋稱師助突執仲
既鄭不堪命而背宋故十一年冬宋與魯爲折夫
鍾闞三會而十二年穀丘虛龜又三會焉宋公將
卒太甚而辭平十二年魯與鄭有武父之盟遂伐
宋宋莊之得國鄭力也鄭突之得國宋力也宋非

前國有賂今宋以已之前日望鄭而不副安得無
宋之戰哉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報宋之戰也既
十五年十六年宋凡伐鄭者三
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曰始懼楚也五年從
王伐鄭蔡人為首六年蔡人殺陳佗十一年魯納
鄭突故屢與宋盟而折之盟與十四年伐鄭蔡亦
與焉十五年鄭伯突又出奔蔡蔡與突比明矣十
七年蔡桓侯卒而蔡季自陳歸
桓二年蔡鄭懼楚而有鄧之會終春秋蔡兩受隊

鄧日受兵此其兆見矣八年楚伐隨隨及楚平九
年楚伐鄧十一年楚屈瑕盟貳軫敗鄖師于蒲騷
十二年楚伐絞十三年楚伐羅師敗莫敖縊于荒
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
魯于諸小國惟待紀有禮謀之于齊六年有郕之
會微之于王八年有后之逆四邑二姬詳書于冊
可謂善其始終矣杞亦小國也玉帛不具使爾于
戈二年七月杞侯來朝而九月入杞傳曰討不敬
也夫豈幣之未將哉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

也十五年許叔因突忽之亂乃得以間入許公會
齊侯于艾謀定許也蓋定許所以援忽耳八年秋
伐邾自隱七年公伐邾之後至今邾子未嘗一來
故有是舉十七年二月方與邾儀父盟于趡以為
尋蔑之盟復修舊好矣而八月及宋衛人伐邾何
也蓋為宋所令不得顧耳
二年滕子來朝○六年實來○七年穀伯綏鄧侯
吾離來朝○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
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北戎伐齊
二年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七年曲沃伯誘小子
侯殺之八年滅翼○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
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之虢公奔虞
三年芮伯萬多寵人其母芮姜惡之逐居于魏四
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桓公列國本末終

春秋辯義卷之五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莊公一

戊子○莊王四年

元年○齊襄五年晉緡十二年衛惠七年黔牟三年蔡哀二年鄭厲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年陳莊七年卒杞靖十一年宋莊十七年秦武五年楚武四十八年

春王正月

或以不書即位自是魯君不行即位之禮非聖人黜其即位也予謂嗣子繼世即位情有順逆禮有隆殺不同無不行即位禮如重耳謝衰遊爲後可不稽顙不能不拜黃楚望曰莊公元年不書即位當據公羊傳爲正其言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何休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公羊此義當矣穀梁則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之其說雖正然不及公羊蓋據公羊則知是聖人所改據穀梁則是作史者皆當如此書故知公羊之義爲得胡文定以爲世子必誓于王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春秋絀而不書其說太矯激非正夫莊公爲太子蓋已誓于天子天子已知其應立及薨則太子嗣位而告喪告葬天子使來歸賵此是舊典應如此及周之衰賵贈錫命之禮即有遲速或至全闕然閒

子承統必告天子當已在告喪之時決無不請命擅有其國之理又設令世子嗣位告葬雖未獲天子之命然如期而葬名正言順奕世相承豈可以爲擅有其國乎惟不書即位當是夫子所削蓋桓公以去年十二月葬則莊公必用踰年改元之禮夫子以爲父死於外子當隱痛故不書即位此公羊之義所以爲得文定之說失之太過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文姜與弒公魯人責之心不自安故出奔內諱奔故言遜去年四月公喪夫人必送歸魯魯人責之故于此三月奔齊非于接練時錄母之變公羊所謂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者非也不稱姜氏畧之也左氏曰絕不爲親則當存姜氏去夫人或曰蒙上文然去年書姜氏在正月去此遠矣春秋有善詞焉有厭詞焉善詞詳厭詞畧心惛是人而不能不舉者不曰夫巳氏則曰是而夫或視樞以代名或指掌以示惡不勝其

忽夷棄置之意焉文姜不具稱亦猶是也陸粲氏曰後此盖屢書夫人姜氏又書葬我小君文姜既畧之復親之何也臣子辭也春秋于文姜哀姜始終皆以小君之禮書之者亦不沒其實而義自見穀梁子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

連叢子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則凡人耳且夫手殺重于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大逆也梁相從之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逆王姬一以爲送王姬一以爲逆王姬據左傳則單伯是天子大夫據二傳則單伯是魯

大夫盖魯使之逆王姬也左氏親見國史則魯無單伯實是周命大夫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左氏云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又十四年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左氏云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載于左氏者班班可考也

此單伯也一以爲周大夫一以爲魯大夫言之有故皆爲可據然周疑于魯魯疑于周學者終

莫能堅決也已得三說而豁然王申子曰禮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魯大夫亦單伯費伯夷伯魯有監與三大夫也范氏曰單姓伯字禮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陸氏曰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内邑爲號令歸國如單伯祭仲是也周德雖衰王靈未歇官方舊典尚有一二在則單伯蓋周大夫而監于魯魯大夫而名于周者固與鄭之祭仲陳之女叔一例矣則單伯之疑周疑魯也固宜

送王姬者主婚雖魯周必有送女之人其以送于齊送于魯皆單伯也公穀改經文送字爲逆以就其說謬矣

送公穀作逆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羊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魯爲之主久矣築之于外何也公在諒闇之内齊侯當來親迎不忍抑行嘉禮接賓于廟又不敢明逆王命辭主婚故築館于外使齊侯從外逆之穀梁云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魯當是時固當有此二念而其爲之辭則必以制喪未闋故異其禮云爾王樵氏曰魯自主王姬之外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讐齊之意無幾微見于舉動烏在接嘉禮之不安而築之外乎其不言齊侯來逆何也齊侯驕強未必親逆或不書築館于

歸既已備載親迎自不必言或不書親迎則仇讐在目如觸眼釘魯人不快或不書此三不書者義俱有之

高忠憲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館矣築必有常處何以築於外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築于外也然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于義不可爲之主築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不

王之爲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高氏曰莊公與桓王同時王名林而公亦名林君臣同名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然此命錫于薨後必諡與號冊非爵服之命也
李氏曰錫命公羊注取禮緯說禮有九錫一

車馬以代其步二衣服以表其德三樂則以化其民四朱戶以明其別五納陛以安其體六虎賁以備非常七弓矢使得專征八鈇鉞使得專代九秬鬯使之祭祀皆所以勸善扶不能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重財物周禮典命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穀梁注亦引九錫文而疏曰九錫與周禮九命與何休旣引九錫又引九命其意以九錫卽九命也今按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則與九錫不同矣舊解九錫之名輿馬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玄袞也樂則軒縣也朱戶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從中階而升也虎賁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胡氏于文元年傳曰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賜之車馬袞黻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彤弓

旅矢因其敵愾獻弓而錫之然參之諸書乎王命晉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賁宰孔賜齊侯受命賓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襄王命晉文亦以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鈇鉞秬鬯虎賁而已則古者策命之典亦不過如此何休范甯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禮緯及白虎通則漢儒以漢法附會增益之也胡氏取禮及詩爲證而分爲三事蓋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槩其實有功亦可以賜車馬黻冕也王命士會以黻冕是矣又

考之左傳文元年毛伯錫命注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莊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謂命爲侯伯襄十四年靈王使劉定公賜齊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昭七年衛告喪請命景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而命晉文之辭亦有策書以此觀之則錫命有命辭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辭而無命物亦未可知有命辭有命物者如後世以璽書褒賞功臣增秩賜金是也止有命辭者如後世賜手詔褒美是也要之三傳之說皆可通又曰韋昭國語錫晉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賜晉惠公下又曰賜瑞其說又不同見文元年又曰策命晉侯爲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

加以九錫之賜則何氏兼引九錫九命亦自有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熊過氏曰齊欲滅紀故徙民于他邑而取其地不書其地趙子嘗云分背之非一處也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自是始滅也

此書遷之始

郱今青州府臨朐縣古東莞鄑今平度州昌邑縣古北海郡都昌縣郚今臨朐連界安丘東南古朱虛

己丑○莊公五年

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　杞靖十二宋莊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公羊曰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
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耳杜謂小國孫氏復
羅泌路史以爲魯附庸國今鄒縣古南平陽邑
南界邾瑕以其與邾通故伐之今不繫邾有二
說其一公羊所謂國之也其一魯附庸國以內
詞書也未知孰是若慶父得國擅兵兩世其說
不然蓋國家分國不過百里建卿制位總以軍
名大國三軍即爲三卿小國即爲二卿有以公
子而不命爲卿者矣未有爲卿而不成軍亦未

有成軍而不將兵者非如後世天下之大四海
之衆樞密本兵總管督衆別握兵權也
熊過氏曰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本庶孟宜稱孟
不欲先莊公故自稱仲若母弟然公羊遂指爲
母弟也
於餘丘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南界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非內女亦書卒爲比之內女故也程子曰
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魯嫁
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是其比內女也穀梁曰爲
之王者卒之也此一事書逆書築館書歸書卒
辭繁而不殺何也在不修春秋者魯以喪事主
婚築館于外爲變之正故左氏曰得禮在修春
秋者魯忘父事仇爲之委曲詳縟以卑事焉禮
愈得而心愈失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以病公也曰子
可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

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
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
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
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耳
禚公作郜齊地
乙酉宋公馮卒
庚寅〇莊王六年
三年〇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九黔牟五蔡哀四
鄭厲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杞靖十三宋

閔公提元年秦武七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云疾之也桓十六年衛惠公奔齊溺會齊師伐衛納惠公也然朔殺兄篡立罪同惡相濟故左氏言疾之公羊云溺吾大夫之未命者是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緩也王崩至是七年矣穀梁曰郤尸以求諸侯舉天下而葬一人危不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胡傳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紀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蘇子繇曰紀非齊之敵也天子莫之治諸侯莫之救紀侯內則不能下齊外則不忍抗齊以殘其民將棄國而去故以酅與季使爲附庸以無廢先祀故書曰紀季以酅入于齊言非叛也季之不名猶庸之君且喜之也

劉氏曰紀季見齊之必將滅已故請先下齊以退敵兵以安君存國之故析地事仇援存亡繼絕之義使宗廟血食後嗣復見叔姬歸酅是也可謂明于權矣

酅今臨淄縣東界古東安平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胡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兩善幷矣見義不爲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

議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齊爲強大必朝夕滅紀而後安魯雖主紀安能明言救援其意尚欲晤齊于鄭以爲區畫耳胡氏救而書次爲譏固不知當日情形若季氏謂滑在魯西南何爲次滑而謀夫謀人者遠近固不必論第曰左氏以爲將會鄭伯謀紀則厲公

失國未復方受制于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他謀況魯莊方幼以辦事身惟齊是從豈復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爲紀也季氏謂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以俟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于此矣夫伐衛去此二年次滑未必預謀若此遥以謀紀爲確惟其鄭伯見辭又畏齊故不敢徑行作此逡巡耳左氏所舉鄭伯突與儀未可知也據滑地計之若是滑縣應與儀謀若是滑國應與突謀然魯不君忽何況于儀突謀是也

熊氏曰滑今大名府滑縣是杜氏所言陳留襄邑西北地然則是衛南鄙非鄭地矣若滑國則自都費在河南緱氏縣

滑公穀作郎

辛卯○莊王七年

四年○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牟六蔡哀五鄭厲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高忠憲曰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況用兩君相見之禮乎

祝丘魯地

享公穀作饗

三月紀伯姬卒

黃正憲氏曰按禮諸侯絕旁朞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已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蓋變恩戚于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畧之

矣伯姬惠公之女隱公元年紀履緰所逆者也婚姻之國實有唇齒輔車之勢爲桓公庇之而不終莊公畏齊而不救紀亡而伯姬與之俱亡春秋感慨之意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垂之遇趙子常謂鄭要陳遇齊請存紀社稷然突方居櫟豈能謀紀高抑崇言齊結陳鄭之懽恐其救紀夫齊何畏于陳鄭陳鄭又去紀最遠亦何能救紀者而至于宋衛之間爲遇哉此疑

鄭突求齊援紀之怨于齊假陳以爲介紹也

蘇子繇曰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

子常之說則遇垂者爲子突蘇王之說則遇垂者爲子儀子細辯之論大勢則厲公強黠內結國人外邀隣國後終君鄭似此鄭伯爲突論情事子儀自陳入子亹又爲齊所殺則此齊陳之遇又似爲儀再推之突故強黠或見齊殺子亹陳入子儀特邀二國以爲乞援二國既不與會姑以遇禮相見少荅其意則此鄭伯又似爲突

又再推之陳入子儀自知國小乞齊之靈共爲繫援則此鄭伯又當爲儀又再推之以地之相去論垂曹地近鄭國則此亦似爲儀然諸侯始終不君儀卽在本國徒寄空名十四年子儀之弑鄭人不告喪魯史不書弑則知此垂之遇是突非儀必也若援紀之謀突強而未定儀弱而自守俱無能爲者且三傳無明文子常曰謀紀尤無據矣

垂曹地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大字左傳無明文公羊云大者何滅也穀梁云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程子曰大名也炎幼清曰紀侯去其國而紀遂亡故名之蘇子繇曰大去者不返之辭也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雖失地之君而原其行事則周亶父也故賢之而不名公羊曰何以不

言滅爲齊襄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齊哀公亨于周紀侯譖之于是九世矣世盖有復九世之仇者乎且襄公非志于復讐者也雖或以是爲名春秋從而信之可乎熊氏曰大去者往年分酅與季紀國猶在紀入齊爲附庸得自立廟存姑姊妹至是以所都壽光委之而脫身于外寓則非滅矣又無迫逐不得稱奔君子于是知紀侯之失國庶幾有辭焉春秋特筆書之憫紀罪齊也按十二年叔姬歸酅人

齊杜云酅在東莞劇縣鄭樵謂遷劇號劭劇夫紀雖去尚能別邑于劇是紀尚未滅也何得實說紀遂亡而名之乎又二十年降鄣公穀云紀遺邑盖紀侯去國二十七年矣而猶有遺邑是紀尚未滅又一證也若與其不爭而去不與其不爭而不存則胡氏備矣按紀以酅入齊不可言滅旣不滅因不當言名則大非名也大去猶言大歸也熊氏之說是也

鄧元錫氏曰國之存亡天實與立天祚建德有

所底止時之弗逢德遺其內民之無援大偪小攻則天實命之謂之何哉故一委命于天紀侯紀季紀叔姬其人也紀酅非季有也以入于齊而書字貴其請後五廟而存姑姊妹也微子之義也諸侯失地名紀侯失地矣書大去其國曰大去明亡也異他國君之孫而去然又不忍其亡以大去書亦大其以爭國爲小而去之也太王之德也又不欲以暴齊而加紀焉至叔姬一亡國娶媵耳紀亡從君迄終死不釋君没矣晉

爲姬宗國有來歸之義而不即安也歸于酅以奉其先之宗祀故紀亡書紀明志不貳于紀也歸酅書歸明歸不失其正也全宗中仁大去中智遜出斯孫禮行比干而叔姬峻志貞心捨命不渝也故亡國如紀侯三季之仁義存焉以見貴于春秋孟子曰國君死社稷一道也去之一道也擇而取之可也務難隣國不免焉請王命求成不免焉遷邢郜鄫不免焉則大去可也或曰與其去不與其去而不存去而冀存則如勿

去且存亡國之所必有也何可冀也曰太王遷而存何也曰是天所與立也方是時也岐不毛狄不爭世未黷于兵故全也乃春秋戰國之際邦如碁布星列各有主也世爭于戰攻不厭也即一成一旅窮所至歷之豈有存哉宋閩廣是矣夫國莫慘于滅亡而有道存焉則天之無不命也人之無不天也即與廢存亡興而處之一也故以爲性命之青克斯義也樂天安土敦仁能愛而我無與焉

姜廷善曰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爲紀侯遺邑且有紀子泉焉豈即紀侯避居之地耶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不書葬此何以書齊以告也伯姬之葬予齊侯者曰有禮奪齊侯者曰惡詐予謂皆非也紀爲齊同姓既不勝其邪心以取其國矣紀侯固兄弟也伯姬非其伯叔母則其伯叔嫂也葬伉葬敵好義者尚且爲之伯姬非齊葬其誰葬

齊侯伯姬葬事也不當予亦不當奪紀亡本末魯史悉書非第以吾女故也紀自有齊難魯兩世君臣悉心謀畫既不能偏師相援又不敢號呼控人一段悱惻咨嗟之意與有不可自明者紀國一時君臣夫婦所處盡善固皆可書而春秋所爲悉書者其亦以我一念無已之至情見于立詞者耶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此齊人公穀皆以爲齊侯也何氏曰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趙子嘗曰公羊學者于此獨得經意然不知會伐外稱人國內稱師皆諱也

劉原父曰齊人者齊之微者也其言公及之非公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若夫忌親釋怨則豈待今日而後貶乎此說是然則狩指練兵非專謂從禽也

孫公穀作郜

壬辰○莊王八年

五年○齊襄九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鄭厲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二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秋郳犂來來朝

春秋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穀梁傳犂來微國未爵命之君是矣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郳今滕嶧二縣界是郳公作倪犂作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納惠公也公羊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趙子嘗曰莊公與仇人接春秋始終諱之併人宋陳蔡者既爲內諱不可復存筆削之迹義與僖二十七年人楚君自異穀梁是齊

侯宋公也此說必有所受但曰人諸侯以人公逆王命也則非既曰以逆王命貶則內當沒公不書今四國稱人而內獨書公是使公首惡也所謂人諸侯以人公亦奇論非聖筆氣象予謂公與仇人接者已多無足貶矣其在逆王命乎第爲齊侯宋公是穀梁一人語恐未可據

癸巳○莊王九年

六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蔡哀七鄭厲十三子儀六曹莊十三陳宣五杞靖十

六宋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

公穀作三月

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救衛者存黔牟而拒朔也孔穎達曰稱人從其班稱字有爲也何休乃謂王遣子突卒不能救爲天下笑故爲王諱誤矣陳氏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不行于天下應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篡弒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袲之會伐鄭以立突于是伐衛以立朔也

此書救之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殺二公子乃即位

熊過氏曰季明德曰凡已入而復者例當書復衛朔之入不稱復者陳君舉以爲未得國也則衛侯鄭之再歸其國已得而不稱復不可通矣

劉原父以爲不與復也則衛侯衎之歸義非可與而稱復不可通矣至于魚石欒盈之復入義例皆有不合故胡康侯于鄭忽復歸之下特發一例曰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是不以復爲紀實之詞而聖人可以抑揚其間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耳朔之出奔衛人實未立君所謂公子黔牟者必洩職以之攝國事而實制于二卿者也夫衛君既未立則朔位固尚存也豈得同于已絕而復之例哉此其所以不稱復也五國同伐取俘先還實不成乎納朔也

衛侯朔入于衛宜有衛之辭使朔殺二兒篡衛天王討當其罪春秋于此必有異文矣衛侯朔固非賢君然父子相承君國自正二公子搆戴黔牟與心篡奪因其得罪天子而故與合謀逐朔置君是以齊宋陳蔡不服而爲此舉也予考之三傳合之書法定當以公穀爲正然則新臺

諸侯奈何宜姜自宜姜惠公自惠公不相及也
惠公簒自簒當得國自當得國不相參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傳文姜請之也
胡氏曰俘者二傳以爲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
俘公穀作寶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蘇子繇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衆也左氏以爲與雨偕公羊以爲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按歷代天文志記衆星同隕皆以爲星隕如雨蓋無足怪也
夜穀作昔隕公作實

秋大水無麥苗
黃楚望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杜氏曰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傳云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杜氏謂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澤謂苗者五穀在田之通稱孟子云宋人閔其苗之不長又曰惡莠恐其亂苗漢書立苗欲疏唐史稱青苗皆謂此也今此書無麥苗記異耳一穀不登不書而今書無麥者以舊穀既沒新穀未登此時麥爲民食之最重故特書也建午之月當是水與雨會故麥熟未得收而四月已種之穀成苗亦爲水所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惟此年一見所以爲異此年不書饑者蓋水亦旋退更種他穀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今山東東阿縣南十二里有穀城

乙未○莊王十一年

八年○齊襄十二衛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蔡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郕爲文昭與周公爲兄弟魯同姓之國也壤地同而有欲于齊牽魯以使之魯欲違齊而反兵則不敢欲從齊與操戈又不忍故師次于郎徘徊不進而甲午治兵故爲陳鞠師旅整比戎行以濡滯其行雖同齊圍郕而曰郕降齊師則必有緩兵徐戰之法以致郕自降非加兵毒死逼郕于死矣秋師還味此二字有不事戰鬬善師而還之意當時魯人以驅囚之令黽勉從師夫子前後所書二十餘字而一段夷猶悱惻委婉周旋之意俱可想見據傳載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則公在行矣不書公諱之也自春至秋已歷三時公當書至既諱公自不可書公至而以師還識之書至自在其中矣書法曲盡如此其化工乎或曰此皆鑿空于何以得之予曰于諱公及郕伯來奔以見其實于師次于郎以得其似于書法之委宛以會其神

　治公作祠郕公作成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及瓜而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襄公黜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曰公子彭生也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

　趙氏曰穀梁云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

而代之也按例不命之卿例不書其臣不書氏
自然以名連國
翁子繇曰不稱公孫將爲君也凡弑君稱君[illegible]
無道也然春秋所書無道而稱臣者六齊[illegible]
躁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無知晉[illegible]
楚虔雖無道而趙盾公子比疑于無罪故稱盾
及比陳平國蔡固雖無道而推狩之惡甚于光
故稱狩言各有所當不必同也
丙申○莊王十二年

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
哀十鄭厲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
十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穀
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據左氏似賊殺一人
穀梁則名繫討罪義俱未盡蓋無知弑君人所
共忿雍廩一人借公濟私書齊人者國人皆欲
殺之也

春秋書稱公子曰公子大夫曰大夫公子大夫
曰公子大夫在父曰公子在兄曰弟始而疑于
爲君則名之齊弟曰年鄭弟曰語本國而無族
者隱曰佚桓曰柔他國而無族者楚曰椒吳曰
札率其恒稱義無褒貶此一定之法也說者見
隱四之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之齊人殺無知
討賊止此二人二討皆無其族以爲有意削之
不知二人實未賜族也州吁嬖子有寵疑于爲
君安遽賜族無知爲公孫夷仲年之子仲年見

寵僖公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尚以弟稱
則年且未稱公子無知安得輒稱公孫故曰二
人實未賜族也然則桓六之蔡人殺陳佗宣十
一之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四之楚人執齊慶封
三人何以去族三人皆見討于他國者也見討
于他國以國氏足矣奚煩稱爲至如非弑逆而
去族文十四之公孫敖卒于齊襄二十三之晉
人殺欒盈三十之鄭人殺良霄敖久在外盈自
外入霄已在逆皆位絕也非我之大夫削之也

成十五之宋殺其大夫山左傳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本自背族故去其族此春秋之特筆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左氏齊無君也大夫不名衆辭也盟納子糾也

公羊以爲諱與大夫盟何說焉

蔇公穀作旣孫明復曰齊地在今嶧縣東八十里

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無子字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俱庶子孰爲兄孰爲弟未可知也左氏無明文公穀及三傳注則子糾是兄桓公是弟程子以薄昭之言遂桓公爲兄而衛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然則二人之爲兄弟未有確然者也然國君之子以貴賤論貴賤之法以班論子糾之母魯女小白之母衛女魯在衛上班故貴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者小白未經見故繫以齊非時篡入故書以入直衆之辭穀梁曰惡之非也趙氏曰入齊與納糾二事故更端而繫之齊亦非也公伐齊納糾不書齊糾者何也蒙上伐齊之文故不復再書齊也非以當立不立爲義也突歸于鄭與小白入于齊同公羊曰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而突曰歸小白曰入者則公羊之說非也宋人執祭仲已與之盟立突矣業有奉焉故曰歸魯方納糾而桓公自莒先入出其不意故曰入曰歸則鄭自其家矣不

必書鄭曰入則各國皆可入也故必曰齊小白不稱公子時不必稱公子也

趙子嘗曰凡嗣君未踰年稱子者以其即柩前之位也子糾爲魯所納未入國而小白已自莒先入立葬襄公矣戰敗魯師乃來脅殺子糾子糾未嘗一日立在喪之位乃得稱子何也凡爭國公子或稱納或稱歸或入或出皆去屬不以正不正若糾與捷菑突忽鄭亦小白陽生之類皆是則史固不得與文何獨于糾之納與殺而

以嗣君在喪之號稱之此春秋特筆也按史記子糾母魯女也小白母衛女也魯女班當在衛女上則糾貴應立然以才則小白賢以黨則小白有國高爲內主論其事則子糾見殺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苟後世但以小白爲賢爲有功而不知糾貴之應立則自賢者必攘正恃功者可奪嫡斯有國者禍亂之原也春秋正嫡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是故于納糾稱子明其應立以別于外納不正而後書者則糾與小白正不

正之分不辯而明矣二傳皆作伐齊納糾孔穎達曰今左氏定本糾上有子字蓋唐初學者較定春秋古經以正二傳之失

黃先生澤曰宮闈之制若非班序貴賤之分素定則亦皆爲亂階故何休立子之制說春秋者決不可廢也蓋古人立子論適不論年縱不是適亦須母貴賤如晉人欲立長君遴擇群公子亦先論其母今試立例以推之謂如齊襄公是嫡長嗣位子糾是齊僖右媵之子桓公却非兩媵之姪乃是衆妾之子則桓公是簒若襄公是右媵或左媵之子而與子糾同母桓母却是衆妾則桓公亦是簒若子糾母是右媵桓母是左媵子糾于次亦應立若子糾母是夫人娣姪桓母却是兩媵娣姪則子糾亦應立今更推未盡之說謂如公子遂生稱公子遂死稱仲遂古人名字似此者不一用此例之則公子糾生則以魯君故單稱糾歿稱子糾者是閔之而稱子也閔之而稱子亦所以見桓公不當殺糾是忿于

賊害其同氣又設令子糾是弟則以諸侯之制言之兄殺弟而弟乃是應立之子則自應坐簒奪之罪今止以死書字例言之則糾之死是聖人所閔殺糾者自應有罪蓋因爭國而殺縱不是簒亦是奪或問何以分簒奪曰貴賤相去遠而賤者乃立則是簒二傳謂桓公簒是也貴賤相去不遠或兩皆可立而彊有力者得之則是奪伊川謂桓公以兄殺弟亦其類也所謂兩皆可立者謂子糾若是姪之子而年幼桓公是娣

之子而年長則二人必爭立勢無兩全王道修明之時自應聽命于天子天子旣不能治諸侯則強者必立弱者必死雖王制必行而公義裁之豈得無所曲直設令子糾立而殺桓公其罪亦然故用伊川之說推之桓公終不免罪在王法所當黜若以二傳推之則子糾長而貴桓公是篡無他說也明者于此詳而察之而又有所悟焉則聖人書法始明而論語召忽管仲之疑釋然矣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時水名在今樂安縣界支流旱則涸故曰乾時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言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公實在行今書及齊師不言公以公敗諱之也又曰蒙上公伐齊之文也雖然若此戰爲復仇討賊之舉卽公敗亦必重書公伐齊以識欣喜慷慨之辭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得與爭榮矣必不以爲事例也胡氏曰能與仇戰 敗亦榮以敗爲榮似非正義黃楚望曰王師尚不諱敗績魯諸侯也敗績亦安得不書

召忽之死子路子貢責備甚全家語曰子糾未成爲君召忽未成爲臣此二語記自夫子足爲千古定斷豈二子未之聞耶黃楚望曰夫子不責管仲以死者蓋公子無爲君之道師傅先君所託不可純以臣禮律之有患難則相與周旋旣已宣力效勞竭盡其節而偶脫虎口者則亦在所可恕如管仲是也得夫子之意矣

冬浚洙

吳廷善曰水經註曰洙水出蓋縣西北臨樂山西經新泰縣西南流于卞城至魯東北流經孔里此謂洙泗之間也又曰北爲洙瀆南則泗水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自城北南經魯城西南流而東南入淮今按蓋與新泰魯之北鄙近齊者也

春秋辯義卷之五終

春秋辯義卷之六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莊公二

丁酉○莊王十三年

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一
鄭厲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二十
宋閔八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經不書齊伐魯公既敗齊又爲魯地則齊之伐

魯不言可知也

黃楚望曰胡子言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兵刃相接以詐謀取勝故書魯爲主以責之澤謂桓公奔于齊莊公不能復讐及讎惡貫盈而死于弒國內無主而僖公之子糾逃難于魯魯納之又不能集事乾時之敗狼狽而歸鮑叔帥師來脅殺子糾謫取管仲當是時魯幾于不能國矣公若不敗齊師于長勺敗宋師于乘丘又敗宋師于鄑亦何以立國君子于此當恕人之情抑强扶弱豈得更復責魯故知立論不可失之太過

二月公侵宋

宋閔以莊二年嗣立未嘗通魯惟五年從齊伐衛故趙子嘗言侵宋所以撓齊也灌甫曰魯夙與宿盟宋疾宿故侵宋以釋宿圍觀郎之師公與同行二說得之矣

此書侵之始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曰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于邢遷熊氏曰此遷國之始杜氏謂無益者則北近齊境南遠于宋矣高抑崇曰宿介于宋魯之間屬于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于魯而遷之是也自是宿不復見盖亦亡矣

遷在今宿遷

此書遷國之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次者止舍之名徘徊而次觀望而次審度而次

隨其事而義見故以爲譏戰以爲善未必確論
齊以長勺之敗邀宋報復旣入魯地未敢深進
此是行兵常法趙氏以爲伯圖難集齊次郎楚
次厥貉難之也外次不書必有關天下之故而
後書此等議論不知從何處來亦駭矣
熊過氏曰乘丘今在曹縣界内古濟陰乘丘郯
漁仲云郎在單州魚臺縣蓋宋至此魯何其分
兵將歸誘而取之則乘丘宜在今曹州近單父
之地師古指泰山乘丘爲言漁仲四合蛇丘爲

一皆悞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楚方猾夏春秋惡之不言戰者非伯討也不言
獲者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熊氏以爲非獲行
陳故不言獲拘矣蔡侯何以名留楚九年而死
不復國也滕子嬰齊戎蠻子赤皆不復國者也
胡氏書名爲其服爲臣虜故絶之固不害教實
不然也以嬰子無罪故不名獻舞又何罪乎至
子孫曰凡獲諸侯不言獲而言以歸尊之也

又何說焉
王樵氏曰此年荆敗蔡師與十四年荆入蔡自
是以夷夏消長之大勢而書蔡最近楚楚圖北
方蔡必首受禍是時齊桓方圖伯未集而荆人
之勢已如此矣左氏瑣瑣記一息嬀之事假令
其有亦豈足書哉
趙子常曰杜氏以蔡季獻舞爲一人何氏桓十
七年公羊傳注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
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

奔喪卒無怨心以爲二人也然杜氏不從者史
記蔡世家但言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獻舞爲
桓侯弟則季爲獻舞字以子臆之季決非獻舞
也
此書荆猾夏之始
荆州名楚始封以爲國至成王頵改稱楚
莘在今裕州莘縣
舞穀作武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子爵國今濟南歷城縣東界七十里譚城是古平陵其地處齊西界約三百里是齊所欲得也桓公再不得志于魯務廣土衆民姑爲攻取之策以立根本此圖伯之規模也譚子不名失通也啖氏書名以著其罪曲矣

李氏曰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于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若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以爲王道消而夷狄長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于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中國楚爲之也

此滅國之始

戊戌○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厲十八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熊過氏曰鄑本齊所遷紀邑齊宋嘗合兵次郎而宋敗乘丘故今將復合而兵在鄑杜氏以鄑爲魯邑非也

秋宋大水

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魯宋方爭兵不廢弔恤禮也魯弔宋故書且宋災當記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冬齊侯來逆共姬則齊侯親迎可知何以不書此時魯與齊構怨禮自薄此年魯主王姬但書歸齊一條以識魯主之禮而已不悉書也與莊元年異矣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書王姬下嫁且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

之德自秦而後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田亦以其獘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使人倫溶於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大矣

初學記周末以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因之漢制帝女爲公主姊妹爲長公主諸王女爲翁主

汪氏曰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于崇貴吞悲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斆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敝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

己亥）莊王十五年崩

莊王崩當莊公之十二年僖王崩當莊公之十七年莊僖同爾王不赴令魯周不告魯亦不往崩葬自不書項王不書左氏明言周公閱王孫蘇爭政史記亦言周項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又不待辯矣

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宋閔十弑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

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已卒叔姬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魯人高

其節義恩禮有加是故其卒其葬春秋悉書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亦足榮矣惟叔姬歸酅一事足風千古故先書叔姬之歸以本之惟書叔姬故于伯姬之歸卒亦詳不然魯女之嫁于諸侯多矣何獨伯姬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叔姬之謂也余于是而又見紀侯去國太王之養人也紀侯入齊微子之存祀也叔姬歸酅共姜之矢志也不幸亡国而厄之命變之正庶幾不失其道于紀一時見其盛焉

汪氏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内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祭祀三國志魏曹爽傳注夏侯文寧女名令女妻爽弟文叔文叔蚤亾家欲嫁之以刀截其兩耳居止常依爽爽誅曹氏盡亾文寧以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使人風之令女以刀斷鼻或曰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亾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

乎

汪氏曰或謂叔姬歸于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于紀季也夏侯令女之依爽與叔姬正同豈可亦責之依其伯乎春秋書内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仇牧死而得書與孔父同孔父義形于色仇牧不畏彊禦賢之也太宰督與仇同爲官位崇于牧據國重于牧削而不得書身有罪也當時督之見殺告策必先于牧削而不書夫子特筆以是知惠伯爲子惡以無君命而不書召忽爲子糾以同匹夫而不書皆此志也

捷公作接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奔陳賂陳得萬而醢之受賂者固有罪非宋之罪也苟得賊行誅信大義以快人心可矣

其得賊之法安足問焉胡氏以爲不成討賊故不書討賊者非也

春秋弑君之賊而本國討得其正者莫如隱四年之衛人殺州吁于濮莊九年之齊人殺無知他國討得其正者莫如宣十一年之楚人殺陳夏徵舒昭四年之楚子執齊慶封殺之伯國討得其正者莫如[illegible]十五年之晉侯執曹伯終春秋不過此四五事而已春秋自莊九年書齊人殺無知後十二年宋萬弑君止書奔陳而不正

其殺者以後弑君之賊俱不討無可書也何也春秋弑逆踵接齊桓之伯尚不能討魯宋之逆取賂而還況于他國以至爲臣伐君庶臣逐主與春秋相始終夫子不勝悲不勝痛故自州吁無知以外絶不書卽里克甯喜二殺疑于討賊者亦不以討賊書以爲三綱絶五倫斁累世盡臣弑君子弑父者而吾從何處置筆也夷狄之有君而發憤于楚特予楚人殺夏徵舒執慶封惓惓焉卽徵舒爲入陳之事不可不書乃慶封

已逃在吳楚子伐吳原非追討舊惡可以不書而特書之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姜廷善曰陳人始不以爲賊而納之後又因以爲利而始殺之是其黨賊而失刑也故書萬出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以罪陳

庚子○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二十子儀十三曹莊二十一陳宣十二杞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説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周莊王十三年崩子僖王十二年立

經不書崩葬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

齊桓公糾合四國大有謀焉陳蔡與宋近合陳宋漸可入中國矣合蔡所以間楚也蔡之終不至者爲楚迫也邾東方之國齊之後也魯望國鄰國是大援也合邾而亦可以多助矣合魯而

齊無内虞可以出而縱横天下矣鄭亂先宋齊何不平鄭曰桓公方爲宋謀未暇及也

四國稱人胡氏曰諸侯自相推戴爲盟主是無君矣稱人以誅始亂是逆知齊桓之伯而先抑之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言衆與之也是逆知齊桓之伯而先奬之也皆非也以宋人爲宋公是穀梁一人語與莊五納朔同然如其稱人亦自有説蓋去年冬十月宋萬奔陳是時蕭叔大心纔立御説爲君而今年春齊桓卽

為此會也相隔僅兩月餘耳焉邾方討宋君若未與會北杏之舉齊固曰吾以平宋耳御說方將仰鼻息于齊何敢侈然行公禮以與齊亢乎故稱人宋稱人則三國自不得不人矣況邾爲附庸可以人蔡侯獻舞十年爲楚所執而不歸蔡未立君可以人獨所難者陳耳然陳蔡同爲小國人陳與宋等亦無情焉三人從二人人之宜也況陳蔡邾傳皆不言其君人之宜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于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于曹南二家皆不予之盍以鹿上復人宋則非始伯之詞矣然則曹南予宋亦可又曰此爲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及齊得管仲于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與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

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于鄉長之推繼于官長之選復親自貲相於是民皆勉于爲善相地而衰征山澤各致其時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反棠潛于魯使爲南伐之主反臺原漆里于衛使爲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于燕使爲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陶陰西至濟北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即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餘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于桓公事多畧故具于此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

北杏齊地

齊侯殺作齊人

夏六月齊人殲遂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人殲而戍之齊桓立二年而滅譚五年而殲遂譚之於齊也出而不禮入而不賀殲之以示威遂人不與北杏無救患恤災之義則使義執言矣此齊桓成伯之始圖也

高忠憲曰將卑師少稱人自此至閔二年遷陽凡齊兵皆稱人見其兵貴精而不貴多也

遂今濟南府肥城縣南界古濟北虵丘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傳始及齊平也

李濂氏曰當時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如公羊所稱曹子之事捐小利用伯術以收魯容或有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夸大之爾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巳于歸田遷延于姻好示威于三國糴武于戎捷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于此

蘇子繇曰公羊記曹沬手劫桓公以求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顯此著於天下于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齊魯之怨不在桓公曹沬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沬誠以劫得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

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故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折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按長勺之戰莊公始用曹沬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敗安得所謂三戰三北而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入春秋楚滅漢陽諸姬在齊桓未霸前晉滅耿霍魏在桓伯後告命皆不及于魯故史不書而

齊桓滅譚滅遂在經爲滅國之始陳氏謂不書
晉楚滅國赦罪于伯王其失與二傳均矣

柯齊邑在今東平州東阿縣齊北境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衛惠二十一蔡哀
十五鄭厲二十一子儀十四弒曹莊二十二陳
宣十三杞共公元年宋桓二秦武十八楚文十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

國語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楚事也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趙氏曰單伯周大夫也齊桓公所役以圖諸侯
者宋也宋閔公被弒齊桓爲北杏之會以平宋
而宋首背之豈以桓非受命之伯故諸侯有未
安其令者乎于是齊請師于天子以伐宋而單
伯會之假王命以合諸侯也陳氏傳曰春秋之
初王室猶甚成重也衛之定州吁也紀之求成
於齊也皆欲假寵于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
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復知有
王矣

或曰是伐宋者齊侯陳侯曹伯也諸家以爲將
卑師少且以單伯爲魯臣故其說支離如此然
據左傳諸侯伐宋之語則以事統于君故曰諸
侯不必其君親在乃稱諸侯也熊氏曰苟非其
君親之帥身在行間不必曰君成襄以前書法
自是如此故此三國君在不在未可知也

左傳鄭伯突自櫟入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
六月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
殺傅瑕

子儀在經十四年而春秋不書弒君鄭固不告
諸侯亦不以子儀爲君也

秋七月荊入蔡

北杏之會蔡已從齊但齊桓霸業初基威勢未
盛故楚恃其強復入蔡

李廉氏曰蔡爲周室宗盟之長近于楚而嘗受
楚禍中國之力有不及焉故自北杏之後齊之
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錄于經則會鄧以懼
楚終錄于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見于經
曰敗蔡終錄于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
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
終于栢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
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強弱之變
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傳宋服故也
衛朔入國不適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曹不適
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齊伯
畧定矣
齊侯于是始命以伯于何見之班序上下以國
大小爲次征伐則以王兵爲先今鄄之會班序
之禮也齊先于宋是以知命齊以伯也
趙子嘗曰凡王人以内辭書之二傳不知史法
誤以單伯爲魯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爲逆
胡氏承其誤遂使桓公請命天子之意不彰呂
大圭氏曰單伯周之世族周有單襄公單簡公
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凡伯召伯皆王朝
卿蓋周有單姓魯無單姓經傳固可攷也
王臣于諸侯會不殊而盟殊盟于小臣不殊而
大臣殊莊公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于鄄此會不殊也僖八年洮之盟王人與盟
此盟于小臣不殊也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周公

不與盟此大臣殊也齊桓尊周立法必無僭越
之事此三者會盟王臣之定例至襄公二年單
子與晉宋列國盟于雞澤昭十三年劉子與齊
列國同盟于平丘則王大臣爭相執耳矣此世
道之變也
鄄衛地今濮州
壬寅○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
哀十六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

共二宋桓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其復會何單伯既還桓公始自以方伯之禮會諸侯且有陳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趙子常曰以國事行也或曰求婦也卽之亦非公不預文姜如齊疑若爲之解歟許氏張氏皆主此説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左傳秋諸侯爲宋伐郳

杜氏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熊氏曰郳曾附庸之國宋從齊而曾不會鄄故齊助宋爭郳以抑之也其後至僖公請王進郳爲小邾子而仍隸魯焉則以僖之賂也而霸者之心見矣

杜氏曰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二君敘則先齊侯成伯也非君而人自是以爵爲序

郳公作兒

鄭人侵宋

左傳諸侯以宋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

胡傳侵宋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秦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斷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王樵氏曰鄭不誠服齊背二鄄之會而侵宋桓公若能聲突篡奪之罪而廢之擇立莊公之子豈不爲伯業之光哉不此之顧二鄄之會既刻諸同好及其反覆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討其

義淺矣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

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滅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二十二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宋故也

熊過氏曰宋主兵故先齊許翰曰中國諸侯既爲之服鄭又爲之服鄭宋蓋自是與齊爲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

此南北爭鄭之始

秋荊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齊楚伐鄭于是始王樵氏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要領之國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伯與楚之所必爭也自是鄭被兵於齊於晉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識夷夏之盛衰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鄭成也趙氏不言公諱與讐同盟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非也如其爲伉何不于柯之盟

諱之也程氏曰惡失信也此緣後受鄭詹生義亦非也杜氏以爲微者齊爲大國桓又新貴柯盟在邇口血未乾七國諸侯儼然在焉魯君何敢以微者往竊疑必是脫文及簡公羊本條原有公字信矣齊自北杏以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故雖屢會而無盟至是以鄭成之故九合諸侯同心尊周而外楚然猶未敢當王盟之權故曰同盟至僖二年盟于貫齊始爲盟主不復書同矣

趙氏曰公旣盟齊侯于柯而二鄄之會不至此同盟于幽諸侯皆在而魯猶以微者行是以有公子結之盟三國西鄙之伐

汪氏曰說者皆疑鄭詹逃來在明年不當先諱公而貶之夫春秋爲國諱惡苟不書鄭詹之來則失事實書詹來而盟幽不諱公則又彰莊公之失信故沒公不書使若微者同歃則莊公之罪不甚顯而所以譏之者至矣况聖人筆削一經屬辭比事以寓賞罰必詳上下文及前後事

而後識其指歸安可謂不當先諱公乎公子翬未弒隱公而去其族齊無知未弒襄公而弟年書名紀叔姬全節守義以妾媵而特書歸于紀季子賢而不書出奔皆所以詳本末而垂法戒非可以常例議之也朱子于綱目書魏荀攸書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漢末爲魏而言魏仁傑未贈司空而稱司空亦先事而致褒貶豈非取法春秋之遺意乎按汪氏說亦有意然幽盟無公實是脫文

春秋有特盟參盟同盟特參二字見于左傳說經者之支也齊桓主伯四十餘年莊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幽之盟書同其餘皆不言同蓋同者爲不同而言也葵丘盛時不須言同矣晉文藉桓之餘人心未解伯靈不振踐土翟泉二盟不言同齊氏曰經書同盟者十有六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雞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

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溴梁若皐鼬或以復仇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于賄賂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侯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言之也若夫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母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七盟皆桓文之盛而春秋不書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爲愈以首止葵丘踐土七盟視他年之同盟者則不同爲盛蓋

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以別之既曰然人前
矣夫又何書同之有
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
亦始強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爲三恪之客
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衛上矣夫自莊十五至
僖凡三十五年八會陳在衛上者非杜氏之說
也陳之在衛下者人也侯在衛下者止桓十六
年四月耳別有說
滑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有古滑國與公次

之滑不同幽宋地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
伯
此書同盟之始
邾子克卒
左傳王使虢公命晉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鄭
仲輿曰曲沃簒晉而王命奬亂故諱不書齊桓
晉文受命爲侯伯亦不書即此意
甲辰○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年衛惠二十三

蔡哀十八鄭厲二十四曹莊二十五陳宣十六
杞共四宋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鄭不朝也盖追討前日事也鄭既侵宋又
不朝齊鄭詹自難免執第去年冬鄭方同盟幽
朝與不朝尚未可知豈有春時便責其不朝而
執其大臣乎意鄭雖同盟心未誠服詹爲謀國
必有二心齊故執之所以討舊惡而攝邪心也
此與召陵之後討陳同公穀佞人之來既無足

據左氏不朝之說亦爲未詳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
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蘇子繇曰齊人滅遂而戍之不戒遂因氏頜氏
工婁氏須遂氏謀齊戍醉而殺之書齊人殲于
遂自取之也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
殲於遂梁亡王師敗績於茅戎以爲其所以自
處者有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也

殲公作瀸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方朝而執詹以未形之叛於理不順齊無以
辭手故逸詹使逃此齊之為謀也或以逃罪詹
受逃罪魯者皆不知當時事實故
詹公作瞻
冬多麋
乙巳〇惠王元年
十有八年〇齊桓十一晉獻公佹諸元年衛惠二十

四蔡哀十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
七杞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〇周僖王
十七年崩孫惠王十八年立
春王正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熊過氏曰濟西近魯戎在其南而鄭魯追而舉
時日久之辭也自是而後魯伐戎終不能為魯
患公羊子大其不使戎邇於我是矣
春秋無費辭言追戎則戎來可知左氏以為諱
之非也
秋有蜮
孔氏曰洪範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
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所生也陸
璣詩疏云一名射景在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
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
瘡如疥徧身濩濩或或故為災
冬十月
丙午〇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〇齊桓十二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
二十鄭厲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
六宋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鄄衛之東地知媵為衛女也大夫家無媵女之
事知陳人為陳君也魯受鄭詹之逃齊人不悅
用齊宋適在于鄄自當往聽即無受逃之事而

伯主在前外臣邇近亦安能不挑鞭弭一從伯
令也公子結往盟無益於魯則可有害于魯則
不可況王盟在齊許則盟不許則不盟結又豈
敢自必哉灌甫曰遂事善且不可況以大夫而
盟諸侯乎是年冬三國伐我西鄙蓋有以致之
也過矣鄭詹之逃齊桓何以伐魯逸逃者其心
也如不伐魯非所以為令也故不得不伐
王元馭曰結以媵往事至微也何緣遂與覇王
為盟哉公羊傳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專之可也啖氏亦謂結為魯設免難之
策為齊畫講好之計是以春秋善結也若然則
齊宋陳何以冬即來伐或又以為三國伐魯以
結不奉君命而專之故若然則齊桓公何不當
其會時叱而絶之而既與之盟矣旋即背盟而
來伐安在其覇主哉愚以為必有所謂而史失
之朱子所謂春秋自有無定當處蓋正指此類
耳
董仲舒氏曰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

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
進退在大夫者率用兵也徐行不及者謂不以
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
人之婦於鄄遂其事從齊桓盟春秋弗以為救
莊公之危公子遂命使京師遂生事之晉春秋
非之以為是時僖公安寧無危而救有危而不
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故此二
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夫人姜氏如莒

或謂姜氏知齊不悅魯欲結齊而悅莊不敢遠
至於齊而適莒以何之莒近齊之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齊欲結魯而魯以前怨尚未決然且討受詹之
罪二者不得不伐伐魯者求魯也熊過氏以為
結盟欲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又以齊侯不
能勤王而惟魯之求失所先後焉誤矣
此見伐之始
丁未○惠王三年

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
肸元年鄭厲二十七曹莊二十八陳宣十九杞
共七宋桓入秦宣二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

左傳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夫人姜氏如莒

汪氏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妷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醜國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

爲奉宸内供奉醜惡無耻不可勝紀朱子綱目于武曌將殂之際纔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夏齊大災

齊災何以書及我也且齊晉二伯宋陳三恪杞

秋固謹書也

左傳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七月

左傳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

冬齊人伐戎

戎在徐州之域拔近齊故先治之家氏曰周有子頹之亂齊桓爲伯王若問聞知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亦不能預也齊桓之失于爲義也多矣此正論也然齊桓覇鬪有漸整頓家門先爲營窟魯宋譚遂鄣戎故爲相近譚遂小國則滅之以廣土宋魯

大國則親之以連交戎未可遽滅亦不當爲好故伐以却之經營布置爲根本計故是時鄭伯殺子頹納天王寧周室此最美大之事齊桓自度其力寧讓鄭伯爲之而置不一問齊桓自謀立國固如此

戎穀作我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
穆二鄭厲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

共八宋桓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先是虢叔謂鄭伯曰盍納王乎至是左傳記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則胥命者相結言之意也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鄭伯之卒齊侯之幸也齊桓以鄭不朝執鄭詹四年未討而鄭伯方執言仗義討賊納王齊桓曾無一介之使億寧天王使鄭伯不卒必將挾天子以令齊侯齊侯何辭以對故曰鄭伯之卒齊桓之幸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簒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之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

春王正月肆大眚

姜廷善曰眚稱眚災肆赦眚過誤也大過誤當赦者也季氏曰以莊公幼年嗣位制于文姜群

臣不協其國人陷于大過誤者多矣至是文姜旣沒于是肆赦大眚爲昔孟子之之辭第以爲孫于齊今則未必然也

湛甫曰惠王以子頽之亂播遷于櫟去年春虢鄭納王于王城以國未靖故爲大眚以安反側之心耳則肆大眚爲周王之事矣是也所謂以內辭書者歟

啖氏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公羊云忌省有何義乎謂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

肆當云大罪何云大眚乎

眚公作省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王樵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濫謚不應實爰及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詩稱莊姜宣姜共姜春秋宋共姬卽共義也婦人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末世別爲作謚如景

王未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魯文姜弑逆淫亂之人得罪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不誅而死從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以桓公可乎自是魯因從而效尤哀姜成風聲姜敬嬴齊姜穆姜齊歸皆別立謚不復繫于夫且妾母當之不正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氏載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則應書君殺世子今曰陳人殺公子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書於其君是矣若以君父之命而當罪雖專殺無譏也必殺之以非罪而後書今御寇書人以殺與討亂同文又公子完爲其黨亦不書奔則是以亂討而非其罪者也杜云陳氏惡殺太子之名故以國討公子告非也茍殺太子而赴以公子聖人安得不改正之耶考史陳宣欲立嬖姬子款因人黨邪功之是時宣公之志未形國人擅殺之迹甚著故不與晉申生宋痤一例

熊過氏曰左氏以御寇爲太子則與晉申生宋

痤同皆應與稱君殺世子者若他人殺之如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不言其實公子也則如陳人殺公子過亦不言其今陳人殺而曰其疑下有大夫之闕文也是時陳從霸令數有會盟御寇貴卿從事意者國人不欲如蔡殺公子燮之類歟陳齊方睦而陳之貴卿見殺不聞齊人之見討也其爲霸國亦未盡矣

張氏曰不稱世子未誓于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適嗣爲一國之儲貳

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議御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畧殺者之罪也

左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使敬仲爲工正

此書專殺之始

禦公穀作御

夏五月

春秋無事以首時稱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照十年書十二月不誤則有脫爲非孔子故存之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此盟左傳無明文而公穀皆以爲公是也莊公受制于母必使待婚齊女喪中與大夫盟而求婚不書公諱喪時圖婚也若曰諱與大夫盟則諸侯固有盟者矣按公是年二十五歲或繼娶歟史不書歟不然未有闇君而悠謬若此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大夫之事也喪中納幣尤非也

汪氏曰漢惠帝制于呂氏立姊魯元公主女爲后雖娶甥女而不顧與莊公事頗相類

春秋辯義卷之六終

春秋辯義卷之七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莊公三

庚戌○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顒元年○二十二年楚熊惲弑其兄堵敖代立今年是爲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

魯自莊十三年盟柯始與齊桓盟會者十如齊者二而皆不書至至莊二十二年之納幣二十三年之觀社二十四年之逆女與遇穀盟扈前後錯列于經更皆書至蓋以納幣觀社逆女三行非禮故書至以見公過且譏是見十二會盟不書至以顯信桓之義更快趙子常所謂以不書至爲恒則以書至爲義是也

祭叔來聘

祭叔來聘不稱使陳氏傳曰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私相爲好也非也啖問大與非人臣所得自私者何以不書天王使蓋有爲人君所特遣則稱天王有舉常行公事則不必稱天王如今時有欽差有部差有特差有年例差豈欽差特差爲君所遣而部差年例差乃人臣自行耶爲此說者亦闇矣

夏公如齊觀社

墨子云燕之社齊之社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

家氏曰穀梁以是行爲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惑婦人而蠱其心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貞之納幣未幾而以觀社再出此誨淫也襄二十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蓋齊俗誇詐之習故曹劌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熊氏以爲齊以蒐威公也亦是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胡氏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至是來聘遂稱人者進之也春秋待楚自州而人自人而子漸進之意是也啖氏言無他義亦是也

楚交中國始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者宋之附庸叔其君之字也附庸之君大者稱字言朝公公在穀也不言來穀齊地也趙子

嘗曰時齊侯在穀蕭君來朝伯王因得朝公是也熊氏曰自穀梁以朝廟爲正而後胡氏有嘉禮野合之譏趙伯循又曰朝于國中而不于廟乃爲非禮夫穀非魯城邑如何求廟乎宋之附庸不鄰魯我因伯見朝則已有禮矣如之何其過求也

秋丹桓宮楹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灌甫曰丹楹刻桷此爲文姜將祔廟而飾非以夸示夫人也如欲夸示則諸廟當盡飾豈特一禰廟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魯與齊隣國世婚齊不得魯則諸侯不親自長勺乘丘以來齊侯知公不可以力服也故委曲調娛十有餘年而卒致公于盟會桓公庶幾有心人哉

趙子嘗曰盟于防遇于穀矣其復盟于扈何也用見齊侯之汲汲于魯也齊侯恐公志在得妻而不在于從伯故盟于防而後許之納幣遇于穀而後許之請期盟于扈而後許之逆女齊侯于魯勤矣

葉少蘊曰桓公已伯矣復爲離盟則非諸侯之攻也以婚而間其好耳于是特盟離盟參盟各適其事而稱之必以爲有特盟有離盟參盟得作皆春秋之辭義也不必然也

邑孫明復曰齊地必有據杜氏謂郳地乃文宣
時會盟之邑耳
辛亥○惠王七年
二十有四年○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
五鄭文三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
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穀梁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
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
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婚姻著代敬宗親迎原是大禮自國君以至庶
人無不當行第古時事簡風淳出行甚易處後
來之時勢而必欲遠道間關以行先王之禮不
亦迂濶害事乎記稱有故則使卿蓋定[illegible]巳
間此方便法矣文四年逆婦姜于齊而左氏以
為卿不行非禮也則逆者是卿抑亦習見後來
之常法耳若直如程子以為諸侯必不出國親
迎則又恐不然春秋記宣元之公子遂成十四
之叔孫僑如二條者蓋記禮之變也趙氏曰國
君來逆女不書卿為君逆則書
吳臨川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過三年而後
得親迎以非常而書
趙又曰納幣稱使逆女不稱使尤為確證蓋逆

女不稱使以見君當自行也譬之今差御史盤
漕也焉則稱欽差巡按御史不稱欽差以巡按
代天子巡狩如朕親行耳以此例見灼然無疑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書夫人姜氏入何其儷也書法自與季子來歸
高子來盟不同愆詞違其此之謂歟想聖人書
乾卽當擲筆于地矣公羊曰夫人不僂不可使
入何休曰約遠媵妾杜元凱曰蓋以孟任故皆
臆說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

舍于前義不可受也庶幾近之
臨川吳氏曰若以爲齊僖女則僖卒已二十八年豈有未嫁之女且未應娶母姊爲夫人若以爲齊桓女則計齊桓之年益下于魯莊應未有可嫁之女可婚魯莊也其齊襄之遺女耳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何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

自盟防至用幣凡十一書非此無以著莊公哀姜之惡

大水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赤踰年矣名之何譏君失國但名且所以辨二君也熊氏曰赤出于戎女故戎自其國挾之使曹曹遂逐出羈迎赤耳不書納也曹之臣子有餘罪焉高抑崇曰戎制諸夏廢置人君亦病齊桓也
蘇子繇曰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公羊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羈之書三諫而去賢之也以爲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爲有大夫乎則賢羈而不氏何也故曹羈者曹之世子而非大夫也杜預以其事與鄭忽突歸相類知羈是曹君遂以赤爲僖公然史記曹世家與年表又皆云僖公名夷其說都不相合

郭公
公穀即以赤爲郭公范守己氏又以郭公爲曹臣皆妄說也胡氏謂郭公爲郭亡范謂郭即虢也晉獻公滅虢在魯僖之五年謂亡于是歲何據
章貢李氏曰郭姜姓伯爵國與東虢相近今滎陽郡地據韓非賈誼劉向所記則郭君所以自取滅亡者惡亦衆矣蓋不止于管子所言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也春秋不書滅而曰郭

若蓋晉兵前至郭君即棄國出走自亡耳
汪氏曰說文亡字從入從乙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壬子○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秦宣七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熊過氏曰諸侯初交聘齊桓爲之也女氏叔名

穀梁子曰天子之命大夫也女汝同今南陽汝州周畿內大夫之采邑因氏女焉以天子命得仕于陳禮天子大夫當諸侯之卿故貴而不名也當是時陳于齊有北杏鄄幽共獎之功魯于陳有媵婦之好陳于魯有西鄙之貢今魯婚于齊故先諸侯通好雖然陳之通魯在諸侯之先其與魯絶亦在諸侯之先其通在桓伯之十二年而文公六年以後經不書報聘之文楚盛而陳二夷夏興衰之限也豈細故哉
女即汝畿內地今汝州是也
諸侯交聘之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穀梁傳天子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胡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

而日食與焉古者周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伯姬不書聘不書逆似得其常不書也歸亦常
事也何以書魯女嫁于諸侯多矣賢如杞叔姬
則書此不聞有賢名何以書莊公去年甫納幣
今年即有女嫁人先生子而後畢姻書此而文
姜之縱惡莊公之昏惰其見矣書伯姬歸者其
春秋之斬語聖人之微辭乎
諸侯不再娶禮也三十七娶妻文姜必欲得齊
女為婚莊公固為所制然此伯姬何人所生即
生自姪娣然有嫡方有姪娣何以不書于經也

蓋莊公十三歲即位其所聘之嫡必在東宮未
婚之時先已物故諸侯一娶九女即以姪娣為
繼室故莊公初循當禮不行繼娶文姜欲好齊
慇子蓋醜結歡作此非禮然莊公老夫亦可醜
矣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稱公子為卿也凡內出朝聘皆
言如女叔之聘季友之報豈其謀伐戎乎是時
曹羈出奔陳當有旄丘之賦而陳不勝戎野之
擾故春秋于女叔季友之往來有喜詞焉
孫子孫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其不稱弟何
也母弟之親于其相殺及奔則正之親遠則私
之其餘則否非義之所在也
癸丑○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
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二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

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
戎侵曹出其君齊桓不能討而公討之亦盛舉
也此豈齊桓方營家門未欲出討故令于魯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胡氏謂國君大夫與謀其事而擅殺
之是也而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是也陳君舉
曰莊公來有戎難羈出奔陳亦于是篡曹而殺

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是也黄東發曰齊伐戎曹大夫之不與赤者預其謀故赤殺之熊過氏曰赤挾戎逐羈奔陳原仲為是來也而友報之義定而伐戎意者微故焉赤殺其大夫恐齊人有辭于巳也皆未可知也是也

胡傳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

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也

此專殺大夫之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晉伯會嘗征徐戎又曰徐戎重與則徐戎黨也二公在行先齊伯體也遣師先宋舊班也張氏曰按宋齊皆主者內亦當然

此征伐也當至胡傳其不致者從不涖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然上書巳至伐戎從其重者無費辭也

徐在今泗州北五十里

左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王十年

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

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不知何氏出歸寧當在魯而會于洮豈哀姜方挾嫡寵不以子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其適歟

洮魯地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陳鄭服也十九年陳有西鄙之使今為女叔季友交聘陳服矣鄭厲公卒新君立自不敢

動鄭服矣服于曾所以服于齊也杜氏曰二十二年陳亂敬仲奔齊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于今始服同盟于幽齊桓圖霸近日經營魯宋外莫急于鄭鄭居中國在齊楚之交東向則齊西向則楚一左右足耳欲匡天下莫如服鄭齊桓公于莊十七年執鄭詹已圖服鄭而鄭伯方有事王室宣力効勞十八年爲王納惠后十九二十年和王室以至殺子頹納天王幹出許大事業齊桓故令鄭詹逃來佯爲不知休不敢出聲氣于鄭者至今十有一年此齊桓管仲謀國自有主見或曰齊桓失此着數遲我十年作霸主矣蓋桓公謀慮過深將窂太甚徒知國近并小實本樹基爲司馬錯伐蜀諸葛亮取益之計而不知一聲大義于天下則小國自服國勢益強伯令舍齊安適哉然則錯與亮非歟戰國七雄相競絜長比短蜀羈棲草莽借人成事不得不先立根本漸作恢一圖若此時之齊天下固畏其強也又挾之以並

又何難焉時勢與齊固不可同年而語矣

孫明復曰孔子稱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按威公之會十有五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此年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八年會洮九年會葵丘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是也孔子止言九者蓋十三年會北杏威始圖伯其功未見十四年會鄄又是伐宋諸侯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丘十六年會淮皆有兵車也故止言其會之盛者九焉此聖人貴禮義賤武力之深旨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胡氏之義正矣然時至春秋事難據古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子曰古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時以生情情以達禮

縣子之說最爲善讀春秋者矣史記載季友母陳女則原仲季友之舅行也季友是時尚未柄國母黨有變私情豈能恝然人臣他出無不請命恩許一行亦非違禮況他日宗社不靈天降喪亂二君被弑魯國幾亡季友以僖適陳卒寧魯國其間左右周旋之事陳力宏多春秋書此以本其事且實喜季友之有此私也蓋私而可以定國家安社稷者公之可也公羊曰辟內難也

高忠憲曰原周畿內邑仲氏爲陳大夫季友之舊也葬原仲公子友之私事請于君以行何以書公羊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母弟慶父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不忍見也故以葬原仲適陳遂不復歸三十二年公以病召而始歸也

原仲字也宋陳大夫多稱字如孔父女叔皆是三恪之國特崇其禮數也

原畿內邑今濟源西北有原城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

莒慶來逆叔姬

叔姬者公之幼女也熊氏曰劉侍讀曰內女雖親體不敵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叔姬非適諸侯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胡氏遂議自主非[illegible]夫大夫自逆不書歸蓋以國君不與大夫敵公不自爲主耳按熊氏之說尚未得情春秋書法甚簡苟非大故必不詳書叔姬書逆則納幣于歸俱不必書舉其一可見也非以

公不自主故不書歸也公羊謂當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公何以自主也伯姬叔姬雖俱爲公前女然伯姬出嫁僅在哀姜未入之一年前妻子女後婦多妬即莊公且不使寧出會于洮其情可見叔姬在母伴四年撫養所及哀姜視爲已子莒慶大夫公爲自主以悅之姜效歡于公公示恩于婦此閨門情意之縟夫婦相悅之私雖在千古之上可以追想至公羊云大夫越境逆

女非禮識譏尤不合理夫大夫之于諸侯往請侯之于天子也叔姬望國貴女昔慶得微行猶已不有躬乃可宴然据室而使一陪臣行逆緩逆輸之禮乎必不然矣叔姬稱字范守己氏曰夫人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

杞伯來朝

季氏曰杞伯爲莊公婿且屬于魯此所以來朝歟然杞伯不能自強求庇于魯使其妻先來爲問非以禮正國者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左氏于前條下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則此是公會謀伐衛矣

黄正憲氏曰按左傳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但衛立子頹在十九年至此已越十年而衛惠公已易世矣何伐之遲竊意請伐者齊也蓋去年衛懿公不與齒之盟齊桓方有志討不服而爲惠來賜命遂因以伐衛請且以立子頹之事激怒天王欲挾王命以震懾之耳齊衛兄弟之國莊公知齊謀遂會桓以講解之城濮衛地伐其國而即會于其地欲使聞之而來服也此非公之所得已也

城濮衛地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穆九鄭文七曹僖五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此一役也爲衛不盟幽故也熊過氏曰季明德謂伐衛之兵爲討子頹不知何解夫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伐王不克宜如莊景王後王室亂之辭書亂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伐周立子頹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辭書立鄭伯以王

歸處櫟宜如敬王居于狄泉之辭書君號叔詼
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勤王討賊而春秋
之所僅見者也于法尤不可以不特書求之于
經例皆不合熊氏之說是也齊桓恥子頹之亂
不蘇已定而爲鄭所先于是拾殘瀋而了舊局
借十年之王事已死之衛朔而姑爲此舉以掩
前過故天王之命不親帥師草草畢事取賂而
還春秋乃削其迹耳若本無是事左氏不能盡
飾多辭果有其事春秋自當謹書數語何以經

文亦寥寥耶蓋子頹小小稱亂與朝帶不同天
王出而復入不及半年鄭伯近在畿內欲掩爲
功不令赴告齊亦方營家門不及盟問故陽爲
不知以俟今日耳
高忠憲曰不曰齊侯而書人未可盡以將卑師
少例之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
鄭楚師夜遁
程子曰此救鄭御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黃正憲氏曰十六年楚文王伐鄭是時齊[illegible]
圖初就人心未孚故未敢輕救至是[illegible]圖
伯業已定而楚復伐鄭于是[illegible]二大國救
之不惟得救災恤隣之義而[illegible]王室以張中
夏之威靈者實藉此衆故[illegible]救鄭也
齊宋稱人胡氏每每以將卑師少則發難何獨

好勞自損與齊宋之卑者會哉據左氏諸侯救
鄭楚師夜遁固是齊侯宋公居多其稱人者何
大槩春秋僖公以前會聘侵伐俱稱人而侵伐
一例則諸侯親與未有不稱人者蓋其君卿[illegible]
行間不避整師屢衆不親矢石亦從同稱人
無他義若其事之美惡繫于其事而自見矣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
冬築郿
築郿所以志者不[illegible]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

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時詘可知矣

熊過氏曰郿邑在鄆城西北范縣界與秦臺近其地北近于齊南近于曹即濟西地也而郿秦二邑近鄆我嘗出沒及之公穀作微微子封邑也

郿公穀作微

大無麥禾

蘇子嘗曰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

書也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晧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本國無年告糴于他國嘗也左傳以為禮也尚無大背公穀皆以為譏不識何解且穀梁曰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其義尤曲矣人臣出外無不聞于君者況于告糴大事非徒手可行也苟非特遣私遣不書君在我魯尤不必書君命如公穀以為私行請以外傳證國語載魯饑臧文仲言于公曰國病矣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公使往則臧孫實以公命行諱之以為臧孫之私行者何耶

丙辰〇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〇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七秦宜十一楚成七

春新延廐

穀梁傳延廐者何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胡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書韓昭侯作高門
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
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
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
灌甫曰按左氏解新作過也公羊解書為修舊
不及也何則凡宗宇創建曰新作因舊而革之
曰修舊新延廐非創也去其舊而一新爾
郝仲輿曰傳曰新作非也公羊謂修舊何譏是也
凡創造曰作修舊曰新改作曰新作莊公三年

新宮災謂修飾舊廟祔新王爾昔廟多災故不
創亦不必改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兩觀毀于火
改作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亦謂改作新延廐
不書作故公羊說是也
夏鄭人侵許
許鄭世讐也然許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
人侵之或齊之命歟不然去年荊伐鄭憾其以
許人為衛道也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

劉歆曰負蠜性不食穀食　為災介蟲之孽
新安羅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
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畚作撥拾置他所日出
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
春秋書之當緣此耳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
而錄之
城諸及防

熊氏言鄆諸相易使魯受諸以資莒以為齊人
所欲等語尤曲總之城邑築聚為扞圉而設本
非無故非時書時亦書莫土勞民國家所重不
得不書也
熊過氏曰諸今青州諸城縣在莒北二百里而
近莒西距五百里而遥通計之得七百里故季
氏定為齊所併邑或然也
防在齊南魯地境上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齊桓二十二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郕

穀梁傳次止也欲救鄣而不能也趙氏曰按齊覇已成魯爲之弱何敢議救蓋奉齊令圍鄣不敢違亦不欲從師至于成徘徊不前故書次以譏之與師次于郎同也魯之于紀于郕其用情亦同也

公穀次上有師字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遺邑灌甫曰不書鄣降于齊而書齊人降鄣者以齊強脅而降非鄣自降也較之郕降于齊師異矣鄣郕俱不書滅以爲齊之附庸而祀未嘗絶也

啖氏曰公穀云鄣紀之遺邑按鄣自是小國爾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

熊過氏曰鄣紀遺邑紀去國遂降之鄣城者遺志以爲齊所降鄣杜氏因紀稱附庸謂遺邑可謂附庸不可羅氏不知誤以東鄆爲西鄆名紀遂言鄣本故穀城今東平東阿縣地季明德綫唐孔氏以故紀相去爲疑又言紀不應尚有附庸皆非也紀侯卒叔以酅歸鄣無成王然非威脅尚不降此亦稍知義矣

齊太公支縣封于鄣今東平州東三十里有鄣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季氏謂魯濟之西地近徐戎而二臺備戎議定于此或然也然則謀山戎非如左氏傳矣予謂下文郎載齊人伐山戎徐戎山戎同種一氣備徐戎卽得以謀山戎也

熊過氏曰魯濟今爲濟寧州鉅野縣之地魯濟
之西謂之濟西而在東阿以北者即齊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之役公羊子述司馬之言曰操之爲已蹙
矣以是貶桓公云爾胡子之言曰桓不修德而
務勤兵是所爲書人以志貶也熊氏曰二氏之
以爲貶也皆以爲是齊桓而書人胡子且援獻
俘以證矣夫將卑師少例稱人安知非伐山戎
者自齊人而命獻俘者自齊侯乎孔子稱管仲

被髮左衽今乃責其援夷狄也不亦過乎夫燕
召公之後周之分子也縱其受伐以失王貢此
何異出其愛子與賊而曰吾姑脩德云爾斯亦
不近人情哉狄嘗伐邢矣桓公救邢胡子美之
夫狄戎醜德而燕邢並國也戎之害燕胡子乃
責其勤兵乎或曰史齊世家桓公救燕遂伐山
戎至于孤竹則實桓公矣奈何曰史舉齊事書
桓公之年則云桓公猶言周宣之北伐非親行
也

熊過氏曰山戎東距遼南距北燕今薊遵化至
永平古孤竹國漢志右北平無終之地舜營州
也

戊午〇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〇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
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
十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不名闕文也

築臺于薛

熊過氏曰薛于是降侯稱伯矣不同盟不可求
其名也而書之魯往弔也將有事故先志其本
薛附宋久魯弔其喪將築臺爲其示恩乎或規
乎春秋謹而志之觀屬辭者可以知義矣

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已伯矣猶爲親來獻捷與公爲好也趙子

魯曰齊侯圖諸侯首得宋而宋背盟次得衛陳鄭
而陳鄭貳會于鄄而宋成同盟于幽而陳鄭以
服諸侯之從齊者猶未足恃也莊公之事齊也
後而從伯也專桓公所賴以服諸侯而成伯功
者莫親于魯惟是伐徐救鄭既皆請公王兵會
城濮而伐衛遇魯濟而伐山戎又皆即謀于我
今假獻捷躬至魯庭以堅兩君之好爲桓公知
以力服人者有時而窮故不難下以身下諸侯
也說者又謂齊未伯之時尚不朝魯今豈肯自

獻戎捷于謂以大事小屈巳下人伯者英雄之
畧大槩如此攢函之會晉欲召狄郤成子曰非
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晉侯身往會狄衆狄
遂服于晉狄尚可往況望國乎盖覧觀前後書
法此尤夫子特筆所以紀齊桓服戎功成也先
是戎侵曹廢置其君曰無中國燕尉之分子也
貢職不至戎實爲之曹在齊西南燕在東北戎
皆侵之爲中國患者幾半天下齊桓安得晏然
而巳乎巳而救邢却狄服楚尊王伯業赫然戎
功其首爲夫子嘆微管之烈紀其一匡者此矣
從前戎禍見于經者屢屢而獻捷之後終桓之
世僅于僖十年北戎一伐之外戎不復見以是
知此等書法繫關夷夏盛衰春秋大義實在于
是不然齊侯獻捷非曰親魯則曰威魯是二義
而巳矣

秋築臺于秦

戎在魯之南界其南爲宋而郎近之其西爲曹
而秦近之其東爲徐而薛近之皆相屬于魯南

鄙者也築三臺而可察戎之出沒矣孫氏徒以
一歲三築臺爲妨時害民盖不知當日之時勢
也

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東昌
府范縣

冬不雨

巳未○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
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陳宣三十一杞惠十

一宋桓二十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

左氏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小穀者濟北穀城縣也中有管仲井不繫之齊者大都以名通則不繫國也若如此說則小穀不繫之齊者伯國之事以內辭言之義然而小穀實非齊也王樵氏曰范氏云小穀魯邑泰山孫氏云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五峯胡氏云孫魯人也考此詳矣按昭十一年楚申無宇言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杜預蓋附此爲說然經文自云城小穀未嘗云城穀何以知小穀之爲穀城耶孫氏曰去年三築臺冬不雨今春又城小穀爲譏而輕用民力此其所以書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于是又七年而始合諸侯伐楚梁丘之遇爲之也穀梁云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張王一曰齊侯不以伯主自居以梁近宋而先之也汪仲裕曰盟會征伐先齊侯尊伯主也遇者草次之期莫適爲主故序爵也

梁丘宋地今兗州府城武縣東有梁丘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傳公子牙卒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季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陳氏傳曰

牙書卒疾以大夫

叔牙之卒據傳皆謂季友酖之先儒或以爲非考之莊三十二年七月書公子牙卒此時子般尚未弒也叔之得酖第謂公問後于叔牙以慶父材對耳此君臣一時商確謀立長君之意以牙心雖或私言實借公季安得酖之即欲行酖叔牙必不服慶父亦不容國人亦未必安

見季友定亂立國幾許忠謀故多爲歸美之詞
耳巳八月公薨十月賊般季友倉皇奔陳矣雖
叔牙于公薨之前季友必不敢酖叔牙公薨之
後季友必不能直信經文爲是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冬十月巳未子般卒

左傳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
立閔公

子般書卒何內大惡恒諱之也公羊子卒云子
卒其稱子般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
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般卒在葬之稱也據
公穀不以子般爲過弒

鄒仲輿曰季友立子般慶父使圉人犖弒之季
友奔陳慶父立莊公幼子啓方爲閔公求好于
齊子般不書弒季友不書奔何也子般賤而未
樹莊公淫于黨氏女生般哀姜之娣生啓方成
風生申舍申啓方而偏子般公之溺愛也季友
庇般殺兄亦未仁也如曰公命何不與諸大夫
國人共立于朝而即位黨氏以蒔禍是子般未
成爲君季友于先公之託未効也

公子慶父如齊

共仲如齊說于齊也巳立閔公矣弒般之事尚
疑齊侯爲乎討之姜子善因其敢于如齊以爲
非實弒般者亦不其然

秋伐邢

韓非子邢人告難于齊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

邢不亡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
君不如晚救之待邢亡而後存之

狄在今眞定府之定州以南古中山連亙順德
乎鄉在衛之北古鉅鹿也邢又當其東北二國
之衛今順德府邢臺縣古襄國

此狄入中國之始

春秋辯義卷之七終

春秋辯義卷之八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閔公

庚申○惠王十六年

元年○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年衛懿八年蔡穆十四年鄭文十二年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年杞惠十二年宋桓二十一年秦成三年楚成十一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書即位亂故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尊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胡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在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救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至遇是也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高忠憲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葬則其故可知矣謂子般非弑未敢以為然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趙子常曰落姑之盟雖曰請復季友若出公意然是時閔公八歲爾哀姜慶父專國豈欲季友之歸者故陳氏以為國人為之臨川吳氏因謂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衛石碏者深謀秘計告于伯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伯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季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此說深得當時事情但哀姜慶父事與州吁石厚不同季友既出奔豈有如石碏者能自安于內以

經傳推之時陳方爲齊所厚且與魯交好[illegible]
又嘗一再如陳其出奔陳蓋有所託然則落姑
之盟亦季友援陳人以請于齊桓耳
郝仲輿曰是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落姑之盟
爲立閔公和慶季也季友書歸慶父不書何也
外之也
落公穀作雒落姑齊地
季子來歸
左傳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之也其曰來歸何喜之
也

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之亂未已俄而弒閔公于
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
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絕謂成風事季友左
氏之誣也
冬齊仲孫來
魯一君弒一君幼彊臣在側國幾亡誰爲恤我
者仲孫湫來省難蓋跫然足音焉魯人相驚曰
齊仲孫來望之也喜之也詳書名氏則其意乎
必言君使則其詞緩非魯人鼓舞踴躍之情也
且不稱使又以我無君也乃齊人之來實有不
能滿望者焉閔公固哀姜娣叔姜之子也齊桓
立閔討賊又何難焉慶父如齊求寵桓公曰魯
可取乎仲孫曰難不已將自斃使慶父稔惡閔
公再弒此言爲之也
崔銑氏曰齊桓之伯佚宋萬慶父之誅若討二
賊則不待諭而人紀明良心奮功邁于伐楚矣

夫知攘夷而忽于正中國知存亡國而忽于存
人心失本末矣夫子之器小其在此乎
辛酉○惠王十七年
二年○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
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
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
齊人遷陽
熊過氏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氏族譜[illegible]

地名鉄不知所在趙企明謂今沂州當齊魯之間魯附庸也按今沂州北境沂水流其東南者漢置陽都謂古陽國地東踰沂水為中丘南為費西為蒙陰北為蓋在齊穆陵關南東南即魯防邑則陽都四面皆魯地矣唐孔氏以爲宋人遷宿文同然宿界于宋魯魯侯使宋宋疑宿附魯故遷之今齊間魯亂不假彊埸之事遷人附庸以自封殖異于宋之自遷附庸者矣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速也

禘爲夏代之夏祭周以禴易之而以禘為大祭觀周禮以詩夏享先王及詩禴祠烝嘗一語可見第其祭義不知云何禮經所記不勝異說禮曰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出于大傳祭法喪服小記而程朱大儒俱從之其說甚盛然于春秋無所合也春秋經之明載禘名者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之可證禘祭者襄十六年晉人荅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似爲三年之大祭致祔大行廟見新君皆得行之杜預曰禘爲三年大祭之名致新死者之主而列之昭穆此正所以解春秋之禘也蓋閔二之禘祭莊公也僖八之禘致夫人也而一失之蚤一失之遲是以書之即傳載晉人辭穆叔語亦以晉侯卒方一年未行禘祭故不能從魯與師可見以禘爲三年之大祭矣然此春秋禘耳禘之爲說決不其然至于別傳所載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則以禘禮禘樂移于別祭用見殷盛則擬其儀節而文之與禘愈遠矣

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言于莊公未可以稱宗廟也禘爲追始之大祭禘于太廟舉必有時魯人以爲盛祭隨時用之所以左氏凡有大事皆書曰禘也晉人亦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則當時僭禘者不獨魯矣

資中黃氏曰據禮記夏商諸侯皆有禘祭禘是

時祭之名周始廢諸侯禘祭而獨周公得行此禮者是以殷諸侯之盛祭與之所以示不臣周公用殷禮則于周不爲僭也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是殷牲周公所用騂剛是周牲伯禽所用因此又知魯太廟祀周公伯禽以下皆與諸侯三歲一祫若魯則當祫之歲禘于周公或云魯三歲一祫五歲一禘但魯公以下難皆與祭其禮秩祀周公皆降周室既衰群公始皆用僭禮孔子稱魯之郊禘非禮者爲此也愚按喪畢之

明春將致新主於廟廟之遠主當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此既行之太早又不禘于周公而禘于莊之寢主未祔而禘此則尤爲非禮矣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母所爲

灌前曰按春秋用禘與左氏所說俱以禘爲盛禮盛樂國君初立配主入廟必用此以爲榮美此傳曰夏吉禘于莊公速也言其方在喪中用之太速非譏其別立莊廟吉祭耳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祭及魯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當時用禘可知矣惟其誤用禘祭是以或人不疑而疑其說夫子亦不直斥其失以不知荅之如使當時或從大傳祖所自出或從禮五年一禘或從杜氏禘審昭穆隨其一義而王之或人亦必安于一說而不復問矣

鄭仲與曰魯禘僭也然則自閔公始乎曰禘非自閔公始喪用吉禘自閔公始因吉以表禘因事以表義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王樵氏曰觀慶父謚共而公孫放爲卿則慶父之誅亦不以賊討矣夫哀姜誅于齊則請其喪以歸而葬以小君之禮慶父縊于汶水之上則不以賊討而爲之立後且知必又納其喪矣魯人自如此其如彼何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姜氏不孫齊而遜邾者非但畏齊桓亦以成季僖公在邾思以自託耳遜于邾不可不書姜氏與前夫人遜于齊不同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使公子魚哭而往乃縊

慶父乃縊則已伏其罪矣何以不書殺諱之也君臣兄弟之間旣不忍以國惡書諱之已耳宋萬弑君天下莫不知宋請于陳而醢之天下亦莫不知今書宋萬奔陳而萬弑不可掩則書慶父奔莒而仲弑亦不可掩矣安知宋萬一書天子不爲慶父立例也季子處此安社稷定國家討亂臣賊子一段沉識苦心可謂爲至矣特以是處叔牙可耳慶父通國母弑二君闗奸大位而不以賊討予謚立後不太過乎王元美曰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其立孟氏何居周公復蔡不復管是也然王導視之覬死矣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傳言狄經書入趙子嘗謂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戍之故不言滅非也蓋春秋書法有滅一國稱滅者有滅一邑稱滅者有滅一人稱滅者一邑之滅下陽是也一人之滅胡子髡是也衛君以國散自可言滅然而戴公廬曹文公渡河勃然復興經探其事而書入且以夷亂華冠履倒置不許狄之滅吾同姓也故

經正其法而書入熊過氏曰齊桓方以攘之爲
志而詩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者衛素不親齊
而齊又有城邢之役故僅戍之然伯度亦少隘
矣經不書戍畧之也此尤不然齊使公子無虧
戍曹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兵甲非不多也其
而歸公乘馬祭服牛羊雞豕與門材即夫人亦
有魚軒重錦之賜熊氏謂衛素不親齊故僅戍
之此何語乎且伯者以天下爲心與滅繼絶政
其匡時之業豈因親與不親便生同異經不書

戍者重在植衛則戍不足言也誰因誰極亦是
詩人屬辭之法且作詩在初亂時自應有此語
耳

左氏載衛人立戴公廬于曹趙子常曰戴公不
成君例不書孔子曰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
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滅而復
與不是嗣位故成喪爲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
始爲元年故戴公雖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
以此年爲戴公元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是也

我
朝泰昌即位僅一月在萬曆之四十八年其八月
以後五月稱泰昌元年與衛戴公同

洪景文曰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
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
永初成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
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
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

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
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
到時已是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
多遜失于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
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
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正蓋已
稱太上皇嫌于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
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
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皇之

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冢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云此容齊說也衛莊公不過孫亮石宏一例本不足詳書此以徵後代即位改元之故實以備覽觀焉

鄭棄其師

左氏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鄭衛鄰而界河高克將兵亦以備狄耳

胡傳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勑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辯義卷之八終

莊公閔公列國本末

莊王于莊公初元有魯王王姬一事錫桓公命東周之初策命猶行也然不受命而錫命非正也或以王王姬故優錫之他國不盡然歟王來錫命而魯莫桓王以後便不可多得矣六年正月王人子突救衛無功而六月衛朔入衛于是放公子黔牟于周殺二公子洩職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以一軍為晉侯十六年晉師伐夷殺夷詭諸為蔿國報怨也故周公忌父奔虢惠王立而復之初王生

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惠王即位蔿國等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鄭伯以王歸處于櫟二十一年春鄭虢胥命于弭同伐王城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以后之鞶鑑予鄭以爵予虢鄭伯由是始惡于王冬王歸自虢三十年樊皮叛王命虢公討之以歸

晉終不能存紀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五年從齊人

伐衛納朔也而朔入衛天子不能令矣郕魯北鄰
之國也齊人取郕魯不敢拒亦不忍從次郎治兵
幾許委曲春秋敘次二十餘字而當日之情事可
以想見八年齊僖公弑魯欲納糾小白自莒入先
立而齊拒魯有乾時之敗十年魯敗齊師于長勺
八年齊師宋師次于郎魯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
魯敗宋師于鄑皆所以報齊也十三年魯始及齊
平而盟于柯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則又謂魯與
鄭比也十九年齊人伐魯西鄙二十一年鄭厲公

卒自是齊魯之好堅矣二十二年公及高傒盟于
防商婚也齊欲求諸侯非先得魯不可于是委曲
調娛婚公與魯為重親然文姜甫卒而哀姜至禍
自此始矣二十七年魯從齊盟于幽二十八年從
齊救鄭三十年次師于郕齊人降鄣是年公及齊
侯遇于魯濟以山戎病燕也齊侯來獻戎捷二十
二年公薨共仲弑子般成季奔陳立閔公元年公
及齊侯盟于落姑復季友也姜氏欲慶父為君
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于是夫人遜邾慶父奔

莒

齊襄公滅紀先遷紀三邑郱鄑郚已又入郕盡拔
其枝以傷其根也紀侯大去國矣衛朔為二公子
所逐奔齊三年而齊與魯謀伐衛六年齊率四國
納朔王救黔牟無功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自是
齊又降鄣牽魯次于郎矣天厭亢德八年而僖公
被弑以魯納糾故而魯敗乾時齊敗長勺十年魯
侵宋以撓齊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十一年敗宋師
于鄑皆此志也楚當北方蔡首受禍是年荊敗蔡

以蔡侯獻舞歸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而楚人亂
華齊桓商伯皆始于此十三年北杏之會以平宋
萬之亂遂入不至而滅之齊桓第一舉動也柯之
盟以結魯齊桓第一作用也齊桓始商莫要于結
魯與宋十四年會單伯以伐宋二鄭之會宋人以
服齊桓始居宋公之上用方伯禮矣郳為魯附庸
齊宋之伐郳所以抑魯也鄭人間之而侵宋十六
年齊師宋衛伐鄭以報之荊伐鄭齊楚爭鄭于是
始夫鄭為南北之衝齊楚所必爭也鄭安勢分于

楚卽不能純事齊且是時王室有子頹之亂鄭以此自爲功不賴有齊齊桓公方娀譚遂結宋魯伐徐戎自作活計亦不欲急鄭十六年幽之盟鄭一與而已卽不朝齊而有鄭詹之執齊不欲明與鄭伯爲難故任鄭詹之逃詹之逃齊逸之也既逃于魯不伐無咸且因以求成于魯是以十九年齊有西鄙之役然而齊桓自是與魯堅好既許婚以媾之且盟防遇穀盟扈觀社委曲調娛十餘年而後得魯服得魯而媾陳女叔季友交聘陳服矣鄭文公初立修好于齊矣故二十七年幽之盟陳鄭服也衛懿公立于二十六年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蓋曰討立子頹也夫子頹之亂在十九年爲衛先君事已隔世矣齊桓追而伐之姑收殘局而衛亦服矣是年荆伐鄭而齊率魯宋救鄭爲救鄭制楚之始三十年齊與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于是狄伐邢爲狄入中國之始閔公元年齊人救邢魯子般弒閔公幼齊侯與魯盟于落姑復季子也而高子來盟

鄭在莊公時有二君焉突于莊公元年爲八年子儀與莊公同元矣在櫟儀在鄭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鄭伯或謂突或謂儀然突强悍多智結交諸侯春秋君之其爲突無疑是時齊殺子亹陳人平儀突故邀二國以爲繫援耳十五年鄭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故也是時鄭伯自櫟入矣緩告于楚楚伐鄭及櫟爲楚伐鄭之始鄭成于晉于是齊侯同盟于幽十七年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蓋進討爾自使宋事耳若方同盟于幽朝與不朝尚未可知豈有春時便責其不朝而執其大臣乎齊之執詹殆與召陵討陳同蓋皆先事以攝其邪堅其服耳二十一年鄭伯納王入王城殺王子頹王與之虎牢事方竣而卽卒新君文公立始與齊成二十七年齊侯同盟于幽左氏陳鄭服也二十九年鄭人侵許鄭衛隣狄而界河高克將兵所以備狄也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閔二年書鄭棄其師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奔齊爲工正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公子友
如陳二十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季友立僖靖國
實藉于陳書此以本其事也

五年郳犂來來朝十五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
人間之而侵宋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以報
之

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偪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
子可謀也二十四年士蔿又與群公子謀殺游氏
之二子

二年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四年楚王荆尸授
師孑焉以伐隨王卒于樠木之下令尹莫敖營軍
臨隨隨人行成而還濟漢而後發喪十六年鄭伯
自櫟入緩告于楚乃伐之爲伐鄭之始二十八年
荆伐鄭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十八年楚武王克權遷權于
那處巴人叛楚伐那處取之因以伐楚十九年楚
子大敗巴師還伐黃又敗之還有疾卒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二十八年荆伐鄭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十年宋人遷宿

齊師殲譚

十三年齊人滅遂十七年齊人殲于遂四氏饗齊
戍醉而殺之

元年公次于滑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滑伯

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
洮冬杞伯姬來杞伯來朝

莒慶來逆叔姬

二十九年鄭人侵許

三十一年薛伯卒

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年齊人伐戎二十四
年冬戎侵曹說者以赤爲戎出故羈奔而赤歸二
十六年曹殺其大夫蓋曹大夫之不力于赤者也
是年公伐戎公從宋齊伐徐徐戎黨也三十年齊
人伐戎三十一年齊人來獻戎捷先是戎侵曹廢

罷其君曰無中國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戎狄隔之爲中國患者幾半天下齊桓伐戎興師累年始克至此獻捷于魯蓋深幸安攘之克頼而犄角之有功也夫子書此以識其成自此戎患以寧巳後齊桓止于僖十年同許男伐北戎一條自經大害矣爲春秋之患者狄尤熾于是齊獻戎捷之次年狄伐邢而狄始見經入邢入衛蓋于莊閔之交猖獗特甚

春秋辯義卷之九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僖公一

壬戌○惠王十八年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晋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二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左傳不稱即位公出故也

熊氏曰繼弑君隱之也僖公出入不書非諱之也僖公年幼季子來歸則公不必書矣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之次公羊曰救言次不及事也胡氏曰救而書次以次爲譏予罰書次者不過直叙其事無所襃貶也有觀望而次者有俄延而次者有審時度勢而次者齊桓不救邢當責耳力未可進而從容以俟何害乎卒之夷儀之役邢遷如

歸使邢不至大創不復者誰之力也杜氏曰按兵觀釁以待事張元德言屯兵便利以援邢懼敵是也齊師非齊侯也齊侯不親行也穀梁伯作曹師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曹伯稱師從齊也

黃正憲氏曰按先儒皆以衛自盟幽以來皆齊不會及齊見伐又抗不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非也蓋衛自宣公淫亂國勢崩解狄人猝至遂爾播遷一時未有救法姑且

聽其避狄處漕以俟後舉非棄之也若邢與衛都實當狄人歸路之衝藉令狄來勢襲邢邢不能支而入于狄則北州一帶狄得縱橫出沒後雖欲恢復境土爲邢衛計難爲力矣故師宋曹之師遷于夷儀遂帥二國城之以固其根本邢存則磁澶雜聶之間彼此猶得聯絡交制不爲狄所梗塞虜人民安堵可以爲勞來還定之計而楚丘之城因可漸舉矣是救邢亦所以存衛也適猥云棄衛不救豈知伯主之心哉

聶北地在邢南

曹伯公穀作曹師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趙子常曰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非有遷之者而書則必有關于一國之存亡者也狄伐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皆避難也許遷者畏偪于鄭也蔡遷者一避楚仇也皆有

關于存亡者也

夷儀今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地有夷儀山

夷儀公作陳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盍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陸氏曰三國先救邢邢遷後乃城之各一事據實書耳然曰再敘三師見齊桓公之悉力存亡惟有此

衆不必然也一事而蒙上文畧者如前稱公後稱人則可若師與師等師不必畧而稱人也然春秋三人二人即再見必重敍若四人以往參上文不敍非必盡有意也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四國而再敘者以下有翬會之文也

高忠憲曰此城夷儀也邢國之矣故書邢

汪氏曰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

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畧其事而微其功也大救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存三國之師城杞存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衆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例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封而責備之也歟汪氏之說如此例則是而意則非書城楚丘則虛曹衛戍皆不必書非徵功之說也楚丘不書衛時尚未遷與緣陵杞未遷同非諱封之說也時尚未遷則天子之地還之天子不得繫國與初書虎牢不繫鄭同非備責之說也

董仲舒氏曰桓公存邢衛杞不見春秋內心予之行法絕而不予止亂之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何氏曰桓公行霸王誅不阿親親

王樵氏曰此春秋正哀姜之誅于齊桓以討賊之義也本國之辭不得直言故書薨于夷而曰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左氏乃謂君子以齊人殺哀姜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何物君子而爲是言女子從人在夫家有他罪父母國不討可也與弒二君大義滅親使哀姜在魯魯不能討桓公猶不可但已況其逆而在于邾乎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桓公之意蓋以其義已絕于魯不可反歸于魯故也以歸之義胡

文定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若果歸其喪齊魯鄰境豈得七月死至十有二月喪始至乎經凡言以歸者以歸其國也左氏是矣

趙氏曰穀梁云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此說非也如夫人歸寧在路遇疾而薨豈得不書地乎且君薨者皆記其寢被殺即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不論有故無故皆書地也

夷今在莒州界

楚人伐鄭

左氏鄭即齊故也始書楚以國舉也漸進矣

荊始書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檉宋地是時楚兵已退鄭已在會此舉非謀救鄭也謀却楚也季氏曰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楚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

檉公作朾今陳州西北有檉亭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人既送哀姜齊人殺之因戍虛丘公敗其師于偃左氏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邾匿姜莒匿遂二國黨惡故魯皆以兵敗之或曰檉之會天下之故也偃之師魯之故也事不相關義各有在

偃邾地

冬十一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慶父奔莒莒不同心討賊乃以賂邀伐我師故詳書敗獲以快其事焉季友主此戰胡氏謂有所貶非也季友帥師安得不季友主戰自是直書其事而其中更有微旨焉不以賊討慶父者體季子親親之心必以師敗莒之庇慶父者著季子誅亂之義慶父弒二君通國母危魯國卽季友曲全慶父君子尚謂于義不快非周公石碏之法況莒爲其逋逃之地平日所爲押闔閃倏必有不可言者是可恐乎讀春秋者于敗莒

獲拏而心猶慨然諸家猶有謂其詐戰幾許絜語者何也公羊曰大之是也

酈公作黎穀作麗當在魯之東鄙

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熊氏曰夫人氏則何以不稱姜杜氏曰闕文也苟有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何文不闕也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耶穀梁子曰爲桓公諱殺同姓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

魯人不敢討也桓公爲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耶此非春秋所耻也非春秋所耻則亦非春秋所諱矣古之人有爲此言者可謂辯矣然文姜去姓字而哀姜存氏終不能明也趙子嘗曰一事再見則蒙上文之例上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下書夫人遜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上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即薨夷之姜氏也此是古史簡與之體可謂有見矣然亦因其可略而略之也春秋之法微而婉爲魯人諱哀姜不可書殺爲桓公存實則主人習其讀者思夫人之去姓而桓之大義滅親其功顯矣此又史外之法子嘗之所未及也

蘇子繇曰齊人殺哀姜而以其尸歸絕之于魯僖公請而葬之不稱姜氏何也文姜之孫也不稱姜氏以爲義當絕齊也哀姜之死齊既自絕之矣是以不稱姜也然則曷爲不于其薨葬焉去之薨葬盡禮雖欲去之而不可得故于其至

焉去之也

黃正憲氏曰齊桓既以大義縊殺哀姜絕之也絕之則必不容復稱姜矣當是時既從僖公之請而歸其喪必有復之之辭曰夫人者因魯人之稱也去其姜者齊惡而削之也齊曰夫人氏則魯史亦曰夫人氏史官亦書夫人氏聖人仍舊史之文耳不然夫人尊號且存之也而獨去一姜字以示貶哉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
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
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三傳俱以爲封衛國語衛人廬于曹桓公
城楚丘以封之熊過氏曰楚丘魯地引戎伐凡
伯之楚丘巳足爲證載讀于貢詩傳亦惑以定
中之什爲魯詩則楚丘之屬魯益著矣鄒逢敏
曰楚丘者何魯之楚丘也今山東兖州府曹州

曹縣東南五十里有楚丘城有景山明乎其爲
魯地而一統志云衛文公徙居楚丘澗曰景于
此則正因緣于定中之詩耳又據輿地廣記濟
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所遷縣有景
山景岡乃後人附會名之括地志拱州之景山
乃商之景亳在開封府歸德州非衛南之景山
則竊意衛縱或有楚丘而齊桓原無城衛之事
何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傳所並侈爲伯績也
然經于救邢則書邢遷夷儀則書城邢則書獨

于衛無聞焉乃以城楚丘爲封衛又以不言城
衛爲衛未遷則何不先之曰衛遷于楚丘而繼
之曰諸侯城衛乎且春秋于諸侯遷國惟自遷
者不書文十三年邾文公遷繹成六年晉景公
遷新田是也楚遷郢而不書者外之也至如許
爲楚逼故靈公遷葉則書悼公遷夷則書遷白
羽則又書許男斯遷容城則又書蔡遷于州來
則書郎如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則
書夫遷帝丘書而遷楚丘獨不足書乎亦可證

此之楚丘本非衛地而魯自城其地如城郎城
何城防城武城之類云耳先是隱公七年冬天
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玩經文
語意夫亦魯人之授節詰姦實有所缺而戎繫
魯肘腋之患前者會潛盟唐不一而足楚丘乃
其要地故僖公城之以備衛歟此亦一證也若
夫衛則何封之有公羊云入者得而不居入不
言圍滅不言入皆舉重也觀經但書狄入衛載
馳之詩亦稱歸唁衛侯可見衛原未滅弟以戎

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而暫處漕邑以避狄鋒齊侯乘其困以示恩甲士之戍乘馬魚軒之歸或在此時及狄退仍還舊都耳夫衛未嘗滅齊未嘗封而三傳謬以爲封衛擬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而左氏誤以爲管仲夫齊桓則嘗城穀而寘管仲矣彼是濟北之穀城此是曲阜西北之小穀城穀則齊城之而小穀則魯自城之安得強爲附合耶是故知城楚丘之爲內詞則知定中之爲魯詩周正建子春秋正月城楚

丘與定中之期正近其稍不相符者或是節氣有早晚或是亥月始工而子月乃竣役耳然則衛無楚丘與傳僖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其事不見于經豈以所城者郛與城杞城緣陵城成周不類故畧之而三傳所言封衛其說或原于此

楚丘爲魯考古者多從之予謂未然戴公廬漕文公播越衛國不絕如綫齊桓仗大義封而植之此何等大事春秋豈得泯沒不書確爲衛楚丘無疑也書法不言齊不舉諸侯第曰城楚丘說者又謂以內辭書齊亦非也爾時齊桓公以伯命令諸侯板築畚挿各自受功各自令衆諸侯承齊之命第從本國往衛非與諸國同行不得書諸侯也魯有此役史書曰城楚丘而已其法與襄五年戍陳十年戍鄭虎牢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書法同離至不可得而敘也其不書衛者實是衛未遷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國大而主謀宜先晉今先虞者左氏以爲賄者其一也虞公好貨之君一得晉賂欣然許之傳載虞公請先伐虢虞欲自效于晉晉欲隱情于虞發號與師友邦告命必擱然身先于晉矣春秋探其故而先虞此其情也乃虞公爵晉侯爵晉人初見于經春秋于各國俱以漸進晉雖大國而未主盟以班次爲序自當先虞國而曰

邑而其書滅何胡氏以虢有下陽猶秦

有潼關蜀有劍嶺一伐下陽而虢在其掌中矣是滅國之道也亦非也虢在畿內逼近王都下陽采地不言滅虢者諱之也

趙氏曰虢公者天子三公下陽其所封國邑也畿內之地天子所制以祿公卿大夫士謂之采邑言不得有其土地人民惟采取其租稅而已此不可與列國相爭奪者同文故變伐取言滅與夷狄執天子之使變執言伐同虞晉之罪大矣

熊過氏曰按左疏漢志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為泰伯嗣國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古河東太陽縣為虞公世族譜封虞仲庶孫于中國以為虞仲後為西吳吳者虞省文也亦謂小虢泰武公十二年滅之事當在僖莊時居中國者指今靈寶亦謂西虢羅氏路史指為陝之平陸誤矣太陽之虞雖公羊而春秋所書先大國者皆主兵也故舍宋一再主兵無先齊者豈論爵哉虞國于太陽而下陽虢采邑正在河東太陽縣界故穀梁子以為虞塞邑蓋下陽雖虢采邑而虢都河南滎陽相去視虞反若稍遠季氏遂疑晉絳西南相界不須假道不知晉人恐虞以殭埸相援耳今虞自撤其藩閑以近晉不亦愚哉邑而書滅何也馬融曰虢仲封下陽叔封上陽此言無出也西虢自忌父始為卿士寰內諸侯其采天子親制之其後王巡虢守與之酒泉然則皆周邑也少穎林氏言天子之地非諸侯所得取故書滅使若國然是也趙企明因謂下

陽者虢之采取之采虢復何在故書滅然不知酒泉桑田桃林華山皆虢畧尚在也其後火中成軍乃取之始可言虢滅耳季氏以下陽即國名別無滅虢之事故不再書不知孟子明言假道于虞伐虢者止謂虢邑耳虢嘗銜王命命曲沃伯為晉侯又嘗同朝王所情好如此金氏謂曲沃路周必虢公實為之請似矣今役焉思啓封殭越國而取其采邑是一舉而有數失也

卜輿氏曰晉自武公以支代宗非有王命并吞

專主讀無衣之詩雖晉之臣民不能自安也春
秋爲是黜晉不書
虞今解州平陸縣東北下陽也上陽在陝縣今
陝州靈寶縣南有虢城晉唐叔虞封國在晉陽
曲沃武公并晉都絳又從新田復命爲絳今平
陽府絳州絳縣
下陽公穀作夏陽
晉始見經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胡傳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強
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
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皆友邦遠及庸
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
其服荊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
義著矣
王樵氏曰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近
楚之國也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
之規模也惟宋預盟不煩諸侯也陽穀之會亦
同公穀皆以爲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與以
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此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
侯之果皆與盟也春秋序盟會皆從其實無包
舉之例
郝仲輿曰江黃楚與國也盟江黃謀楚也說者
謂人爲大夫豈江黃大夫而與齊宋之君齒乎
可知書人之非微也
江今光州息縣界黃今光州定城縣界貫梁
國蒙縣宋地今歸德府北五十里

貫公作貫澤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莊三十年楚鬬巳殺子元用子文爲令尹兵勢
凌強故比年侵伐鄭
甲子○惠王二十年
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
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

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徐人取舒

熊過氏曰凡勝國而不用大師焉取詩懲荆舒則舒乃荆之與國取舒蓋剪楚援也取不言滅孫莘老曰不絕其祀是也莊二十六年齊伐徐

遂服焉意者取舒出于伯令也蓋欲用徐為齊其後楚滅舒庸則此年取而未有矣然楚自是疾徐而加兵焉桓公合八國于匡使諸侯之大夫救徐亦必舒故之以輕師越境以襲強國之黨而師無他虞東諸侯之勢益張江黃遂來裂其威哉

舒今廬州府舒城縣

六月雨

左傳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趙氏曰明年伐楚江黃不與則此說非矣夫江黃小國服役于楚齊師至楚二國可以撓齊齊故為此會以攜之然伐楚江黃不與趙氏以左氏為非此又不然二國于楚近于齊遠即不必從楚何敢以身從齊楚即信二國不敢從齊亦必疑二國不能從楚桓公固討此熟矣豈必率二國之師同至城下乃云謀伐

哉

季氏曰陽穀在齊之西非江黃便道也宋致二國遠至於此蓋就桓為謀亦欲客其迹耳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公羊傳涖盟者何徑盟乎彼也來盟者盟于我也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盟或曰聽伐楚之期也

公子友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
祥
汪氏曰楚師連年加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
勤我之言蓋知于檉于貫于陽穀皆為謀伐楚
謀伐楚正所以謀救鄭也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
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
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王樵氏曰齊桓當伯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于
楚猶未敢聲言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
以出楚不意蔡自莊十四年荊入蔡蔡哀侯折
而事楚不通中國者二十有四年蔡已入楚則
次及于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
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公怒蔡
姬歸之未絕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
加兵者謬也桓公有志于制楚合九國之衆兵
莫盛焉楚雖強足以一戰乃次陘不戰以待其
來折以話言而楚即服雖然荊楚僭王罪之大
者也包茅不入罪之小者也昭王之不復則非
罪矣管仲乃舍其大而問其小且及于事之久
遠不明而非其罪者仗義執言固當如是而已
乎吁此其所以為伯者之師也楚大國也僭王
其大惡也我以大惡責之彼肯弭然受責者哉
攻之弗克圍之弗下將何辭以退故舍其所當

責者而及其不必責者庶幾楚人之為辭也易
不盡力以抗我我之服楚也亦易不勞師而有
功嗚呼此其所以為霸者之心也
蘇子繇曰楚人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
以待之既而楚屈完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
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非
若後世必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
濮晉文公退三舍避楚楚成得臣從之不得已
而後戰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繇

此觀之桓文用兵皆求服人而不求必勝也
召陵今許州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而陘
在召城之南有陘亭
夏許男新臣卒
蘇子繇曰卒于師也不言卒于師師未訖事也
曹伯廬之卒于會也書曰卒于師訖事也穀梁
曰諸侯死于國不地死于外地死于師而不地
內桓師也雖內桓師使既訖事不可不地也
熊過氏曰陘今許州郾城東南四十五里召陵

之南本蔡地也趙企明因杜氏遂定陘在蔡南
爲楚地其後爲楚所併則不可知然謂非潁州
陘亭而以爲非卒于師則誤矣師方次陘而許
男卒在退盟召陵之先必以召陵許地遂謂
非卒于師則不惟失考地理而且昧諸侯薨于
路寢之說矣蓋不卒于師者爲辭當併下文觀
之春秋無費辭詳于下則畧于上也
郝仲輿曰穀梁爲許男死于師不地內桓師非
也蔡近許許男以病歸卒何以知之宣公九年
書晉侯卒于扈成公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
公十八年曹伯負芻卒于師二十六年許男甯
卒于楚定公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凡諸侯客死
未有不地者故許男卒于其國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楚夷狄也而亟
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桓公救
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廬陵李氏曰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蓋齊

桓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
本只觀齊之強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
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
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內魯則高子止
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
以于師爲前定則非也又曰楚子使屈完如師
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
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
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

盟為齊侯之績故爰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書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恒不得志者非也

陳氏傳曰桓公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未有盛于此者也雖楚强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卽盟于師桓公不欲臨楚盟屈完退而盟召陵不以阻隘不以君違臣不以軍容亂國容一動而三善得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

趙氏曰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陘也若惟言盟于召陵則莫知與誰盟又無以示退軍之禮至公羊以屈完不稱使為尊屈完穀梁以書屈完來為內桓師則曲矣

孫明復曰按元年威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

春秋立言有法屈完來盟于師與其來盟也師地為陘至盟于召陵則實微盟焉其文辭詳婉如此來不稱使非但盟無前定且是時春秋尚未進楚楚人楚子辭未有與樂正子杜氏俱作兩盟及諸說之權在完者何支離也

郝仲輿曰諸侯之師次于陘楚使屈完來師遂退次于召陵盟說者曰桓公服楚矣春秋與之非也當是時桓公稱霸二十餘年諸侯力能抗齊不受盟者惟秦與楚秦遠而楚近楚屈則東

諸侯震而齊益張故桓公拳拳以楚為事而必畏楚之強也不得楚盟而心畏諸侯輕齊也故先聚蔡脅楚以示諸侯而次于陘夫次陘無必進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齊果能討楚于楚使來當首問其稱王問其伐鄭問其虜蔡侯之罪有辭止無辭進服則止不服則進此堂堂問罪之師矣釋此不言枝梧遠引包茅不貢昭王不復是明借以易托之辭苟求完局恐逢彼之怒至戰而自損也守曰如旄畏敵如虎奚貴為討

哉陳師以出未踐郢國之郊未覿楚子之面壘僅屈完一來遂振旅歸歸未踰年而楚滅弦矣踰年又圍許矣自召陵一見楚大夫後同盟有事未聞楚一介一旅從其桀驁如故也齊何嘗能服楚而仲尼與之然則楚不當伐與曰春秋諸侯無日不相伐也數諸侯之罪可伐不但楚論討罪之權征伐不在齊謂王室不尊乎無如子頹叔帶之難惠襄之播遷矣然而非楚也謂中國不安乎無如狄滅邢衛戎入曹魯內亂晉

亡虢鄭伐許齊滅遂滅譚遷陽降鄣伐宋非獨楚也謂夷猾夏乎楚本非夷也管仲讓楚不謂猾夏而後儒以為猾夏謬也春秋以夷猾夏者莫如狄與夷齊不能攘而欲攘楚左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召陵城濮皆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奚取焉

召陵楚地

齊人執陳轅濤塗

公羊云濤塗誑桓公令師濱海而歸陷沛澤之中頋而執濤塗王樵氏曰按齊實未嘗濱海而歸安從有陷師沛澤之事秋及江黃伐陳江黃皆汝旁國而逼陳自以楚歸就令伐陳則路繇陳鄭明矣濤塗之言雖私其國然不聽則已何至勤師以討蓋陳蔡二國終以近楚嘗有貳心今不欲齊師反而繇已有脈害之心齊人以為此叛齊即楚之漸故因歸師以威之堅其意耳觀再伐而陳乃成則陳初未肯服也陳不心服

桓再興師得其成而後巳蓋定陳之從齊非專以濤塗也

轅公穀作袁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左傳秋伐陳討不忠也不忠二字下語最確則知陳向非心服矣此齊及不書齊者蒙上文也王樵氏曰按江黃雖從齊然不敢明出師以助伐楚故陘之師江黃不與順小國之情且使整旅保境以待事也至有討陳之舉而用之然齊

桓之討失于是矣使小國侵伐結怨深讐而[illegible]救或不能及不反以快敵而負小國致死之心哉

孫明復曰凡內師無不與謀而出命者[illegible][illegible]大夫將皆言會必微者而後言及蓋會以合謀者與國聯之事也及則受成命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事也義與內盟稱及稱會者不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二事桓十[illegible]年及鄭師伐宋蒙上文公會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莊公書師不入此例

八月

公至自伐楚

穀梁云役事小則以前事致何氏以為危之皆非此舉原為伐楚陳乃乘便為之故以伐楚致吳氏為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是也

葬許穆公

左傳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袞歟

穆公作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陳蔡隣楚朝夕急勢難心服蔡已被侵不必言陳侯身雖與召陵之盟而心未嘗一日不在楚也齊桓公借申侯之譖執濤塗秋與江黃伐陳冬又會七國侵陳以兵威攝之自是首止之盟新城之圍洮之盟陳無不與威陳者所以制楚也不然濤塗謀固忠言執以示法足矣奚必牽連諸國兩次侵伐哉

侵淺事也一侵楚後無以攝之此後衣裳之會十一兵車之會四蔡竟不來楊子以數論桓恐非而胡氏遂以魏武綏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為比且曰稱人以執所以罪之矣

茲公作慈

[illegible]四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丙寅○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申生自縊而書殺書晉侯書世子蔽其罪在晉侯也

董仲舒氏曰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荀息死而不徙衛曼姑拒而弗

内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是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公時年十歲是年德公卒即朝之子立是爲成公

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恭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

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稚如之何而勝朝乎

王樵氏曰伯姬歸杞方十五年有子必尚幼是年杞惠公卒昔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來是時惠公疑亦有疾朝其子而伯姬俱來蓋托之于魯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傳如牟娶焉

胡仲虎曰其[illegible]不可考未聞大夫娶而書者必

有故
姜廷善曰牟自來朝後屬於魯齊桓事從簡便不令小國與會而貢賦則助大國供事魯人以從齊征伐會盟之故使茲如牟取貢賦之助未可知也左氏謂茲以私娶行恐非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汪氏曰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

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

初惠王娶陳媯為后生太子鄭後母惠后生叔帶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故齊桓帥諸侯而會之以定其位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蘇子繇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而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 諸侯衰世之事也書及者有魯公在是也

胡法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啖叔佐曰齊不敢為會主故言及皆非也

張洽氏曰杜氏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然以為衛地則非也

首止公穀作首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趙子常曰穀梁倚經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

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之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陳氏傅曰會而後盟間有異事書諸侯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也此其言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是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孫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

是役也樹太子以勝惠王惠王必不慊王世子塊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世子必不安是時諸侯必不以定嫡為言世子亦必不以

定位出會左氏曰會于首止謀寧周也謀之一字最得本旨或者更以左氏爲失義非也蓋齊桓伐楚一師已聲大義于天下必告成獻捷于天子天子不可下盟奉世子以蒞焉而世子之位固已定矣如列國諸侯卽負大罪而已列于會則位定而不討也然此一事三傳皆無明文左公僅寂寥一二語耳若穀梁縈縈數十言止言諸侯尊王世子于首止齊桓不享覲世子令王命會齊桓爲變之正而不及子帶一字鄭伯

逃歸不盟左傳載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此亦爲鄭計耳亦未嘗及子帶也予謂此假是當時君臣父子意中事使人心知默會潛消于無形而不使覺乃足貴耳果若人言則人子爲植黨人臣爲脇君世子果有人心卽一朝舉全盛之天下挈而與之當不忍受夫子必不輕下一筆以助其瀾故左傳謀寧周三字真化筆也不減經文矣

杜氏以首止爲衛地卽今睢州之首鄉此去雒陽七百里恐世子不能遠出

鄭伯逃歸不盟

胡氏曰平丘之盟惡也請齊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江黃道柏者齊之睦而弦之姻也滅弦者啚四國之漸也楚于是始滅中國矣

、弦卽今光山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八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遂襲虞滅之執虞公修其職貢于王

胡傳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

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趙子常曰春秋凡滅無不書虞已滅矣曷爲不言滅諱滅也曷爲諱此爲諱之春秋諸侯有相滅者矣未有滅天子寰內之國者于是晉人滅虢又滅虞惡其滅寰內諸侯以偪天子故爲王室諱之也此以歸之其但言執之何諱不言滅則言執不言以歸也春秋筆例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故滅虢不書滅下陽不言取滅虞不書執虞公不言以歸以不書爲王室諱則變文以明晉罪也虞公何以不名上公故不名也

熊氏曰林少頴言聖人不恐周衰諸侯再取其地故不斥言滅而但言執此言非也春秋治其名實者也寧有不恐周衰沒其亡地之實者乎滅下陽晉據而有之者也虢公醜奔京師二執也故書其重重在地也虞滅而修其職貢于王詞輸其甸服之貢則虞公猶存于國置之而不得他去其事與下陽異而執天子三公重在人也

啖氏曰春秋將以強暴弱執諸侯皆稱人亂詞也

蘇子繇曰虞公之不名未道也凡執諸侯稱侯以執伯討也稱人以執私執之也執諸侯重于執大夫故得以斥其君也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王樵氏曰伐而不服故圍新城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見桓公以德

綏鄭志不在于爲暴也子嘗以爲憚避楚師殺
梁以爲桓之帖楚爲僨矣者非也
新城今禹州之密縣
秋楚人圍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諸侯遂救許
鄭巳堅志從楚許與鄭世仇同在鄭之西實界
楚鄭之間中國諸侯藉許以制鄭適楚之路遂
人之圍實欲得許以爲鄭聲援非止攻其所必

應以解新城之圍也黃正憲氏曰救稍緩則楚
必入許將據其要害與鄭相爲犄角以制我矣
故遂釋圍以救之此見齊桓不爲敵所制如前
緩于救衛而急于救邢皆伯王權時應變之術
耳胡康侯但曰善之尤而不言所以尤善之意
是明于書法而或未知兵法也
公至自伐鄭
王樵氏曰按左傳載蔡穆侯將許僖公見楚子
面縛銜璧夫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巳
解圍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
禮乎若爾許巳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八年許
男卽會盟于洮豈既嘗降楚而又卽齊如是之
速也左史楚人辭多右楚其誣明矣況面縛者
圍急而出降之事也秋救許楚子巳還至冬則
圍解在數月之後乃無故而行此乎且引微子
而縛尤妄也紂之末年微子行遯商書有明文
矣謂之出廸謂之行遯則去于商未亡之前其
蹤跡必不可物色矣周師至而面縛銜璧亦非

微子之事也武庚也
戊辰〇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〇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
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陳宣四十杞成二宋
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犂來也邾之別封曹姓故曰小邾
始得王命來朝也

小邾子公作小邾婁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轅濤塗之譖也熊通氏曰申以邑爲氏即今信陽州本楚邑也侯者名也左氏謂陳濤塗怨申侯反己于齊譖而殺之若然則申侯蓋忠于齊者殺之是怒齊也何名爲說按申侯始反濤塗之言雖齊所悅然美其賜城將以爲叛齊侯入其譖久矣齊既賜申侯又難遽殺故鄭殺之所以悅齊

季明德曰凡別族之臣以名繫氏貴戚之臣稱公子公孫皆爲卿者也置卿因國大小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于天子若大夫則諸侯自命而以名通此禮之常而卿大夫之所以別也春秋時凡爲卿者皆不請王命矣故于其見殺皆不稱卿而謂之大夫王制以卿爲上大夫而下言大夫又別于上中下三等而後自相牴牾至以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命于其君而不命于天子則于禮尤爲不通漢儒附會之說其亦不察于諸侯不書卿而書大夫之義矣參卿必有職如太宰司空之類皆官名也春秋王大夫未有書其官者見其非公選也當時用人或以私愛而登庸或以世官而承襲官無專職兼攝無常皆德不稱其任者也非義所繫則略而不書耳胡康侯以爲不書官者不與其自爲卿也夫魯之單伯鄭之祭仲皆命大夫也而亦不書官豈繫于不命而自爲卿乎張主一以爲宋紀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書亦非也蓋司馬司城義繫于官耳若宋果得自命則華向皇樂之族以貴卿而見于經者亦多矣何以悉不書官乎皆不通之論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謀鄭故也齊侯脩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太子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去之以爲成管仲曰君其勿許齊侯辭焉

冬鄭伯使請命于齊

或曰左傳以為謀鄭非也鄭既殺申侯以說齊桓矣何以謀為然觀前後傳文鄭伯恐桓公不解其殺申侯之故先使子華求通謝過以求自至冬鄭伯使請盟于齊必鄭君身親之盟乃成也觀下鄭伯乞盟可見

甯母今兖州魚臺縣地近曹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曰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左傳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己巳○惠王二十五年崩

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傳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熊過氏曰謀子帶于首止之會世子已定位矣謂惠王崩襄王患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乎則盟洮之後位亦當定何至歷四時始以崩訃乎甯母之盟子華在焉鄭伯未盟也鄭伯之逃本出王意鄭將尋盟故王人下齊為鄭求解焉此以為辭知之王樵氏曰秘不

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為欺也此謀為謀王室則不可知惟秘喪決不可信或曰甯母及洮兩合諸侯皆為鄭也

公羊傳王人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何休氏曰王人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于上杜元凱曰王人法不與諸侯盟此王室有難使之出盟也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趙氏曰周禮巡狩則有方岳之盟不巡狩則有殷同之盟王官臨之而巳王官猶不盟况卿士乎夫盟以結信非所以施于尊者是以葵丘之盟齊桓盛時也宰周公不與皐鼬之盟晉弗伯久矣劉子不與其次則黄父之盟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協猶爲近之經書王人與諸侯盟自洮始天子將崩世子近懼子帶之難遠懲子頹之禍王臣出盟諸侯事非得巳不必諱也晉文一戰而伯作王宫致天子天子命爲侯伯猶不

能自信于諸侯而親屈王臣于踐土襄王策命晉侯專征猶不能委任方伯而復使大臣盟諸侯于王所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故經没王子虎不書使若諸侯自相與盟者爲王與晉侯諱之也傳言王子虎實盟諸侯故于翟泉釋曰諱踐土之盟也使踐土之盟而王子不與則翟泉盟王子何與焉柯陵晉久不競而厲公有鄢陵之績鷄澤悼公初與而未集平丘晉不復伯其請王臣出會猶曰假公義以建盟主而立中國庶

幾天下知有王室而已雖皆與盟不足諱矣至于黄池魯君會晉侯及吳夫差而單平公與焉則未知何以爲諱何以爲辭乎故經没單子不書爲周室諱也蓋春秋於是終焉

廬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類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

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情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洮今濮州南

陳世子欵下公有鄭世子華

夏狄伐晉

報釆桑之役也狄近晉而遠齊齊晉又未嘗通也吳幼清謂桓公不能攘過矣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一夫人或爲哀姜非也哀姜淫惡與廟當絕桓公殺之何慮于齊或爲僖公妾見于陽穀者亦非也夫納幣逆女不見于經無所考據或以爲媵于媵女先至者亦非也齊楚同强齊女爲夫人楚女豈肯降心爲妾况魯自桓以下皆娶于姜無此事理然則如何劉向曰夫人成風也孫明復從穀梁以夫人爲成風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

祭僖公既爲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示貶孫氏說已得之特以不言風氏爲貶還未盡僖公止有一母國人止是一尊是時而書夫人舍成風何人哉此與孫齊至齊書夫人不同蘇氏又謂成風夫人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廢故與之不足之文公穀皆以不稱姓爲立妾之貶議論紛紛于謂禮可以義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哀姜以淫縊死義絕莊公得罪宗廟僖公雖請于齊而葬以夫人之禮亦姑以修情面耳决不祔于廟也不祔廟則父無配姑無祔其可乎僖公既以次立爲魯君母以子貴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乎此正與漢文帝以薄太后配高祖同故曰禮可以義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

鄭仲輿曰僖公夫人聲姜也不書氏公夫人不别也遂則氏以别之歸魯不書何也無故不書文哀出三姜故詳也魯禘非禮五月禘非時致

夫人用禘是以夫人禘也諸傳謂祔哀姜哀姜無祔禮五年而後祔乎非也

范守巳氏曰夫人聲姜也致者婚禮所謂三月廟見也或曰經傳無據何以知爲聲姜曰僖公之立至是八年矣前此未有書夫人者後三年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則所謂夫人姜氏豈不娶而自至哉故知是歲用致夫人爲公娶也

鄒肇敏曰夫人穀梁以爲成風其說與劉向同

而孫明復從之卓去病之論尤確悉讀公羊傳註更有疑焉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註云僖公爲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此言似非鑿空則竊意夫人即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逆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嘗疑聲姜是僖爲公子時所娶故婚禮不見于經今觀何休以齊媵爲嫡之說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于未爲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或僖公未有伉儷先畜媵御聲

姜抑如莊公之孟任或聲姜與楚女本俱媵妾而後之升降異或僖爲公子時已娶楚女及即位後見脅于齊不敢正其夫人之號又不欲踰以聲姜爲嫡故遷延至是而後致歟蓋自屈完受盟齊已帖楚一棲罔莫能兩雄矣春秋時諸侯以妾爲妻者比比齊桓特爲申此禁然伯者假之且不能自守其禁縱未嘗脅晉安能使晉之不犯哉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乃廟見也其後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對

無其禮益不欲引僖之禘致以逢君可耳至所謂自桓以下娶于齊亦止言其大槩耶不娶吳定不娶杞乎安在所娶之盡齊姜則安必聲姜之爲正娶也者故以致夫人屬聲姜似爲得解范寧巳氏亦意致夫人之爲聲姜矣第謂娶合禮故春秋不書書其三月廟見禘致之戾禮者則譏之膚說而已

或問以上三解二是必有一非夫人定當誰屬予再四思之二說皆是也何以證之以閟宮之

詩譜之詩疏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夫此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之年也今觀閟宮之八章云令妻壽母以妻與母並稱當時婦姑必同與廟祭兼致崇號春秋若止書用致夫人風氏則遺其婦若止書致夫人姜氏則遺其姑若併書用致夫人風氏姜氏則並妻于母尤覺不倫況成風及聲姜前此素未嘗爲夫人安得遽稱夫人某氏若書致某氏爲夫人則某氏之上又無書母書妻之理故弟槩之曰用致

夫人而不言其爲誰氏也者則詞固有所難言也雅詠思齊先太任後太姒魯頌乃以令妻先壽母徒取叶韻此豈立言之體哉于是益知春秋書法之精融不可易而彼或以不書風氏爲貶或以不書姜氏爲所譏不在齊女者皆未深究其義焉耳然則致夫人禮歟曰其致成風不失爲母以子貴所謂禮可義起也其致聲姜以媵子中宮之位則非禮也一言而曲直寓孰謂春秋可以例測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至十二月而後告喪諸侯乎左氏殆不足憑也吳氏謂惠王前年冬有疾而今年冬乃崩者近之

庚午○襄王元年

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高忠憲曰不葬魯不會也趙氏曰迫于葵丘之會也

正月公穀作二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

陳氏傅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王人同盟焉于葵丘宰周公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率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

穀梁曰宋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左氏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熊氏曰葵丘晉地在河東汾陰杜氏及國名記

并指陳留外黃宋地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則臨淄西界齊地知不然者唐孔氏謂傳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西爲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也汾陰晉地故晉侯欲往會之若宋則晉齊素不通何緣欲往且宋在齊南不得爲西孔氏以盟無晉侯亦謂西晉地不知晉侯以宰孔言還不會尚安得盟哉據史記襄王使宰孔錫桓公彤弓矢大路矣而經不書啖氏曰桓公之伯不書錫命蓋有微旨

也按葵丘臨淄西界今睢州熊氏泥遠畧之說以爲晉地在河東汾陰夫齊晉素不通好豈其遠會晉地哉宰孔謂遠畧蓋槩指北伐山戎南伐荊楚耳非僅以此西會爲遠也

姜廷善曰文王都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即今鳳翔府岐山縣至平王以西都與秦故二公别於東都受采仍存周召之名而已非西周矣今絳州垣曲縣有召亭蓋召公邑亦東周畿內地而周地無聞焉豈亦近于成周者耶周爲采邑起于周公旦其元子伯禽旣封于魯采邑當以其次子世守則春秋中凡言周公者皆公旦之裔矣葵丘在今臨淄縣西二十里杜氏以爲陳留外黃縣非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穀梁傳內女也許嫁而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趙子嘗曰桓公有事諸侯二十餘年矣其盟會之故非以求諸侯則以謀王室也至葵丘而中

夏小康王室安諸侯信之其規模方畧于是甫定則莫盛于斯矣

公羊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眞痴

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逕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甲子晉侯佹諸卒

甲子公作甲戌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陳氏傳曰遇弑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孽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

王樵氏曰按奚齊卓舍皆未踰年書奚齊曰其君之子書齊舍曰君舍舍正而奚齊不正也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卷之九終

春秋辯義卷之十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僖公二

辛未○襄王二年

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左傳始朝齊也

七年公子友如齊是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諸侯于是奉令伯主行五年一朝之制矣不言朝諸侯非正也凡傳言朝者承用俗語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左傳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

趙子嘗曰溫天子寰內之國也滅寰內國不書此何以書外夷狄也夷狄王者不畜不可以君

臣之禮治則不必爲王室諱也是故王師敗績不書敗績于茅戎則書之皆春秋所以外夷狄也

熊過氏曰溫本子爵國鄭漁仲曰己姓顓頊裔孫封于蘇鄴西蘇城是也鄴城今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其地近衛南東界于狄狄利其近己故滅之地遂入狄周圻內別有溫周司寇蘇忿生食邑在今河南懷慶府南本與鄴西之溫不同左氏誤以爲一文十年晉及蘇子盟于女

栗其國尚存然則謂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殆近于誣矣孔疏杜註國名記謂蘇所都之邑名爲溫夫溫子蘇子烏可附會而無別哉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趙子常曰奚齊卓子皆獻公之孽子也而奚齊有先君之命矣奚齊不書弒則卓子曷爲稱君正里克之罪也奚齊卓子之爲君一也董子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罪簒弒之罪易見而首惡之名難知也春秋微顯而闡幽于申生曰晉侯殺其世子于奚齊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嚴適庶之分以正獻公首惡之名也于卓子曰晉里克弒其君正君臣之名以誅里克弒逆之罪也

黃楚望曰請晉里克弒其君卓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先儒是要推本獻公殺申生之事里克又是傳太子之人其意欲爲重耳夷吾之地故疑里

克可以不死不知事變則情遷在獻公時則爲寵待溺孽殺逐諸子絕滅綱常在奚齊卓子之時則是繼世之君爲臣子所弒豈容執泥前事乎左氏冬十月殺奚齊十一月殺卓子皆九年事也經于冬書殺奚齊去獻公薨時不兩月于十年春書弒卓已踰年矣不兩月故書子踰年故書君曰其君之子則微辭耳此當棄傳以從經

顧叔時曰世之論荀息者咸謂其徇小信而忘

大義予疑之而弗信也孰信乎信之春秋而已矣予觀春秋之世其間奮不顧身死于君難者比比矣見于經者三人之外無聞焉始曰孔父繼曰仇牧終曰荀息然則荀息者春秋之所賢也嘗因春秋而廣其說矣蓋爲人臣所明者義於君不貴苟而從所立者節於身不貴苟而殉獻公之黜申生君父之首惡也從容就義如荀息其于死生之際且籌之熟矣獨嘆此首領而不一言乎豈惟一言意必再三焉而莫之聽也

再三焉而莫之聽於是申生就殞莫適爲主當茲時也而挈國以授奚齊惟君之命耳孰曰非正是故使之傳則傳之許之死則死之人臣之致也春秋之義或者其然哉向使申生不當黜也袖手旁觀而不之恤其名曰縱君惡縱君惡非仁也奚齊不當立也甘心傳焉而不之辭其名曰助君惡助君惡非義也非仁非義之人豈足爲天下萬世訓縱能不偷生聖人比之溝瀆之匹夫耳烏得予其死而大書之也苟必予其

死而大書之則天下其誰不曰聖人之貴小信也如此死之可以沽名也如此于是不務名義爭爲硜硜不務完節爭爲皎皎有輕一死以求名者耳烏有正直忠厚匡君以義者乎春秋決不然也而是息者乃從而解之曰世衰道微人廢廉耻朝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者天下皆然也聖人愛焉取息以爲苟活者戒耳奚暇責其前日之非夫死有輕于鴻毛者有重于泰山者是與非之辯也聖人奚擇乎生奚擇乎死擇乎

是與非而已矣是故華督亦死于閔公之難而春秋削焉弗書者身有罪也息而輔不以正獨無罪乎召忽亦死于子糾之難而春秋削焉弗書者弟無奪兄之義也息而輔不以正獨爲義乎徒人費亦死于襄公之難而春秋削焉弗書者嬖幸之臣也息而輔不以正獨非嬖幸乎比類而觀春秋之所以與息者斷可識矣非息者則又從而解之曰春秋而果予息也曷爲而稱息稱息者名之也名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賤其

從君于昏也可罰失春秋之旨矣卓子息之乃
也名其君于上則不得字其臣于下君前臣名
禮之經也劉敞之說審矣春秋何貶焉是是非
非莫得其據則又有依違于是非之間而解之
曰春秋之義有因此以見彼者故荀息之與非
聖人意也與息所以惡里克茲又不通之甚者
春秋聖人賞罰之書也窮則見諸言達則見諸
事里克而有罪也誅之而已矣息非賢也而賞
之乃語人曰所以誅里克也雖三尺稚子有不

笑焉者乎且弒君之罪罪之極也克已莫逃于
天地間矣奚必待與息而後見克之罪也如待
與息而後見克之罪則宋萬無知之徒其無貴
與春秋決不然也爲此紛紛者徒泥于奚齊之
不可立耳殊不知申生奚齊均獻公子也嫡庶
之異耳故申生而在奚齊之立僭也申生而亡
奚齊之立分也獨庶子而不可立乎聖人于此
知天下後世拘膂守曲之士必有從而議其非
者故于奚齊也特筆之曰君之子以正其名茲

亦可以破天下之惑矣而穀梁子反爲之言曰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不子也豈不繆甚矣哉
然則說荀息者宜奈何狥小信而忘大義聖人
不與聖人而與焉其非狥小信而忘大義也又
奚疑

卓公作卓子殺公作弒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龍過氏曰戎患中國及曹魯耳狄則邢衛晉溫
鄭齊魯宋皆受其害齊桓召陵之師經營久而

方興者其先戎狄迭起有以牽制之也然戎弱
狄強北戎在燕西狄北意今紫荊倒馬諸關之
地積師以爲山戎非也戎乾春秋無大患狄遂
代興敢于滅溫溫近王畿殆將被髮左衽無以
稱一匡矣齊不合諸侯以討狄顧弛勞于許而
專役以伐戎雖云節制不失所先後哉或狄難
猝制又恐與戎合滅戎所以讋狄然已細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

晉侯殺里克以悅將殺里克謂之曰微子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伏劍而死

惠公忌里克故殺之懷私而討雖死不服公羊曰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時君殺人大抵出于私意爲多不能無累弟春秋爲魯史使各國不著其國名則殺大夫殺公子不知當屬何國也若稱國稱人似有微別單稱國似出乎君爲多稱國人則或有出于

衆人之公而懕其願者或有出于衆人之私而行其強者胡氏之說爲是乃諸家以稱人爲討賊之詞亦不盡合總是直書其殺而有罪無罪自見非若後世書伏誅爲討罪顯然與衆殺者不同也稱大夫公子已受君命不沒其官褒貶不在此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雪公作雹

壬申〇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〇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蘇子繇曰丕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緣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此會及會于卞皆聲姜也僖公今妻

左傳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黃

癸酉〇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〇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

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卒杞
成七宋襄三秦穆十一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左傳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
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
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胡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
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
貪生畏死甘就執辱之罪為重許斯頓牂之屬
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復興之望焉託
于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溫子之類是
也若夫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于
禮為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
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
修其職使小國寡民困于強暴不得其所公羊
子所謂三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熊過氏曰冬伐而夏始滅歷三時矣而救不至
齊實負黃哉蓋是時管仲死矣穀梁之言是也
左氏據平戎于王之說謂仲尚未死者非
秋七月
左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
王樵氏曰按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圖危
王室在王室則管蔡之比也屬籍當絕在天下

則王室之賊天下之所當共討也今王以戎難
之故聲其罪而討之齊侯不聞助王而反受其
奔又不執以歸于京師何哉戎伐王室天下古
今之大變自幽王以來遂狃以為常事齊桓曾
莫之恤其昧于義而缺于職也甚矣方且使管
仲平戎于王夫鄰好合和之謂平戎犯王室而
平焉惡用方伯連帥為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戌〇襄王五年
十有三年〇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款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
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王怒未怠其十年乎
王樵氏曰楚滅弦黃戎伐王室狄今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葢有所侮而動

也五霸以假借仁義收滅取勝雖㝠一時而其鈇露敗壞已見于其身未死之前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講于聖人之道者自知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熊過氏曰鹹今開州東南界即叔孫得臣敗狄之地在今開州東南六十里杜云東郡濮陽也鹹本衛地東界于齊狄入衛故會以備之左氏謂為杞故非也淮夷北距杞都雍丘踰千里東越鄭宋西越徐東然後乃至不能病杞況近舍衛而遠虞杞伯畧亦豈然哉
秋九月大雩
公子友如齊
王樵氏曰陽穀齊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僖公委心于季季能善事齊桓數年之間魯國幾治而僖公稱為賢君季友之力也

乙亥〇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〇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卒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
公羊傳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葢徐莒脅之
杜氏曰不言城杞杞未遷也諸侯者君臣之辭
熊過氏曰緣陵者諸家指為杞邑無所詳勘獨

前漢志臣瓚以爲營丘即營陵營陵即緣陵之說則始胙太公者杞安得踰千里邑之況先君分壤有制又去新都臨淄僅百餘里豈其桑以委杞哉向見季明德欲定爲沙鹿之比云齊衛狄三國接壤然無據不能決也而非杞邑則同矣就令杞邑亦不得如胡氏以爲專封也夫昔未有國而今始有者封也杞古諸侯位上公王室衰而夷狄侵相率諸侯改營使辟難耳緣陵既杞邑何嘗更封而欲罪其專哉

黄正憲氏曰季氏謂緣陵于齊衛最切而亦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衛者十八年然不踰年而狄有侵鄭之役將復城之哉故曰在德不在險

詹萊氏曰鹹之會鹹之諸侯也鹹衛地叔孫得臣所爲敗狄者是也是年春秋侵衛會鹹謀衛也城緣陵同衛也以楚丘之城不足以禦狄故復城其塞邑以藩之也不繫之衛者爲天下禦狄也或謂爲淮夷病杞故城而遷之非也

齊桓公存三亡國而書詞不同或曰城楚丘爲衛則殺諸侯而不書以内辭幾于王矣城邢再敘三師詳言之以見諸侯之盡力也緣陵再言諸侯諸家以爲前目後凡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蓋是時管仲已死桓公耄荒宜諸侯之散離至不可得而序也皆非也魯從本國至衛受功不與諸侯同行故書法如此城邢三師少故列敘其名緣陵八國多故總稱諸侯楚丘魯國自行故以内辭書緣陵諸國同行故以諸侯書

楚丘書法與戍陳戍虎牢歸粟于蔡同緣陵書法與首止葵丘同首止八國多而盟止書諸侯葵丘七國多而盟亦止書諸侯可證也春秋不作意無貴諱書其事而美惡自見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左氏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明年經又書季姬歸于鄫季姬之在魯歸寧也遇于防焉其來朝也鄫子

既朝魯怒壻已解明年歸于鄫仍復歸鄫也其
事甚明諸家止以歸鄫爲于歸生由魯公愛女
使自擇配之說夫女子于夫家母家俱稱曰歸
豈必新婚耶若女子自擇壻天下斷無是理也
防今沂州承縣十里故鄫城

鄫穀作繒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不書晉名山大川不以封非侯國
所隷也鄭漁仲曰沙鹿不書晉地通衛狄按今

大名府元城縣東界有沙鹿土山古陽平地也
西爲衛東爲齊北狄地不可繫之國也大名去
晉地遠僖公時晉尚未至東方因左氏附著卜
偃之言而後儒遂以爲晉地耳

狄侵鄭

狄不能逼衛東不得志于齊西撓鄭矣

黄正憲氏曰按狄在北境其東則入齊之衛東
南則入宋衛之道西南則入陳鄭之道自緣陵
既城衛少狄患亦非無益之舉然不越三時遂
踰西道以侵鄭齊竟坐視不救乃知城緣陵之
役桓公實爲巳謀乎當是時齊衛相爲犄角發
一兵以截其歸路狄不一大創乎春秋書此見
狄之強横亦以罪齊衛之寡謀也

冬蔡侯肹卒

丙子○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
公甲午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
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

高忠憲曰昭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
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恊
而盟今按公十年如齊此又如齊用五年一朝
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徐自僖公三年爲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欲
甘心久矣以其相距甚遠且畏伯主救援故未

報復今齊桓年髦業衰威靈日弛又何所憚而不伐乎且徐齊之南土伐徐所以震齊之鄰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遂次于匡

左傳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黃正憲氏曰牡丘齊地與徐爲鄰匡衛地與徐相遠欲救徐而至衛地偬行可知矣

牡丘城今在東昌府東北七十里匡在陳留長垣縣今長垣屬大名府而匡則割在睢州矣

帥公作率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姜廷善曰厲神農之後楚與國也牡丘之會齊桓畏怯既不能敗楚救徐于是欲伐其與國以塞責然厲共楚所急何益于事哉故冬楚敗徐于婁林是激楚怒而禍之也諸侯志怠不欲更煩而曹共公之位齊所定也故獨勞之耳

厲今德安府北一百八十里有厲鄉

八月螽

螽公作蝝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桓自是德衰矣

季姬歸于鄫

季姬見止于魯爲鄫子不朝故爾鄫子既來朝

歸而以季姬請故復以季姬歸鄫明前此非遂絕鄫而離婚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

夷諡伯字猶云共仲僖叔成季云爾此大夫巳沒之恒稱先儒以夷伯爲公子展展時尚未賜氏宜以字行何以不曰夷展乎此蓋魯大夫而不可知其爲誰矣夷伯蓋大夫之始祖當有特廟者也左氏謂展氏有隱慝焉恐亦未必然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用修曰續按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謬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

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陳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春秋書月書日農功獨狩祭祀俱有常變不可不記其餘不過繫時日耳有則書之無則缺之殘文斷簡則聽之何至瑣瑣以此定美惡寓褒貶哉公穀好爲穿鑿趙子常于此經亦思過半而獨于時日之義執滯不通至覧二氏晦冥之說真堪捧腹矣

冬宋人伐曹

齊桓末年諸侯多散觀七月所與同伐厲者一曹耳宋向從齊伯令者也今又伐曹何哉子產曰曹畏宋蓋壤地相接欲吞噬之素矣左氏曰修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迨今幾年矣而討舊怨乎陳氏傳曰諸侯之相加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于起再見宋襄公爲之也其輕齊逞霸之心已見于此矣

楚人敗徐于婁林

左傳徐恃救也陳氏曰桓合七國以救徐而徐卒敗于楚以是爲盟主病矣

婁林今臨淮縣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晉侯之入也烝于賈君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此一戰也曲自在晉韓為晉地則秦伐晉可知既已戰矣何必書伐不書秦伯伐晉省文也秦至此始得入經文告入魯書法有漸固自如此且晉為同姓大國與秦亦有間矣惠公不君自是可伐夫子抑何必盡其辭以抑晉哉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咎非也不言師敗績君獲則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

秦今鞏昌府秦州韓在同州今韓城縣

秦始見經

丁丑○襄王八年

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六楚成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蘇子繇曰隕星也莊五年書曰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不見其石也今曰隕石于宋五見其為石而不見星之隕也

今歸德府城北有滋溝水涸時五石存焉即此一名隕石河

隕公作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五石六鷁外災也何以書為三恪且在中土書也

周內史叔興聘宋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對曰今茲魯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災祥變應夫人

溺之叔興吉凶繇人之說其尚德君子也可以破千載之惑矣乃其所舉三言一一如響即使裨諶占天師曠採筴何以加之豈亦有所徵于人事乎蓋齊桓年耄老而多內寵其亂可必也宋襄以狡焉之志奔走齊侯會盟征伐無所不與而乘虛伐曹快其夙志使救徐不力義舉不成其得諸侯而不終亦可必也獨言魯多大喪而是年喪公子友及公孫茲此何以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趙子嘗曰大夫卒名則其兼字之何也襃恤之數異也季友僖之叔父也而有功于僖仲遂宣之叔父也而有功于宣其襃之有加禮焉故卒皆字之叔肸非有功而以母弟之親宣公襃之視季友襄仲故三臣者皆世爲卿也

熊過氏曰大夫曰卒其卒名正也兼字之志恩禮之隆史之變例也與仲遂皆生而三命爲世卿叔五世及婼尚曰三命踰父兄以知牙未三

命故不書也程子曰生而賜族使世爲卿胡氏遵之然不可通于叔孫叔孫世卿據經以嘗族哉趙子嘗曰叔肸之子嬰齊復稱公孫叔本非氏此子嘗之誣也叔牙桓之庶子叔肸自文公子豈可誤合耶叔牙之後稱叔孫叔肸二子嬰齊以公子之子稱公孫叔老者亦肸之子不稱公孫而稱公叔其後老之子弓弓子輙及[illegible]輙子詣皆氏叔安斷自嬰齊以叔非氏哉古者氏以世祿孫以王父字爲氏嘗禮也後世以世官則有若季友仲遂叔肸者故叔肸子老遂得稱叔非繫于王父矣季明德言祖卒而孫受氏則稱其祖者爲氏而非字此明德之誤也孫以王父字爲氏氏卽字也在王父在孫異稱耳又何必辯之哉至謂友子之無佚可稱季遂之子歸父可稱仲不必更言公孫其說是也而又自疑何也夫行父逮事四君無佚未立乎位其稱公孫與否于經無見也歸父當仲遂卒後二年如齊伐邾已勝其任其齒必長鶚貫就傳其遂未

命之時已如嘗禮稱公孫以自別其後因不改耳非謂不可稱仲也嬰齊乃歸父之弟而卽稱仲義自可見傳者不知乃謂嬰齊後歸父耳又謂稱字以師禮尊而不臣如齊仲父亦非也季非字也友豈非名哉是故知此說者知弟不可以後兄知王父字爲氏非通論也豈細故哉

王樵氏曰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

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是也亦有以王父名爲氏者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字爲氏而以父字爲氏者如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枝字子桑其後爲子桑氏亦是也亦有以父名爲氏者如公孫

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伯其後爲茲氏是也又如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亦是也以名字爲氏者甚多左氏但記王父字而已其二曰以次爲氏次者長幼之次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次亦爲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次可行于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別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長孫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爾禮諸侯之卿

命于天子平王東徙諸侯無復請命故隱桓及莊之初如無駭俠之類不書族者未賜也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而已卒而後賜氏故無駭卒不書氏自宋立華氏于是有未死而賜族者矣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也季友立僖襄仲立宣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褒賞報之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于其卒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亦不止如魯三家他如丁氏癸氏以先後別也祖

氏禰氏以上下別也弟五氏弟八氏同居之別也南宮氏南伯氏同稱之別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魯女嫁于諸侯多不書而鄫季姬歸與卒詳焉鄫爲淮夷所病齊桓伯啇係焉魯公休戚關焉淮之會三國謀城鄫而公所以周旋恐後者以有季姬也鄫子不朝公必曰吾勞民動衆爲子國道長而子不出門安得不怒其卒不果朝齊桓將死息于從事耳書淮會故書遇防使朝之

事書遝防始朝之事故書歸卒以始終之此與莊初年書王姬卒同且遝防使朝其事頗異又不可以不書

左傳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其後爲叔孫氏

左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傳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熊過氏曰淮今泗州盱眙淮水所經處古臨淮也鄫今沂州據左氏淮夷病鄫故郎而謀之且東略然以經考之則去年楚人敗徐婁林泗州近古徐城故今爲徐謀楚以會其地徐子鄫本會明年與徐伐英氏則茲會之以也而伯王之功亦細矣哉

邢侯未嘗與齊桓會盟而會淮獨忽與焉何也邢自請從于會爾邢舊屬于衛十八年與狄伐衛豈不堪衛之徵求耶欲伐衛故今年請從于會猶介人欲伐蕭乃先來魯也

淮今泗州盱眙縣淮水所經

戊寅○襄王九年

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二十曹共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八秦穆十七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桓爲宋謀楚不能病楚而繞伐其與國君子以爲細矣徐之稱人何也與齊序稱齊人不可不稱徐人也

熊過氏曰英郾姓皋陶後國在今壽州安陸開楚與國之小者杜氏不志其地路史國名記亦止言漢爲黥布國而漢志九江郡不定英所在晏元獻類要皋陶子孫封英六連言英六黥布傳正義云英改爲蓼杜元凱曰蓼國安豐蓼縣則正今霍丘界于壽州陸安者也

滅項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
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左氏以項爲魯滅胡氏信之而精其説王樵氏
以公尚在會乃季氏故且引襄在楚而宿取卞
昭在晉而意如納邾莒叛人以斷之其實不然
熊氏曰項本汝陰縣而漢志汝南郡有故項城
今陳州之項城楚旁小國也齊桓爲徐娶林之
敗伐厲不克乃伐英氏又不得于是憤而滅項

也杜氏不考地里事勢信左氏之誣以公有諸
侯之事未歸取項自魯至項不啻千里公又在
會孰爲是謀而能分兵以取人國者乎且前後
書法甚明非闕有事上伐英氏矣雖書夏而闕
無事故不再舉齊人如六年齊執陳轅濤塗秋
間無事止書及江人黄人伐陳不再舉齊也杜
氏不言師諱滅豈企明曰取邿取鄟皆滅也何
獨諱滅項乎是止公討項者亦誣也夫人會齊
侯于卞因止公之故亦誣也淮會在十六年冬
至十七年滅項謂淮之會未歸取項而踰年猶
見討至十七年始書滅而討之乎下書公至自
會則非自齊足明左氏之誣矣其得失則以齊
之不能加于楚而已茅蒙上文而止言齊人義
稍不合齊救徐不得意徐爲楚所敗發憤于楚
與國英項耳滅項者齊人徐人共舉也僖公身
從伯主屢樹勲伐爲魯國中興之君事權在握
與襄昭不同季氏必不敢專兵滅國且去歲季
孫方卒其子初立當亦未能作此事也且滅國

天子之事春秋爲魯諱凡魯所取未有言滅者
也以此益信非魯滅項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聲姜也卞今泗水縣古姑蔑魯地也項繇
齊滅桓何故止公左氏之説非實也卞爲齊桓
歸國所經之道夫人齊公族之女故因桓公在
境而會之乞光寵爾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
不踰閾况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
矣

臨川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歸其國齊獨止公將挑之以歸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已歸而再出會姜氏也婦人無外事會之諸夫人聲姜頗爲賢婦詩人以令妻頌之而猶有此失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

東萊呂氏曰管仲始進說于桓公盤遊縱佚之

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爲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君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已其所以得有爲者因以此至寺人貂漏師多魚恃寵干政正犯仲之約而不能誅則[illegible]已悔初約之謬矣迨仲將死始言豎刁開方易牙之姦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之爲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爲謀亦巧矣嗚呼管仲輔桓之初心其自期何如邪卒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與仲屬所欲立于宋襄公者乃内嬖鄭姬之子于次未當立者也公子交爭國統殆絕身死不殯蟲流戶外其亦可哀也夫其亦可鑒也夫

李琪氏曰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焉桓公未興與桓公之方伯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焉當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各殊也王臣下聘

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凡伯蒙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荊盛于南鄭分許鄶宋廢鄭嗣紀小而并于齊邢弱而逼于晉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荊帖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矣此桓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聞衛懿滅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此桓公之既沒也所謂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者此

也伐郳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鄣履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閑理未執備防易肆蓋桓公爲伯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氏與其爲盛在是數年蓋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葵震矜管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于城邢救徐息于救許伐黃則外憂起滅項則衆志離會卞則家法隳蓋桓公成伯之後也所以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者此也

己卯○襄王十年

十有八年○宋襄九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齊桓末年內多嬖寵國事紛紜既屬孝公于宋襄公又許雍巫立無虧孝公奔宋左氏所載甚詳熊氏以爲諱非也灌甫曰宋襄乘齊亂欲以圖伯師三國之兵伐之傳者不究其故謂伐齊納孝公也若納孝公則當書曰宋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或書曰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師救齊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齊陳蔡伐衛王人救衛衛朔入于衛之法今四國伐齊不見納孝公事蹟祇見其幸桓死而伐喪耳不然孝公旣納乃五月何以有甗之戰耶按灌甫之說亦未必然宋襄爲伯之志雖未必無然此時伐齊實爲孝公甗之戰不勝四公子之徒正所以立孝公也

左傳鄭伯始朝于楚

宋公下公有會字

夏師救齊

無虧長公子昭有先君之命二公子皆當立者也而孝公爲正當時宋襄公以諸侯師伐齊因有五公子之亂故言伐其實非伐也卽伐亦不可以伐喪例論也然宋襄公假仁之人得則進否則退惟利是從故書曰伐齊魯僖輔桓以伯又姻也力不能定齊則有之其意主于億寧匕

下鎮撫齊國而已故曰救齊然不目我不衆將
弟曰師救齊何也魯雖出師事固難料故不命
卿大夫主兵惟以偏師從諸國後隨其勢之自
定焉此一役也謂魯從容調劑以定齊善之可
謂魯逡巡寬緩以觀齊諷之亦可然狄救齊何
也狄于齊公子心無偏主惟身與定齊之事以
為榮而已矣與以救齊且不甘況伐齊乎其與
魯同書救齊矣惡不嫌同辭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左傳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齊
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甗齊地

狄救齊

書狄救齊悲齊也責中國也惡狄也狄滅衛侵
鄭侵晉為中國患甚熾齊桓公攘之不遺餘力
焉吾兄弟不遑于兕神一旦喪亂覆亡惟我伯
舅二三兄弟之有請謁也何恐假手乞救于狄
人狄亦狡而肆矣迂儒泥例以為救者未有不
善今年救齊明年又伐衛矣衛為誰人所封邦
乘桓公之死而報仇乎

蘇子繇曰救四公子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傳邢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
于訾婁狄師還

狄稱人邢挈之也徐氏曰凡夷狄用兵惟舉國

號如與諸侯列敘伐會盟則稱人以便文而
君臣同辭他皆倣此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伐
衛所以救齊也此說非是夫公子無虧雖是衛
姬所出然驟立之謀衛姬與易牙豎刁所自為
衛文公絕不與也豈但不與且與宋公同伐齊
納孝公矣況文公賢君為齊桓所樹實切朋翼
肉骨之感焉豈強與人家事耶仰使衛恥無虧
然三月無虧已死孝公因齊桓屬有成命者也
衛何必伐齊何必救及詳之左傳載長衛姬生

武孟此爲無虧矣少衛姬生惠公此豈衛欲立
惠公而邢狄方從諸國擁護孝公故有此舉耶
狄懷禍心于中國久矣桓公在巳嘗伐衛今來
齊亂又以救齊爲名而興師伐衛邢衛皆嘗亡
于狄賴齊以存邢忘攜棄親而聽其驅以伐兄
弟同難之國春秋書之所以傷中國也或者反
謂善其救齊大失春秋之旨矣邢人伐衛邢自
與衛同壤之國也狄人伐衛狄自與衛有宿昔
之仇也衛非伐齊喪邢狄或借言耳然左傳無

考
狄始稱人

庚辰○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
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四
秦穆十九楚成三十一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熊過氏曰此尋齊桓霸伯之迹効其滅譚闕執
諸侯不名嬰齊名嬰齊即位于隱乙丑迄僖巳
卯七十五年矣距其未立通計殆且百歲執而
不書以歸未歸其國而即釋必不能任國事而
子立乎位二十三年伐鄭之滕子非嬰齊矣名
者諸侯之終事嬰齊舍是無以見于經故詳之
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南者曹之南也二國稱人蓋亦效桓公北杏
之會使大夫聽命也宋公爲伯先屬東諸侯以
固其約僅得二小國爲此盟也亦細矣

鄫子會盟于邾

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
于邾故不言如會蓋鄫子如會適遇宋公歸國
及邾之境故言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
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
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

二傳曰叩其鼻以衈社陸氏謂取其血與之盟

鄫子非卒非失地自不得名
執用鄫子熊氏辯非宋執甚力請即其說而折
之其曰曹南之會宋稱公而人曹邾何也蓋大
夫稱人也宋公在而曹邾敢以大夫會乎公羊
實書宋人則曹南無宋君此公羊稚匡之遺意
而陳氏謂人曹邾以貶宋實不然矣予曰宋襄
初因齊桓之卒心思繼伯欲連屬東諸侯執滕
子以威之且曹邾不心服令大夫聽命宋公何
敢不身與會以訂盟約則曹南無宋公之說非

矣其曰鄫隸今沂州邾在兗之西曹南界于邾
宋之間曹南之盟既畢則邾東歸邾宋南歸宋
不繇邾也予謂鄫爲小國東西南北惟馬首是
瞻曹南界于邾宋不甚遠宋或以曹南巳會不
堪重煩故一適邾以成好會亦未可知或宋徐
令邾執鄫子使就其國以便其討亦未可知則
歸不繇邾之說非矣其曰用鄫子者邾人自用
之非宋之罪也蓋曹南與邾兩會宋鄫不與邾
會何以命邾子用鄫子耶此以道里往復論事

勢也予曰邾蕞爾國使非宋命何敢虐用鄫子曹
南宋與邾會鄫既與宋會盟于邾安知邾宋不
會且大國命令無不趨風豈必面相訂語始乃
服從則用邾非宋罪之說非矣其曰假宋使邾
執鄫子春秋乃寬宋而蔽罪于邾是爲縱首謀
而討朋惡矣即使治朋惡亦當如季姬使鄫子
來朝之例書之以兩見其罪今宋沒不書而反
以罪歸之可乎此以聖人權衡定書法也予曰
春秋嚴于其黨宋公不度德量力妄思與伯無

罪而執滕子虐鄫人罪惡甚大書鄫人所以重
其罪也灌甫曰殺人者書其從則主謀可知是
也則書縱首謀之說非矣其曰邾服宋而與鄫
隣鄫爲曾瑁則邾所仇之國且覩後日戕鄫子
亦出于邾之肆虐初不必待宋此以本國事跡
定獄辭也予曰邾戕鄫子亦辣手用熟耳既能
用之即能戕之安知非從今日宋命啓其賊心
則不必待宋之說亦非矣予固知用邾必宋命
也

邾用鄫子叩鼻取血巳屬不道杜氏吳氏謂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祭如此則執而縛之如孤豚然斷不然也乃其事似鄫爲服罪之極郑作獻俘之耀亦或用之以自快者觀湯之救旱剪髮爲犧牲可見其後流而爲楚虔之南岡邪巫之沉水則殘虐憯毒甚于豺狼矣

衛人伐邢

左傳以報莬圃之役于是衛大旱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昜爲內則沒魯外則人陳蔡乎此楚與盟之始不與楚也楚雖大國當稱子卿子且未遽稱之君臣同辭故稱人也陳蔡皆楚與國人楚不得不人陳蔡也然則何以沒魯我魯難以稱人也先陳主是盟也卽次蔡中國之體也鄭後楚何也桓公沒鄭首朝于楚鄭爲楚私不可不後楚也陳蔡故從楚者也先陳蔡爲正其體也鄭新服楚者也後鄭正其罪也皆特筆也此一役也楚人有志中國安窺伯政而故爲是盟以陳爲借言陳穆公曰修好于齊以無忘桓德豈誠語哉

郝仲輿曰諸侯不忘齊桓而相與修好于齊楚人與焉則是楚於齊素交也蒙孫通好管子之書在不然桓公死矣楚其突至耶以是知桓公擯楚非獨力不能亦并無是事以是知仲尼黜楚非獨理不可亦并無是心世儒謂春秋夷楚何據春秋于戎狄不書族書戎戎之書狄狄之

楚與諸侯同人同爵同國其微也與陳蔡齒其盛也列于諸侯上如以爲夷則宜書蠻與山戎長狄等况玆始盟豈其無別而輙與諸侯齒乎與諸侯齒是初未嘗夷楚也

王樵氏曰或者皆知合南北之成自向戌始而不知此會巳爲之權輿矣陳合齊楚之成而楚執宋公宋合晉楚之成而楚爭爲長楚人要臣寇不可啓漸不可長此之謂也

會公作公會

楚始與齊盟

梁亡

左傳梁伯好土功秦將襲之梁潰秦遂取梁

趙子常曰其言梁亡何不繇赴告之辭也不繇赴告則何以書叔鞅歸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然則孰亡之秦亡之曷為不言秦亡之梁近秦而遠于中國無為以滅亡者避不敏也

梁在今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

春秋辯義卷之十一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僖公三

辛巳○襄王十二年

二十年○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

杜元凱曰魯城南門也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劉侍讀曰新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僭制焉二百四十年興作多矣不必書也新宮災大室屋壞不能不修而春秋不書修之得其時制故不書也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然則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也南門之僭自僖公始故曰新作

高忠憲曰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非所當作而作也故當作者閟宮泮水之役不書

郜子來朝

熊過氏曰富辰云郜文王之子聃季之弟隱十年公敗宋師取郜而桓二年齊取郜大鼎于宋郜濟陰城武縣其亡久矣介于齊宋宋實滅之公羊子謂失地之君自隱至今七十三年矣失地之君猶有在者乎卽在能勝朝乎意者魯取而別封以爲附庸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謂是類矣黃正憲氏曰王氏云郜分爲南北皆附庸于宋而鄭氏以桓二年取郜鼎者爲北郜今來朝者爲南郜似爲有據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強郜以宋爲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耳

五月乙巳西宮災

熊過氏曰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杜預謂公別宮是巳穀梁謂爲閔廟夫廟必以謚配何以獨稱西哉又宗廟皆在左不得稱西諸侯有三宮夫人居中宮左媵西宮右媵東宮古制也

魯國有泗水縣泮水出焉楊用修云僖公建宮于上因水以名極是後儒緣頖泮二字聲形相似故以泮爲頖其實不然且迎頭卽說在泮飲酒必非蒞學之事其稱淮夷攸服獻馘獻囚固是頌禱之詞然此地在魯之西淮夷爲食足爲控扼之所公特作宮習武于此建威銷萌故以稱頌耳然春秋興作非時者因書卽時者亦必書重民力也豈有泮宮如此關係興作如此宏遠稱頌如此芬葩而聖人削之耶予再三尋繹

此年西宮災必泮宮也淮夷病鄫病杞爲食中國十四年杞避淮夷遷都諸侯城緣陵十六年鄫爲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鄫此時杞巳東遷西方尤虛此宮西鎭杞地東衞東南最關緊要僖公修之時臨其地整飭兵戎運謀設伏使淮夷三方不得逞故泮詩桓桓于征逖彼東南形勢可見則西宮之爲泮宮決也乃春秋書西宮災而不書作泮宮者西宮旣書災不必書作也春秋無費辭以相足爲義言敗者不必言伐如長

勺之敗是也言追者不必言來濟西之戎是也
此例不一而足況書新宮災不書修新宮書大
室屋壞不書修大室屋豈新宮大室可以不修
耶此又其本事可以例見

鄭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于衛

熊過氏曰滑今鄭師縣南黄東發曰滑鄰于鄭
服衛故鄭入之夫滑畿內小國在河北近衛河
南近鄭相距道里適均而于鄭嘗親是時衛方

附宋鄭方附楚分為二黨衛欲間鄭通周之道
遠交于滑因而為鄭所入此理之所有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為邢謀衛難也齊桓逐狄以存邢而齊人
與狄盟于邢齊孝公于堂搆有忝矣狄稱人非
進之自是文法當如此盖不可云齊人狄盟故
也與邢狄伐衛同

冬楚人伐隨

黄正憲氏曰按隨姬姓侯爵國在厲南近楚雖
嘗為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觀楚武王
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為季梁在何益可知矣
盖漢東之國隨為大猶能統率諸姬以張中國
之勢故桓十一年隨絞州蓼欲伐楚今又以漢
東諸侯叛哀元年猶與楚子圍蔡雖未必能度
德量力而黽勉自強其去陳蔡鄭許遠矣乃齊
桓倡伯之日不聞與隨會盟攘楚不亦失計哉
今子文取成而還則隨亦服楚而漢陽諸姬無
能自存矣

左傳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壬午○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
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
杞成十六秦穆二十一楚成三十三

春狄侵衛

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左傳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

高忠憲曰是宋公也何以書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人楚故因人宋也

熊過氏曰鹿上宋地杜註汝陰原鹿今光州固始界淮汝合處季云兗州府金鄉縣然而非也水經註雖以鹿城爲鹿上第固始近楚而金鄉遠宋宋人求諸侯于楚必褻公至楚近地而盟焉情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衆執爲文杜氏謂宋爲諸侯所疾故總見衆國共執之文是也胡氏謂分惡于諸侯是也穀梁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是也陳氏謂執之于會則會稱君執稱人此不再言楚人不以夷狄執諸夏之辭也是也皆有之

楚稱子諸國皆稱侯不得異也楚是時可漸進

矣

盂公作霍穀作雩

楚始稱子

冬公伐邾

左傳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杜氏曰爲邾滅須句故黃東發曰邾自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邾執鄫子用之鄫魯親也故怨邾特與宋盟未敢伐今宋有楚師故乘間而伐邾以事證之東發言是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盂會稱子矣今何以稱人凡使大夫未有以人言者人不能使大夫也會盟有他國則同稱爵無他國則從其恒稱而稱人此與書狄同自是至椒之聘而後楚有君大夫矣不言宋捷爲中國諸侯諱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魯爲望國楚欲借以號召天下盂之盟僖公與齊不與焉故使宜申獻捷脇而誘之僖公畏楚

之疆不得不來楚子旣得盟魯即慨然釋宋公
以見德于魯公盖示巳之有禮而堅魯之所從
也夫楚得宋則上游之勢巳據服魯則群侯之
心巳萃于是可以横行中夏矣楚頑亦狡矣哉
執未出境曰釋不言楚釋者蒙上楚人之辭亦
不忍言也穀梁謂不與楚專釋迂矣
張氏曰拱州考城漢薄縣
熊過氏曰薄宋地杜不言其所史記作薄亳有
三今歸德府東南穀孰西南爲南亳即湯都北

五十里蒙城因景山名景亳偃師爲西亳莫詳
所盟何亳也執未出境故曰釋
癸未○襄王十四年
二十有二年○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
二十二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
杞成十七秦穆二十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須句爲成風母家邾取而我伐之反地匿君罔
其本心其以邾恃宋害鄫故乘宋公見執而伐
之亦事勢當然趙氏以爲須句邾邑則左氏所
載豈盡無徵耶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
須句嘗復取于邾而文公又伐取耳
句公作眗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
禍在此矣
晉太子圉逃歸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王子帶自齊復歸于

京師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凡魯勝則曰敗某師穀梁云言敗舉其大者此
說是也內敗則但書戰而已不斥言也公羊云
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也穀梁云內諱敗舉其
可道者然乾時何以不諱乃知內諱敗者不盡
然也乾時不諱敗不切公也此則公幾于獲故
諱之且齊大邾小邾爲附庸無兼邾而以不

設備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耻孰甚焉
爲尊諱非爲内諱也
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
左傳楚人伐宋以救鄭
宋師敗績則公可知不言傷股者以宋公之卒
知爲傷股卒在明年五月此時不顯故不書也
熊過氏曰楚欲爲鄭報宋發兵至泓泓宋地也

宋公迎戰王戰在宋故書曰宋公及楚人者楚
之微者非楚子也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曰
楚人未濟曰芊人勞楚子于柯澤柯澤鄭地蓋
楚子也重兵于鄭而與宋公戰者其先衙也陳
君舉謂楚君將猶稱人非也
王樵氏曰宋襄公甫脫燹鼓之餘歸不能引咎
責躬修德勤政内輯其國外和四鄰蓄威養重
待時而動而伐鄭以挑楚不度德不量力不徵
詞欲無敗得乎司馬子魚于其用鄫子也曰相
公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
之君將以求伯不亦難乎于其圍曹也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
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于其盟鹿上也曰小
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于其會盂也
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于其釋于薄也曰禍
尤未也未足以懲君于其伐鄭也曰所謂禍在
此矣凡襄公之舉皆其所以敗也而子魚必有

言使襄公能聽其一猶有所救奈之何其皆弗
聽也則不待于泓之戰而知其必敗矣
泓宋水名
甲申○襄王十五年
二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卒齊孝六晉惠十四衛
文二十三蔡莊九鄭文三十六曹共十六陳穆
十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人不知
會盟故齊侯乘宋之敗而討之齊侯年少不知
十九年之盟楚人欲與中國盟會耳宋楚爭伯
楚固欲離宋以自爲雄必不約宋也且齊孝公
非宋不立宋已與齊德矣何必爲德齊侯此舉
不義甚矣伐宋圍緡直書其事無所加損伐國
不言圍邑此例不設可也
緡在濟水之南今兖州府金鄉縣南界
緡穀作閔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傳傷于泓故也曾不會故不書葬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
葬
秋楚人伐陳
茲公作慈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楚伐陳左氏以爲討其貳于宋恐未是曹南之
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執宋公盟薄釋宋
公陳皆從楚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未見其
貳于宋也蓋頓在陳南素屬于陳陳因頓從楚
必責禮于頓故頓訴楚而楚伐陳自楚城頓陳
頓之爭始于此矣
左傳晉惠公卒懷公執狐突殺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
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赴以名則亦書之
熊過氏曰杜預以爲杞實伯爵程子信之疑其

黜於前世中間從夷故子之後復稱伯胡康侯
從之夫杞之說何紛紛乎杞公爵也武王存夏
之後于杞以備三恪傳謂王者之後稱公是也
自東樓公西樓公十世至成公皆無異稱入春
秋以來桓三年稱侯莊二年稱伯自是終春秋
書伯凡六變以爲用夷禮而貶者左氏以下之
說也以爲時王所黜者范甯以下之說也伯王
擅爲進退趙匡以下之說也夫黜于春秋之前
則既已不足辨矣春秋狄秦狄鄭狄晉者有之

特以虢舉而未嘗黜其爵左氏乃謂夷禮黜杞
可乎謂其雜用夷禮降一等純用夷禮降二等
可乎春秋之初杞尚雍丘之杞而非淳于之杞
嘗以來朝不敬致討矣曷不于此時貶而獨貶
于卒乎周之東遷諸侯不道非特一杞悖亂如
鄭衛桀驁如楚吳天王皆不能懲杞于周爲客
其罪不浮于列國而獨蒙黜不惟勢有所不行
而情亦有所不通矣范甯謂爲時王所黜可乎
至于伯王擅爲進退者則亦可疑齊桓之盛且

不足以致杞又百年而始盟于蟲牢若何而擅
爲之進退乎苟謂有進退則載書之際莒子先
薛伯曹伯次許男或有之矣而敢變其爵乎然
則奈何曰國削弱而自降吾聞諸王貫道或曰
春秋之末諸侯之賦嘗重矣子產請于晉曰鄭
伯男也夫鄭固嘗自降而春秋未嘗以男書之
而獨可以自子書杞乎曰制貢以五服遠近爲
輕重侯甸男采爲列耳鄭男服而從甸服之貢
故懼不給豈公侯伯子男之男乎故知自降之

說不可棄也已

乙酉〇襄王十六年

二十有四年〇齊孝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
蔡莊十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
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
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左傳秦伯納公子重耳不書不告入也二月公
子入于晉師入于曲沃朝武宮使殺懷公于高

梁

夏狄伐鄭

左傳鄭人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伐滑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王命執二
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
人以其女爲后

西亭辯疑云鄭在畿內王所倚毗頹叔桃子將
欲叛王故先啓狄伐鄭此蓋爲叔帶謀也

灌甫曰按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于

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耶蓋左氏見王出居欲文致其罪乃取楚史僞撰以實之若然經當明書天王使狄伐鄭以示其貶如取櫟經亦當書豈止曰狄伐鄭哉伐鄭果出王意是年冬何出居于鄭夫伐鄭而依鄭無是理也

左傳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甘昭公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周襄王黜滑怒鄭立隗氏替隗氏逆富辰之諫言受頹叔之蠱弄種種舉動顛倒錯亂自損其威故春秋不推曰出而曰出居見其不得已而奔如寄寓于外而未卜歸期蓋亦貶而示戒也

熊過氏曰天王之居鄭紀實之言也春秋天王在外者三昭二十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而襄居鄭

特書出蓋景王崩嫡庶未定諸王子爭立王猛居于皇未得入成周也國人殺猛將立子朝恭王立于狄泉亦未得入成周也皆即其地而立其實非出若襄實適于叔帶自成周而出者非故書出以外襄王不書出以内王猛恭王也當禮天子不言出者漢儒附會公穀剌取以立說耳

汪氏曰叔帶之有寵于惠王猶子頹之有寵于莊王也叔帶之攻王猶子頹之伐王也襄王之適鄭處于氾猶惠王之適鄭處于櫟也然惠王之處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叔帶之召戎伐京師已萌禍亂之階矣帶以罪奔齊踰十年而王復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致艱卵全同氣之恩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繇作今襄王帥非類之狄以渡忿于伯叔之國立非類之女爲天下之母又不謹男女之别而致肆淫于内庭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不韙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惠

王則不倖矣故上書狄伐鄭而不曰王師及狄伐鄭者所以諱襄王之用狄也下書天王出居雖以自出著罪而特言出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也然不書叔帶以狄伐京師猶爲王諱惡也唐之玄宗寵任羯胡位極將相毒亂宫闈卒致漁陽之變鑾輿逃竄朱子綱目之于代德僖宗之如陝州奔梁州走興元幸成都如寶鷄皆不曰出天寶之避冦特筆之曰帝出奔蜀所以貶玄宗爲華夷之辨慢帷薄之禁而自致萬乘之出蓋取法春秋書襄王出居之例也又按左傳王納狄后未幾太叔通之而王遂廢之又遂致狄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竊嘗考之外傳記伐鄭立狄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黜狄后則在出居之年豈前年已用狄師伐鄭而今年再以狄伐鄭以王之出居必有馴致之漸然不可考矣

晉侯夷吾卒

晉侯卒以前年九月新君定而後來告故卽告時書之春秋重喪紀雖後亦書之也凡公子重

耳立是爲文公熊氏曰左氏載秦伯納公子不書不告入也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夫春秋外納不書宜納雖伐不書豈以告不告哉若懷公卽子圉也則圉已立乎其位矣爲而在高梁高梁在平陽揚縣西界今洪洞縣洪洞在平陽西五十五里曲沃在平陽南百二十里則去曲沃尚遠宜亡公子據邑求入實未入者耳按史記秦穆公滅梁芮公子圉聞秦公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我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或者歸方及梁而公已卒不及入而秦巳納重耳重耳入遂遣人殺之于梁乎然亡公子爭國者如子糾未有不書何獨不書殺圉哉若圉實懷公立乎其位則重耳弒君矣臣弒其君孔子懼而作春秋春秋何爲沒其實哉若謂不告亦不書則弒逆之人巧于文奸豈肯以實告也是知子圉直亡公子而非懷公文公亦未嘗殺圉近蜀湯氏雖不知圉非懷公

然謂文公入國勢顯圉逃懼無戰爭殺戮則近矣然則謂殺子圉于高梁以爲懷公左氏誤也懷公者卓子也夷吾重耳之弟也子圉重耳之從子也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以惠懷幷列九人卽知非子圉矣按熊氏之說甚辨矣然言子圉非懷公者是言懷公被殺爲弑君非也經載惠公卒在二十四年冬而傳文公二月巳入晉是子圉未嘗一日爲君也傳載惠公卒亦在二十三年九月子圉立僅一

年然惠文爭立總非君命惠公巳是亂道况子子圉夷吾父子旣幷得正旋卽自斃經載夷吾卒于此年必有所考較傳爲確則一日未君之懷而晉文殺之謂之兩下相殺可也兩下相殺不著于春秋豈足書耶夫以懷公爲卓子固無確據然以惠懷列在九人則懷公必非圉可知也

丙戌〇襄王十七年

二十有五年〇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公八衛文二十五卒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家謂衛滅同姓故罪而生名之又謂虞滅下陽楚滅夔亦滅同姓皆不名又何說也朱子曰經文只臨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于初以爲此朱子不易之說也巳細考之還以黄楚澤趙子嘗爲是趙子嘗述黄先生之說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成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旣封伯禽于魯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答周公之勲至春秋時往往爲大國呑倂今邢又爲衛滅矣邢與魯同出周公則邢之存亡于魯甚相關衛旣恐于滅周公之後而魯不能爲之請于天子請于大國請于衛以復存其社稷故書衛侯燬滅邢雖罪衛侯而實繫于魯也按禮爲同姓臨于宗廟同宗臨于禰廟二傳知衛與邢爲同姓而不知魯與邢爲同宗知衛滅同姓爲伐本而不知魯不救

同宗爲無親當衛侯鄭之再執也魯之君臣以同姓故且爲納玉于王與晉侯而請歸之使念其同大祖之國而以存亡繼絶爲請晉文方有討于衛宜無不從者魯人不知出此此邢之所以滅而不復與也趙氏之說如此夫滅同姓者蠻夷之楚何知仁義固不足論若虞滅下陽齊滅紀滅萊雖皆同姓而族屬踈矣亦不必治以名此名燬者非以衛治衛乃以魯治衛也邢魯同出周公爲宗之親戚于同姓魯不能鬭罪出

師又不能控晉討賊止此書燬以寄執兵之仇一字之義凛然口誅筆伐矣大槩春秋書魯國婚姻親戚之好不勝曲折圍郕之師諱公不書紀國之亡書法詳盡一段惻隱勤惓之意千古想見雖未必魯人眞有是情夫子蹶衷出語自然如此故君失地名史法也而郕伯來奔不名公羊以爲兄弟辭也是得春秋微旨此條左傳明同姓也故名公穀皆曰滅同姓也三傳以同姓爲說傳豈盡訛第從魯立說則黄趙尤確矣

黄仲舒氏曰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内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柤之會獨先内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郜子俱當絶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謂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絶衛侯燬滅同姓獨絶賤其本祖而忘先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姑逆婦其失明矣公自主之與大夫敵尚未失也

宋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不名何熊過氏曰衆辭也宋成以僖二十三年即位次年如楚次年殺其大夫意必有討于泓之戰也其討于泓之戰示服楚耳趙企明以爲宋衛託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耻臆說耳晉文方入伯圖尚未萌芽宋

肯逃託之乎按託晉之說固非服楚之說尤非
宋襄身傷泓而死為臣子者卽無力復仇豈忍
更殺大夫以悅楚此必泓戰時諸大夫不盡力
宋成立而討之耳
左傳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
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請隧勿許

郝仲輿曰是歲晉重耳納襄王于周殺叔帶于
隰城王出則書入不書何也其出也以天下共
主變起房闥禍連夷狄非細故也比其反也非
有少康復仇之師殷宗撻伐之武諸侯若公子
借播遷亡王以博一局之勝而樹寵利之樞為
世道羞故城濮勝楚踐土受命彤弓大輅策命
為侯伯世儒豔頌盛賞而春秋視猶腐鼠也吁
可知春秋矣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陳氏傳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illegible]
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修怨欲廢置諸侯矣春秋
之所以懼也范守巳氏曰按左傳先是楚人伐
陳取焦夷城頓還則頓為楚之附庸可知曰城
頓是因頓以逼陳也楚師旣還陳必病頓頓子
或奔于楚至是秦人取楚商密囚申息二公楚
之藩籬愈撤故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
且納頓子盖自樹其黨與耳春秋書之非予楚
之能存亡國也志其抗衡中夏凌逼之謀無不

至耳
頓今陳州項城縣界漢南頓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一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
之好且及莒平也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以公之會目之也
汪氏曰莒慶者魯壻也君盟大夫自浮來而已
然矣趙氏曰事接于魯非命卿亦書名穀梁不

遠此例妄說耳

黃正憲氏曰按左傳修衛文公之好及莒平也夫魯衛同姓懿親原無嫌隙何待于修好自元年獲莒拏之後彼此久絕何至今日特與平乎經世謂衛文未平而卒嗣君成父志亦俯會之說也大抵魯以望國靦顏從楚莒在東衛在西而魯處其中因欲致二國同事以爲從衛計耳衛文公已薨而猶稱衛子尚未踰年也

丁亥○襄王十八年

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宋成三秦穆二十六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傳尋洮之盟也

吳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之盟莒子不親至衛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爲此會

遂公作遂

齊人侵我西鄙

左傳討是二盟也

公追齊師至酅不及

晉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以盟主自居故以洮向二盟來討王樵氏曰于例將卑師少稱人將卑師衆稱師此來去一也而師人異文者據人本微者之稱使曰人追曰師自不容不變文耳無他義也盖人者君臣同辭以主將帥師者言也追則自追其全師非止追一將也穀梁謂美公能逐其師故大之而曰師非矣

姜廷善曰酅非紀季所入若季所入則在齊臨淄東而侵兵之歸當自魯東鄙矣鄭漁仲謂爲博州而汪克寬氏以爲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南近魯西鄙者也

酅公穀作嶲不公穀作弗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左傳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李廉氏曰魯助無虧者也孝公怨之向宜宋衛

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之墜先共宜
哉
熊過氏曰杜氏云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
之趙子曾以爲齊侯而畧言之非也衛人以非
洮向盟故爲魯報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王樵氏曰一僖公也其
先任公子友而從齊桓公則智其晚任公子遂
而天下無伯則愚其始也頌于詩曰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以其從桓伐楚
也其終也春秋書曰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下喬木而入幽谷其斯舉之謂乎
書乞始此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名國小不能詳夔子不名楚子滅同姓
不名乎總以畧之今荆州府歸州東二十里有
故夔子城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
玉司馬子西伐宋
宋公傷于泓而死爲之子者有越勾踐之志則
楚者必報之讐也二十四年宋已朝楚爲不出
于不得已耳至是自以重耳出時有贈馬之德
故叛楚而即晉故楚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于穀易
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

七人爲七大夫于楚
楚方西滅夔北討宋東摧齊強志已欲逞魯
又導之書以楚師書伐書取魯之盡力于楚深
矣此年取穀而戍之直至二十八年四月楚子
使申叔去穀戍穀者一年有半微晉文則中國
岌岌殆哉
公至自伐齊
戊子○襄王十九年
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

三鄭文四十曹共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六
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趙子嘗曰莊二十七年德公將來朝而先之以伯姬虞不敬也于是始降而稱伯僖公五年伯姬來朝其子蓋德公欲朝嗣君而懼不見禮故姬與子來欲托其子于魯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是爲成公終身不敢朝魯左傳曰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公子遂

帥師入杞責無禮也按晉女叔侯曰杞夏餘而即東夷杞人以爵尊國貧雜用夷俗事或有之然魯人所謂不共無禮者直以其玉帛之將不備爾明年伯姬又來釋怨求平也杞雖先代之後蓋微于滕薛每從盟會皆序滕薛下入春秋即爲莒人伐取其邑其後非齊桓城緣陵以遷之國幾亡于淮夷豈有財貨可以爲禮者其來朝魯將以庇社稷也而魯反以兵入其國魯豈能庇杞者乎伯姬拳拳相其夫托其子于魯庶幾魯能篤舅甥之好也當其身國且見破況後世乎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况他君乎而僖之末年伯姬又來求婦當時小國之自結于大國者類如此亦可哀矣于是僖公女叔姬歸杞爲桓公夫人而伯姬之卒亦不弔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許氏曰孝公不能繼桓以與聞楚之勝而困宋婁又侵伐魯不已其爲謀不遠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傳責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穀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楚漸進未可遽稱子也如曰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則二十一年執宋公稱子無說矣然執宋公稱子何也楚之稱人固也宋公見執已變事矣稱人則以微者綦公有司下執若晉人之執虞公也執虞公書晉人亂辭也孟有衆諸侯不得言亂中國書君似同伯討也執宋公不得言伯討故蔽罪于楚子也變而稱子不然終僖之篇何獨于二十一年稱子乎

郝仲輿曰楚人令尹子玉也楚子在行而令尹剛愎自用以至于敗故不稱楚子說者謂書人

夷之豈其然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曰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盟于宋之城下耳宋方見圍無嫌于盟故直以宋地僖公從楚即戌穀安得不與圍宋不然固有諜焉至是晉方崛將欲伐楚楚恐圍宋者有懈心故公爲是盟以堅之從楚令也

穀梁云人楚子所以人諸侯非也楚稱人而四國稱爵辯華夷也以楚人加于侯伯之上蓋中夏也

春秋辯義卷之十一終

春秋辯義卷之十二

…著

僖公四

己丑○襄王

二十有八年

莊十四 鄭

杞桓五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左傳晉侯

河濟侵曹

晉人弗

趙子曰

舉晉侯曹衛

也晉侯將 …今…遂者因近

也侵曹伐 …爲經事而言遂也

道遠…華 遂衛

貴正…曰按是 …俱已事楚猶宋

尚存爲…華屏障 …晉所恃以協力

排楚者齊…兩大 …又未能即至

若速擊 四日 …兌…句股餒虎

與宋俱

且下將奈之

領統師潛

整師徐

楚交鋒

衛未服之

過使楚人

也兵家之

左傳衛

晉衛…出

公子買戍衛

左傳公子

子難以

晉侯起兵 且衛 …是則不敢攻從晉

則不信 是拚公 …解之謂楚人曰

買不卒戍也不……敢制……以辭楚侯……其
而辭戍而
內殺子叢
萬民示以
楚人救衛
晉侯伐衛
背鄭而
時特以為
吳氏曰

先豈其
三月丙午晉
左傳宋……傳
急令之則
之何先軫曰
定曹君而
不許也
衛之田以……宋人
書晉侯……曹伯……書晉侯入曹……故不……

晉人執……非以……許之也
夏四月己巳……及楚人戰于城濮
濮楚師敗……怒少與之師子玉使
左傳子玉……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宛春告于晉……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告
之圍先軫……楚國之公說曹衛告絕于楚子
以怒楚……師退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
王怒從晉……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玉使
月戊辰晉

鬬勃請戰……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
師潰楚
及楚人戰……衛之師戰也楚之強甚矣
桓之時晉……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
人不敢窺……年則功莫盛于……矣
宋公……城濮以師……晉
不以……宋師……陳蔡……失
位故……不書……為主不書陳蔡可也子

稱人楚[illegible]其號公[illegible]而不純乎[illegible]漸進之也熊氏
言子玉得[illegible]臣承命[illegible]非[illegible]楚于是稱人足矣
一二諸侯[illegible]
永嘉呂氏[illegible]曰猾夏攻蔡伐鄭特
近楚之國[illegible]假然與中門爭驅爭先故
齊桓[illegible]何可[illegible]之謀晉文之楚則執[illegible]盟主
而在命[illegible]敢與之爭戰于泓而中國不能
與之敵[illegible]乞師而戍穀逼齊四國與之合
兵而關[illegible]不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盛也

故晉文[illegible]遂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
之盟而[illegible]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也蓋
桓公所[illegible]戢強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
強楚之勢[illegible]也不同用計亦與立功之緩急
亦如之其[illegible]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
規模既[illegible]楚亦屈服而不敢較
此正[illegible]許服二國以構
楚又拘[illegible]之佈[illegible]楚[illegible]之示怯以誘
楚其詐[illegible]如此孔[illegible]斷之曰豈不信哉故齊

桓圖楚[illegible]功三十[illegible]而後有召陵之役會[illegible]
之事亦二[illegible]餘年[illegible]而後有葵丘之盛
若文公則[illegible]盟踐土會溫而
致天王[illegible]復之凡霸者之事為
之略盡皆[illegible]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
若晉文則[illegible]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
則太迫[illegible]
張洽氏曰[illegible]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
創也故[illegible]弦誘鄭終桓公之霸楚為

而不能[illegible]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
以定霸[illegible]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
黃正憲[illegible]圖伯必先定計當楚未[illegible]宋
之前已遣[illegible]兩國起兵來會須知定期矣
故去冬一[illegible]宋春即出一偏師侵曹伐
衛及楚[illegible]曹凡此不惟攻楚必
救糞[illegible]宋[illegible]奔救不暇延緩
時日以待[illegible]秦[illegible]不[illegible]之時楚氣不
甚倡獗[illegible]會八國之師方敢次陘令楚頹威勢

十倍其[illegible]乃敢以[illegible]軍深入以當五國之銳哉
及宋圍[illegible]齊[illegible]于一決矣猶不
敢輕動以[illegible]已二十四日進
疑熟慮[illegible]是整師徐行次于城
濮與楚營[illegible]子玉輕躁進送出奇以
大吃[illegible]遺策以萬全取勝者豈說者
籍口[illegible]論之斷送交口訾其爲謫此不
惟不識[illegible]晉勢亦昧于兵家制勝之道矣
鍾伯敬[illegible]城濮之戰其謀勇犯始之先

軫中之[illegible]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
與國楚[illegible]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
救宋而[illegible]曹衛之田界宋以界楚人之
心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
私許復曹[illegible]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
於楚而[illegible]之形反化爲宋曹衛
之形[illegible]之勝楚不待戰
而決矣其[illegible]倒不測[illegible]能[illegible]我之伐曹衛者
救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

用敵國[illegible]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
收放皆在[illegible]而不在人謂[illegible]矣然而不可謂
不奇也
城濮曹[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illegible]
書楚[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君尚未純稱子得臣之去氏
與否[illegible]王楚氏曰昔屈瑕伐羅而敗群
師囚于[illegible]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殽之役
秦大夫[illegible]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二

君之賢[illegible]得臣之斷矣得臣自殺而以
國殺爲[illegible]楚子之意也
郝仲輿[illegible]令尹子玉也城濮之役楚子欲
退令尹子玉[illegible]楚子誅之說者曰晉再勝楚
再敗非也[illegible]軍師敗則奴之城濮敗而誅
子玉[illegible]子[illegible]陵戰而誅子反屬國
叛而[illegible]子[illegible]乃楚所以[illegible]
楚始書[illegible]
衛侯出奔[illegible]

經載衛侯奔楚在此時而傳載在三月之前乃奔襄牛也[illegible]自襄牛奔于楚王衛侯不名位實未絶是時[illegible]叔武國無[illegible]也歸則復名叔武立不可[illegible]

五月癸丑公會[illegible]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甲午[illegible]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晉侯及鄭伯盟[illegible]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鄭伯傳王己酉王享[illegible]宥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illegible]晉侯爲侯伯晉侯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illegible]衛侯出奔楚遂適[illegible]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illegible]

胡傳踐土之[illegible]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illegible]名號[illegible]耳其實不及一小國晉文之爵[illegible]侯伯而號[illegible]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illegible]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

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illegible]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illegible]也子道也

杜氏曰王[illegible]歸盟[illegible]歃故不書衛叔武攝位受盟從[illegible]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晉始伯故[illegible]之上齊先宋伯者以強弱升降也莒[illegible]自楚邾附宋伐齊魯宋服遂懼而請盟也

踐土之盟[illegible]勞之說趙氏力排其誣以二十四年下[illegible]于鄭之後未嘗歸于王城踐土即鄭地[illegible]久居于此何下勞之有乃傳于二十五[illegible]入于王城矣然無論王在王城王在鄭[illegible]此大業蒙塵之主過自抑損遠而勞之[illegible]禮也趙子嘗謂不書王子虎以尊王室[illegible]功態[illegible]爲妄且曰安知子虎之與盟乎[illegible]明載鄭伯傳王王享醴命尹氏王子虎盟[illegible]王庭則左氏不誣也不書王子虎者此大臣殊也翟泉不諱盟王人然已諱公矣

趙氏又言卽在彝地不可言下勞然天子[illegible]
臣不論躬[illegible]遣使皆可言下必以往來道路辨
其非下者[illegible]此時王卽入于王城而亂雖未
除尚非平[illegible]侯同盟[illegible]會聲勢尚孤王嘉晉
功親臨下[illegible]皆踐土以倚帝華既盟之後
同朝王[illegible]未如此殊無所礙周王何在
行間不[illegible]侯約盟朝王亦無失節其不
書下勞者[illegible]之故置之也不然卽後書天王
賞功之命[illegible]與盛事可矣

姜廷善曰[illegible]臺在今榮澤縣西北于晉分
守河南縣[illegible]經假師華縣氾水榮澤凡三
百餘里[illegible]襄王既于僖二十五年還入
王城則[illegible]出三百餘里至踐土下勞晉
侯不爲不遠[illegible]未見明言第穀梁有此說而
胡氏信之[illegible]氏但云晉侯自城濮還至衡雍
作王宮于踐[illegible]以待王至獻楚捷于王當是晉
侯勝楚之[illegible]作宮于踐土恭納王而因獻捷焉
王自是合王子虎與諸侯盟始還王城取太叔

于溫殺之于隰城而賜晉侯以陽樊溫原欑茅
之田其後[illegible]以溫爲其所有地會諸侯于此請
王出而臨[illegible]王講武而就朝蓋自嫌強大不
敢擁衆入[illegible]震驚宮闕此則再煩王出是實
事是兩番事[illegible]辨疑以爲河陽乃王還王城
所必繇[illegible]便講武而諸侯就朝因納王
若然則[illegible]復還河南始可入于王城非
便道矣始[illegible]未嘗出外不知所當經行與否
而意想以[illegible]爾今從其踐土納王之說而

于溫河陽[illegible]後諸傳然諸傳以爲召王亦非
也

陳侯如會

劉侍讀曰如會鬧會自至也孫明復曰來不及
盟也

公朝于王所

姜廷善曰[illegible]還入王城因晉獻捷受諸侯之
朝諸侯因[illegible]在而朝道理當然無所不可穀梁
以爲非其所者非也天王以王室有難而出居

于外即就諸侯之朝而動以爲非然則勤王之
義廢而凡爲大君者亦難矣此決非春秋之旨
也
鄧元[illegible]所非所奔而書朝正名也朝列
國書[illegible]朝也如京師亦曰如不曰朝不
成其[illegible]也
六月衛侯鄭自[illegible]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趙氏曰初[illegible]之出晉立叔武于衛踐土之盟
所謂衛子[illegible]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

置之哉不[illegible]矣夫衛子非篡也晉實立之
故凡諸侯[illegible]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
君也踐土之[illegible]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
蓋迫于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
反也則[illegible]亦所謂賢者贊衛侯書復歸則爲
逆之非[illegible]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
入而不察以爲衛子篡遂甚殺之夫衛子者乃
隱公而衛成即桓公也以逆而得逆以賢而得
罪此聖人于叔武書子以見其遜且賢于衛侯

書名以見其逆且有罪也其義蓋已著矣
王樵氏曰按如左氏之言則殺叔武者顓犬也
而非衛侯之意知其無罪而哭之即誅顓犬亦
足以自白矣[illegible]咺復何訴乎吾觀衛侯在外則
殺元咺之子及國則已盟而先入是皆有忌叔
武之心顓犬之徒蓋探旨承意者耳其使二人
爲前驅前驅[illegible]即漢人清宮誅少帝之意也
歸罪顓犬[illegible]彭生除之之謂也枕之股而哭
之臨殺顓[illegible]欲以此欺晉而免其討次必殺

元咺以威[illegible]不料元咺之覺而先奔也晉侯
所以疾衛侯[illegible]深蓋以叔武也而後儒皆以爲
偏信元咺之[illegible]言則又謂以不禮之舊怨妄矣
陳侯款卒
王氏曰陳既與楚而踐土之盟穆公獨後會期
其薨於吊贈無[illegible]疑曹共公皆預出會諸侯于溫
遂圍許明年春還又即會翟泉則陳穆公之葬
不會賓王皆有所不暇也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高忠憲曰始平于齊也張洽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嫌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傳討不服也

杜氏曰討衛[illegible]也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illegible]故之後蔡鄭即從晉陳亦如會惟許不至[illegible]討衛侯既赦之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在也

秦與中國之[illegible]夫秦伯爵初皆稱人西周既替諸侯或即夷或僭號多不能從朝會紀綱之舊作春秋者繇微至盛以漸進之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褒貶也

秦與中國會始此

溫即今溫縣其驛今爲河陽驛云

晉侯下殺無齊侯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襄王出奔君綱不振晉侯創伯約友邦諸侯勤王復辟其心[illegible]盛功甚大無可訾議狩于河陽者固自有[illegible]陽地較寬衍可以聚會觀文公元年晉襄[illegible]于溫溴梁之盟晉侯與諸侯宴于溫可[illegible]也大叔在溫稱孤挾制當入其地掃除清明二也是時已會諸侯于溫率其朝周未必同心三也列侯萬衆微弱之周難以供應四也自嫌強大擁兵驟入五也史記載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當日情形實是如此此一舉也使閒關瑣尾之天子復睹車攻馬同之盛夫子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所以大晉侯之功探其志而爲之揚詡耳天子所在稱

幸入必稱警出必稱蹕食必稱膳進必稱御狩
于河陽立言自是如此左氏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又于其中推出當時之勢與夫子之心發
此一段議論自少不得後儒泥之誅責晉文幾
許罪惡亦過矣凡其所言不可以訓蓋所以訓
後人也猶禪受之籍爲簒立征誅之籍爲放伐
也至于召之一字亦是立文如此晉侯即有召
王之舉非實官具表即面君口奏如後世之請
駕幸奉天 戎都者豈命一人呼之如小兒

乎諸人又 侯不朝徒勤召集此又不通文
理之說也爾時諸侯凡兩朝天子踐土之後公
朝于王所溫之後壬申公朝于王所春秋魯史
也魯史書公朝則晉史亦必書文朝也魯史不
得書他國事也晉侯朝周再造日月同明而不
理于後儒之口亦可悲矣胡傳原其自嫌之心
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其意惟
近時黃正憲氏得之蓋曰晉文藉齊秦以勝楚
又欲糾齊秦以納王故三國在溫諸國渡河而

北會之耳但襄王出奔五載綱紀蕩然人心茂
覩則回鑾之際防範當嚴況頹叔之黨盡在滑
維間尤不可不備晉文乃命諸侯各整師徒爲
扈衛從行之計先于河陽簡集訓練耀武揚威
以振刷人心請天王大閱以觀戎備遂舉田獵
如宣王會東都蒐狩講武故事于是史官據實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見晉文公先事謀始預戒
不虞爲勤王之大節而天子蒙塵之後復覩會
同大狩威儀聖人益有嘉與之意焉而可泥

左氏之說以沒人善乎李琪氏曰按晉杜預載
晉汲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篇有周襄王會
諸侯于河陽之文即春秋狩于河陽之書此
則尊王之辭信爲仲尼特筆也然謂以之訓正
天下則可以之譏貶晉文則不可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
能故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
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姜廷善曰按當時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

侯爲元咺所訟欲討衛又以溫爲王所[illegible]
諸侯于此以謀討衛而卽欲王至其地一舉[illegible]
靈焉自嫌强大不敢入京師之意晉容有之自
以地小力薄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有出
而就之之意王亦容有之此春秋所取也故書
諸侯會溫天王狩于河陽公朝王所若曰諸侯
自相爲會王因行狩而諸侯因相與朝王云爾
如此則王與諸侯兩無所嫌皆可紀也惟王召
而言故當爲王諱又當爲晉解不費幾許周旋

哉溫王邑言河陽王方言大天子之狩故言方
而不定其地今溫縣河陽驛其實溫卽河陽也

狩穀作守

壬申公朝于王所

盧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
十三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
在外而得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若蓋此
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
無以見諸侯之不成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于

伐秦之先此書朝于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
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爲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
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爲下事
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
分別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執衛侯者罔以背中華戕骨肉之故然而
爲臣執君終非伯討故稱人啖氏曰春秋恃以
强恭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立公子瑕

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
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
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
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
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
何私于衛侯

王樵氏曰文公治[illegible]衛侯殺叔武之罪雖非盡

出于公然亦足以誓意忌信讒殘害骨肉者且執以歸于京師亦得討罪之禮乃春秋之意則若不與之何哉豈非啓君臣之訟其所傷反多耶且雖歸之京師而實專聽其獄囚諸深室使醫酖之皆晉侯之意未嘗取舍決于天王而輕重付之公論也則安得而與之哉故稱晉人受臣之訴以執其君同于以強淩弱執諸侯皆稱人之亂辭而不殊也曰歸之于京師者強致之之詞也且其君既坐其臣亦安得無問而縱釋

元咺君因臣歸復擅立君無禮如此而晉備如也是可恐也哉

熊過氏曰惠王復周公忌父鄭復公父定叔宋復蕩意諸不書必挾外援以歸然後書其曰自晉議在晉也君歸則身出而歸晉君出則晉奉而歸衛陳君舉曰衛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胡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朝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

此會溫之諸侯也遂圍許遂義繼會溫之辭也溫之會左氏無明文而杜氏謂討衛許蓋因此遂字生義耳是也

季氏曰許自二十三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後因宋叛又從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

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之顧諸侯罷朝而卽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救鄭及盟新城之二役而許竟終安楚宇下矣霸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

六宋成六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
介未通魯而玆突如其來明年即有侵蕭之舉
豈欲侵蕭先以結魯歟
公羊傳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朝者附庸朝屬國
之稱介非魯附庸故不言朝
介葛盧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
公至自圍許
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不以王所致
而致圍許亦猶成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
師致而致伐秦王所京師不當至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
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
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
伯子男可也
踐土之盟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

使子人九行成于晉鄭之從晉心本不絕許與
鄭連許之從楚晉必疑鄭實王之故翟泉之盟
欲以謀鄭此其情實也王臣在盟大臣殊而小
臣不殊故王人同列
王樵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
宋蔡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
不至鄭已忘于從晉矣文公于此盍亦姑自反
乎衛旣歸而後執曹納賂而後歸諸侯之不心
服宜矣卒之圍許而竟不能服許圍鄭而竟不
能得鄭故曰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熊過氏曰雒陽城中有太倉其西南有水池焉
斯翟泉也雒去王城二十里耳襄王復辟晉文
慮群小未安故爲此盟盟以微者則人不驚王
子虎與諸大夫與盟也則是盟也者晉侯慮事
之周有關于天下之故矣左氏以爲公會王子
虎盟公羊經會上有公字胡子遂以爲諱公貶
卿失經意矣然遂啓大夫交政及其甚也有君
從臣盟若鄭伯及伯有衛侯及析朱鉏北宮喜

者矣又其甚則臣逼君于盟若趙鞅盟于公宮
者矣漸可畏哉秦後蔡班社氏曰襄二十六年
澶淵宋向戌列鄭下與此皆後會或然也春秋
未遽進秦溫之會秦且在邾下矣
趙子嘗曰翟泉之失與踐土不殊而書法不同
者踐土乃晉文尊王定伯之始諸侯不可不序
故沒王子不書以全大體而已翟泉王子又出
會諸大夫以尋盟而魯君與焉故但書會使若
微者會盟然爲公諱也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

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左氏非知筆削
之旨者知卿不當會公侯而不知大夫不可盟
王子知大夫不書爲有罪而不知公盟王臣爲
當諱也春秋于會外臣不諱唯盟則諱左氏皆
不能發例以是知內不書公同微者皆筆削之
法襄王卒頃王新立王室無難而蘇子特盟魯
侯豈非以晉方不足恃而強臣自出以盟諸侯
乎夫諸侯事天子待盟而後信非所以示天下
也故但書及使若微者受盟然而蘇子書爵以

見實與踐土翟泉有伯王之日異也
會上公有公字
徃公作伏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辛卯〇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年〇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文
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秦
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攻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
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瑕立爲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趙氏以
瑕爲元咺所立而自秉國權如未君故以君殺
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夫子書此以見公
子瑕未嘗爲君殺之非其罪也

高忠憲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在外而以累上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兵其懵于志故春秋誅意然則元咺訟君無罪與曰罪也不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王樵氏曰按今法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誣者絞此可以定元咺之獄矣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衛侯宜正此罪而當時王法不明伯討不正使大義反爲私曲則文公不能無罪也君臣皆

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周王此數言者義理分明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以外傳晉侯請殺衛侯而王不可推之則知必無使醫衍酖之之事晉侯雖暴恐既不專殺之又豈陰行酖之哉納玉于王與晉侯皆一穀此亦誣也當因侯孺貨筮史而聯飾之耳曹事容有之晉侯必不親受賂而釋衛侯也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公子瑕乃元咺僞立之咺實自秉國權殺國亦知君春秋亦不與咺君之也

瑕因咺而得誅故言及楚子謂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咺下以咺罪重于瑕也此言是也

元咺爲衛侯居守殺其子角不廢命咺亦無可議矣使其殺叔武之後出奔他國終身不覗衛以識痛恨之心則純臣也然而咺不能也不然咺慷慨憤懣爲叔武請命告天子訴諸侯以伸匹夫之寃于天下子胥報父仇至發平王墓鞭其尸君臣之禮安在天下後世亦有哀其志而

恕之者則咺可知也訟既勝矣義既白矣然後伏節而死以明爲臣訟君之罪咺亦豈不耿耿于天下乎復歸于衛立公子瑕則亂臣矣能辭春秋之筆哉

衛侯鄭歸于衛

叔武公子瑕雖死然衛有三君書名以辨其實也衛侯出奔楚不名自楚復歸于衛名名其復歸而奔楚自見也執衛侯不名歸于衛名名其歸衛而執衛侯自見也褒貶之義不在此也衛

侯名曹伯襄同難者亦不可不名以從同同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燭之武見秦君秦伯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

晉侯之出也鄭文公亦不禮焉故晉侯秦伯圍鄭秦多稱人晉亦從之稱人晉爲私討亦可以人也

熊過氏曰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

故稱人也諸家謂晉侯秦伯貶稱人不知函陵氾南尚遠鄭都也秦叛夏盟與晉連兵之始且晉秦漸進初皆稱人人秦故亦人晉以爲辭苟非事係其君親之即身在行間亦不必目君也

王樵氏曰鄭貳于楚無乃晉德猶有所闕乃覬武不已既失之于鄭矣秦西州之勁國也齊桓之所不能致而晉以甥舅之好土壤之接得其同力以挫强楚此計之最得者也况穆公之賢可以義動晉不能以信義固其親而啻以詐諼啓其貳城濮之役齊秦之未肯戰無亦晉義之有未孚乃使宋賂之而激之使戰今與秦圍鄭而秦伯私與鄭盟蓋亡鄭以倍鄰闕秦以利晉晉之心人皆窺見之矣我信之不足而彼亦背我不難固其所也齊桓公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今晉文公乃以鄭公子蘭從于伐鄭何以訓乎無怪乎秦伯之先叛而又何以責鄭爲也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高忠憲曰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以僖有朝王所之勤而報之與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並稱如皆以聘禮行也不書聘不許其聘也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

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公宋成
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左傳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王樵氏曰濟西田不繫曹魯故田也汶陽田不
繫齊亦魯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鄟
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伐邾文也言歸者其
所欲也熊過氏曰濟西之田蓋魯之田也濟水
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故有魯濟齊

濟鉅野之西爲今東平東平西北爲范皆濟西
也今東平汶上縣與壽張故城接而濟水流經
其西則爲濟東故曰自洮以南轉于濟東皆魯
濟矣東界魯北界齊南界曹其地邊魯今云濟
西魯濟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至宣十年齊
人歸我濟西田則濟西魯田而以爲曹田左氏
公羊之妄也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書邾濟
西苟曹田也曷爲不書曹哉晉執曹伯不應踰
四年而始分其地趙伯循指傳妄是也且分曹
田若晉人怒楚之謫謀今曹伯襄既反楚又已
退歸宋人必不能保其賜也魯何爲者而分曹
田哉傳前後自乖亦不察于事情矣詩頌僖復
周公之宇考僖年經無其事豈非即此爲頌哉
書法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同濟西汶陽皆魯舊
地也
趙子常衍杜氏之說謂受之伯主故不係曹此
過信傳也宋大鼎係郜豈有實曹田而不書者
哉然則于何取之取之乎齊魯之間閒田也

公子遂如晉
左傳拜曹田也
熊過氏曰言濟西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
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三望說左氏者以爲分野星及國內山川按楚
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
也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記曰

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有事于配林又曰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此並諸侯望祭之事

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爲正月中氣也然啖氏謂以周之三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盖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

起二月下旬而盡于三旬若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又以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盖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說異矣

廬陵李氏曰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也此毛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說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爲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爲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爲墨翟之學于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畤齊

桓欲封禪晉勾驪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後禮且引定四年祝鮀稱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辨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册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也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爲天子之郊當事則不卜魯郊非當當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

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廬陵李氏曰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爲分野星及封内山川說公羊者以爲泰山河海說穀梁者以爲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爲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巳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爲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爲魯之封内魯所得祭則當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爲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内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

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爲恨胡氏則獨以僭禮之未盡除爲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爲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能過氏曰周以建子爲正王者必以歲首爲郊百神受職矣三代不同周郊適與冬至同月非爲迎長日之至也日當用辛值至皆辛哉周禮小祝司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薛尚書遠曰王安石兩讀者非據文郊社同墠也泰壇言三百步四周爲澤宮魏儒劉芳言壇有四門門外有四郊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

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爲九變其律相合故人鬼格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于大社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循中庸郊社事上帝之言薛氏是也魯之郊史角爲惠公請也然曹劌諫觀社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事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則其有制而未嘗敢用也傳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謂莊公之子明郊始
于僖也
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境故以
海岱及淮爲徐州之境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爲
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既曰魯于十二次降
婁魯之分野其祭奎婁之神也臨江劉氏曰星
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
張洽氏曰按公羊之說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説
蓋天子四望故王雖令魯郊而止行祈穀之郊

令魯得望祭而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
書之無異而書曰猶書猶亦言不當望而猶望
祭也如使魯望祭不出境則何爲書三望而又
加之曰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毎于免牲不
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也
魯郊滋議皆謂其冬至有事以僭天子也乃家
語明載周有二郊一爲長至之日大報天而主
日一爲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祭天
之事春秋記郊者九在三月者皆不書蓋三月

爲夏之正月適啓蟄之時應當祈穀此正與六
月大雩不書者同乃魯即啓蟄之郊亦不敢主
必待卜吉與否而後行事凡三卜四卜五卜不
郊者四可証也然則魯郊原非僭禮可知矣僖
公四月卜郊過時失禮故特書之以後入郊或
在正月或在五月甚至在于九月皆與此同夫
魯郊既非僭禮僖公三十一年以前何以不見
豈盡皆得禮耶呂氏春秋與竹書記年俱載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周使史角諭止之至

于僖公修政立國敎從伯討沛然中興遂爲望
國故因緣前請而小變天子之郊過飾諸侯之
社作此一祭以爲焜耀與夫爲農祈穀公卿有
田祿者莫不皆然豈以諸侯不與祈穀一郊況
傳載晉亦有郊何止于魯既非僭郊而僖公三
十一年以前絶不書者必有其故載考詩述云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意前時魯本行郊以周王
諭止之後適值隱公攝位并嘗行郊禮亦不敢
行也又考史記魯世家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則郊祭文王廟或有之然文廟在魯他無所據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臨于宗廟所出王之廟也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則魯有文王之廟矣並譏之以俟博雅君子覽觀焉

書郊之始

秋七月

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高忠憲曰婦人與國事非禮也求婦者姑之辭也求僖公女叔姬也是爲杞桓公妻成公世叔姬之不終其權輿於此與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年而遷蓋甯俞與謀焉衛成不自強而晉文莫之救伯業替矣

季氏曰衛成公自歸國之役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氣象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則強于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矣孔子嘗稱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說者以文公爲有道成公爲無道失指矣

熊過氏曰帝丘今開州滑縣東北七十五里古濮陽顓帝之墟故曰帝丘今淇縣西古朝歌衛都其左正受狄衛蓋狄在今真定府以南古中山連亘順德府平鄉縣本在衛北故徙東南帝丘以避之

于穀作於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晉文公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左傳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晉文之志荒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李琪氏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聲始能向楚文公一戰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徊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敘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鄭失齊盟幽失衛首止失

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也事速就于桓公者義尤壞乎桓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于伐楚文公則譎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之所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遡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溫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之所不敢爲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廢矣此又桓之所不忍爲也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

秦人入滑

左氏杞子自鄭告秦以襲鄭蹇叔不可公辭焉鄭人知之使弦高犒有備滅滑而還

黃正憲氏曰秦雖係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與中國通盟會抑楚以與秦儳亦有拒虎進狼之意乎當其與晉圍鄭一聞燭之武亡鄭倍鄰闕秦利晉之說遂背晉而去已有與晉爭雄之心使杞子三人戍鄭鄭已在此掌握中矣滑在河南偃師乃秦至鄭所經之道師經其國故曰入

滑當是時使無弦高之計秦且得志于鄭而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洩于滑師敗于殽此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而中國之大幸也然而秦晉相報仇殺者歷四五世于是晉之威力稍衰而楚得以復横矣

滑在偃師縣南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二十九年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文公未葬子墨衰絰以從戎晉于是始墨後人援此以為故典則晉侯實在行間矣宜稱子而稱人者貶之也論恩則秦有援立之功論義則秦有伐同姓之罪然背惠是與而伐義為假趙子常曰此得已不已之事是也又謂與之以繼霸過矣

殽之師李氏曰晉襄公能繼文之統孝公之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之初秦懷篤晉之謀宋啓寵之争秦尋殽之釁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晉所以未失伯則殽之功當大書之與城濮等可也李氏之説蓋為人君繼世撫業禦侮處强者勸耳若以春秋之勢縱秦與縱楚一也君子之義還以貶之為正

胡氏曰荷殯遄葬身衰起兵故晉侯稱人

姜廷善曰秦欲襲鄭而滅滑非晉門庭之寇也晉襄何得援伯禽故事以古禮從金革乎屬辭專罪秦而不責晉非也或謂晉棄親為讐卒不競於楚以失秦殽之役為之專責晉亦非也

姜戎今陝州盧氏縣北連靈寶古虢畧姜戎當在其處殽今陝州東硤石關杜註弘農澠池西晉河外虢畧東境之地晉在北戎在南故因秦入滑邀其歸也

敗秦下公無師字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謂聞晉之有鄭虞

此年狄侵齊傳以爲曰晉喪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邾地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以報升陘之役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

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

熊過氏曰人謂郤缺也稱人者未爲卿傳曰郤缺獲白狄子也季明德以爲今廣平北鼓肥之狄非白狄非也箕晉地今太原太谷縣東三十里古城邑縣南狄至是蓋深入矣陳君舉曰中國敗夷狄不書如隱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晉帥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而不能救于是伐晉蓋俟而後勝之也以是爲盟主病矣

傳稱晉侯敗狄于箕人未必指郤缺也晉襄公殺箕二役衰絰行師聖人以其與得已不得已者不同故畧而稱人然君臣民恒稱人若以二役爲褒則殽爲繼伯箕爲攘夷可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即安也

李玶氏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夷之罪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酅之耻此僖之所以不得爲全賢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王樵氏曰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穀梁云未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重謂菽輕爲草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

高忠憲曰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玆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文公以闇弱繼之率以專魯咎徵巳先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討其貳于楚也

許從楚最堅雖晉文伯業方盛而溫會翟泉盟皆不能致其來卽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伐許因宜趙子常以爲非序者

過矣

春秋辯義卷之十二終

僖公列國本末

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故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惠王怨齊至令鄭文公叛齊以從楚殊足笑也惠王崩于僖公八年襄王惡大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于齊于是八年有洮之會然子帶召陵拒泉皋伊雒之戎伐京師入王城遂奔齊秦晉且伐戎以救之齊桓圖伯前不討頹今不討帶且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使仲孫湫聘于周言王子帶何耶至十六年以戎難故周抑

末矣二十年王以富辰之言召叔帶豈奉之自齊乎二十四年王以狄伐鄭取隗狄女隗后與子帶通被廢狄師攻王天王出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于是告魯告晉告秦秦欲師于河上納王而獨不告齊而果知齊之嫌帶也二十五年晉侯辭秦師以二師逆王殺太叔而周室復寧

魯自三年公子遂如齊涖盟而繼好益堅召陵葵丘等會無不與焉至十年十三年十五年公皆如齊晉鄭事伯魯國以安是年與十六年于匡之會

以救徐于淮之會以謀徐皆以從齊也于是齊桓公卒立君不定魯亦有救齊之師宋襄公妄行伯政鹿上之盟盂之會魯俱不與楚使宜申獻捷盂脇而誘之二十一年僖公同盟于薄以釋宋公楚似歸德于魯以堅其服從矣洮向二盟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齊以盟主自任討是二盟二十六年兩伐魯然僖公何至不競令公子遂如楚乞師伐齊取穀哉楚令申公叔侯戍穀而魯以公子買與有事焉楚又會諸侯圍宋是時魯業從楚晉

爲宋伐楚仗義執言魯又難違晉不得已以不卒戍刺買既以謝楚又以媚晉僖公至此亦已倦矣踐土之盟黽勉奔赴公之顏面安在以後翟泉河陽無不與會至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又如晉始以聘禮事晉矣是年魯始記郊用郊自僖公始

齊桓公之入僖公也救邢爲北城衛楚丘爲第一舉元之會檉盖謀楚也二三年楚兩侵鄭齊同恩所以救之矣江黃二國近楚得之可以遮我可以孤楚二年有貫之盟三年有陽穀之會于是以蔡爲兵端四年侵蔡遂伐楚次于陘所謂召陵之師也陳蔡皆鄰楚朝夕急其不敢背楚勢也蔡已被兵且不必計陳侯身與召陵而心不能不畏楚于是借轅濤塗以爲兵端是年秋搜江黃伐陳冬又同魯宋六國侵陳盖攝陳正以威楚也五年首止之會以定世子而外攘夷内匡國矣然近楚之國舍陳蔡即鄭鄭亦不敢背楚况王心揺首止之舉誘鄭從楚以逃齊六年齊合諸侯伐鄭圍新城楚

人圍許以救鄭七年齊又伐鄭鄭殺申侯以悅齊甯母之盟亦以謀鄭也八年盟洮而鄭伯乞盟陳鄭服王室安于是九年會于葵丘尋盟申禁五伯爲盛焉然夷狄爲中國患者戎狄更甚救邢城衛之後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温人王圻矣此時齊桓應先首狄而是年與許同伐北戎似單治戎不暇治狄也十三年狄又侵衛矣鹹之會其以謀狄乎十四年緣陵之城傳以爲遷杞其實爲衛備狄也衛方有備狄即侵鄭其如狄何哉楚既已滅黃

又以黃媯故滅弦而舒楚與國也三年徐人取舒楚寧忘之十五年伐徐齊會諸侯于牡丘以救徐救之不暢伐楚與國之厲以洩其憤而徐竟爲楚敗于婁林蓋桓公是時耄矣十六年淮之會傳以淮夷病鄫謀鄫也實以爲徐也十七年伐英氏項發憤于與國猶厲志也樹子未定爲謀不滅五公子爭國齊大亂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宋屬孝公衛屬無虧也于是鄭伯以其隙朝于楚矣邢狄伐衛於宋襄公且思繼伯矣獨以狄國亂華者乃攘臂救齊楚人因伐齊者乃借陳作會以修好十八年而齊且與狄同盟爲邢謀衛不亦悲哉孝公非宋不立楚好非與宋盟雖背少不知事二十三年圍宋伐緡不義甚矣而且以盟主自居二十五年僂晉西鄙又伐北鄙蓋以晉衛昔兩會洮向爲盟也然晉不競而乞楚師伐齊以取穀亦可憐矣二十七年齊孝公卒昭公立而晉文公與齊于濮之戰踐土之盟溫之會翟泉之盟無所不與公之初爲二十八年魯令公子遂如齊三十二

齊使歸國父來聘以報之是冬公亦如齊而齊之好復通

晉自二年以滅下陽始見經五年殺申生九年獻公卒奚齊卓子相繼被弒秦納惠公不終其好十五年與晉戰于韓獲惠公是年即歸十七年太子圉爲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二十三年惠公卒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是爲文公二十七年楚合陳蔡鄭許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焉在矣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晉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使宋賂齊秦藉之告楚晉乃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而又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楚不得不戰而楚師敗晉文公一戰而伯于是爲王宮于踐土天王狩于河陽赫然與葵丘爭烈焉許不與踐土之盟遂與諸侯圍許許與鄭連許之從楚晉疑鄭王之二十九年復有翟泉之盟謀伐鄭踐土河陽鄭俱在今年何以謀伐鄭明年何以與秦人伐鄭夫謂鄭終當從楚不得不爲是

伐以攝之殆與齊桓伐陳同一作用矣三十一年魯使公子遂如晉三十二年傳載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晉文之志荒矣十二月文公卒襄公繼起亦是錚錚先是三十年秦晉之圍鄭也秦聽燭之武私與鄭盟而還于是秦人入滑杞子以襲鄭告秦伯謀潛師取鄭曲誠在秦然在晉非門庭之寇也襄公新立爭先處强纔墨從戎敗秦于殽李琪氏謂齊孝公不能繼桓之業殊非撐達而艶稱殽功與城濮等是亦一説也然

晉自後與秦交兵歷四五世不解此役使然嗟哉至攘狄一事尤爲晉功蓋齊桓于邾戎有餘而于攘狄不足救邢城衛不過一逐狄人已耳狄九年伐晉十年滅溫十三年侵衛而齊桓僅一合戲以誅之城緣陵以備之未嘗以一矢及狄釁已狄又侵鄭矣至十七年桓公卒後亥自矜大以師救齊且以伐衛齊孝公僞孺子也二十年且與之盟邢救衛歃然壇坫然其十八年之侵衛如故也二十四年之伐鄭如故也齊昭公卒而三十年狄又侵齊矣三十年狄圍衛且迫其遷帝丘矣三十二年與衛盟矣三十三年又侵齊矣是四夷之猖獗恣肆未有如狄之甚者也狄伐晉及箕郤缺獲白狄子狄縱横中國四十年箕之一敗始足吐氣豈文公之遺靈襄公之勝算哉

救邢之役宋亦與焉召陵首止葵丘外無會不與無戰不從自齊桓公卒以前止十五年伐曹曰討貳十四年之舊怨也然宋自啓疆耳其爲舊怨也遠矣齊桓以孝公屬宋伐齊戰甗固所當然乃執

滕子虐鄫子伐鄭以挑楚會曹南鹿上以求諸侯二十一年會盂一執爲天下笑于泓敗績傷足而死悲夫齊侯忘其大德闢泓之敗伐宋圍緡何無義也二十四年宋成公立明年殺其大夫蓋討不力于泓者二十六年楚伐宋圍緡二十七年楚同陳蔡鄭許圍宋甚宋已甚于是晉文公藉爲取威定伯之資約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倖得以稍洩而晉伯成

僖二年齊桓公封衛功同再造而文公自此主齊

桓沒年勤王定交之事無役不與矣獨十三年狄侵衛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邢二十一年狄侵衛狄欺齊桓沒屢伐中國而邢以同姓助狄伐衛二十五年衛滅邢亦世俗報復之嘗也是年衛侯燬卒成公立當是時齊衛各非舊君世好已絕魯與衛莒為洮向二盟而齊人兩侵魯以其私盟也二十六年衛人為魯伐齊以報之衛于是附楚二十八年楚敗城濮衛侯懼而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受盟于晉踐土之盟衛子與

焉盖叔武也是年六月衛侯自楚復歸于衛先驅殺叔武元咺訟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釋衛侯周顓冶廑先殺元咺公子瑕而衛侯入三十一年狄圍衛遷于帝丘以避之次年衛侵狄衛與狄盟

齊桓公心虞陳終從楚既借濤塗以伐陳十九年齊桓已卒齊之盟陳穆公已借此結楚矣二十三年楚人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左氏以為討其貳于宋恐未是宋公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執宋公盟薄釋宋公陳皆從楚未見其貳于宋也齊桓心疑陳從晉伐之楚人心疑陳貳宋亦伐之處大國之間而皆以服誹被誅兩姑之間難為婦矣頓逼于陳出奔楚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二十七年陳與楚圍宋晉文公有城濮之戰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溫與翟泉陳皆與焉未年與晉鄭伐許討許之貳于楚矣

元年楚人伐鄭以其即齊故也三年楚人侵鄭二年楚人伐鄭四年鄭從齊伐楚次于陘首止之盟

為厲王所誘逃歸不盟于是六年齊有新城之圍楚人圍許以救之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悅于齊甯母之盟世子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以為成管仲不可而止八年洮之盟鄭伯乞盟自是鄭無不從齊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宋公同衛許滕伐之泓之戰宋公以亡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二十七年鄭從楚圍宋晉合齊秦以圍之城濮之戰楚敗而晉與踐土及溫鄭復從晉然鄭終虞楚而有二心二十九年踐土

之盟謀伐鄭也三十年晉與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歸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晉文公亦卒秦穆公聽杞子之言潛師伐鄭晉襄公新立處強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墨縗從事敗秦于殽

杞伯姬于五年來朝其子以托魯也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終身不敢朝魯十四年齊桓城緣陵傳謂遷杞二十三年杞子卒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其弟桓公也二傳俱曰用夷禮故曰子秋公子遂入杞責無禮也然魯人所謂不共無禮

者直以玉帛之將不備耳二十八年杞伯姬來伯姬拳拳相夫托子當其身國且見破傳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況其他乎至僖末年伯姬又來求婦于是以女叔姬歸杞而伯姬之卒亦不弔

魯之所欲者邾也元年敗邾于偃夫人遜邾為之道藪故伐之左傳未得其實下文即敗莒師可見蓋邾匿夫人莒匿慶父相比為奸者也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雖出宋令何其虐也邾人滅須句二十二年魯伐邾取須句因成風也升陘之戰為邾所敗辱甚矣僖公末年伐邾取訾婁以報之

六年夏小邾子來朝

元年救邢邢遷夷儀城邢皆齊桓存亡國一大事也

五年公孫茲如牟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十五年季姬歸于鄫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

十九年宋執滕子嬰齊

十九年梁亡

二十年郜子來朝

二十年鄭人入滑三十三年秦人入滑

二十年楚人伐隨

二十五年十一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子衛甯向盟于向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冬介葛盧來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人執虞公

二年齊盟江黃于貫三年齊盟江黃于陽穀四年晉及江人黃人伐陳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楚人滅黃

四年許男新臣卒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十年從齊伐北戎

二十六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三年徐人取舒三月諸侯之師救徐七月齊師伐厲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之大夫救徐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所以救徐也楚人敗徐于婁林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所以報婁林也滅項

春秋辨義卷之十三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文公一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

改元一節說者不同熊過氏曰殷則于王崩之年嗣君改元太甲以二十五月而即吉仲任之末年遂稱元年矣按伊訓之言曰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則太甲入廟其文甚明而說者乃曰告奉太甲之事而已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在者在廟是太甲于廟已臨群臣有古者王朝覲諸侯于廟之禮聽者聽其政耳冢宰平時亦聽之但喪則聽之不以告君也又其柩前之位即始死之位喪大記記國

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初死之時卽別適庶或疑古經十二卷公卽位爲公卽立以諸侯受王命而立不得稱卽位位文謂多人亦誣矣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魯人知其不終孟子曰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然則攝告廟臨群臣非也孔子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後賢并欲攝告廟臨群臣其亦不察書義矣又何疑于康王哉呂伋之逆正柩前

之位其出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門俟文正相接烏有攝禮哉蘇氏疑其冕服爲失禮而不知凶服之不可入廟且其借黻裳而不易麻冕則亦未純吉矣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以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

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

林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卽位爲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卽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卽位以示一國之有公也觀書顧命及康

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王室恤宅宗癸酉王蘇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群公既已聽命相揖趨而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卽位之常禮也

汪氏曰文定及允峰蔡氏皆以卽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群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卽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爲己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之[illegible]世正統而

三年之服不可廢也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
廟臨群臣之禮故孔子言君薨百官總已以聽
于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先王之文苟太
甲蒞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秋諸侯皆
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隣國或以吉服
躬蒞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即
位矣賈誼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
者典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
生變歟因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

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
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
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
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
禮猶未盡廢也
蘇子由曰莊襄未葬而子般子野卒其稱名未
逾年也文成定之即位也僖宣昭皆未葬其稱
公以即位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
稱子而未葬則名不可以逾年無君故逾年雖

未葬而稱公以即位也其非即位則雖逾年不
稱公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
稱王命是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曰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天子大夫故不名諸侯之葬天子使大夫
會為禮也
季氏曰襄王當為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

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
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于魯而不
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朝及其
沒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
明埜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于魯厚亦至矣文
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用奔喪之
使奔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使得臣纔往其
孤義不忠如此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者命為諸侯也禮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于王王乃于廟命之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澹甫曰僖公從齊桓晉文有攘夷尊周之功襄王念其子文公特錫之命亦褒周所僅見第文公尚未免喪又未入朝王即使毛伯錫以諸侯之命非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公羊之說得之然苟有此亦已足矣

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于王以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于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黼冕之服與命圭合瑞于是服之以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王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失之矣公羊以錫命為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為諸侯非賜服并文定之說為疑夫黼冕圭璧乃所以命為諸侯也蓋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沒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經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召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賜命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召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歷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于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譏耳苟謂諸侯不往拜命為貶而天王之錫命無責則曷為不待其來見而命之哉

廬陵李氏曰三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

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瑞冕圭璧之
說然後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
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
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王氏箋義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

朝而且使其隣國鄭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
欲脩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
居之言朝王于溫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
侯于是畏威復歸于晉昔齊桓公卒五公子爭
立伯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爲明王首能
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貴之也

此先且居胥臣伐衛而書晉侯說者以此證獻
戎捷爲非齊侯非也蓋襄公告于諸侯已稱晉
侯起師矣及南陽乃用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溫
而令二臣伐衛不得再告故承書晉侯耳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氏衛孔達帥師伐晉大夫將猶稱人也

秋公孫敖會齊侯于戚

左氏晉侯疆戚田故敖會之內大夫始特會諸
侯也前此魯未有大夫自會諸侯者僭實始此

戚衛邑今開州古頓丘地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蘇子繇曰頵成王也商臣稱世子而頵稱君者
君之于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稱世子明其
親也稱君明其尊也商臣之于尊親盡矣

頵公穀作髡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
聘忠信卑讓之道也

趙子常曰諸侯世相朝禮也繼世之朝必三年
喪畢朝于天子而後及諸侯今未禫而公孫敖
聘齊非禮也戚會西結晉今東結齊大夫之專
甚矣三桓之張皆文之世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
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
穆三十五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雖以忿興師其師尚未出境晉襄出其不虞
逆而敗之
左傳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秦伯猶用
孟明孟明增修國政
彭衙秦地今同州彭衙縣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
嘗禘于太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
筵焉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于廟鄭氏
又云唯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
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穀梁謂吉主于練
于練焉壞廟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
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
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
定取穀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
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

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禮士虞記
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
黃正憲氏曰按主者以栗木爲之所以刻諡而
依神者也葬而後有諡始死未諡亦未作主但
以木爲重而置之以主其神迨旣葬返虞之後
始作主刻諡而徹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
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已虞之明日舉卒哭
祭告神將祔廟是爲吉祭以哀殺故稱吉也檀
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祔于祖父是已當祔時復設祭于祖父之廟以妥祔而告祔是爲祔祭祔祭畢奉新主還主處自後凡宗廟四時之嘗祀新主皆遷祭于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寢爲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杜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疏云新主既特祀于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

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必以卒哭爲嘗者恐宗廟徹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謚依神則孝子思其親而不見見主卽見親也神所憑依從一而終寧忍復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兩主也夫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經書作僖公主正卒哭而祔時事也而曰練主豈周時而用殷禮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一日之內何所見而用桑數數更易使神之不罹煩也如謂栗主堅久所以便藏則虞後卒哭之主何不卽用栗而用桑以致驟易耶且杜氏又曰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則殷練祔者始未必用桑而況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兩主之說不足據明矣孔穎達謂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諒哉然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譏不時穀梁云喪主于虞吉主于練譏其後也則又同公羊

兩主之說不惟昧于時王之制且失春秋之旨矣夫孔子善殷之練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今僖主作于練祥之後已過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後而譏之耶大抵文公以閔公爲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欲升僖于閔上以便祫祭而國是難協遷延始決而作主之期亦遷延至十五月之久觀去冬不祫今既作主祔廟遂于八月大事太廟躋僖公可知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
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
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趙子睿曰齊晉伯業盛時未嘗使諸侯受盟于
其國魯閔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盟閔于落
姑悼公出盟襄于長樗不敢以非禮加于列國
也魯君如伯國受盟自文公始而晉襄怒其不
朝使其大夫盟公以耻之卿不會公侯而況于
盟乎況于受盟乎晉卑諸侯甚矣故及處父盟

不書公而公如晉并沒不書若深諱其事者處
父不稱族又以别于來聘盟大夫傳曰以厭之
也桓氏曰惡處父也抑以晉爲失宗諸侯之道
矣
熊氏以人爲微者公不行也别一說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
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
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熊過氏曰垂隴何爲爲伐秦也左氏誤以爲伐
衛伐衛則嗣是不書而冬伐秦者正垂隴之大
夫也司空士穀士蒍子以官爲氏晉卿也左疏
因成二年司空亞旅受一命服謂司空非卿夫
穀以世官氏曰士以舊官舉曰司空安知其不
孫司空超爲執政乎喚叔佐稱既命之卿書名
是已其後處父士穀卒以專權見殺其端微矣
哉

晉衛交伐何懼而求成且衛不預盟何從而執
達左氏之言誣矣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穀穀作殺垂隴公穀作垂歛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傳　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
不雨六月雨夫十月不雨引領而望曰庶幾其
雨乎及春不雨也公憂之故書正月不雨夏復
然公憂之故書四月不雨至六月今雨矣而公

喜可知也故書六月雨書法之詳而公心之勤
可爲矣若此時不雨共八月天甚旱民甚焦而
文公不憂也故以一語總之譏識其時如此而
已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此年大事稱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爲禘李廉曰
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
事爲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爲有
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爲大事書禴祠烝嘗爲有

事此年大事祫也宜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
有事烝也此皆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
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
祭之失也此年大事爲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爲
禘者非也季氏說備矣未盡也祫者合也合祭
之名也祫非祭名援古可證予別有書公穀不
知其解以此爲祫祭固非即以有事爲禴爲烝
亦非也有事者止祭一廟以事而特舉大有事
者合祭群廟以事而大享皆非正祭之名也詩

序將躋僖公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作頌
灌甫曰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
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爲喻閔
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爲莊親爲僖
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已足但左
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
爲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于閔故云逆祀此
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卽異
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卽

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爲位次之逆
不以爲昭穆之異甚得
陸粲氏曰先師太常錢公曰按左氏以閔之爲
君也僖實爲臣僖之位當在閔下故首以子不
先父明之其下又雜引孫不先祖稷不先帝姊
不先妹皆所以明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
指祖禰昭穆之云也至公穀或以昭穆言之而
胡氏遂併通左氏以爲譏謂兄終弟及與父死
子繼世次惟一而不知左氏之譏不係世或曰

君臣猶父子也僖嘗臣于閔而又躋其位獨不可以父子言乎曰是固然也然遂以兄弟爲父子而使昭穆與焉則又紊倫序之皆損世次之數矣豈理也哉故謂閔僖如父子也則可謂閔僖爲父子也則不可王文恪公曰大事于太廟升僖于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昭穆之謂也故范甯引舊說曰以昭穆父祖爲喻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而可乎禮兄弟不相爲後蓋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昭嘗爲昭穆嘗爲穆天秩之次不可易也商人自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爲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如各爲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以是知其必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叙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哉溫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皆非禮文若一廟自爲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自晉及唐以來兄終弟及其禮無弗然者亦可見人心之所安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聞命矣其祭也猶同一室乎各自爲室乎曰亦同一廟而已禮兄弟共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

有不得論若世之同堂異室以西爲上者亦庶乎其可也

郝仲輿曰傳曰禮無不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于私家孫三桓始耳自成王以王禮祀周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修春秋世儒不達春秋之義以宋郊爲天子之事守本傳

祖帝乙之意宋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并以祖厲王為上祖世遂謂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而周公不為褒矣魯頌誇誕季孫行父史克從臾為之夫子删魯風存魯頌即詩亡之意非以魯頌為有禮也諸侯祀天祖天子至亡等也而以先尊後親為禮魯是丘明而謬若此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卿不書為穆公故尊

秦也

春秋自成襄以前大夫將恒稱人趙子常所謂政在諸侯義不繫于大夫是也陳君舉以為繇救鄭之後畧之始稱人非矣至于專使特遣則不得不書名故楚稱屈完晉稱處父又不得拘于此法他如衆國同舉不能立異如曹無大夫而書公子首陳君不當人而從宋稱人附庸小國之君如邾儀父葦從人則人從子則子亦有忽而置之稱人亦有遠而略之稱人不可一法盡也此年四國稱人當繇晉舍楚弒君之罪不討而從事于秦窮兵結怨故忽而置之然六月垂隴之盟爲伐秦而此即垂隴大夫自是一事再見之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娶者大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宜

于此變矣

董仲舒氏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于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

公羊仲舒之言如此因儒者禮法之言不可易也然文公之幣僅不滿二十五月而成婚則遠

在四十一月納幣差遜成婚甚遲則特書納幣未必盡以喪娶也春秋既以差遜之納幣致譏寧不以甚遲之成婚貫罪乎此蓋是以出姜故詳其末故記其本也

趙子常曰納幣致女使卿行皆非禮納幣史不書使卿則書之杜氏曰成公逆夫人亦爲得禮而無納幣者文闕絕也蓋不知此義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

穆四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熊過氏曰商臣之弒其君在元年冬矣已閱歲時伯主置而不問乃惘然聲鐘鼓于荊豫之間以伐其與國是師也失其輕重無名甚矣而謂不貶何哉或曰何以見其貶曰屬辭比事焉見之矣呂仲木言諸卿稱人以示貶其義是也其事非也春秋外大夫將者自陽處父外恒稱人非皆貶也據左氏稱諸侯之師則本非命卿呂氏之言明于義而暗于類例也

此去垂隴之盟半年耳衛在行間伐沈則垂隴之盟非爲伐衛熊氏之言益可信也

沈今汝寧府汝水南汝陽縣即沈地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禮也

翟泉之盟卒王子虎垂隴之盟卒劉卷舍是王臣無卒者矣不稱爵必不應稱爵者熊氏以左氏稱文公而謂有爵或者又因其有爵不稱爵而謂其以外交貶春秋之時安得無外交乎二說皆未盡也

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殺爲非不知胡氏何據且胡氏于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爲非矣不知何不

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秦伯而稱人春秋于秦楚未有純與或始而稱國稱人或終而稱國稱人無定辭也秦自韓原不以爵見于經至康公而遂狄之杜元凱曰晉恥不出以微者告非也秦伯此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左氏艷稱之後世遂列秦穆于五伯而夫子書春秋曰秦人伐晉而已掀天功業若于二帝三王之後又何其赫奕焜燿也昔無小毫無事然至于書栽秦誓屬列國偏善而續之功無大一言之善功莫大焉一念之悔善莫大焉

仁山金氏曰按秦誓秦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左氏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爲敗殽還之作惟史記繫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

郝仲輿曰孟明三敗博一勝得不補亡而是役也晉堅壁清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三敗之恥穆公稱霸在定夷吾納重耳之時不待取王官之後矣豈孟明之功與

鍾伯敬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殽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又曰敗于殽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秋楚人圍江

左傳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熊氏曰非

也懼無禮何不改盟地乎會于二年微者已盟處父喪畢則親受盟于晉君其自託于晉甚矣此說是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傳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寢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

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討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春秋記事書其故者甚少此書以救江者何也晉襄公興師不討楚弑君之罪而區區以救江伐楚舍其大而事其細矣夫書其故者必有故也懼甫曰伐不目事此目事者以見晉襄失先後緩急之義是也王樵氏曰襄公屢戰勝秦不勝滿溢又欲勤遠略以為名本畏楚兵之强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聲伐楚救江偏師涉其境而不敢入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無異于秦兵出關而五國之師皆遯走也旣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亦可笑矣杜預謂子朱者伐江

之師也聞晉師起而解江圍夫四年楚滅江江圍何嘗解也楚勢方張豈為晉師一闚其境而即解去乎蓋陽處父之徒藉口以退師猶夾泜誑于上之故智耳襄公實無制楚憂諸夏之心故僅遣偏師以塞責胡氏乃議其宜合諸侯以秦甲出武關以齊兵略陳蔡而南是時秦方為怨耦豈所能合然使襄公有其志而務其實則亦無賴于秦也

公穀無以字

戊戌〇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〇晉襄五齊昭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三鄭穆五曹共三十陳共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秦穆三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一經書夫人惟此年寵畧左氏以賤逆之公羊曰娶乎大夫也穀梁曰禮成乎齊也熊氏

曰夫人加氏字便于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必言氏季德明言其族黨不從若衆媵然故不氏亦不字胡子曰方逆也而已成爲婦蓋譏喪制未終而納幣故原意誅之夫穆姜齊姜不稱婦乎今謂誅意則宣元年穆姜是矣齊姜歸成在十四年而稱婦是可爲喪娶乎出姜以祖姑成風姑聲姜穆姜以敬嬴齊姜以穆姜其甍葬經皆有日月可考也謂譏婦可乎趙伯循曰有姑稱可施于至而不施于逆特以公自逆成禮于齊耳夫君舉必書此豈嘗事可畧哉故婦者非有所貶亦非公逆也陳君舉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嫡姑也而趙子嘗信之尤爲不道夫可以貶妻子可以貶母乎婦者有姑之辭熊氏辯駁極詳惟曰稱婦姜故不言夫人則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又何說乎蓋婦姜加夫人者尊之之辭也成十四年之夫人蓋因僑如生也此年左氏以賤逆者是爲得之僑如命卿故可以至夫人從僑如稱

夫人是以命卿當夫人也賤逆者不可以至夫人從姑止稱婦姜是以姑當婦也其義似無出此矣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郤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黃正憲氏曰按江本服楚自齊桓倡伯始服中國楚之圖江仍欲其背華從楚而已未必滅也

江之滅葢自陽處父之救速之晉實虛名江受
實禍何不幸哉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郝仲輿曰報王官之役君子曰晉襄公之于秦
已甚矣厥考受施不爲不厚文嬴歸晉穆姬歸
秦兩君之好不爲不戚背父之德違母之覲而
以斂怨豈人情哉覆于殽勝于彭衙取汪三施
而一報猶謂不平乎其求之無已也

王樵氏曰按春秋有只據經文不待觀傳而其
本末自可見者如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
楚以救江狄侵齊楚人滅江晉侯伐秦晉坐視
夷狄之横而不救江之遂滅而不耻乃興師親
將而以伐秦此其義至分明者也秦納文公城
濮之戰攘楚又同力焉秦之德于晉也大矣私
與鄭盟秦伯之小過晉文公既隱諱之而不欲
言矣迨秦潛師以襲鄭幾滅不果而還晉乃邀
而敗之于殽此秦人莫大之恨也秦曰取王官
封殽尸之後見伐不復報此秦晉曲直之辨秦
之負晉也小晉之負秦也大秦悔過而晉不悔
過使有明王聽之必不易斯言矣秦自殽之敗
怨晉而仰楚故穀梁曰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
陳君舉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
楚役矣陸粲氏曰胡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
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
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
于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

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夫以常情待晉
襄以王事責秦穆信乎此求其說而不可得從
而爲之辭非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猶權衡焉
錙銖無所偏重前乎此若鄭伯克段于鄢傳曰
專目鄭伯罪在伯也吾惡知今之伯爵晉侯也
非專目之詞乎後此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
納傳曰此趙盾也聞義能徙故爲之諱吾惡知
今之人秦伯也非諱詞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
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矣惟其有時而

窮也是故求其說而不可得從而爲之辭

衛侯使甯俞來聘

吳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伯主其明年晉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爲之請成執孔達以說于晉而衛遂得免于伐自孔達遭執之後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伯主

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隣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以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夫人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也

熊過氏曰妾不爲夫人也防愛奪也妾母之爲夫人也蓋推人子之情也周禮元妃沒則以媵爲繼室繼室之禮攝女君繼室先右媵其立子也亦然其母故妾也啓嫡夫人薨乃推尊妾母惟定公夫人未薨故姒氏不得推尊也然其子立者則復不然晉杜班在第二以偪姞生襄公故讓而上之公羊子曰母以子貴此言未必非也而儒者不達從而非訕之胡氏之說春秋曰欲崇貴其所生而不顧賤其父夫繼室以媵聖人之所許也繼室則共承宗祀非賤矣生以貴假之而沒以賤治之可乎王子有母死者其傅爲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夫王

子之不喪其母聖人之法也而孟子許之胡子又曰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按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此名服也施于庶母耳非爲其所生母也謂其所生無服非深于禮者也禮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唯君所服則其君非無服也謂其無服者非深于禮者也古者父在而服母則其情嘗詘以其有所厭也無所厭其情嘗伸矣厭父而已于嫡母無所厭也故曰

君之所不服子亦有不敢服也儀禮庶子爲父後者爲母緦註曰君卒爲母大功乃謂之無服乎又其祔也妾祔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中一以上是祔高妾祖姑矣夫妾至玄孫而猶有可祔之主謂聖人不緣人情乎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其言是也于子祭于孫止非也苟于孫止後之妾母將何所祔哉故公羊子之意未必非也昔商人之頌祖德有長發禘祭之詩也其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娀

嚳之次妃也按祭法殷人禘嚳今禘詩乃及于有娀而不稱元妃明殷禘及于嚳與有娀耳聖人之不以爲非禮也次妃可以大禘則與元妃何異乎奈何其謂妾母不可爲夫人也周無嚳廟而有姜嫄之宮周禮大司樂蒞舞大濩以享先妣非謂夫嚳既與禘嚳妃本多故別祀其親者如商之有娀不以元妃之故耶在禮喪服小記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蓋其遺意也然則書夫人小君春秋無譏乎春秋治名實之書經世之大法也吳楚之王僭也經未嘗以王書僭名實之亂也今之書夫人小君而不譏名實之亂是仲尼緣人子之情以忘禮之變而無譏也或曰並后匹嫡古何以禁之乎曰鄭之突忽衛之衎剽皆兩君也奚翅其恐名實之亂也若夫人繼室存沒自別出入之際春秋必異其辭以別之嫌也亦豈若生存並后之意哉今之妾母爲夫人小君不異辭故知春秋緣人子之情書禮之變而無所譏也哀公欲以公子荊之母爲

夫人宗人釁夏曰以妾爲夫人無其禮則妾母爲夫人之始其有司必損益舊文以行之苟無其禮其宗人豈無持釁夏之說者而傳不一言及之哉亂嫡庶大惡也春秋之法內大惡諱今而無諱明人子之尊其母以爲至情非惡也然則聖人之制禮果未嘗拂于人之情也矣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安得古諸侯之禮以證同然之情也哉

乙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三十四
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杞桓十五宋成十
五秦穆三十八楚穆四十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趙氏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耳若每事須一人則魯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灌甫曰此天子厚禮諸侯之妾母其義自明傳謂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榮叔歸含且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天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熊過氏曰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唐孔氏曰含襚者所以昭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濟用天子與隣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到責

其未殯而來此是禮之不通也

何氏曰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高愍忠曰仲子之宮羽數特異蓋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有二夫人祔廟矣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季氏曰召召公奭之後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為氏至平王時別于東都受采伯字天子大夫也此與甘棠詩稱召伯者不同蓋彼實召公封為燕伯故云爾此召伯當與毛伯同例杜元凱以伯為爵非矣

召穀作毛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傳鄀貳于楚

季氏曰秦自僖二十三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又以窺楚也使非

晉以勍敵逼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書此葢有經世之慮矣

高氏曰鄀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爲楚所併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强去郢而都于鄀

季氏曰杜元凱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又曰商密鄀別邑南鄉丹水縣也今按南陽府南陽縣南一百里有南鄉城鄧州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內鄉縣卽蔡所遷之白羽其本名爲析亦鄀別邑

也今鄖陽府上津縣與內鄉相界處置析川縣屬鄧州然則今之上津其卽切近古之鄀國若乎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則鄭漁仲所謂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鄀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鄀時則尚在商密不然則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人豈能越境而遠至其地乎

鄀今襄陽府上津縣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卽東夷楚滅之又滅蓼皆阜陶後六今廬州舒城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春秋辯義卷之十三終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文公二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襄七年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十五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祖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而行父之娶于陳公孫茲娶于牟嬰齊娶于莒皆止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茲嬰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自逆猶可敖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姑聘宋而爲意如逆則又甚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黃正憲氏曰按晉伯之衰起于楚強而楚之得以抗晉稱雄者實起于襄公絕秦以自弱也至于北狄猖獗襄公何曾出一師以攘之箕之敗如驅寇門庭僅僅免于虜掠之辱耳是壞文公之伯業者襄公也李琪氏乃謂襄公戰殽以卻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伯者之略不亦謬哉

驩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熊過氏曰盟主薨卿共喪事非禮也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薨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禮樂之自諸侯也今按春秋之初禮猶近古故僖公以前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

晉文卒葬皆使微者行故名姓不登于經則大夫吊卿共葬事之令亦豈晉文之所昉乎自是叔孫婼葬平公意如葬昭公鄭至少姜以妾媵而諸國卿會葬矣三月速葬大不懷也趙盾欲禦秦之送雍者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夜姑出奔狄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

熊過氏曰處父稱國殺據公羊則君漏言而射姑殺之也夫漏言小過坐以殺大夫則不惟失實而情輕罰重亦無以蔽罪矣且國未有于君而襄公又沒且葬乃以漏言罪之所謂誅于既死不亦太嚴乎據左氏則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鞠居殺之爾下相殺無與于君然宣十五年王扎子殺召伯毛伯殺毛召若本王子捷與

一鞠居之殺處父實同而春秋誅意于子扎不書天王也今書國以殺而鞠居射姑乃沒其主名可乎哉或曰射姑奔狄處父見殺之跡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殺山者豈魚石乎趙木訥知疑處父見殺之故而不知宋山魚石華元之例歸罪于趙爲可恨耳夫殺處父者非射姑而傳以爲射姑非晉君而經以爲晉君然則果誰殺之耶趙子嘗曰國無君大夫方專廢立則爭爭則相殺廢立之罪不見于春秋是故以國殺見君卒國亂澤不足善其身後不書殺者名氏不嫌君討譏不在相殺近之矣與莒殺其公子意恢同

樂正子記靈公幼處父謀于趙盾欲易之弗克詠焉故稱國殺君與臣殺之詞也

黃正憲氏曰賈季本以中軍將易班在宣子之下居宮必偃蹇忿怨兩不相能姑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奔狄宣子遣臾駢送帑葬其憤且利其去也此狐夜姑出奔

意或然也

射穀作夜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則天子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政于路寢門終月故于文王在門爲閏而文公乃以爲附月之餘而不告故左氏言閏以作時時以作事不告閏朔棄時政也高抑崇曰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爲其可已也猶有二義當推其本如事之善者大旣不能行

而僅行其細則猶者幸詞也本不足觀徒事其末則猶者已詞也春秋葢有同辭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而不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矣幸其不已者愛禮存羊之意也

辛丑〇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〇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十七卒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傳關晉難也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杜氏曰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書取易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絶太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遂城郚

郚今泗水卞縣城地郚接須句以備邾難也

黄正憲氏曰按左傳曰關晉難也又曰寘文公

子焉據杜氏則須句魯封内屬國成風之母家也據趙氏則須句乃邾之屬邑繇前而觀則絶太皞之明祀以與鄰國之叛臣繇後而觀則取祖宗之封邑以啓背父之逆子無一可者也文子當國何狼狽至此哉

夏宋公王臣卒

王穀作壬

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國亂其弟禦殺其世子而自立國人

殺禦而立昭公襄夫人者君祖母也有淫行昭不禮焉公子鮑者昭庶兄也有佞才夫人私之于是夫人欲殺昭而立鮑穆襄之族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公孫固爲大司馬也與公孫鄭二大夫昭公之所與存亡者也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擅殺之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其名不足記也趙子嘗以爲死君難不名義不可通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今平陽府猗氏縣有令狐城

晉先蔑奔秦

啖氏曰傳云敗秦師非也按經書戰明二師相抗敵矣傳云潛師夜起與經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靈公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自相背耶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爲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誤也王子辨之曰啖子之辨是矣但先蔑若在秦未歸安得書奔秦則先蔑是逆雍之後還至令狐乃復奔秦也惟先蔑將下軍一句明是傳誤卓子又辨之曰王子之辨是矣先蔑將下軍亦非誤先蔑原爲下軍將出則將命歸則復位常也先蔑雖身逆雍然國家大事豈有顧忌受秦爲賓不受爲寇宣子有言矣蔑安得不將以先蔑將下軍爲誤者亦非也趙孟立長實是爲國忠心若果非忠自貪立幼王氏以盾立雍爲私者刻矣靈實出嬴按春秋秦徐梁黃葛五國皆嬴姓敬嬴未知爲誰女姪娣媵從不擇小國熊氏以晉不與四小國爲婚必出秦國拘矣若趙企明趙盾修先君之

怨爲秦戰者則于傳無考又鑿矣晉秦稱人者秦人中國未曾稱爵也晉非有理直氣鋭之事稱人亦可也說者以爲罪秦伯而人之然左傳明載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則是秦人者徒衛也安得不人程氏以爲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夫晉不謝秦是矣他人有君

而求立之與我何與而問其正不正乎則又迂矣

蔑公作昧弁上有以師字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問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于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郝仲輿曰魯以狄難告晉晉趙盾因賈季而讓狄焉仲尼所以猶取于齊桓與管仲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晉侯立故也

此公會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而諸侯不序非左氏誰知其為七國之君乎左氏曰公後至不書所會然夫子明書公會安得為公後至穀梁曰諸侯略之也陳氏曰晉始失伯也散辭也失伯當咎晉襄靈公幼小初立何以知其失伯卽後日失伯今安得預斷而散之略之許氏謂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扈之盟始君子惡之然靈公襁褓非當國大臣誰任其責或曰衆辭湨梁諸國之大夫可以衆言此一國之大夫耳不得言衆或曰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盟諸侯夫兒啼之主其聲呱呱胡可責其有禮至趙子常曰晉襄公卒靈公幼楚人已知北方可圖諸侯以為晉不足與鄭受盟于楚而齊魯俱二中國無伯矣故于靈公之盟會略諸侯不序

以明晉伯中衰議論雖大情事不符卽如趙子所稱不及楚師取宋齊之賂皆後日事春秋當靈公初立卽爾加誅恐聖人不若是憯也故數者皆不足以斷是法也惟或曰無君庶幾近之而熊氏猶以為晉靈自在與蔇盟不同不知數歲之君惟知飲食猶無君也況君立不定二國正同魯欲迎公子糾不克立故莊九年蔇之盟大夫略而不序趙盾欲迎公子雍不克立故今扈之盟諸侯略而不序略諸侯自略大夫也不

一然文二年垂隴之盟亦大夫士穀主諸侯何以得序說者又曰垂隴晉襄命令自出不嫌也故仍嘗法靈公柄臣爲政嫌也故特書變文毋乃强爲之辭乎

扈今開封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爲魯患舊矣自服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戢今中國無霸復將侵魯故先伐莒以害之公孫敖于是往盟于莒修僖公兆向之好協謀以爲備也左傳謂穆伯娶于莒豈姻婭相恤未必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爲仲遂逆己氏之說語近于誣亦喜談女德之習態耳

壬寅○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左傳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討扈之盟也

左氏以前年扈之盟爲公後至故令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而公子遂再往會晉盟也後至之說已辨矣則今盟非爲討扈之盟乃所以釋扈之盟也後至者不當時見責乃踰一年而後討乎

王樵氏曰按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兩國之大夫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又大夫之專盟自是始也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繼此而有袁婁之盟鷄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之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

衡雍鄭地今滎澤西北在踐土東南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王樵氏曰按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一事而再見謂如齊爲逆夫人也故于其至也卒名而已此盟戎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胡氏謂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别之是也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出再書公子遂者謹戎之盟也左氏云珍之也大夫無遂事權臣專行而莫之忌雒邑王都所在戎醜居之無制甚矣不能攘却又盟好是修乃以專命境外爲得專之宜而珍之可乎自秦晉遷陸

渾之戎于伊川不惟亂華而其逼周亦甚自是伊雒之戎世爲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繇此觀之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魯以千乘之國戎在千里之外保境却敵無他策而以望塵納好爲得宜不亦悖哉

高忠憲曰天王盟不奔喪而遂與㑹與雒戎前後會于王都之側尚猶待于貶乎

雒戎雒水名諸戎雜居雒水之間故曰雒戎暴王畿采地

雒戎公作伊雒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朱子曰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巳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趙企明以巳氏之事去經甚遠此敖自以國權在遂憤而出奔也然淫荒之人至棄子

離家以奔他國而罷此一人也秉權非其所急矣

公無而字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宋昭公下忌其公族上不能其祖母以致再亂爲亂者戴氏之族而書宋人非一人見昭公無政而臣庶得以擅殺大夫也大夫者孔叔公孫

鍾離也而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
也司馬者公子卬司城者蕩意諸也又特以官
舉者義繫于其官而名不足紀也
左氏載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
于府人而出或疑公子卬死節可嘉蕩意諸去
國有禮何以不書于春秋然宋是時國有淫毋
君方意忌大臣疎遠宗族樂豫舍司馬讓公子
卬則卬固從君于昏非見幾避禍之人明矣其
死也既不可下同齊莊八人又不可上擬荀息

仇牧故書司馬司城從大夫衆詞書之夫司馬
司城官也爵則大夫也司城固以其來奔特書
矣司馬不從大夫并書而又書司馬者抑以握
節以死效節府人爲其死節而作此例歟
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解
云謂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
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曷爲不以官
稱之
癸卯○頃王元年

九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
鄭穆十曹共三十五卒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
昭二秦康三楚穆八
春毛伯來求金
公孫敖不至京師毛伯遂徵職貢以供喪紀此
時天王方在諒闇不當遣使故與求車不同熊
遇氏曰不稱王使有司以其常典行之非出于
王如今時年例差必受璽書從事乃稱欽差也
託于王命者政府自有成法周公曰王若曰此

其式也按熊氏此例可通全經春秋各爲一國
疆域不通人臣出使無不禀自朝廷卽遊如聾
良如季未有漫然自行者有特遣常事之不同
耳然于此條又不合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趙氏曰喪卿共葬事于是始見也天王崩諸侯
不奔喪而以微者行自東遷以來失之矣于是

襄王使大夫來會僖公葬則含成風且會之葬魯亦以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而後得臣葬襄王一則以其來不可不往也一則以其如晉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弓如晉葬平公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葬景王舍是葬天子魯無使卿者矣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此春秋之實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等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蘇子繇曰春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此以歸寧告廟故書

夫人未嘗至此何以至以歸寧也至者殆之也歸寧何以殆婦人出門凡事有畏今出境外矣何得不殆然則于祓于祝丘反不殆乎此亂道之行途人殺之可也不必殆也春秋于祓于祝丘宜殆者而不書至此不宜殆者而書至正與桓盟不書至而納幣觀社書至同聖人書法之妙也穀梁不解斯義曰卑以致尊病文公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經著先都二條一以志晉靈年幼不在諸侯大夫相殺一以志趙盾專政之始也孫明復漫以不得專殺書之非是

王樵氏曰按左氏言夷之蒐本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以陽處父之言而易其班故狐射姑殺陽處父又稱是蒐也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箕鄭父作亂使賊殺先克此一事也而兩言之蓋襄公先欲用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又欲用士縠梁益耳而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襄公因是而止而陽處父又薦趙盾之能曰不如使仁者佐賢者趙盾賢射姑仁于是襄公又易其

班使射姑佐盾是時諸大夫皆有不平之心矣狐射姑首起而殺處父射姑出奔而先克代之諸大夫滋不平故先都等以失職怨望而作亂左氏首箕鄭父而經重士穀盖士穀有元帥之望襄公所先擬而趙盾所尤忌箕鄭父先都等則附謀擁和者耳前後陽處父先克之見殺狐射姑之奔士穀箕鄭父先都梁益耳之死皆以盾之越次而為中軍帥故也故春秋殺稱人而死者不去其官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以累

上之辭書之死者不去其官以見非國討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王樵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得志于中國兵不加于鄭者十五年矣其君臣之心曷嘗一日忘哉故靈公立趙盾為政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夫以晉君臣之志不在諸侯其迹未有形于外也猶主夏盟諸侯未叛范山奚自而窺知之哉蓋于其行事而得之耳據經所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晉侯立故也蓋趙盾强諸侯為此盟也自是之外則二三大夫爭于寵利報怨市權自相專殺而已千載之下猶足以知之而況當時乎楚商臣弑君之賊身負討而不忌見可傷而動師于狼淵以伐鄭當中國耳趙盾以全盛未少挫衂之晉合四國之師名曰救鄭乃遷延猶豫不及

楚師而還楚得氣去明年而有厥貉之次晉遂不競而楚莊伯趙盾為之也故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皆國卿畧而書人賤之也熊氏不信左氏而凡春秋書人者率謂以微者行是春秋全無義例矣可乎哉

夏狄侵齊

左傳夏楚侵陳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高忠憲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襄公書地震者五陽微陰盛之象也孔晁曰陽伏于下見廹于陰故不能升以至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欲伐晉楚將圖北方故先爲結好之計以止其援遠交近攻之策也
春秋待秦楚吳之君畧之耳故執宋公而楚稱子以後或皆稱人無所進退也待秦楚吳之臣

畧之耳故楚椒不稱大夫而吳札亦不稱公子無未命巳命也然楚至是君臣同見于經矣書楚子矣向以執宋公故稱子巳仍書人今稱子定矣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雖謂春秋進之亦可也
椒穀作萩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張洽氏曰杜氏云秦慕諸夏欲通于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風愚謂當是時秦

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
公羊何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說者遂以此例惠公仲子謂仲子爲惠公之妾母不知下有之字上不必言及文法固是如此且仲子于惠公爲妾于隱桓則爲母不言及者並尊之辭也
黃正憲氏曰按僖公成風妾母繫子之辭也婦人夫死從子況妾母之于國君自當繫子爲稱非以子而先母也秦人欲親魯以間晉而無其

端故追贈僖公并及其母彼但取禮爲重不暇計襚非其時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爲非禮耶若穀梁子謂卽外之弗夫人以見正而胡康侯遂有卑身賤父之論矣夫邦君之妻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魯豈其歸襚之辭乃直呼其姓氏耶況當時卒葬成風皆以夫人禮書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見正耶但隔世巳遠時無喪禮若止書歸襚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之例則混而無別故僖公成風者

乃史官核實之辭

趙子嘗曰策書之法凡大國之下大夫小國之卿皆稱人二傳謂之微者秦康始假吊贈以通好于魯來者非卿故書人凡書人來皆不言使不以賓禮接也

葬曹共公

甲辰○頃王二年

十年○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

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傳春晉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

書有稱秦者焉有稱秦人者焉偶舉耳得失無所在也春秋于楚秦大槩俱不欲純與也楚自十一年伐麇前以就宋公稱爵他則否伐麇後乃主盟中夏定書楚子耳若秦則與楚滅庸後漸入于楚矣以後終春秋未嘗動中國故秦終春秋不書秦爵此前以獲晉侯書爵此後以來聘書爵惟此二書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熊過氏曰此鬬宜申也未爲卿不氏宜申事商臣君臣之分已定而謀殺之則此討亂稱人可也而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胡子以爲徵義趙企明曰宜申而捷則亦爲楚人討逆故以無罪書也說者以與楚之殺大夫當必關中國而後錄者非據左氏宜申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

讒言信矣故不以討罪例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立故也

趙氏曰公及之不書公諱與天子大夫盟然公身與盟三傳無明文

熊過氏曰畿內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內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

詹萊氏曰蘇子不來公不如跳及之必會大夫也不書者諱與王臣私盟于京師也季本氏曰女栗畿内地蓋近女水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公爲左孟麇子逃歸

按左氏傳文似陳鄭楚及蔡侯次于厥貉然據經則楚及者止蔡侯也至鄭伯爲左孟則田孟諸事也此一事也若據實書之當書宋人鄭人與楚田于雲夢以記中國從楚之變然孟諸之田實非本事宋人偶作弦高之犒道田孟諸聊以自解耳堅事楚者惟蔡厥貉之從惟蔡以前息之會無蔡以後孟諸之田無陳各不相謀也熊過氏曰陳鄭本不會故新城之盟有陳鄭而郤缺于是乎有戊申入蔡之師若陳鄭實會如宣十一年辰陵者春秋亦無庸沒而不書以此夷夏盛衰之幾故曰外次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是也謂關天下而書也寧有沒其實者哉

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厥貉之次將以伐宋也因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而麇子適逃歸故其禍遂中於麇爾

黃正憲氏曰按前年楚子使鬭椒來聘專爲通道中華以便北侵之計故此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所必至之地也越此則歷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故曰次獨書蔡侯者陳侯鄭伯皆從事于晉當楚子經其國或一迎勞而不與偕行惟蔡背華即夷已久故獨同次厥貉耳說若泥左氏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之說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

位降爵之說誤矣

厥公作屈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一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楚子書爵始此

麇公作圈今均州之鄖縣

夏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匡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彭生公孫茲子叔孫得臣弟別爲叔仲氏所謂惠伯者也

承匡在襄邑今睢州

公穀無仲字匡公穀作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傳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叔孫追之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二年獲其弟榮如鄋瞞遂亡高忠憲曰比年狄侵齊者三侵魯宋者一得臣乘其間而敗之自是終文公世狄不復犯窺齊魯惟十三年一侵

衛耳則鹹之役不爲無功也

熊過氏曰鄋瞞之狄漆姓防風後在鉅鹿以此鹹今開州古東郡濮陽益衛地杜云魯地非也

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二十一鄭穆十三曹文二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郳伯卒郳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郳邦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公羊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孫氏曰莊八年郳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逼爾

太子朱儒非有大罪位無可絕魯安得絕之特書郳伯春秋蓋著其爲君之義也況在春正月又已踰年矣劉氏以太子當立郳人不得絕之春秋大居正書曰郳伯是也不名者公羊所謂兄弟辭也蓋郳與魯最親伯叔兄弟皆忍以失

地相例乎陳君舉言辭從主人與晉太子州蒲魯爲晉侯一例熊氏謂郳伯其後必立位故書郳伯者誤矣魯優郳伯如此于于是益信次郎之師蓋有所不得已也

郳公作盛

杞伯來朝

左傳杞桓公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公穀皆以爲公姊妹之未適人者故稱子貴之也成八之杞叔姬公穀皆以爲出也

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唐孔氏曰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

趙子常曰子叔姬既絕于杞故不書國成八杞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絕之故書國魯君皆爲之

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子叔姬不書葬同于在室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亦不書葬魯不會也齊子叔姬非罪出而與郯伯姬皆不書卒者宣成之世恩有厚薄皆不得以夫人禮成喪也又曰說者疑杞絕叔姬此非子叔姬以前不書來歸傳又無子字也不繫杞杜氏謂未歸而卒則亦不當旋絕之竟排傳妄非也蓋叔姬不安于杞假歸寧以反故杞伯來請而後絕經不書始嫁與來寧法與郯伯姬同卒不繫杞

者既絶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積叔故或加子以自興是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者或時習通稱也張洽氏曰文公女故曰子以别于先君之女也

鄒肇敏曰按杞桓公姑容乃成公之弟惠公之子共公之孫而求婦之伯姬乃其祖母共夫人也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杞時共公未立其父杞靖公十七年而伯姬之歸已書于冊則謂內女嫁爲夫人然後書者非通例矣靖共惠成桓

杞君之次也共公在位八年莊三十一年立共卒當在僖五年而經不見魯人喪紀之缺可知是年春書杞伯姬來朝其子其子蓋惠公也時惠公必尚幼未能行朝禮故其母挈之而來惠公在位十八年僖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者是巳左傳既誤以爲成公僖二十七年成公四年杞子來朝則成公也傳又誤以爲桓公考杞成公在位十八年當以文八年卒而亦不書至文十二年乃成公弟桓公姑容之四年傳于其來朝曰始朝公也謂桓始來朝則可如謂前此皆在而今始朝公總此一杞桓則將置成公一代于何地先是僖三十一年杞伯姬共夫人來求婦則未知其爲孫成公聘歟桓公聘歟如爲成公聘也者成公殁巳四年不應至是而後絶意必爲桓公聘也所聘即子叔姬也子叔姬不言杞蓋未嫁之女也未嫁則何以絶叔姬蓋有疾而瀕于危也何以知之以下書子叔姬卒知之杞伯之請重在無絶昏而不在絶叔姬是時叔姬

于歸有期疾甚魯爲之告于杞杞伯因是來朝并訂後姻耳然叔姬未嫁何以書卒喪服記云婦人笄而不爲殤注女子已笄者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蓋其例在僖九年伯姬卒穀梁傳曰內女也許嫁而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夫子叔姬亦猶是也其以爲見絶于杞故不繫之杞者非也

啖氏曰此傳當在成八年誤置此也

夏楚人圍巢

巢今廬州之巢縣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秦用遠交近攻之策終春秋魯未嘗聘秦秦子至是始稱伯術者大夫故名而不氏非貶而去族也秦將伐晉魯王晉故爲之禮外大夫來魯未命者例書名公羊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非也

術公作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爲令狐之役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將中軍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

自殺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伯矣晉主夏盟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于邲之敗蓋一轍也

凡戰不言及交綏主也此皆例也穀梁傳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其說亦是若杜元凱秦晉無功以微者告故稱人王氏謂彊場之事守吏自相忿爭皆非也

高忠憲曰黷兵殘民其罪同不言及無曲直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

河曲黄河之曲在蒲坂縣今之蒲州同州是其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在莒東北此東鄆也莒魯所爭者今莒州沂水縣古城陽姑幕地城之備公孫敖也公孫敖奔莒魯人畏莒間已也諸鄆又近費季孫食邑

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略于是城二邑以師焉然鄆在莒西諸在莒東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書及者先後辭將因諸制鄆也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不能伐莒問罪而徒費司徒財力焉魯人淺謀矣春秋帥師城者三此年及襄十五城郛哀三城啓陽是也左氏曰書時時矣又曷書哉成元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皆東鄆成四年城

鄆乃西鄆也莒魯之爭始此

鄆公作運

春秋辯義卷之十四終

春秋辯義卷之十五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文公三

丁未○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三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傳遂遷于繹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大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群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高抑崇曰世室者人君之所常有事者也公每

月朔之有司以時欵望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
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大公作世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高氏曰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來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來至于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其得已哉强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

計爾而晉未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會下公無公字
秋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還上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棐

請平于晉也王樵氏曰此因承筐之會鄭欲來謀諸侯之從楚者故公親如晉而二國因之以求成也下泉小國困于大國之陵暴而思周之詩也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傷今之不然也觀衛鄭二國之情亦可見矣觀衛鄭二國之汲汲于晉則陳蔡諸國之不得已于楚又可見矣惟無明王賢伯以收之耳晉之不在諸侯也久矣救鄭而不及宋伐而不救使三國折而從楚誰之咎也乃始以謀二爲辭

求諸人厚而在我無可恃之實徒勤諸侯盟亦何益矣故特書公如晉衛侯鄭伯會公以明諸侯之情志晉政之偷也
自晉襄沒而諸侯不復合矣楚人覬中國無伯乃伐麇圍巢其勢漸逼衛鄭是時二國欲從伯王無繇公將如晉故衛侯會于沓公還鄭伯會于棐蓋以魯爲望國從違之計決焉于是明年有新城之盟終文公之世楚不復內侵兩會之力也

棐鄭地卽棐林在新城東北宛陵東南
棐公作斐
戊申〇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爲匡王春秋皆
不書崩葬
十有四年〇晉靈八齊昭二十卒衛成二十二蔡
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
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
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熊氏曰卽叔仲彭生旣仲字趙企明曰邾侯魯
隙修須句之怨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
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
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卽位
齊孝公名昭謚潘亦曰昭非禮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趙子常曰
諸夏之志也晉侯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
戰而楚浸彊交聘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
遂不競于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
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于晉而爲此盟如之

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于晉也而徒以趙盾
主是盟書曰同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此趙氏
之說也然而扈之不序非散之略之之說也
新城鄭地宋有新城在梁國穀熟縣西姜廷善
曰新城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楚人之必爭也
杜氏以爲宋地非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傳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胡傳易之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

四傳皆得旨趙盾蓋有悔于令狐之役矣獨公羊以稱人爲貶則非宜公以後使伐多書卿名

文公以前皆稱人不應此獨以人爲貶也

捷公作接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委命奔莒所當廢也已而奔齊王齊而請復公于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

高氏曰特書其卒以著典刑之壞且爲齊人歸喪起也此等事春秋不書亦可書之其以惠叔之孝獻子之賢而特崇獎之歟班氏爲安世而恕張湯情理自不可已可謂善學春秋者矣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灌甫曰傳者謂齊舍立未踰年而稱君重商人之罪也按春秋已即位稱君未即位稱子如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是頃公已即位矣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書鄭伯伐宋則是悼公已即位矣春秋凡書未踰年君者皆類此不謂因重商人之罪而稱君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

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

熊過氏曰公穀皆曰子失之失也者謂衍文也黎淳以爲宋公之子若子同子糾則爻庶無夫理孫明復以爲子姓哀名諸國之臣其時皆未有用國姓爲氏若婦人者子爲誤文子矣則字也即子哀可褒褒者在事何用字以顯之哀仕危邦自無去理然辭尊富居貧賤守封人而去卿姑取節焉亦可矣必欲其爲陳文子晏嬰乘豫豈所以責封人哉

鄒元錫氏曰卿大夫之奔辱矣而貴乎家貴之[illegible]不食汚君之食而違禍者速也卿大夫之見執辱矣而善叔孫舍善其不以貨濟身而衛國者忠也卿大夫之見殺又辱矣而賢孔父仇牧荀息賢其不以死生易志而成信者節也共姬之貞錄及于來媵曹公子之節錄逮于嗣人此春秋之義也

宋人將弒昭公蕩意諸高子哀皆忠于昭公而見忌于公子鮑之黨是以來奔故一書其官一

書其字而不名以別他臣之見逐于君者

郝仲輿曰宋昭公無道高哀來奔往年蕩意諸亦來奔不稱名書司城國難之辭也詩云正大夫離居不誠意諸也未幾求復遂及于禍子哀來奔不復禍亦不及故書名以信之聖言如化工隨物惡在名之賤而爵之貴者也儒者辭窮則稱變體吾未如之何矣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王樵氏曰兩書齊正不欲以姬繫于單伯也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別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言淫乎叔姬者誣矣齊人誣而執之又無辭可竟而歸之公羊穀梁乃從而實

之何其乖謬也商人弒其君執其君之母我以好請又執我使臣則其不書商人而以爲齊人執之何也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克弒蓋從之者多矣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爾爲之曲沃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欲其成矣亂臣賊子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歸之前之商人後之田氏其轍一也親弒其君而莫討執乎君母而莫救則齊人同乎惡矣

舉齊人則商人之罪在其中舉商人則嫌乎亂
賊者辨其姦矣
此事左氏爲是以王寵求昭姬單伯爲周命大
夫無疑也啖氏則以本國人無執例而疑之不
知此變事不言執則必言拘言囚言𦆍等字様
又不可也陸淳爲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何
所考據至吳幼清撰出舍急欲婚居食取文公
女舍已被弑姬無所從一段説話出來大理可
以心斷事難以妄求舍左氏明載之文而從諸
家自撰之説則惑之甚矣

公羊云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
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事
執也王樵氏曰按稱行人而執者如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晉人使告服于晉故也晉人執衛行
人石買責其伐曹也此並爲使事而見執故稱
行人公羊所謂以事執也公羊此傳止可通于
此二例若單伯子叔姬之事則其事與而經書
亦是不可以前説槩也緣上既云單伯如齊則
下不須復云行人左氏自以單伯爲周大夫則
又不得云我行人矣況下有叔姬則又不可云
齊人執我行人單伯及子叔姬矣

乙酉〇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〇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
三蔡莊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陳靈二杞
桓二十五宋昭八秦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趙氏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耦代之且
來盟然後弑其君則知身爲世卿外結援隣國
内浸手于襄夫人以成鮑之簒若華氏之族也
華元司寇華御事之子而代公子成爲右師蓋
鮑與夫人所位置者而昭公豈能用之如華元
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而盟王爲不足忌於
是使華耦來盟于魯既晉衛陳鄭伐宋討弑君
者而魯不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

之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于此甚深致意焉
宋襄夫人淫惡是縱戴氏助虐比於昭公虐徧
不善公子鮑不義得衆宋國岌岌幾亡于是有
子哀見幾者以來奔華孫曉事者以圖繼華孫
之來立言措意未必不以鎮撫億寧望魯觀後
晉衛陳鄭伐宋討弒取賂而魯獨不與則來盟
之效矣華耦與戴氏同惡不可知然此來盟所
無結黨弒君之事書法與高子來盟同其詞似
若無惡焉者耳其稱華孫宋立華氏使來宋政

應得稱氏與魯季孫仲孫同也稱司馬宋承二
代得自命官也不稱使必非承夫人群族意旨
者也左氏曰貴之是也豈華孫爲秉國世臣有
置君定國之慮者乎

孔氏曰治邑大夫例呼爲人孔子父爲鄹邑大
夫謂之鄹人知此下人是下邑大夫

夏曹伯來朝

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羊傳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胡傳公孫敖廢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
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爲文伯惠叔二
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紀其事
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無
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姚舜牧氏曰春秋明大義以教天下此論魯事
豈因其二子之哀即寬放之罪以若教耶是時
商人行逆于國蔑視我魯單伯承王命請昭姬

則執之公孫敖負大惡死于齊故歸之魯不得
已從其歸然後釋單伯釋子叔姬次第歸于魯
春秋去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
子叔姬今年夏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書
單伯至自齊秋書齊人侵我西鄙十二月書齊
人來歸子叔姬其罪案昭然若于簡冊恨諸儒
不比事以觀獨于此條從許翰之見謂文伯惠
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獨不按前後書齊人字
面耶齊人者人商人也五齊人總同一書法

左氏載二子之請非誣但不識夫子春秋記魯齊之正意耳公羊傳脇我而歸之一語極勘得好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入蔡城下之盟而還

自伐菁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繇是凡役書大夫

秋齊人侵我西鄙

春遣行父訴于叔姬之事于晉故齊怒而侵我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

趙氏曰行父以齊難故如晉者再而晉侯受賄不克伐齊公於是遂舍晉而屈于齊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

季氏曰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于列非也夫靈公幼冲未嘗遠出若有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而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爲主無覇之辭也陳傳良氏曰國君不序散辭也

諸侯無統紀矣此說得之諸侯者新城之諸侯也而魯晉不預焉蓋季孫行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于扈而趙盾視如尋常恬不爲意故晉人不出行父竟歸而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要結以尋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諸侯不序無覇之辭也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此扈盟不序公不與也尋新城之盟不再叙也無能爲故也不然蓋有公不與而書會者多矣蓋有尋盟而屢列諸侯

之名者亦多矣惟其無能爲也于是以公之不與而又同此新城之諸侯也故略之而不序弟不可以是斷曰晉靈公之會盟不序而已彼新城之序者又何以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王故也

熊過氏曰杞叔姬來歸繫之國見絕于夫也此書來歸子叔姬齊人絕之也寔惡之辭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姜廷善曰晉以魯之訴盟扈將以討齊而不果齊歸子叔姬而又侵我怒我之再訴于是有扈之役也扈之役曹伯與焉國小而近故乘侵我之勢以伐曹名曰討其來朝于我實以懲其從晉也

姚舜牧氏曰商人弒君自立且執君之母執王之使其罪惡特深春秋于上五條皆人之正其罪也此與上侵西鄙事同乃竟侯之何也此非與之也諸侯會于扈何爲者乃受賂而寂寂哉商人至是始成其爲侯無復忌憚矣故侯商人罪晉與諸侯受賂而不知討罪之義也然行師以爵行例也

庚戌○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元年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弒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谷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弗者遷辭齊非能責行父之抗也又非貶行父如晉閣已也直責賂耳于是乎襄仲納賂春秋書此病文公蓋行父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郪公作犀丘穀作郪丘公羊疏作留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如此則四年夫人風氏薨灌甫以爲文公妾母非矣嫡夫人在風氏安得稱夫人也

毀泉臺

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郎臺毀之可也勿毀可也泉臺勿毀可也若左氏有蛇之數作史者

漫文耳無關輕重穀梁之喪不貳事貳緩喪也此義詎止蓋三年之喪期不使從政且然豈以國君居喪反作不急其云緩喪緩慢之緩非寬緩之緩也不然魯爲大國詎因小小力役便致不成喪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秦自是與楚合矣王樵氏曰秦爲晉膈不通東諸侯楚北向而窺中國則晉當其胸齊格其脇秦嘗窺鄭卽爲晉所挫人咎襄公啓怨不知亦事機也秦東窺不遂又南通楚鬱其鋭以厚楚力故至于戰國而秦不可制晉分爲三又適足以資秦也秦攻韓魏猶春秋楚之于鄭也晉之爭鄭而六國不知爭韓魏故秦遂并天下楚乍起乍張未嘗鬱其鋭至七國時楚爲秦弱七國之秦乃春秋之楚也熊過氏曰趙企明謂楚莊圖伯其爲謀深矣成王穆王將求諸侯則直與中國爭鋒伐鄭伐蔡伐陳以闘于夷夏之境今莊王之興乃西連巴秦繞出晉之後西南既

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

楚莊有志中國而中國之伯統適中絕而莫振故春秋謹而志之今書楚人巴人秦人滅庸曰是索中國之西南而彊之也非志庸巴也宣公八年書楚人滅舒蓼曰是索中國之東南而彊之也非志滑汭巴也

巴今巴縣北合州南庸今鄖陽府竹山縣古上庸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季本氏曰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群公子以攬政權耳群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强家制其衆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爲不至于弑不止矣故稱人以弑衆亂之辭也左

氏以爲昭公不禮于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姦諉罪之辭也若胃公子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葢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歸于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尤乎

辛亥○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林父稱人杜氏得之杜氏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失所者猶言不得其平也啖佐以爲不命之卿例書人非貶者誤矣

杜氏曰自閔僖以下終春秋陳侯嘗在衛上今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左傳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聲公作聖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宋鮑弑君不能討立之而還于是晉靈復合諸侯平宋而定其位何以爲伯王哉以鄭伯貳于楚不見鄭人辭曰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于儵鄭人亦知晉靈之不足與也晉鞏朔乃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爲伯王于諸侯有質者乎明年鄭遂與楚伐宋中國不能

于討賊而使夷狄假途以信大義扈之會爲之也

不序諸侯略之也晉衛陳鄭伐宋之四國也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卿大夫也而曰諸侯事統于君故稱諸侯也辭罪而往受賂而還各將歸國至扈而再會齊魯方有使盟之事故不序

郝仲輿曰定宋鮑也往年諸侯討齊盟于扈納賂退今年諸侯討宋會于扈立賊還事同書同削晉伯稱諸侯畧之傷無王也

秋公至自穀

高忠憲曰言至自穀則不會扈可知也

冬公子遂如齊

壬子○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晉靈十二齊懿四弑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鄭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黃楚望曰說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說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自爲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二事而八事皆爲齊于是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卿位皆遂爲之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

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

黄正憲氏曰按三家之强雖自僖公皆繇文公之委懦也盟會不躬月朔不視怠忽荒政太阿倒持魯之終于不振誰之咎哉夫前書毁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儻即其地耶信如左氏之說則蛇之妖乃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者矣或曰隕而斃益發之出于卒然者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實弑齊君書法宜曰盜今書曰齊人何也懿公雖驟施得位而齊人固勿與也公子元終不以爲公曰夫已氏則當時國人之情可知歜職夫固知國人多不義其君而後動于惡者也左氏載二人既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惟齊惡懿公而不討賊故二人得從容而去無所畏忌則是國人殺之也著國人之弑以罪君也

汪氏曰歜職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爵而行略不畏忌如肆行于無人之境則齊人因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以弑君係之齊人宜矣然商人前書弑舍今既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例以盜殺書蓋罪齊人既以爲君而又殺之也朱子綱目於隋煬前書太子廣弑帝後書宇文化及弑其君廣蓋取法春秋書商人之例耳此李存孝之殺其養父而歸

朝廷君子不予以從義而豫讓之不肯委質爲臣而報讐者所以見稱于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魯以二事如齊故並使其實仲遂殺適立庶挾

得臣以同往也熊過氏曰胡康侯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䂓體也其有變文介副欲以起問者見情事也子惡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爲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二卿並使自此始

汪氏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爲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祖考故亦仍舊史爲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爲死節則人君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發仲遂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于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荀息異然

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王樵氏曰按子般子赤皆未踰年之君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之子般是也既葬則不名子赤是也子般子赤皆以不地見其弒與隱公閔公同君薨不地故也無成君未成君之異也公穀起不日之義胡氏因謂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此恐不然夫稱子與名不名所以施于君見人子嗣親之禮也君薨不地以見其弒雖未成君亦同所以施于臣見大惡一也若謂成君弒不地子亦未踰年故不日以別之則子般何以日乎

王氏又曰叔仲惠伯叔牙之孫叔彭生也襄仲
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惠伯齊爭之可
謂無媿于大臣之義矣不克則死之大節皎然
無可議者獨經不書爲可疑或謂不發襄仲之
謀令君及禍故不書者謬也是時君甍子幼逆
臣當國叔仲言一出口即殺之禍自而發其謀
乎莊十二年胡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
死節書此亦責之過矣叔仲弗聽公冉務人而
入非叔仲之愚也非君命而不入猶不免也若

君命而弗聽則吾拒命矣君見弑而死之正也
安得以爲死于亂賊之詐命而苛議之乎董卓
召皇甫嵩嵩在外故可以不入乃往見執而下
漢叔仲非是比也或謂夫子作春秋時宣公乃
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爲國諱惡不敢書此
尤以小人之腹而妄度聖人者若然則公孫于
陽州何以不避三桓之怨而直書乎
范氏曰按左氏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
子卒諱之也則所謂子者惡是已公羊以爲子

赤誤
姚舜牧氏曰子般子赤之被弑一也何以一名
一不名莊公夫人無子般孟任出也不名無以
見其立赤夫人之子文公之適也名分素定而
安用名爲
子夏本月下有壬午二字子字下疑闕赤字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夫人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
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
寶玉來奔
紀公多行無禮僕既因衆以弑使應得國如何
來奔國人既惡庶其何復立其所愛若僕實弑
春秋何爲沒而不書莫幼淸疑之遂有趙匡氏
改字之說曰傳文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如改以

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僕非行弒而諸疑可解
矣不知如此文法稱其非古人語也以巳二字
古人通用其文以也其義已也巳字作解而義
既可通字不必改矣因有二義此義甚淺溢因
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國人弒君恐已得
禍竊寶以奔苟爲利而已
王樵氏曰按左氏季文子槩數百言皆譏切
宣公而把持襄仲者特借莒僕以發耳且公欲
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則使司寇出諸竟曰

今日必達略無委曲何也襄仲得行父之同以
成事宣公賴二人之力以定位且爲之兩如齊
請婚以自固納賂以請會者又行父也行父之
于宣公襄仲其交深矣納莒僕乃宣公之意四
鄰方欲生釁而又有此事襄仲諸大臣所共不
願故行父敢激直如此正權臣操縱之術也襄
仲雖專政然其人必粗暴而無深謀行父以術
持之及其死也以殺適立庶追討東門氏而逐
之行父之奸可見矣　春秋辨義十五卷終

文公列國本末
文公立而天王恩禮倍隆元年之叔服會葬毛伯
錫命五年之榮叔含賵召伯會葬甚稱優渥公宜力
王朝禮貢不乏而天王故以是報之文公不知貢
越而襄王之崩無一介之使致令毛伯求金自遣
甚矣頃王初立結魯甚深乃使蘇子盟于女栗天
下一人共球往焉何必盟也齊懿無禮既虐我魯
執我叔姬并周大夫單伯亦執之爲人臣子者固
如是乎

二年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晉人改禮于公矣
七年扈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于是八年公子遂
與趙盾盟于衡雍九年從晉救鄭十三年公如晉
以尋衡雍之盟十四年公與晉同盟于新城四年
逆婦姜于齊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十四年公子商人弒舍魯以王寵求昭姬于
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季
孫行父如晉以謀乃許歸之秋冬齊人兩侵我西

鄙且惡曹伯朝魯伐曹入其郛無禮甚矣十六年公以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辭公不盟要公納賂始與公有郪丘之盟蓋公本庸儒而又病甚四不視朔直受齊之侵陵已耳十七年齊又伐魯西鄙公及齊侯盟于穀蓋力疾而往也十八年而公卒齊商人旋亦被弑强暴果何益哉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歸于齊行哭于市季孫行父如齊自此更事齊不敢怠矣其于楚也九年使椒來聘于秦也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十

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七年魯間晋難而伐邾取須句遂城郚十四年正月邾人伐魯叔彭生伐邾公從晋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徐爲魯患舊矣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戢今將侵魯故伐莒以賞之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乎莒也鄆在莒魯之間二國所共爭鄆在莒西諸在莒東二地近費季孫食邑在焉公孫敖于八年奔莒季孫患其以莒間我也故十二年帥師城諸及鄆而莒魯之争始此矣

襄公初立先朝王而討衛明年與秦戰彭衙明年會垂隴傳曰討衛然伐衛嗣是不書而冬伐秦以彭衙之役者正垂隴之大夫也楚商臣弑其君晋不知討而以服楚爲沈罪三年晋會諸侯之師伐之細矣秦伯伐晋封殽尸而還秋楚人圍江晋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明年江竟爲楚所滅五年楚人滅六六年而晋襄公卒公子雍在秦晋將立之以穆嬴之啼改立靈公遂與秦戰于令狐先蔑奔秦八月盟于扈晋侯立故也楚自城濮之役不得志

于中國兵不加鄭者十五年矣靈公不君趙盾不能爲國而徒使公室相殘大夫見殺九年殺先克殺先都陽處父士穀箕鄭父范山言于楚子曰晋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于是九年楚人伐鄭而晋會魯宋衛許救之遷延猶豫不及楚師而還使楚得氣去十年楚人遂有厥貉之次是年秦伐晋取少梁晋伐秦取北徵晋慕諸侯之從于楚者于是十一年有承筐之會十二年與秦有河曲之戰自晋襄没而諸侯不復合矣楚人覘中國無伯

前之五年滅六九年使椒來聘結魯十一年伐麋
十二年圍巢其勢漸逼衛鄭是時二國欲從伯主
無由十三年魯公將如晉故衛侯會于沓公還鄭
伯會于棐蕐以魯爲望國從違之計決焉于是明
年有新城之盟終文公之世楚不復內侵兩會之
力也十四年邾子蘧篨卒晉欲立其出捷菑趙盾
以諸侯之師納之弗克而還新城之盟蔡人不與
十五年晉郤缺入蔡是冬盟于扈以尋新城且以
商人弒君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不克而還十六年

宋弒其君晉侯蒐于黃父復合諸侯于扈取賂而
還二扈之盟如此豈盡靈公之咎趙盾亦不能辭
其罪矣明年鄭遂與楚伐宋中國不能討賊而使
夷狄假途以伸大義扈之會爲之也十六年楚人
秦人巴人滅庸庸爲中國西南境楚爲秦滅庸西
南半壁不足慮矣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人使孔
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illegible]
十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illegible]
明年晉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陳侯爲之請成執
孔達以說于晉而衛遂得免于伐孔達遁執[illegible]役
甯俞代之爲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四年春晉
遂歸孔達以爲衛之良也其夏衛侯如晉拜至秋
而來聘魯爲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
之謀也八年晉使解揚歸匡之田于衛且復致公
壻池之封晉衛睦矣

二年秦與晉戰彭衙爲報殽也用孟明增修國政
自此二年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二年秦伯伐晉

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
霸西戎益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四年晉侯伐秦
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秦人入鄀季氏曰
秦自僖末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至是入鄀又以
窺楚也聖人書此蓋有經世之慮矣六年送公子
雍于晉晉人立靈公而拒雍與晉有令狐之戰十
年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爲令
狐之役冬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從師于河曲秦
師遯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晉敝賊而楚是以伯

是年秦使術來聘以好脅楚窺中國因欲聯秦為援也十六年秦與楚人巴人滅庸楚索西南而彊之秦且與楚合矣

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群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書曰宋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非其罪也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八年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書曰

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子鮑驟施而禮于國人襄夫人欲通之不可而助之施十六年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明年春晉衛陳鄭伐宋六月諸侯會于扈取賂立文公而還

戎患在文公世八年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春秋治戎之嚆矢雒戎必居于雒水在王畿若戎逼處此魯不能繼僖之業而以望塵納好為事亦一變也自僖公末年晉文卒之前年有敗狄于箕

一事為攘狄嚆矢此後狄氛轉盛文公四年狄侵齊七年狄侵魯九年狄侵齊十年狄侵宋十一年狄侵齊狄之强絜幾盡天下而有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捷殺絜僑其佚宕左氏詳其始末叔孫至以名其子功亦大矣夫子識此蓋以攘狄之功與魯也自十三年書狄侵衛一條而後為赤狄白狄狄勢分矣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娶焉

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五年曹伯來朝十六年齊侯

侵西鄙遂伐曹討其來朝也

十二年郕伯來朝杞伯來朝滕子來朝

五年秦入鄀將以窺楚也

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

春秋辯義卷之十六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宣公一

癸丑○匡王五年

元年○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故言即位與閔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詹萊氏曰喪未朞年遣卿逆女無譏乎蓋有甚焉者矣何甚爾仲遂殺齊之甥而歸其母懼于見討故亟於結婚以自安也與文公之越禪而圖婚者異矣無譏者深譏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婦者有姑之辭此與出姜同出姜者逆婦姜于齊則本國命辭必稱父母無論逆者貴賤自當

從姑言之故不稱夫人此則遂所以也遂以則爲臣子辭也故稱夫人夫人氏不氏則文有衍縮爾非義之所在也遂不稱公子所謂一事再見者不名耳穀梁曰喪未畢故畧之非也熊過氏曰姜齊姜也惠公女敬嬴欲結齊惠懼爲出姜所怨故廢喪禮以行嘉禮逆女稱婦姜胡子曰責敬嬴夫禮家之言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宣公親敬嬴之子何止子道其稱婦姜何所不可而曰因婦姜見義不亦過耶夫人去氏史氏謂史缺文盍求之不得耳公穀以爲貶胡子從之夫喪娶父母之咎何以貶夫人之號而去氏且氏不尊于夫人之號也存其所重而去其所輕春秋之褒貶有是乎至于趙子嘗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別適姑也則尤亂道矣黃正憲氏則曰婦以嫡爲姑出姜文公之嫡配齊姜之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故曰婦姜至自齊見敬嬴不得婦之也則又巧言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此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盟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胡傳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治軍門之呼既可矣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以定其位

熊過氏曰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西杜元凱註以爲泰山牟縣不知何據平州在今泰安州境內

公子遂如齊

左傳如齊拜成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商人殺舍歸叔姬魯畏縮隱忍而不較故使遂弑惡歸出姜齊亦貪利隱忍而不較若相報復然望國伯奇黨惡如此于他國何誅

秋邾子來朝

灌甫曰邾自僖文之世常與魯抗今公立而來朝畏齊也畏者何齊啖魯之利而使之朝也夫

邾不能強爲善而爲人俯事終遂耻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受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文襄之後晉德漸衰以大國之力再世盟主之

威諸侯未敢以為不足與也御鈇一出于承筐而衛侯鄭伯奔走求乎以義服之于覇業可與矣夫何有趙盾者敗之乎彼齊弒其君舍宋弒君昭公合諸侯以討之豈非義舉也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取賂而還楚人曰北方可圖也今鄭伯曰晉不足與也其應如響豈可泯哉傳雖稱為鄭穆公然無足據者人或微若非貶也書遂急後事之辭意初不在陳也鄭陳宋皆新就從晉之國而鄭獨改事楚矣楚莊𢧐厲首

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侵陳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秦鄭既服東西勢合而後趨中國耳姜廷善曰按齊桓侵蔡而遂伐楚以蔡近而楚遠有事於楚道先蹂蔡也楚莊侵陳而遂侵宋以陳近而宋遠有事于宋道先蹂陳也侵蔡伐楚蓋齊桓之圖伯侵陳侵宋蓋楚莊之圖伯也以天下之患莫大于楚以中國之樞實在于宋故也後十五年而晉楚平後五十年而晉楚同盟于宋然則楚之有事于宋也非楚莊所以爭伯也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救陳宋而經止書救陳者何楚之伐宋必越陳而後至盾謀救陳則宋圍自解矣救本不至宋故不書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胡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

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説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矣

此趙盾帥師而書晉師公羊曰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曰大趙盾之事也胡氏曰列數諸侯而又書大夫之名字則臣疑于君不可為訓也卓子曰皆非也上巳書晉趙盾帥師矣此蒙上文也大夫與師其體敵也春秋至此時政在大

夫矣烏能令其不會諸侯也

斐林鄭杜云在滎陽苑陵縣蓋在今陽武中牟之間

斐公作斐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伯衰楚方強齊宋皆弑其君晉事齊甚謹晉不得不虞秦固欲求成于秦也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左氏明載是事諸家必辨其為無不知何解若曰脩謀專兵事誠有之然能柄國者自能本兵也豈必揚師于外乃可專兵乎至熊氏曰崇秦之服國今西安府鄠縣去晉遠是時秦已自秦遷雍晉渡河必道雍而後及崇非重兵不可深入欲以求成何其迂哉則又執矣晉既與秦為難借入崇以動秦如崇未服則以崇為端可以劫秦制勝崇已服則以崇為頓可以掠秦使敗撤兵而去崇為留後可以遙為犄應宋范仲淹築大順城于賊腹以制元昊亦是此意[illegible]之奕棋固有勢子此兵

法也熊氏以崇與秦遠非其所及豈知兵者哉且秦晉隔河上流下流無不可濟或從天而降或假道以謀何以知其必不能侵崇也

崇公作榔

晉人宋人伐鄭

左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王樵氏曰按是時楚師去宋久矣故伐鄭而宋與焉使楚尚在宋宋何暇伐鄭乎自古未有國方受兵乃伐他國以自救之理

同一伐鄭也而事不同家氏曰鄭背華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篡今復偕宋伐鄭非也蓋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

左傳于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甲寅〇匡王六年崩

二年〇晉靈十四弑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

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灌甫曰自棐林之役宋與鄭三戰皆北華元卒爲鄭獲非宋之不利實中國之耻也故詳書其事鄭從夷猾夏之罪不待貶絶而自著矣按殽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爲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爲華元得衆

大棘城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秦師伐晉

左傳以報崇也遂圍焦

呂氏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殽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報復無已楚方陵駕中國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宋矣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穿興侵崇之謀盾也聽之是又啓秦之爭也宋方敗于鄭而晉復病于秦非自取之耶

夏晉人宋人衞人陳人侵鄭

左傳楚鬬椒救鄭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晉靈不君不競于楚盾爲元帥攬權于内取賂于外旣不正身率物而又偷于爲政如去年棐林之役則楚囚解揚晉師卽還及今鬬椒救鄭又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凡事苟且畏避借端塞責似家門有事不可久離者豈君虐國亂盾固有虞心耶

秋八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董仲舒氏曰春秋之道視心所惑立說以大明之今趙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罪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臣道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算哉弗繫人數而已

趙孟雖非知道純臣然立國安君憂心假寐庶幾以社稷自任若郎傳所載靈公避彈丸殺宰

夫事若在後世不過一嬉戲小虐耳盾輒以爲憂不忘恭敬則其處心立行可知矣弑君大惡即兇逆者猶思避其名況盾乎如果盾有是心亦必授穿以意身故僞亡一一與穿計定乃足濟也今晉侯飲酒伏甲攻之事起倉卒幸而得亡不然盾之肉飽獒腹矣安能預計其不死于獒而得越境耶穿固無賴凶德前驅或殺之流也將追秦軍不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穿當軍門呼以沮成筴乎府不法盾

付不知因盾之出而亟顧家門懼于徵死遂行大事固小人事勢所必至耳使盾不反國越境他往則此身已外于名祿之場自別于公行之族超然如季札公子鱄一流誰得議之不出於此尚貪政柄即使歸而討罪亦不足贖彼衛君晉昭何嘗不歸殺下手者以自明耶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罪非子而誰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史記録晉人之言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此先王所以明臣妾之禮杜弑逆之

原天理人情史書律法俱應爾穀梁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世子止見孝子之至兩言闕義殆盡矣諸儒乃謂四海之外無所逃罪爲法受惡非聖人語則予之惑也滋甚夫盾之所以不免于罪者止戀此正卿耳若已越境惡得有卿既不爲卿弑君何爲故曰越境乃免夫盾不欲弑君者心也穿弑君而書其重盾不得不受弑逆之罪者法也故曰爲法受惡譬如今律强盗行刼惟得財者問斬餘則降等然則盗之受

斬爭在得財耳盾之受法爭在正卿耳公子比之名弑爭在爲君耳如違其利安受其罪哉此意惟程伊川蘇子繇得之伊川曰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不反乃免子繇曰出而越境則盾誠亡也反而討賊則盾誠不知謀也今亡而不越境反而不討賊孰知非盾之僞亡而使穿弑君者如是而以穿居弑君之名則盾計得矣弑君之罪而容以計免乎

此一獄也歐陽以爲手弑趙氏以爲意弑盖謂必以手弑意弑加盾而後可以明君父之倫臣子之道聖賢書法之旨予以爲必以手弑意弑加盾而君父之倫臣子之道聖賢書法之旨蓋不明何也君臣大倫忠孝至德其理非可一端盡其微非可一義悉夫使天下必推刃于君父者而始謂之不臣不子則君臣忠孝之道不亦淺乎彼天下固不皆推刃于君父者而可盡號之曰忠臣孝子乎惟盾非手弑又非意弑而特

加以弑君之罪使其責不可逃而心不得不服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皆知爲人臣子之不可無禮于君父也若是此亂臣賊子所以懼也故未有此事而設有此心者謂之將將者先事而萌之者也原無此心而適成其事者謂之遂遂者後事而成之者也有將非人臣也將而必誅所不辭也遂惡亦非人臣也遂而必誅所不辭也以此責盾當無辭以對矣

皐公作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

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桓三十十一宋文五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趙子常曰未牲曰牛牛傷改卜禮也改卜牛又死異也乃不郊重其變不敢瀆也言免牲不言

不郊從可知也言牛死則言不郊牛死得再卜須言不郊義乃盡也此何以書記異且言猶三望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夷狄相伐不書此以近王都書陳君舉曰寬周室也

郝仲輿曰伊雒之有戎晉遷之也叅犬羊于堂室爲秘屬以逼天子晉之惡可勝道哉子帶之亂襄王蒙塵皆陸渾爲之齊桓主盟不能討重耳納王誅子帶而戎無恙文宣以來夷狄之禍不絶書晉雖强梁虎視諸侯以此屬爲爪牙其敢誰何昭公九年周詹伯讓晉之辭可知也楚宅南邦于戎非切膚非有精忠勤王恭辭伐罪之誠視友邦相攻猶彼善于此書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名正言順世誇召陵城濮未足言若此

而乃執夷楚之例謂夷狄相攻果仲尼之意乎又曰傳稱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辭非也過周郊問周鼎人情好與耳援天命國祚以美文辭而世儒遂蔽楚子之罪以附合尊周攘夷之例未見其允也陸渾害王室爲晉私人諸侯不敢問楚子此舉無功即無罪王使人來勞蓋亦喜之故其書法甚堂堂傳不與其功而反加之罪豢戎者無罪而伐戎者罪之豈至當之論乎故仲輿立說甚當非徒以張楚也

熊過氏曰陸渾戎允姓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遂從戎號今河南府嵩縣界古伊闕地

渾公作賁穀無之字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趙子常曰先是傳載晉侯伐鄭及鄭鄭及晉平士會入盟矣然何以不書以鄭之反覆乎晉楚之閒非得已也故書晉楚之侵伐則鄭向背可

知而凡以侵伐取成者不悉書雖晉君自將亦不書

秋赤狄侵齊

自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鄋瞞亡後止于十三年狄侵衛一舉此後如今年及四年之赤狄八年之白狄則狄勢分矣得臣之功不可誣也

季氏曰赤狄隗姓別爲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其

種有潞氏甲氏留吁廧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齊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爲窺蓋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强則取道于狄而無忌矣

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季氏曰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執于大棘戴族耻之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雪耻乃二年夏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避不出此宋華氏之所深怒也但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卽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非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丙辰〇定王二年

四年〇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弑曹文十三陳靈九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熊過氏曰莒大郯小疆埸相連魯與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爲是平及者内爲志焉耳高抑崇曰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焉不足以服莒曰莒人不肯非特其君矣故曰伐莒强也取

向利也向國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遂城地屬莒

郯今兖州府郯城縣與淮安之海州皆郯子國地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蘇子繇曰弑君之禍成于二人二人不可并書將書其一而已宋首弑

君其罪不疑書其不疑則歸生可得免也歸生之罪成于不得已疑若可免也弒君之罪不可以疑免書其疑者而其不疑可知也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且之社春秋書邾人而不及宋亦猶是也

陳氏曰歸生爲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弒公子宋啓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

胡氏曰後世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不至于失身爲賊所制矣子元之竈羊斟之羊雖非本事然亦不可不謂之無因也以一事而弒君必其平日有大不堪于人者耳記之可也

郝仲輿曰鄭靈公遇弒國人立子良子良辭立子堅是爲襄公春秋諸侯之子弟讓國者多矣鄭子良宋子魚曹子臧吳季札楚子西衞子郢之類皆不書何也五霸詐力成風父子兄弟相傾智者覩其國如巖墻然其讓也皆利害私情一身完名而禍延累世春秋不取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篡立畏偪事齊然惠公之所以從其請而與會者貪曾賂也豈眞有甥舅之情耶公輕身至齊又安知不以爲奇貨覊留之而有所要求耶則公將何以自脫也故胡氏云君行告至嘗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

高抑崇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微事晉于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晉成三十一齊惠五衞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宋文

七秦桓公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高忠憲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秋來逆焉曰來者公自爲主也諸侯嫁女於大夫

主大夫以與之爲體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卑朝廷辱宗廟甚矣負篡國之罪倚齊以安是以屈於人下如此

當是文公少女宣公娶即位之後至是纔五年安得有及笄稱字之女乎

公穀叔姬上有子字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熊過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行反馬之禮非也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反馬不親至歸寧無並行惠公之許高固之來胡氏交罪之是也

郝仲輿曰諸侯女爲大夫妻嘗也夫以其婦來婦家亦嘗也此書何也止人君父而摟其處子其駢然而來也易所謂冦婚媾與

趙子常曰孔氏曰文十二子叔姬杞桓夫人十

五子叔姬齊昭夫人宣五子叔姬高固妻成五有杞叔姬來歸其娣也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今按伯仲叔季唯可字四人故字法或積叔既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如公孫嬰齊稱子叔嬰齊其後叔老叔弓或稱子叔子蓋欲別于叔孫氏也大夫書名氏故字不得見經婦人唯書字故從其加子以自異也自趙伯循謂時君之女曰子學者因謂齊子叔姬爲文公女討其年又謂非齊舍母而杞伯來朝請絕叔姬等事

皆以爲非踈一字之義不明而左傳有數處不可信矣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晉荀林父救鄭伐陳諸侯盟會書人書字自有意義若秦楚及小國不然秦楚未使聘以前不稱伯與子也以後伯者伯子者子漸進之矣然或書曰秦伯曰秦人曰秦曰楚人曰楚子曰楚終無一定之論爲畧之也邾莒小國亦然畧之也此楚子伐鄭而書楚人以是夫

戊午○定王四年

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一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陳卽楚也

此晉楚爭陳之始陳卽楚以中國而入夷狄是天下之大勢也春秋所爲許齊桓晉文之功惟此而已矣晉主夏盟則陳之卽楚無關者當討有關者亦不得不討晉侵者自是九伐之法非爲貶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左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說者以爲是厲之役也

己未○定王五年

七年○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蔡文十鄭襄三曹文十六陳靈十二杞桓三十五宋文九秦桓三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胡傳來盟爲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耳是盟衛欲爲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

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萊今萊州府黃縣北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傳鄭及晉平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

黑壤之會熊過氏曰左氏言春秋諱黑壤之盟啖叔佐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又說公見止近誣也而胡子不肖仍左氏之舊趙企明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則以齊侯不及盟書之以為與盟者春秋未嘗諱也夫趙氏豈不辯哉然猶曰臣不諱也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曰公不與盟則春秋于公之會盟初未嘗諱今不信經而信傳乃以一言蔽之曰止公不盟以

例言之何以通于沙隨平丘乎熊氏之言如此然宣公以弒德齊謹于事齊絕不及晉晉靈公固亦共之若晉自文公以來未嘗一會諸侯而成公黑壤首盟其志不小止公于會而盟之固無難事熊氏乃以平丘為例云不當諱夫辱非自取者不諱平丘是也黑壤之會宣公自反何以事齊之謹如此乎安得不諱且一事而異義甚多豈可以此例彼執一說求之也

趙盾相靈公則晉衰相成公則復振自晉文沒後未嘗一會諸侯成公初立即有此會使盾昌言討賊而正其罪則殺惡及視之冤既伸而比齊侵晉之故亦討亂賊不復敢恃人以為惡矣惜其舍大而問小得賂而罷是其責又不在禮也

庚申○定王六年

八年○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四蔡文十一鄭襄四曹文十七陳靈十三杞桓三十六宋文十秦桓四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趙子嘗曰此有疾而復也曷不言有疾義不可言也國君外如有疾而復君禮也人臣不以死生貳君命無以疾還之道也禮賓入境有疾而死遂也若賓歿未得盡命則既歛于館造于朝介將命朝聘而終以尸將命禮也遂未入齊境也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大夫卒當祭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萬舞之總名公羊以為干舞即振萬舞備之說耳非也籥籥管也或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非也籥者秉之云爾猶者已而未已之辭經書猶直叙其事也不稱公子陳氏以為蒙上文一事卒名是也弑君人惡公子不可非公子亦不可不以此為貶也有事于太廟胡氏以為時祭非也曰有事曰大有事俱不係正祭或以祈禱特舉焉書此者為譏卒大夫之變禮發耳義不在祭也

王樵氏曰按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雖當祭必告則知舊不告也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此記其失禮非善之也夫禮莫重于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于宗廟外全隱恤之意于大臣是兩得之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古者謂終事而聞則不繹魯卒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是兩失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賓尸也猶祭也當祭不可告當祭而告是仲緣其弑立之私愛僭舉也

或曰繹者祭之餘卿卒當廢曰不然禮大夫士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歿則猶與祭也次于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

後歸未繹則猶未旣也大夫士不可以狥其私君可以狥其臣乎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以為去籥之示變不如不繹之為愈也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蓋叔弓在祭所籥入而卒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神明已接不可以卑廢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書仲遂猶繹志禮之失也書叔弓去樂志禮之變也二者不同

姜廷善曰尸者主也繹者繼也賓尸謂出主於太廟合享後歸主于本廟而繼昨日事行小祭之禮以安之爾非是以賓客之禮燕為尸者之謂也諸侯以大夫為尸則君當拜臣主父以孫為尸則父當拜子世寧有是理乎即如大夫為尸孫為尸當祭之日儼然坐于上而君若父者從下拜而獻之亦當有不安于其心況明日又拜祭焉可乎故知尸從木主之說是也孟子弟為尸則誰敬亦謂弟捧主出廟之時爾非是弟真自為父祖尸也

何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殷曰肜周曰繹

何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詩左手執籥注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

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舞之別

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于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

戊子夫人嬴氏薨

王樵氏曰按敬嬴文公妾也稱夫人踵乎成風也哀姜淫乎慶父與弒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之心必以哀姜不可入宗廟配其父而不敢明言故于成風生則祔于太廟用致夫人既尊之以齊其父矣于其歿也豈肯別立宮如仲子

乎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雖僖公欲尊其母而實因哀姜義絶于廟故當時得生此義耳此猶漢呂后負劉氏稱制王諸呂而文帝尊薄姬以配高帝事正同也敬羸見成風之事欲自附以爲尊襄仲緣季友之迹欲自文以非賊豈知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歸於母家非以義絶而不得奉宗廟配先君旣不與哀姜同而敬羸私事襄仲與之殺嫡立庶逐嫡母僭夫人亦不與成風同惟王室不競中國無伯故得肆行而無忌耳按哀姜義與廟絶成風自當作配說以爲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者非也

羸氏公穀作熊氏

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蓋交白狄以制赤狄也

高氏曰殽之役晉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爲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

季氏曰白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呂相絶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圁今之神木縣雒今之雒川縣皆屬延安府蓋延綏葭鄜諸州悉其地也

白狄始見經

楚人滅舒蓼

左傳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夷狄相滅不書此書見楚莊之熾而中國失南藩病日棘矣

熊過氏曰釋例土地名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爲五舒蓋舒卽群舒群舒卽舒蓼舒庸舒鳩誤三爲五也唐孔氏曰舒蓼二君名者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是也今按武德四年爲蓼州領霍丘七年廢入壽盟會圖云在光州則與中國南

門趙子曾以為東夷國則誤矣

姜廷善曰蓼先滅于楚者其地即今固始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旱無麻始用葛茀

敬嬴公穀作頃熊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胡傳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歛于戶內大歛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堋于墓以吊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沾服失容則廢朔送終大事人情所不恐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于墓次其禮意两不同矣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

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基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盖雨則嘗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嘗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盖譏之也

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然潦車載簑笠縣封葬不為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于此者有謂雨而無害于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及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

熊過氏曰周禮遂人天子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盖執綍凡五百人遣車七乘其物備其事嚴不可冒雨而葬也非謂不能如士喪禮潦車載簑笠也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為雨止則

大夫以上葬爲雨止矣然則禮葬不爲雨止譏
葬不避塗潦固爲庶人言耳孫明復譏無備非
有備也而雨甚渴葬將毋有慊于誠信乎

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用民
力也季氏曰平陽在魯北鄙近于根牟城之以
爲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去晉甚遠謂備
晉者非也

平陽今泰安州新泰縣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辛酉○定王七年

九年○晉成七卒齊惠公九衛成三十五卒蔡文
十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七
宋文十一秦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

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于周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公羊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
諱亟也根牟或謂齊取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
與僖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義同
或謂魯取汪氏曰諱滅書取與郭鄣同然昭八
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也魯

取爲長然則伐萊與取根牟當分作二事看

季氏曰根牟小國漢爲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
泰縣顏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其西境也顏師古
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即此是以爲牟子國也
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
十里漢爲東萊郡東牟而取根牟遠矣魯越齊
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遥勢之所不
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悞也或根牟乃牟
支庶所分而別爲一國如小邾之于邾則不可

知耳夫根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爲根牟魯東界琅琊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下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瑯琊屬泰山求之水源限隔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流出魯北界者爲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爲牟縣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爾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爲都安丘則又以隋嘗于此置牟山縣而誤也

八月滕子卒

不名者闕文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扈之會陳不與故伐之

熊過氏曰晉成黑壤服鄭扈以謀陳庶幾乎有志矣陳鄭連壤鄭居樀地在豫州方外之北陳在孟諸之西轅濤塗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必甚病是也

趙子常曰無將帥故書法與牡丘救徐不同事與襄元年韓厥與者在會諸侯皆以師屬林父伐陳而次于扈以待之故晉侯卒于扈而師還

孔氏曰僖二十八年城濮宋齊秦以師屬晉而經書其師此全不書者彼雖公卿不行仍有大夫帥之將卑師衆故稱師耳此則全無將師以兵付晉并入晉軍林父獨自帥之故唯書林父伐陳也今按城濮之戰唯宋公不自將耳齊國歸父無爲不親兵者特經未書大夫將雖將尊師衆但書師爲左氏學者不知此義故謂稱師爲將卑師衆也秦小子慭白書人彼有筆削之旨此但史法亦不可并論也

扈在榮陽卷縣西北則鄭地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詹萊氏曰卒不言會會禮已畢也不書葬者魯恃齊不會也曷知之以公之數如齊而不會晉

知之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范氏曰魯以黒壤見止之故屈之會公獨不往晉衛之葬亦不書所以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
高忠憲曰衛成公自復國以來帝丘再遷抑狄事晉自伐沈之後諸侯之事無役不從國內以安皆用甯俞之教也
宋人圍滕

季氏曰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內有國亂外有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之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王樵氏曰六年傳止云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而不詳厲役之事此云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則知前有闕文矣厲蓋地名杜預謂取成于厲既成而鄭伯逃歸楚子恨之厲之役鄭南北無屬楚未得志七年鄭又及晉平會于黒壤故楚今年伐鄭不以黒壤與戎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也
灌甫曰楚人自三年侵鄭四年伐鄭五年又伐鄭晉皆不救至今年伐鄭郤缺帥師救之然卒不能救鄭同黨夷晉不之恤不得謂無罪也自是晉楚交伐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孔寧儀行父二子以洩冶之諫請殺之公弗禁故書國國有大惡而不諫何以爲臣洩冶之諫盡職也洩冶以諫死致命也左氏載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非罪之也愛之也辟有二解一曰辟法也一曰辟邪也若以法爲解則解曰邪辟之世不可立法但可聯迹以免禍若以邪爲解則曰民已自多辟今又立其辟以成之其辟愈甚君臣和[illegible]劇盛

之事只宜隱諱而吾爲明白言之是立其罪也夫子此言盖穆乎有深悲焉或者不知而繆謂經名洩冶似有貶詞夫當國家昏亂之時人臣籍口結舌而吾復爲宋子哀魯叔肹飄然以去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焉則國家將以何望朝廷養士謂何亦可痛也

洩公穀作泄

木訥趙氏曰薦圭璧于泥塗固已踈矣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爲賢乎

春秋辯義卷之十六終

春秋辯義卷之十七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宣公二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晉景公獳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弑杞桓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熊過氏曰歸不言來濟西稱我趙伯循曰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省文爾哀十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親授乎濟長不必皆是魯田言我以別他田爾公羊言未絶于我非也趙企明曰濟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齊濟焉有魯濟焉故曰我濟西田非如公羊兄弟辭也

季氏曰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盖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爲

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于齊則齊有之鄆近于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于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復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于魯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熊過氏曰崔氏出奔穀梁子曰舉族而出之辭也胡子曰書崔氏以族奔也欒盈亦舉族出奔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劉原父曰春秋所記大事而已故使舉上介戰舉元帥雖有衆大夫不與焉者畧所微也今何爲區區崔氏之族夫劉氏可謂辨矣而猶未也使聖人果區區崔氏之族曰崔氏奔者盡崔氏之族也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者盡尹氏之一族乎即盡其族如先氏烕春秋亦止以先穀書之崔氏之奔安得舉其族乎公羊子謂譏世卿或曰世卿古制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祿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譏不在世卿在專也是時權雖在高國杼雖弱年未遽得政然崔出丁公至杼九世國之遠宗立君之際或有異同足搖人心而用事者懼其見逼故舉族逐之乎凡諸侯之大夫違

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則崔氏者杼乎曰左氏以爲杼

豐氏曰三傳作崔氏傳寫之譌蓋篆文夭氏相近故殘缺而意補之耳今據石經子夏傳古文爲正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記崔夭會戰城濮距此三十二年計夭之齒僅五六十此時宜尚存爾而于此謂崔杼以族奔先儒皆從之然成十七年傳始言齊侯使崔杼爲大夫距此二十年經于襄一十五年書崔杼弒君傳于襄二十七

年言崔子繼訐杼爲大夫之時縱使甚早亦必弱冠而後可與國政則奔衛之時杼尚穉孺安能有偪高國之勢而以族奔耶其爲崔夭無疑矣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宣公之事齊恭矣而莫甚于奔其喪其後則成公如晉奔齊侯之喪甚則襄公如楚且送其喪又甚則昭公弔少姜晉人不納曾道日以卑矣

而其失自宣公始然宣公所以自屈于齊者繇其本之不正也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蘇子繇曰靈公之惡甚矣其稱臣以弒何也罪不及民也君以無道加其臣子臣子以弒報之而得不名是臣得仇君而子得仇父也故弒不及民者皆稱臣子陳徵舒蔡般是也要之失民而後不稱臣子以民爲重也

六月宋師伐滕

趙子常曰春秋舉重前年宋人圍滕今又伐滕其悉書之何閔晉之不兢也滕小國也介于大國之閒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爲之私而已齊桓卒而宋人執其君晉伯衰而宋人圍其國中國之無伯小國之憂也然宋襄執滕子而身亦見執于楚宋文圍滕而國亦見圍于楚諸夏之無道夷狄之資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季氏曰齊惠公卒三月爾而葬太速者必以孝

昭懿惠兄弟相及群從有爭也觀崔氏見逐于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于未逾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卽位以治喪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鄭從楚晉不能兢以微者與師取成胡氏去之師二字直曰諸侯伐鄭而以不伸討賊之義稱人爲貶誤矣討賊自討賊君臣之義也抑楚自抑楚夷夏之義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
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間齊也
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
首朝焉自是絶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
繹公作嶧今鄒縣北嶧山下地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杜氏曰齊侯初即位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左傳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
鄭不書晉終不競于楚不足書也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
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癸亥〇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〇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
文十四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
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
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

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胡氏曰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欑
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討之夷狄
之有君也
趙子嘗曰新城之後晉楚交爭陳鄭晉加兵于
陳者二于鄭者四楚加兵于陳者二于鄭者五
陳侯鄭伯既與楚子爲辰陵之盟而陳侯即如
晉鄭亦徼事于晉故楚子入陳明年圍鄭春秋

書之以見中國無伯之禍至于如此而陳鄭之暫屈于楚非其心也陳氏乃謂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初與楚以伯也則反乎春秋之義矣

辰陵今陳州西華縣古長平縣

穀作夷陵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筆之逐得非舉

端于此歟

魯以伐邾之故恐齊以為討遂從之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左傳晉郤缺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濟其從之也

戎狄入中國為患而狄尤甚齊桓伯業却戎有餘而攘狄不足于狄僅能却之而已僖公三十三年為晉襄之元年使文之威敗狄于箕始一大創焉此後文公九年十年狄兩侵齊三十年間狄固無大舉動也至是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傳載會于攢函盖交白狄以制赤狄也故莊三十一年書齊侯來獻戎捷識却戎之功成也僖三十二年書晉人敗狄于箕文公十一年書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識攘狄之功成也齊伯當世却戎而晉伯易世攘狄齊伯得獻戎捷

而晉伯僅及狄會則盛衰難易之故可知矣

胡傳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與滅其若是乎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楚子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陳夏徵舒轘諸栗門

熊過氏曰左氏傳與經經先書殺後書入胡子曰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謂春秋而異有是乎趙匡曰經文皆以先後次第而書凡稱日以隔文者皆以明先後趙氏說是也當楚殺徵舒時實未嘗入陳如蔡人殺陳佗蔡非入陳而後得佗也謂聖人許楚而先書殺乎且楚林孔寧行父之誘縣陳者其始謀姑假徵舒以爲之

辭也聖人何爲遽以討賊與之又何爲特從末減乎稱人者衆辭殺不歸其君以正典刑也胡子又曰不稱取而書入雖與之可也夫入者未取也桓二年僖二十七年皆入杞不聞其能取也隱十一年魯及齊侯鄭伯入許鄭既有許地矣徒以許叔居許東偏則不言取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矣徒以八年歸邾子益則不言取此實入耳方入縣陳而申叔時之諫入實未成乎取何謂不稱取而與之乎

黄楚望曰公羊穀梁似此等處多云實與而文不與郤全未得旨蓋此時本已縣陳以申叔時之諫而止聖人許人遷善故没其縣陳本意而止以入陳爲文又本是先入陳而後殺徵舒討弑君賊今却先書殺夏徵舒而後書入陳便是聖人先正其討賊之義觀聖人于此實有所激緣齊桓晉文俱有正天下扶持周室之功然皆包容弑君之賊置而不問所以養天下之亂是以于楚子入陳一事特顯此義既已取其討亂

之功而後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者以見楚之用師不過討賊納此二卿以定陳亂而已便與蠻夷猾夏不同此皆聖人取人爲善止遏亂畧之意所以爲書法之妙也

陸氏曰使楚莊眞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奚待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乎繇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爲功故不足以進于此呂氏曰楚人殺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

曰楚子按楚莊本欲縣陳因以申叔時之言而止然實以陳成公在晉恐晉率諸侯內其故君而陳人應之楚終不能有陳故不若以復封陳爲名而非其本心也

鄒肇敏曰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此條經傳互異胡氏遂以能討賊與楚子然經明書丁亥入陳在殺夏徵舒之下豈聖人與其能討賊而故遷日以就之乎按詩云株林株野夫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國語曰民將

築臺于夏氏然則夏氏之邑蓋在國都外轘諸栗門非必國門也傳先言入陳以株林亦陳境耳傳所書入入其境經所書入入其都自當以經文爲據楚望之說似乎與楚太過

董仲舒氏曰楚莊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此楚莊之所以稱人而討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胡傳此二臣者從君于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于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于討賊復讐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

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爲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於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庶幾乎

茅堂胡氏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

王樵氏曰夏徵舒不勝忿耻以弒其君其賊易知也而孔寧儀行父之爲賊難見也何則公告洩冶之故寧行父請殺之公弗禁遂殺之然則

躬殺洩冶者二賊也徵舒之耻發于似女亦似
君之言然則激自廄之射者又二賊也平國既
弑不他奔而奔楚蓋志在以陳餌楚而殺徵舒
矣楚莊動于利而興師非申叔時之言則陳遂
縣矣然則致胡公大姬幾不祀也又二賊也使
盡乎天討則二賊之誅不當在徵舒之後而反
納之楚莊之志可知矣
黄楚望曰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聖人所重在
存國唯不殄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處

人存亡繼絕樂與人爲善者若以爲貶雖未必
不通然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伐陳本以討徵舒
納公孫寧儀行父爲說今殺徵舒而却縣陳則
二子無所歸是楚食言矣唯不殄陳故二子得
所歸故詳書之所以予楚
趙子常曰左傳載以諸侯討而戮之孔氏曰經
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時有楚之屬國從行
也十二年邲之戰經不書唐而傳云唐侯爲左
拒昭十七年長岸之戰經不書隨而傳云使隨
人守舟明此時亦有諸侯但爲楚私屬不以告
爾今按謂楚不告非人情凡諸侯以兵屬夷狄
不序
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
事于晉
甲子○定王十年
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
襄八曹文二十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
秦桓八楚莊十七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
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
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
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
鄭與陳皆服楚盟于辰陵矣口血未乾楚先叛
盟入陳而欲縣之若以爲討于少西氏然師師

入國不曰利之其詐信之陳鄭一體也旣已縣陳鄭安得不生貳心其徼事晉無怪也楚不自反而又肆其虐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不太暴乎王樵氏曰滅不言入陳常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曰圍此聖人義存中國不使夷狄盡其虐滿其辭之微意也若曰與其能有討于少西故未滅其憑陵之罪而曰入曰圍則大乖聖人之意矣在陳猶可鄭則何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及河聞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次于管以待之鄭皇戌請擊楚師欒武子曰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必從彘子楚子又求成于晉晉人許之魏錡欲敗晉師請致師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遂疾進師車馳卒奔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

黃正憲氏曰按楚莊強暴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猖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爲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爲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非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乎籍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

可知況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于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旣壞于錡旃致師召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于先穀哉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橫行夷夏勝負之分從此決矣

季氏曰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衡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爲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爲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潰

蕭者宋封蕭叔大心之邑宋附庸也楚既得陳鄭而遂滅蕭所以威宋也楚有事中國嘗自鄭及宋宋不能自固輕事伐陳以報蕭怨于是爲明年之伐又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曰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楚服陳鄭敗晉師于邲滅蕭以威宋其志不小于是爲清丘之盟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勢實不競謀之無成故稱人以畧之左氏言卿不實其言不書特言一節耳

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今開州西南有清丘縣故城

此大夫同盟之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高忠憲曰楚討陳亂而定其國陳之卽楚未足責也宋不知自反而伐之書衛人救陳意在責宋也衛之背盟義自著矣

姜廷善曰衛之此舉恐以與宋同盟見討于楚而聊出單師以圖解塞觀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可見其實非欲與宋爲敵也孔達自謂巧於謀國而卒罹身禍如此季彭山以調停之術不

得不然恐非然則宋之伐陳固失策而衛之救陳亦未爲策之得也書衛救以責其叛盟意衛亦不得而辭胡文定說是第以爲惡則過矣

楚入陳圍鄭非得宋不已蕭之滅已威宋矣宋不得不爲爭先處強之計伐陳亦欲威楚意非不是非其任耳

巳丑〇定王十一年

十有三年〇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四十一宋文十

五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公作伐衛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盖清丘之盟曰恤病討貳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
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

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可圖天下楚豈能一日忘情于宋哉而去年宋又伐陳攻其與國則楚有辭于伐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邲之役背晉師至河將衆皆欲返獨先縠懼晉失伯奮欲濟師雖或失于觀釁亦以劾武臣力士之忠耳况師據敖鄗地利已得若元帥審幾應變諸將戮力同心豈遂無致勝之理即不然林父果知無及于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堅壁清野違命者無赦中軍佐必不敢先濟而勝敗猶未分也乃惑于韓厥倉卒濟河輕信錡旃釀成大敗是林父者罪之魁而魏錡諸人皆不應末減者今獨致罪先縠何以服其心乎夫越椒將殺子玉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

之所晉乃不念先軫之舊勳而盡滅其族乎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累上也赤狄伐晉及清經不載而傳謂縠實召之此所謂欲加之罪者也縠召狄欲何爲哉說者謂六卿爭強互相傾滅盖近之矣
丙寅○定王十二年
十有四年○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七曹文二十三卒陳成四杞桓四十二宋文

十六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稱國殺者君之意也衛人以悅于晉而告于諸侯自稱君意國殺可也爲衛君者別無同心禦敵爲國自彊之法而殺一無罪以祈免累上何也孔莊叔歷事兩君不聞缺德當成公出奔時請成不許至執達以說晉今晉來討救陳又以罪自任其言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亦不避艱險衛

之良大夫也然究其情事達亦不得無罪陳方攝楚必折而入楚楚得陳鄭而又威宋中國之憂也宋人伐陳自關大計孔達以先君約言救之顧小信而失大義惜此一死矣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爲邲故也

趙子常曰晉君將嘗不書矣楚入陳得陳圍鄭得鄭且將圍宋也而晉師不出楚之得志于諸侯未有甚于此時也景公爲邲故伐鄭告于諸侯蒐焉而還則其得書何中國不可以終無伯也景公有志文襄之業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于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爲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予之以復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及宋宋人止

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王樵氏曰是時楚已得陳鄭許蔡非得宋不已故滅蕭以偪之不假道以挑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宋服則齊魯可搖矣此楚圖中國之序也鄭在楚轂中未易旦夕爭是時急莫先于救宋宋救捷則鄭亦可招矣而晉不知所先後勞師于鄭而緩于救宋乃聽伯宗不及馬腹之言而止不知宋既去則楚威震及齊魯而南北之勢成矣豈但失鄭而已甚矣晉人

之類寘也胡氏以端本爲說專一責宋夫宋伐
陳固有啓釁之道然淸丘之盟晉宋衛曹成在
以同懼楚爲志而相要以恤病討貳其突未爲
不善但諸侯不同心而遂敗此盟耳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西南與宋爲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
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
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故預
遣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志一以
盡己事齊之禮季氏云將謀救宋豈其然乎

丁卯○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
襄十一曹宣公盧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
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兵加宋魯嘗迎而會之昔楚執宋公以伐宋
鄰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
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蓋宋
細而及魯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師宋城下宋舉國以當楚楚亦君臣共之華
元專戰楚子督師故俱稱人

熊過氏曰或問宋楚之平華元紓情子反不欺
及平而盟晉戒虞詐援之人理幾于自反經乃
稱人將如胡子貶二卿否穀梁有言平成也善
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上下欲之也其稱
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蓋自公羊發之迺臣
申之胡氏循環斯旨以明經義而今之言者無
能改也夫弭兵之議宋楚之人誰不樂者華元
子反倡予和女釋然取平楚莊之強忍而屈義
宋國不亡楚迷遂復雖曰聖人明微不計功利
而民之受賜嘗嘆微管之仁苟能紓難足稱仁
術即茲而言可明宋楚之平春秋所予蓋謀予
褒世以解倒懸義固宜然也爾其君不能早謀
所以息民及其既成則不得不聽失君道矣戴

溪趙鵬飛李廉之倫並號推隱不以爲非公羊
安見吾欲問之然天下自是分南北之勢矣
袁仁氏曰傳記宋華元楚子反自以情實私相
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其君不預知焉
故不稱卿而稱人此說非也按楚築室反耕者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而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則華元之出承君命也非
其君不與知也華元以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
析骸以爨子反亦告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子
反以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

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舍而止
亦非其君不與知也觀楚子欲處而子反欲去
則取必于上或有之謂其君不與知則過矣聖
人不以信易食者寧使國人咸餓以死而卒不
可懷詐以相與也春秋之世猶有華元子反王
道之在人心蓋未盡泯哉然則曷爲人之其臣
謀之而其君聽之獨書其君則遺臣獨書其臣
則遺君故書曰宋人及楚人平王其臣而亦不

遺君也曷不書宋及楚平而必曰人哉人者王
華元子反也事起于華元子反而後其君從之
故曰及
鍾伯敬曰楚伐宋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子反亦以楚
之情告曰楚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爾者不幾于
輸國情乎然楚君臣實墮華元彀中華元告子
反之言曰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
子反歸告楚莊王則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

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子反心動于君子之名
以聽華元莊王又心動于不欺人之名以聽子
反名之于人如此故曰楚君臣皆墮華元彀中
者宋以名制楚也越滅吳吳請成范蠡提枹鼓
應之曰余雖靦然人面哉余猶禽獸也靦然如
此安得以名制之
董仲舒氏曰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
所忘人之情也通于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
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

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于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灌甫曰春秋中狄為內患屢矣自晉郤缺敗而狄稍衰狄衰而赤狄復興三年侵齊四年又侵齊其勢漸及列國故晉景滅潞氏再滅甲氏孫是諸侯終春秋之世無赤狄患者孰謂非晉力耶說者以滅字生義為貶晉過矣

春秋書滅赤狄以潞子嬰兒歸晉交白狄以制赤狄于是赤狄果孤遂有潞氏甲氏之滅此予晉攘狄之功也公羊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而董蕭川因言潞子欲合中國之禮義離乎夷狄未合乎中國所以亡也又曰潞子之于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公羊之說必有所本顧于當日事勢不知何如然觀魏太武金世宗郤蹕此類近日順義虜尊受我索久好餌中國物味撫賞中有糖餳蜜浚等菓亦異矣是

勢弱而為虎慾所侵只令驅入套中亦其効也

潞氏今潞安府

秦人伐晉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秦不復交兵至是秦以晉敗績于楚又有事于狄乘其隙而伐之其曰人者或微者或畧詞未可知也

王札子殺毛伯召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王誅者王孫蘇何以不名蓋首從不敵則書其首以從為不足治也聽其使令而已矣首從敵則書其從從者既罪而首不言可知也

左傳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黃正憲氏曰按無婁王葆氏云即牟婁夫牟婁已為莒取齊魯方與莒為讎安得徃會其地季氏私考云是袁婁之誤亦無的據漢書光武自

薊東南馳至饒陽無婁亭考饒陽卽古之深州今一統志屬真定府之晉州春秋列傳圖齊與深相去不遠彼時無婁當是齊地耳晉素服齊齊雖不振晉未敢背故欲使歸父會楚子則先爲穀之會今欲決意從晉則先使茂與高固會皆觀其強弱以爲行止耳

熊過氏曰大夫非伯事而私會諸侯自十四年穀始非國事而私相會自無婁始

無婁公作牟婁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

胡傳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籍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于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于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

李氏曰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胡氏皆以爲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爲旣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什之一則爲什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

邈注穀梁以爲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楊仕勛亦從之然于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註亦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熊過氏曰卽徹田之法復貢法凶年取盈之政也貢法若計畝取租徹若就田分稻耳左氏傳本不言什取二杜元凱乃以爲旣取其公田又

復稅其私田什一其說本穀梁去公田履畝之說朱子亦主以解二吾猶不足也哀公始用田賦二吾不足之對當在其後宜但廢助爲稅不復察其豐凶民將有被其害而先王之惠政亡矣書曰初譏之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助法久廢難于卒變而論其施爲緩急序當如此蓋國中則兼併可稽豐凶易察野外貪汚積弊情僞難知故助法之行以野爲急而後徐議中國非謂國中無田終可不助勝

地絕長補短可行井田故授田隨地不必皆方說者言助法必平地乃可畫野成井則田在山谷溪澗之間者夏既五十畝行貢法殷又改畫七十畝行助法周又改畫百畝行徹法一一更置于溝塗畛域之間雖聖人亦安能煩擾如此哉周之授田每夫必以百畝爲率苟有肥瘠則以不易一易再易法約歸于中而授之是以約實之家定八家也徹之爲通以一夫之田或有病疾死喪不得盡力則同井侯彊之家通力以

作而田之分獲則各歸其主未嘗混而爲一也殷之助以力亦未嘗不同但人不講此義終至各治其私故名助爲徹以示所重在通耳若其所得之田則公私固有定分曷嘗少異于助哉說者所謂周之徹法計畝均分殊不知孟子以通徹解初未以均收言也何則公私無別勤惰一施非分殊之理就如其說則通力之時何必公事畢然後治私事而農夫之獲又何得于上下五等之差耶法之中以其什一也貢法什一

固得其當惟助法則必有各家私田合所得公田一分內所入界多一畝二十分五釐數屬畸零亦不害其爲什一矣說者乃謂周之制公田百畝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是以十一分而助其一視貢爲輕安得實皆什一耶五畝之宅就田斯可以治農業故田野之間必有閒曠草萊之地而八家聚廬爲市井之區但爲官府造作之處商賈懋遷之居而已曷嘗以處民哉說者乃謂二畝半在

田二畝半在邑春則令民畢出于外冬則畢入于邑吾恐盡田邑之民必非邑市之所能容而亦從出鄉亦非農民之所便聖人何爲而立此徒勞之法哉故後儒皆闢衰世變亂之事過信禮家迂腐之言牽于彌文靡有定論至謂孟子自成一家而卒謗井田于難曉矣然宣公稅畝之田即先王助法之田也有志于治何必舍稅畝之田而別求先王之意乎

黃正憲氏曰按公羊傳曰稅畝者履畝而稅也穀梁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于公田租外又步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孟子曰耕者籍而不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稅畝耳若去公田而于一井中均行什一之法所得與籍何殊又何以謂之二乎後世賦法日重皆是計畝起科則皆宣公之作俑也

冬蝝生

胡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

趙子常曰凡蝝生未爲災本不書此爲一歲再生紀異也使成螽則亦不書蝝生而又書螽如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之例矣

饑

戊辰○定王十四年

十有六年○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十四宋文十八秦桓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夏成周宣榭火

胡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郙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郙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若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

以宗廟之重書之也高郵孫氏曰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榭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

熊過氏曰成周者天子之東都也宣謂宣王榭者屋有東西廂無室謂之歇前也歇前者前無壁也胡氏謂廟則其制有室不得稱謝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不過講軍實然則謝是講武屋有明徵矣宣王內修外攘復會諸侯于東都車攻所謂駕言徂東者其事也其詩曰射夫既同當是于此榭行之公穀皆云藏樂器汪氏曰

榭既無室何藏樂器乎

汪氏曰啖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雒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或謂原廟始于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鎬邑岐周鎬京皆有廟矣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于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

張氏亦謂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榭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詹萊氏曰來歸出也禮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宗廟社稷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人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禮有之何以書志變倫也

冬大有年

己巳○定王十五年

十有七年○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

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
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魯復事晉志同欲也穀梁謂之外楚蓋前年楚

已得宋南方勢盛為中國憂曹衛故背華即戎者翻然有中國之思晉為是糾率而盟也邾本附庸今急于得衆故遂列會其同欲可見晉之伯業不至頹墜者賴此也此盟原自外楚齊侯獨不來又有笑躄之隙故齊使四子來高子之逃蓋以齊君不來恐其執也熊過氏曰胡子因傳言郤克憤齊執其大夫遂謂同謀伐齊釋其憤怒夫徵會之始豈擬其見笑以啓釁哉此亦不詳傳故也蓋斷道之盟原是外楚郤獻子徵會于齊受笑躄之辱請伐齊故齊使四子來高固聞之及斂盂逃歸至斷道之會辭齊人遂執晏弱蔡朝南郭偃二子則外楚者其本謀而伐齊者其近事也黃正憲氏曰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見笑不知左氏自創此說以為職鞍張本耳但同盟謀楚實關天下大計而齊頃不躬與則四卿見執宜亦有之觀十六年伐齊可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公母弟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母弟凡稱

弟皆母弟

高忠憲曰公母弟也不稱公子不為卿也稱字賢也其賢之何宣弑而非之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非之而不去也兄弟無絶道也情可以明親親義可以厲不軌以取貴乎春秋

趙子常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肸公之也則其稱弟以卒何以公之喪其母弟舉其重

者卒之也非大夫之卒此何以卒喪以大夫之禮也公以大夫之禮喪其弟則卒之記禮之變則曷爲兼稱字錄異恩也宜公以庶篡適于是喪其母弟恩視季友仲遂而得爲世卿以比桓莊之族也

郝仲輿曰叔肸宣公母弟初宣公篡立叔肸辭祿織屨食至是卒書惜之說者謂書叔仲賜姓而世官也書卒大夫也有如叔肸不仕亦氏亦卒大夫世官也與哉人多不稱卒過伯兄不稱

叔季若何可凡世儒說春秋迂誕類此

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肸之子叔老生叔弓叔弓生輒與叔鞅輒生叔詣

庚午○定王十六年

十有八年○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

趙子常曰晉文公卒齊不復從晉盟晉是以不競于楚而歷三君問不及齊齊東方大國也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爲斷道之會始徵會于齊而齊侯不至于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

公伐杞

夏四月

陳氏傳曰自是內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

左傳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

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杜氏曰弒者積漸之事戕者卒暴之名穀梁傳戕猶殘也梲殺也

甲戌楚子旅卒

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于是乎有蜀之役

旅穀作呂

楚始書卒

公孫歸父如晉

灌甫曰宣公篡立由公子遂請于齊故宣公事齊最謹任遂最專以此齊魯自爲一黨不與諸侯之交也當是時晉雖主盟而鄭宋陳衛時服時叛豈楚之強能得諸侯亦以齊魯二十年不與中國之會約而盟主之勢孤矣及齊惠沒宣公斷道之盟已改事晉已與歸父謀欲去三桓而宣公薨而歸父去不特魯之所以衰亦中國之所以衰也

高忠憲曰魯謹事齊斷道之盟始改事晉故始聘晉左氏謂歸父謀之於公欲以晉人去三桓則何以不謀於素厚之齊而遂請於新交之晉及爲行父所逐又何以不奔請去三桓之晉而又奔齊耶恐不然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行父始與歸父同謀以成宣公之篡使齊納賂身爲之役無所不至及君死未殯即發其惡而逐之視嗣君無如也季氏無君世濟其惡豈不行父爲之首哉臧孫許陽怒而不力爭又代爲去之姦臣之黨也夫此時季氏方盛公室未衰

歸父欲爲此謀誠驟然得果如其意使其國後日免于削弱亦達人謀國之先識也壇帷復命括髮三踊自是當禮士大夫所宜知經書自書遂直書其本末而義自見書法從容公羊曰善辭亦是趙子嘗曰其濟則仲氏一三桓也不濟則君受其名過矣

笙公穀作檉

春秋辯義卷之十七終

宣公列國本末
十年天子使王季來聘自是王靈益亡王聘不復錄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爭政也成周宣榭火

仲遂殺嫡立庶故厚事齊即位即為逆女季孫如齊納賂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經文數條而當特弑主結齊之惡一一畢照不待傳矣四年魯欲為郯平莒挾齊侯以為重莒人不肯伐莒取向則恃強而貪利矣是年公如齊

五年公如齊齊挾制魯至止公而為其臣娶叔姬故書之以志變晉侯之立也朝聘不行晉人止公于會以賂免故黑壤書會而不書盟九年公如齊是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如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四月齊惠公卒公如齊宣公事齊甚謹而莫甚于奔喪其後成公奔晉喪襄公送楚喪昭公吊少姜一解不如二解矣秋魯聘齊令公孫歸父伐邾取繹十一年歸父從齊伐莒十三年齊師伐莒宣公向不事晉又不事楚今齊惠公沒頃公立楚子圍宋將摇魯矣魯人恐十五年先會楚子于宋以求媚焉既會楚不可不事晉十七年公從晉盟于斷道魯復事晉矣公若見制于三桓乃與歸父謀欲以晉人去之故如晉逆歸父歸而公沒其計已洩季文子借公行私宣言于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矣夫遂逐東門氏文子此計去佐專政結晉狡矣哉十五年初稅畝十八年公伐杞此後內不言君將而征伐在大夫矣

晉人二扈之盟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

也受盟于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宋冬晉趙盾救陳又會宋伐鄭以報之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敗之大棘獲華元夏晉同宋衛侵鄭以報之九月晉靈公弒三年楚人侵鄭冬鄭穆公卒四年鄭靈公弒冬楚子伐鄭五年冬楚人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七年鄭及晉平盟于黑壤先是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說者以為是厲之役也楚子恨厲之役故伐鄭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子良憂之自是晉楚交伐鄭

矣十年晉楚皆伐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于是十一年楚陳鄭有辰陵之盟然鄭旣受盟于辰陵又徼事晉豈其無信亦不得已耳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遂與晉有邲之戰晉師敗績楚是以強楚旣得陳鄭又伐蕭所以威宋也晉懼而與宋衛曹有淸丘之盟然而宋人伐陳衛人救之是不討二也故楚子滅蕭而宋救之君子曰惟宋可免然歟晉討衛救陳故衛殺孔達以悅晉而免十四

年晉侯伐鄭楚子圍宋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楚巳得宋南方勢盛晉爲是糾率曹衛而爲斷道之盟先是郤克徵會于齊婦人笑于房郤克請伐齊斷道之會辭齊人而執其使晏弱蔡朝南郭偃說者謂晉伯業不至隕墜者賴有此耳十八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鄭穆公受盟于楚陳靈公受盟于晉元年楚子鄭人侵陳宋是年陳從宋晉會棐林伐鄭二年又同侵鄭五年陳及楚平六年趙盾同衛侵陳陳卽楚也是爲晉楚爭陳之始七年楚滅舒蓼彊滑汭盟吳越而還中國失南藩而楚益熾矣八年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九年晉會于扈陳侯不至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晉成公卒乃還十年夏徵舒弑其君而十一年楚陳鄭有辰陵之盟傳曰陳鄭服也使楚眞有討逆之心斥陳侯于會數而誅之一夫力耳何必入陳是冬楚入陳殺徵舒納二子向非申叔時之言陳其縣哉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子良爲質楚旣得陳鄭又必得宋此天

下之勢也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五月宋人及楚人平而中國遂堅于從楚矣晉于是有斷道之盟

戎于宣公止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一事說者以爲觀兵周疆窺王室然驟非族類不容鼾睡于卧榻亦快事也狄自文公十一年得臣敗役而狄分赤白矣宣公三年赤狄侵齊始見于經而赤狄盛四年赤狄侵齊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傳載晉及狄平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盖交白狄以制赤狄

也于是赤狄果孤而十五年十六年潞氏甲氏盡殲矣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仍復黎氏地立黎侯而還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元年齊侯伐萊秋取根牟三年宋師圍曹九年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十年宋師伐滕滕人恃晉而不事宋也

元年邾子來朝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恐齊之見討也十一年會從齊伐莒以悅之十三年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盖邾莒近齊魯齊之所欲

者莒也魯之所欲者邾也陵弱辟強而已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

十二年楚子滅蕭

十八年公伐杞

宣公列國本末終

春秋辨義卷之十八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成公一

辛未〇定王十七年

元年〇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農民有商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

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爲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

杜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方共一里四井爲邑四方各半里共二里四邑爲丘

四方各一里四丘爲甸四方各二里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人共百人爲丘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

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夫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趙氏曰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軍政起于井而成于甸故周官謂甸爲乘其車人卒伍之數皆以甸爲率也魯至成公以齊難故創制益兵遂毀甸賦而以丘賦與鄭子產作丘賦同故曰作丘甲不曰賦者其制以甲士爲主

也

汪氏曰兵政之變始壞于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啓彊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爲嫌也

魯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有一正一副

一曰輕車卽兵車二曰重車卽大車兵車七十五人如靖之說大車另有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以佐兵車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靖蓋專舉戰車耳

熊過氏曰周十六井爲丘四丘爲甸而成三甲今使丘各爲甲是乘爲四甲而不增乘以將有齊師甸乘丘甲自鄭康成註論語與公卿大夫畿内乘地之制及小司徒辯畿内都鄙地域皆

稱司馬法言雖異而事同古天子用兵先用六鄉不足取六遂不足取公卿采地及諸侯邦若諸侯則先三鄉不足乃總徵境内也一甸四丘所出有四馬十二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徵兵法謂之長轂一乘此統一軍之甲杜氏以爲使丘出之胡子疑其重遂謂增三之一稍輕于杜然皆以虛數求而不附之地也包咸註論語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說者以爲近是

而何說今不見公羊註今以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而爲軍以地計之實得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二夫而成一軍三鄉四千井得三萬二千人以地方百里所賦除共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經涂溝洫三易之地通得八十里而以四十里爲遂大司馬伍起五家爲比謀徵邦國出兵徵兵旣至臨陣還同鄉遂之法皆用卒兩師旅也以五起之蓋井餘三夫若一井八家盡起則諸侯三鄉三萬二千人合三遂七家出

一人得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而不成三軍包何說尚未盡陳祥道言魯三郊三遂可備六師亦考之未詳也蓋十六井百二十八人爲丘四丘爲甸軍賦起于井成于甸甸卽乘詩頌僖公公車千乘衆成數之辭昭公八年蒐于紅又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三家之師也乃作丘甲以後四分公室時耳然至哀八年邾牟夷鴻言于吳曰魯八百乘蓋其數與前八十里者合又以受封之始言故作三軍時

三家各毁其乘以足之可見今尚未及千乘矣
周禮大國五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
里記禮合附庸言之其實五百里疑亦經師附
益魯之乘固不可據舊相傳譌也至襄十一年
乃書作三軍則車乃有定數耳詩云公徒三萬
是槩舉全數後言之令曷嘗增乘哉據子産言
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非侵小何以
致此蓋得之矣胡子疑計甸增乘三之一既又
引二廣之法疑其增甲而不增乘兩者竟不自

決過矣小司徒註引司馬法言別有革車之制
成三百井出革車三乘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
人徒二千人疏家謂公卿大夫畿内乘地所出
與小司徒井邑丘甸辨畿内都鄙出軍之法不
同或疑一成百井而六十四井已足一乘又旁
求一里餘三十六井無所用之鄭註以緣邊三
十六井者爲治溝洫姑強解剔内外分爲二事
現制不能盡一無以正經畧均賦稅是不知開
方止可以井其云旁加乃以虛數相配未嘗以

之書野也禮疏坊記諸侯車田牛馬計地令出
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所給今考之疏長轂馬
牛甲兵戈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
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知者以一鄉出
一軍者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蓋得先
王之意矣
王樵氏曰按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二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
伍爲兩也甲士爲之長故亦名兩爲甲每甸四

丘共出三甲是爲兵車一乘之數作丘甲則一
丘出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也杜征南最號知
兵及釋此亦誤
蘇子瞻曰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
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
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
頭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
夫以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于四倍而
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况于丘

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夫變古亂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繇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曰穀梁之說是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前年魯乞師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今齊將出楚師欲以伐魯故懼而與晉盟宣公之有國

也襄仲謀于齊而立之自是疎晉而親齊及其患三桓之專也歸父謀于晉而欲去之不克見逐而奔齊自是三桓皆與齊而媚晉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季氏曰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內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鸞谷水東流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歟不言戰者季氏謂爲戎所邀不戰而自敗也當時劉康公乘戎不備而伐之反爲其別種徐吾氏所邀而敗其實不及陳而敗季氏之說是已所謂直書而自見者胡氏謂經不書戰辯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恐未必然竊謂夷狄不可以君臣治故直書不必諱可也

茅戎公穀作貿戎

冬十月

壬申○定王十八年

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鄭

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圍龍取龍遂南侵及巢丘以魯貳于晉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前年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故齊報之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

左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季文子帥師會之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癸酉師陳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人許之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讐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宜

其敗矣

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己私忿非能聲齊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雈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哀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鞍之敗動有以摧其氣而摧其強故耳晉氏世覇合諸侯以加兵于齊者三鞍之戰獨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橫湨陵之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之以義而徇于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重丘以貶之也

古大國三卿是時魯四人並將自仲孫蔑五卿始越禮以諸侯至是郤克遂以大夫伯政在大夫矣魯于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書一使至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其他國惟書元帥詳內畧外耳陳君舉言凡帥非卿不書卿非元帥亦

不書非也魯是時止有二軍行父將一軍而許佐之僑如將一軍嬰齊佐之耳至襄十一年始作三軍趙子常謂不正其四卿帥師會戰各自爲帥非也

曹無大夫而曰公子穀梁曰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郝仲輿曰傳齊使賓媚人賂晉曰五覇之覇也勤而撫之按成公時去桓文未遠五覇未終不應預稱五覇此爲後世語甚明杜元凱遠引夏

商豕韋昆吾等解而終不悟傳爲後人作也
首公穀作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
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齊事晉作丘甲盟亦棘背
爲齊也齊伐我北鄙襄于是乎遂搆而衛孫良
夫以新築之敗亦誓欲必報于齊故與季文子
皆因郤獻子請師于晉笑跛之憾郤克私情而

興師則固以魯衛爲名也以內及以我四大夫
爲王人也左氏謂晉師及者非也
王樵氏云按鞍之戰當用左氏說盟于袁婁當
用公羊氏說鞍與袁婁相去遠近不可知穀梁
之說恐未可信齊之四境不應過遥鞍是齊地
未必境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云
一戰緜地五百里又云使車東至海皆侈詞也
然國佐如師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則明是郤
克恃戰勝強力以非義要齊至欲質其君之母
故國佐得以直折郤克語塞國佐揖而去之郤
克使魯衛爲國佐之辭以爲之請追及乎袁婁
而與之盟此則公羊之說爲可信也蕭同叔子
公羊作蕭同姪子蓋謂蕭同爲國名姪子者姪
娣之子嫁于齊而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
母似又謂蕭爲國同爲姓姪子爲字其母更嫁
齊惠公而生頃公二家皆傳聞有誤左氏是也
鞍戰之繇亦惟左氏得之宣公十七年郤克徵
會于齊跛而登階婦人笑于房郤克怒出而誓

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而請伐齊晉侯弗許
蓋已知興師之無名矣斷道之盟就齊三子爲
見侮故也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齊事晉作丘甲
盟亦棘背爲齊也齊伐我北鄙襄於是乎遂搆
而不可解矣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亦誓欲必
報乎齊故與季文子皆因郤獻子以請師于晉
以郤克憾齊而未有名以興師故也郤克之答
齊師一則有大國朝夕釋憾于魯衛之請而魯
衛之請自各以見侵之故耳二傳增魯衛亦有

見笑之事妄說也豈有三國因一笑之耻謀之三年乃空國以伐人之理乎蕭同叔蕭君之子齊侯外祖父也子女也難于斥言其母故云

高忠憲曰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晉也而晉大夫要以非禮國佐不可拂而去之郤克乃使魯衛以其詞爲之請追國佐於袁婁而與之盟是欲盟者晉也求盟在楚故屈完稱來欲盟在晉故國佐稱及盟見曲直之繩墨矣

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

以後三十餘年無會不同無役不與則鞌之敗挫之也

董仲舒氏曰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欺三軍爲大罪于晉其免頃公爲辱宗廟于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受

黃正憲氏曰袁婁當是鞌近地穀梁云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則已入齊國都矣經何不書入耶釋例鞌婁地名並闕故難別遠近

袁婁今臨淄縣西

袁穀作爰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遫

取汶陽田

公羊傳鞌之賂也

柯之盟曹沫曰願請汶陽之田謂之曰請則是魯田也僖公元年獲莒挐賜季友汶陽之田並可證據再考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夫龜蒙鳧繹皆魯境內之山龜陰之田齊既得取則汶田可知竊謂此田季友受于僖公者則季氏私家之物也後爲齊所取欲復無隙一旦積媚人以甗磬與地來賂行父乃乘機關白郤克請復此田故左傳云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行父遂追盟爰婁以堅其約不越月而即自取之矣

季氏曰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源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水北曰陽按水經注汶陽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盖汶水自漢鉅平縣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爲寧陽縣寧陽縣有剛城也即魯闡邑也水北爲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囿也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桓二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爲棘即成三年叔孫

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與蛇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爲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之界內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田也蛇丘本鑄國古未有蛇丘名必通謂之讙讙曰下讙則蛇丘爲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蛇丘在其中矣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非魯田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故不繫之國左氏于僖元年季友敗獲莒挐之時即云賜友汶陽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爲魯故田失之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季氏曰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爲斷道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于中國者四年至戰鞌敗齊之後逞忿取賂人以晉爲不足與矣楚人窺見晉失諸侯也故遂乘間與鄭侵衛則是憑凌諸夏之兵也左氏以此役爲救齊豈其然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雖强横於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弗聽命魯雖失

禮猶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爲使我師于蜀經文所無則附會之說爾然成公以周公之裔中國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辱已甚矣

胡傳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侯之大夫以見意也

蜀魯地

楚書公子始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蜀之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曰匱盟故嬰齊與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齊大夫皆稱人蓋諸侯背晉而竊與楚盟是以畧之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

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得與楚盟耳蔡侯許男不列于會乘楚車也齊後于鄭非卿也左氏明言齊國之大夫足證矣秦右大夫說右大夫爲上大夫卿也楚不書公子嬰齊于會則其實不見名于會而人于盟既不沒實又不與名春秋治楚之法也秦人則諸國皆人且大夫與諸侯盟人之可耳秦在宋上楚王會者所序也楚可以先諸國則秦可以次楚春秋于是夷夏尊卑有難盡論者矣

蔡許不與非徒乘楚車也二國君皆身往書爵則失列書次則國君不可後大夫且二君年幼不當事故以之從楚會不諱公胡氏曰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此說亦非也楚自此執牛耳以號令中國中國靡然從之安能盡諱哉嗟乎此天下之大勢也

癸酉○定王十九年

三年○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臧元年蔡景
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四十九宋
共公固元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討邲之役也鄭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家氏云伐鄭所以攘夷攘夷所以尊中國晉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人書抑夷狄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為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袞斧之意為中國謀而不為夷狄謀也

王樵氏曰按前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晉今討之左氏以為討邲之役非也邲之役晉救鄭而自敗于楚非鄭之罪也奚討乎若曰討貳我克則來不克遂往我固知之矣不能爭於當時而討於今鄭豈受治乎使晉有志于抗楚而服鄭曷若移鞌之役于今日乎移七百乘之兵以拒楚楚必却移七大夫之心同志堅以爭鄭鄭必

服今兵力既盡于齊而區區攘諸侯於從楚之餘宜其不能得鄭也乃若鄭恃夷而抗中國蔑親暱覆敗晉師夫晉獻齊捷於周天子猶以為好先王之禮況敗盟主兄弟甥舅而以為功乃獻之于夷狄冠讐以取媚乎鄭之罪不可勝誅矣

熊過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齊氏因謂正諸國之爵見鄭當討非也春秋之法踰年者則自稱君耳桓十三年衛宣未葬而衛侯書爵踰年也僖二十五年衛文雖葬而洮之會衛子不爵未踰年也定四年召陵陳子不爵未葬且未踰年也必踰年者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以事相接勢不得復稱子也然則金革之事不避禮與君子以為東郊不開荆蠻猾夏其急同也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穀梁傳新官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禮記檀弓注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始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若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何臣之爲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傳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左傳棘不服故圍之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入兗州府定陶縣季氏私考云按蛇丘故縣在兗州府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之邑也今當爲肥城縣地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

季氏曰廧咎如杜元凱以爲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盖本一種而別分爲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皐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元凱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

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皐其即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來攻也

廧公作將穀作牆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此晉聘之始尋元年赤棘之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尋宣七年盟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熊過氏曰獨盟楚故也改而從晉伐鄭矣今公朝晉晉報爲故庚盟脅疑其貳楚良夫盟脅疑其以巳自解于晉也

荀庚良夫二子至魯脅不出盟于外而就于國中二子巳至公不妨與盟也此兩書及俱蒙上來聘之文原無諱辭不必諱以立義也蓋因列國大夫之來而稱及盟者此三年十一年與襄之七年十五年惟七年衛孫林父來聘左傳言公登亦登穆為公與其餘公與而不書穀梁云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彼既至魯國故以國對之國重于君故不必言公穀梁之義精矣

鄭伐許

或曰稱鄭疑文闕或曰鄭襄公附于楚一年而再伐許故狄之非也夏巳書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矣一事再舉故畧之鄭許黨同事楚鄭伐

許楚何故不問蓋鄭為楚人入夏門戶且楚為利之國也若絕鄭則自塞其路矣坐視其侵許而不較吾得鄭則許固吾有也鄭特為晉先得許耳此楚所以不問也

甲戌○定王二十年

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宋共二秦桓十八楚共四

經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通嗣君也爲共公謀婚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行朝禮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速也
秋公至自晉

齊景公見之不敬公欲求成于楚季文子不可
乃止
冬城鄆
魯既得汶陽故城鄆爲備恐齊人復奪之耳杜
元凱謂公欲叛晉城西鄆其說無稽矣此西鄆
也鞍戰之後懼齊來伐故城鄆以備子是知袁
婁之盟齊非誠服也
熊過氏曰田言之曰汶陽邑言之曰鄆釋例上
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莒所爭東
鄆也東鄆今莒州沂水縣古城陽姑幕成十六
年公待季文子于鄆西鄆也此爲西鄆今兖
州鄆城縣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
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將
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
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
之辭子反不能決也

未踰年而稱爵在葬後且行師也然而是可惡
矣明言之者其惡也
乙亥○定王二十一年崩
五年○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鄭悼
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杞桓五十一宋共
三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杜氏曰出也穀梁婦人嫁曰歸反曰來歸
黄正憲氏曰按杜氏曰出也夫叔姬即三十一

年杞伯姬爲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今四十
四年夫婦年皆六十餘矣况杞本小國豈敢輕
棄大國之女必叔姬無子杞桓別有庶孽叔姬
居嘗怏怏而願歸魯故前年杞伯來朝先訴其
情及叔姬卒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豈被出
而歸者耶劉摯敏曰非也此別是一叔姬

仲孫蔑如宋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也
然則非國事也書之如國事然何也自鞍之役
魯得汶陽田晉無所獲也已而與齊平矣穀齊
邑申無宇所謂城穀寘管仲之地晉適齊必徑
魯而後達者也不會諸魯而會于齊地趙氏所
謂銷齊侯謀魯之謀破晉人謀已之讒左氏志
其會而不知其故是也或謂大夫專故書之若
國事斯已不察矣

今東阿縣南十二里有穀城

首公作秀

梁山崩

梁山本古韓今韓城縣漢夏陽地也梁山東南
爲晉地西南爲秦地西北爲白狄地界于三國
不可繫之晉公羊言爲天下紀異是已夫名山
大川不以封卽專繫晉亦不得書晉

秋大水

左傳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鼓
譟出入曰習攻華氏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鄭服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
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則
蟲牢之盟王于鄭所欲也故左氏止云鄭服于
是齊鄭皆服矣晉景可以遂伯而不能也

左傳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

鄭

蟲牢鄭地今開封陳留北有桐牢卽封丘縣地

丙子○簡王元年

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四蔡景七鄭悼二卒曹宣十陳成十四杞桓五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楚共六吳子壽夢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二月季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繇己非繇人也

熊過氏曰武公之宮武公者隱公之曾祖至是八世十一傳矣立者不宜立胡子謂非卽遠有終是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煬又武公六世祖屬在武上定立其宮亦不稱世室趙企明曰記禮者出于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以爲不經也左氏意以爲

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啖叔佐曰非也

汪氏曰論者因明堂位遂以武宮爲世室今考春秋所書太廟則周公之廟也所書世室則魯公之廟也群公之廟則皆繫諡若武宮煬宮桓宮僖宮是也苟謂之世室則世世不毀矣奚待于成公而始立乎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不稱世室則其以武宮爲世室者妄也況煬宮乃武公之六世祖至昭公巳二十世而桓宮則哀公之十世祖僖宮則哀公之七世祖皆當言世室也煬宮在武宮之上武宮稱世室煬宮獨不稱世室乎是知明堂位乃後世俗儒因魯僭禮而爲言春秋之時非有世室之名也然考成之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昭之十七年當晉頃公之世而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晉武公至悼公文公至頃公皆巳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不特魯矣

禮記祭法疏考廟者父廟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王君也言祖有君成之

德也祖尊于父故加君名也皇考廟者曾祖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月祭之者月月祭之也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也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明言之祖考廟者祖始也是謂始祖廟也享嘗乃止享嘗四時祭祀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封土曰壇除土曰墠去祖爲壇者謂高祖之父也其廟既毀藏主于祖考之廟中不得四時祭之若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其主亦藏祖

考廟中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不得在壇也高祖之父遷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故曰去祖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去墠爲鬼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爲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

取鄟

胡傳微國書取者滅之也內諱滅曰取項亦國也而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而不隱根牟鄟邿皆微國也公羊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他國之地而不繫國者公羊曰諱亟則僖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邾耶鄟魯附庸國也本滅書取諱也諱者何嘗取之不以其道也義與襄十三年取邿昭四年取鄫一也其滅項不書取非魯益明

鄟今兗州府境內地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經獨書

衛或謂深罪其黨惡也杜氏曰經惟書衛獨衛告也皆非也楚莊逞志于宋國幾斃而晉不能救今甫盟于蟲牢矣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棄而尤宋以國難辭遂使晉衛兩國興師迭伐獨書于衛書其重者而晉之惡已見矣

季氏曰春秋凡奉伯主之命或爲主而興師者皆書侵蓋本非有怨但相于不得已故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也此極勘得透快下仲孫叔孫侵宋同

左傳晉遷于新田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灌甫曰自宣季年宋及楚平而楚勢益張與諸侯會盟于蜀晉景惡之比年宋雖與蟲牢之盟而其意猶未貼然歸也故使衛孫良夫魯仲孫蔑相繼帥師侵之然二國素無憾於宋惟以盟主之令往也後二年宋婚魯衛來媵以是知二國侵宋益非本意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楚書大夫將于是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遷也然事不經見盖報宋之成爾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
王樵氏曰按晉師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則非不及事也楚師還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亦申矣于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欒書之從衆均之不可掩也故春秋書以與之易曰師或輿尸凶言軍旅之任不專一而衆人主之覆敗必矣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輿尸之效豈不昭然也哉
趙子常曰左氏載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林氏曰楚以申息爲經營中國之本故三軍二廣不皆出而大抵用申息之師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師戍商密二十八年敗于城濮楚子曰其如申息之老何二十六年申公叔侯戍齊文九年息公子朱伐陳成六年以申息之

師救蔡其後蠆尨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昔宣王
之世申伯實以王舅爲南國之屏翰所以扞城
王室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故楚有圖北方之
志其君多居于申大合諸侯亦在焉

救公作侵

丁丑○簡王二年

七年○晉景十六齊頃十五衛定五蔡景八鄭成
公睔元年曹宣十一陳成十五杞桓五十三宋
共五秦桓二十一楚共七吳壽夢二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吳伐郯

吳初入伐中國也

黄正憲氏曰按史遷云太伯之奔荊蠻自號爲
勾吳盖伯讓國而逃欲匿其迹故變名爲勾吳
勾是勾芒之勾春艸托生萬物者也吳自太伯
始故取義云于是伯卒而弟爲吳仲雍矣然而
當是時實未嘗君國子民也遷乃云周章已君
因而封之則是以吳越之吳爲勾吳之吳誤矣
其云太伯卒弟仲雍立云云周章立者乃從武
王時得封之後追論其世次相傳如此非立君
之主也盖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伯無嗣
雍後傳至周章遂封章于今姑蘇之地而國號
吳則因勾吳之吳耳又封章弟于周之北故夏
墟曰虞仲者爲太伯嗣然虞巳爲晉獻公所滅
則太伯巳絶此伐郯者乃周章十五代孫壽夢
之二年也是吳始封于周章而始盛于壽夢與

勾吳絶不相蒙後漢趙煜乃云太伯起城周三
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且云伯卒葬于梅里平
墟夫梅里在今無錫縣即無論荊吳迢絶而奔
荊卒葬吳亦難附會其說况太伯讓天下而逃
惟恐不能匿其跡乃顯然立國建號居人民之
上則安所謂三讓無稱之美乎人
郯在下邳隣絶江淮越而伐之吳之勢始大矣

吳今蘇州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郟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鄭囚鄖公鍾儀獻諸晉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宋以五年辭會魯衛受命侯之至是始與盟約家鉉翁曰此合諸侯救鄭因以同盟幸諸侯之猶同也

杜元凱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季明德曰讀爲平陽然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鄭地指爲開封府中牟縣陵崗或然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貽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傳著吳強之漸故曰始林氏曰楚人禦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吳自徐伐巢淮西也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父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蔽巢及鍾離矣是

則亡郢始于失淮
州來今鳳陽府潁上縣古淮南下蔡地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定公可謂知所惡矣杜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侮其君衛之孫氏齊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爲衛

國患凡四十年晉黨叛臣爲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爲之

丁丑○簡王三年

八年○晉景十七齊頃十六衛定六蔡景九鄭成二曹宣十二陳成十六杞桓五十四宋共六秦桓二十二楚共八吳壽夢三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二年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也至是晉以齊從蟲牢馬陵之盟俾魯歸田以堅之季文子所謂七年之中三予一奪宜諸侯之有貳心也

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遂侵楚報六年嬰齊伐鄭也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寖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逆也魯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左氏言[illegible]何循以經正其妄矣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錄伯姬故盡其辭也華元行聘禮或因共姬故爲好如此非即聘共姬也傳釋華元來聘曰聘共姬也釋公孫壽來納幣曰禮也杜氏因謂昏聘不應使卿納幣應使卿皆循傳爲說而非經意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同趙括好勇而輕邲之役與欒書之救鄭二人皆不度其可而銳于戰非欒書有王則晉又

敗矣趙嬰淫亂罪所當討不請于君而擅放之專而無上惡得無罪然晉侯聽姬氏之譖一朝而尸二大夫以趙衰之勳不復念而奪其田祿則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之

王樵氏曰據左氏則趙氏之禍繇莊姬據史記則趙氏之禍繇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強合然嘗深考之則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

譖殺同括又一事也觀鄭人追討歸生弑君之罪斵其棺而㓕其族則屠岸賈之事豈可謂無崔杼弑君慶封黨之而㓕崔慶之族者盧蒲嫳及莊公之孽人盧蒲癸王何也屠岸賈亦猶是也但史記謂同括嬰同見殺于下宮之難則傳聞之誤耳至於趙武蓄於公宮則左氏史記又無不脗合夫晉殺同括因莊姬之言同括雖死趙盾之室自在使無他外患莊姬何至無依乃將武蓄于公宮乎景公何不念莊姬趙武之尚

存忍即以其田與祁奚乎蓋朔死于下宮之難盾之系幾絶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專趙氏之政趙嬰通于莊姬同括因而逐之雖曰以罪然中心未必不繇于爭權故内則莊姬怨之外則欒郤疾之因得以合而行其譖焉趙武之匿始則虞屠岸賈之害終使武而尚存必亦非原屏所利也故從姬氏蓄于公宮及原屏既死韓厥始言于公而立之此事之實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臨江劉氏曰或言賜命或言錫命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幾僭賞也

春秋三書錫命獨此年左氏經作賜命蓋錫賜皆上予下之名義無以異故韻書賜字或作錫或曰錫之爵命世世相襲則謂之錫服過其爵

有加而賜則謂之賜今考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則始即位而賜之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則有功而賜之者也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以私恩而賜之者也王命尹氏等策命晉文公賜之大輅戎輅則朝王獻俘而賜之者也事雖不同而皆言賜也詩稱王錫申伯則始封而錫之也王錫韓侯則嗣位來見而錫之也王命召虎用錫爾祉圭瓚秬鬯則有功而錫之也事各異而亦皆言錫也繇是知賜錫義同不必穿鑿立說

抑或左氏字誤耳

與公穀作錫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傳言伐郯也以其事異故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公羊傳媵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趙子嘗曰今按媵嘗事史不書書衛晉者爲下齊人異姓來媵過九女之制也與書正月烝爲五月再烝見瀆例同

禮天子一娶十二女王后行三國媵之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行二國媵之左傳同姓媵異姓則否

已卯○簡王四年

九年○晉景十八齊頃十七卒衛定七蔡景十鄭成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杞桓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二十三楚共九吳壽夢四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宋襄公母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其母思之義不可往賦河廣之詩而聖人取之則出妻固與廟絶無復反之理也杞叔姬之歸傳初不言其故然其來歸也杞伯先來朝而言其故其卒也杞伯因魯之請而逆其喪推其情事與他人之大歸者不同明矣疑叔姬無子心不自安而願歸故杞伯來魯言其故魯人許之而後歸之迨其

卒也魯人請而復逆之魯人許之者以願叔姬之情復復請之者以明不絶之義故左氏曰杞叔姬卒爲杞也逆叔姬爲我也雖魯杞不知出母廟絶之義然禮以義起以情生春秋姑錄之以識其順變之法如此耳

灌甫曰經書郯伯姬杞叔姬來歸左氏俱曰出也按二姬書有詳畧必有當絶者何也杞叔姬書卒書逆其喪歸郯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然二姬之事雖不可考而杞則詳而禮郯則不言

所終當絶不當絶者亦可知矣左氏俱出之説
或不足據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
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
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
至
趙子嘗曰自馬陵以來諸侯未有二也則其曰
同盟何晉懼失諸侯也諸侯之從于晉者類非

誠服也晉人亦知自反矣乎馬陵未幾而受孫
林父之奔以隙衛反汶陽之田以携魯志不得
于楚而侵蔡威不足以及吳而伐鄭以是道宗
諸侯雖曰同盟無益也是三同盟蟲牢以得鄭
也而宋辭馬陵以得宋盟左氏謂尋蟲牢是也
以爲服莒細已甚矣于是鄭魯皆有叛意故鄭
伐鄭止公盟公從晉是紛紛無益也卒至會雞
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illegible]晉文襄[illegible]之
餘勢于是盡矣

蒲衛地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之歸杜氏曰宋不使卿逆非禮非也趙氏
曰不言逆者親逆也亦非也國君來我未有不
書者言歸則不必言逆故二氏之説皆非也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休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

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
貞信也貞信著然後婦禮成故婦人未廟見而
死則歸葬女氏之黨
晉人來媵
胡傳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尊其禮
進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
之行程氏以爲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
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于遠乎曰古者庶
女與非敵者則求爲媵固爲之擇賢小君則諸

侯之賢女自當闕矣
何氏曰朝廷倅于娣上娣入倅于娣下伯姬以
至賢爲三國所爭媵
媵淺事也一國三媵書詞重疊何氏以爲娣入
倅于娣下伯姬至賢三國爭媵態過氏又謂魯
以陽田故于宋無所忌晉衛亦以孫林父弃晉
媵魯蓋三國合矣若然將後齊人來媵亦何不
可言合乎夫嘗事不書失嘗則書媵女從嫡同
效于歸若未往苔君子則待年一國故詩曰姪
娣從之祁祁如雲今伯姬二月巳歸矣而晉人
來媵則以次年五月不及時矣又異姓不媵而
齊人來媵書此以誌變也且以伯姬盡其辭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秋鄭伯如晉晉人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
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王樵氏曰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
楚爭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鄭之
戰鄭之從楚者十年自成五年蟲牢馬陵之會
楚方備吳未暇爭鄭鄭在晉者亦五年矣今年
蒲之會楚以重賂求鄭鄭復會楚于鄧夫惟利
是從而不要諸義鄭信有罪矣然旋即悔過而
躬朝于晉即當原其不獲巳之情待之以禮可
也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況伐其國又
殺其行人耶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
闕楚之不爭而肆毒無巳故鄭卽甘心于楚此

楚以從中國者凡二十年諸侯之役無寧歲鰓
鰓然以夷狄爲憂尚誰咎哉故稱人而執與執
其君而伐其國皆直書而義自見矣殺伯蠲不
書旣執其君專重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楚人入鄆
鄆者今沂水縣莒魯所爭東鄆也本魯地而莒
據有之莒潰因入之耳不書遂楚用偏師入之

行間非嬰齊也楚非與莒有惡蓋報晉之伐鄭
也季氏曰楚自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于沂上
者今特遣貴卿越淮泗沂沂以伐莒且是時晉
方執鄭伯以伐鄭乃不之救故長驅東向以攻所
不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爲備吳之計也吳自
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國已皆
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以
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鄭北以爭諸侯蓋鄭
之所畏者莫如莒莒潰入鄆則足以制郯而吳
人不敢挾鄭南下矣此楚人伐莒之計也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諸侯貳故也

秦自敗殽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矣晉人
連白狄以伐晉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焉亦
狄所殘白狄知其見紿故同秦人伐晉也晉伐
鄭方急楚兵且東潰莒入鄆牽制魯師使不敢
助晉而楚西約秦率白狄來戰欲使晉自救不
暇又安能伐鄭乎勢遠節長其爲楚謀則善矣

白狄今延安府所屬其地也

鄭人圍許

左傳示晉不急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
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杜氏以爲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或曰
魯之内城定六年城中城穀梁云三家張也以
是觀之非廩丘矣楚人伐莒入鄆鄆逼于魯故
中城蓋懲莒而備楚與

楊氏曰春秋城築必書恤民力順時令蓋
重之矣然亦僖成以前政在公家其時徵發勞
役據事直書皆可嚴筆削以昭鑒戒襄昭定哀
無政矣三軍之作而旋舍也稅畝之變而田賦
也尚有城築出于公而可書乎哉蓋四公所書
者薾然無生色矣是故隱之城中丘城郎也而
書夏觀夏之一字可以知其非時莊之築郿新
延廄築郎築秦城小穀也而書于無禾麥告糴
之間觀于告糴無禾麥可以知其非力僖之年

新作南門成之年城中城也而書以新作城中
城覩于中城新作可以知其非務春秋書城築
示鑒戒盡于是矣其後而城費城防城成郛黃
經到此蓋不能無黯然咨嗟也而鑒戒之意不
存焉雖然虎牢之城成周之城此皆獲麟絕筆
間事也古今來夷夏君臣之防雖極式微之世
亦必留一脉于如綫者則于二役予見之是故
城築必書亦所以徵文獻也

春秋辯義卷之十九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成公二

庚辰○簡王五年
十年○晉景十九卒齊靈公環元年衛定八蔡景
十一鄭成四曹宣十四陳成十八杞桓五十六
宋共八秦桓二十四楚共十吳壽夢五

春

左傳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

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郊不從記者四惟此五卜正義曰當是三月
三卜四月又卜皆不吉乃止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
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
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五月鄭伯歸

趙子常曰于是鄭伯歸于鄭君爲不書罪不及失國也執君歸不書如襄十六年莒子邾子十九年邾子哀四年小邾子是也必伯王得有罪而後書如曹伯襄衛侯鄭曹伯負芻是也有罪不及失國則固宜歸者也

晉侯非景公也然而不可不謂之景公何也晉侯疾出會卒不能出會然發命徵令實在景公矣州蒲不過代父有事耳據傳夏四月記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其州蒲立時在辛巳之前晉景公未卒至丙午乃卒耳稱孤稱子乃居喪在會之詞今州蒲因父疾代會非居喪比也左傳記載如不曰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則將曰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子乎有是語法乎說家不通文理而劉原父以爲晉人生立君家鉉翁謂左氏誤以鄭事爲晉事皆非

孔氏曰漢末應邵作舊君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按葉公疑晉侯生立其子經何以無異文非也策書有定體不得異文以盡其變又言不以名別亦非諸侯自將與出奔異

齊人來媵

孔疏左氏媵不傳異氣故書齊媵見異姓媵者非也

丙午晉侯獳卒

左傳鄭伯討立君者殺叔申叔禽

秋七月公如晉

左氏晉人止公使送葬魯人辱之故不書其情是也其義非也公自今年七月至晉明年三月始歸在晉凡九月晉侯五月卒至十月乃共葬期適與葬會安得不送公已在晉赴告與誰不告故不書也故七月書公如晉明年三月書公至自晉則送葬在其中矣不以不書爲諱也據左氏晉使羅筏在楚未返欲俟夏歸以驗魯之貳楚道塗往來不過三四月事耳晉葬當在十

月葬畢公即當歸何以淹至明年暮春耶可見公之在晉自別有故魯人探其情而辱之爾是臣子之心然因以殺亂聖人書法則不可也

冬十月

辛巳○簡王六年

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元年齊靈二衛定九蔡景十二鄭成五曹宣十五陳成十九杞桓五十七宋共九秦桓二十五楚共十一吳壽夢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杜氏曰正月公在晉不書諱見止此以公在楚生義似之而非也因楚爲夷乾侯在難危之地危之故書以存君若晉則盟主也何害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傳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犨公作州

左傳季文子如楚報聘且涖盟也厲公新立故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鞍以前之好也鞍之役齊辱魯矣歸汶陽之田齊怨當少損至是魯激于晉之辱而往修好焉

冬十月

左傳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秦晉爲成秦伯不肯涉河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壬午○簡王七年

十有二年○晉厲二齊靈三衛定十蔡景十三鄭成六曹宣十六陳成二十杞桓五十八宋共十秦桓二十六楚共十二吳壽夢七

春周公出奔晉

季氏曰周公楚與伯輿爭政但所謂伯輿者不知爲何人而周之政權方在尹單偪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

瑣澤公羊作沙澤熊過氏曰當在今大名元城近沙鹿北當狄道西連衛境晉厲初立而求諸侯不及諸侯而先魯衛晉將謀敗狄以魯衛有同欲也左氏乃曰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今以遺經究其終始既無荆楚又不及宋鄭左氏何以為據哉且晉楚之盟是夷乘中夏之大幾春秋未有沒其

事不書者陳君舉顧謂晉楚嘗同盟不書至襄二十七年特書之君舉盖左氏之佞臣矣此疑因襄二十七年會宋而誤記于此耳范守已氏曰晉楚之成春秋不書不與晉之與楚成也成矣諸侯宜皆聽成也瑣澤之會魯衛獨在何哉盖晉以鄭之貳于楚也當執鄭伯而命魯衛迭出侵鄭則晉與楚成鄭人利之魯衛不利也魯衛虞楚之病已故會晉侯以謀其難耳不然楚成何預于魯衛而遠會晉侯于鄭之郊哉

灌甫曰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按劉氏辨折左氏之誤是矣但不解此會何為盖晉侯初立合魯衛于瑣澤將以伐秦也故明年使郤錡來乞師前月後凡知為伐秦必矣

瑣澤公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按宋之盟即前瑣

澤所謂宋西門之外也止三國之大夫君不行師不從何虚之乘左氏盖因敗而生文耳

高抑崇曰此狄盖白狄也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之役也

交剛狄地

冬十月

左傳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癸未○簡王八年

十有三年○晉厲三齊靈四衛定十一蔡景二十四
鄭成七曹宣十七卒陳成二十一杞桓五十九
宋共十一秦桓二十七楚共十三吳壽夢八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徵兵伐秦也

公羊傳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孔氏曰晉雖是侯伯恐魯不與若言召兵或容辭說言乞則不得不與釋例曰乞師者深求過禮之辭執謙以逼成其討是觧乞為謙意

郝仲輿曰晉荀庚郤犨來為蒞盟也士燮來為徵兵也皆書聘今郤錡來又徵兵書乞師惡晉之無厭也惟天子討罪甸卒不行乃徵兵諸侯未聞諸侯相伐而徵兵諸侯者也不然則寡小乞援于強大耳晉國寡小乎徵書旁午不勝供億之煩千里奔命不勝䟦踄之苦疲憊小國殘殺無辜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

范甯氏曰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因其過而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然公羊曰不敢過天子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趙子嘗曰秦晉之交兵以復怨也而晉侯以諸侯朝王而後會伐乃若受王命以伐秦然無預于中國之故而使天子受其名故但序諸侯而劉子成子不書不以伐秦累王室也陳氏傳曰于是戮于麻隧秦師敗績則其但書伐何畧之也自狄秦以來秦晉相加兵皆畧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但書伐晉以為不足詳也

郝仲輿曰公如京師遂朝王不書不誠其朝也書自京師遂會晉侯所謂悠悠行路知有晉而已周劉子成子從不書以王卒行也以王卒行

是天子而從征故諱也或曰二卿行非師行大

惟師行宜社成子受脤于社非師行乎秦未嘗得罪王室與諸侯呂相數秦皆晉人米鹽玆忿而摟九國之師發天子圻甸之卒以報睚眦斯亦張皇不軌之甚矣至使曹伯客死成子與尸麻隧戰勝經不書不商其功也

曹伯盧卒于師

左傳曹人使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永嘉呂氏曰或疑負芻之殺太子經無明文設有之春秋何以不書疑未得其實然嘗以春秋書法考之則他執諸侯皆稱人其稱侯者獨此一事耳安得以爲非伯討乎傳之所言與經意同蓋足以爲證矣

盧公穀作盧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者明非朝京師也非徒然也京師君之所也猶父母家也父母家不可致也

冬葬曹宣公

甲申○簡王九年

十有四年○晉厲四齊靈五衛定十二卒蔡景十五鄭成八曹成公負芻元年陳成二十二杞桓六十宋共十二秦桓二十八卒楚共十四吳壽夢九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初志卒以同盟也徐邈氏曰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不書葬抑小國僭略之不會葬故不書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旣歸使郤犨送而見之

林父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晉會於戚而不能討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二十六年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會澶淵反爲林父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黨孫氏之本末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灌甫曰成公即位十又四年乃始逆齊弋而歸禮諸侯雖娶九女必先夫人次姊姒以至六媵尊卑貴賤之序不可亂也公先有媵生襄公矣而後聘夫人不亦謬乎與莊公先生伯姬娶夫人同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許然楚往年不救許猶以鄭固在楚且欲藉鄭爲人華鄉道耳

今鄭已背楚即晉而亦不救者以備吳爲急也是以明年六月始伐之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前後見于經者不一皆稱叔孫此係其姓氏不得不稱也今九月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左氏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逗䜟也婦者有姑之恒稱穆姜尚在故曰婦姜畝前多一氏字則亦因僑如生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國君卒則名此何以不名將謂秦寂處西方身多無禮則宣公四年何以書秦伯稻卒將謂終秦桓一身聘會不及則成公二年又會于蜀矣四傳無說處此聽之而已然則何居殘編斷簡失之也春秋以殘斷失者固多無奈人強爲之辭耳

乙酉○簡王十年

十有五年○晉厲五齊靈六衛獻公衎元年蔡景

十六鄭成九曹成二陳成二十三杞桓六十一宋共十三卒秦景公元年楚共十五吳壽夢十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灌甫曰諸侯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仲嬰齊者公孫歸父之子公子襄仲之孫故曰仲嬰齊也諸傳以爲歸父之弟公孫嬰齊誤矣如不然十七年復書公孫嬰齊卒何也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公羊說嬰齊爲兄後固爲無據然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千古之卓議也得是說者魯不躋僖公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左傳討曹成公也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春秋殺太子與弑君稍不同可以兩下相殺當之故陳佗負芻皆不書弑未君也季明德以春秋不書則疑若本無其事者泥矣負芻旣與會盟若定其位然者乃始執而歸京師曹人之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似不得爲正名之討也晉是時伯業已衰與盟諸國不無虞貳魯辱見止鄭貳于楚宋稱邾小衛侯又新立先盟而執使曹安心于盟而無他虞猝而執之耳當時之勢固爾也

廬陵李氏曰晉文執衛侯歸京師與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然晉文書人而晉厲得書侯者文公以私怨討衛厲公以公罪討曹也衛侯之

歸與曹伯之歸一也然衛不書自京師而曹伯自京師者釋衛主于責晉而釋曹則主于責王室也書法精矣

蘇子繇曰稱侯以執執其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爲得禮于是諸侯將見欣時于王而立之欣時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故曹伯雖失國而不名曹無君故也

趙子嘗曰公羊傳稱侯而執者伯討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今按凡執恒稱人從史文也必伯討而後稱君葢變文以與之左氏見史法執唯稱人而不知經意故發例外謬公羊此義必有所受曹伯叛中國而從楚負芻篡立皆伯者之能所當討故二執稱君執曹伯畀宋人雖蒙入曹之文不別稱晉侯其義一也陸氏謂承上文不可重言晉人此史法也按獲麟後史書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不言殺陳宗豎者省

文也鄭伯有事與陳宗豎同而經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文不省者以大夫自外入國與國人討而殺之各是一義于經不得相蒙也劉侍讀嘗發此義討夫子改正舊史若此者多矣使執曹伯別是一義不得蒙上文晉侯則特書晉人執曹伯何不可之有

歸于公作歸之于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楚伐鄭左氏載子囊新與晉盟葢即瑣澤之說也十二年傳云晉郤至如楚聘楚子罷如晉聘而經不書從何而盟傳又云楚遂侵衛鄭子罕

侵楚取新石則鄭可謂有功于中夏矣又何以不書凡此皆左氏之誤此葢報前年鄭公子喜之伐許也

秋八月癸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傳八月葬宋共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

反使華喜公孫師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爲人
鱗朱向帶魚府出舍睢上華元使止之冬十月
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則右師决睢澨閉門登
埤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
華元以蕩澤殺公子肥而出奔雖憂公室之卑
實懼威權之去已也魚石之出止魚府之逆料
山與石同族山殺則石不懼而出奔好則構惡則
讐不反則决睢而閉入左氏所載極得事情諸
家紛紛俱以爲誣者何也華元憂國似忠然擅

文繼弑與鬪爭故原非純臣魚石知澤有罪身
止河上似禮而出奔于楚已挾伉方直入彭城
終致作賊總非佳人也王氏曰魚石之自止元
于河上也畏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祀于
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于去也爲與山
有親而常同惡恐見及也或謂魚石止元許討
蕩澤則身已處于無過之地何嫌何慮而出奔
此絕不知當日之情事者耳蘇子繇曰宋華元
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故能討山使其懷

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矣子産奔晉子皮止
之歸而遂卷亦猶是也黃正憲氏曰平公幼弱
六官皆桓族聲勢相倚牢不可動而晉厲恭矦
恣雖以伯主自任猶一輕舉則山石必搆晉爲
難反受魚爛故佯爲自咎奔晉以告亂則晉必
直元而爲之誅主矣晉無阻撓足爲援倚遂遄
歸討罪正法蕩澤則桓族雖強莫可誰何于是
魚石懼以同黨罹禍自當奔去蘇氏之說則
華元爲正人黃氏之說則華元爲奸雄乃二

者固皆有之若元者蓋以奸而行其正者也雖
然元能保其身以濟國家即謂之正人亦可矣
奚必究其心哉
高忠憲曰元之出元之入皆正也山不書氏害
公族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前此八年吳伐郯入州來聲勢已可畏而中國
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親吳以鍾離爲吳楚之界

使楚畏敵緩于北爭雖偪于強夷而不討也
熊過氏曰鍾離之會會吳之始晉大夫之伯以諸侯爲會之始也公羊曰外吳胡子曰外吳春秋固外吳乎曰否既會士燮又同會吳耳趙伯循所謂按實再會依實書之者是也知然鍾離楚地今鳳陽臨淮縣古嬴姓子爵國名壽夢時吳楚以爲界其邑近吳故先會中國而後至其地以會之也然襄五年戚之會不殊吳何也曰戚衛地孫林父邑也近也以是知殊會之非外吳也然善道吳邑也奈何又殊會曰晉會魯衛先往非先會也
此兩言會者內大夫會諸國之大夫往會吳子鍾離故其文不容不然爾說者以爲尊吳故殊會與首止文同灌父曰按首止書及以會非若會以會之異也吳何人也春秋以比王世子哉說者又曰外吳郝仲輿曰夫儒者不夷楚乎楚會不殊又何也楚自爲會而吳則諸侯會之楚則晉不欲會而吳則晉欲之也古公之苗裔寄

避江介何夷之有
季氏曰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爲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杜範所謂鍾離互爲吳楚之邊邑是也
此會吳之始

許遷于葉

葉在楚方城北乃許南界之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居楚地非也夫許自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凡四遷皆避鄭也而卒滅于鄭

丙戌○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晉厲六齊靈七衛獻二蔡景十七鄭成十曹成三陳成二十四杞桓六十二宋平公成元年秦景二楚共十六吳壽夢十一

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曰雨而木冰也傳曰根枝折胡氏曰冰脇

木也
雨木氷五行木不曲直厥徵常寒之罰也劉歆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通故雨而木爲之氷唐讓皇帝以爲木稼者是也俗言木稼下達官怕謝肇淛萬曆丁丑在楚見之萬曆庚申京師有此次年遂有賓天之事
左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季氏曰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別于侯也齊姜氏謚齊姜而歸氏亦謚齊歸是以歸別于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以別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也黄正憲氏曰按鄭服晉五年楚旣不能無憾近又偪許遷葉是離楚黨也鄭之疑懼滋深矣宋爲中國要樞楚所欲得况魚石在楚必爲楚謀宋故子罕乘隙侵之陰中楚欲以圖自解耳自是楚與鄭合以擾中國無有寧歲則鄭之叛于親楚也
左傳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爲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晉侯將伐鄭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范文子欲反六月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欒書曰楚師輕窕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我必克之呂錡射共王中目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韓厥從鄭伯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欒鍼請攝飲焉子重受而飲之苗賁皇徇曰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戰乃宵遁

中國勝楚者城濮鄢陵二戰而已城濮之役文公之治國訓武經營有年一戰而霸猶且不喜而憂知一勝之未可恃也厲公鄢陵之捷覺其成謀不愈于秦哉亦幸而已一勝之後無以居之其不爲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之矣戰不言公公不出師也十二年郤錡來乞師書公十七年荀罃來乞師書公此不言公不出師可知也

鄢陵鄭之東南鄙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詹萊氏曰敗自楚子是楚子自將也側之罪亦矣而殺之則是歸罪焉耳故不去其大夫公子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謀伐鄭也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設守而後行以後宣伯使告于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不見公

沙隨今歸德府寧陵東北宋地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趙子常曰王人會伐自單伯而後不書此其書尹子何不能服鄭也鄢陵之役自城濮以來于是再見而鄭不服厲公無道其大夫方欲釋楚

以爲外懼則雖一戰勝楚鄭人固有以量之也厲公不能自反修其所以復伯者而請以王臣會師于是三合諸侯假王臣以伐鄭而鄭人從楚益堅則中國之威頓矣故尹子單伯相繼而出悉書之

左傳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王臣始會伐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得反于曹繇天子命故異其文以別之蘇子繇曰公子欣時旣奔宋曹人請復曹伯于晉晉侯謂欣時反吾歸而君欣時反曹伯歸欣時置邑與卿而不出賢哉欣時之不取爲君也曹伯雖失君而免于爭國之亂故書曹伯歸自京師言無所與爭者也凡諸侯之歸必書曰自某歸于某自某其有奉也歸于某求歸也某曰歸

自京師者京師無奉而曹伯不求也非欣時之賢而能至此乎凡諸侯出而國無君者于歸名之曹伯之歸而不名者公羊曰易也穀梁曰以爲不失其國也程子曰王未嘗絕其位也三傳皆是公子喜時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故曰易負芻弒君其國自在故曰不失其國天子受曹伯之歸未置諸理故曰不絕其位故曰三傳皆是也卓子曰非衛之剽衎非鄭之突忽或出或入不辨二君故曹伯不名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許魯平赦季孫

舍寘也明不以歸不稱行人非使人

苕公作招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左傳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灌甫曰上言伐鄭此言至自會疑傳寫之誤非也按上伐鄭之師我師不敢過鄭諸侯遷于制田遷于潁上第以師駐札鄭地而已未能伐也

至于頴上鄭子蟜軍之而宋齊衛皆失軍矣穀梁所謂不周乎伐鄭者此也故止書至會

乙酉剌公子偃

季孫歸而剌偃還怒也不及鉏鉏幼公不忌也

丁亥○簡王十二年

十有七年○晉厲七齊靈八衛獻三蔡景十八鄭成十一曹成四陳成二十五杞桓六十三宋平二秦景三楚共十七吳壽夢十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熊過氏曰晉命也

括公作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趙子常曰王人未有書二卿者其以二子會伐何伐鄭而鄭不服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熊過氏曰此王人下盟諸侯之始柯陵鄭地趙企明曰周禮天子巡狩則有方岳之盟不巡狩則有殷同之盟謂諸侯既朝見受政事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況卿士乎二卿奉王命伐鄭而不服于是晉有諸侯之事王人與盟此年與雞澤平丘皆不諱而伯業益不競矣狄泉不盟王子虎其事寧可得哉高忠憲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王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二敗鄭而不服徒爲亂而已

秋公至自會

左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以告武子召慶克而謂之國子相靈公以會及還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而立公子角七月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絶牽以告蒙衣之事得删于法當書春秋何以
不書也凡春秋所書挈其綱耳固必待之傳而
足也說者泥之而或以書不書過生異義是惑
也

九月辛丑用郊

熊過氏曰魯之郊其始祈穀于上帝也九月非
其時矣辛丑上辛也杜長曆四日也定辛亥朔
日也哀辛巳六日也無用中辛者也用者非爲
農事而以郊禮爲之魯郊不勝書書其尤失禮

者而已趙企明不連九月爲讀顧曰僖公雖嘗
自疑其僭卜之未遽用也成公至此不復卜而
直用之前此未嘗用也則其說異若以不卜直
用則襄七年奚爲又卜耶
夏公會伐鄭傳書五月則公于夏之齊矣郊嘗
在啓蟄者也伐鄭以前不郊或卜不吉或兵事
倥偬至此因歸而即郊耳用者凡祭祀賦役皆
連用字成文用田賦及此用郊是也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傳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姚舜牧氏曰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假
無可書者春秋屢書于册辭繁而不殺何也當
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爲援睥睨中國若無人焉
不有晉厲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中國當
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
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迄
成攘楚之功耳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

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
此即夏會之諸侯也前言齊侯此言齊人必齊
侯已去而留一微者于行閒耳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左傳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諸侯雖以楚救還師然十月已圍鄭矣故以伐
鄭至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

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定者嬰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熊過氏曰杜氏長曆十一月無壬申趙伯循以為誤是穀梁子曰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公羊以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陸淳辨疑曰春秋編年月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言卿卒然後公至皆據事實何傷教意二傳不達其文謬

誤之故遂妄為說劉原父云公叔放卒于齊彼不待君命卒大夫昭公在外叔孫婼卒亦不待致公而錄之其言晰矣

左傳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

脤公作軫穀作蜃

十有二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陳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

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

高忠憲曰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郤氏二族三卿雖欒氏亦忌之矣故一朝群怨必興厲公不道輕聽而殺其三卿此自禍之也誰與處矣

楚人滅舒庸

楚書大夫將矣此公子橐師也其稱人何略之也趙氏以橐師未嘗為中國患故書人略也

戊子○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晉厲八弑齊靈九衛獻四蔡景十九鄭成十二曹成五陳成二十六杞桓六十四宋平三秦景四楚共十八吳壽夢十三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書曰晉殺其大夫

黃正憲氏曰按胥童既致三郤于死又欲併害書偃于是書偃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然嬖倖惑主一朝而尸三卿罪雖未弑何以不去其大夫蓋因厲公之弑而重書偃之罪也殺胥童者弑州蒲之漸也不殺胥童恐為厲公耳目而先為難也故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偃之逆嬖倖習知之矣且郤至之死實自欒書勸行子夜之間搆孫周之見羅織文致使無可避又安得以誅三郤之罪盡歸胥童而獨殺之耶故不去其大夫深罪偃也雖然胥童實大夫故不去大夫黃氏之言亦過矣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公之惡與靈公不同靈公一身之惡也厲公社稷之惡也程滑卽奉欒書之旨因國人欲殺之也張洽氏所謂分其惡于衆者是也以國舉所以戒為人君而不道者或以欒書卽盾滑卽穿從趙盾例當書欒書弑其君此又不然欒書不可例趙盾也趙盾非弑君者也以趙盾為弑君者所以教人臣盡忠之道也不書趙盾則盾之罪可辭而其弑不見若欒書身親為逆明白顯著罪不可逃止書欒書則厲公之惡又無以見故以國弑則厲公之惡與國人之罪皆不可

遑至程滑為人鷹犬不過獄犬成濟之流不足
數矣然則欒書無主名罪不可卸乎夫春秋提
挈綱領書法取義而已其事固待傳而足也張
洽見左傳載悼公逐不臣者七人欒書不與遂
謂欒書非里克甯喜比故春秋寛之不知欒書
之罪如正其罪不止于逐悼公復國握柄世卿
胡可卒動不如歸罪于程滑以訖其事已矣當
時處法只得如此然欲以此末減欒書則不道
甚矣

朱子曰晉悼公甚次第他才大段高觀當初人
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
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
狠當被人擄殺胡亂殺了晉室大段費力及悼
公歸來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
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別赫然為之一新問
勝桓文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
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
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及

纔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齊為慶氏之難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
國佐于内宮之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
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慶封為大夫
王樵氏曰按是時晉有僑如齊有慶克然晉君
猶能知僑如之情不從穆姜而去季孟齊靈直
為婁豬艾豭之所不快刖鮑牽逐高無咎既盟
國佐而復之而又殺之故棄命專殺以穀叛國

佐雖不為無罪而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國勝何
罪又殺諸清慶克死未正其討又殃其子刑賞
固如是乎李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鄭伯遂會楚子伐宋宋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

德於我吾國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蘇氏曰魚石之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以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言復入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

彭城在宋國東二百里許宋地也據彭城可以塞吳晉相通之道王樵氏曰按楚爲是舉非止納宋之叛臣其意尤在隔吳晉之道也西鉏吾知之矣是時楚方張而吳亦始大楚莊之世嘗盟吳越非直欲服屬之亦將爭衡于中國而虞其爲患于後也而吳人之氣不爲楚下故晉明年遂興鄢陵之師大收楚鄭吳興楚之肘下楚氣奪矣晉得吳不附楚晉得氣矣然用吳牽制楚後實爲得算惜不善用之而晉悼之後中國道消遂至以所以長楚者而長吳此非吳之能霸中國而中國諸侯實自爲之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且拜朝也君子謂晉于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傳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爲婚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傳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

齊桓伯業始于平宋亂晉文伯業始于釋宋圍悼公霸業又始于彭城救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循厲公之故

事元年而後遂毋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魴公作彭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左傳謀救宋也

陳氏傳曰崔杼嘗奔衛不言歸其再見何齊納以爲大夫也齊之禍靈公爲之也前年逐高無咎今年殺國佐而杼當國已而殺高厚齊孤世臣矣于是伐莒伐魯皆杼帥師焉而後成其弑齊之禍靈公爲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公列國本末

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徼戎將侵之叔服言不聽遂伐茅戎三月敗績于徐吾氏二年鞌之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十二年出奔晉王以周公之難來告晉郤至與周爭鄇田曰溫吾故也劉單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十六年晉使郤至獻楚捷于周晉有沙隨之會謀伐鄭也于是尹子與焉王臣始會伐也十七年尹與單子兩會伐鄭

季氏反仲遂之政背齊而事晉元年作丘甲與晉侯盟赤棘皆爲齊也二年齊以魯之貳于晉也伐我北鄙故晉魯衛三國有鞌之戰齊師敗績其郤克笑跛之憾特一事耳與齊盟于袁婁而魯取汶陽田是年魯會楚人盟于蜀三年從晉伐鄭討宣十二年邲之役也已及晉荀庚衛孫良夫盟五年從晉盟蟲牢諸侯謀鄭宋公辭以子靈之難六年

二卿以晉命侵宋七年從晉救鄭盟馬陵尋蟲牢
之盟且莒服故也于是晉力疲于救而楚張八年
晉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七年之中一予一
奪宜季文子之有私言也以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于晉晉人懼而九年會于蒲十年從晉伐鄭十
有一年魯使叔孫僑如如齊以修前好後有婦姜
之逆矣十二年公會晉衛于瑣澤說者以為合晉
楚之成而未必然十三年從晉伐秦十五年三月
從晉會戚執曹伯十一月從晉會吳鍾離十六年

晉楚有鄢陵之戰魯不至晉故沙隨之會不見公
叔孫僑如通于穆姜欲逐季孟而取其室乃潛愬
于晉而執季文子已而歸之與晉郤犨有扈之盟
歸而刺公子偃十七年兩從尹單晉侯伐鄭同盟
柯陵是年公薨十二年十二月仲孫蔑從晉為虛
柯之盟以救宋

魯欲叛齊事晉前年晉侯同衛世子臧伐齊至于
陽穀是年魯有北鄙之伐衛孫良夫有新築之敗
郤獻子又以笑躄之憾故三國共欲報齊而有鞍
之戰于是與國佐盟于袁婁魯取齊汶陽田鞍之
賂也先是魯宣公求好于楚莊不克作好衛人不
行使于楚而受盟于晉故楚為陽橋之役以救齊
師于蜀魯人請平十一月蜀之會楚大夫初會盟
中國也蟲牢馬陵二盟齊人與焉八年晉命魯歸
汶陽田以嘉與之九年蒲之盟亦與焉是年齊頃
公卒十年伐鄭十三年伐秦十五年盟戚會鍾離
十六年之沙隨王人三伐鄭與十八年虛朾之盟
齊無不與矣十七年慶克通聲孟子國佐謫之夫

人譖逐高無咎而刖鮑牽國佐殺慶克以穀叛已
殺國佐

二年正月晉伐鄭許恃楚而不事鄭是年夏至明
年冬鄭三伐許鄭悼公初立與許靈公訟于晉不
勝使公子偃請成于晉五年晉為蟲牢之盟鄭服
也六年楚嬰齊伐鄭晉欒書救鄭是年二月衛孫
良夫侵宋秋魯仲孫蔑侵宋宋以子靈之難不與
蟲牢故晉令兩國伐之夫楚莊逞志于宋國幾斃
而晉不能救前盟蟲牢又謀再會已令實繁而反

多求人乎哉七年晉爲馬陵之盟以尋蟲牢且莒服故也九年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爲蒲之會以尋馬陵前年晉欒書侵蔡遂侵楚且侵沈獲沈子揖楚人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晉人執鄭伯伐鄭楚子使陳救之又伐莒入鄆十年晉人伐鄭歸鄭伯是年晉景公卒十一年爲晉厲公元年傳載宋華元欲合晉楚之成而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左傳遂以是當之未必然也十三年晉侯以諸侯朝王而伐秦戰于

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也十五年晉侯爲戚之會執曹伯歸于京師是年夏楚子伐鄭鄭子罕亦侵楚取新石十六年楚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楚求鄭成彌以重賂其爲謀亦狡矣于是鄭楚從鄢陵之戰楚鄭敗績親集矢于共王之目而中國始足吐氣可方城濮乃晉厲無道僥倖獲雋而無以居之鄭寧其故終不服晉迄明年沙隨之會及三會尹單與諸侯伐鄭而鄭人事楚益堅十七年晉厲公卒而鄭更兩從楚伐宋也其聽僑如之譖而執魯季孫行父納魚石于彭城而登宋叛人及自爲許則反自鄢陵欲去群大夫而用其左右胥童殺三郤書偃殺胥童遂成程滑之弒豈不幸哉十八年楚鄭救彭城伐宋晉悼公初立韓獻子爲政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于是有虛朾之會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五年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鼓譟出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遂不與蟲牢之盟六

年衛孫良夫魯仲孫蔑皆侵宋以其辭會晉命也九年魯伯姬歸于宋伯姬賢女也公孫壽納幣三國來媵無不記之以盡其辭焉至十五年而有魚石之亂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其不能正爲巳罪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乃歸攻殺蕩澤子山魚石出奔楚十八年鄭伯會楚子伐宋彭城納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楚爲是舉非第登宋叛人其意尤在隔晉之道也西鉏吾曰今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

以塞夷庚蠢諸侯而懼吳晉信哉言夫

九年楚伐莒遂入鄆蓋報晉之伐鄭也季氏曰蓋爲備吳之計也

許恃楚而不事鄭三年夏鄭伐許冬又伐許四年冬又伐許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决也五年鄭悼公如楚訟不勝執皇戌及子國鄭伯歸請成于晉十五年許遷于葉

六年邾子來朝

七年曹伯來朝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敗于新築遂如晉乞師與魯曹有鞍之戰齊師敗績是年衛穆公卒楚鄭侵衛故三年晉之伐鄭衛亦與焉六年衛孫良父侵宋晉命也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出奔晉晉反戚焉十年衛侯之弟黒背侵鄭晉命也十二年瑣澤之盟宋爲合晉楚之成獨魯衛二君往佪哉十四年衛侯如晉晉侯强見孫林父不可定公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是年定公卒十七年北宮結侵鄭晉命也

魯成公四年杞伯來朝十八年自晉還杞桓公復來朝閒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爲婚後晉以悼夫人故二十九年合諸侯城杞又使魯歸杞侵田于是杞文公來盟左傳書曰子賤之也蓋始終稱伯杞君自貶其間或稱子者魯人之所卑也然杞自桓公而後稍能自彊既婚于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而終春秋六君魯皆會其葬不敢侵暴之矣

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

莫之或恤無弔者也于是吳始見經巳吳入州來先是楚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而自取之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使吳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八年叔孫僑如會晉人齊人邾人伐鄭以其通吳故也九年蒲之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十五年鍾離之合始通吳矣十七年舒庸人以

楚人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吳而不設備楚襲舒
庸滅之于是吳與楚爭矣
成公之狄狄之餘也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
咎如則赤狄之別種也亦狄既滅晉亦無賴于白
狄白狄亦知晉之紿我也于是九年同秦人伐晉
而晉遂敗之十二年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
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以後終襄公無狄患至
昭公九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傳言無終群狄而
白狄亦衰自此狄竟不見于經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著

襄公一

巳丑○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衛獻五年蔡景
二十年鄭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
杞桓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
年吳壽夢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元年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
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
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
諸瓠丘

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討魚石也魚
石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蓋楚子
伐宋取彭城使魚石守之以逼宋爾說者謂楚

子伐取宋邑使宋叛臣守之以逼宋其惡可知也故雖入于楚春秋還繫之于宋而實不必然楚取彭城以封魚石亂道事耳豈遽以彭城與之不必嫌也圍彭城者僅一宋華元爾尚有八國不書宋而何若衛石曼姑圍戚不言衛矣

高忠憲曰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抑强夷黜叛臣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鄫

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晉師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趙企明曰悼公之圍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共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鬭楚而不儳此皆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鬭其民也

厥公作屈鄫公作合

鄫今睢州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姜廷善曰救鄭而侵宋攻其所必救侵宋即所以救鄭也胡傳謂傳書子辛而經不書似以壬夫子辛爲二人救鄭侵宋爲二事誤矣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熊過氏曰三國朝聘胡氏緣尊王發微一譏之以不奔喪也然聘不繫日無以辨其久近則與蟲牢不同故杜氏云冬者十月初王赴未至故傳皆善之是三傳皆無貶文矣但嗣君方在喪非行吉禮之時傳者習不察耳聘禮遭喪入境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早歸禮賓惟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正也

其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非也湛先生知其非然曰夫人世子之喪則長衣練冠夫既使大夫受于廟矣主人長衣練冠何受哉疑周禮之未造禮家附會焉故湛先生亦誤也

庚寅〇靈王元年

二年〇晉悼二齊靈十一衛獻六蔡景二十一鄭成十四卒曹成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于左袵而不返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使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虎牢岩邑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爲制邑在鄭之西而楚在其南鄭挾楚以抗晉者以此晉設此謀以偪之鄭見虎牢城諸侯之師畢集則必不敢背晉南向而楚亦不得越鄭而東鬧中華之境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自至而天下無兵革者六年則虎牢之城誠有功于天下哉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熊過氏曰齊諡也成公夫人公嫡母公羊子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按左

氏虧姑成婦則齊姜婦也齊襄嫡母故曰姜氏
君之妣也而公羊疏家以九年伐鄭不致爲貶
襄公因誣繆姜爲襄母謂祖母則差輕可無貶
也夫國君服祖母應如母又何疑于不致哉且
不致本據實而書不因見貶亦無可諱也何氏
以齊姜先薨多是姑不知年齡延促廓嘗非必
姑卽先逝近李明德又以襄爲宣子至疑定姒
薨以小君因以穆姜爲齊姜之婦而齊姜乃爲
定姒之嫡矣不尤謬哉

叔孫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胡傳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爲成皋今爲汜
水縣巖險聞于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
之安邑燕之楡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
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
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

虎牢鄭邑也鄭在楚中國多事方將城虎牢以
制之不書鄭者鄭之有與非其有未可知也王
樵氏曰虎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所以爭西
諸夏息肩故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
計而城之文自當然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
爲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
彭城若虎牢方爲伐鄭不服而城其岩邑以制
之又豈可曰城鄭虎牢耶諸儒不知此義穀梁
公羊爲內鄭或謂以覇王討不服之國城非鄭

之所得私或謂鄭叛華卽夷辱天子之封守罪
當削奪故不曰鄭虎牢者削之于鄭胡傳謂鄭
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皆非也

沈長卿曰虎牢爲鄭要害處卽齊桓公使申侯
居之以偪鄭者然其初乃虢邑爲鄭所併非先
王所封也鄭旣服楚則中原公共之險豈宜私
踞故城虎牢經不繫之鄭正取晉之能扼要也
虎牢今汜水縣古爲虢制邑漢成皋在鄭之西
楚在鄭南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辛卯○靈王二年

三年○晉悼三齊靈十二衛獻七蔡景二十二鄭僖公髡頑元年曹成八陳成二十九杞桓六十七宋平六秦景七楚共二十一吳壽夢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自晉厲公會吳于鍾離吳無仇晉之心于是楚

伐吳以其不附巳而附中國也

陳氏傳曰于是楚伐吳吳人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吳何春秋于晉楚之際嚴矣于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是故楚伐吳悉書之吳伐楚必若遏也門巢卒而後書

吳楚爭强自此始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

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葢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蘇子繇曰禮諸侯不親盟于他國成二年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三年雖改盟而猶盟于其國亦非禮也晉悼公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而與公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巳未同盟于雞澤

諸傳皆以諸侯而盟王臣抗也獨杜氏謂王新卽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與洮之盟同不然悼公賢君且不敢朝同列于國中剏與王臣盟乎然春秋至此而王室益卑豈惟悼公習見以爲固然卽王人在列亦有洙泗斷斷之風矣

胡傳同盟或以爲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

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否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歳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

也夫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雞澤晉地今屬廣平府

陳侯使袁僑如會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高氏曰陳自辰陵郎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不爭陳者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今聞鄭伯受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熊過氏曰雞澤之澤不殊單子晉悼之陋也然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理安而分明矣曰諸侯之大夫者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非如溴梁大夫盟不復言諸侯也溴梁責大夫

之專可也穀梁子以袁僑盟爲大夫張而後陳君舉以大夫專盟自晉悼始而後孫明復以諸侯既盟而陳袁僑可無再盟夫踐土繼齊伯未久陳猶從楚者七年耳如會不再盟者可也雞澤之陳自宣公六年晉楚交爭迄今垂三十四年背華矣謂其成可不盟何以安携貳哉晉之謀國者或曰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不復有事于陳矣或曰有陳非吾事必無之而後可其棄陳久矣悼鋭然納而盟之其繼伯之

心所存遠矣謂可無盟非也
沈長卿曰陳見晉悼之明能致鄭人之服故使
大夫求成借此以自絕于楚但與晉伯既盟雞
澤而僑纔至復與之盟則煩數矣弗與之盟則
携貳矣親與之盟則褻玩矣袁僑一大夫耳使
諸大夫與之盟于禮不廢而體統亦[illegible]相當再
言及者此盟專為袁僑設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傳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
高忠憲曰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會盟四十
餘年矣為鄭虐而遷葉依楚豈能一旦叛楚哉
荀罃賢大夫也規模欲速如此宜許之終不服
而已服之陳亦并失之也
壬辰○靈王三年
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衛獻八蔡景二十三鄭
僖二曹成九陳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

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胡傳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時
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夫子兼帝王之
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
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致其文也莊
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
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午夫人姒氏薨
姒氏作弋下定姒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熊過氏曰定謚姒姓杞女襄公母成公妾也成
十四年乃娶婦姜會沙隨之歲十六年而公始
生謂姒氏乃婦姜之媵何所不可謂如孟任然
亦何不可而必鷄澤非長君不能修禮遂以襄

為宣公之子哉

王樵氏曰此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襄哀越世未久不應皆謚曰定其必有誤或云此年定姒當從公羊作弋

趙子嘗曰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蓋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者所以重宗廟也魯昭公欲喪其慈母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

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況國君以夫人禮喪其妾母固史氏所當詳也子氏者惠公再取之夫人諸侯不再取再取亦妾也隱為桓故成其母喪以赴諸侯然塟不備夫人之禮故不書葬既不可祔廟又不可祔妾祖姑故別為之宮隱以攝君畏太子之母猶有節也自文公追崇成風王室又為歸含賵會葬以成之其後妾母皆僭夫人禮薨葬備書與適無異而不別為之宮則並祔于廟矣夫子以喪紀國之大典非筆削所加將令學者屬辭比事以觀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既書夫人姜氏薨又書夫人姒氏薨則適妾之分已明瀆亂之私亦著矣自公羊不明經義創為母以子貴之說漢哀帝因得託以尊其藩邸所生父母及其祖母卒加大號以干正統而貽後禍說經失義其弊一至此

詹萊氏曰定姒襄公之母即哀母定姒之妾祖

姑也何以同謚定王氏樵以為一誤非也襄母跡其行事而謚之哀母則志在奪嫡故即係姓謚夫爾然則定公何以同謚祖母文公成公不以文姜成風廢同德固非所諱也

冬公如晉

為晉謀合諸侯也孟獻子請鄫為屬而許之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

而頓爲楚閒故閒之自雞澤會後書伐許閒頓
著晉與而楚詐也廬陵李廉曰陳閒頓以搖楚
人之忿逃歸之兆在此矣
左傳山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以請和諸戎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
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
叛和戎有五利公說從之
鍾伯敬曰魏絳論和戎而云夏訓有之曰有窮

后羿作一未了之語以待其君之問公曰后羿
何如君臣間光景妙絕乃詳言后羿游畋事而
終之以虞箴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然此
段與和戎之旨何關深厚宛至告雄主之法宜
如此語不及和戎晉侯思而自得之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氣是大悟頭人深思領會一語寫出
絳言和戎之利曰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
焉貴貨易土說盡古今夷狄大王制狄人漢制
匈奴止用此四字又曰民狎其野穡人成功此

李牧守代無所失亡民得田牧趙充國屯田備
羌意也既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益用和爲戰
守也魏絳眞是經國實際人和戎原非草草偷
安言有主張事事有顛末其引后羿虞箴告
其君者將欲和戎恐君之好田而忘備故先爲
此杜其萌也
左傳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
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于是始髽
癸巳○靈王四年

五年○晉悼五齊靈十四衛獻九蔡景二十四鄭
僖三曹成十陳哀公溺元年杞桓六十九宋平
八秦景九楚共二十三吳壽夢十八
春公至自齊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鷄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會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高忠憲曰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書及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急於吳魯衛近吳故令先會且告會期

善道吳地今鳳陽府盱眙縣在淮水南當鍾離之東本屬吳者也

道公穀作稻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討陳叛故曰繇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左傳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

陳氏傳曰于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蒲之役將始會吳吳不至鷄澤之役又逆吳子吳不至吳固不敢自列于諸夏也而晉求之急于是滅州來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滅巢入郢矣高抑崇曰晉之亟于進吳以其能病楚也吳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既伐楚則伐齊伐魯伐衛伐鄭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也甚矣

此會序黃正憲氏以爲不可曉如晉以伯主自宜居首宋陳係帝王之後故次之衛鄭曹皆姬姓故又次之齊世子光未嗣位列子爵之後吳

初預會鄫以微弱居末易知也若滕以姬姓薛以伯爵俱序莒子邾子之下豈以滕薛久不親與盟會而然耶蓋是時莒邾雖子而國勢強于滕薛故居其前非夫子之前之也因其自前而前之不前無以徵實春秋不得已也

前成十五鍾離後十年十四年向皆稱吳今曰吳人以鄫也不可曰吳鄫人也不殊吳何也前善道已殊矣且戚衛地也

高忠憲曰吳未會非爲主也成九年爲蒲之會

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會雞澤使荀會逆吳子又不至今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晉使魯衛先會之而爲戚之會先序吳者來會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也此魯戍也戍陳必非我魯

一國各國必非同時遣戍以內辭書魯而各國之戍可見矣趙伯循以爲妄言諸侯者非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奸深忌刻人也逐其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安在其忠于公室哉雖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不過小廉曲謹而已何足數也

按傳公十六年三月公子季友卒行父代位至于卒年共七十六年文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

如晉始見于經宣公八年仲遂卒而始專政宣公薨逐歸父而始擅權

甲午○靈王五年

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景二十五鄭僖四曹成十一陳哀二杞桓七十卒宋平九秦景十楚共二十四吳壽夢十九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入春秋至此始名史有詳略歟抑杞與晉姻乃得以名見于春秋也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鄫恃賂也杜氏曰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公羊傳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蓋鄫世子爲甥出也穀梁傳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

莒近齊齊爲利之國也鄫迫于莒得鄫齊所欲

也鄫求屬魯殊有乞憐之情已魯窺齊意恐爲所嫌復舍之且明徵于戚會使齊不我疑此魯鄫當日情事之實也鄫會于戚晉豈以其能聯兵結好足固邦交哉魯絕鄫而莒滅鄫矣五年同會六年卽滅齊實陰主之謂公不能討者非也姻甥爲嗣禰甥于廟如此立後天下恐無此娭情因其立君卽書滅國如此書法聖人恐不作此巧筆至以昭四年復有魯取鄫之文以爲今若實滅之不合如此不知九伐之法滅有破國亦有誅君非一擧殄絕之謂也是義也黃正憲氏得之黃曰昭公取鄫之時何以不言伐莒取鄫爲謂滅之爲言有自宗社丘墟言者有自子孫絕世言者莒之滅鄫必殘其宗社而未嘗殄滅其子孫魯史因鄫國一時破殘遂直書滅其後子孫歸國名然不能自通遂失記之耳寻思昭公書取鄫蓋有二義使是時爲誅君之滅必其子孫尚能保守殘疆莒亦怯于彊理故我魯〻之不書滅者諱魯也是時若爲破國之滅

則至昭公時莒國微弱不能撫封我魯滅之雖屬于莒亦不書莒以鄫非莒之屬也與須句牟婁不同

冬叔孫豹如邾

高忠憲曰按左氏記三年邾莒伐鄫魯救鄫侵邾敗于狐駘此傳謂爲修平竊疑諱敗可也不應外其事沒之不報可也不應貴卿遽往聘而修平恐此是報邾子之來朝而狐駘之傳爲未眞也

季孫宿如晉
左傳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
沈長卿曰左氏謂鄫恃賂而滅亦非也襄五年
秋穆叔既以屬鄫爲不利而使鄫大夫聽命于
戚會矣貢賦之入在晉不在魯何賂之可恃哉
況滅鄫者莒也非魯也不責莒而責魯在晉人
雖矣有所討魯豈甘受之乎然則季武子如晉
聽命也何故或謂初嗣執政在植私交而左氏

因以爲謝譴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王樵
氏曰萊姜姓例稱滅同姓書名今齊滅萊不名
則例之說不通矣蓋齊異姓國萊又淪于夷故
略之歟
乙未○靈王六年
七年○晉悼七齊靈十六衛獻十一蔡景二十六
鄭僖五卒曹成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匄元年宋
平十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郯子來朝
郯久事吳晉悼既以諸侯會于戚于是郯子始
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汪氏曰公穀鄭氏皆以三卜爲合禮朱子亦云

四卜五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年三卜
亦書之者蓋三卜雖得禮而卜郊止于三月今
書四月而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
書以譏非時而非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
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
氏城費

季廉氏曰費魯强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于是爲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强南蒯繼此爲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蒯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十四年費人叛南氏蒯奔齊來歸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爲費宰定八年不狃以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孔子命須句樂頎伐之二子

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季氏曰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今屬兖州府沂州沂州即臨沂也臨沂故城在州北五十里水經註曰雒水出冠石山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則自中丘城西而南逕臨沂城東合汶水而又南逕啓陽城東者也啓陽之西南爲邾地中丘之東北爲莒地費在顓臾祊田之閒而界于邾莒季氏以爲要地故宿初嗣位而即城之

秋季孫宿如衛

季孫以初嗣位結好鄰邦也左氏報子叔之聘

趙伯循曰豈有鄰國經七年始報乎但其聞聘者已多非卿故不書左氏不達此說諸稱某之盟報某之聘多此類也

熊過氏曰春秋內魯事關邦交者無不書不必卿行如叔還叔弓皆大夫也則趙氏亦失實矣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載公登亦登則此公與盟矣不書公穀梁所謂以國與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熊過氏曰鄬鄭地會謀陳也于是楚以首冬圍陳踰月乃始會諸侯不及于救故不書救于是晉終失陳無以宗諸侯終春秋之世非晉楚之

從交見無復有陳而晉不能討矣左氏誤以為救陳杜元凱見經不書也遂曰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誤矣救晉事也逃陳事也安得以陳之逃而掩晉之救且若楚圍未解則陳侯安得冐圍出會鄬在鄢陵之間字當作鄖在緱氏西南而鄬之東也去陳亦非朝夕圍既被圍君安得出且潰出亦安能及遠謂其為救不亦迂乎

鄬鄭地

鄬穀或作為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鄬

左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與子豐適楚不禮焉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公羊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于是弒之

熊過氏曰諸侯至鄬趙鄭都而鄭伯不能如會如會而卒于鄬以疾卒耳趙伯循曰凡諸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所以須于如會時書名以便其文耳三傳不達此體但見其文特異不能釋遂妄云被弒若實見弒而以疾赴則從而書之諸國弒君豈有實告乎按經未見諸侯則是已出境臨欲相見爾公羊乃云未出境益見其非也趙伯循又曰二十五年吳子遏卒同此或欲因地以見弒與吳子門巢而卒何異而又生境內不地之文小穀臺下豈亦書境外乎趙企明

言若實弒而書卒是春秋庇逆賊矣

袁仁氏曰春秋大義為誅亂臣賊子也然有不弒而書弒者如趙盾以不越境書許世子以不嘗藥書鄭歸生以憚老懼讒書楚公子比以不能効死書齊陳乞以廢長立幼書是也有弒而不書弒者如衛桓則以嫡母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

夏氏楚虔則以多無禮與餘祭則以親近刑人晉州蒲則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是也葢畫工能像萬物之形而化工則併其神而鑄之像形者得其似鑄形者得其眞春秋者化工之筆非畫工之筆也故凡不弑而書弑者非以大逆誣臣子也迹不弑而心弑聖人誅其心而懼之也弑而不書弑者非縱之也殘賊之人謂之匹夫誅匹夫不可謂弑君也按左氏鄭僖公爲太子時適晉不禮子罕適楚不禮子豐及將會

鄭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則殘賊之人與鄭夷陳平國等耳書曰卒于鄵其旨微矣胡傳從公穀謂僖公欲從中國其大夫欲從楚而弑之豈不悞哉審如是則鄭僖乃賢君矣孔子安得而不正其大夫之罪哉不使夷狄之人加于中國之君此曲說也

鄵公穀作操在鄭西髡頑公穀作原

陳侯逃歸

郝仲輿曰鄬之會爲救陳也而陳侯先逃既周章可哂矣諸侯亦不量而預鄉隣之鬬使王人避客躑躅無歸儻所謂易合井與會盟之事至晉悼之季愈無足觀矣

丙午○靈王七年

八年○晉悼八齊靈十七衛獻十二蔡景二十七鄭簡公嘉元年曹成十三陳哀四杞孝二宋平十一秦景十二楚共二十六吳壽夢二十一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蘇子繇曰鄭子國子耳爲晉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也晉楚爭鄭自此始矣自是晉楚之兵交至于鄭鄭人疾之書鄭人侵蔡無故犯楚以爲國患罪之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
侯也
陳氏傳曰此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也其稱人
何不以大夫敵盟主也不以大夫敵盟主雖文
之盛也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于是
再見其再見何復于晉以伯也
邢丘之會以命朝聘胡氏以煩諸侯而使大夫
聽命是謂姑息愛人非也此正悼公之以謹嚴
馭衆也諸侯與國爲我敵體惟大夫可以命令

之君指揮臣攝伏聽則與違則執我法可行彼
勢可受不失尊重之常又于政體甚便雖以魯
襄在晉特不令其與會也不令魯襄與會者優
之也列國大夫書人卑之也
邢丘今懷慶府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鄫田
王樵氏曰莒滅鄫伐魯以彊鄫田其爲奸齊盟

大矣而伯討不及晉方慮楚故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
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
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
曰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
駟請從楚乃及楚平

此鄭簡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丁酉○靈王八年
九年○晉悼九齊靈十八衛獻十三蔡景二十八
鄭簡二曹成十四陳哀五杞孝三宋平十二秦
景十三楚共二十七吳壽夢二十二
春宋災
來告故書陳宋災故當書也
災公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姚舜牧氏曰文姜別謚穆姜亦別謚其行同其別謚亦同
公作繆姜
左傳秦人侵晉晉饑勿能報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傳甲戌師于氾令于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晉人不得志于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門其三門閏月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左氏以同盟爲鄭服啖叔佐曰傳所載者自是晉鄭盟經書同盟自是晉與諸國同盟鄭不預也傳以舊史不載同盟之辭遂誤以二國盟辭當也其實不然書伐鄭討其貳也不戰而服鄭請成矣同盟于戲自是鄭預也不言鄭者蒙上文也永嘉呂氏曰按左氏同盟于戲鄭與焉然柯陵之盟亦書于伐鄭之後則鄭服未可知今以經考之盟柯陵之後諸侯再伐鄭則其未得志于鄭可知盟戲之後楚子伐鄭則爲鄭服可

知十一年同盟亳城北亦鄭受盟也會于蕭魚亦鄭與會也皆書于伐鄭之後比事而觀可見矣

胡傳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王樵氏曰按荀罃欲分兵以敝楚後來三駕即用此策也左氏于乃盟而還之下又記晉人不得志于鄭十二月癸亥復伐之門其三門杜氏不悟其誤因云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與前注自相戾

廬陵李氏曰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晉方失陳國中之勢未振鄭又侵蔡楚人之詞稍直故士匄告用師諸侯不欲戰則內外之心必皆有疑怠矣盟而書同雖曰同心外楚而其實著其反覆也獨幸五會之信在人心者未忘而荀罃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旣歸修德息民於是有以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盛衰之機括

也歟

五會之信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傳載十一月會城棣以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三駕而不敢與爭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楚子伐鄭

鄭及楚平

左傳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戊戌○靈王九年

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蔡景二十九鄭簡三曹成十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二秦景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傳會吳子壽夢也
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于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議鄭則恐吳之擬其後也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吳犄楚楚不敢伐鄭也雖然晉悼虎牢之城先識地勢扼鄭咽喉自戲盟之役三分四軍以待來者是故楚疲晉逸三駕而不可爭鄭子駟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楚之柄臣如子囊者亦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豈獨以柤會吳之故哉

熊過氏曰柤水名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右偪陽國地與楚界杜云楚地非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國及柤地皆在沛縣是吳入中國之要衝則悼公之會吳于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以偪陽與宋公

熊過氏曰偪陽妘姓子爵國在今兗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則亦沛之東北界也

偪穀作傳

公至自會

高忠憲曰不至滅而至會舉其可道者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以宋受偪陽故

晉師伐秦

左氏報其侵也此時正五會三駕之時秦人侵我以撓之若不伐秦則秦爲楚鄭犄角牽役擾擾中國事未可知故晉伐之自料虎强必當爭

先兵力可以不困而爲此舉也悼公君臣豈不明于自治者乃謂其虐民失計耶

策晉者謂通吳不如好秦而陳君舉曰闇于治吳唐應德曰失計通吳皆成一儒者議論耳實無當也彼謂晉當好秦蓋望其同心並力尊周攘夷耳而秦非其人晉亦非其心也二國壤地同而有欲于我爲利之國也殽搆以來接戰數曰斫久窺伺惟以啓疆廣土爲念非晉人伐秦取少梁郤秦偶侵晉取北徵而巳且秦僻遠西

方雄長戎翟自納晉惠文外未嘗一旅勤王滅庸之後甘爲楚役晉亦安能中心信秦必其協力耶若吳則于晉遠于楚近無利于晉而可以撓楚故晉通吳以制楚與楚通越以制吳勢使然也說者謂至于通吳而中國之勢大敗决裂則又不然春秋至成襄以後政在陪臣三桓盡軼夷狄入于防僑蔫然吳爲姬姓之長柏舉一戰發舒華夏更足吐氣黃池驕蹇旋取顛殞未幾輒爲越滅凡春秋叛周猾夏之事與吳風馬

牛不相及儒者論事不揆時勢不究本末惟以逞厲之心作輕快之論皆此類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季氏曰此因鄭人從楚伐宋而伐之自此晉人凡三伐鄭皆因楚鄭加兵于宋而後動則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此三駕之一 陳君舉曰隱桓之諸侯皆序爵也伯者作而後小國序大國之上有以子男長于伯者矣于是以世子長于小國之君則悼公爲之也愚按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則曰世子周制也公之子視侯伯執圭侯伯之子視子男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執皮帛其賓之則以上卿之禮亦周制也齊世子光始與盟會序小邾子下諸侯世子未誓于天子之制也左傳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明年乃次曹伯莒子之間則誓于天子而攝其君之制也然

禮樂自諸侯出矣

汪氏曰齊世子光同盟雞澤會戚救陳盟戲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惟此年伐鄭序滕薛杞小邾之上而傳稱光先至于師明年兩伐鄭又序莒邾之上傳亦云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杜氏皆云爲盟主所尊故進之夫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則侯國世子宜次于伯爵之君之下考之仲子之言但曰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則齊光未誓于天

子而可序于薛伯杞伯之上乎成十五年宋世子成序齊大夫之上昭四年宋世子佐序小邾子之下以上公世子而次子子爵是則世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幣繼子男之常制也齊光序諸侯之上是晉悼以私意之向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畢齊光國大而强故紊周班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伯莒邾以子爵而嘗在薛伯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王舊制論之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趙子常曰盜殺不言其大夫盜賊者不可以上下道也公羊傳曰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孫明復曰盜一日而殺三卿故列數之惡鄭伯之失政也

鄭之堅于從楚其謀皆出于騑而從晉之人弑君之賊發輒惟騑是從視子駟猶牲玉帛待于二境及神明不蠲要盟之語所以拒子孔子蟜子展者堅矣鄭從晉則受楚伐從楚則受晉伐疲于奔命恨入骨髓是時十二國之兵壓境惶懼不知所出故謀殺三人歸晉開門納兵因得從容爲背楚即晉之計耳觀下不言圍鄭而言戍晉實按兵不動以待鄭之歸附可見傳言戲止有爭與五族本由之事尚非實也陰謀暗殺故稱盜與蔡昭侯之弒不書公孫翩而書盜正同不稱大夫則張洽氏以爲從晉之人良是

沈長卿曰三子身爲執政而盜得殺之于朝其愚不足以卑國威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保身安所稱大夫哉故斥其名併不稱鄭人而書爲

盜也要之三卿不死則鄭之從晉不堅受兵正未艾也殺三卿而戍虎牢鄭乃決志北向不作兩姑間婦矣故先書伐鄭次書盜殺三卿最後書戍鄭虎牢事殊而意脉聯絡有旨哉

騑公穀作斐書盜始此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陳氏曰不係之鄭蓋爲天下城之者也係之鄭者爲鄭戍之也畢以楚丘不係之衛緣陵不係之杞梁山沙鹿不係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鄒

鄫鄫係之紀彭城係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此亦一說所謂爲天下[illegible]之者豈非何氏所謂欲共拒楚者歟

杜氏曰諸侯[illegible]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魯戍而[illegible]諸侯城虎牢不[illegible]鄭者時鄭從楚故取其虎牢而城之鄭服[illegible]未可知爲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爲鄭而城之也戍虎牢而繫之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其[illegible]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是爲鄭

而戍之也則當宿兵峙糧據險[illegible]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我扼其要而制其肩背南向足以禦楚而反向足以臨鄭亦一善策也故[illegible]救鄭晉不與戰而楚師自退非以制勝之要[illegible]乎胡氏謂城不繫鄭者責在鄭戍繫鄭[illegible]侯不以義服書救者許楚皆非經旨

公至自伐鄭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一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襄公二

己亥○靈王十年

十有一年○晉悼十一齊靈二十衛獻十五蔡景三十鄭簡四曹成十六陳哀七杞孝五宋平十四秦景十五楚共二十九吳壽夢二十四

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謂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緣三子各毀其

乘舊軍盡廢而公改作之故曰作三軍胡氏謂魯本有三軍今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三軍王樵氏曰胡氏發臣無私乘無私民之義甚中肯綮而說作三軍處未甚盡依周制則魯侯國正有二軍耳僖公之車千乘徒三萬亦僭也自周衰軍制僭亂而言晉已六軍矣觀魯成公作丘甲之後魯之軍亦踰制矣季孫行父臧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並將于鞌之役則不止于三軍可知已然制度既壞則

增減分合亦無定雖晉軍亦然而况魯乎伯王之令軍多則貢賦多魯之軍有時而為三有時而自減為二皆不可知也此作三軍葢承乎自減為二之後杜氏謂增立中軍其說是也增立中軍正可謂之作中軍而曰作三軍者三家欲專其民人各毀其乘而改作之孔氏之說是矣汪氏曰我晉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魯舊有三軍明矣然春秋書作三軍葢是時軍政隳壞而公室之三軍不能

備王制之舊是以季氏借改作之名而專兵權也孔氏正義謂僖公復古制作三軍至文公以來霸國以軍多貢重遂自減為二軍至此復作三軍然成二年四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特以僖公而後世卿强盛既有三桓又有臧孫氏仲氏叔氏之類是以采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兵軍數廢闕及是三家三分公室又壞巳之軍乘以復三軍之本制其實欲奪公家之兵為巳私爾聖人不以作三軍係之三家者其意曰魯

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大法則不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作丘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譏也三軍魯之舊制而亦書作學者習其讀而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

王樵氏曰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于二竟欲唯强是從者子駟也晉君方明八卿和睦知必不棄鄭欲杖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于從晉然猶必侵宋以致諸侯之師使晉師驟來而後固與晉者葢前此從晉則楚師至從楚則晉師至今故欲激使晉師致死于鄭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卒之晉師三駕而楚弗能與爭一如子展之言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擣虛以救宋亦以虎牢先有戍兵易爲聲援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灌甫曰同盟于亳城謀楚也先儒皆以鄭服而盟及考左氏記盟誓之辭祗言十二國而無鄭何也蓋晉三駕之兵皆爲鄭出也一以公子貞公孫輒伐宋一以公孫舍之侵宋一以楚子鄭伯伐宋苟以此盟爲鄭服而鄭何爲又從楚有

伐宋之師邪

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季氏私考謂亳北之盟鄭本不至引咳叔佐之說爲證蓋泥于左氏七姓十二國之言耳不知晉爲盟主但以諸侯受盟者言故曰十二國又此時諸侯一心所慮畔盟者惟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左氏載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蓋與戲盟同其爲鄭與

可知鄭已同盟而後復從楚伐宋則尚反覆未堅牢也故經不書鄭

熊過氏曰亳公穀作京蓋叔段所請邑鄭地也杜彼註云滎陽京縣今亳杜云偃師湯都亦亳之一距虎牢西尚百餘里東諸侯伐鄭所不繇非會盟地也

亳鄭地

亳公穀作京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晉師于是三駕矣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趙武入盟鄭伯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會于蕭魚何氏曰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

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子曰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持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二十四年

三駕諸侯同今各列其國不以一事例者大其事故重叙也

前一會世子在莒邾下後二會在上世子喪已踰年將爲君也

晉之制楚者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

蕭魚鄭地

公至自會

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伐終以會致春秋之立文精矣

郝仲輿曰傳稱晉悼公能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非也三駕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鄭服也晉悼公之世楚共王當國子囊爲政晉楚爭鄭鄭以犧牲玉帛待于二境楚來從楚晉來從晉牛首之役鄭方從楚晉以諸侯救之遇楚師不敢戰而退十一年六月晉以諸侯師于向圍鄭七月鄭人受盟于亳楚子囊以秦師伐鄭鄭使良霄石㚟辭楚楚人執之是年九月晉以諸侯之師至鄭鄭又與晉盟秦人伐晉救鄭敗晉于櫟此所謂三駕也晉未嘗勝楚未嘗敗鄭人往來晉楚間如陽鳥何爲楚不能與爭猶穀梁稱齊桓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十一皆諛霸之陋說讀者信以爲丘明語不加察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釋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舉不以怨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統大理遷怒肆忿快意于行人譬諸豺狼求食而已傳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子特顯行人之文

霄穀作宵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
左傳載秦庶長鮑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汪氏云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左夫人于是爲楚伐晉皆非也葢秦偪伯西垂楚稱雄南服皆以戎狄猾夏而秦與晉又世爲仇敵去年詹帥師與子囊伐宋實相犄角冀得志于中國不謂鄭剏艾服晉楚亦退避不爭則晉伯功成秦人勢孤恐晉

乘勝移兵聲討遂出其不意先爲必勝以制人耳然晉師敗績而經不書者楚方避晉中夏氣伸聖人不欲嬌秦以抑晉也

庚子○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晉悼十二齊靈二十一衛獻十六蔡景三十一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五卒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五年之間三伐魯魯未暇治之今入鄆魯邑也矣豈有伐國圍邑而臣子之不報乎鄆爲莒與國此治莒之黨也穀梁以不受命而入鄆爲惡季孫宿失時事矣急後事曰遂公羊以爲大夫無遂事胡氏以爲專行而書遂失經義矣
台今費縣南有台亭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凡諸侯之

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趙氏曰成公之世晉始通吳鍾離于中國晉厲晉悼皆與吳會晉平遂嫁女于吳雖同姓而不顧皆欲結之以撓楚也故壽夢以後吊喪之禮遂交于魯至昭公亦娶于吳其後魯賦于吳八百乘職貢同于事晉則以晉伯既衰欲倚吳以敵齊楚也不書葬義與楚同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傳朝且拜士魴之辱也

辛丑○靈王十二年

十有三年○晉悼十三齊靈二十二衛獻十七蔡景三十二鄭簡六曹成十八陳哀九杞孝七宋平十六秦景十七楚共三十一卒吳諸樊遏元

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熊過氏曰邿今濟寧州南濟陽縣古任城亢父縣本近魯微國公羊以為邾邑然經不書伐邾公羊誤也

邿公作詩

郝仲輿曰傳稱晉侯蒐于綿上士匄辭中軍帥讓于荀偃六卿皆讓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非也夫晉六卿不相能久矣明年伐秦卿帥不睦諸侯不整為遷延之役以至欒鍼死敵欒黶逐士鞅自是以後諸卿日修遂底于亡而曰晉國以平數世賴之豈非妄語邪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吳侵楚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敗于庸浦大敗吳師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于莒城防備莒也

壬寅○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晉悼十四齊靈二十三衛獻十八蔡景三十三鄭簡七曹成十九陳哀十杞孝八宋平十七秦景十八楚康王昭元年吳諸樊二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以其

通楚使也
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
始大夫張也
沈長卿曰伐秦之人卽會吳之人也旣謀伐秦
矣而會吳者何制楚也晉欲糾合與國之師以
伐秦恐楚躡其後故承吳告敗而會之于向蹶
若謀楚實則謀秦將近攻而先遠交也左氏眞
以爲謀楚謬矣且向鄭地也吳人在向而諸侯
之大夫往會之非吳有求于晉乃晉有資于吳

也安得數其不德而退之世未有人來乞哀求
救于我我不憐而收之反加以罪者左氏見吳
來告敗遂意勝在晉而張大宣子之言以驕吳
謂吳前年伐楚之喪爲不德云耳
善本吳下無人字
蠆公作囆
向今鳳陽府懷遠界中吳楚界上地古龍亢縣
二月乙未朔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
秦
左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謂之遷延之役于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
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不書于向
書于伐秦攝也
熊過氏曰此遷延之役大夫隋矣經書四國皆
大夫齊宋書名以下微者也其序王師者或以
國大小勢强弱事勤惰至先後一時不足憑也

傳言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惰而人之旣妄矣謂
北宮括攝伐會向不書伐秦書亦妄也秦之役
罪在撫諸侯而以其私用之若悼公不自將則
非其罪也諸侯之師次涇不濟罪在諸侯之師
荀偃欒黶爭而大還罪在偃黶其事著明矣法
而誅之悼可以治矣何必春秋治之哉秦于中
國非若楚也其兵怨僅及于晉且怨不及于中
國而猶中國之力以圖之何以服中國哉悼公
賢若無以譬諸大夫之惰則有辭矣故冬會于

戚大國不至者一小國不至者四而悼伯衰然
非其不自將之罪也于是秦閉關不出亦終春
秋
趙子常曰伐秦之役晉衛鄭大夫皆從其恒稱
而齊宋大夫稱人者傳以爲齊宋大夫不進師
也悼公以諸侯之師伐秦庶幾能張中國之勢
討秦人黨楚之罪而齊宋大夫不進師則悼公
之令外不行于列國矣荀偃欲進而欒黶先歸
則悼公之令內不行于臣子矣故荀偃得從其

恒稱譏不在荀偃也
公作衛侯衎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季氏曰吳壽夢既卒晉人特以伐秦之故會吳
于向以資其制楚之力自後亦遂與吳不通好
矣楚無晉顧于是使公子貞伐吳而二十四年
楚子又親伐之亦可見諸樊之時吳勢稍衰矣

制吳而後可以圖中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
莒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
人始貳
王樵氏曰按荀偃本亦弒賊與欒書弒厲公故
爲逆賊林父謀而成其亂會地又賊之私邑也
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
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

剽弒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爲之也是時
晉秦兵爭止此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
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
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公使子僑子伯子皮
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
奔齊公如鄄使子行于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
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

王樵氏曰春秋惟弒君書其弒其君至于君爲
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如臣見逐亦止書其
奔其也胡氏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
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爲言不
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書
于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
君無道或臣强皆可推上下比事而見之矣莫
以爲歸罪其君者害敎之言也

諸侯有所辦則名去國不反名衎出而後剽篡
出二十年而復無所辨且非不反也
魯有三家齊有崔慶衛有孫甯晉有荀范强家
以類相庇以悼公之賢而無能爲于此也惜哉
蓋公怠矣
十四年會向伐秦會戚凡三條人名不同多少
亦異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爲七小國君卿大夫
書人其嘗也向與伐秦齊宋經俱不書名後于
戚宋書宋華閱衛于會向則稱人伐秦則稱北
宮括稱人必微者稱名自卿在行也及考之傳

不然據傳晉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諸侯而不固取惡
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師皆從之雖不獲成而二子奬率之功
不可誣也須詎言北宮括所以書于伐秦此猶
後人語耳又考十九年之傳曰于四月丁未公
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
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追賜之大路使以
行禮也夫公孫蠆即子蟜也當時濟涇之次實

自蟜先發之至今晉人慕義無窮身死之後邀
王靈而服上賞則一時之推重可知伐秦之書
獨北宮括公孫蠆二子以名見非苟焉而已也
則齊宋之不書忽之也
公作衛侯衎
癸卯〇靈王十四年
十有五年〇晉悼十五卒齊靈二十四衛獻十九
殤公剽元年蔡景三十四鄭簡八曹成二十陳
哀十一杞孝九宋平十八秦景十九楚康二吳

諸樊三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熊過氏曰襄三年公如晉悼公去其國都而盟于長樗伯主修禮于諸侯也向戌以聘來尋澶盟成公盟荀庚郤犨亦未嘗過襄何畏于宋乃以伯主禮諸侯者一施之乎趙子嘗求而不得謂三家專襄公弱大夫自相結以卑其君非也三家欲相結七年盟孫林父何不去國都乎趙企明求而不得謂魯弱于宋向戌宋報二年叔

孫豹之聘必有謙辭而魯德之亦非也釋例劉地缺孔穎達魯城外近地者緣鄭氏聽說耳劉在王畿釆地今偃師去魯又遠趙謂下書劉夏逆王后左傳因誤可以證魯不去國盟戌矣

劉王畿釆地在緱氏今省入偃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

公穀謂過我故志之是也魯爲主婚恐非事實

左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氏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婚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婚使上卿逆而公臨之故曰卿不行非禮然單靖公以尊重故不過魯告婚耳若于齊則靖公在行也春秋紀實故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高抑崇曰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成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憾之故伐我

熊過氏曰劉夏逆王后于齊討魯之輕己也崔甫曰成孟氏邑也孟氏專魯齊惡之故圍成公

救之不及齊魯世婚成公以來征伐會盟無不同者乃一旦伐魯圍成何也愚觀其跡有三魯專事晉而齊二于晉一也惠公在齊諸侯立剽二也王后之逆魯實主婚禮文減薄三也齊入利莒晉爲魯伐之四也然禮文減薄之說無考

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珙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閱而復國然氣血之虛驕未除悼公之齒淺矣更事變未多而閱義理未熟也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

蓋亦稍知以道養其心者歟八年九合則勤于安夏也三分四軍則勤于用民也不登叛人則識名義也稟命王官則知所尊也留巳和戎則不貪功夷狄也朝聘有數則不多求列國也六卿遜德則用人有章也騶御知訓則教士有法也此其所以能服諸侯得鄭而搿楚哉使晉以智力相長設詐術任強大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鷄澤之召諸侯曰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此豈有勢要力刼之辭哉故十三國相與周旋不令而從無威讋威遂執曹執衛之事使晉以盟誓爲信瀆鬼神贅辭令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明必不棄鄭此豈能以區區載書留之哉故五會之信終于不盟無逃盟乞盟之煩使晉以戰伐爲威暴背而逞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量處之楚子囊曰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此豈晉能以力競而勝之哉故三駕之烈不交一旅無城濮鄢陵之勞是三者非所謂

猶有君子之資者乎然悼公之盛如此而其失安在曰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機能得鄭而不能掩失陳之責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此其所以失歟夫諸侯盟會之權非大夫敢干也蕭魚以後凡三大會士匄荀偃實儼然臨之諸侯雖合大夫寖分何謹于諸侯而縱于大夫乎陳之不可棄猶鄭之不可舍也戍陳之役以爲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鄭雖向晉陳竟歸楚何工于撫鄭而拙于懷陳乎吳不

可啓猶楚不可釋也會向之後欲數吳不德以
退吳人抑已晚矣楚患雖弭吳憂乃甚何明于
治楚而闇于治吳乎不然則悼公之業遠過齊
桓晉文矣

甲辰○靈王十五年

十有六年○晉平公彪元年齊靈二十五衛獻二
十殤二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一陳哀
十二杞孝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
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卿共伯王之葬自襄公之葬晉悼公始然不經
見惟鄭子西弔子蟜送葬是大夫弔卿共葬爲
當時所通行故知之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左傳命歸侵田

高忠憲曰平公承文之志欲討邾莒兼虞諸侯
故有是會

溴梁今懷慶府濟源縣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
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
盟曰同討不庭

是盟也公羊曰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諸侯也
穀梁曰正在大夫大夫不臣也于是後人以爲

晉平肇伯權以歸大夫又以鷄澤溴梁之盟大
夫爲政壞法亂紀天下不可復正緦緦然憂之
予細尋其事竊謂不然夫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盟非所施于尊者不敢以不信疑其上也溴梁
當晉平公初立與諸侯好會講信脩睦原不欲
盟亦因高厚歌詩不類使諸大夫盟高厚也高
厚逃歸則諸國不協之跡有徵矣遂爲戊寅之
盟列侯雍容樽俎于一堂之上而令諸大夫奉
槃執耳以爲徵信何有體也正惟諸侯在而大

夫盟無害耳若政在大夫則晉自靈公不君趙
盾執政是時天下大勢趨已如此乃反以溴梁
得體之舉而更訾之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
之使

熊過氏曰爲魯故也春秋執諸侯十有三執以
歸始此人衆辭二君皆不久歸國凡私釋而
歸者不書歸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

王樵氏曰許小國也嘗請遷于楚矣楚之徵求
鄭之陵偪聞悼之風義所以又請遷于晉也然
以悼不能有陳而平又豈能保許乎亦不量力
矣然小國來而撫之義也其君臣之謀未協許
大夫不可盍姑諭之可也而遽加之以兵乎書
伐許見不務德而勤兵也不先書主兵之荀偃
而書後至之鄭伯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蓋微
者

左傳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
也

齊子卽叔老杜氏曰不書主兵之荀偃而書後
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
伯蓋諸侯大夫爵位相等惟鄭伯爲君臣不可
先君也

胡傳僖十九年盟于齊陳非主盟也不以夷狄
主中國則書會陳今年伐許鄭非主兵也不以
大夫主諸侯則書會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魯北鄰于齊屢伐我北鄙則舊憾之未平屢侵
之不遂也家氏謂欲致晉而與之戰將叛盟主
志在爭伯矣

成左作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己巳○靈王十六年

十有七年○晉平二齊靈二十六衛獻二十一殤三蔡景三十六鄭簡十曹成二十二陳哀十三杞孝十一宋平二十秦景二十一楚康四吳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瞷

宋人伐陳

熊過氏曰七年陳侯逃鄬不復會諸侯十年楚鄭伐宋是時楚方備吳緩中國宋人謂其已詘而乘間伐陳晉人聽之報非所報失招携矣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杜氏曰自澶以齊頻伐我皆告人君將書君自還不書字婦人夫稱君大夫自高厚始

桃公作兆今泰安州東南有桃墟高厚上公穀有郕作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弱皐比之室至殺其宰華吳左師畏臣之強舍之而不討卒以逐瘈狗故華臣懼而奔陳

是何左師之功不如狗也陳乃宋仇而奔焉罪不容誅矣

鍾伯敬曰廉者貴有情又貴有寸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此人亦自高識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弗受可能也弗受後一段處分非情與才合不可能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爲齊故也
趙子嘗曰左氏載齊晏桓子卒晏嬰居喪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孩孔子曰檀弓云魯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申曾申對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然則天子以下其服父母尊卑皆同無大夫士之異晏子所行是正禮也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已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已以斥時之失禮故遜辭畧荅家

老也家語曾子問此事孔子云晏平仲可謂能辟害也不以已是而駮人之非故王肅與杜皆爲此說

丙午〇靈王十七年
十有八年〇晉平三齊靈二十七衛獻二十二殤四蔡景三十七鄭簡十一曹成二十三陳哀十四杞孝十二宋平二十一秦景二十二楚康五吳諸樊六

春白狄來
熊過氏曰白狄介西河秦晉之間呂相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而我之婚姻今延綏葭鄜史記所謂河西圁雒之地晉文攘戎翟于此道出晉郊而遠來窺魯其亦失中國之防矣公羊謂不能朝書來者非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晉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
石買即前年伐曹者使晉治之以罪不當書行

人傳與經不合張主一曰石買之執有三失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
灌甫曰十七年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故有是執孫蒯同執不書杜氏言非卿然孫蒯爲逆賊之子不足書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季氏曰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

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若齊方怙強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而靈公不佰方且藐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已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穀作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靈恃其桀暴虐隣殘民四年之中至于六伐鄙而四圍邑不道之甚爲諸侯所共疾也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而非私故書同圍以與之也趙子嘗曰圍未有言同者其言圍齊何晉弗伯也猶曰諸伯同圍之言焉耳陳君舉曰自圍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之師出無與于諸夏之義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間鄭之圍齊也

丁未○靈王十八年

十有九年○晉平四齊靈二十八卒衛獻二十三殤五蔡景三十八鄭簡十二曹武公滕元年陳哀十五杞孝十三宋平二十二秦景二十三楚康六吳諸樊七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傳盟于督揚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謀齊之不服也其後衛伐晉侯則祝柯之謀也

祝柯今齊南府禹城地

晉人執邾子

左傳以其伐我故已服而釋之故不言以歸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左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孔氏曰邾在魯南田在漷水北今更以漷水爲界取邾漷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

此年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子取以爲巳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曰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境也何言乎以漷爲境漷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漷水爲境漷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其說不可通也

姜廷善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胡陸縣入泗水合鄉在今滕縣東胡陸即胡陵城在今魚臺縣東六十里今滕縣有漷陽里漷上村

季孫宿如晉

左氏季武子如晉拜師拜討齊之師并彊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十四年林父逐衛侯衎奔于齊晉平主伯而不能討伯業可知矣傳言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經不書非實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穀梁傳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詞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崔杼殺高厚于灑藍兼其室曰從君于昏也

高厚高固之子無咎之弟崔氏之讐族也崔杼殺之去忌專權季氏以爲往年伐魯致圍之咎歸罪高厚而殺之不必然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熊過氏曰嘉專國政人患之其實也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加其罪之辭也然子展子西帥國人殺嘉則國無政矣故以累上辭書也二卿分室與崔杼兼高厚之室正同疑必有一誤十年尉止入西宮殺三卿子孔知而不言十八年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公起楚師以去之楚伐

鄭子孔召楚師于純門嘉果隱盜召楚殺之誰曰不可然九年楚子囊伐鄭三卿欲從楚嘉獨持使信待晉之議則既賢于諸卿矣況嘉以叛晉忤諸大夫當召晉師以去之胡乃召楚乎則純門之師未必嘉所召也大抵嘉之為人剛愎自用忍于殺戮若觀子産焚書之勸則其專恣刻薄可知而國人危懼同列忌嫉于是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用國法致之死耳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

嘉公作喜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魯懼齊為柯會以自固

柯今大名府内黄縣

城武城

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或曰備莒城近莒是以明年有向之盟武城在今費縣北七十里

戊申〇靈王十九年

二十年〇晉平五齊莊公光元年衛獻二十四殤六蔡景三十九鄭簡十三曹武二陳哀十六杞孝十四宋平二十三秦景二十四楚康七吳諸樊八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左傳及莒平督揚之盟故也

熊過氏曰于是齊晉平將為澶淵之盟故魯與莒平向姜姓國莒魯所爭隱二十年莒人向遂為莒邑桓十六年我城向已而歸莒僖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向復繫莒宣四年魯乃伐莒取之則向為魯邑盖向莒所欲也魯依晉晉依齊故齊晉平則莒魯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齊成故也

王樵氏曰齊靈不道諸侯圍之而不服士匄帥師伐之聞喪而還晉有禮矣加以莊公初立亦欲求成以自定是以為此盟也然感不伐喪之義居喪而出盟不已亟乎經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六月盟于澶淵方至自會而仲孫速已帥師伐邾諸侯之志不同可知矣

澶淵今大名府開州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弟也故出奔楚

熊過氏曰晉國者國無政累上之辭也蔡欲事晉久矣燮請從先君以利蔡先君固從晉也趙企明不曉左旨誤為從楚何其輕以臆決哉晉悼易世而燮尤懷之信悼伯亦足以及遠而中國不可無伯矣左氏以不同民欲罪燮有利害無是非其議已入乎戰國蔡人不足責也

履燮母弟與兄同志則不應奔楚不同志則不應出奔蔡衆安于楚燮欲以一人挽而之晉故犯衆怒而罹難耳履為燮同母弟國人疑其同黨遂奔楚以明志而免禍說者以其奔楚為貶然奔楚豈得已哉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逼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

熊過氏曰段罪去弟秦鍼陳黄稱弟罪在君也黄出繇二慶之逼二慶殺則黄歸矣而責其君何也黄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此黄奔之情實致其然者陳哀故累上也

叔老如齊

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己酉○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晉平六齊莊二衛獻二十五殤七蔡景四十鄭簡十四曹武三陳哀十七杞孝十五宋平二十四秦景二十五楚康八吳諸樊九

是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氏曰時歲在

己卯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穀無十一月字廬陵李氏曰何休以此年為己卯杜氏以為己酉已不合史記世家以為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又不合未詳孰是楊士勛疏馬遷之言與經典不合者非一故與此傳異耳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吳徵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矣今左傳又云然非也蓋邾本齊黨晉人為魯而執之澶淵既盟仲孫遬復伐之于是魯襄公恐齊釋晉怨而嫁怒于魯故親至晉以求庇耳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傳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熊過氏曰公羊謂邾婁無大夫按不命之卿接乎魯者鄭宛莒慶秦術悉書名不特小國大夫不登姓氏也漆今兗州府鄒縣東南平鄉有漆亭閭丘今鄒縣南有閭丘亭泗水所經也杜元

凱曰大夫以邑出為叛適魯言來奔內外之辭

王樵氏曰按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境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蓋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有爾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受庶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為盜藪然皆非君意也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邾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邾公在乾侯而黑

肱以溢來
公作邾婁庶其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欒書弑君而免于討欒黶汰而以内亂亡其家盈奔雖非其罪而積惡有自來矣
鍾伯敬曰士鞅論欒黶氏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于是乎在父之報身受之能庇汰者身之報子受之不能庇善者其論報施甚奇實是不易之理其後曲沃人見欒盈皆歎有泣者武子之報也而卒無救于欒氏之亡者黶之報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石氏曰日食之變起于交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纔三十六有頻交而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連月而食者再也諸儒以爲曆無此法或傳寫之誤然漢時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是也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
黄正憲氏曰按晉自悼公時六卿和睦修政息民故楚不敢與抗平公嗣立威勢已衰而欒盈以弑逆之胄懷恨奔楚討必逃楚抗晉以報范鞅之仇晉實慮之故爲此會一以預防荆楚一以彌縫諸侯耳自左氏有錮欒氏之言說者遂

請盟必徧歷諸國以求入故晉預約諸侯使皆勿容以杜其還是堅其服楚之心而報晉之恩已也又焉知諸侯必聽晉而弗納乎蓋所謂錮者拘禁之使不得入楚又不得歸晉非勿容之謂此晉之失計也

庚戌〇靈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二年〇晉平七齊莊三衛獻二十六殤八蔡景四十一鄭簡十五曹武四陳哀十八杞孝十六宋平二十五秦景二十六楚康九吳諸樊

十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左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曰商任之會受命于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弗聽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復錮欒氏也

灌甫曰自盟澶淵而齊始平故商任沙隨兩會齊侯皆與焉則知諸侯之會以齊服故爾左氏以為錮欒氏非也考之經文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不言所自左氏疑其自齊故為此言以實之且欒盈之奔未甚于趙鞅之叛不錮趙鞅而再錮欒盈此傳之可疑者晉為伯王豈應兩合十二國之君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無者也

邾子下公敍有滕子

沙隨今歸德府寧陵縣西北七里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康王將討追舒每見其子棄疾必泣棄疾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遂殺子南于朝棄疾縊死棄疾之事與唐李懷光之子李璀相類璀嘗諫其父力竭而不能回則勸德宗為之備父敗則與之俱死追舒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豈亦嘗諫其父而不從乎

辛亥〇靈王二十二年

二十有三年〇晉平八齊莊四衛獻二十七殤九
蔡景四十二鄭簡十六曹武五陳哀十九杞孝
十七卒宋平二十六秦景二十七楚康十吳諸
樊十一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庶其之黨也

公作畀我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慶氏以陳叛不書非叛其君也楚圍陳不書非爲寇也黃正憲氏曰按公子黃本與蔡熒同謀從晉因二慶愬楚楚將討遂奔楚反誣二慶陳侯如晉必且實弟之言故楚信而來召至慶樂見殺則兩人自度不免遂以陳叛矣于是陳侯藉屈建之圍殺虎寅以緘其口始旣不能正國以庇其弟終又藉夷狄以殺其臣在二慶雖不爲無罪實皆陳侯激成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穀梁以爲罪累上是已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歸易詞耆自楚歸罪黃旣奔夷狄之國又藉夷狄之力以歸自此遂當國用事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

欒盈入于曲沃則入于晉矣曲沃人願爲之死則其入于絳也曲沃有奉焉其退而奔也曲沃有受焉書曰入深惡之也入晉者晉境也入于曲沃漸逼也

曲沃今屬喜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　侯伐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若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于何有子姑止之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

齊本欲伐晉觀晏子告欒盈之言可見此先伐衛者欲出其不意且使欒盈得從容爲内應計不意盈已敗歸曲沃晉亦有備故無功而還左

傳所載齊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封少水之事未必實也畔盟納叛拒諫逞兵齊莊真無道哉然觀崔武子君于何有之言則踰墻之禍胚胎于此矣

熊過氏曰十八年平陰之役晉師諸侯同圍齊者曾故也十九年衛使孫林父伐齊故先伐衛以嘗之白袁婁以來齊世從晉澶淵之盟垂四年耳去年又方會沙隨于是齊叛則晉伯衰諸侯貳矣晉衰諸夏之憂也

齊始伐盟主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是雍榆也地在衛東去晉遠熊過氏曰據外傳子服惠伯之言曰叔孫豹悉索敝賦跨跂畢行無有處人與邯鄲勝繫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還則次以成救晉命也穆叔非無功于晉者春秋何以不著其救患之功汪氏曰蓋畏齊不敢敵待其已去而躡其後耳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按兵待時卒能救邢

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盤桓雍榆不及于事故以次終之也啖叔佐以爲失救道陳君舉曰晉遂失伯故謹而書之

榆公穀作渝

雍榆晉地今衛輝洪縣東有雍城本古汲郡朝歌朝歌在今淇縣之西本衛地後乃見并于晉

己卯仲孫速卒

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遂立羯秋奔邾

公鉏季武子長子公彌臧孫爲季氏謀使不得
立者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氏曰臧孫紇奔邾之後自邾如防以求爲後
魯人不立其子而立其兄臧爲紇既不得所請
則遂致防奔齊魯之處此於國體未失也故自
防奔齊不書
晉人殺欒盈
公羊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稱人從討賊
辭盈已去位非大夫也與鄭殺良霄同

齊侯襲莒
十八年莒子同諸侯圍齊齊侯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
壬子○靈王二十三年
二十有四年○晉平九齊莊五衛獻二十八殤十
蔡景四十三鄭簡十七曹武六陳哀二十杞文
公益姑元年宋平二十七秦景二十八楚康十
一吳諸樊十二

春叔孫豹如晉
晉有欒盈之亂齊國之師故遣穆叔通問并致
次雍榆之故杜元凱以爲賀克欒盈非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灌甫曰晉自商任沙隨之會失令于諸侯齊叛
去明年伐衛遂伐晉尋又襲莒晉乃帥十二諸
侯之師會于夷儀將伐齊會楚伐鄭乃還不果
伐故不言伐也
夷儀公作陳儀

夷儀本邢地後爲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楚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夷儀之役不能正齊之罰而徒致棘澤之師以病鄭患其故不足錄也

自蕭魚會後楚不敢與晉爭鄭心未嘗一日忘也今齊晉交兵如兩虎鬬穴楚人欲收卞莊之利遂乘間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賜之大路

郟王城也于是穀雒鬬毀王宮晉不能爲王城之而齊爲義舉也

大饑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二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襄公三

癸丑○靈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五年○晉平十齊莊六弑衛獻二十九殤十一蔡景四十四鄭簡十八曹武七陳哀二十一杞文二宋平二十八秦景二十九楚康十二吳諸樊十三卒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

其來也不寇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崔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五月公問崔子遂如姜氏閉門甲興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崔氏申蒯

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女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齊莊淩大邦暴小國而又躬亂巨室滔肆不君故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

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皆有賂晉侯許之

王樵氏曰按齊罪當討而莊公既弑則罪不在其民晉之所當問者不在朝歌之役而在莊公不以其道終之故矣不知其故而受其說是許臣子可殺其君以與大國爲市也故上書崔杼弑君下書夷儀之會而不書伐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高氏曰去秋夷儀之會楚與陳蔡許三國同伐鄭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之復來也故先帥師入陳以奪其心觀左氏所載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也故春秋無貶辭

王樵氏曰陳以神明之冑元女大姬之貴備爲三恪未嘗有淫湎毀常侵敗王畧之罪也乃追于強楚之令二十四年從于伐鄭而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有司之不戢耳乃胥突其城而入之是志于殘之使其君與太子匍匐奔墓奔乗以免其民亦何罪而男女別而纍以待何也其欲

未厭而復以公孫夏伐陳甚矣鄭之爲欺也或者猶謂其入陳有禮而春秋無貶辭失之遠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平之盟不言同于是言同齊始去楚從晉也此會夷儀之諸侯也重言諸侯間有事

左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于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

熊過氏曰曹州乘氏縣有重丘按十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取重丘則本曹地而衛取之杜元凱謂齊地非也

重丘今曹州乘氏縣有重丘又曰東昌府茌平縣有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衛獻公十四年奔齊則衎也入于夷儀與鄭伯入櫟何異失地失國名辨名實名剽剽諸

侯之會者凡七不必書入入于夷儀者必衎也衎不必名未幾而衛弒其君剽矣剽既在衛則入于夷儀者衎也衎不必名此後不數月即書衛侯衎復歸于衛後既名矣此可省文且無疑于衎也衎不必名辭者不得其義而趙氏則以衛衎無幾恐其疑于鄭伯突也而不名熊氏則以是剽非衎因其不同于鄭伯突也而不名皆失之也

詹萊氏曰入于夷儀者衎也何以不名國固所宜有也衎固君也然則夷儀之會剽也剽亦君者國不有二君乎蓋成之為君以譏伯主之狥私以登逆人之黨也故毎盟會必與而林父之姓名迭見何以見林父之黨剽也剽存而林父存剽亡而林父叛

夷公作陳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近楚為楚所吞食至是盡矣先本與楚俱

張曰荆舒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樂氏曰晉為盟主復陳而不能保復棄之于楚而使鄭修其私怨僭王之義安在乎子產對陳之辭若強為文飾不類其平日之言恐傳者傳會之過也陳侯與楚而與亂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乃篡賊也鄭莊公奉而立之乃可以為功乎征伐之權出于天子敵國無相征之義

而以唯罪所在各致其辟爲先王之命何其誣也大國之地多數圻信非侵小不至然則皆欲效之乎又以戎服授捷爲城濮之命然定王于鞏朔之獻齊捷也則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鄭無王命擅興兵以侵小而以捷私相獻其爲奸先王之禮尤大矣且鄭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今以將事于晉是以王事晉也乃自謂不敢廢王命不亦重誣乎左氏乃謂士莊伯不能詰非不能詰也是時晉政偷矣趙文子謂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兵可以少弭盖志于合和南北以苟無事非復昔者同外楚討貳之心矣觀春秋十一歲再書鄭伐陳而諸侯之散見于此矣

晉楚相爭以陳鄭爲端晉伐楚救楚伐晉救陳阻國于遠一意從楚晉悼繼伯能得蔡而不能

得陳鄭則其時勢可知矣鄭自蕭魚後楚不敢伐鄭者十六年今鬩晉伯衰諸侯貳二十四年楚子因救齊伐鄭後二十六年楚子因侵吳伐鄭前楚子伐鄭東門陳蔡許皆從子產方欲立國自強不能報楚非伐陳不可蔡與楚近鄭故與許有怨不足旌伐故伐陳井堙木刊欲伐即井不堙木不刊亦欲伐此與齊桓之侵蔡晉文之伐曹衛同一機局自是楚亦知與鄭爲難不得不從弭兵之議矣其對士莊伯強詞鋭氣固當王熊氏閣于事勢而以左氏爲誣腐矣

夏公作蠻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胡傳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

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王樵氏曰按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
巢城文十二年楚圍巢至是巢屬于楚矣吳伐
楚至巢而攻之巢人誘之吳子果親門焉見射
而卒左氏所載是也取吳子之名加之伐楚之
上正與七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鄵書法同皆
以便文爾左氏凡云門焉皆謂攻其城門此經
門于巢亦是而公穀乃謂入巢之門而謂之門
于巢何氏又謂過巢不假塗皆無稽之妄說也

灌甫曰吳子伐巢及門而卒故書門于巢卒若
曰吳伐楚之巢門于巢遇卒于義不順也三傳
見其文奇遂謂吳子爲巢人射死及考春秋惟
會事諱臣子不忍之義也于他國何諱焉
遏公穀作謁

甲寅○靈王二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晉平十一齊景公杵臼元年衛獻
三十殤十二弑蔡景四十五鄭簡十九曹武八
陳哀二十二杞文三宋平二十九秦景三十楚
康十三吳子餘祭元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
左傳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右宰穀
曰不可獲罪于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
命于先人不可以貳二月庚寅寗喜右宰穀伐
孫氏不克伯國傷寗子出舍于郊伯國死孫氏
夜哭國人召寗子寗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
子叔及太子角
胡傳喜嘗受命于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

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于義未絶而剽以公孫
非次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末减矣亦
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況置
君乎于衎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剽則殖
立之喜也弑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
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
使知愼于廢立之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
廢昌邑立宣帝猶有言其罪者而朝廷皆屬光
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

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氏曰叛逆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討者也

書叛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趙子常曰昔者鄭厲公自櫟侵鄭傅瑕弒子儀而厲公歸皆不書則剽之弒衎之歸何以書春秋之世篡立苟未列于諸侯之會則諸侯不以爲君也魯人始終君突則子儀之弒鄭必不告史必不書子儀之弒既不見于經則突之歸非不加于奪適不足詳矣衎見出于大臣而剽列于諸侯之會數矣于是見弒而書于經則衎之復歸不足詳矣

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林父據戚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戚殺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以討衛使荀吳召公當晉平之世強臣僭權倒行逆施卒以此失諸侯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乃許歸衛侯

左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皆非也趙武不書固曰禮卿不會公侯尊公也啖氏云良霄何以不尊公可折其非矣他小國或以先後論惟宋入春秋以王者之

後凡列居先自齊桓晉文伯盟之後宋遂居後耳然不後于鄭也豈以一會不先遂奪向戌之名且退其列乎晉人宋人必爲微者故不書名蓋向戌既後則不與會矣與會必微者也晉人既微而書在良霄之先何也微不當名從春秋之法故書人大國之下當小國之上從爵序之制故晉以微者得居良霄先或曰鄭子産爲政鄭伯又如晉請衛侯故良霄得書名以褒之亦是一說

趙氏曰凡公與外大夫盟則諱不言公此會則不諱盖盟則君臣同歃故諱公以遠耻會則君臣各在其位故直書以見其失而已

郝仲輿曰晉平公使趙武彌戚盡取衛西鄙田與孫氏衛侯至則執而囚之齊鄭二君爲請不許衛侯納其女而後許之其貪淫無禮横目而豺狠耳說者猶謂爲盟主彊諸侯事之何居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賊痤者寺人戾向戌而赦獄于宋公者戾之譖戌之證繇平公嬖佐毋耳痤因而無以自明則勢不得不經矣故傳曰宋公

痤穀作痤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甯喜不言以歸因衛侯不書喜未至其国而釋之囚衛侯于士弱未幾而以齊鄭二君之請許歸在晉不久故不書

郝仲輿曰甯氏父子無君之惡一也父附晉以免子背晉而見執孫林父甯喜之惡亦一也喜背晉見執林父附晉以免然則晉非執弑君執不附己者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救諸侯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是故昧于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

癸許靈公

乙卯○靈王二十六年

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齊景二衛獻三十一蔡景四十六鄭簡二十曹武九陳哀二十三杞文四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一楚康十四吳餘祭二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封克之子黨于崔氏者封反國而崔氏遂亡盧蒲嫳之間封必于封使魯之時見晏嬰亦有相之者矣

黄正憲氏曰按慶封出聘說者謂晏嬰初輔景公未能大有所為先勸其君息爭修睦以安崔慶之心不知實離崔慶之黨也蓋崔慶同惡譬勢相倚而杼尤專政柄欲亡崔當先間慶于是謀之于崔遣封聘魯一處一出則慶必猜嫉杼之心而後可行吾間比其反也崔氏適有廢成立明之釁成彊以殺無咎東郭商于慶慶遂不沮而謀于嫳嫳曰崔之薄慶之厚則慶封滅崔之志已決踩是為杼討亂授甲盧蒲一鼓而崔氏盡滅已當國柄矣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又為嫳所愚弄反癸何以作難而封即出奔此必平仲之密謀也不然嫳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之不有所恃其能然乎乘亂去奸不勞巳力期年之内二族皆亡蓋至此而後知不必死亡之說與撫尸三踊之心蓋有待而為之者也君子之所為豈衆人所能識哉

說者欲智平仲故歸功于仲耳然考傳載盧蒲嫳告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也

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平仲為人自是如此崔氏之滅假手以討弒君賊耳而慶封與杼並相荒淫嗜酒所為不端卒于敗亡總有天道獨盧蒲嫳始與慶封為謀以滅崔既令盧蒲癸為留以滅慶癸為舊君苦心密策竟報大讐觀其言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而鮑國亦曰群臣為君故也則當時固有知嫳之忠者矣一變人耳尤其所難不知春秋何以不一表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

陳孔奐鄭良宵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晉人許之楚亦許之齊人許之秦亦許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陳氏曰傳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晉楚嘗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

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盟也兩君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也于是始天下之大變也王

樵氏曰有因其罷兵息民而取之者則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百姓免兵革之患者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也其執乎內夏外夷而議之者則曰南北二伯諸侯兩事費玉帛奴生于蠻夷之庭以至于申之會蠻夷之君爲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是舉啓之也盟鹿上楚始進也孟之會楚子與宋公並序于諸侯之上而二伯兆宋之會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二伯成皆宋為之也是二說者固皆一道也楚誠夷狄然有弭兵之心則固善矣聖人于此豈無用夏變夷之道而必絕之乎抑為會以弭兵而晉楚之從不交相見則中國之大勢猶未盡失故楚人此請其關係甚大而趙武泛然以應無以拒之則以晉楚齊秦為說曰四國匹也晉

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趙武之答嘗不合機而楚人之應嘗得機于是楚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吁斯言一墮而國事去矣甚矣趙武之愚也然則武欲塞子木交相見之請則何辭而可如鄭子太叔之對楚人善矣

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于出師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苟非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晉帥師以取鄆晉帥師以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

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爲弭兵也哉

春秋日尋干戈民生酷烈一滴之水亦是清凉況得十數年無事豈不小康穀梁之傳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者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此實錄也汪氏以爲數年之中兵未嘗戢不知當時弭兵息民亦不過保得鄭衛諸大國自相侵伐耳晉之于鄆固向所欲晉之于狄正自當擾伐吳治蠻滅賴併小楚圍篡國亦非盟宋所能免者故是數者皆非所以論其不弭兵也

孔氏曰釋例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二十八年盡哀十四年大宰皆陳後次蔡蔡後次衛是陳于晉會常在衛上也今陳孔奐乃降于蔡衛在衛石惡之下故知奐非上卿故也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是計卿位爲班也知非奐後至者以傳稱與蔡公孫歸生同至故也

奐公作瑗後同

晉楚始同主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爲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倒其官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王樵氏曰按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于殺大

夫甯喜之後見鱄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然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顧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繇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將宣公弑立公弟叔肹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

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知聆之所以取貴乎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乎春秋然穀梁以為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則亦過矣舊滄州西北四十六里中有大樹木門即鱄所托處

鱄穀作專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叔向曰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晉楚爭先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嘗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宋左師請賞免死之邑六十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安靖其國家所以存也求去之不亦誣乎左師辭邑

王樵氏曰按晉趙武楚屈建二子各執其國政合和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吳乘其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使誠欲刼盟豈先使晉知之蓋形我怖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于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

庸多矣非所患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有文事必有武備趙武信楚而以藩為軍使楚乘其無備雖左還于宋不亦晚乎公羊殆諸侯之說似有所受而上下語為講師所亂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此殆似人夢寐中譫語雖童兒笑之矣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此乃一事再見前目而後凡耳何多說也大夫盟文略耳亦非有意如此書也

郝仲輿曰傳謂季孫以君命命豹曰魯視邾滕豹盟視宋衛不書族以違命故非也豹不族諸大夫亦不名皆蒙前會于宋之文耳事同人同故從省如謂魯以違命諸大夫何以乎是盟也楚人先歃傳謂書先晉晉有信亦非也晉長于諸侯舊矣禮不以新閒舊終春秋未嘗以楚先齊晉非獨此耳

沈長卿曰季孫以兩事晉楚爲煩費故假公命諭叔孫使比邾滕耳季孫身在魯故惟欲節嗇而不顧叔孫之變體夫魯望國也一旦降爲邾滕倘晉楚援此例因而損魯亦如邾滕不許與盟失體不彌甚乎

書先晉杜氏曰蓋孔子追正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此言非也序列以盟爲正會未足數也盟先楚而孔子書盟必先晉人乃爲追正會不可先楚又不可誣實故第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已從一事再見畧之耳孫氏曰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盟諸侯亦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豹不氏前見也亦非也諸侯在不必再書諸侯故書大夫盟不以諸侯不在不書諸侯故書諸侯之大夫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范守己氏曰左氏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厯過也再失閏矣按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辰謂日月所躔之次書云辰弗集于房是已日月躔次正月初氣在子曰玄枵二月在亥

曰娵訾三月在戌曰降婁四月在酉曰大梁五月在申曰實沈六月在未曰鶉首七月在午曰鶉火八月在巳曰鶉尾九月在辰曰壽星十月在卯曰大火十一月在寅曰析木十二月在丑曰星紀今九月之辰宜在辰而仍居申是四失閏矣不止再失而已杜預謂辰爲斗柄所建九月宜建戌而建申爲再失閏理或然與但自古未有以斗柄所建爲辰者或左氏創爲此說乎抑亦斗柄所指角亢之宿在天之辰宫故謂之

辰耶然經書十二月而傳爲十一月果如元凱之言經之所書亦誤矣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崩

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獻三十二蔡景四十七鄭簡二十一曹武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卒吳餘祭三

春無氷

范守巳氏曰周之春今之建子建丑建寅三月也前年再失閏則爲建戌建亥建子矣焉得有氷書無氷譏失時也若據左傳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宋鄭必饑則是年爲丁巳之冬歲星宜在丑宮矣今之冬周之春也其無氷爲冬煥可以言災但謂之再失閏則不可也豈杜元凱所謂驟加二閏者乎何其不書于經以譏之也冬無氷則陽氣發洩而不翕聚其無秋可知又何必驗之歲星而後知哉歲星爲青龍玄枵爲玄武歲淫玄枵爲此

乘龍宋鄭之星也梓愼之言不爲誣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左傳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王樵氏曰崔杼弒君慶封黨之盟于國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旣而崔氏家亂慶封乘之以爲利慶封當國嗜酒好田以政與子則以其內實遷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盧蒲癸王何者莊公之嬖人也殺慶舍逐慶封戮崔杼之尸于是莊公之賊亦少申其討矣莊之弑也幸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者亦幸臣也身爲國君所親禮而爲之効死者非國士而在私暱莊公固可羞矣而卿大夫不討使桃戈同讎出于君之私人亦卿大夫之耻也其後楚執慶封

徇于諸侯得戴其首領淹歷諸侯入于蠻夷而蠻夷討之又中國之耻也

十一月公如楚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諸侯鄭伯許男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于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灌甫曰黃氏曰十二月甲寅至乙未相去四十

二日爲閏月明矣而不書者以喪不數閏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喪以閏數則二年之内已足二十五月安得謂三年哉此說誠是但所謂不數閏者譬如十二月喪者不數閏十二月也非謂閏十二月喪從正月數也如其說是卒之日皆可移矣杜氏以十一月無乙未日誤文六年又書閏月不告月如楚子果于閏月卒則卽書閏月何害也杜氏之說或亦足據

郝仲輿曰傳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則是靈王崩後二十有二日聞赴乃書經据史耳天子喪不赴不書于禮何居經存其誤以懲不恪不書葬以見魯之不會傳妄語也

丁巳○景王元年

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齊景四衛獻三十三卒蔡景四十八鄭簡一十二曹武十一陳哀二十五杞文六宋平三十二秦景三十三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弑

春王正月公在楚

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何氏曰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襄公久在夷狄危而錄之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穀梁傳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于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

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僥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城杞

王樵氏曰齊桓城緣陵封杞也事雖存而心則公故春秋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明其志也周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畿內之民戍之說者謂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況晉平公以

一諸侯至勤天下之衆為治其母家而于王室則曠于恤周宗則倫其亦不待誅絕而見矣

熊過氏曰季明德以開封杞縣在宋西鄭東之交其西南近于陳許中國藩屏故得合諸侯以城之非必盡緣母家之故第不知杞遷淳于而非雍丘之杞故祈午數趙文子城淳于之功足知淳于即杞矣武王封東樓公于杞開封府雍丘縣是也入春秋後遷都緣陵為濰州營丘巳遷淳于因淳于公亡國始并之淳于即古之州國密州高密有故淳于城

儀公作齊莒人下公殺有邾人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

林堯叟曰子叔之後此來盟皆大夫也杞伯親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貶諸

侯也春秋之衰貶甚大夫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杞子無貶其爵者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經之變文也雖然此時杞子微弱仰人鼻息其以子禮來故子云非貶也

姚舜牧氏曰按魯杞相距為遠春秋初杞常事魯魯實未嘗侵奪其地左氏載晉使司馬女叔侯治杞田事非也此盟必以謝城為鄰而欲附于魯耳蓋是時中國諸侯皆已南向事楚杞伯不能安處而國小力薄難于供賦近見襄公獨

楚七月事楚必專楚必睦于魯可相依附故來盟者爲避楚也

杞開國在雍丘已于僖公十四年遷緣陵至襄公二十九年城杞又似仍居雍丘此春秋紀杞國之始末也城杞之役季明德曰開封杞縣在宋西鄭東其西南近于陳許中國藩屏故合諸侯以城之非盡母家故緣陵之役季明德曰緣陵指爲杞邑無據獨前漢志臣瓚以爲營丘即營陵即緣陵夫營丘始胙太公者杞安得邑之

且去新都臨淄百餘里齊安能委之于杞二說然矣然齊桓公緣陵遷杞謂杞小不能自存遷之宇下以便擁護正須近于臨菑蔡遷近吳許遷近楚二國其證也若雍丘之杞雖爲宋鄭之交中國藩屏乃此時盟宋弭兵楚氛稍戢封植杞國定不急于往時緣陵既遷何當復還故國求之經傳俱無明文熊南沙曰武王封東樓公于杞開封雍丘縣是也入春秋後遷都緣陵爲淄州營丘已遷淳于因淳于公亡國始并之淳于即古之州國密州高密有淳于城故昭公元年虢之會祁午數晉之功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于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先儒以爲此時杞在淳于也城杞者城淳于也予又爲七說以合之皆是四在傳三在經本年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雍丘與魯甚遠魯雖遠有此田叔侯來治杞田必在齊魯之界與營密近一證也又傳女叔侯對晉平公曰杞夏餘也而即

東夷謂之東夷必在營密之界謂之即必在後日之遷二證也二十三年杞子卒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杞向無夷名緣陵城後以此歸之三證也昭公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不可竟與萊柞二山萊柞與成俱在齊魯之境必非雍丘可以疆理四證也杞在淳于故功城小國爲曹滕莒薛小邾皆東方國也若在雍丘許蔡亦應于役今皆無之既無西國定非雍丘五證也經哀公七年宋皇瑗帥師

取鄭師于雍丘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與故杞相近蓋杞既遷緣陵空出此地而宋得之或宋自取之或齊桓公與之供未可知傳文明載圍宋雍丘足爲的據六証也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將爲昭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曲棘爲其封内故杞地今杞縣城中有曲棘里則杞爲宋有與前傳合七證也有此七證城杞非雍丘而爲淳于瞭然矣

吳子使札來聘

郝仲輿曰札不書族史尊内也君在臣不族而春秋未嘗夷吳亦可知也說者謂惡其以讓國禍宜條貶書名鑿也

黄氏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于上國

程氏端學曰季札讓國在聘魯三十年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耶春秋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

熊過氏曰此吳聘魯之始假魯致吳以離楚黨而魯自是始貳于楚矣蓋自齊之盟孟之會諸侯以中國許楚而後椒之聘楚君書爵而稱使溫之會翟泉之盟諸侯以中國許秦而後術之聘秦君稱爵而書使鍾離善道戚會諸侯又以中國許吳而禮得從椒術矣札之來聘公羊子曰賢季子胡子曰是因讓以生亂孔子蓋貶之矣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之讓國一家之

事耳春秋魯史也主于吳之聘我與楚椒秦術同耳其辭國生亂非惟聖人不能于是貶雖聖人于是欲稱之亦不能也公羊謂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夫季子雖賢春秋亦無不名之例何則吳之始通禮未同于中國以楚譬之自州而國而君而大夫至其極遠罷之使君以爵大夫以名氏矣蓋武建儼然以大夫列諸國之上則例當以大夫進書而著夷强耳聖人果賢之乎春秋書札而不曰公子吳之始通未至如楚之𦅚

盛彧且曰大夫未爲卿者恒名矣穀梁子又曰善使季子夫謂吳子使善也又賢札而名之以成尊于上卽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乃若其辭國之事吳立夫所謂巳亂而非生亂者也立夫謂奉命以歷乎上國魚劍之變意所不及聖人不得豫貶之是也

郝仲輿曰吳季札聘魯知叔孫穆子不得其死因將有豎牛之禍附會之誦詩觀樂而知德之隆替與國之興亡如燭照果爾則季札賢于仲

尼遠矣仲尼學琴師襄在齊聞韶必假以時月而札立譚懸解豈其有神慧與按札聘在魯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正樂然後雅頌得所季札先五十九年觀樂雅頌次第一一脗合其爲後人附會甚明而世以傳爲丘明作蔽而不察耳

沈長卿曰史稱札能見微夫見微之人未有不善韜者一聘魯而遂發如許擬議不太露乎謂齊政將有所歸旨猶含蓄曰萃茲三族則指而

顯言之觸忌甚矣況札非挾裨竈姑布之術是時晉卿范鞅知盈荀吳等環峙而鼎立縱射覆如神知三族有分晉之兆不宜言之以洩秘爲鬼神所慧也逆料韓魏趙將熾而説之蕫灼豪貴亦不成其爲札矣此必三族分晉後好事者附會此語謂札奉使時久巳知晉國之瓜分耳

秋八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燕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

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趙企明曰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于此

北燕始見經卽今順天府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范叔也

戊午○景王二年

三十年○晉平十五齊景五衛襄公惡元年蔡景

四十九弑鄭簡二十三曹武十二陳哀二十六杞文七宋平三十三秦景三十四楚郟敖二吳夷昧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熊過氏曰伯者以聘報朝自晉悼始先是公如楚弔襚葬改歲而薳罷來共以聘報朝疑于中國伯者故特書以異之然魯至楚未嘗書朝何以謂以聘報朝也

罷公作頗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劉氏曰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共貞也然而不以巳之可以全生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左氏曰共姬女而不婦非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矣所謂婦也

伯姬之死熊過氏曰伯姬以成九年歸于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寡三十有四年趙子嘗曰蓋巳老矣使其傅姆在且加老而可待之以下堂乎鄭國之火也子産使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而況君母不重于舊宮人乎宋無臣子矣于是懼其惡乎諸侯也而爲之辭以自文曰伯姬待姆而逮乎火也灌甫曰按伯姬卒適與宋災同日蓋災在前而卒在後也災既有日而伯姬蒙上文故不再舉日非逮火而死三說灌甫爲是

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五月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王兄弟未仕而以弟故列于羣臣者使之班元士縣視子男則繫名于弟

佞夫公作年夫

王子瑕奔晉

姚舜牧氏曰按吳氏云云瑕卽景王之子也瑕何不利其父之立而黨括欲立佞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佞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上殺無宋字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不書大夫奔許矣位絶也罪固當正不必

去其大夫也

熊過氏曰良駟之爭聞于諸侯久矣良霄太侈嗜酒大夫皆惡之初襄十九年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禆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與子羽記之于是伯有爲政使公孫黑如楚辭將強使之黑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則出非其罪矣其書良霄出奔者爲自許入鄭故也自許入鄭不復言鄭良霄蒙上之文也許鄭之仇國將以因其力也自許者許有奉焉襲鄭以伐舊北門弗勝死于羊肆則出非其罪入罪也不言復入惡入也不言叛將以滅國非直反也華亥宋辰據土自保乃云叛也或言與同列爭權求復其位未至叛君非也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矣以賊討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四月見弑十月方葬其怠緩可知程氏曰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季氏曰澶淵之會城杞之諸國也因宋災而謀更所喪爾曾不與者叔弓已往吊也前此隣國有災皆未嘗謀而于宋災獨謀者以宋起弭兵之議而中國賴焉故也吊災卹鄰諸侯常禮遣一使往焉足矣而大合十二國謀之不亦過乎春秋書法不目其事目其事如以成宋亂宋災故者必有其故也今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

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兩國相繼來告故此書之今十一國人共爲此會不日其事則譏者必以爲討蔡亂矣書宋災故所以著晉平公不知務之罪也劉原父曰蔡人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灌甫曰澶淵之會次于蔡般弒君之後不著其事則人必以爲謀討蔡也郝仲輿曰自宋之盟諸侯無兵車之會者三年矣二十九年會于杞城杞也今年會于澶淵宋災也故經皆詳其事仲輿之說更勝

己未○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齊景六衛襄二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曹武十三陳哀二十七杞文八宋平三十四秦景三十五楚郟敖三吳夷昧二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熊過氏曰楚宮者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然衛詩有楚宮楚室衛文豈變于楚者按類說地理書地形自有魯楚衛晉之名當時或取此義傳者不曉因傳會歟不然何魯衛皆名楚也穀梁傳曰楚宮非正也薛士龍曰小寢猶非正況別宮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叔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未逾年之君名不薨不地降成君也灌甫曰子野襄公世子立未踰年卒左綿趙氏曰公薨而

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赤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赤後世以爲弒而子野獨以爲毀吾竊疑之于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弒野而立昭以毀言于朝而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之與般赤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雖然季氏固惡矣弒君之罪不可以妄加也據灌父之說春秋豈無文同而義異者乎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左傳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密州之弒趙匡氏欲改傳文以作之字然亦不必改也此弒與僕不同僕不弒展輿實弒傳曰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此傳曰展

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兩傳迥乎不同展輿之弒所不辭也然何以不書展輿蓋莒子虐有弒道焉國人患之國人以攻成弒械焉書展輿則莒子國人之罪不可見故書曰國人臣子辭也國人罪不逃而展輿可逃罪乎此書法也

齊豹既奪司寇自不應書名非合書而不書者邾莒小國之臣接我則書名非不合書而書者傳于魯史書法類失考曲說不近人情先儒非之宜也齊豹乃齊惡之子公孟雖奪其司寇與邑而有役乃反之則猶在大夫之後與士不同而同書盜左氏發義蓋以此如齊邴歜閻職二人皆士也宜稱盜而稱人杜氏謂不稱盜罪商人先儒亦非之二義交互不同皆未有不易之說公羊傳曰大夫弒君稱氏名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蓋周制大夫士皆有上中下三等春秋大夫非卿乃稱人窮諸人謂賤者非一等止于稱人雖士之賤者亦居官食

祿自當坐以弒君如邴歜閻職不稱盜是也窮諸盜謂賤者非一等止于稱盜既非兩下相殺則當坐以盜殺如齊豹非士而稱盜是也苟稱人以殺亦與討亂無辨以公羊此義推左氏事實則二義皆得矣然盜殺蔡侯申自以蔡人諱弒君以盜殺赴公羊不知蔡盜乃諸大夫而又以賤乎賤為義遂與本例相違如兩下相殺書名氏穀梁有例今乃謂大夫相殺書人何氏又妄為之註此傳註家專門之敝春秋之旨所以

未易明也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二終

襄公列國本末

三十年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國爲逐成愆尹言多等殺佞夫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非其罪也括瑕廖奔晉書曰王子瑕奔晉

二年孟獻子從晉圍鄭戚之會謀鄭也請城虎牢以偪鄭其議自獻子發之虎牢之城雞澤之盟無不奔走焉四年邾莒伐鄫臧紇救之敗于狐駘五年叔孫豹與鄫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鄫鄫逼于莒與齊近齊之所欲也魯窺齊意旨恐爲所嫌復舍

之明徵于戚會使齊不我疑六年莒人滅鄫而魯不能保然莒人心不忘魯也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莒凡四伐魯鄙十五年齊侯伐魯北鄙邾人伐魯南鄙魯不堪矣十六年晉悼公初立湨梁之盟以我故執莒子邾子以歸且曰通齊楚之使數年以來魯未嘗得罪于齊而十五年齊侯北鄙之伐蓋爲晉執邾莒二君故也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傳曰以爲齊可見矣自是六年之中齊六伐鄙而四圍邑于是十八年晉會諸侯有圍齊之役十

九年晉又爲魯執邾子魯于莒邾二國莒稍强則用和邾易侮則用戰二十年仲孫速與莒盟于向而于邾則伐之固其宜也齊感晉不伐喪之義及晉平會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于是城武城齊以納欒盈伐晉而叔孫豹救晉二十四年仲孫羯侵齊二十五年崔杼伐魯北鄙以報之至齊弑莊公以悅晉而魯患亦解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矣于是爲宋之盟邾則二十一年庶其以漆閭丘奔魯二十三年畀我奔魯澶淵之會魯實不與傳曰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恐非十一年

正月作三軍

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二年晉宋衛侵鄭當是時晉悼公起伯業復興是年諸侯城虎牢鄭伯請成三年鷄澤之盟五年于戚救陳鄭伯從晉列于會七年而鄬之會鄭伯卒八年鄭人侵蔡獲公子燮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自今鄭國四五年弗得寧矣是冬有楚公子貞之伐而鄭乃及楚平九年晉伐鄭于是有戲之會是年楚子伐鄭鄭又及楚平鄭之反覆向背實騑發輙主之鄭人怨之一朝而殺三卿以悅晉晉乃城虎牢以逼鄭又用知武子之策三分四軍以逆來者于是楚不能戰十年秋晉伐鄭爲一駕楚公子貞救之十一年公孫舍之伐宋以致晉欲從晉也夏晉伐鄭爲二駕秋楚鄭又伐宋是時晉觀兵于鄭東門會蕭魚爲三駕而楚不敢爭楚人執鄭良霄以其告從晉也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八年楚乃間鄭之圍齊而始令公子午伐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楚楚師以去之十九年殺子孔二十四年冬楚

子率陳蔡以救齊而伐鄭二十六年楚子又同陳蔡伐鄭楚自蕭魚之後不敢侵虐者十六年今瞷晉伯衰諸侯二也于是弭兵之議決矣二十七年爲宋之盟向戌合晉楚之成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至昭二十年子產卒三十年中晉楚克成而子產善于爲國鄭得少安至定公六年而經始書公侵鄭

齊靈公五年人魯襲公而元年之次鄫二年之于

戚三年之雞澤五年之會戚救陳九年之盟戲與三駕之師齊侯俱不與會而以世子光行次鄭時孟獻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則靈公之志可知矣十四年晉爲戚會以定孫氏范宣子假羽旄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溴梁之盟高厚有異志六年之中逞志于魯六伐鄙而四圍邑十八年晉率諸侯以同圍齊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聞靈公卒乃還齊感其義于是崔杼殺高厚曰以悅晉而二十年有澶淵之盟齊成故也晉將嫁女于吳齊

侯使析歸父媵之藩載欒盈入于曲沃自成二年袁婁以來世從晉二十三年齊侯伐晉齊叛矣于是會救晉伐齊楚伐鄭救齊二十四五年晉兩會夷儀以伐齊而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以悅于晉而晉侯有重丘之盟齊成故也于是崔慶作難而齊禍作魯襄公甍齊景公立已五年

成公末年楚戍彭城以隔吳晉之道襄公元年晉悼公討魚石圍彭城此伐楚第一義也夏晉伐鄭于是楚鄭伐宋而二年晉有戚之會城虎牢所以逼鄭也三年春公子嬰齊伐吳晉欲修吳好于是爲雞澤之盟不第鄭服故也是盟也以三十四年背華之陳而一旦使僑如聽會吳亦嚮慕而來會于善道五年戚之會盟吳人也十年之柤十四年之向而吳且謀伐楚矣陳人不量而聽楚圍頓晉自五年至八年三年之中戍陳救陳至再至三七年鄬之會陳伯逃歸二慶之謀不亦發乎八年鄭人侵蔡獻捷邢丘以聽朝聘之數所以媚晉也既事晉矣而九年楚子伐鄭鄭人及楚平于是九年

有戲之盟自是晉侯用知武子三分四軍之法以待來者故楚疲晉逸而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趙武與鄭子展盟會于蕭魚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此晉悼伯業也十四年爲吳謀楚會于向孫林父叛入于戚而悼公會戚以定之凡向會之諸侯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小矣十五年晉悼公卒而齊侯圍成邾人伐魯皆不能討未幾而悼公卒十六年平公立會溴梁有邾莒之執齊逞志于魯

六年之中六伐鄫而四圍邑故十八年晉率諸侯
而同圍齊十九年齊感不伐喪之義亦有悔于厥
心齊殺高厚曰從君于昏鄭殺公子嘉曰討純門
之師皆說于晉矣二十年澶淵之盟齊成故也欒
盈爲亂亦其自取何至商任沙隨兩作會以錮之
二十三年齊侯伐晉二十四五年兩會夷儀以謀
伐齊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以悅晉而晉有重
丘之盟齊成故也衛甯喜弑君衛侯衎歸晉黨孫
林父而會澶淵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晉

伯衰矣二十六年楚與蔡侯陳侯伐鄭于是弭兵
之議成而二十七年有宋之盟當是時蔡莒皆弑
其君晉爲盟主不一問而澶淵之盟徒以宋災故
然則又何責于弭兵哉

襄十四年衛獻公奔齊立公孫剽而會于戚以定
之是爲殤公掾獻公止以戒孫甯食日旰不召不
釋皮冠乃歌巧言之卒章三者取罪亦甚細矣何
至與盟不從殺子蟜等四人致公出奔乎即定姜
恭妾使余恐亦嫡毋之口未足憑也至師曠之言
又釋其臣而君是責非所以訓矣然有太叔儀以
守有母弟鱄以出能無歸乎獻公在齊十九年孫
林父伐齊二十年齊侯伐衛二十五年獻公入于
夷儀二十六年甯喜弑其君剽而使子鮮爲復衛
侯衎歸甯喜攻孫氏孫林父入于戚以叛于是晉
有澶淵之盟討衛疆戚田取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執甯喜囚衛侯于士弱氏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
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二十七年衛殺
甯喜弟鱄出奔晉

元年晉合諸侯圍彭城爲宋討魚石也是年楚公
子壬夫救鄭而侵宋二年夏鄭以楚令伐宋秋宋
同晉侵鄭十年晉會吳于柤遂滅偪陽以封向戌
戌辭乃與宋公楚鄭伐宋而晉爲一駕十一年春
鄭侵宋而晉爲二駕秋楚鄭伐宋而晉爲三駕晉
文晉悼之制楚皆宋以也十二年楚公子貞侵宋
日以報晉之取鄭也十五年宋使向戌聘魯十七
年宋華臣弱皐皮之室而殺其宰華吳遂奔陳二
十年季孫宿如宋報向戌之聘也二十六年宋公

殺其世子痤宋向戌善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皆許之于是二十七年爲宋之盟向戌至欲請免死之邑以自旌子罕沮之乃辭

襄三年晉巳服鄭爲雞澤之會陳使袁僑如如會晉及袁僑如盟楚使公子何忌侵陳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而陳人猶不聽命楚人使頓侵陳陳圍頓五年楚討陳叛故殺公子壬夫于是晉爲戚會以救陳楚子囊圍陳范宣子曰楚

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七年楚公子貞圍陳晉侯會諸侯于鄬以救陳陳侯逃歸自是陳不復與諸侯會卽以晉悼公之三駕服鄭而終不能有陳也十七年宋人伐陳二十年陳公子黃以二慶之愬奔楚二十三年陳殺二慶而其弟黃歸陳二十四年陳從楚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二十五年六月鄭公孫舍之公孫夏兩帥師入陳楚自蕭魚不敢侵鄭今寖晉伯衰又將刀俎鄭矣陳

爲其服屬令其擾我者必陳也子產發憤立國爲爭先處強之計首必摒陳二十五年兩次伐陳殆與齊桓兩次伐陳同此正其經綸作手也俗儒不知以當理格之陋矣二十七年宋之盟克合晉楚之成而城杞之役澶淵之會陳終不與

楚旣委鄭以當中原又虞吳逞于東三年楚公子嬰齊伐吳吳楚之爭自此始十年晉會吳于柤遂滅偪陽以偪陽與宋公蓋偪陽爲吳入中國之要樞滅之以通吳也與宋者使宋守之耳十三年吳

侵楚養繇基戰于庸浦大敗吳師春吳告敗于晉爲吳會于向以謀楚秋楚公子貞伐吳吳敗之獲公子宜穀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吳師大敗遂滅舒鳩是年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射之而卒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是年吳子使札來聘

十年晉師伐秦十一年秦人伐晉

許者鄭之所欲也逼于楚終襄公世一切大盟會

純不與二十七年宋之盟以弭兵許僅一見耳三
年晉荀瑩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也十六
年許請遷于晉晉會諸侯將遷許大夫不可晉歸
諸侯而會宋魯鄭衛伐許二十六年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甚矣許
靈之憤也及考二十六年以前十年中惟叢許從
楚蔡陳伐鄭而已鄭無大侵陵事蓋國小無告禁
受不堪其不載于策者多矣

曹終襄公之世大盟會俱與十七年孫蒯田于曹

隧重丘人詬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于是衛令
石買孫蒯伐之十八年晉同圍齊曹伯卒于師二
十一年曹伯朝魯

元年邾子來朝六年叔孫豹如邾七年小邾子來
朝八年莒人伐我東鄙十年莒人伐我東鄙十二
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救台遂入鄆十四年
莒人侵我東鄙十五年邾人伐我南鄙十六年晉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十七年邾人伐我南鄙十九
年晉人執邾子魯取邾田自漷水二十一年邾庶
其以漆閭丘來奔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齊侯伐
襲莒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二十八年邾子
來朝

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以成屬鄫五年會于
戚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六年
莒人滅鄫

二十九年晉平公合諸侯城杞杞子來盟

六年滕子來朝三十一年滕子來會葬

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弒景

侯

七年郯子來朝

十三年取邿

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九年齊高止出奔北燕

十八年白狄來

襄公列國本末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三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昭公一

庚申〇景王四年

元年〇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吳夷眛三年卒

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曰子野毁而卒穆叔不欲立昭公然則昭公受誰之命乎其書即位有子野之命矣

趙子常曰傳言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則襄盖終身未嘗取正適故薨葬皆不見于經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傳尋宋之盟也

虢之役傳以爲盟而經止書會熊過氏曰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舊書宋之盟辭也宋之盟盖楚先歃今讀舊書楚人得無重得志而晉少懦乎曰左氏之紀事本疑而杜之傳左氏遂以臆决耳晉楚之從列于會者宋之盟蔡實先衛而虢則衛先蔡是班位不同也楚屈建公子圍衛石惡陳孔奐公子招鄭良霄罕虎是人不同也若齊國弱宋向戌皆宋會不與而今以告之神明獨能無異乎故讀者讀其盟辭而班位與宋不同者據經爲斷可矣經之班楚曷嘗重得志乎盖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先後之間了然可見杜氏求其說而不得乃曰衛先至會據襄十年齊世子光進班之例爲言不知宋之會良霄實先陳蔡而至亦未嘗進班何獨乎虢乃進衛也杜氏謂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不歃如是則公子圍雖有先人之心亦兢兢然徒免爭端矣何爲得志乎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經未有以盟爲會者宋虢經皆書會而傳皆以爲盟若經沒其實何以爲傳信乎熊氏之說辨矣不

知傳有盟而經止書會諱之也盟實先楚昭之明神不可不記其實記其實則楚儼然先矣不亦傷乎故夫子諱之而不書盟讀舊書加于牲上亦非特盟也諱之可矣春秋蔡無不先衛若兩國之臣則名位不同不可例論也今衛先者熊氏衛晉之從而蔡楚之黨其說是也且陳固先蔡衛固先陳者也

沈長卿曰既曰尋宋盟自當先楚讀舊書以加于牲上令尹圍何巧也經但云會于虢傳以爲

尋宋盟蓋掩楚之僭也晉本怯懦潰池之會亦長吳慣以讓人爲主叔向當時若議晉楚遞先則虢盟猶可得志而顧云小國尸盟楚爲晉細一屈不可復伸是晉自失策也楚人之言曰晉楚狎主諸侯之盟豈專在晉昧狎與專之意則楚人初願不及此世以叔向爲能言皆耳食也叔向既錯趙武力不能挽故作無聊之詞然夷夏之防雖潰而南北戢兵生靈稍得安枕亦不幸之幸也

胡傳此陳侯之弟招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常稱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

公羊爲殺世子偃師貶則何說焉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今靈寶縣

三月取鄆

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

莒小國不書伐莒取鄆不與莒之有附庸也小

國不宜有附庸也

熊過氏曰據傳乘莒亂而取邑也然不書伐莒取鄆胡子顧曰不悉書爲內諱也使爲內諱則沒其實而不書不愈乎李廉曰不書伐莒嫌討賊夫書其伐莒誠若討賊若上書伐莒下書取鄆則亦祇見其因利而動何嫌之有乎襄十二年春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趙企明曰鄆者東鄆莒附庸也故不係之莒明鄆之爲附庸者春秋書內取七皆國名例未有以邑書取者也

沈長卿曰鄆小國介莒魯間初本附莒文公十二年鄆願屬魯其時莒魯姻睦姑且聽之未知何時復歸于莒成公九年楚嬰齊伐莒而入鄆至此季武子復取之盖鄆密邇費季氏所急然經書取鄆則事屬公家匪權臣私取之矣雖然會號在正月取鄆在三月時不相及也莒人新殺其君密州諸侯未討或魯人乘間而取鄆亦未可知如是則莒人何敢遠訴于會況又未嘗預會耶

鄆公作運在青州府沂水縣東鄆也

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伯之弟鍼罪秦伯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公羊傳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春秋書此以見攘狄之效也于是始用卒兵威一振狄地遂多歸晉矣胡氏謂其毀車戰法崇尚步卒以見聖人識變之意夫三代制度皆有因革況亂世行師變態不測孰謂兵法可以一車而不卒耶

季氏曰左氏以狄爲無終群狄而杜預氏謂大鹵爲太原晉陽縣皆非也盖無終卽山戎不應稱狄且在太原東北二千里許安得至此而鹵者地不生物之謂不可以言原竊意大鹵地當近狄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今其地尚存斥澤沙河之名此其所爲鹵也

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而又有赤狄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遠至于箕爲晉所敗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既廣遂漸圖狄故至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交剛近沙澤之地其亦斥鹵之相連者歟自是狄勢漸衰而荀吳復卽其地敗之于大鹵猶交剛之志也

大鹵公穀作大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凡義當承國者名繫國而不稱公子以殊于大夫胡氏以爲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吳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不可以有國則曷爲以國氏程子曰畀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輿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

其立矣亦以國氏惡宗亂也

衛衎與剽莒去疾展輿皆以二君書變例也彼既立踰年成君不書爵已絕之矣不書莒又爲知其爲誰氏之展輿乎陳佗見討亦繫國則展輿之繫國不必求他義也若殺州吁無知之不國則上文已見矣

展下公殺無與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

季孫宿帥師城鄆後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之者懼不服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

王樵氏曰公子圍弒君杜預謂楚以瘧疾赴故

不書弒商臣弒父其不以實赴也決矣春秋胡從而大書之乎胡康侯以爲圍弒君而自立中國力所不加不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二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閔之甚懼之甚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篡以扶中國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不因亂賊而存亡也何扶之有隱公弒而書薨春秋魯史故也若曰爲中國諱申之會書曰楚子曰卒是君楚矣薨曰薨卒

曰卒弑曰弑事各有實其文則史各紀其實聖人不能易亦不可易也有史從偽赴而聖人正之者矣未有史皆曰弑而聖人書卒者也今以書甍書弑為凡史皆可及唯或甍或不甍或弑或不弑哉自聖心而仲尼之所獨此何異于舞文弄法以為非獄吏守典者之所知乎闕疑闕文聖有明訓強說無益于經而有害吾故曰傳可據而經不同闕之可也

楚虔弑君一案紀傳有徵然經不書弑胡可坐也弑君者必不以弑君赴賊臣當國固然然董狐南史固不乏人陳災梁亡告自他國王室有亂言自叔鞅此何等大事夫子肯輕出入其罪乎說者徒見本國之臣子公言之諸侯之大夫皆知之七國淮夷三軍之衆皆笑之以為其事甚確不知誣謗之事在一言爾一人傳言四裔可走人情喜于播惡善為取似援色即指有淫交財便稱必盜千古流言如出一轍況楚靈桊後淫虐又足徵怨國人取憎隣國因其疑似而

閧然歸之事理固應如此宋太宗太平天子而燭影斧聲一時口實總是湘山老僧一錄太宗便為弑賊藝祖見謗凶終此冤何從白乎故經不書弑則靈王必不弑君無疑也已見子夏傳靈王虔與令尹圍本是兩人而郟敖之卒實以疾非以弑左傳可信子夏傳獨不可信乎李廉灌甫皆有確據矣

麋公穀作卷

楚公子比出奔晉

辛酉○景王五年

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靈二鄭簡二十六曹武十五陳哀二十九杞文十宋平三十秦景三十七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昧四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晉侯使韓起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

王葆氏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為政而是春即聘于魯蓋晉覇漸衰而欲以嘉好續魯也

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
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
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逆從班畏大國
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夏叔弓如晉

左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
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强不討也旣又

將作亂欲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産因其疾也
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
亦權矣稱國以殺是國人欲殺之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
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
焉

胡傳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
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
故有國者必謹于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
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說人以自辱
昭公旣不能禒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
權適變無故而輕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
諸此矣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
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
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壬戌〇景王六年

三年〇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鄭簡二

十七曹武十六陳哀三十杞文十一宋平三十
七秦景三十八楚靈二吳夷昧五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作泉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邾穆叔曰不
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卑一睦焉逆群好也

當時諸侯之降禮非其自貶則王國卑之如季武子欲卑邾是也昭七年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罕以亞大夫爲嬖大夫則當時卿大夫亦有降等之制矣小邾微陋名謚無所考傳唯此年見之後又一來朝而止如知武子宋仲幾之言則小邾蓋服于齊宋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

胡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欵去諸大夫固不君也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君而出之也獨罪燕伯何哉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弑于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于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倍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于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義也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鄭簡二十八曹武十七陳哀三十一杞文十二宋平三十八秦景三十九楚靈三吳夷昧六

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繇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爲不藏氷如五帝以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強臣抹摋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

熊過氏曰當雪而雹故以爲災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

雹公穀作雪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也以楚莊之賢辰陵之盟從之者陳鄭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得志于中國未有盛于此時者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至會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病中國也

黃正憲氏曰按左氏載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又謂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夫盟宋會虢晉既甘心讓楚矣楚何必再求且盟宋之後曹衛諸國悉已如楚今楚子自爲盟主大會諸侯又重之以晉侯之許乃敢托辭不至耶蓋楚之與抗者惟晉所畏者惟吳今晉既已通好則思爲拒吳之計而拒吳之計莫要于絕中國之通吳彼若鄭陳蔡許之素所服者若淮夷居徐曾之間爲東諸侯通吳之路者若徐頓胡沈居淮上流錯居于曾衛宋之區者若宋降于鄭與滕邾之近宋者此皆楚入中國要害之地故合而會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絕

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不必召魯衛曹邾等國而實已掣其肘掎使不敢動矣此楚人之善計左氏之說或未可據以爲實也若其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何足怪哉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申今信陽州

楚人執徐子

胡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夷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以執徐子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于鄢滅竟莫較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于棘里而縊于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

熊過氏曰蔡陳鄭許徐滕頓胡沈邾宋淮夷相率受命于方城之內而晉人聽焉宋之盟爲之也至是斷吳通上國之道而晉亦不得通使南方矣以爲未也于會而執徐子秋率七國伐吳則斷吳之情見矣左氏祗以徐子吳出爲見執之繇未見得其情實也

蔡未嘗先陳也楚執牛耳則自先蔡矣非復徃時之序也

楚尋會諸侯之始

徐今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界古下邳僮縣頓今項城縣界古陳州南胡今潁州界漢汝陰沈今汝寧府汝水南淮夷今淮安申今南陽古宛縣申伯舊封時屬楚指掌圖以爲吳地者非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此卽會中之諸侯應當從一役再見之文今不言諸侯而詳言之者以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郝仲輿曰傳稱慶封辱楚子蓋緣飾之辭其實殺慶封亦一義舉也經以討賊及之

遂滅賴

熊過氏曰賴今汝寧府息縣賴本近楚乘伐吳而滅之以威與國可謂暴矣左氏云賴子面縛銜璧楚子焚櫬啖叔佐曰按經但言滅是死位

也經傳不同誤耳蓋此事是他年楚之伐賴降而舍之非此時也舊書不編年故誤

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鄫

左傳莒亂著丘公去疾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季氏曰取鄫不繫之伐國則鄫本自爲國也其非滅爲莒屬明矣鄫素屬魯曷爲取之始以爲巳邑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書豹卒蓋爲舍中軍也季氏欲分公室久難叔孫豹故未行耳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豎牛誣豹欲毁以媚季氏而行其私豹一卒而正月卽舍中軍矣不然魯大夫卒者多何獨書豹乎雖豎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使亂大從所關不小然經絶不載知非徒係于此也

左傳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

甲子○景王八年

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七蔡靈六鄭簡二十九曹武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昧七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無所入于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杜氏曰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孔氏曰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減已稅以貢于公民全不屬公公室益卑也

公羊穀梁以爲復古復正非也荀曰後此二卿二軍則十年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于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楚子以屈申爲二子吳乃殺之

公如晉

高忠憲曰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及河五雖
此年善徃返而以莒人之訴幾不免辱宜叔孫
謂知儀而不知禮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熊過氏曰牟氏夷名則莒卿也自于法應書三
傳云莒無大夫重地故書陸淳並非之是注牟
婁本隱四年莒人所取紀邑及者有別之辭防
在今安丘古平昌縣茲在今諸城古姑幕縣牟
婁在防茲之間南界莒地與諸城聯比矣穀梁

氏曰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公羊氏曰不以私邑
累公邑然則哀八年齊取讙及闡又何大小公
私足別耶
三邑今莒州地
秋七月公至自晉
公在晉而季氏納牟夷晉以莒愬欲止公罪固
不在公也故范獻子不可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

也
張洽氏曰披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
莒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比書而大夫之
專可見也
蚡公作濆穀作賁
秦伯卒
不名史失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

櫟麻之役
蘇子繇曰越于是始見徐吳越雖與中國會盟
皆以夷故不得稱人今越始見而與徐皆稱人
何也不可言沈子徐人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
吳以鄫故稱人耳
趙子嘗曰便文則曰徐人越人復其恒稱則曰
徐曰於越皆從史文也
越始見經此楚子通越制吳之始
越今紹興府

乙丑○景王九年
六年○晉平二十二齊景十二衛襄八蔡靈七鄭簡三十曹武十九陳哀三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吳夷昧八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秦始書葬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拜莒田也

晉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且償晉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不甚鹵莽哉觀罔請徼加之愼則亦結納大國求免于辱耳乃晉既受莒愬又不止公何不出一言以讓宿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

王樵氏曰按殺太子痤也以寺人伊戾之讒逐華合比也以寺人柳之讒刑人之能敗人國家如此然附伊戾者向戌比柳者華亥得外臣之合而其譖乃售刑人與小人陰類相合間人之父子兄弟以至于墜宗預祀者多矣可不戒哉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傳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王樵氏曰楚子使薳洩伐徐其伐吳而敗者令尹子蕩也子蕩歸罪殺薳洩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于吳乃移兵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敗也
熊過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宿如晉則弓如楚矣
高抑崇曰四年公不會申巳而震楚兵威將朝
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
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丙寅○景王十年

七年○晉平二十三齊景十三衛襄九卒蔡靈八

鄭簡三十一曹武二十陳哀三十四杞平公郁
釐元年宋平四十一秦哀二楚靈六吳夷昧九

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傳春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
人行成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杜云燕與齊平蒙上文也非也此魯暨齊平也
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齊魯之
好遂絶是時魯娶于吳事楚甚謹齊將納燕伯
恐魯之議其後也齊求魯故暨齊平
李氏曰推之經例暨齊平正與及齊平及鄭平
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有叔孫婼如齊涖盟正與
叔還涖盟之事相類且左氏下文明說燕人行
成而上文又以爲齊求之文法自相背今若截
齊求之也四字正解齊魯之平而以癸巳以下
另起方終齊燕之事則兩得之矣盖左氏本無
誤而許惠卿之誤也夏四月傳有齊燕平之月
則謂濡上之盟耳既強增暨字以實之非是卓
子曰不第此也暨者及也凡及以大及小以內

及外燕不可以暨齊也
李氏曰靈公以來齊首敗伯主之約納晉欒盈叛
人也納北燕伯猶庶幾乎天下之大義而卒與
之平是黨亂臣逆子也是故昭定而下春秋多
罪齊書伐衛遂伐晉同圍齊襲莒暨齊平盟于
鹹次于五氏皆特筆也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
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盖不與齊也
又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景公初立使慶封來
聘而不講脩報則魯盖無汲汲于齊可知矣春

秋書曁二又見定十年但諸家皆以曁爲已之不得已而劉氏獨以爲人之不得已齊以莒故與魯搆怨魯挾吳楚之威強齊以平耳據此說似與宋辰強仲佗石彄之曁合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舍公穀作婼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丁卯○景王十一年

八年○晉平二十四齊景十四衛靈公元年蔡靈九鄭簡三十二曹武二十一陳哀三十五卒杞平二宋平四十二秦哀三楚靈七吳夷眛十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孔氏曰招與公子過共殺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行人干徵師留出奔鄭招乃歸罪于過而使陳人殺之及楚師來討又推過爲首得免重責不死而放之于越是以招爲從罪也若其從招之詐如楚之意則宜書過殺偃師今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是仲尼知其實狀以招爲首也

趙子嘗曰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陳氏傳曰兩下相殺雖世子不書據陳佗曹負芻此何以書斥君之辭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傳哀公縊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虒祈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蘇子繇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陳公子留何也留立于招耳爲君非留志也

秋蒐于紅

趙子常曰師田違禮自僖公而後不書者五公矣蒐于紅何以書自僖公救齊而後將帥無公臣凡師皆大夫師之苟軍政不出于公則閱治

田狩之事不足譏也于是舍中軍三家分魯而自爲師乃蒐于紅以大閱焉蓋魯君無民于是始則其事與師田違禮者不侔矣故大蒐于比蒲于昌間終春秋悉書之詳著其世變以譏大夫之不臣也陳氏傳曰蒐于紅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莊桓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

秋而行蒐禮姑淺獵而寡獲示不貪于從禽此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狩之論未盡其情也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王氏曰根牟魯東界商宋地魯西界與宋衛接境其地亦廣矣四蒐皆書大而此獨不稱大者首著公不得與而歸惡于三家也

書蒐始此

紅今泰安州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氏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陳無君者五月矣曷爲稱人以殺與討亂同辭公子過與殺偃師者也以其罪宜討故不曰招殺而稱

人以殺以爲猶國人殺之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詹萊氏曰陳侯之疾也病固欲其奪嫡而立庶故招爲之殺偃師而立留也執招稱陳侯之弟目陳侯也干徵師爲招之使是招黨也殺之也宜而人楚者以其刑之頗也招首也而止于放徵師孔奐脇也而極于殺爲失輕重之倫矣留

既爲君懼討而出不曰陳留而曰公子若曰此溺之子猶目陳侯也陳人之殺過也既曰公子又曰大夫何也是無罪之人爾招所誘罪以謝楚者也故加之官以别之放招何以殺孔奐楚人所歸罪以謝陳者也楚人之討賊也赦其主而誅其黨何也楚人之志不在討招亂陳而後巳得滅之則似德之爾

公子大夫過非弑君首惡又爲招所誘罪故不去其官與族非全無罪之人也本是有官有族率其恒稱非故加也陳奐亦招所誘罪之人無官無族率其恒稱非有貶也

奐公作瑗

葬陳哀公

左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使穿封戌爲陳公

黎氏曰書葬陳哀公非謂我往會而書時陳巳滅矣國爲楚師所據魯豈與其葬而使臣往會

之葢楚入陳自以其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輿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彼目齊者盖上文無齊滅紀之文故下文云爾今巳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云

曰滅曰執曰殺曰葬皆楚子也則曷爲但稱師楚子嘗曰異其文以異其事也楚子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則是夷狄以詐滅中國而巳是故滅陳滅蔡皆不稱楚子稱楚子則疑于楚莊滅蕭入陳皆稱楚子

也子嘗之論美矣實非也子嘗以為據傳楚子
在師者為有侍飲于王之事也然而在國在陳
傳無明文豈必楚子在陳之語乎況上文明載
楚公子棄疾帥師胡以為楚子也非楚子故稱
師
郝仲輿曰哀公故孌臣袁克葬公殺其馬毀其
玉焉義也倉卒舉事魯會未可知經亦書葬不
欲亡陳而沒袁克之誼也春秋可以例求乎
戊辰○景王十二年

九年○晉平二十五齊景十五衛靈二蔡靈十鄭
簡三十三曹武二十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
三秦哀四楚靈八吳夷眛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是時如楚者宋有華亥鄭有游吉衛有趙黶不
書止言魯事而已或以為戎狄猾夏春秋畧之
非也
許遷于夷
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
當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
必敢動許曷為畏之即請于楚楚曷為聽其遷
成畏鄭之名哉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
滅陳遂遷許于此耳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
夷實城父是也
夷今鳳陽府亳州
夏四月陳災
公穀曰陳已滅其言陳災何存陳也杜氏曰天
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
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言繫于所災所害故

以所在為名
王樵氏曰陳災與宋災同亦直書災異耳存陳
之說固非本旨以梁山沙鹿為比而謂其已降
為縣而不書楚者繫災所在為名此亦非也存
陳之說雖非本旨不傷教意漢建安二十五年
通鑑已紀黃初之元朱子以為奪漢太速予魏
太亟非春秋存陳之意以不與楚之滅而存陳
此本可通但公羊家又以存陳為天意左氏亦

有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之說皆諸儒以意衍說不足信也國曰災邑曰火亦非陳實未亡也使穿封戌爲陳公猶之使許叔居東偏也書陳災非存陳也陳宋之災春秋所當書也滅者毀滅之謂一國可言滅一邑亦可言滅一人亦可言滅非殄絕無遺之謂也學者不知滅義妄有紛紜耳

災公穀作火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襄公之末年齊景新立卽使慶封來聘以通嗣君自是禮意久曠七年齊平之後乃令孟僖子如齊以修好焉夾谷之會齊來歸田侯犯之叛齊又致郈州仇如齊其後叔還矣景公蓋景公末年更結魯以叛晉也

冬築郎囿

一熊過氏曰郎隱狩地莊公築臺焉以察戎者三家旣分公室兵民皆制于巳故多闢蒐狩之地張王一以爲娛君耳目而竊其權夫魯之權何待竊哉

巳巳○景王十三年

十年○晉平二十六卒齊景十六衛靈三蔡靈十一鄭簡三十四曹武二十三陳滅杞平四宋平四十四卒秦哀五楚靈九吳夷昧十二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高彊同奔不書非卿欒高嗜酒信內多怨彊于

陳鮑氏而惡之與陳鮑戰敗來奔

黃正憲氏曰晏子端委立虎門數語及待召而入殊爲泄泄籍令不召將無入乎大臣急君之義何如也況前晏子對叔向之言旣謂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今桓子又分邑粟于公族則無尊卑貴賤盡德陳氏矣乃不一爲節制而復歡陳鮑以所分欒高之室致諸公何救于國哉予嘗妄謂晏子是善於避難之人觀其處崔慶皆假手于人而泯其迹可見矣故稱其智孔子

稱管仲一匡九合而晏平仲止稱其善交則二子之優劣不較然乎

齊公作晉

左傳平子伐莒取郠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王樵氏曰舍中軍是借二軍復古之名以掩其中分魯國之實耳其平居也四分其民季氏擇二三子各一至其出軍則季氏專將一軍身爲元帥而孟仲各將一軍之半以爲之副此所以

雖曰舍中軍而三卿帥師蓋舊額固存也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則魯軍制非能復古可見矣叔孫婼居守故叔弓所將者叔孫氏之兵也取郠不書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之

意公作隱

戊子晉侯彪卒

季琪氏曰平公五盟六會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民無怨讟祁午數當時之功若此然溴梁之會委權以與大夫宋盟授權于夷狄何其謬歟溴梁之事非大夫敢竊權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實主載書是委權以與之也荀偃一怒而十二國與戎後五年欒盈之作亂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宋之盟非楚之能持權也晉主夏盟而挈諸侯以畀楚是棄權以假之也虢之會讀舊書後八年楚靈王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晉蓋十九年無預中國之事矣此皆平公身致之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婼公穀作舍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史闕文

成公作戌無冬字

庚午○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衛靈四蔡靈十二弒鄭簡三十五曹武二十四陳災杞平

五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楚靈十吳夷昧十三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名者諸侯之終事也蔡侯般稱名是也其曰楚子虔何以名楚子非伯討也楚靈暴虐敢于執中國之君而殺之春秋惡之故名之也于是知衛侯之燬邢以燬名也若蔡侯之罪則見于其弑矣殺梁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謹之而名之也公羊何以名絕之也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二說皆有其意矣若楚人執戎蠻子殺之戎蠻子不接中國名固無考然以蠻夷攻蠻夷亦畧之而已
姚舜牧氏曰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季明德曰齊歸乃襄之

夫人而昭公定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于經者爲公子時娶也熊過氏曰左氏以襄公夫人爲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一年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爲襄公嫡夫人明矣　齊歸既爲所生母則母以子貴卒之亦可既得卒之書夫人宜也
大蒐于比蒲
熊過氏曰蒐春事也以五月行之非其時矣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籍晉霸之力溴梁祀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既而魯納庶其畀我之奔邾受臧紇之奔釁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會悼公之葬是以合盟祲祥以修好也
祲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左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胡傳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曷爲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會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也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

宋之盟以弭兵召諸侯故諸侯麇至今楚背盟肆暴欲逞無厭于陳蔡晉不能以義責之而反姑息含忍遣使請楚卑屈已甚冀保前好豈不悖哉春秋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書法至此時列國之大夫無不名矣胡氏以備書其名爲無惡者非也

厥慭公作屈銀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隱太子于岡山

熊過氏曰闕蔡稱公子棄疾帥師而滅稱師者一事再見則從畧之恒辭也孫明復曰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父弒國圍拒守危困以至于死未立可知也

陳君舉曰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皆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亦不能臣也

左傳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

有穀作友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三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四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昭公二

辛未○景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晉昭二齊景十八衛靈五蔡滅鄭簡三十六卒曹武二十五陳滅杞平六宋元二秦哀七楚靈十一吳夷昧十四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蘇子繇曰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各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于燕者未得所都也

陽今保定唐縣古中山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高閌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于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蒸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為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豈盡為莒之愬耶盖惡公附楚也穀梁氏季孫氏不使遂于晉也是也

趙子常曰穀梁氏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郠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之甚唯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已于晉故私為晉人使不納公此二子者所以叛且奔也穀梁此說必有所傳可補左氏之闕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熊懷寵也
黃東發曰以宣四年鬬椒之亂也熊子得臣爲
四世孫雖鬬氏同出若敖已遥遥矣或曰吳楚
殺大夫必關于中國之故乃書夫將有其終必
有其始此亦楚虔見殺之繇豈不關于中國之
故哉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
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
熊公作然穀作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
立公子慭不克南蒯以費叛慭從公于晉還及
郊聞亂遂奔齊
慭公作整
楚子伐徐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

于乾谿以爲之援
王樵氏曰楚子已滅陳蔡欲肆其心將有事于
北方而患吳之撓其後故伐徐以威吳也然則
曷不遂伐吳乎蓋懲鵲岸房鐘之所敗且慮其
連兵結怨未易得解爲北方諸侯所窺故兼戎陳
蔡之威加兵于徐欲以先聲脅吳使不敢動爾
何以知其將有事于北方曰使人于周求鼎以
爲分求伯父昆吾舊宅之許田于鄭此非有意
睹乎丑申之會所聞六王二公之事其心欣然

極其願之所止固必如穆王周行天下皆有車
轍馬跡而後已也子革之言固其志矣動之以
後禍其心暫而休焉隋楊廣之江都金完顏亮
之江上與楚子虔之乾谿前後一也
晉伐鮮虞
春秋記事前畧而後詳先言荆而後言楚先國
而後人後名後爵書法固自如此非徒以漸進
之也晉之于中國舊矣何以畧而舉國鮮虞新
也鮮虞爲狄之係舊也而鮮虞爲狄別族又名

鮮虞新也晉國啓彊鮮虞新國兩者皆不來告
晉國聞之記曰晉伐鮮虞而已不能詳也不詳
伐鮮虞自不詳晉也過此便可知其顛末矣昭
十五年定五六年哀六年四伐稱將稱師矣此
等晉可以不記記者著白狄之餘孽擾狄之
始終爲春秋一大事也
季氏曰鮮虞子姓國狄之别族也在今眞定府
新樂縣漢志所謂中山新市縣有鮮虞亭中山
今爲定州其東南爲下曲陽今之晉州也是爲

鼓子國下曲陽之西南爲肥子國在中山新市
南三百餘里後漢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本治
廮陶縣卽今順德府平鄉縣也按地理志云下
曲陽有鼓聚故狄鼓子國則中山鉅鹿之地皆
狄居杜氏以鮮虞肥鼓皆爲白狄别種失之矣
白狄自有一種在今延綏葭鹿之地與中山鉅
鹿相去甚遠安得同爲一種也
昔陽城在今太原府樂平縣東五十里
壬申○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晉昭三齊景十九衛靈六蔡平公廬
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十六陳惠公吳元
年杞平七宋元三秦哀八楚靈十二殺吳夷昧
十五
春叔弓帥師圍費
趙子常曰内邑言圍皆叛也費叛見傳不書家
臣叛其大夫而非叛君也是時三家分魯凡邑
一民皆非魯君之有故家臣得假張公室之義
以亢其大夫故圍鄆圍郈皆不言叛苟非叛其

君則不足志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作溪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胡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
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曰殺公子
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
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
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

走而呼於國中詗衆怒如水火而遁之自殺與
自殺其行止遲速去就生死皆覰從與國人所
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
比兄也黑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爲王肱
爲令尹棄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
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
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
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懷惡者亦無所隱其情
矣

楚君淫虐四族失職陳蔡膺心棄疾爲蔡公子
干子晳二亡公子在外者耳覰從作搆而蔡朝
吳以一言决之是時棄疾已翻然决計以藩爲
軍速于入楚使須務牟史猈先入殺群公子者
棄疾也及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覰從于乾谿者
先歸復所後者劓亦棄疾也公子比一妄庸人
爲人牽奚棄疾輩尊其爲王則爲王而已彼其
深謀役計久握兵柄一國之人咸爲之用夜駭
大驚豈無故而然乎比始而妄立旣而妄驚匆
匆自殺徒作笑端據其情事乾谿之弑棄疾
爲賊首然比已爲王矣王位其可闌干乎曾公
子僂僂以猇姜一指春秋書刺曾不少貶豈以
子比爲妄庸人乃可貸其罪乎故書弑不得不
書比書比而棄疾之罪益不可逃春秋每書弑
賊之法或重或輕或推或附大抵如此或曰棄
疾無主名罪終可卸乎曰子未讀經兩經書楚
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
棄疾殺公子比夫弑君大事豈十三年之亡公

子一旦言歸倉卒可舉乎討賊之辭不曰楚則
曰楚人而今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則兩下
相殺矣夫比實爲君則應書弑君比實首惡應
書討賊兩無所加而以相殺書蓋在比爲弑君
故以弑君書在公子棄疾不得爲討賊亦不得
爲弑君故以兩下相殺書書法著明甚矣杜元
凱曰不爲弑君位未定也此言亦未盡公子比
總不可言王如草頭野寇掠一城一縣輒以黃
袍加身傪然自大而已何足笑哉

姜廷善曰乾谿杜元凱以為在譙國城父縣南按城父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本陳之夷邑甚楚滅陳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於此以時駐師游觀焉漢志汝南郡下所載城父縣故夷有章華臺注云有乾谿在縣南者即其地也

殺公作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齊人懼從之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

孫明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之專盟會者又十年晉昭公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于此夫晉昭初立楚國有亂有志于收諸侯叔向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是也至于同盟之書盟會殊日復舉同盟若曰諸侯同盟于平丘則上有劉子不當書若曰劉子同盟于平丘則劉子為天子老苟可但已何不諱之不忍書其書法文理應是如此蘇子繇曰齊人不

欲盟要之乃可故書同盟胡侍講曰其日同盟劉子與盟也穀梁以為善其因楚有難而反蔡蔡之君公羊注又以為諸侯欲討棄疾是皆不得其傳而臆度之言也

郝仲輿曰晉自魯襄公二十五年夷儀之會失諸侯十九年矣康靈張楚晉同寒及熊虔死晉突發其甲車四千乘耀武邾南脅齊人盟聽邾莒之愬辱魯君臣于會是臧紇所笑齊莊之功如鼠者也世儒強春秋與之何與

平丘在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九十里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傳邾人莒人訴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為不耻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小耻不與焉
廬陵李氏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得與于同盟幸也胡氏謂平丘之會具五不韙

全本此若穀梁以平丘為善則固宜以不與為譏公矣公羊以為晉疑公與楚故不與公盟而春秋諱公若自公不肯與盟然此說亦通至陳氏說又不然蓋如胡氏則以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作一例而與黑壤相對為曲直之辭如陳氏則以沙隨之不見公與平丘之不與自相對為曲直之辭竊嘗考之不見公與公不與文意誠若小不同而陳氏說亦精究事理胡氏則全無貶魯之文恐亦小偏故參較二家論之黑壤之曲全在魯故諱而不書沙隨平丘之曲雖在晉然沙隨以僑如之譖魯實無罪而平丘以邾莒之訴魯亦不能無責焉故于曲之中又分曲直也如此則書法兩通矣
季氏曰去年昭公如晉至河乃復魯以南蒯子仲之憂正卿未往致謝此晉人怒魯之本也邾莒自會虢以來亦未與晉通好至是晉合諸侯而以歲貢責邾莒無以發罪乃乘晉怒魯而曰我之不供魯故之以晉於是乎拒公使不與同

且執季孫意如以歸夫以貨財之故而威之所加先及于魯雖人望弗恤焉何以使諸侯有固志哉黃溪氏曰桓文之霸先屈意交魯今昭公欲復霸故先治魯晉之盟主止于此亦理勢然也
左傳子產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盧者世子有之子是爲蔡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爲陳惠公楚滅陳蔡而縣之于是棄疾以陳蔡諸師入楚因遂得國事定而歸之故二侯得歸事理直是如此聖人雖無與楚之心棄疾亦非復國之善而本等酬恩報德復國歸君自不容没胡康侯云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趙企明直歸晉力皆不必然也

卓子文氏曰盧世子有之子也吳世子偃師之子也皆未嘗爲侯者楚子初立而封之耳曰蔡侯陳侯者何皆非出奔者曰歸于蔡歸于陳何蓋陳蔡雖夷于九縣而二子之侯爵乃其所固有者不與楚人之絶其統也二子雖未嘗爲君而陳蔡之故國乃其所偶失者不與楚人之縣其地也然則二子之侯非楚與之非天子與之非方伯與之夫子之與之也夫子何敢與二侯二侯之國乃其固有當時周天子之封國也夫子本周初而與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冬十月葬蔡靈公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左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癸酉○景王十七年

十有四年○晉昭四齊景二十衛靈七蔡平二鄭定三曹武二十七卒陳惠二杞平八宋元四秦哀九楚平王居元年吳夷眜十六

春意如至自晉

劉氏曰左氏以舍族爲尊晉罪巳非也一事再見卒名耳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胡傳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史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葬者何獨于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鄆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為是怒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怒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齊戰而宣公卒則往葬之不以私故絕吉凶慶吊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敢假魯怨敵施于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聞除館西河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忿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趙子嘗曰殺意恢者蒲餘侯也曷為以國殺書譏不在相殺也莒子卒國人欲出郊公而立莒子之弟庚輿蒲餘殺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則意恢者郊公之所為存亡者也故書其殺以明幾也然則郊公出而庚輿入何以不書春秋公子爭國非有辨于疑似之際則不書也既郊公見出而庚輿以公弟立自無嫌于亂適春秋奚譏焉是故書鄭忽曹羈不書莒郊公書鄭突曹赤不書莒庚輿

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氏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二氏之說如此予謂未然邾莒小國書其一足矣其餘畧之而已

甲戌○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晉昭五齊景二十一衛靈八蔡平三
鄭定三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杞平九宋元五
秦哀十楚平二吳夷眜十七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春將禘于武宮二月癸酉叔弓涖事籥入
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
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王樵氏曰按曾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
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
告也不告廟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
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魯襄仲之喪卒
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
是皆失之今年有事于宗廟叔弓涖事籥入而
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孔氏曰緣先祖之心
見大臣之卒必閔樂不樂緣孝子之心不忍撤
已設之饌故去樂卒事而可也若叔弓歿于家
則不可告公穀之說非也宗廟合禮者皆事不
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以事而專祭一廟或方望曰有事以事而全祭
各廟或群望曰大有事此有事于武宮左氏謂
禘非也若禘直云禘如禘于太廟吉禘于莊公
是矣故前此十三年四月左氏記楚共王埋璧
之祭則曰大有事于群望後此十七年秋左氏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三塗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忠于蔡亦有功于平王安于下位似非貪
寵利者推其心內不忍遠于舊君外不敢自疏
于楚王此兩難也則勿居其位可也張子房韓
讐已報不頼漢寵翛然物外得其道矣然使韓
存良歸韓亦必不免朝吳有功兩國見信兩主
而身兩事焉此費無極所以來位下速飛之謗

而不復詰耳費無極固巧于讒然在君子不可不精于自處也王氏之言是也滅蔡者前靈王復蔡者今平王熊氏責吳國亡不死而又事仇則非矣乃觀從者觀起之子固奇士也亂楚復蔡爲子干謀殺棄疾巳以先佐開卜安受卜尹蔡有吳從二人欲不與得乎其意在比原自不錯特棄疾桀黠子干爲其所內耳

朝公作昭無出字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兵行奇正不可缺一穆子之圍鼓也不受叛人食未盡力未竭不許其降君子以爲美談克國獲君可謂勝矣及反鼓子鮮虞又叛二十二年穆子畧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是何前正後譎歟豈鼓子不悛不可以德綏禮服耶抑兵法貴奇前穆子之下鼓涉于腐爛如宋襄之仁義也

鼓在今眞定府晉州

冬公如晉

左傳平丘之會故也

乙亥○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卒齊景二十二衛靈九蔡平四鄭定四曹平二陳惠四杞平十宋元六秦哀十一楚平三吳子僚元年

春

左傳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

左氏此意蓋緣五月公在楚爲此說耳不知楚爲夷狄公在楚不可以不書晉則繼伯之國主盟諸侯何嫌之有

齊侯伐徐

熊過氏曰齊景公女于吳昭四年申之會楚令淮夷執徐子通吳之道斷矣于是齊侯將兵伐之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莒人郯人會齊侯盟于蒲隧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侯之心非叔孫所知也晉人始欲通吳以制楚今晉衰而楚亂方新景公不能自修遽欲

代與耳以與師伐遠爲齊無道亦未察其微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熊過氏曰左氏蠻子名嘉今不書名史失之耳楚子誘殺戎蠻子與楚虔蔡般無異而或名或不名杜氏曰蔡大夫怨深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人所告盖楚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名也若是乎其書也聖人不如是之隨實遂曰楚子不名以立其子夫殺則殺也立則立也是二人之身也若是乎其書也聖人不如是之恕胡子曰虔戕中國而棄疾討蠻氏謹華夷之辨也夫

亂而無貲罪也誘而殺之是因于蹊而牛奪也以是爲討也聖人不如是之武公羊子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不疾乃深疾之庶乎知春秋之旨矣
戎蠻子不名非特不與同盟會且畧之也蔡般名不獨以其弑逆諸侯之卒必名例也楚子書名不獨惡其誘殺同列諸侯爲大惡以蔡般敵楚子不得不名以戎蠻無名敵楚子不必名也

戎蠻公作戎曼今在汝州西南有蠻中聚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李琪氏曰晉昭僅能一會大夫一盟諸侯方楚虔辱于乾谿諸夏庶幾復伯爲晉君臣者攺物厲志憤悱警懼以率舊烈猶恐不逮今也四夷未覩德而虒祁崇侈以啓貳列國未聞信而邾南盛兵以示汰平丘雖曰同盟齊敢拒令鄭敢爭命徇病芻蕘之擾魯困蠻夷之訴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況能觸敵國哉宜乎晉之卑也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丙子○景王二十年
十有七年○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衛靈十蔡平五鄭定五曹平三陳惠五杞平十一宋元七秦哀十二楚平四吳僚二
春小邾子來朝

郝仲興曰魯既卑矣小國猶有朝者晉亦卑矣諸侯猶有往者此不畏其君而畏強臣耳以力服人諸侯不可況大夫乎春秋之季聖人難言之矣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先王居允姓之姦于瓜州自晉惠公誘以來偪諸姬入郊甸世爲周患后稷封殖天下而戎制

之晉之咎也今驅而逐之亦晉之功也即如汪氏追其昔日伊川之故今能滅之亦不可非王氏謂非王室除患乃因其二楚而陰襲之夫楚嘗伐陸渾觀兵周疆貳楚即爲王室患矣又曰使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震警王室大矣夫兵事貴密如必先告王室曰以某日伐戎則先聲已露阻拒必多豈成行兵之道哉熊過氏曰兵將等故登其名氏謂褒非也貶非也是非存乎事焉耳

陸渾後屬晉曰九州之戎

公作貢渾戎穀無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范守巳氏曰大辰大火卯之宮也孛星似彗而短光芒四出暗昧不明者也大辰宋鄭之分野其內心宿又爲天子之明堂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也申須梓愼以爲火祥胡氏以爲王猛子朝之亂皆是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氏曰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

楚將令尹陽匄不可言卑吳爲公子光亦不可畧大槩吳楚君臣之稱春秋不甚措意焉然吳于時少進矣五年吳敗楚于鵲岸不書六年敗楚于房鍾不書止書伐吳而已今書戰者吳楚敵也自是楚大夫不見于經者十有八年而吳入郢矣

長岸杜元凱以爲楚地盖吳兵至楚境而楚禦之水戰也

丁丑○景王二十一年

十有八年○晉頃二齊景二十四衛靈十一蔡平六鄭定六曹平四卒陳惠六杞平十二宋元八秦哀十二楚平五吳僚三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春秋災異多矣止書周齊晉二伯宋陳三恪大國耳宣榭火書周也齊火災書齊也梁山沙麓書晉也石隕鷁飛書宋也陳災書陳也今書宋

衛陳鄭災及衛鄭者何宋陳摯之耳且四國控在中原數千里天下心腹之地盡災即非宋陳摯之自當書也此春秋書災異之法也

六月邾人入鄅

左傳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一名啓陽今沂州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左傳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君其圖之楚子説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傳許之白羽自葉遷也九年遷夷何説已考十三年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許于成公十五年遷葉昭公九年遷夷楚滅蔡在十一年

則靈王之遷許自夷遷荆也十三年平王之復則自夷還葉也今之白羽又自葉遷乃與傳王子勝之言合王子勝爲是言似爲國計其實不然明年費無極言于楚子曰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蓋欲陷太子建處于葉以便其讒間耳則王子勝之遷許其亦與無極比者歟

白羽即析今鄧州內鄉縣

戊寅○景王二十二年

十有九年○晉頃三齊景二十五衛靈十二蔡平七鄭定七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杞平十三宋元九秦哀十四楚平六吳僚四

春

宋公伐邾

左傳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

胡傳按左氏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郳人籍稻邾人襲郳盡俘之郳子

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郳俘此所謂聲罪執言之兵歸郳之俘其善意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高氏曰天下無霸而宋元于此一正入郳之亂是以春秋錄而進之

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齊郳用鄫子縣鶩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橫不第爲向戌報女怨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止一事頗極紛紜然獄貴初情事有原案惟讞者洗出之耳按經書許世子弒其君買左氏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據二傳明是許止以藥殺父矣卽穀梁許世子不知嘗藥一語蓋謂卽使手自和劑亦須先嘗以知藥性味非謂别嘗所進世子僅一不嘗而已自穀梁有此

一語而永叔泥之刻者推永叔之瀾以爲許止必有實弒之惡微者揆于春之意以爲不嘗之罪等于操戈然而皆非也切意世子必是雜學喜事之人生平自負能醫適遇父疾銳然投藥自詫應手取愈不意一劑而殂如此之速無論史書聖筆卽世子亦不欲自卸其弒君之罪以悖倫壞法觀其與弟虺哭泣啜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自責可知矣趙子嘗曰藥劑所以致人死者非一端也止進藥而藥殺可不謂

之弒哉止所以異于楚商臣蔡般者過與故爾然春秋之法一施之者以臣子于君父不可過也金氏曰雖無弒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栁泌之徒是也故律謂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而天子弁遐侍醫視疾無狀者亦甚謹亂賊之防也蘇子繇曰今律過失殺人以贖論過失殺朞尊屬殺人二等過失殺大父母屬殺人一等而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盖父子之親許以情論至于君臣則情不勝法此春

秋之遺意也張洽氏曰是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鍜而餌之多愈然鍜不勝法而反殺人者亦多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爲遜棄國而出奔乎夫諸儒赦許止進藥之罪是也永叔赦許子藥殺之罪亦是也其誤認穀梁不嘗藥之旨則謬矣永叔理學大儒而每以文理阻礙致起紛紛如議禮不會小記父母之文而君實深譏此事誤認穀梁嘗藥之語而後賢聚訟則亦讀書未精之故爾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曰高發傒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盖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晋衰而爲鄟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己卯○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晋頃四齊景二十六衛靈十三蔡平八卒鄭定八曹悼二陳惠八杞平十四宋元十秦哀十五楚平七吳僚五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此條書法與宋華向自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傳已不可考李廉氏曰賈逵及公羊皆以爲叛然經不書叛故公羊有爲喜時之後諱之說夫

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況春秋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華亥向寧自宋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鄭出奔而不先書叛又安得槩目出奔爲叛乎大傷教矣胡氏劉敞之說以爲待放按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豈會得罪于嗣君故因平公之卒而待放歟惟劉氏意林曰春秋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其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其君者

深察公孫歸父之事懼奔齊公孫會之自鄭奔宋其賢于臧武仲遠矣但宋乃曹之讎國也會可往奔之乎其視華向之亂糾紛無已則公孫會者其見幾遠去以避禍患如叔肸子哀一流人耶無出于此矣

高忠憲曰奔未有言自者此言自何也必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也其曰公孫賢之也言其專乎鄭而不以鄭叛賢於臧武仲遠矣公羊曰會子臧之子

左別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于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

鄭穀作蔓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衛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齊子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皆殺之穀梁傳盜賤也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熊過氏曰胡子以盜爲宗魯而蔽罪是乎曰宗魯之罪不知學耳其謂以周事豹而歸死公孟乃若其情則可哀矣卽兩治之亦當分其重輕

今乃釋閽中執戈者而以受戈斷肱者麗法焉
可乎
傳有公闔亂載寶以出如死鳥北宮喜定難復
國之事皆不書
沈長卿曰此公子朝衛也非宋也然兩子朝皆
通于衛夫人按季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歷數其
人而公子朝與焉夫既名君子則蘧瑗史魚之
流亞矣若通乎國母而因以作亂乃巨奸也札
號知人豈顛倒至此意衛同時有兩子朝如晉

有兩士丐之類
縶公穀作輒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傳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
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
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
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氏對
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

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登
奔吳
寧公作甯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廬公作盧
庚辰○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晉頃五齊景二十七衛靈十四蔡
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曹悼三陳惠九杞平十
五宋元十一秦哀十六楚平八吳僚六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郝仲輿曰時叔孫婼執魯政季孫娕之使有司
殺禮以怒晉使魯人懼而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其
許翰曰禮好不結而求財無度則聘義亡矣蓋
自是聘不復志
書聘止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左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司馬費遂乃與公謀逐華貙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貙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華向入

胡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猶曰非自外也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則自外入者也此自外入獨稱宋南里何也南里者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左氏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是華氏與宋公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

沈長卿曰華費遂處君臣父子間何舛錯也業已知多僚之譖則僚其罪于君而逐之殺之皆可也反隱忍而逐所譖之貙是何等舉動耶貙拒張匄之請不殺多僚尋因匄殺多僚而遂劫司馬以叛召亡人據南里欲何爲乎費遂與貙皆以轉念遂其初念而慈孝兩失殊可異也左氏徂傳聞而未核其實止當據經文爲準宋華亥等三子籍陳之力竊入盧門與君分國而居較諸據邑以叛厥罪更浮庶令觀史者可信耳

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輒公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構蔡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自是不反矣

汪氏曰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東即東國而誤爲朱也然左傳昭二十七年記沈尹戍之言亦曰出蔡侯朱而史記蔡世家亦曰隱太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則朱東國固兩人也豈穀梁經文因後書東國而誤也歟

朱穀作東

公如晉至河乃復

郝仲輿曰左傳謂晉有鮮虞之役辭公非也晉

六卿魯三桓之黨昭公不見悅于魯而欲見禮
于晉乎往則卻豈必鮮虞耳

辛巳○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晉頃六齊景二十八衛靈十五蔡
悼二鄭定十曹悼四陳惠十杞平十六宋元十
二秦哀十七楚平九吳餘七

春齊侯伐莒

莒素服于齊自庚餘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莒强如故令北郭啓伐之莒子不聽苑羊牧之之諫而反敗齊師于壽餘于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行成然猶彼此渝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于奔命矣寧不大惡其君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氏載前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氏北十一月公子城以晉師至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乞師諸侯之戍諜曰華氏知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爲楚功乃固請出之以晉大夫會諸侯之師救宋而紐于邃越識不在宋矣是故救宋不書不足書也

王樵氏曰按入春秋亂臣賊子有之矣未有挾其君殺其群公子質其太子母弟亡而再入國危宗社與君分國而居君臣日戰借夷狄之援如宋華向之甚者也黨亂賊爲之羽翼者亦有之矣未有借之師以抗諸侯之討如楚之甚者也楚莊王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君子猶惡之以爲内弗受而强納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道况遣將帥師以逆隣國不令之臣曰寡君請受而戮之明爲亂臣之地制其君使無討是豈止于亢不衷獎亂人而已乎欒盈奔楚再入于曲沃而晉得誅之華向奔陳再入于南里而楚特庇之楚之右賊而蔑中國也至是極矣

大蒐于昌間

間公作姦

昌間近邾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為毋弟子朝庶孽也猛幼而貴朝長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

王室亂

叔鞅言而書之未知誰是故曰亂嫡庶並爭亂在家室故不曰京師而曰王室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熊過氏曰以者挈乎人之辭未成尊者則施之苟成尊則否敬王居乎狄泉是也故天王出入或有以之而不書者于傳有之莊二十年鄭伯以王處于櫟昭二十三年單昭子以王如劉二十六年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皆有其事而經沒之者也以為尊王諱書也劉單之以王猛不諱而猛稱名杜元凱以為未即位是也所在言居明其當得位也劉原父曰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王生名之死亦名之尊未成也若是則皆史法也何嫌于君前臣名之義哉劉單之失第不能早定其位魯春秋書曰王室亂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入于王城王子猛卒屬辭疑于群王子則正不正何以辨焉故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別于立者所以別嫌疑而定猶豫也

今鞏縣西北有皇亭孫湟水而名湟即皇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合言之曰京師言王城者別皇也王猛之居入不可不詳故曰王城

王樵氏曰王猛在喪不稱子而稱王明正也書名者別子朝也居于皇入于王城而書猛別嫌也王城天子都而子朝之黨在焉故言入入者

難詞也公羊云其言入何簒辭也穀梁云入者
內弗受也皆妄
高忠憲曰凡稱以者不以者也不以者非所得
而以者也劉盆單旗臣也昬爲能以王猛猛無
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
能廢立之也何以稱王宗當立也當立何以名
明嗣君也未立也以別子朝也曰以曰居於皇
而
社宗社之罪著矣
汁南府。 居苑內漢爲河南
甲處周。 宣此以爲都洛誥
小西惟洛食者也自平王東
卯
遷以來天子世世居之乃周之京師也不言京
師而曰王城者京師衆大之稱自王室之亂國
內無王王族逃奔臣民離散子朝勢孤久不得
立僅守一空城耳則不得謂之京師矣故王城
者無王之辭也入者難辭子朝尚亂兵相拒故
耳及猛入而子朝始奔私邑則于書入之義始
合

冬十月王子猛卒
趙氏曰未踰年之君雖嘗有謚猶不列于廟是
故衛侯申雖謚戴公猛雖謚曰悼王均之爲不
成君也
蘇子繇曰猛既稱王猛矣于其卒也稱王子猛
何也春秋書名嚴于卒葬于其卒不得不正其
本名也所謂非葬非葬名有所不必盡也
十有
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五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昭公三

壬午○敬王元年

二十有三年○晉頃七齊景二十九衛靈十六蔡

悼三卒鄭定十一曹悼五陳惠十一杞平十七

宋元　哀十八楚平十吳僚八

孫婼如晉

何取邾師故晉人來討也

十五

人執叔孫婼

邾人　故晉執之

或曰諸侯有罪盟主當以罪討之不當執其使者故書行人譏晉之執使人也予曰非此之說也不當執行人蓋謂兵交使者在其間耳諸國一有罪而即興師動衆不亦勞乎執其行人以警之或令其服罪返正足矣晉之譏在范獻子求貨在受季孫之討不在此執也

婼公穀作舍

晉人圍郊

胡傳按左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二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熊過氏曰郊者何周邑也而有子朝之黨不係之周土無二王以別于諸侯也與圍溫一耳

趙氏曰子頹之亂虢鄭成復辟之功子帶之亂晉文成復辟之功雖其績甚偉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故皆不書子朝之亂晉籍談荀躒以十月帥師納王于王城而王師敗績于郊十一月王子猛卒敬王即位十二月晉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

毀其西南春正月二師圍郊郊鄩潰王使告閒遂還亂未弭而王告閒必二卿不親兵師不肅也明年三月晉侯使景伯涖問周故于介衆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是豈無覬望之罪乎既而徵會于諸侯則曰明年會于黃父謀納王則又曰明年其怠于勤王如此故經書圍郊居狄泉立子朝以著其罪

郝仲輿曰書圍郊志不急也郊不繫周非周也王者無外所以尊之内稱不備所以親之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朱東國蔡二子皆奔于楚必楚受朱訴而拘東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趙子常曰于是郊公歸何以不書庚輿復見出則郊公之歸固其所也故庚輿以接我書來奔而郊公之歸不復詳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蘇子繇曰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之吳公子光先敗六國之師遂奔春秋書諸侯之師未有畧而不序者今畧而不序何也頓胡沈皆君也蔡陳許皆大夫也將言及其君與大夫戰則未陳也將言敗其君與大夫則胡子

沈子滅陳大夫獲不可止言敗也故畧言敗其師而詳其滅獲于後蓋亦記事之宜也且序其敗不以國之大小而以君大夫爲先後則亦微見之矣

熊過氏曰鷄父楚地也未陣而緩以取之曰敗頓吳沈夷也而躋之蔡陳許之上背華即戎春秋一施之而已胡子訓以君大夫序叔孫舍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況夷狄乎是春秋本狄之也滅者身殲而國亡之稱鷄父隷今壽州霍

丘西南其地北與州來界胡沈隷潁州壽潁北
界君殺剄國滅矣胡沈以身滅爲文胡子所謂
自取焉是也不言楚楚未接也當是時楚師殿
後實以六國先嘗之六國旣敗則楚師遂奔而
未嘗與吳接戰矣故不書楚見楚之畏吳以愚
六國吳之強勁而無楚也
姜廷善曰鷄父杜預云安豐縣有鷄備亭在其
南即此安豐今壽州南有安豐鄉乃故安豐縣
也今爲霍丘縣

父穀作甫逞公作楹穀作盈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敬王稱天王者旣殯已踰年也公羊傳天
子未三年不稱王此踰年爾則其稱王何趙子
嘗曰必三年然後稱王謂宅憂而未出命也春
秋侯國之史也諸侯皆踰年稱公而天子未三
年不稱王非所以明尊卑也
洛陽故城在河南府城東洛水北即成周也其
時成周自爲一城而狄泉在其西南云居于狄
泉可見不在成周故城內也至二十二年城成
周然後遷狄泉入城內耳
姜廷善曰是時敬王欲入成周而成周人黨子
朝故未得入欲入王城先儒謂子朝黨多在王
城不知劉單已在王城矣當不復有子朝黨于
此而敬王之立必自有擁之者亦非劉單所奉
以爲主也故亦不得入王城而居狄泉蓋畏劉
單之專制而姑居此以待事定至晉納王入成
周子朝奔楚侯諸侯之成城周也然後擴而大

之併狄泉亦入成周城內于是遂即此爲王都
定居焉而不復還居前此之王城矣左氏謂敬
王爲劉單所立其以王如劉爲避子朝也說俱
未信
郝仲輿曰天王敬王丐也猛卒丐立春秋不王
猛而王丐何也猛立于單劉之手丐自立也猛
不踰年卒敬王立四十有二年爲共主久矣君
臣之義久則定稱天王而絀猛朝不二之義也
居狄泉在外也立子朝據王城也

尹氏立王子朝

篡位不書此其書立何趙氏曰以佚賊也非徒然也昔子頹之亂鄭虢克復而討子頹不及一年今子朝之亂敬王蒙塵四年而甫定尹召猶以子朝奔楚聲勢旣大時日又久則子朝之立不可不志矣蘇子繇曰王猛敬王當立也故不言其立書子朝之立明其不當立也且尹氏立之非周人之欲立則與衛人立晉異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爲叔孫故如晉

左傳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至河下公穀又有公字

癸未○敬王二年

二十有四年○晉頃八齊景三十衛靈十七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曹悼六陳惠十二杞平十八卒宋元十四秦哀十九楚平十一吳僚九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

王樵氏曰按左氏穀梁無叔孫氏左氏曰婼至自晉尊晉也杜預曰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

故不言罪已蓋以意如至自晉傳言尊晉罪已意如以罪見執宜有罪也婼本使人不應見執故尊晉而已內大夫行還皆不書至異于公也今此二人執而見釋更以書至見義也夫生事彊埸侵奪寡小罪在季氏而晉不能討徒能加怒于使人君子蓋賤晉之偷也何尊晉之有若以爲推魯之心魯之于晉畏威而強服亦未嘗知罪而悔則尊晉罪已亦非魯人之心也意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婼公羊作舍而有

叔孫宇胡氏因以爲春秋特書氏以賢之亦非
經意
一劉氏曰婼不恐自同于季氏而誅納公正也不
一恐見欺于季氏而反自殺忠也故因其可褒而
褒之三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
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
一公羊有叔孫宇婼作舍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
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沈長卿曰梓愼與叔孫昭子皆據秋分爲衡量
而揣之一覩于已然而卜陰之極盛謂其將水
一竟于未然而卜陽之極鬱謂其將旱至秋八
月果大雩次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則
昭子之言驗而梓愼之言不驗獨怪愼以術鳴
于世若反出士大夫所見下也此與子產折禆
竈之謫相似若諸儒者信理賢于方術家之憑
數則老生嘗談予未敢以爲然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作欝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王及圉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
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巢楚之附庸書吳入州來者著陵楚之漸書吳
滅巢者著入郢之漸
葬杞平公

甲申〇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〇晉頃九齊景三十一衛靈十八蔡
昭二鄭定十三曹悼七陳惠十三杞悼公成元
年宋元十五秦哀二十楚平十二吳僚十
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春叔孫婼聘于宋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
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
且逆之

趙子嘗曰內大夫外如非聘而不言事者四傳曰公孫茲如牟娶焉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文六年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聲伯如莒逆也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耶子如宋聘且逆之今考陳自季友女叔亥聘之後未嘗繼好使魯人果以脩好而聘陳無不報之理襄公之世聘宋者二一通嗣君一報其聘昭十一年宋元公立來朝以通嗣君而已昭公之世三家分魯聘晉聘楚之外無脩好姻婣之禮何能專聘于宋季孫如陳叔孫如宋或因逆而私覿或因逆而聘則有之蓋季孫所娶者宋公之女則假君命以聘而逆焉亦因逆而聘也左氏謂二子皆因聘而逆非事實矣古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大夫婚禮與士不同其書已亡不知得親迎與否禮重大婚而國卿非一人以君命行宜不爲過禮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請于公而行故書于策見國卿出入之重也然不可直書逆女者嫌爲君逆也季孫人臣而使卿逆彊僭甚矣以其事不可書故但言如也杜氏于茲與嬰齊亦皆言因聘而逆乃非左氏之失魯于齊等之國非報聘結盟通嗣君未嘗專聘牟莒小國何聘之有內臣書如不必皆聘明矣

熊過氏曰春秋內大夫出者其私皆言故傳云爲季氏逆婦非也非國君無代逆者逆無有以其儕友弟兄代者且意如見經至是十五年計其齒長矣又十三年而斯已代父專政斯豈宋

女所出耶以是知傳誤矣

婼公穀作舍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

熊過氏曰黃父即黑壤晉地于是天王謂之東王子朝謂之西王前年三月晉侯使涖問周故期以明年而復爲黃父之會諸侯不至但合諸大夫以謀之不于周而于晉地曰明年將納王

春秋之書是會前不屬狄泉之居後不屬成周之入說者以爲無益于天王是已是故又明年而荀躒趙鞅之師出天王書入而晉師克鞏不書不以討子朝予晉也而胡子以爲免于貶非矣二年王入成周劉單之力也諸大夫皆不與焉故春秋無美辭

詒公穀作倪大心公作世

有鸜鵒來巢

邵氏曰按先天卦圖言天下將治則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周禮鸜鵒不踰濟而至魯則氣南而北之驗也自此晉覇不兢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幾于改物則知鸜鵒之來不但巢居爲異昭公出奔之祥特其一而已

郝仲輿曰傳曰書所無非也世謂鸜鵒不踰濟濟水在魯鸜鵒非絕無一名鴝鵒性不能巢而孚于穴中故以名司空時居鵲巢故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以比國君夫人無成有終妻道

臣道也而來巢是無成知始臣擅君之象非爲書所無耳傳又謂文成世有童謡昭公出奔外乾侯定公繼立皆詳之按文成去昭百有餘年矣豈童謡先若此其明告耶蓋修飾附會之辭

沈長卿曰南齊時孝子劉獻廬墓鸜鵒不來山者三年釋服還家則仍至人以爲孝德所感然則鸜鵒豈不祥之鳥耶

鸜又作鴝公作鸛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大夫怨平子謀去季氏臧孫以難告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

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惡不可蓄也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

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刼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胡侍講曰次于陽州待齊命也

姜廷善曰按意如之無君甚矣豈肯有登臺之請請察罪于沂上請囚于費請以五乘亡乎即有之亦是詐情知公必不能勝而姑為是說以相款爾至於叔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舍方不欲舍中軍何忌方居喪學禮未與國事寧肯縱其司馬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寧肯殺郈昭伯以伐公徒盖當時季氏自文其奸有此一種議論而左氏誤信傳聞故輕載於史傳如此要未足為信據也季氏曰意如忿然逐君無復臣禮此易明之惡也而傳皆歸咎于公若季氏本無罪者大失是非之正矣

王樵氏曰按史記是年孔子適齊荅景公問政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語斯言人但知其為景公而發不知其微意所在殆亦為魯事而發

也

巳亥殺作乙亥陽公作楊

陽州齊魯境上邑

齊侯唁公于野井

胡侍講曰唁者吊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吊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過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其無納公之實也

今濟南府禹城縣有野井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李廉氏曰昭公之禍原于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庶足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柰何不及寗俞遠矣祈奴之說不可信此年春昭子在宋樂祈巳知其將死則昭子實病終耳姜廷善曰意如在當時權勢巳盛舍欲助公以伐之力所不能李氏濂欲其正鬷戾之罪而誅之恐亦力所不能也惟欲謀安衆而後納公此最策之善者惜乎天奪之速而不克遂其志爾

郝仲輿曰叔孫婼之死後矣方昭公之誅季孫也婼無故而如闞其眞不知耶其知之而先去以避耶其巳授指于鬷戾而預爲備耶不然季孫巳歸命矣鬷戾輙敢帥其徒以伐公耶其語于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也此非婼肝膈之要耶國有難而執政不赴君出而後歸歸無一言詰鬷戾譲季孟而從公于齊故公徒欲殺之而乃甘言于蜼許納公閒道脱歸竟無所短長以奴何耶左氏爲祈奴之誕說世儒遂以婼爲社稷臣豈仲尼之意哉說者曰大夫卒公不與小斂不日今公出亦日爲之解曰公在外非無恩理窮辭遁春秋無此例也

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宋元意如之外舅也而求納公說者以爲正倫恤患而不匿其私親故雖卒于封内而特書其地以別之然春秋不若是之隱也蓋宋公爲公故如晉行至曲棘而卒書其所卒之地以見其勤魯耳非以地旌其憂内

也

今開封府杞縣城中有曲棘里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于魯而又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俾齊侯以此居公可以安其身耳

乙酉〇敬王四年

二十有六年〇晉頃十齊景三十二衛靈十九蔡昭三鄭定十四曹悼八陳惠十四杞悼二宋景公欒元年秦哀二十一楚平十三卒吳僚十一

春王正月癸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魯地也

夏公圍成

齊侯謀納公率臣梁丘據餌季氏之貨獻謀于齊侯而齊侯聽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而以取成先嘗焉則當書公以齊師圍成否則曰公及齊師圍成可也而曰公圍成者惡齊之所爲雖得其師不足以也且我有成而令人圍之而貸之可恥甚矣故書曰公圍成使成大夫僞降以牽留齊師成備而後薄與之戰齊人皆無鬬心所謂若其無成君無辱焉特是以復于齊侯齊侯亦姑有所借口以塞魯君之意而已使人讀之千古尚有遺恨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左傳謀納公也

廬陵李氏曰鄟陵之盟乃齊侯假納公之大義以爲糾合之謀此于鹹于沙之漸也使能充此志則復北杏之業何難哉旣而卒不能納公則叛伯而已矣故陳氏得之春秋無貶詞亦望之也

陳氏曰此參盟也參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齊徐莒郯嘗盟于蒲遂十九年宋邾郳嘗盟于蟲則諸侯有不待伯主而自盟會者矣于是書以晉之不復主盟也晉不復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齊侯怵于邪說爲義不終是時公方信任晏子何無一言及之乎以爲不克納公于魯者以梁丘據也有此鄟陵之舉者晏子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十二月晉師克鞏召伯遂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高忠憲曰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于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不書者罪晉也敬王居狄泉三年矣至是始入焉其不急君父之罪大矣入者難詞成周者東周下都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者是也不遂入王城者子朝之餘黨在也

陳氏傅曰昔者惠王出入皆不書襄王雖書出猶不書入也于是悼王自皇敬王自狄泉則曷爲皆書入幸之也王室亂矣入無足諱焉爾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周萇弘謂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也然左傳記王入于莊宮杜氏注莊宮在王城則敬王亦入王城矣三十二年書城成周盖敬王畏子朝黨入王城而弗居遂定都成周也天子之都必稱之曰京師故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而叔孫豹賀城書曰如京師三十二年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亦曰執之于京師京師衆大之統會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也悼王入王城敬王入成周皆不稱京師而以地名書之著其衰弱不能自振與列國之諸侯無以異耳其不稱京師者見天王之失尊也其稱京師者示天下之當尊也晉師克鞏不書以晉頃之定朝者怠也

漢河南縣者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東都

于雒陽是爲王城漢雒陽縣者周公于東京之旁又置一邑曰成周即下都遷殷頑民于此是爲成周王城曰東都盖以鎬京爲周之西都相對而言也成周爲下都盖以王城爲洛之上都相對而言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王城爲所據故敬王入于成周而居焉後竟定都成周左氏敘王入成周在子朝奔楚之後今依經正之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七月劉子以王出次于渠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次于雀谷入于胥靡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奔楚召伯逆王于尸王入于成周

范守巳氏曰據左氏所云則是晉師納之也其書天王入于成周者見世嫡之正自能得國不假諸侯之翊戴而諸侯勤王分所當為亦不得

以為功也成周王之下都入成周則得王都矣不曰京師者京師二都之總名也子朝奔楚而書以者罪尹氏召伯毛伯也不有立之其又焉奔立之于前而奔之于後子朝之禍皆三氏為之耳故書以以罪之自古禍亂之作皆其群小成之而上之人受其名春秋之誅尹氏輩所以為天下後世亂臣之戒者嚴且切哉召伯逐子朝而迎王可謂反正矣而春秋與尹氏同誅者禍人于危亡而後帑之以為利天下之大惡必歸焉春秋肯為原之耶

沈長卿曰按傳晉師克鞏乃荀躒趙鞅帥師納王而子朝之告諸侯亦曰晉為不道是攝是贊則晉有功於周明矣經顧沒之但書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蓋罪晉之慢也桓文定王室之難在俄頃間而克鞏之師遲至六年必待其告急而後勤王功不掩罪尚可謂盟主乎然書天王入而不書劉單之以則王之能自強與晉之能復辟俱隱然言外矣尹氏子爵也經列諸毛召二

伯之上以辠分首從不以爵序先後也立子朝者尹氏以之奔楚者亦尹氏召毛直黨逆者耳左氏敘此既混而敘召伯微與經戾蓋召伯盈于子朝初冀其成而附之後逆其敗而逐之以迎敬王首鼠反覆如是則與子朝情好不終已大開釁隙又安得仍從尹氏後而與朝奔楚乎經于天王入成周下書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顛末井井傳增出召伯逐子朝逆王于尸與劉單盟之說且召伯既歸周矣經何故書

以朝奔楚乎幼宰之言是也召伯疑作召氏
高忠憲曰子朝之亂皆三子以之書天王入于
成周後書子朝奔楚大夫子之能反正然後罪
人咸服也尹氏卿也卿乃子爵而敘召毛上者
則二伯乃大夫字非伯爵也
丙戌○敬王五年
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靈二十
蔡昭四鄭定十五曹悼九卒陳惠十五杞悼三
宋景二秦哀二十二楚昭王軫元年吳僚十二

弑
汪氏曰光者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
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
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弑不
以光首惡而歸罪于吳國之大臣也史記以僚
爲夷昧之子而公羊以僚爲札之庶兄公羊傳
及史記皆以光爲諸樊子而世本以光爲夷昧
之子竊詳事勢史記爲是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
燭庸帥師圍潛楚莠尹然救潛左司馬沈尹戌
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與吳師遇于窮左尹郤
宛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
可失也鱄設諸弑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鍾
庸奔鍾吾楚師聞亂而還
杜氏曰僚亟戰罷民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動
稱國以弑罪在僚

楚殺其大夫郤宛
劉氏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
之正也不亦甚乎然而郤宛則有以取之有以
取之者辟嫌不審也畢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范獻子取
貨于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趙子常曰宋元公爲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豈公欲以其公子及大夫之子質于諸侯以求納公于是樂祁犂北宮喜固請之則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于季孫辭二子與曹滕之大夫而以難復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以宋衛君大夫拳拳于納公而公卒不獲反國則晉人爲之也

胡傳文十五年諸侯盟扈將爲魯討齊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

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侯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于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畧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郝仲輿曰公五如晉而晉五辭公知季氏託于晉者厚不徃亦宜舍晉則唯齊齊方病魯一旦來歸謂夫以魯與我矣喜而遠勞之許四千社居之將以魯爲奇以公爲囮以巳爲羅從者于家不可而齊意遂懈然猶以師從公圍成取鄆塞前諾耳豈真有納公之志乎齊不納公而恐公之從晉也晉不禮公而又惡公之好于齊也遷延四載至齊人以宰夫饮公以主呼公然後乞哀于晉晉果責魯無一个之辱兩棄之而公遂無歸矣季孫之賂絡繹于外朋黨徧諸侯公出不復固其臣逐之亦齊晉交擠之也世道人心爲鬼爲蜮可勝慨哉魯弱而齊晉先亡天道所以罰不衷也說春秋者置此不論而區區書人書名之例愈比而愈不合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凶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巳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而春秋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復受之而不疑推其無忌憚之心亦何所不至恭

秋詳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熊過氏曰傳言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先儒以爲存公不書非也説者率謂定哀之際多微辭然辭微矣豈有盡沒其實者乎經文不見是本無其事也懿子名何忌孔子之徒豈至以臣伐君乎

丁亥○敬王六年

二十有八年○晉頃十二齊景三十四衛靈二十一蔡昭五鄭定十六卒曹聲公野元年陳惠十六杞悼四宋景三秦哀二十三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趙氏曰公初去國何以不如晉而如齊以向者五如晉而不得入耻于奔晉也至是何以復如晉以三如齊而不見恤也然則何以次于乾侯晉人以公非見畀于齊則不來故使入其國都縣晉之諸臣陰黨季氏故也

乾侯晉邑或曰齊邑觀子家子勸公其造于境勿聽宜屬齊邑今廣平成安縣古魏郡斥丘地在衛地勿聽不至乾侯也乾侯宜屬晉邑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戊子○敬王七年

二十有九年○晉頃十三齊景三十五衛靈二十二蔡昭六鄭獻公蠆元年曹聲二陳惠十七杞悼五宋景四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祗取辱焉公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梁丘以宋元昭子之事阻齊景士鞅以天贊氏助之言阻宋衛其謀同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孔氏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嘗居于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己丑○敬王八年

三十年○晉頃十四卒齊景三十六衛靈二十三蔡昭七鄭獻二曹聲三陳惠十八杞悼六宋景五秦哀二十五楚昭四吳闔廬三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蘇子繇曰二十五年公出至此五年矣公雖在外而猶在魯因其出入而書之可也二十九年鄆潰公無所歸而寓于晉故于每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所以存公也鄆曰居乾侯曰在魯地公所得專晉地非所得專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姚舜牧氏曰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三月而葬

何亟也是時昭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諉季氏季氏不為餙而葬之亟晉頃不納公而冀季氏季氏深為德而葬之亟卽他喪葬亦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所謂神奸也

李琪氏曰讀隱桓之春秋而知王澤之竭也讀昭定之春秋而知伯烈之壞也晉伯復盛于悼公殺衰于平昭而遂廢于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之業豈無積累之功著在諸夏至頃定一壞

而不可復收嗚呼廢興存亡未有無故而然者也千尋之木物能蠹之必其中先腐壞戕賊而後蠹生焉嘗原晉事之顛末而察其所繇失矣或曰晉之廢也其變在夷狄有楚弗攘有吳弗抑二強並立伯權遂衰自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于戎蠻之執晉俛然北面而事楚以京師之禮自吳滅巢滅徐伐陳伐晉不能誰何迄乎黄池之會吳哆然操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令晉春秋繇此絶筆焉則晉之失伯實夷

狄之張也曰中國苟合則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國之先貳也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旋何畏乎吳楚今也晉景有抑晉代興之志衛宋魯鄭之君無非攘晉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邾大夫坐而失我執宋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河詬衛而失衛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旄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以盡收諸侯鄭則與齊盟于鹹會于安甫矣衛則與齊盟于沙次于五氏矣我則與齊會于

牽矣宋則與齊會于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也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輸王室何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獨歸中國蓋自趙鞅取衛貢五百家動晉陽之甲自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蒞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趙藉韓虔魏斯爲諸侯之萌已成矣則晉之失伯乃大夫之擅也

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范鞅請冠而我使蒙執趙鞅受楊楯而宋卿買禍邯鄲爭貢而三卿亂國或取季孫之賄而昭公弗納或求蔡侯之貨而楚師無出或索我十牢而吳人藉爲口實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晉伯之壞又誰咎歟春秋所以嚴義利之辨察天理人欲之分正君臣上下之位而示後世以防微杜漸反本澄源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左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將以害吳也吳
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
水之滅徐徐子遂奔楚沈尹戌救徐弗及遂城
夷使徐子處之
左傳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
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
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

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于是乎始病
黃正憲氏曰按徐在江淮間實爲勾吳通中國
適荊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囚執徐子以
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
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
左氏乃云章羽斷髮攜夫人以逆吳則既降矣
何必奔哉其書名先儒以爲不死社稷非也竊
謂國君死社稷與奔降者皆當書名使後世知
其賢不肖以爲勸戒若謂死社稷不名則反沒
其令聞而萬世之下焉知死節者之爲誰哉
徐子名者其國絕也譚弦溫不名國小畧之或
史失之
禹公穀作羽
庚寅○敬王九年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午元年齊景三十七衛靈
二十四蔡昭八鄭獻三曹聲四陳惠十九杞悼
七宋景六秦哀二十六楚昭五吳闔廬四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
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
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
陳氏傳曰季氏出其君而納郈快又納黑肱卒
大夫會晉宋滕薛晏然如二君矣是故文公
在晉公孫敖會于垂隴襄公在晉季孫宿會于
邢丘皆伯令也昭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則非諸侯之事矣以晉之釋君而疏
臣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將以納公取
貨于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爲此會昭公所以
寄于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爲之
也公會晉侯于夷儀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
其君剽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季孫意如
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屬辭比事而晉
人之罪著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
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
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不敢逃死君其
入也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
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
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
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
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
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
歸

秋葬薛獻公

左傳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戍帥師救
潛吳師還吳師圍弦楚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
用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不書國闕文或曰諱婁受邾叛邑也

熊過氏曰此與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同不書
邾闕文也公穀傳皆云邾黑肱知黑肱邾臣也
故啖趙纂例從左氏所引經文曰邾黑肱矣意
如宿國爲逋逃主故快肱以類至而肱又以濫
至二傳鑿生異論公羊以爲通濫于天下以賢
叔術也濫何足通而叔術何足賢歟地固有通
于天下者沙鹿崩梁山崩是也濫今滕縣東南
古東海昌慮縣地何繫于天下而黑肱書名何
足知其賢耶而穀梁曰不言邾黑肱別乎邾不

言濫地非天子所封也且別封而不受王命者在春秋固有之郳邾之別封也蕭叔宋之別封也郳黎及蕭皆以地書而黑肱安得不書地今假黑肱實別封不受王命然地固王土春秋反正諸侯安得專封不還繫之邾者且既為別封則固已有國世有摯國而奔者哉此皆不近人情矣闕文之云學者無疑焉爾

濫在今滕縣東南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辛卯○敬王十年

三十有二年○晉定二齊景三十八衛靈二十五蔡昭九鄭獻四曹聲五陳惠二十杞悼八宋景七秦哀二十七楚昭六吳闔廬五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取者非以兵力得邑魯以闞與而公取之也向也季子每歲買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自公執賣歸馬者乃不歸馬又荀躒會後意如無君之勢益彊矣于是共具盡絶而故歸是邑免公之餓餓也春秋不言歸言取不得已之辭爾季孫自是放其君矣闞實魯先公之墓在焉意如以闞歸公假居桐之義耳乃公羊傳以為邾婁之邑則又何據焉

闞魯地今東平州古須昌地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趙子曾曰此京師也其曰城成周何以地舉也凡王者所都皆曰京師周自東遷定都王城久矣于是王室亂天王復辟入于成周遂命諸侯城焉故以地舉而不言京師是役也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則盟何以不書魏舒何以不序大夫自為盟也魏舒南面韓

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自爲盟而無王如此此狄泉之盟所以不言也其城成周也魏舒爲役于韓簡子既削狄泉之盟則魏舒固宜不序矣穀梁曰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高忠憲曰敬王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群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既成後遂謂之京師諸侯不勤王事久矣今猶能從王

命以安王室衰世善事也

周至于此播遷甚矣曰王城曰成周不可言京師也不忍言京師也非以地舉而不言京師也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郝仲輿曰意如之逐昭公役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爲不敵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既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僞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于外崗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絕于口君之左右衣綾不絕于餽是以內有逐君之實而外連強大結歡群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五終

昭公列國本末

昭公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詹桓伯辭直晉反潁俘十二年甘劉相殺十七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周大獲十八年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二十二年王子朝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謀欲立之王崩劉單攻殺賓起子是子朝作亂劉子奔揚單子亡劉子乃以王猛居于皇已入王城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師納焉冬十月王子猛卒諡曰悼王二十三年敬王立晉人

圍郊伐子朝也王使告間晉師還王又避居狄泉而尹氏立王子朝于王城天子蒙塵齊魯大國俱不動宋鄭亦罔聞晉師不力至明年二月乃使士景伯涖問周故辭王子朝不納其使憊矣于是二十五年有黃父之會謀王室也魯使叔詣往齊竟不與明年王入成周而尹氏召毛以子朝奔楚晉頃公卒定公立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以城成周

昭公屬王不足有為元年季氏為政伐莒取鄆彊鄆田取郠受莒牟夷三邑皆私家所自利也楚將為討晉幾止公不之顧矣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氏全不屬公而公室益卑連年君臣如晉如楚者各三十年季氏又伐莒取郠十二年公如晉晉人辭公至河乃復楚莒人之愬邪淺梁以季孫不使遂于晉也季氏叛君陪臣自叛季氏南蒯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慭不克公子慭奔齊南蒯以費叛十三年叔弓圍費晉以邾莒之訴平丘之會辭公不盟已執意如執叔孫舍公為如晉不見公之不能

為有無也二十五年公若郈昭伯臧昭伯大夫謀去季氏公伐之季孫登臺而請亡不聽叔孫氏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不聽遂遜于齊自是入齊次陽州而不容入晉次乾侯而不可晉士鞅取貨于季孫齊景公雖聽于梁據而士鞅尤為逆首二十六年齊會于鄟陵謀納公二十七年晉會于扈謀納公然不過借此以為取貨計耳宋元公不顧私

氣脩盛欲貨公子為納公計甚力曹邾滕小國之大夫亦踴躍聽命其如奸黨何哉至三十一年季孫意如荀躒復有適歷之會而平子惡逆益熾矣當晉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也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此善晝也公欲從之而從者脇公不得歸悲夫

三年齊令晏子請繼室于晉與叔向各嘆其國之為季世也二子皆賢者作相知語故如此魯自襄公時齊魯相侵盟好中絕至是齊欲親魯七年與

魯平叔孫舍如齊涖盟九年仲孫貜如齊十年陳鮑欒高四族相爭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欒施來奔先是三年燕伯奔齊十二年納于陽蓋十年而其君始復國景公庸才無志僻處海國耽樂牛山十三年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使告劉獻公齊人乃懼而與平丘之盟則其無心天下可知矣景公女于吳申之會楚執徐子逆吳之好斷矣故十六年齊侯有伐徐之役王室亂吳入強鷄父之師黃父之會齊皆弗閒至魯

昭公陽州之次而景公之惡益彰齊與魯比隣甥舅之國也聽梁丘據之言坐視不救昭公適齊之日夫子亦適齊君臣父子之對所以黙提景公者至矣而景公昏懦庸惡取鄆盟鄟不吞不吐夫子以夷齊相較死無得稱説者徒謂其以崔杼弑兄篡立兄弟天倫相比壟耳不知恐心昭公殘虐季氏夫子所心恨者在此故作此語以補春秋之所不及昭公五如晉而不得入三如齊而不見恤卒死乾侯景公安得辭其罪哉

晉于元年為虢會以尋宋盟仍長楚人使得氣去敗狄太鹵而攘狄之功成春秋謹書之楚靈王即位申為楚專會諸侯之始伐吳滅賴陳招殺世子偃師八年滅陳蔡侯般弑其父十一年誘殺于申于是十一年有厥慭之會謀救蔡也以晉之強宋盟故在乃不自奮而使狐父請蔡于楚不亦恧乎竟弗許而滅其國用其太子何賴于有伯哉楚不肯但已有志于吳十二年之伐徐以威吳也楚靈被弑氣燄稍息而晉于十三年有平丘之會孫明

復曰自宋之會大夫專盟會者十年申之會楚子專盟會者又十年十三年昭公乘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而叔向諸臣德卑材下卒于無成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蒍羮之擾而羊鮒瀆貨魯因蠻夷之訴而意如被執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自是迄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而爲鄟陵之盟參盟復作晉不復主盟矣十六年晉昭公卒頃公立子朝之難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而僅遣大夫魯昭公遜于外晉不哀

同姓伸大義乃聽荀躒之說俄延不救至于客死二十五年會于黃父曰謀王室二十七年謀于扈曰謀納公勤王討罪之義固如是乎蓋是時爲晉頃定之交魏獻子實爲政焉三十年頃公卒定公初立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初政差可觀

六年大子佐爲寺人柳所譖其法一如世子痤遂逐華合比天道亦好還哉十年宋公成卒平公卽位平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于是二十年有華向之亂華向誘殺公子寅等遂刼公取太子欒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爲質華向出奔陳公復聽華多僚之譖謀逐華貙其父司馬華費遂反與公謀逐華貙以平之張匄不勝其怒殺多僚刼司馬以召亡人二十一年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師晉師敗華氏而二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罪人終弗得也魯昭爲季氏所逐宋元公與季平子懿親大義不顧如晉求納公卒于曲棘賢矣哉

元年虢之會尋宋盟也楚仍長晉已而楚虔卒四年靈王會于申楚專會諸侯矣已伐吳滅賴執徐子矣又五六年兩伐吳矣執殺慶封以討逆惡頗爲快之獨陳殺偃師者招也爲昭卸罪殺公子過幷殺孔奐因而滅陳何也十一年誘殺蔡侯般十二年伐徐十三年靈王縊于乾谿棄疾爲王陳蔡復國十三年吳滅州來十七年楚人與吳有長岸之戰費無極爲太子建少師而無寵忌所以傾之爲之聘秦女而美勸王自取之又勸城城父以寘

太子二十年乃譖太子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
奔太子而殺伍奢伍尚又取貨于蔡東國而出朱
二十三年吳伐州來敗于鷄父太子建之母在郹
吳人取之而歸讒賊在內強敵在外國勢以衰于
是二十三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
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明年楚子爲舟師以
畧吳疆吳遂滅巢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二十六年楚平王卒竟立昭王吳子因楚喪闔潛
楚令尹子常等帥師救之遇吳王僚弒乃還費無

極又譖郤宛殺之沈尹戌曰無極楚之讒人也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
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無不
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而
子嘗乃殺費無極三十年吳滅徐三十二年吳伐
越

或謂蔡在春秋中國勢单弱剪焉無以自通于夏
盟然宋虢二會以來蔡爲楚從公孫歸生攘臂于
列國大夫之上而陳鄭莫之敢抗則蔡非不能爭
雄于諸國也靈公貢篡弒之惡懼中國之討事楚
故謹昭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伐吳滅賴又
書曰楚子蔡侯五年伐吳又書曰楚子蔡侯蔡楚
之相得未有若靈公之甚也至十一年而楚子誘
殺靈公于申矣以爲未快也又刑其士七十人復
未足也而用隱太子于岡山滅蔡以封棄疾蔡之
冢禍亦未有若靈公之極也晉昭公大合八國于
厥慭將以救蔡不能振旅反使狐父請蔡于楚畢
哉十一年楚子使棄疾爲蔡公楚靈虐群族怨讟

從以蔡舊臣設謀令公子比及棄疾入楚靈王縊
棄疾復殺子干自立爲平王十三年蔡廬乃得與
陳吳歸國楚靈之弒蔡實啓之觀從亦奇士哉二
十年蔡平公卒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欲立之恐
以國蔡蔡侯朱奔楚不知所終二十三年蔡侯東
國亦卒于楚是爲悼公二十四年蔡昭公立

鄭簡公二十五年而入昭公之元年先是鄭爲游
楚亂故元年六月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公孫黑強與于盟使太史書曰七子子産勿討三

卒因黒傷疾乃數其罪遂縊三年鄭伯如楚子產
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明年春許男如楚遂
止鄭伯復田江南與楚有申之會十二年鄭簡公
卒鄭卽楚久矣晉悼之興以國反正子產相之遂
得兵息國安蔚爲春秋之賢諸侯定公立十年子
產卒二十八年定公卒子產爲政如作丘賦鑄刑
書立公孫洩此其大者而平丘爭承登陴置對韓
起求環弗與禳火弗聽不一而足俱見于傳惟三
年經書殺大夫公孫黒一事耳自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伐陳之後至定公六年鄭國無事者幾五十
年非子產之善于治國不能也乃知春秋所書皆
非有故苟可但已者春秋不書矣
鄭有簡公賢君子皮子產相繼爲政國家無事宜
也乃衛自魯襄公二十六年復國後直至魯定公
七年幾五十年衛國亦無結怨興兵之事春秋經
中止于昭二十年書盜殺衛縶一事耳乃考獻公
卒後昭公八年卽爲靈公元年在位四十五年哀
公二年方卒則衛家治日于靈公之身甚長也靈

公無道而專聽諸臣爲政夫子所稱叔圉三人各
治其事億寧上下應對諸侯鮮有違忒至昏二十二
時淸于下用人之功曷可少哉又考左傳衛盜條
下載衛侯聞齊豹之亂載寶以出亡于死鳥齊侯
使公孫青來聘文與辭俱可觀予甚疑之齊豹之
亂未必及公卽及公何至越在草莽且公子朝襄
夫人宣姜名謚又與前同此段事恐簡策有雜
元年于虢之會莒人以季武子取鄆訴之楚欲執
叔孫不果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

于齊是爲著丘公展輿出奔吳莒魯爭鄆爲日巳
久于是叔弓疆鄆田因莒亂也莒著丘公立而不
撫鄫九月取鄫亦因莒亂也五年莒牟夷以牟婁
及防茲三邑來奔莒人來討叔弓敗莒師于蚡泉
十年季孫帥師伐莒取郠十四年著丘公卒郊公
不戚國人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郊公善意恢蒲
餘侯善庚輿于是蒲餘侯殺意恢而郊公奔齊逆
庚輿于齊二十二年齊北郭啟伐莒苑羊牧之曰
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

伐莒莒子行成莒子是大惡其君二十三年莒
子庚輿來奔齊人納郊公
邾子于襄公二十八年來朝故元年邾悼公卒始
會其葬十一年與魯有祲祥之盟十八年邾人入
鄅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明年宋公伐邾二十六年
邾快來奔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三十三年邾
人城翼還自離姑魯武城人取邾師晉人來討執
魯行人叔孫舍魯盖受邾人之辱升陘之敗狐駘
之髽以至今日受晉國之討拘我使人宜魯之必

亡邾而後已也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二公子殺悼太子偃
師而立公子留四月哀公縊行人干徵師赴于楚
楚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鄭公子招歸罪于公子
過而殺之十月楚師滅陳使穿封戌爲陳公放公
子招于越又殺陳奐以委罪失刑甚矣九年魯叔
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書陳災二十年宋華向出
奔陳二十二年宋華向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
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澤獲陳夏
齧
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十二年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四年楚人執徐子遂滅賴十二年楚子伐徐十六
年齊侯伐徐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十七年邾子來朝小邾子來朝十八年邾人襲鄅
十九年宋公伐邾
十三年吳滅州來
九年許遷于夷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十九年許世
子弑其君
二十四年吳滅巢
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十六年楚子誘戎
蠻子殺之

三十一年薛伯穀卒
三十二年吳伐越
元年三月取鄆叔弓帥師疆鄆田
五年九月取鄫

昭公列國本末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六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定公一

壬辰○敬王十一年

元年○晉定三齊景三十九衛靈二十六蔡昭十鄭獻五曹隱公通元年陳惠二十一杞悼九宋景八秦哀二十八楚昭七吳闔廬六

春王三月

汪氏曰秦以前皆踰年即位漢惠巳後即位于先君即世之年然猶踰年改元自漢帝禪即位改元於昭烈崩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書先君之年分注嗣君之改元以爲君臣父子之教所關甚大皆取法于春秋踰年改元之意此年雖定公未即位而追書元年春者以昭公巳薨則是年實嗣君之年不可不書元年春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旣歿元年始于三月即晉王位而綱目追書建武元年春正月也

唐陳氏曰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元年春王而不書正月

孔氏曰凡新君初立必于歲首元日朝正于廟因即改元正位國史因書于策其或國有事故不得行即位之禮國史亦書元年春王正月見此月公應即位而有故不得隱莊閔僖四公元年無事而空書春王正月其義也此年不書正月者公即位在六月故也傳稱昭公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則正月定公猶從喪在乾侯不是即位缺禮故不須書正月也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公羊傳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周衰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唯號與祭此時而城成周諸侯之大夫勤王事矣而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也

王樵氏曰其歸諸王吏與自治皆不可知但既執于京師則不可復云歸之京師以大義而論則以王事執有罪與他之擅命者不同矣春秋不應舍仲幾而專苛議晉人也然則稱人葢全之也稱君則不在會稱臣則嫌與大夫之專執也

灌甫曰公穀欲發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為一節晉人執宋仲幾為一節後儒宗之致使經義反晦況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此時位尚未定春秋豈豫責其罪耶葢是年正月無事三月適有晉人執宋仲幾之事故書之其義責晉非責魯二節合看自明也

啖氏曰前年冬十月城成周左氏云會于狄泉此年正月又言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按此說重也一用夏正一用周正以此誤也

大夫專執于是始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穀梁傳殯然後卽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卽位是有故公也言卽位是無故公也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公卽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内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

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則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吊魯人不吊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吊魯人不吊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侯乎

黄正憲氏曰按王氏經世謂定公受位于賊曾不念先君之有適在至比于桓宣非也公衍公爲不惟意如之所忌嫉而昭公之出奔客死皆起于誅伐季氏二子實不能無罪焉藉令夷孫位于適則意如固必不相容卽國人之心亦有難使帖服者篡弒之事勢所必至與其冒爲世大逆之罪孰若順一時之人情以安國祚乎故定公雖不無欲貴之心揆之理勢亦合如此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郝仲輿曰旱也九月夏正之七月百穀方實若之何不雩穀梁之說謬也

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非禮也

萬孝恭氏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魯以弟繼兄葢始乎此定公乃昭公之弟季孫舍昭公之嫡嗣而立定公恐人議已于是立煬宮其意若曰魯一生一及乃國之故非吾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癸巳○敬王十二年

二年○晉定四齊景四十衛靈二十七蔡昭十一鄭獻六曹隱二陳惠二十二杞悼十宋景九秦哀二十九楚昭八吳闔廬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崔豹云葢爲二臺于門外作樓觀于上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魏魏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又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何氏曰門爲主觀爲飾

何氏曰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外闕一觀孔氏曰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觀謂之闕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之觀之謂之觀兩觀也象魏也闕也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

季氏曰雉門象魏之門兩觀在雉門外之兩旁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而臯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

有庫雉路三門殺于天子周禮閽人疏曰魯有三門雉門有觀爲中門陳祥道氏曰諸侯有臺門無兩觀魯有兩觀爲周公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正以魯之庫門臨外當天子臯門之位路門在內當天子應門之位未嘗言門制之僭天子也而疏以爲二門制似天子非矣魯門之僭天子特在多立一雉而又旁設兩觀耳

廬陵李氏曰經書新作南門胡氏曰言新有故

也言作創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氏曰譏僭
王制而不能革彼以本有而改作之其高大過
嘗故曰創始此以旣災而復爲之其制度無損
故曰不能革謝氏曰延廐因舊而葺之故曰新
南門雉門兩觀則去舊而爲之故曰新作其說
亦是雉門者五門之中門南門者五門之外別
有一門也

秋楚人伐吳

楚稱君將久矣今稱人畧之也楚不在諸侯乎
昭又非英物故畧之吳兩敗楚獲楚公子有戰
功矣不書畧之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魯之有雉門兩觀相仍久矣災則必作作則必
新春秋亦因事書之耳未必有他意也自左氏
載子家以設兩觀爲僭公穀有修大加度之譏
而後之譚經者遂同聲和之不知此時公室貧
困興作甚難焉能侈爲美大而定公柔弱刼制
强家豈可遽責以撥亂反正之事乎

甲午〇敬王十三年

三年〇晉定五齊景四十一衛靈二十八蔡昭十
二鄭獻七曹隱三陳惠二十三杞悼十一宋景
十秦哀三十楚昭九吳闔廬八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定公即位三年而朝晉晉人亦却之以公爲季
氏所立不能爲有無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左傳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脩邾好也

拔公作枝

乙未〇敬王十四年

四年〇晉定六齊景四十二衛靈二十九蔡昭十

三鄭獻八曹隱四弒陳惡二十四卒杞悼十二卒宋景十一秦哀三十一楚昭十吳闔廬九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于是失諸侯

家氏曰春秋有以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仗義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雖侵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蔡侯以吳師入郢成攘夷之大功春秋貴之昭侯乃隱太子之子明于復仇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栢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學者知栢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胡傳辯曰蔡侯患楚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老在焉乃以求貨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矣呂大圭氏曰召陵之會晉可以復伯而失其機也夫蔡陳鄭許頓胡並服役于楚者也而皆與于會則病楚而歸晉也晉自平丘以來不能會諸侯二十四年矣今上致劉子下合十七國之君于召陵齊桓之師不如是之盛也而曰侵楚是不足與有爲也晉自是不復宗諸侯矣

襄陵許氏曰阜鼬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于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鼬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

謀故正勝于明時而賄流于襄世此晉伯之衰
而吳所以横行于上國也
或曰是役劉子爲之也劉子定内難復辟于周
而楚納子朝故合諸侯以侵楚也明年王人殺
子朝于楚不可謂無功而書侵者侵淺事也不
致深犯紀實耳觀傳文意劉子合謀亦是
晉楚兵交止此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趙子常曰許頓胡沈皆從楚之小國也三國皆
從蔡歸晉而沈獨不會召陵畏楚故也晉人既
不能紲楚以信蔡乃遷怒于小國使蔡人甘心
焉夫以齊桓之伯而不能使楚毋滅江黄宜沈
之不敢會中國也其後楚卒滅項滅胡則小國
之從于侵楚者晉亦不能全之矣從我者不能
全之不從者吾乃滅之是召陵之會諸侯徒以
亡三小國而已諸侯何賴焉

姓公作歸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此召陵之諸侯也陳氏傳曰有晉侯在何以書
公及諸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
會諸侯盟于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
公及諸侯盟則以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
諸侯無會同于是諸侯有特相盟者矣程子曰
公受國于季氏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二氏之言各有其

意使晉爲盟主并心合德則必書曰同盟于皐
鼬不以公及矣會十八國之諸侯其力尚可以
有爲而君臣好貨晉人假羽旄于鄭荀寅求貨
于蔡伐楚之事非其所欲而魯定公以自立故
假會以定其位故皐鼬之盟竟書魯及有以夫
汪氏曰首止葵丘之盟王世子宰周公不與盟
則會盟同地而書諸侯柯陵鷄澤平丘之盟尹
子單子劉子與盟則不書諸侯此言諸侯則劉
文公不盟可知矣薄之盟公不與會盂而與于

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薄宋之盟公不與圍宋而與于盟則書公會諸侯盟于宋㞒之盟公後至則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㞒此年公與于召陵之會又與于皐鼬之盟則非後至也會與盟公皆與焉而劉子不與則但當書曰諸侯盟于皐鼬如祝柯重丘會盟殊地之例而又書公及者所以著定公汲汲於後會求爲此盟也蜀之盟春秋不與楚主盟故書公及此書公及亦以著晉之不復能主盟也

皐鼬之盟蔡將先衛衛使祝佗私問于萇弘弘曰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纍纍數百言萇弘悅乃長衛侯而史記亦載蔡侯私于周萇弘以求長于衛衛侯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然通觀春秋此盟以前止桓公十六年夏伐鄭衛先于蔡固自有說其餘無不長蔡者蔡侯何必請萇弘卽此侵楚之會蔡侯仍長于衛衛侯何必使史鰌不知二書所載何以如此至于魚所舉踐土載書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爲次而春秋所書踐土原是蔡先于衛盍爾時衛爲叔武攝君之母弟耳尤不宜先蔡也豈載書如此而夫子正之耶今不可曉矣

皐鼬公作浩油今襄城縣東南有成皐城卽此非汜水縣之成皐也

杞伯成卒于會

高忠憲曰不云卒于師不成乎伐楚也

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容城在白羽之南白羽在楚北鄙與中國爲鄰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怒其內附故遷之容城以離其交耳先儒謂其違害就利而願遷故春秋以自遷爲文則何其不憚煩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趙子嘗曰王大夫不卒此其卒之何召陵之會

爲諸侯王于是天子爲之來赴故卒之而不稱
爵
林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
于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卷
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周是故特卒
之也司馬遷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
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爲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召陵之役荀寅以求貨不遂怨蔡故以無損于
楚而失中山爲慮今蔡圍不救而鮮虞是伐酬
其言也然二年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觀虎
則是爲拜賜之師亦嘗事耳

圍公作國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以魯特往會之
一也
李廉氏曰天子三公稱公爵爲三公而有土爲
畿内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
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爲畿内
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
然周末畿内諸侯卒皆謚公如成肅公單平公
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
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
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謂劉子本外

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爵其
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之戰發紓華夏吳功亦偉矣楚稱人嘗辭
也奔鄭稱名實之也王樵氏曰楚憑陵諸夏陳
蔡尤被其毒靈嘗滅陳而有之爲縣其于蔡也
誘般而殺之用隱太子于岡山返朝吳出侯朱

東國客死昭公又以囊瓦求美裘弗與拘于南郢數年而後歸之讐耻極矣故蔡侯與發憤請師于晉晉不足與請師于吳吳子爲之興師大敗楚兵于栢舉囊瓦奔鄭于是蔡人累世之讐憾少伸矣春秋書蔡侯以吳子所以伸蔡也吳子親行君重于師故不得不書以吳子也楚陵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天厭之假手于吳國幾亡華夏之氣吐矣哉

公羊吳何以稱子夷狄而憂中國也穀梁吳信

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胡侍講曰囊瓦以貪敗國故特稱人

栢舉公作柏莒

栢舉漢汝南西平縣

庚辰吳入郢

戰稱吳子矣入郢曷爲稱吳一役而再有事從其恒稱也入郢趙子嘗曰此入楚矣其曰入郢何修春秋之特筆也以其僭王猾夏不得與三代建國無辜見入者同文也此說非也書入不得不地若書入楚漫矣國小者止是建國之地其餘一聚一邑不足數故其入稱國若楚地大封廣不得不稱郢以著其實也且郢楚文王所遷都也

郢公穀作楚今荆州文王所遷

丙申○敬王十五年

五年○晉定七齊景四十三衛靈三十蔡昭十四鄭獻九曹靖公露元年陳懷公柳元年杞僖公過元年宋景十二秦哀三十二楚昭十一吳闔

廬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王人殺子朝于楚

郝仲輿曰說者以納子朝罪楚非也子朝王猛敬王皆非樹子也而子朝爲長敬王在位久不得不紬子子朝非謂子朝必可殺也使子朝有不赦之辜如陳佗州吁欒盈其見殺無不書者不書春秋之義可知

三月公作正月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是矣未盡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然此是魯歸也言魯歸則諸侯歸可知矣春秋內辭書法自是如此左傳載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可見

於越入吳

越子嘗曰於越勾吳皆蠻夷之號也春秋不曰勾吳而曰於越何也武王封太伯之後周章於

吳吳其國名也故得稱吳越雖禹之苗裔而始封于會稽則越非其封國故以其自號舉之也林氏曰傳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越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嘗壽過始見于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矣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鄢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于吳越終春秋未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范甯氏曰於越夷言也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拔及冢竹書有東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

陳氏傳曰內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

之賊以爲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于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強矣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左傳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甫文伯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楚子期子蒲滅唐○楚子入于郢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報觀虎之役也
丁酉○敬王十六年
六年○晉定八齊景四十四衛靈三十一蔡昭十
五鄭獻十曹靖二陳懷二杞僖二宋景十三秦
哀三十三楚昭十二吳闔廬十一
春王正月癸亥鄭遊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鄭滅許因楚敗也
哀之冊後見許杜氏云楚復存之熊過氏曰此
則當如蔡侯廬陳侯吳之書歸矣經無可據滅
疑當作入此皆不知滅義而妄為之說也滅有
滅其國者滅其邑者滅其人者以許男斯歸滅
其人耳傳所謂君死曰滅也
速公作遬
二月公侵鄭
左傳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王樵氏曰按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
無君者將八十年至是而侵鄭再侵齊一圍成
皆書公豈公室能張而兵權在公哉三桓既微

陪臣執國命而挾公以行耳召陵之盟口血未
乾而鄭受囊瓦之奔弱晉閒楚之敗而滅許又
黨王室之亂人加兵天子之六邑其罪大矣魯
于是奉辭以伐之夫誰曰不可而陽虎之徒㬎
于舅甥于鄰以逞其私觀季孫獻俘于晉則魯
安有奬王室之實哉
左傳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
于周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王樵氏曰按春秋于魯卿使鄰國變文書介副
者二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大夫擅
廢立而君始失政也此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
晉陪臣執國命而大夫受制也二子專國而聽
于陽虎行云則行止云則止立于房外致請于
范鞅佯為陽虎道地而實以取入求哀于霸國

吁何其衰也春秋之書皆欲以起問者見事情
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晉曷爲執樂祁犂祁犂如晉趙簡子逆而飲之
酒于縣上獻楊楯六十于簡子范獻子怨其主
于趙氏又有納焉乃譖諸晉侯而執之書曰行
人使人也稱人非伯討也諸侯惟宋事晉謹書
此爲内叛之始事也

冬城中城

趙企明曰魯既侵鄭聘晉而不與齊懼有齊警
故城中城備齊也中城在海州齊境穀梁以爲
三家張蓋以中城爲城之中踈矣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自昭二十五年齊侯取之以居昭公三十年
鄆潰遂貳于齊今圍鄆圍齊矣不書伐齊鄆本
内邑也故以圍叛邑爲文陽虎坐議季孫親行
故也

能過氏曰杜曰夫忌者何忌其遺何蓋缺文也

公羊子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
二名二名非禮也或問不知夫謂何忌名乎忌
又一名也乎曰何忌名也忌又一名也嗣是經
無書忌者何也春秋無是也或曰謂二字乎疏
所謂哀七年晉魏多之義乎將孔子作春秋改
古禮爲後王之法是故欲定一名而使天下易
諱乎曰古之名開諱山川日月之比矣一可也
二何譏焉吾觀三氏哀七年俱書魏曼多也不
聞去曼以示譏也惟十三年公羊書魏多焉二

傳無是也且古今之本不同耶雖然吳以不同
論也且何忌書至是凡三見矣城成周者何忌
定三年盟邾子于拔者即又何忌也今年夏同
季孫斯如晉即又何忌也假孔子故示譏乎城
成周其始見也何故至此而後譏以爲孔子之
立法何故恕意如不敢責何忌之深也彼元凱
之謂缺文者是也此義也關于春秋末矣讀公
羊者疑焉附見之

左傳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戊戌○敬王十七年

七年○晉定九齊景四十五衛靈三十二蔡昭十六鄭獻十一曹靖三陳懷三杞僖三宋景十四秦哀三十四楚昭十三吳闔廬十二

春王正月

左傳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傳徵會于衛

齊鄭皆與魯爲仇齊鄭盟鹹將致衛叛晉以危魯也陳君舉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是其再見何諸侯無盟主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叛也

諸侯始復特盟

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杜元凱曰瑣即沙也黃震氏曰齊景乗鄭之怨晉而摟鄭與盟又乗衛欲叛晉僞執其行人以侵衛假求平之迹而竊與衛盟時景公卽位幾五十年歷晉平昭頃未嘗敢爭諸侯見今晉定庸弱六卿擅政而耄年妄作凡再盟而得二國適開禍端耳

王樵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蘧蒢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夫齊固伯國之餘業而衛亦中州之大國也使能修其德政豈不足以自强乃閒晉楚之衰逞爲不義未幾而屈于强吳曰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泣而女于吳茲非不義之明效哉

沙公作沙浮今元城縣有沙城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東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
九月大雩
一時再雩旱甚也
冬十月
左傳晉藉秦送王王入于王城
己亥〇敬王十八年
八年〇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三蔡昭十
七鄭獻十二曹靖四卒陳懷四卒杞僖四宋景
十五秦哀三十五楚昭十四吳闔廬十三

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左傳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
其尸以求成焉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已無復顧忌正月無功
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
春秋屢書所以深恨陽虎陷君于死地也陷于
死地故不待踰月或即在本月皆書至然此時
公位危甚出皆書至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晉
師來救何以不書書會晉師則來救不必書省
文也

今衛輝府胙城縣東北有瓦亭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
之手及捥衛侯怒乃叛晉秋晉士鞅會成桓公
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陳氏傳曰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于襄之
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
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于是侵鄭衛又明

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士公作趙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趙鵬飛曰鄭衛雖受兵而叛晉益堅
故爲曲濮之盟不復事晉也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
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
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
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
馮允南言昭公始得從祀太廟蜀人馮山曰諸
侯五廟從祀昭公則文宣成襄昭適爲五廟僖
公當祧而僖公爲魯賢君當議祧之始此心不
安故禘于僖宮者敬愛耳左氏則云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一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蓋專禱于一公則或武宮或煬宮越次擇宮而
行事焉若先公非一公依先後列昭穆公祭之
故曰從祀無所不祀無所不祈小人媚福之心
也禘于僖公者何也僖公爲魯中興賢君故特
行一祭且三桓得權始于僖公今將更物所以

告之其曰禘者魯人昧禘本義徒以禘爲盛祭
云爾若曰禘審昭穆禘其始祖則此時已祀先
公何必舉此耶熊氏以爲季氏之攝春秋辯疑
謂如制五品陪祭貨欲從祀于廟者益非矣
昭公爲季氏追逐不得正其終神主久未祔廟
定公不得正其始凡事切制于意如卽位八年
禘祫大祭尚未舉行故祔廟之禮至今缺然陽
虎欲殺季氏專國政特舉祔祭以暴季氏之惡
而取媚國人所謂托于正以售其不正者也其

曰先公者指五廟言耳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

二馮較諸說獨爲確當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陽虎前驅林楚御陽越殿桓子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與陽氏戰于棘

下陽氏敗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

陪臣執國命聖人有所不忍焉家臣張公室聖人有所不絕焉故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春秋皆不以叛書然而陽虎盜非其人也至于大事不就徒亂人國其取寶玉大弓蓋以解衆夫子亦止書其盜寶玉大弓而已矣賤之惡之厭之而以盜書

戊戌○敬王十九年

九年○晉定十一齊景四十七衛靈三十四蔡昭十八鄭獻十三卒曹伯陽元年陳閔公越元年杞僖五宋景十六秦哀三十六卒楚昭十五吳闔廬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公作噧

得寶玉大弓

公羊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惡得之得之堤下陽虎以解衆也

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也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滑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御而返數返則追遠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

自盟沙以來衛人叛晉晉不忘討衛而衛與齊合將欲備之于是有五氏之次

王樵氏曰今按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未見所用正趙氏所謂無寇而次是欲自爲寇也左氏言齊侯伐晉夷儀杜預謂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然襄二十三年書齊侯遂伐晉何不諱乎

陳君舉又謂中國無霸春秋重絕晉故不言伐然文元年書衛人伐晉何以不重絕晉乎

五氏晉地今廣平府邯鄲縣

秦伯卒

秦哀公在位三十五年未嘗與盟會不知其名故畧之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于春秋則知秦退保西戎單旅禮聘之事不交于中國矣

冬葬秦哀公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七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定公二

辛丑○敬王二十年

十年○晉定十二齊景四十八衛靈三十五蔡昭十九鄭聲公勝元年曹陽二陳閔二杞僖六宋景十七秦惠公元年楚昭十六吳闔廬十五

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以魯事晉七八年兩伐魯魯亦兩侵之此時

用魯惟平齊從晉爲救時用世第一務及齊平見魯之睦隣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施爲如此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齊欲結魯而伐晉也或謂魯欲叛晉而從齊非也夫子當國叛晉之說非所出也蓋將平齊從晉以靖中國耳

王樵氏曰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

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爲
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之事
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闔敦于
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傳言盟
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境而魯以三百
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荅之
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
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爲齊役乎他書載景公之
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
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于
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爲是則左氏之說爲非
矣

姜廷善曰何休氏載晏嬰謝過之言理或有之
但考晏嬰自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君時已用事
于齊至是又四十八年則嬰不勝其老矣觀孟
子載齊景公爲晏子作君臣相悅之樂則似言
無不聽者當時稱晏子以其君顯必非偶然然
景公自定七年之後結黨稱兵侵伐魯衛頗非
賢臣輔佐者所爲豈嬰時已老不用事而復臣
孔子以勸齊平魯邪然考左氏以及穀梁家語
史記諸書序夾谷事皆盛稱孔子而不及嬰惟
何休乃一言之疏以爲本于晏子春秋則亦未
可信其必然也

郝仲輿曰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讐
齊非魯之利也齊敺魯使歸晉亦非齊之利也
二國親睦則晉不得閒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

會仲尼爲輔行其非叛晉可知說者必欲以諸
侯奉晉則仲尼不當與于斯行矣

熊過氏曰夾谷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界左氏
祝其實夾谷則今淮安贛榆矣其地遠疑非會
所

夾公穀作頰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夷儀也○去年五氏之次

趙子常曰晉人討衛之叛故曰夷涉佗成何于

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甚矣晉之不競也許翰氏曰使晉
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
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八年鄟澤之盟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無禮已
甚晉討叛故而殺佗求成其克已善交亦足錄
也趙許之論全是客氣何足以知春秋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

來歸之
趙子常曰結叛晉也當是時陽虎既去而南蒯
侯犯公山不狃之難未息季孫之用夫子非爲
與魯也彼齊人固知孔子于魯非有三年淹者
故歸女樂沮之則鄆讙龜陰之田不爲孔子而
來歸明矣
章俊卿氏曰左氏載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
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

齊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覩諸侯
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爲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
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劫公之事
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數者之說更
相背戾如此且左氏曰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兵
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
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
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
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

爲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
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
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
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賂于
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自
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
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
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次年齊
人歸鄆陽關不得以此田爲汶陽田明矣左傳

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徒見左氏以鄆讙龜陰爲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抵齊汶上之陽盡屬齊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剌讙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也借如彼說聖人修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有功罰僭亂方三

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竊寶玉大弓之後有叔仲圉郈之變聖人若用乎將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之亂又書其事于經將誰之過歟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爲大夫于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之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于聖人何與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侵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再

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遠是年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讙及闡及魯睦于齊經則書齊人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讙闡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乎非好爲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

必以予說爲然

熊過氏曰于是東諸侯之即晉者魯而已齊將伐晉已得鄭衛而難魯自阜聽以來齊之伐魯西鄙者再魯之圍郕者一侵齊者再齊急于得魯以爲南主是桓公管仲之始謀也夾谷會齊齊蓋奔矣故亦率桓公之故反魯侵地鄆濟西田與范界齊嘗取以居昭讙汶陽田與棘界則陽虎所以挾而奔者龜山之陰是爲龜陰鄆魯西南讙魯西北龜陰魯東北皆魯故也景不自

度欲脩桓之業爲趙來歸本非畏齊其歸田亦曰田反而齊師出境魯以三百乘從矣季明德謂齊欲息爭亦非也趙氏曰學者欲以相會夾谷歸侵田實其言其知聖人微矣子曾所指切盖司馬遷康侯等耶金氏有言三家于孔子非有土地甲兵之用至甲辰閱四年始擯洞事聞國政則前此其權可知學者忿聖人失職而幸其用欲以是歸功不考于事實也近陽氏言齊畏三家盍跡矣

季氏曰鄆濟西田也此田昭二十五年爲齊所取讙汶陽田也此田成八年魯歸于齊龜陰龜山之陽也龜山今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漢爲博縣北一十五里其北爲嬴縣地所謂嬴博之間也汶水自泰安州萊蕪縣西南出焉龜陰之東北爲漢泰山郡牟縣地古根牟國也牟汶出焉牟汶盖即小汶地志在泰安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源出龍池西南流百里餘入汶河今泰安州西南四十里有徂徠山汶水流經其北小汶水流經其南而西與汶水合于泰山之南流經魯北以至于讙是爲汶陽田矣魯在汶南龜又在小汶之南即二水之所從出自泰山以南徂徠山以東嬴博之間似皆非魯本封內地盖小國見侵而齊魯之所互爭者也觀其上猶有根牟國在焉其下鑄亡而後以蛇丘名讙焉亦可見矣詩所謂泰山岩岩魯邦所詹者亦據後人尊以爲望而言耳然則龜陰未歸之前其田嘗爲齊得何以不見于經耶疆埸之民

自相據奪互爭未決不以國事錄也今魯與齊講會夾谷兩相修睦故歸三田亦中分其地以息爭而已盖濟西之田鄆范之界也汶陽之田讙棘之界也龜陰之田嬴博之界也鄆讙博之近魯者則以來歸而范棘嬴之近齊者則爲齊有此歸田之意也大抵齊魯之爭多起于疆埸之事田分而爭息矣又按鄆在魯西讙在魯西北龜陰在魯東北相去頗遠而左氏俱以爲汶陽田非也

夾谷之會及鄆讙歸田記者徒欲歸功夫子不知竟掩聖人本色其所侈稱歷階要盟等語不過曹沫藺相如作用耳儒者于是起而非之將當日情事盡行抹摋以爲此吾夫子所羞而不道也是則然矣夫智者不背時仁者不棄世夫子仁智盛聖身不際堯舜文武之時鳳鳴圖出已不可得及時濟物爲兆致功卽當日之事勢調停補救以慰安民濟世之心期月三年必有許大事業掀揭出來假如當日事勢晉定昏庸

諸臣好貨而失諸侯齊叛晉取朝歌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天下岌岌盡將解散而我魯有陪臣之患三家就衰正患難可共語之時惟齊大國比隣可以協力齊舉事必當合我我舉事必當合齊此天下之大勢齊桓圖伯始謀亦不外此取魯一着定公七八兩年齊魯構兵其交甚惡夫子爾時作用惟竭力善齊是一傚手善齊以聯鄭衛因以平晉諸侯言歸于好上者尊周匡王可還豐鎬之盛次亦脩政明禁救民水火之中此夫子實事也晉爲伯國之衛夫子當事必不能置于度外此後更當有幾許好晉功夫在俗儒闇于大較夾谷之會亦以魯欲叛晉爲言大叛晉之說豈夫子所出口哉定公十年夫子在魯駸駸嚮用開手所着及齊平此爲第一妙用已墮郈墮費子路任事夫子與聞一旦而去百年之聚毒還我魯于清明豈非一大快事其歸鄆讙功雖夫子所耻居然非齊平何以有此其所以平齊之故與致齊之平

非吾夫子一段苦心妙用不能也有大國焉向者逆我顏行而今乃歸彊章謝過以質當時功効只合如此此時安得便有圖出鳳鳴以彰吾夫子之大化哉若夫彼婦出走大業不竟者天也然則卽以歸田頌功夫子亦可也

田上穀有之字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季氏曰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
固而陽虎與之為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
于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革心改行陽虎既不
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勢所必至也春秋内
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
郈則恃強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
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
也何忌方受學于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
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

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與不狃者
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孫二家且不
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

郈費成三邑惟費為家臣所據耳武叔以私怨
殺公若故侯犯以郈叛若成則公斂處父且為
孟氏故守之矣三家勢一而情事不同

郈公作費

郈叔孫氏邑在東平州東古無鹽縣故宿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謂
侯犯曰子不如易于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
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侯犯請行許
之駟赤先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
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
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

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
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
桐門右師

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

季氏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
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
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為有罪而大心
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為亂哉書
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也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地公作池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鹹沙之會鄭衛畢至曲濮之役鄭衛自盟今兩國同會于齊地則服齊之志益堅圖晉之謀愈

亟矣

安甫公作鞍

安甫齊地

叔孫州仇如齊

此役為謝歸田致郈也齊以致郈見德叔孫荅云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君豈以寡君賜義正辭嚴可謂不辱君命矣魯論語載其毀仲尼于朝大聖人固非才能應對者所知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為地請勿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

辰于君為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于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壬寅〇敬王二十一年

十有一年〇晉定十三齊景四十九衛靈三十六蔡昭二十鄭聲二曹陽三陳閔三杞僖七宋景

十八秦哀二十二楚昭十七吳闔廬十六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熊過氏曰辰猶稱弟屬籍未絕也出奔稱暨辰强之入于蕭以叛則稱及辰主之也蕭宋邑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加之以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

以叛胡子以爲叛臣所食私邑非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宋公母弟辰曁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陳方附楚曹方好宋故亂臣往依之大心不言叛者蒙上文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杜氏曰魯自僖公以來世服于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郝仲輿曰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逐昭公識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鬩同盟解體齊張于東衛鄭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而晉遂失諸侯不復可收矣

六年魯侵鄭取匡鄭不與魯通及齊平歸三邑而鄭亦與魯平皆齊意也鄭附齊者也季氏曰平齊之後魯不復與隣國爭似夫子用魯而盡修睦之道也

涖公穀作莅

癸卯○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晉定十四齊景五十衛靈三十七蔡昭二十一鄭聲三曹陽四陳閔四杞僖八宋景十九秦惠三楚昭十八吳闔廬十七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趙子常曰郈叔孫氏之邑也州仇曷爲自墮其邑除家臣之患也家臣爲患之日久矣陽虎作難因季孫居鄆陽關以叛三家幾不免焉侯犯以郈叛叔孫與仲孫帥師圍郈不克再圍之侯犯以郈奔齊齊人乃致郈而侯犯猶在齊也時邑宰數叛魯卿患之孔子方任于朝而仲繇爲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絶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帥師墮郈郈易墮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曹不從齊衛爲齊伐之諸侯惟宋事晉曹以宋叛人之奔方與有隙衛欲因其隙伐曹以求成使之絕晉以從齊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繇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

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何氏曰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

季氏曰公山不狃以費叛者也何以不圍觀不狃初欲召用孔子葢猶有善意焉故從容調護

姑不急攻而先以仲孫何忌助叔孫州仇攻郈圍而又圍及郈墮而後何忌乃助季孫斯以兵臨費則不狃聽命費遂不待圍而墮矣此見不狃猶賢于侯犯也左氏謂仲繇爲季氏宰將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而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夫仲尼所以默運于其間者以有何忌也使叔季二氏而無何忌通焉雖子路亦無可爲而况于申句須樂頎哉以此知左氏之說非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季氏曰黃之盟齊魯睦也盖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聞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齊公作晉

黃齊地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趙子常曰成孟孫氏之邑也公曷爲自圍成孟孫氏不肯墮成也三家者患同而情異成宰公歛處父者孟氏家隷之良也陽虎之宵軍齊師戒都車將爲三子不利賴處父發其姦以免陽虎伐孟氏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而敗之二家之臣方竊邑以爲其主機穽而處父獨以其邑爲孟氏保障此孟孫所以不肯墮成也孟孫不肯墮成而公自圍成用建墮三都之議宗于公

朝將以弱私家張公室而不但除陪臣之患矣除陪臣之患三家之願也故孟孫與季孫同帥師以墮費張公室非三家之願也故孟孫不肯墮成公親圍之而不克胡侍講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圍成之明年孔子猶大司寇攝相事則圍成之時仲尼未得魯國之政也及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遂行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公至自圍成

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囚之而專魯政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桓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于此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子路等欲墮三都强公弱私夫無成是無孟氏季氏豈不知之顧是時季方受制家臣未敢自討其私耳及郈費既墮衰相現前

桓子便忽然懵悟未必不悔從桓子甘之季氏私人亦必有以不利告者故一聞處父之言輒爾中止且此時齊欲爭晉故與魯作好耳成墮則齊人必至于北門處父固謀國忠言亦夫子所慮也蓋三家之在魯猶癰毒之處身攻與不攻皆爲吾害與其去成折而入齊不若存之而猶名爲魯若無法以處三家張公室草草墮成聖人作用豈若是哉書公圍成見公之輕動耳穀梁乃曰大公謗矣

陸粲氏曰三都之墮其孔子以張公室乎嘗是時費人不服公與三子狼狽登臺兵及君側僅能勝之及公斂陽一言而孟氏之意中變則魯公親將圍成而弗克也聖人以禮爲國之功幾矣孔子嘗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三都之墮曾不能逆策其成否而輕發哉或曰成之不服定公狃于郟克之過也郈費墮則曰仲尼之功成不克則曰定公之過勝則歸己敗則歸君非君子所忍言左氏言仲孫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夫

是舉也謂孟氏之徒或與焉則可謂自孔氏謀之則不可不然則三子者之意而仲孫賛之孔子或不與聞也曰夫公山佛肸之召孔子猶欲往就之將以有爲也矧三桓自墮其城非可乘之會耶而聖人不屑也曰聖人應變之權非吾徒所知矣然吾以爲孔子誠與夫二三子者共事則所以消息其間宜自有道亦何至動干戈于邦内而搶攘至此乎所謂與聞國政誅少正卯者亦非事實昔之君子以爲此論語所不載

子思孟子所不言雖春秋内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蓋齊魯閒陋儒者爲之僞行相事之云愚謂亦因左氏會于夾谷孔丘相之言而誤耳相會禮之相非相國也是時政在季氏定公不能爲有無孔子仕日淺謂其君臣能知敬信以咨謀議則有之謂舉相事以授焉使得行之無是理也然則三都終不可墮乎曰何爲不可使聖人而得魯國之政將舉周公之典法率三家以尊魯率魯以尊周雖以復文武之盛可也而

于區區之三城何有

李廉氏曰按史明年孔子繇司寇攝相事至十四年然後行則恐未必然故胡宏氏曰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繇大司寇攝相之事所以必知其無者考據經文明年無更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故也此說似得其實故魯世家亦以攝相與聞國政歸女樂孔子行皆爲十二年事也

甲辰○敬王二十三年

十有三年○晉定十五齊景五十一衛靈三十八
蔡昭二十二鄭聲四曹陽五陳閔五杞僖九宋
景二十秦惠四楚昭十九吳闔廬十八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使師伐晉

垂葭一名郥氏在鉅野其西南爲曹地季氏曰衛蓋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進制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爲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垂葭衛地一名郥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

鉅野今屬兖州府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譙田之東界李廉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疆都已隳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決非孔子爲政時

今兖州府定陶縣界有蛇丘城在寧陽縣北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趙鞅以不速歸衛貢疑午有二心而殺之專利擅殺罪不容誅然傳載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非如二氏伐公不逞也而春秋以叛書之與朝歌無異蓋晉陽爲鞅私邑欲以衛貢五百家實諸晉陽爲私據自封之計今又逃歸

于此安得不以叛書

趙今平陽府趙城縣晉陽今太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荀躒言于晉侯曰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奉公命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氏遂伐公

二子敗奔朝歌

季氏曰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

之子是爲范昭子荀氏本封於荀鄭漁仲曰荀邑在絳州正平縣唐絳州治也士氏本居于范鄭漁仲曰其地在濮州范縣今按濮州乃衛地范之始封不應在此意士氏初本居隨地當近晉而范亦其別名邪蓋荀士二氏之私邑在此矣朝歌在今淇縣西二十二里本衛地後服于晉故自朝歌以北皆謂之衛貢但邑非竊取而自服者春秋恒不書耳則朝歌者公邑也胡康侯以爲二子所食之私邑則非矣朝歌遠晉不

能爲亂特欲自保耳非若晉陽之可以爲國患也

荀寅下公有及字

晉趙鞅歸于晉

趙子常曰鞅叛而言歸韓魏請而復之也韓魏惡荀范而善鞅故復鞅使同敵荀范也胡侍講曰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入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以明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矣其能國乎陳氏傳曰歸不

言自鞅無所自也歸易辭也欒盈魚石皆言入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

趙鞅之歸公羊曰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是謬說也穀梁曰貴其以地反許誨過是勸辭也胡氏曰罪晉侯縱釋有罪無政刑是漫論也三人不束身歸公而各事奔邑擅有其地春秋書叛夫子武仲要君之法也然三人事異而罪亦不同殺邯鄲午不可謂非專殺入晉陽

不可謂非要君然究其實邯鄲午不歸衛貢固非有罪矣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不可不圍也而不肯始禍以辟董安于之備又不可不謂束身聽命也若荀寅士吉射以私怨仇趙氏可耳其伐公何爲伐公是亂臣賊子誅不待教者也春秋以君臣之義不可差池故書趙鞅叛與二子叛其文一施之所以戒天下之爲臣子也若寅射安可與鞅同論哉王樵氏曰趙鞅以地正國夫子正其叛臧武以防請後夫子正其要君得

其旨矣故趙鞅得書歸以鞅有歸道也且入難
歸易入邑歸國入有奉歸無奉三者鞅有是乎
即非春秋赦鞅亦不得不言歸矣
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
吉氏即范氏也荀士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
亡故止韓趙魏三家分晉
薛弑其君比
胡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
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

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
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于道者有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
嘗秩此善議復者
陸粲氏曰稱國以弑者有數義焉或曰君無道
國人之所欲弑也或曰國小政亂而訃告之畧
也或曰地遠而聞之弗詳也以爲舉國之衆皆
可誅其論固不即人心而槩指爲當國大臣之
罪者亦疑其未盡矣

乙巳〇敬王二十四年
十有四年〇晉定十六齊景五十二衛靈三十九
蔡昭二十三鄭聲五曹陽六陳閔六杞僖十宋
景二十一秦惠五楚昭二十吳闔廬十九卒
春衛公叔戍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衛靈公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叔戍衛世臣也謀
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于公曰戍將爲亂公爲逐
戍與其黨趙陽北宮結趙陽奔宋北宮結以公
叔戍之故來奔衛侯嬖南子縱其淫佚而不之

禁于是一言而出三大夫
衛趙陽公穀作晉趙陽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
頓頓嘗會諸侯于召陵也明年楚滅胡亦以召
陵故
孫公作子佗公作艙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趙子甞曰凡夷狄交相敗不書据襄十三年楚人敗吳師十四年楚伐吳吳人敗之不書此爲吳子光以敗卒而書然此時吳進矣不在此例也

黃正憲氏曰按檇李杜元凱云吳郡賈逵云越地然左氏謂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則越反先渡江至吳地吳駐師境內以待越之禦也則檇李當從賈註爲是或云此是勾踐加兵于吳又與傳不相合

檇公作醉今嘉興西南有檇李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傳謀救范中行氏

李氏曰范中行入朝歌以叛衛之所深幸也而朝歌近在衛西不無陰結之情衛方有內難懼晉討朝歌或將生變故合齊魯以會于牽盖察虛實耳而晉實未甞有兵至朝歌則三國亦遂退矣左氏謂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救范中行氏經文未甞書圍書救安可遽謂三國爲是而會哉

牽公作堅又作擊齊魯爲會止此

今濬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范氏故也

廬陵李氏曰謝氏云是時宋有公子辰之難洮之會著齊不能靖宋難也此亦一說葢時宋衛方多事而宋之患爲尤急豈能舍其國而謀救范氏哉謝氏說是

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同盟矣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既瞯晉有內難且本國又有難也

洮曹地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

滕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書天王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王樵氏曰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承柔而治其壞當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巳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所害大矣衛靈公陽位而陰才南子陰尊而不正以易言之固幹母

之蠱之時也公叔戍欲去夫人之黨疾惡之正也而不免爲犯上世子蒯聵之命戲陽速羞惡之心也而不免爲作亂

先儒謂蒯聵無殺母事特南子與戲陽速朋比誣之與驪姬害申生相似不然宋南子家何以反奔宋乎

衛公孟彄出奔鄭

左傳太子奔宋盡逐太子之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蕭不能容故來奔公子地等亦于此時奔鄭宋公以公子地白馬與向魋此細事耳魋欲地馬嬌也公朱其鬣髴也地更奪魋很也泣目盡癰癡也公子辰爲謀悖也謀不得而出奔陳入蕭以叛逆也仲佗石彄借叛黨也樂大心入蕭濟也鄭納地奔魯納辰奔亂也即此事而亂宋者凡十二年亦可笑矣于是晉有趙范中行之事衛有趙陽北宮結之事君臣列國如此安得

不爲春秋之終乎

大蒐于比蒲

比蒲魯近郊之地

邾子來會公

、杜元凱曰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張王一曰蒐而邾子來會公則公親蒐矣孫莘老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矢魚于棠公狩于郎政猶自公出也自蒐于紅政在三桓雖公自行皆曰大蒐而不曰公見公不得爲

役也

城莒父及霄

杜元凱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明年

城深所見義此年不書冬史闕文

按史記此年孔子始以大司寇攝相事汶谷之

會葉氏所辯蓋足據矣

丙午〇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〇晉定十七齊景五十三衛靈四十蔡

昭二十四鄭聲六曹陽七陳閔七杞僖十一宋

景二十二秦惠六楚昭二十一吳子夫差元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止此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不言其所食漫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

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

晉會召陵侵楚頓胡之君皆在楚有吳患不能

報今吳越搆難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不能報

之于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汪氏曰不書卜郊徐彥疏云言郊則知卜吉可

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

今郊于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

必龜從而後郊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

于卜郊不從則書之以譏瀆卜卜而從則但書

郊之過時以譏其謾耳

壬申公薨于高寢

非正寢也得正而斃惟莊宣成三公而已

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路

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宮

後宮之中夫人之所居也謂之中宮左為東宮

以世子居之右為西宮妾媵居之諸侯寢內之制

似當如此

鄭罕達帥師伐宋

杜元凱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哀十二年左氏曰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是也

季氏曰罕達虎之孫也鄭秉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倏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達乘宋亂而伐之

罕公作軒

齊侯衛侯次于蕖蒢

左傳謀救宋也

王樵氏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爲是觀望之役按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伐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

蕖蒢公作蘧蒢宋地

邾子來奔喪

趙子常曰邾始强世有惡于魯而嘗恃晉以爲重至是衰微而晉亦不兢故躬爲非禮以示服從庶免侵伐之禍也何休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諸侯始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左傳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孔氏曰夫人初薨赴于同盟之國其辭當云夫人某氏薨是赴則成夫人也禮適妻祔于適祖姑妾祔于妾祖姑若得祔祖姑則亦成夫人矣此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薨

劉氏曰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安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姒氏要爲妾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爾

黃正憲氏曰按此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蓋僖宣昭即位既久嫡母已薨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公初立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左氏云不赴且不祔夫國君

之母卒則史書之何待于赴祔在小祥之後豈
待葬而始書薨耶

姒殺作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家氏曰周末小國以事王朝之禮事大國今君
薨奔齊晉之喪矣故邾滕二君來奔會葬書之
著其失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姜廷善曰按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敬嬴日中克
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
故當為雨具而不為雨止可也若不為雨具而
雨不克葬也則寧有待焉葬而虞可也日下昃
而葬失虞之時不可也

昃穀作稷

辛巳葬定姒

左氏云不稱小君不成喪也王樵氏曰非也若
姒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姒氏薨而後葬不稱
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曰姒氏卒
非夫人何足以見不成喪乎諸家皆以哀未
年之君故定姒止書卒葬而不書夫人以薨
君以葬此皆因諸侯僭禮而為之辭其實子雖
踰年成君亦不得夫人其妾母也自成風以來
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故春秋亦從而書夫人
薨書葬小君以著其非禮姒氏哀公之母定公
之妾已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卒曰姒氏卒葬
曰葬定姒皆正名也非以未踰年不稱夫人小

君而已踰年則可稱也按如王氏之說則成
敬嬴齊歸稱夫人皆為非禮而禮自哀公時
定耶魯至于此君道日衰定公不得行其禮
之事哀公亦無所用其尊母之心更以
成得禮劉氏云僖宣襄昭四妾母群臣
而尊之定哀母不成為夫人亦足見魯
也

冬城漆

王樵氏曰按漆本邾邑其以來奔者也

益疑其貳于邾也昭公之世政在季氏待邾無道亟受其叛人與邑自定公爲盟邾好復修終其世無犯焉邾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奔其喪禮雖過而情則真也定公旣薨三桓復起兵此年兩大喪之後亟城漆元年伐邾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致吳人來伐齊取讙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三桓之罪哀公之懵也魯欲不削得乎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七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八

武林卓爾康去病甫著

哀公一

丁未○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定十八齊景五十四衛靈四十一蔡昭二十五鄭聲七曹陽八陳閔八杞僖十二宋景二十三秦惠七楚昭二十二吳夫差二

春王正月公卽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栢舉也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王樵氏曰按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疆于江汝之閒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烕不言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烕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于逵路矣而但書曰圍凡以存中國不使夷狄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噫此亦大失春秋

之旨矣入郢者吳也壞祖廟徙陳器撻其父之
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
釋憾于蔡楚旣可笑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
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爲可恕不亦悖乎且誘
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隱太子于岡山以一裘
之故拘昭侯于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
下于入郢乃以復讐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
康侯之言爲高宗不復金讐而發然宋則蔡也
金則楚也欲勸其以復讐于夷狄而反恕夷狄

之遷虐于中國義則疎矣
杜氏曰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
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
侯故得見經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殺有角字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

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師及齊衛伐晉則何以不書師爲內諱伐盟主
也陳氏傳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
書書次垂葭公會齊衛于牽帥狄師襲晉戰于
絳中猶不書諸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
必于是而後書春秋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
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爲之也春秋之季諸
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爲之也
傳文止我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上下

不及魯疑有闕文豈傳亦諱魯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季氏曰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于公室
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此年遂伐邾六年復伐
強家擅兵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
矣何忌亦無能改於其德昔之學于仲尼者何
如哉
戊申○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二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胡傳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

也莫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

孔氏曰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三人伐二人盟穀梁謂各盟其得而胡氏遂以爲季氏歸二家而不取趙企明曰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于邾子邾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強者已親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季氏之強而不可制也或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叔孫之郈在魯西鄙仲孫之成在魯北鄙相去邾田爲遠懼季孫之強而邾田卒歸于彼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皆非也惟季氏不屑與邾盟之說近是郝仲輿曰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圍邾

熊過氏曰漷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陽即今鄒縣地近季氏費邑句繹繹山之曲也

書盟止此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劉氏曰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世子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穀梁傳失之其說是矣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聵出入稱世子正其名也其言納于戚者爲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黃正憲氏曰按蒯聵出奔原非其罪雖有戲陽速之言其所謂願乃殺之者意必欲殺其私人非欲殺夫人也速詐謾之耳故曰速禍余稱世子見未絕于先君也况靈公臨終欲立子郢未嘗言及孫輒輒之立乃出于郢口而撫成于國人者何以承先公而服天下乎藉第令靈公遺命立輒輒猶當迎父歸國讓位于父不得已則以國養可也乃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孔子正名而書曰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特罪輒亦罪一國之人也穀梁氏乃云弗受以尊王父則反嘗拂經啓天下後世父子攘奪之禍者必斯言矣

章貢李氏曰樂正氏記蒯聵謚曰孝公蓋蒯聵本無害母之謀弁怨南子之母家宋人爲之排而納之于晉晉人以大義而納之于戚孔子亦

知其非不孝之人而就公養之仕故其卒也衛人原其心而謚之以孝左氏乃謂蒯聵謚莊公非也莊公者武公之子揚也豈十世之孫上同十世祖之謚乎或曰出公亦非出不可謚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于戚甲戌將戰登鐵上鄭師大敗

季氏曰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鐵如此則是鄭人爲齊致粟於范氏也夫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壬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盖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

不量力而欲與覇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
矣鐵公作栗今開州有鐵丘卽此

鐵衛地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畏楚也是爲下蔡在今鳳陽府壽州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
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
遷于州來

杜元凱曰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吳人因聘
襲之蔡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爲之也

季氏曰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蔡
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
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
吳人襲蔡亦不當以自遷爲文矣公子駟必主
議不遷者

姚舜牧氏曰蔡初不自[illegible]楚既
不自安請遷于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
爲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
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書遷止此

巳酉○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
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
景二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
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其說大悖

趙子曾曰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
不繫之衛何也脩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
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至爲出師助衛
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宋彭
城以居宋之叛臣晉爲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
其國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于宋晉取鄭虎

牢以復鄭而鄭不服諸侯以伯令戍之猶必繫虎牢于鄭此以齊卿王兵乃獨不繫戚于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于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或曰不繫衛者上已書納蒯聵于戚矣此不復詳也

高抑崇曰齊與晉爲仇若聵蒯入則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許翰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

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命于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不足以伯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宮曷爲不毀孫莘老曰桓公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劉侍讀曰三家者出于桓立于僖以是爲悅者也夫子聞之曰其桓僖乎若曰兩宮固當就毀而不毀若有災也者惟桓僖可以當之蓋決其情而疑其詞也其言之而中則偶然爾

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玆宋有亂國幾亡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僖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毀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啟陽鄅國爲邾所取者今魯逼邾而城啓陽不書邾者不與邾之滅鄅也熊氏曰魯人盟瀙水沂西之利二卿帥師脅邾而城焉恐其爭耳非邾邑故不繫邾杜氏曰魯懼晉故此年四城趙企明因言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啓陽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取邾田疑邾伐我故備之以地證事趙疑若得矣然繼是伐之者二城追之者一未聞邾一報也已而遂入邾以

邾子益來矣魯何疑于邾之伐哉企明使得其一耳中失而外使存亡而末務許氏之論魯然乎哉

季氏曰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爲開陽汪克寛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于邾然則啓陽者鄅之別名如虢之爲下陽荆之爲楚然非邑也其地在邾之東鄙今沂州南也然祊之

西北爲費則近于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脇焉季氏以叔孫附巳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啓公作開

宋樂髡帥師伐曹

季氏曰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從齊盟洮而未暇致討今聞齊景公之耄而怠無畏于齊而脩曹之怨樂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疲于奔命身爲虜囚尚誰懟哉

高氏曰曹本屬宋旣而叛之薛士龍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黄正憲氏曰按髡樂喜之裔定十一年春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叛故伐之以脩舊怨薛氏謂討大心之亂則是時大心巳不在曹況髡與心同族宋景雖昏庸亦未必誤遣之也卓子曰樂大心巳不在曹其怨固在也宋安得不伐髡與心同族然瑾亮同生一在吳一在蜀吳蜀不交兵乎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熊過氏曰凡放者君與大夫咸與焉稱國胥甲父是也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則稱人李廉以爲稱人者放其罪焉杜註以獵爲公子駟之黨則是不王于遜非得罪國人者杜必有誤矣明年而公孫翩之亂辰姓霍皆公孫也豈獵放吳

故其黨乘蔡侯如吳而遂甘心于一報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佽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孫巳卒二氏恐邾生心故復圍之明德廷善謂季氏欲并收二家之説故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太甚矣
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庚戌○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弒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殺蔡侯者諸大夫也特以公孫翩下手耳經宜書王名不然亦宜如密州之法不曰莒則曰莒人今何以盜書蔡昭既以國遷又迫于吳國人不欲遷吳公孫翩因衆心之怨從而殺之國亂無道故以盜殺而不以國殺文之鍇不書
詹萊氏曰盜者微乎微不可以姓名通者也何以能弒君蔡昭不道無恩于其公族若翩也者若獵也者俱見殺是以人得而賊之也抑二公子之黨與不稱君盜不得以君君也或謂君弒而辰也奔姓與霍也殺其與聞乎故者與非然也奔者避亂者也殺者被亂者也不得執節則有之矣曷知之書弒君者未有先隱而後名者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諸傳曲解不知此古文語法如曰誰與哭者耳已見韻會承字註云承漢縣名在東海杜預音懲楚言也左傳蔡昭侯將如吳恐其又遷孫翩以衆人之意而射之此雖無關經旨然傳語不通處一朝洗出為之快然

申石經作蹶灌甫曰豐氏曰按蔡文公名申卒于宣十七年者是也昭公文公之曾孫也豈固其曾祖之諱乎當以石經爲正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弒

蔡公孫辰出奔吳

陳氏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

左氏謂文之鍇射殺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

姓公孫盱則弒賊既已討矣辰等不論其盜賊與否聞弒與否而坐視國君被難自不能逃其罪而昭侯方爵事吳故懼吳之討而奔以說之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以小邾事晉而執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傳文公執曹伯畀宋人今云歸于楚者京師楚也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蠻爲楚所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楚起二師以索赤晉安得不與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京師楚之說不然也

蠻公作曼書執止此

城西郛

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辛巳亳社災

熊過氏曰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有屋故得災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又云決陰事于亳社明亳社在左立于廟門之外以爲屏蔽與國社不同故左氏述季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

亳公作蒲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于定哀之際錄蔡昭尤

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于楚陵遲至于標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為之數見于經也使昭公出于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

葬滕頃公

左傳秋七月齊衛救范氏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辛亥○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備晉也

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王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是時齊與晉爭伯而中國諸侯堅于冀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仇衛故庇之鞅度齊兵力強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于是討納蒯聵以為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腋一舉兩得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范純夫曰治愈久政愈弊德彌退者是也

杵公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趙子常曰葬節以月斷令數閏故書閏月也葬是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此閏月明矣不書閏者喪事以年斷則不數閏也

熊過氏曰按長曆是年閏十月也公穀謂不正其閏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爲事以月斷故以公穀爲非

然九月至此僅三月耳荼以非分而立故速葬也

王樵氏曰按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梁之說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併理閏月爲五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壬子○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衛出四蔡成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季氏曰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亢父註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

十里當近泗水其東則漆閭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蓋在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南界上而邾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耶汪克寬氏曰邾瑕如魯漆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別之高閌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邾也然則杜元凱以爲備晉者非矣

瑕公作葭 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

吳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荼之立陳乞不與故乞先構二子與諸大夫成隙遂帥甲入室逐之國高爲國世臣從君于昏

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蓋國高奔而乞之弒械成矣

叔還會吳于柤

或謂吳伐陳魯懼兵之及我故叔還往會之未必然吳方強大一介往來言締于好然覩後伐邾而邾人奔告于吳則魯是時將有伐邾之謀先爲會吳之舉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郝仲輿曰楚昭王經喪敗之後改紀其政孔子去魯司寇將往焉陳蔡人沮之王興師迎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子西不可昭王遂卒嗟夫天欲平治天下則子西之說不行而昭王不蚤死矣儒者強謂春秋擯楚何居

齊陽生入于齊

書齊陽生入于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爲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齊也爭國者多不書公子方爭爲君不必言公子也陸粲氏曰陽生均爲繫之齊徒言陽生入而已矣則未知其爲齊之陽生也故

繫以國若曰此齊侯之子也云爾如景公之廢長立少以啓亂雖書齊未足以見其罪也然則鄭突曹赤何以不繫國乎書歸于鄭而知其鄭人矣書歸于曹而知其曹人矣歸者歸其本國也入則疑于異國焉故詳著之

齊陳乞弒其君荼

穀梁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陽生入使朱毛殺荼耳陳乞不

對而泣宜若無罪者春秋歸獄于乞者何葢國
夏高張受先君之命而立荼者也而乞逐之陽
生荼之惡也而乞立之鬻姒荼之毋也而乞去
之王甲江說王豹荼之黨也而乞殺且拘之荼
其能自存乎乞雖不弑荼而荼之死繇于乞矣
不對而泣其誰信之
荼公作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氏曰前三年何忌巳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

田之利仲孫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
魯多闕故何忌以爲名而伐之此亦不然意邾
未定故復伐之至于伐者或三人或一人則因
其時勢緩急難易耳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〇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〇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
成三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
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吳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鄭叛晉故也
宋景公寵任向魋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
而脅過于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
罕達老丘之役疲民以逞欲何爲哉豈謂晉伯
既衰齊景復殁故妄意圖伯蹈桓襄之故智耶
左氏謂其爲晉討鄭誤矣瑗戴公子皇父之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衛不服也

趙鞅兩伐無功故以曼多爲帥而侵之其與師
之意以納蒯聵爲主蒯聵入則德晉無二可以
攜齊衛之交而洩朝歌之憤耳且正名于衛題
目甚大也
夏公會吳于鄫
季氏曰鄫近邾吳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
往會之然邾亦吳之與也會吳甫罷而即伐之
此邾人之所以奔告于吳而魯遂被伐歟
鄫穀作繒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國獲君大事也三家同必強公使往公實在行自當書公且春秋亦不欲盡以其權誘之三家也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覩之不得已也公内迫于三家歸過于公也王經世曰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二說得其情矣春秋内辭國不書滅大夫不言殺蘇子繇曰其不書滅邾大夫茅夷鴻保于茅請救于吳明年吳爲之伐魯復邾子故此亦一說也杜元凱曰他國言歸于魯言來内外之辭也

自公羊穀作入不言伐之例于此伐邾入邾而不能通也則曰伐内辭也若使他人然夫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何取于内辭乎遜其辭而不隱其實故但言入邾使若他人豈所謂不隱乎入邾使若他人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穀梁不知内外辭之法而曰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夫外曰以歸内曰以來内外之別耳春秋豈以一眚遂外其父母之邦哉故曰伐邾自是秋初事入邾自是八月事兩在行耳王樵氏不得其說乃曰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猶爲遜其辭耳遜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之道也此何以說哉至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迂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

之亦已甚矣鄭與曹睦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曹陽十五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熊過氏曰經書入傳曰滅經書歸傳曰殺凡不有其地曰入入輕于滅歸輕于殺春秋之恒辭

也聖人豈舍重而錄其輕哉此左氏之誣元凱蓋辯而黨之乃曰宋公旣還不忍諸師之訴怒而反兵滅非本志故以入告非也馬遷世家亦言宋滅曹蓋襲左氏之誤據曹陽歸宋在敬王甲寅至丙申去孟子去齊已一百八十三年而趙臺卿誣曹交曹君之弟臺卿傳學必有所據孫奭失考實耳交未必陽弟則當孟子時必有曹君豈國實未滅耶曹始從齊桓爲北杏之會以附宋怨其後齊桓進曹與會盟嘗抑諸莒許

之下以謝宋耳終春秋會列因仍不改然自僖十五年至宣三年三十九年耳宋之圍伐者三自哀三年至八年圍伐而遂滅凡加兵者四嗚呼諸侯之無伯也害哉熊氏之辯析矣然亦不知滅字之義故爲此多言耳若知滅義則言滅者必非殄滅無遺之謂何礙于曹交之時曹尚不亡乎左氏曰君死曰滅固已得其義矣況經原無滅曹之文當時止有入耳又何害焉

林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舉曹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伐魯

蘇子繇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于是爲城下之盟而還不言公諱之也

前年吳伐陳今年伐我吳略地而入中原勢駸盛矣左氏所載獨孟懿子與吳伯謀及其事而

叔季若闕聞知所謂利則歸己禍則歸君者歟夫公山不狃叛亡因虜猶能折叔孫輒之對觀其言亦若繫心宗國者何叔季反不若斯人耶

齊伐我始此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

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孫明復曰邾子益齊甥也二說公羊孫氏是

謹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之封内地也屬寧陽縣有剛城屯卽闡也

闡公作僤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

秋七月

左傳秋及齊平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季姬嬖故也

趙子嘗曰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然則交涖盟何以不書皆非卿也非卿名氏不登于策魯史舊章也趙子嘗曰齊憾以宣公事齊之專故還所賂之田公在齊受之故言歸我齊悼以魯入邾以邾子益歸故取二邑至是魯邾子益及齊平齊魯交遣人涖盟而歸二邑于魯無專使故亦言歸而已或生他義者非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八終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九

武林卓爾康去病父著

哀公二

巳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晉定二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左傳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穀梁取易辭以師而易取鄭病矣鄭自定十五年罕達伐宋至又以達嬖許瑕之故欲取邑于宋以與之不義甚矣然至設覆而悉俘之則豈已怨之道哉

姚舜牧氏曰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後書鄭罕達取宋師于嵒蓋甚其譎惡其盡著其罪之不容誅也

雍丘今杞縣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與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肯遂爲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十月

左傳冬十月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

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
楚惠四吳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邾子益前爲魯囚何爲又來奔邪蓋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及邾益歸而讙闡復則齊又責報于邾故又來奔魯終非所安故又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息

熊過氏曰據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然吳遠于齊聞魯而後至魯弱不敢及吳尊吳爲主故不書及而書會吳之患及于中夏魯爲之也

左傳有邾子郯子不書杜氏曰兵并屬吳不列于諸侯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人弒悼公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甞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爲弒爾與鄭伯髡頑同

熊過氏曰自左氏以爲齊人弒悼公而胡子遂以爲悼公變而克正故書卒以沒其見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然卒而書日無以起問者見情實元凱直云從赴則亦必隱情以赴魯人無從知之雖魯侯在行亦必莫察也左氏何繇察之而春秋又不以微文見意耶既云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似哀有喪者然必齊人敗海道之舟吳師乃還情文不倖蓋左氏之誣

也且魯吳邾郯之師不強于齊頓兵于鄎尚未入國齊何所憚而遂弒其君哉

趙子甞曰陽生亦弒而書葬者國人諱弒既以卒赴自宜以禮成喪也外弒書卒者三陽生與鄭伯髡頑楚子麇也魯史承赴而書辟不敏也夫子因而不革存策書之大體也後之作傳者于齊鄭二君之卒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于楚子書卒而不通則曰申之會十三國諸侯在焉恐貽後世之譏故不革其僞赴者

爲之諱也說經若是聖人之志荒矣

郝仲輿曰傳謂齊人殺陽生以說于吳嗟乎陽生死已晚矣積惡滅身豈曰不宜然則何不書弑君齊人以卒赴也猶鄭髡頑楚頵數疑則傳疑聖人之慎重也聖人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弑躡嚅不忍出口弑逆之事踟蹰似不欲言聖人之仁也說者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迂濶之言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伯之衰雖縣于君臣不令吳楚日強然中國諸侯所以背晉者實齊啓之也況范中行氏乃趙鞅深仇齊又帥鄭衛黨援之則鞅之欲甘心于齊久矣今悼公既歿國事㤰勤彼方幸其黨之可乘又惡知伐喪之不可哉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則彄固蒯聵之黨也蒯聵猶在戚今乃托齊歸衛從輒而背蒯聵從于不義矣後十四年蒯聵復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左傳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杜氏曰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黃正憲氏曰按陳本堅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康侯謂救在

夷狄則罪中國張氏謂楚近于中國故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吳純于夷狄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尤非正論

陳氏傳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矣鄭救曹則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惻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于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六年吳伐陳九年楚伐陳今年復伐陳吳救陳十三年楚伐陳非救者善而伐者不善也蓋傷中國衰微而夷狄爭諸侯也

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內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于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內而畧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于兵加國都之例所以眨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近于魯之國都矣杜謂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他伐異矣

書救止此

丁巳〇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〇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二子之不欲戰宜政在季氏矣冉求

師左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孟孺子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公為與嬖僮汪錡乘皆死

王樵氏曰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于涉泗則兵實加國都在城下矣故直言伐我無他實也然公斂處父謂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前此無兵及近郊者今年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黽勉以左

師後從而又後戰而无奔微冉有在左師則魯
辱矣季氏當權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
前之吳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
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傷之也
郝仲輿曰按去年八月吳伐齊之役[illegible]子曰
齊未嘗得魯也邾子復則讙闡歸矣與[illegible]益則
吳人辭矣魯何爲又爲吳伐之書伐我[illegible]也
故亦不書鄙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公田以嫁公女有餘以
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熊過氏曰凡例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于一國
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
其必志本向楚而與衆有不合者乎趙企明不
信左氏賦公田之事有繇然矣
轅公作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魯會吳伐齊應當言魯及然有吳主兵非例也
吳爲蠻夷又不可及人故書法如此趙子常曰
于是將戰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鈹則魯與戰
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也諸侯以兵屬夷
狄皆不序也然上言公會吳伐齊則不言可知
矣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熊過氏曰齊卽大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前年
公孟彄自齊歸于衛今世叔齊出奔宋一出一
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齊適宋卽臣向魋則
必悖逆之臣其奔不爲無罪矣左氏載孔姞事
得其一耳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

鄭聲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
九楚惠六吳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何休氏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用田賦言以田為率也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六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也杜元凱曰一丘十六井丘賦之法因其土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是當賦之法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用田賦也鄭康成曰見古者不以田為賦而今用田為賦也

陳君舉曰以丘賦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李廉氏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為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因之然杜氏于作丘甲條內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其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大率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皆以賦里之入素具可知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出一乘之人耳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熊過氏曰賦者斂錢之名據傳仲尼曰以丘亦足矣則周制以丘賦今改用田賦論丘賦者主夫家論田賦者主田畝故鄭康成曰古者不以田為賦是也蓋賦者兵賦用田賦是計田以賦矣力役之征宜出夫家夫家謂之丘田征粟米而已魯以稅畝井田盡廢豪強兼并夫家不保其居丘甸數損故用田以賦若漢斂民財以田為率蓋不復論丁中矣周制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豈有以田爲賦者哉杜元凱言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二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不知古法田與夫家本別授田有法本無甚貧甚富之家不以財爲準也魯用田賦則不論夫家其田既出粟米又出力役今又供軍需是爲重耳國語賦里以入止是布縷之征又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益害道矣竊許孔子丘足之意必改三家四分之制而一切兼皆還之古然

後力役可責夫家其牛馬車乘之費輔以漆林之税非苟然也古之獻民數者其意深哉今之言治者主糧而棄丁不論觀此可知矣

王經世曰賦之本義專爲出軍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嘗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税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強吳專克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托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

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税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税畝矣税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熊過氏曰禮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然論語曰吳孟子猶存國可以起問今直書孟子則與若宋女内大惡諱也此昭公夫人也或者以爲娶夫強吳之女魯人敢妾之耶吳幼清曰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

君且逐之而喪不備況夫人乎

公會吳于橐皐

吳子將求諸侯故有是會以公嘗同伐齊又與晉會也是以明年黃池之會惟三國爾

橐皐今廬州府東北廢梁縣界古淮南逡遒縣吳地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欲圖伯故魯爲致二國于其地傳言吳徵會于衛然經不書吳人與會于事理未然也左氏

初衛殺吳行人且姚然記罕鄀滯衛之辭止言
衛侯來緩不問且姚之死則原無其事矣然則
謂吳子與會二事果有之乎灌甫曰齊庇衛報
我雙伐齊輙方懼討而叔齊之奔宋疑其有謀
乃合二國之君與大夫會鄖以求免也輒竊國
拒父而脅宋會之以安其位皆黨逆也是也
熊過氏曰鄖今揚州府泰州古海陵界吳地也
　鄖公作遲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衛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
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
平元之族自蕭奔鄭五年鄭人為之城嵒戈錫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
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杜元凱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
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
螽至明年復十二月螽實亦十一月也趙鵬飛
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
書螽皆在附蝕之後此恒燠之證也燠而螽生
災異兩興也
范守己氏曰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
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周之
十二月今十月也十月豈猶有螽乎火猶西流
則為今之八月矣司曆者再失閏故以建酉之
月為歲終徵役民時之義何在哉故書以譏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
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
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灌甫曰宋鄭怨已十三年雖造端繇于罕達然
宋自九年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
亦可以釋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
鄭亦取宋師于嵒彼以詐來我以詐報耳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乃先晉人乃歸

趙子嘗曰夷狄舉號君臣同辭故柤之會嘗會吳傳以爲壽夢也此其稱吳子何始後以諸侯之禮也吳僭王猾夏其與諸侯交接往往違文不與是以中國之君皆自爲會而後殊會之故雖吾君之大夫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黃池之會晉吳兩主之然其盟而爭先歃也卒

先晉人又子服景伯對吳人之辭有曰魯事以伯召諸侯蓋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以與諸侯接而魯史亦假子爵以稱之也此盟矣何以不書單平公與會矣何以不志陳氏傳曰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主之辭而春秋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經書會而傳稱盟吳勢憑陵觀司馬寅子服景伯之言先吳可知經書會不書盟者會則從我而言可以書我盟以徵實位序有列神明要之先後不得亂也諱先吳故盟不書

書會止此

王氏曰黃池或以爲在衛或以爲在晉或以爲在宋在鄭據杜預所釋陳留封丘縣南地近濟則在鄭衛之境而晉嘗有之也

黃池今開封府封丘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郝仲輿曰是時三桓專魯哀公幼昏每書公尊君也哀以前國有長君每書臣誌專也是故春秋有義無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覇國侵伐止此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范守己氏曰十有一月令九月失閏則爲八月矣八月日在壽星之次平旦東方則鶉尾也孛星見鶉尾白公亂楚之兆見矣不曰鶉尾而曰東方譏司星之不明分野也

盜殺陳夏區夫

季氏曰夏區夫陳卿蓋夏齧之後必主于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蓋楚使人刺之

區公作彄

十有一月螽

左傳冬吳及越平

王仲厚曰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以是終焉

范守己氏曰仍不置閏司厯者之罪大矣

庚申〇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〇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或問春秋何爲始于隱公而終于獲麟歐陽公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于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于魯頌得書自堯典至于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者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

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灌甫曰獲麟紀異也三傳訓釋不同治左氏者以爲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治公穀者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睦桴按史記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于前經修于後

致瑞之說無足據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是不祥此數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

今兗州府嘉祥縣本鉅野澤地世傳獲麟即此

春秋辯義卷之二十九終

春秋辯義卷之三十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陳豹欲為子

我臣他日與之言政說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遂告陳氏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子我即闞止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左傳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左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衛公孟彊出奔齊

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

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刼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繇也死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傳云蒯聵爲莊公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瞞成即還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

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
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
矣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
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
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
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
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
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
子木即建
十七年春
左傳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大亂遂敗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使帥
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
公孫朝帥師滅陳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
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
出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
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
十八年春
左傳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
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王曰寧如志何卜
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

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十九年春
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二十年
左傳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
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爽食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

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

左傳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

二十二年夏四月

左傳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

左傳宋景曹卒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

左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

廩丘晉師乃還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

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
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

左傳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
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
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𣪠之是以不敢公愈怒
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
聞之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
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公乃出將適蒲彌曰晉

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公與
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

左傳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
侯文子欲納之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
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
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
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
未有立焉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
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
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
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
罪也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

二十七年春

左傳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
月盟于平陽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
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
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
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山氏即陘氏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矣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繇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辯義卷之三十終

定公哀公列國本末

定元年晉以宋仲幾不受功執之此勤王一大事也五年王人始得殺子朝于楚而六年猶有餘黨儋翩者因鄭人作亂天王處于姑蕕以避之晉籍秦送王劉單定王室焉哀公十四年為敬王之三十四年而春秋終矣

大夫執政巳及五世而陪臣起五年季孫意如卒陽虎囚季桓子欲去三家十年陽虎將殺季氏于蒲圃林楚于途中奪取以入孟氏陽虎劫公以伐之公斂處父與戰陽氏敗虎取寶玉大弓以出于

是季氏亦知人情之見惡而天道之好還也子路議墮三都十二年墮郈墮費而累世之患稍息至于成之不墮固自有說此魯之家事也當是時晉伯巳衰東諸侯惟魯事晉耳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也且二卿如晉獻鄭俘矣齊以我事晉故七年八年國夏伐我者兩而我亦兩次侵齊晉來救魯于是有瓦之會九月亦以晉故使衛而齊好未聯也十年及齊平至公會齊盟于黃而齊魯

好始堅則吾夫子柄魯作用矣十一年冬及鄭平以釋六年取匡之怨鄭亦背晉矣十四年公會齊衛于牽謀救范中行氏也此決非夫子在魯時事史記載此年夫子始行大司寇攝相事者誤自定十四年至哀七年無歲不伐邾亡其國執其君巳耳我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我歸邾子冬齊人歸讙及闡晉不足與齊景又卒魯于是從事于吳先是六年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巳作好吳之計八年吳伐我爲邾故也至十

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十一年齊國書爲鄎故伐我戰于郊五月公會吳伐齊齊有艾陵之敗十二年魯會吳又會衛宋以致于吳至十三年有黃池之會而吳興

定元年宋仲幾之執差無過舉四年劉文公合十八國諸侯會于召陵可以伐楚荀寅求貨勿得乃辭蔡侯又假羽旄于鄭六年范獻子又以楊楯故執宋行人樂祁黎諸侯于是叛晉七年齊鄭之盟于鹹齊鄭叛矣齊衛之盟于沙衛叛矣涉佗盟衛侯捘其手及捥衛侯怒叛晉遂堅八年士鞅伐鄭遂伐衛是也諸侯惟魯宋尚事晉故齊兩伐魯晉救魯有瓦之會至魯與齊會于夾谷而魯亦不堅事晉矣十四年齊宋會于洮謀救范氏而宋與齊合矣九年秋齊衛次于五氏伐晉夷儀十年春趙鞅帥師圍衛報之十三年春齊衛垂葭之次使師伐晉也于是晉趙鞅荀寅士吉射叛而內難作趙鞅以有援得歸荀范入朝歌以叛此後諸國惟亂臣是助晉亦奔走應之定公末哀公時惟作此一

闕而巳十四年魯會齊衛于牽謀范氏也哀元年秋齊衛伐晉救范氏也二年趙鞅與鄭戰以齊助范氏粟而鄭子姚送之也五年趙鞅伐衛爲范氏也先是四年荀寅奔鮮虞六年趙鞅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盖于是荀寅士吉射奔齊而其亂始息七年晉魏曼多侵衛以衛未服故說者爲納蒯聵故借名報怨是矣齊悼公雖卒荀范在齊趙鞅安能一日忘之十年帥師侵齊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猶前志也

齊景公老奸多智瞷晉伯衰安處東方召陵之會以劉文公之命偃蹇不來僅以國夏與會鞅惡可知魯亦絕不相通至七年而乃與鄭伯盟于鹹與衛侯盟于沙蓋有叛晉之計矣齊惡魯好晉是年秋至明年夏令國夏兩侵魯西鄙而魯亦兩報之九年與衛侯次五氏伐晉夷儀當是時晉定昏諸侯二齊故大國也與魯鄰魯欲立國安疆必自齊始夫子在魯方當獨用于是十年之三月乃與齊平遂有夾谷之會歸鄆讙田此後齊魯相睦者數

年至十二年會于黃而兩國之好益堅此後十三年齊會衛于垂葭十四年齊會魯衛于牽會宋于洮十五年與衛次于渠蒢皆所以謀伐晉而哀元年秋齊侯果與衛侯伐晉無盟主矣二年傳載齊人輸范氏粟則無君臣矣三年齊會國夏圍戚則無父子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五年夏齊侯伐宋惡其四年之執小邾子也九月齊景公卒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立嗣不蚤子弑國危則其遺孽矣讙闡二邑夏取冬歸爲邾子故亦非過舉蓋自定公十年以來魯不被兵于齊生民不罹湯火者十九年一平之功不可少也邾子未歸時齊請師于吳以伐魯已又辭師于吳吳不聽魯遂會吳伐齊師于鄎于是齊悼公卒師還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鄎故戰于郊五月魯會吳伐齊爲郊故戰于艾陵齊師大敗獲國書

定公元年成周之城宋仲幾不受功被執六年樂祁黎至晉主趙氏且獻楊楯六十范獻子譖而執之十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也

大心辭僞有疾被逐大心遂奔曹于是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怨十年公子地有白馬公朱其尾鬣以與魋地怒奪之地出奔陳于是母弟辰及地黨仲佗石彄俱奔陳復自陳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公子地亦于此時奔鄭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蓋欲取地以處公子地等也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哀公三年樂髡帥師伐曹宋公寵任向魋以致五卿作亂不知自反乃督過于所奔之國六年冬伐曹七年

春侵鄭冬圍曹鄭駟弘救曹八年春以曹伯陽歸凡十二年而白馬一祭始結九年春鄭武子賸爲嬖人許瑕外取邑圍宋雍丘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以報之足矣而是秋又伐鄭十年夏伐鄭十二年秋向巢伐鄭連年禍結不已何也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盖于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宋以嬖人禍鄭鄭亦以嬖人禍宋而皆以自禍嬖人之禍烈矣哉十二年與魯衛會于鄖者將以好吳也而宋之伯事敗矣

定七年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于是齊人執北宮結以侵衛與衛盟于沙矣八年晉與衛盟涉佗挍衛侯之手及捥于是衛侯怒叛晉乃堅而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九月魯爲晉故亦侵衛冬衛鄭盟于曲濮與後之齊衛鄭會于安甫皆約同叛晉也九年與齊次于五氏伐晉夷儀十年晉趙鞅圍衛報之曹不叛晉衛且伐之故十二年夏十三年夏衛兩有公孟彄之役十三年春與齊垂葭之會使師伐晉也與齊魯有牽之會亦謀救范氏伐晉也至十四年而內難作衛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孫戌謀去夫人之黨公逐戌與其黨趙陽北宮結而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十五年與齊次于渠蒢左氏以爲救宋者非也亦謀晉也哀公元年秋齊衛遂伐晉始伐盟主矣二年衛靈公卒晉趙鞅納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以子圍父逆孰甚焉五年趙鞅伐衛七年十三年魏曼多兩侵衛則蒯聵在戚而晉伐衛以攻輒借義正名以報私怨耳十二年魯會衛

侯宋皇瑗于鄖以致于吳則欲列輒而助之談矣四年許遷于容城畏鄭亟矣六年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歸因楚敗也二月魯侵鄭又令季孫仲孫如晉獻鄭俘七年鄭與齊盟于鹹謀叛晉也八年晉士鞅侵鄭是冬與衛盟于曲濮十年冬與齊衛會于安甫至十一年魯及鄭平而始叛晉矣十四年宋公子地等奔鄭不載于經十五年鄭罕達伐宋欲取地以處公子地等也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而鄭子姚送之故趙鞅有鐵之戰鄭師敗績七年

宋皇瑗侵鄭冬以宋圍曹故鄭駟弘救之此或義舉也乃九年鄭武子賸以嬖人許瑕之故外取宋邑至宋取鄭師于雍丘自此至十二年無歲不受宋兵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始乃一報之然已疲矣

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四年蔡侯患楚請師于晉晉合諸侯謀伐楚天子之老在焉荀寅求貨勿得乃辭蔡侯已乃遷怒于沈使蔡伐沈執其君以楚之與國塞責也亦瑣矣楚怒其伐沈又圍蔡蔡侯發

憤請師于吳十一月吳爲蔡與師栢舉之戰五戰及郢奔昭王郢鞭平王墓諸侯惕然歸粟于蔡于是蔡人累世之仇洩中國久鬱之氣伸晉爲伯主反出吳後寧不恧哉六年鄭間楚敗滅許男歸吳盛而越乘之五年越入吳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一伏一起夷夏之勢也楚受吳辱疾首痛心哀公元年楚與陳隨圍蔡蔡昭侯知必不能當楚已遷州來又欲遷吳四年國人射殺蔡侯十四年楚挾陳滅頓十五年楚滅胡皆以栢舉故也

定公四年吳之入楚也召陳懷公陳以晉辭吳六年吳伐陳修舊怨也楚子救陳九年陳卽吳楚伐之十年楚伐陳吳救之十三年夏楚公子申伐陳非以其從吳乎冬盜殺陳夏區夫此必主于從吳而不從楚者也其爲蔡駟之盜歟

定三年魯仲孫及邾子盟于拔修邾好也十四年十五年邾子俱至魯定公薨來奔喪以天子之禮事魯而猶不能免焉自哀元年至定六年伐邾城瑕無歲無之而七年以邾子益來矣六年宋人執

小邾子八年吳伐魯以邾人之訴也邾子益齊甥也以魯之執邾子故取魯讙闡以魯之歸邾子故歸魯讙闡邾子亡國之虜已又奔魯已又奔齊亦可憐矣方魯歸邾子于邾時傳譏邾子又無道吳使太宰囚諸樓臺栫之以棘則邾子爲君可知國破身亡豈其自取歟抑左氏見其叛亡加之罪歸之惡歟

定四年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不會于召陵晉令此楚人圍蔡蔡侯發憤請師于吳栢

舉之戰五戰及郢蔡憤始洩哀元年楚子陳隨許
圍蔡報柏舉也二年蔡已遷州來遂欲遷吳國人
不欲諸大夫乘國人之怨令公孫翩射殺蔡侯然
非蔡侯之罪也故書曰盜殺前後殺公子駟公孫
姓公孫霍放公孫獵奔公孫辰非以畏楚則以畏
吳也亦可憐矣
定公二年楚人伐吳伍員伯嚭俱謀楚蔡侯以其
子乾爲質于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遂
入郢齊晉不能申大義而吳申之雄矣哉五年於

越入吳十五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閭傷將指取
其一屨還卒于陘哀元年二月越及吳平哀六年
會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乃八年吳伐
魯以邾人訴故則魯兩次會吳者魯方有事于邾
乃於吳耳且吳方圖伯魯固欲結吳也十一年魯
會吳伐齊有艾陵之戰十二年魯又會吳于橐皋
丘又會于鄖致衛宋于吳吳之盛魯地之也十三
年吳晉遂有黄池之會魯從事焉是役也吳遂以
伯然而於越入吳矣

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

定十八年楚陳滅頓以頓子歸

定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定十五年滕子來會葬哀二年滕子來朝

定六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哀三年齊衛圍戚求
援于中山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定公哀公列國本末終